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〇一・經部・禮類

續禮記集説一百卷(卷一至卷五十)〔清〕杭世駿撰……………………一

2267/01

續禮記集說一百卷

浙江書局光緒乙未冬開雕甲辰秋工竣

自序

余成童後始從先師沈似裴先生受禮經知有陳澔不知有衛湜也又十年始得交鄭太史筠谷筠谷贈以衛氏集說窮日夜觀之采葺雖廣大約章句訓詁之學爲多卓然敢與古人抗論者惟陸農師一人而已通籍後與修三禮館吏以禮記中學記樂記喪大記玉藻諸篇相屬條例既定所取資者則衛氏之書也京師經學之書絕少從永樂大典中有關於三禮者悉皆錄出二禮吾不得寓目禮記則肄業及之禮記外傳一書唐人成伯璵所撰海宇藏書家未之有也然止於標列名目如郊社封禪之類開葉文康禮經會元之先較量長樂陳氏禮書則長樂心精而辭綺矣他無不經見之書至元人之經疑迂緩庸腐無一語可以入經解而大典中至有數千篇益信經窟中可以樹一幟者之難也明年奉兩師相命詣文淵閣搜撿遺書惟宋刻陳氏禮書差爲完善餘皆殘闕無可取攜珠林玉府之藏至是亦稍得其崖略已在衛氏後者宋儒莫如黃東發日鈔中諸經皆本先儒東發無特解也元儒莫如吳草廬纂言變亂篇次罔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孔之正嫡也廣陵宋氏有意駁經京山郝氏居心難鄭姑存其說爲迂儒

化拘墟之見而不能除文吏深刻之習宋元以後千喙雷同得一岸然自露頭角者如空谷之足音跫然喜矣國朝文教覃敷安溪高安兩元老潛心三禮高安尤為傑出纂言中所附解者非草廬所能頡頏館中同事編晉者丹陽姜孝廉上均宜興任宗丞啟運仁和吳通守廷華皆有撰述悉取而備錄之賢于勝國諸儒遠矣書成比于衛氏減三分之二不施論斷仍衛例也

姓氏

漢　鄭氏康成

魏　王氏肅

晉　賀氏循

梁　崔氏靈恩

皇氏侃

北齊　熊氏安生

唐　陸氏德明

孔氏穎達

賈氏公彥

張氏守節

趙氏匡

成氏伯璵

宋　劉氏敞

司馬氏光

何氏亂

方氏慤

馬氏睎孟

劉氏彝

陸氏佃

程子頤
張子載
周氏諝
呂氏大臨
周氏行己
李氏覯
陳氏祥道
陳氏暘
胡氏安國
葉氏夢得

應氏鏞
程氏迥
林氏光朝
呂氏祖謙
朱子
項氏安世
輔氏廣
楊氏復
游氏桂
顧氏元常

沈氏煥
魏氏了翁

已上諸儒衛氏已列其名氏而其說有宋之末備者今取其有與後儒之說互相發明重加輯錄間多節取以廣衛氏所遺

漢司馬氏遷
孔氏安國
戴氏德
班氏固

鄭氏衆
馬氏融
許氏慎
盧氏植
何氏休
趙氏岐
蔡氏邕
高氏誘
李氏巡
孫氏炎

譙　氏周
韋　氏昭
晉　杜　氏預
傅　氏咸
徐　氏邈
劉　氏智
梁　賀　氏瑒
何　氏子季
北魏李　氏謐
袁　氏翻

唐　韓　氏愈
柳　氏宗元
宋　聶　氏崇義
孫　氏奭
歐陽氏修
蘇　氏軾
顧　氏臨
劉　氏恕
呂　氏希哲
彭　氏汝礪

程　氏大昌
鄭　氏樵
林　氏之奇
王　氏炎
鄭　氏諤
蔡　氏沈
葉　氏時
祝　氏穆
眞　氏德秀
嚴　氏粲

黃　氏仲炎

已上諸儒並在衛氏以前而集說俱未經采及蓋緣其說多散見他書本非言禮專家今取其與禮經發明者間爲節錄以廣衛氏所未備此後諸儒皆衛氏所不及見悉采而錄之所以續衛書也

宋　張　氏虙
陳　氏埴
饒　氏魯

王氏應麟
朱氏申
黃氏震
謝氏枋得
元　馬氏端臨
敖氏繼公
吳氏澄
金氏履祥
熊氏朋來
陳氏澔

陳氏櫟
戴氏侗
彭氏廉夫
李氏廉
彭氏絲
明　劉氏基
汪氏克寬
方氏孝孺
邱氏濬
何氏孟春

姚氏舜牧
徐氏師曾
鄧氏元錫
郝氏敬
余氏心純
王氏圻
黃氏乾行
張氏怡
楊氏鼎熙
芮氏城

秦氏繼宗
何氏兆清
湯氏三才
盧氏翰
王氏石渠
張氏燧
史氏騏孫
胡氏迥
王氏子墨
董氏瑋

王氏喬桂
董氏師謙
董氏應暘
張氏鶴門
楊氏秀
湯氏道衡
徐氏
張氏
彭氏
王氏

許氏
馮氏
元儒吳氏澄陳氏澔言禮有專書家弦戶誦其他諸儒之說或散見別部或爲諸書所引用或有專書而未盛行於世僅可得之掇拾者刪其重複節其冗蔓務取其說不襲衛氏陳言而別具新義者輯錄於編故徵引雖五十餘家而著錄者無多焉
國朝萬氏斯大字充宗鄞人

著學禮質疑
萬氏斯同字季野鄞人
著經世粹言
顧氏炎武字寧人崑山人
著日知錄
毛氏奇齡字大可蕭山人
來氏燕雯字對山蕭山人
徐氏東字蕙倩上虞人
章氏大來字泰占會稽人
盛氏唐字縱陽山陰人

李氏日焜字次暉蕭山人
毛氏文暉字克有蕭山人
毛氏遠宗字姬潢蕭山人
錢氏彥儁字升巖杭州人
王氏錫字百朋仁和人
朱氏襄
胡氏紹安
胡氏紹曾
何氏瑾秉
陳氏佑

李　氏庚星
汪　氏熷　字炎顏錢塘人
柴　氏世堂字陛升仁和人
淩　氏紹顧　錢塘人
羅　氏韋楨
姚　氏炳
張　氏于康
洪　氏潮
王　氏洪　蕭山人
陸　氏邦烈

邵　氏國麟
姚　氏之駰　字魯思錢塘人
馮　氏
毛氏大可　講學蕭山來氏以下皆相與
問辨著論於曾子問中庸二篇加詳焉
今刻入西河合集
姚　氏際恆　字立方錢塘人
著九經通論中有禮記通論分上中下
三帖立義精嚴大都爲執周禮以解禮
者痛下鍼砭

陸　氏隴其字稼書平湖人
汪　氏琬　字堯峰長洲人
著堯峰文集其言禮詳於喪服
李　氏光坡　字耜卿安溪人
著有三禮述注
徐　氏乾學字健庵崑山人
著讀禮通考專明喪制
朱　氏軾　字若瞻高安人
宗吳氏纂言而以己說附於後
陸　氏奎勲　字坡星平湖人
著戴禮緒言
張　氏永祚　字景部錢塘人
姜　氏兆錫　字上均丹陽人
著禮記章義
周　氏發　字岱峰錢塘人
月令文王世子二篇特有見解
方　氏苞　字望溪桐城人
著禮記析疑
全　氏祖望　字謝山鄞人
著經史問答

任　氏啟運字翼聖荆溪人

著禮記章句改定篇目類例頗晰

齊　氏召南字次風天台人

校正汲古閣注疏間引先儒之說而參以己見

吳　氏穎芳字西林仁和人

研求樂律著吹豳錄中有講解禮運樂記諸條

已上諸家有全書備錄者猶衛氏之於嚴陵方氏廬陵胡氏之例也其餘多從

節取有與先儒複者槩從刪削有別出新義者雖稍未醇亦存備一解又嘗備員詞館與修三禮日與同館諸公往復商榷存其說於篋衍及主講粵秀諸生亦有執經問難者錄爲質疑一編不忍棄置悉附於各條之末衰耋侵尋舊雨零落敝門著書自謂未經論定祕不示人者則采錄所未到均有俟諸異日

續禮記集說目錄

卷一
曲禮
卷二
曲禮
卷三
曲禮
卷四
曲禮
卷五

曲禮
卷六
曲禮
卷七
曲禮
卷八
曲禮
卷九
曲禮
卷十

曲禮
卷十一
檀弓
卷十二
檀弓
卷十三
檀弓
卷十四
檀弓
卷十五

檀弓
卷十六
檀弓
卷十七
檀弓
卷十八
檀弓
卷十九
王制
卷二十

王制
卷二十一
王制
卷二十二
王制
卷二十三
王制
卷二十四
王制
卷二十五

月令
卷二十六
月令
卷二十七
月令
卷二十八
月令
卷二十九
月令
卷三十

月令
卷三十一
曾子問
卷三十二
曾子問
卷三十三
曾子問
卷三十四
曾子問
卷三十五

曾子問
卷三十六
文王世子
卷三十七
文王世子
卷三十八
文王世子
卷三十九
禮運
卷四十

禮運
卷四十一
禮運
卷四十二
禮運
卷四十三
禮器
卷四十四
禮器
卷四十五

禮器
卷四十六
郊特牲
卷四十七
郊特牲
卷四十八
郊特牲
卷四十九
郊特牲
卷五十

郊特牲
卷五十一
內則
卷五十二
內則
卷五十三
內則
卷五十四
內則
卷五十五

玉藻
卷五十六
玉藻
卷五十七
玉藻
卷五十八
玉藻
卷五十九
明堂位
卷六十

明堂位
卷六十一
喪服小記
卷六十二
喪服小記
卷六十三
喪服小記
卷六十四
大傳
卷六十五

少儀
卷六十六
少儀
卷六十七
學記
卷六十八
學記
卷六十九
樂記
卷七十

樂記
卷七十一
雜記
卷七十二
雜記
卷七十三
雜記
卷七十四
雜記
卷七十五
雜記
卷七十六
喪大記
卷七十七
喪大記
卷七十八
喪大記
卷七十九
祭法
卷八十

祭義
卷八十一
祭義
卷八十二
祭統
卷八十三
經解
哀公問
卷八十四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卷八十五
坊記
卷八十六
中庸
卷八十七
中庸
卷八十八
中庸
卷八十九

中庸

卷九十

表記

卷九十一

表記

卷九十二

緇衣

卷九十三

奔喪

卷九十四

問喪

服問

卷九十五

閒傳

三年問

卷九十六

深衣

投壺

儒行

卷九十七

大學

卷九十八

冠義

昏義

卷九十九

鄉飲酒義

射義

卷一百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續禮記集説目録畢

續禮記集說卷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吉禮也喪荒去國凶禮也致貢朝會賓禮也兵車旌鴻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納女嘉禮也此於別錄屬制度簡策重大分爲上下

吳氏澄曰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曲而中老子言曲則全王氏通言曲而當皆同義

芮氏城曰此篇所記要在尋常日用居處執事接人應物至纖至悉處儀禮固不及載亦非儀禮之所能載也成周盛時禮教洋溢春秋以後日就消亡好禮君子隨所聞見得即錄之名曰曲禮庶乎識小之意云爾或以爲偏曲一端或以爲細微曲折皆可通

姚氏際恒曰是篇兼記禮之經曲經者君臣上下吉凶朝覲之儀曲者飲食居處進退步趨之節其曰曲禮者惟舉其細者爲名耑謙辭也諸儒紛紛解釋俱無是處若因曲字便以爲有曲而無經則春秋止紀二時無冬夏矣　曲禮多精要語上篇尤爲初學切用雖不無未醕處及間雜後世事然不以累全篇也又上篇疑有竄入處詳文下

陸氏奎勳曰曲禮周有其書遭秦滅學簡策不存今禮記首載者乃漢儒纂錄所聞故言曲禮曰以表之此石林葉氏語也愚謂小戴所云曲禮自指后蒼曲臺禮記篇中亦不專引禮經如首章安民哉哉音即夷切宛然三字箴銘樂不可極滑稽傳淳于髡亦嘗引之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及牛曰大武豕曰剛鬣之類疑爲爾雅逸文名子者不以國不以隱疾山川本左傳申繻語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

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則公羊家用以說春秋者就中擇焉不精如生曰妻死曰嬪明與詩曰嬪于京相反取妻曰賀與郊特牲昏禮不賀自相牴牾其又甚者雜漢儀于古禮告喪曰天王登假周制有之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豈非高祖長陵之尊號乎夫曰皇辟含呂后臨朝從古無此祝辭也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據大戴禮上有缺文言謚曰類類必誄字之訛由是推之小戴舊本鄭氏已不得而見祇就馬融所傳強爲註釋而孔疏又曲狥鄭說以故得失交半今之習禮者專守陳氏集說固失之陋若其參考異同必欲尊

漢抑宋亦不免於矯枉失中也已
任氏啟運曰戴氏編禮時其書已亡逸特因首章之幸存者而雜取諸書所引與他說之相似者以補續之故其文錯雜不甚倫貫今頗釐而析之若以為曲禮三千與經禮三百為對則恐非也
齊氏召南曰是作者記舊禮之語見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疏按古以儀禮為曲禮故儀禮賈疏曰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言儀者見行事有威儀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音無陸氏德明曰文內一畫禁止意儼魚檢反
程子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辭輕以疾案程子定字義與安定辭定字別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朱子曰此君子修身之要乃禮之本也
徐氏師曾曰毋不敬一語無所不該而又及言貌者以其所關尤切也
范氏祖禹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劉氏彝曰毋不敬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儼若思則正顏色斯近信矣安定辭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三者修身之要為政之本
姚氏際恆曰夫學者如此則可以安民矣不必主出仕者註疏主人君言尤非下同　陳氏集說載劉氏說黃叔陽曰敬不專指容貌劉氏失之按黃說亦非也劉以曾子動容貌三段分配毋不敬三句固屬杻合然敬字文不從心說文肅也儀文整肅之義宋儒全認作心謂之主一無適將敬字說作老氏抱一無

為之旨使學者流入虛寂上去最是害事黃說蓋本宋儒也因附辨於此
朱氏軾曰儼嚴也其端莊之度一若令人望而生畏者故謂之儼儼亦形容之辭而不足盡敬之狀也又從而擬之曰若思此言靜而敬也安定者安而定也定字為主一言而息聚訟何斷斷也然嚴正之辭或失之剛安則藹如矣此言動而敬也動不止辭舉一辭而凡動可知蓋無時無事而不敬斯修己安人篤恭而天下平矣
陸氏奎勳曰毋不敬統詞也下二句分指貌言末句

乃言安民之效爾眞西山云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
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說最允陳經歸引劉氏
說以毋不敬爲動容貌斯遠暴慢儼若思爲正顏色
斯近信安定辭爲出辭氣斯遠鄙倍未免牽合之病
姜氏兆錫曰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
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也儼若思敬者之貌安定
辭敬者之言安民則敬者之效也此乃修身之要爲
政之本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至于安人安百姓蓋
以是也　又曰北溪陳氏曰敬者一心之宰萬事之
本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則心存萬理便森

然於中古人謂敬者德之聚此也眞氏曰曲禮篇爲
禮記之首而毋不敬句爲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
領也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
也
方氏苞曰貌肅言乂敬之徵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
而慢易之心入之言不昭則無守氣乂所以制于外
而養其中也　無不敬則天理昭著應之不違其則
民所以安之本也儼若思則見者莫不敬安定辭則
聞者莫不信自修篤謹非以求民之安而民自安矣
安者言有序而不迫促也定者言有物而無游移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敖五報反長上聲從縱通樂音洛）
徐氏師曾曰長敖則喪德從欲則敗度志滿則人離
樂極則生悲四者皆人情所有而不可過故約之使
合於中也
黃氏震曰志指其虛大而言樂指其逸樂而言四者
敖尤凶德
楊氏鼎熙曰四不可乃深戒之辭故雖一念之矜便
是敖一意之貪亦是欲稍有伐善之心仍是滿偶有
燕安之習卽是極蓋恐積小成大正當省察於所忽

也若徒去其太甚而止則非君子克己功夫
姚氏際恆曰敖王肅音五高反遨遊也長盧植馬融
竝音直良反樂皇氏音岳皆可從從胡邦衡謂如字
左傳云魯君世從其失亦非然則孔子不云從心欲
乎
姜氏兆錫曰此章與丹書相表裏敖不可長所謂敬
吉而怠滅也欲不可從所謂義從而欲凶也豈但敖
哉卽志不可滿滿則必覆豈但欲哉卽樂不可極極
則生悲蓋分言之敬義夾持以進而統言之祗一敬
也　又曰朱子曰此篇雜取詩書精要之語集以成

篇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不知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

齊氏召南曰疏依皇侃說音岳以四句文義相連推不如陸氏音洛爲長又按疏此節承上人君敬慎之道云云此疏家解經之陋記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文不聯屬且是人人所當戒者亦不專指人君言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狎戸甲反

孔氏穎達曰愛而知其惡若石碏知子厚憎而知其

善若祁奚知解狐積而能散若宋饑樂喜請君及諸大夫貸民粟安安而能遷若齊姜語公子懷與安實敗名

朱子曰賢者狎而敬之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既愛之而又敬之也畏而愛之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畏畏中有愛也

呂氏祖謙曰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

劉氏彝曰積其學而能散之政上也積其財而能散之民次也積而不能散下矣國欲安必防其危而遷其德善以除其危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遷之謂也

應氏鏞曰安安者隨所安而安也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

徐氏師曾曰愛而知惡小過則規大過則絕不溺愛也憎而知善一言不廢寸長必錄不偏惡也財不務自封而吝出安不圖自便而憚改六者皆中道惟賢者主敬功深故察理精而物不能淆充養熟而情無所溺耳

楊氏鼎熙曰此舉賢者爲法六而字都是轉語狎平

居親暱之人畏尊重嚴恪之意

姚氏際恆曰安安而能遷從來鮮有明解鄭氏曰謂己今安此之安圖有後害則當能遷甚迂曲費解呂與叔曰安安者不能遷懷于居也按士而懷居以貧未能安居故其未免求安若己自安居何必欲其遷乎朱仲晦曰雖安安而能徙義增雖字既非語氣又增義字以孟子云處仁遷義也然則記文豈歇後耶六句中每二句義自爲對若將安安能遷說入學問則與上積而能散判然不侔假使積而能散用字不若此之顯然恐亦要說入學問矣宋儒解經務求幽

深最是弊處按此句與易繫辭井居其所而遷義同
安安者安其所安常若不動而自能遷流及物與積
而能散正是一例語大抵此六字皆取人所不易能
者言之故冠以賢者狎者不易敬故貴敬畏者不易
愛故貴愛愛者不易知惡故貴知惡憎者不易知善
故貴知善積者不易散故貴能散安安者不易遷故
貴能遷也
朱氏軾曰積不止財積學亦積也安不止居守道亦
安也即以財與居言生財有大道何嘗非積安土重
遷何嘗非安但必能散能遷而後無嫌于積與安耳

姜氏兆錫曰此即賢者以示人平情之用崇德之方
亦敬義之意也上安安之也下安與論語懷居之居
相似謂意所便安處也朱子曰賢者於所狎能敬之
於所畏能愛之於所愛能知其惡于所憎能知其善
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處而能徙義凡此皆可以爲
法與上文禁戒之詞不同
李氏光坡曰言人之賢者雖素相近習必敬之不可
褻雖畏服之必愛其德義不可疎此親仁之道也
又曰此愛衆之道也　又曰積蓄財也散施也上安
據心下安據處安安即懷居也能遷所謂見懷思威
也此自治之道也
方氏苞曰安者安其所也處境者每安於所便習而
自頽務學者每安於所已得而自畫故能遷者鮮子
路終身誦雄雉之詩末章安于所已得也夫子抑之
欲其遷也
任氏啟運曰安安鄭以懷安敗名證之極當應鏞謂
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求深得謬矣
齊氏召南曰鄭注引月令祇取近習二字以解狎字
耳觀後文不好狎注云人則習近爲好狎即得其解
疏似誤認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難乃旦反很胡懇反分去聲）
朱子曰很毋求勝如與人爭鬬分辨曲直便令理明
不必求勝在我也
朱氏申曰很固有勝負之理然務求勝則爲鬬很矣
分固有多寡之數然必求多則爲過分矣
徐氏師曾曰臨財亦有當得者苟得則傷義臨難亦
有當免者苟免則害道鬬很非禮且有忘身及親之
禍義利不明有分外求得之心故皆戒之
余氏心純曰財亦有當得難亦有當免但不可苟耳

朱氏軾曰財是非分之獲分是應得之財難是君父之難很是一朝之忿

姜氏兆錫曰毋苟得見利思義也毋苟免守死善道也毋求勝忿思難也毋求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又曰此章言利害之機至爲切實而充其極卽君子懲忿窒慾成仁取義之道不外乎是乃義之大用而學者所宜留意也

方氏苞曰己無以很接人之禮而人以很來亦不可求勝也

任氏啓運曰平時亦談廉勇之守至財與難當前則

思肥家與保身矣此臨之時難決也平日亦知懲忿窒慾之功但狠與分一至卽思快心而盈願矣則求之心難化也明以辨之剛以斷之其庶幾乎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鄭氏康成曰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己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直正也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

孔氏穎達曰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己知故彼疑來問若己亦疑則無得成言之卽彼疑而我不疑仍須謙退勿謂己有此義也

呂氏大臨曰可疑而不疑則道不信可直而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直吾道而已故終日與人辨而不自有也

周氏行己曰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

朱子曰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事强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陳氏櫟曰已雖正直不可振而矜之以己直彰彼曲

勿有其直可也

徐氏師曾曰凡人有偏心者多執己見而不復思有忌心者懼形己短而不肯屈天下事理本非一人意見所能盡況於疑事尤不可執己見者乎

姚氏際恒曰疑事毋質二句亦從來鮮有明解凡每節數不可字數毋字皆一例語若如舊解以疑爲心疑直爲直道將二句或合說或分說不知上四句言財難鬬分之事下二句必無忽說入學問者從此爲解所以愈不明耳按少儀毋身質言語卽此義今合兩處參之疑事爲人所疑之事凡爲人所疑毋亟面

質于人久之其事自直待其直也彼甚愧悔仍勿自有可也漢直不疑爲人疑盜金正得此意少儀毋身質言語亦謂人之言語及我毋身質之毋身質猶言毋面質也

朱氏軾曰疑者見爲如是而又不敢必其如是質者本不能必其如是而强以爲必如是直正也人疑而我信固不得不正其是非然不敢自有但曰吾師吾友云然耳

姜氏兆錫曰按上數章皆言敬義之德之意雖不言禮而禮之全體大用具是矣自此以下或雜言禮之節目或統言禮之指歸或指言禮之本質至人生十

年以下乃卽禮而類言之也

方氏苞曰有爲人所疑之事茍無惡於己志久將自明不可急於質辨以求伸也直雖在己若據而有之則形人之曲君子所不敢先儒或謂質爲成言之或謂決而正之苟事爲衆人所疑而己實有見何妨決正何妨成言若己心有疑又無從決正而成言之矣此以知爲質辨也

李氏光坡曰如縣子譏子游之汰正所謂有之也疑事毋質闕疑也直而勿有愼言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夫音扶齊側皆反

朱子曰劉原父云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此成人之善者未得爲人子之道也記者取此六字而若夫二字未於刪去鄭康成以丈夫解之謬

吳氏澄曰祭之日爲尸者有坐而無立　案古立尸殷坐尸周拜安尸則尸無不坐　故坐以尸爲法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齊爲法

徐氏師曾曰二者主敬之目

朱氏軾曰如尸謂如尸之坐而享祭如齊謂如主人

之立而祭尸鄭氏訓齊曰磬且聽也磬謂磬折屈身而俯若有聽者然

姜氏兆錫曰尸謂祭時之尸其坐必莊故坐當如尸齊謂祭前之齊其立必敬故立當如齊

齊氏召南曰凡書中用若夫二字俱轉語之語按宋儒以夫音扶作發語辭較順

禮從宜使從俗　使去聲

朱子曰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　案舊本與上節合爲一今從朱子分之

姚氏際恒曰二如字一例二從字一例禮與使非一

例祇取從宜從俗爲一例耳解者疑禮與使非一例多作別解疏引皇氏謂禮從宜亦屬出使鄭仲與謂禮從宜爲統語使從俗爲舉一事明之俱非使謂出使或謂役使人亦非

姜氏兆錫曰從宜者合于時宜從俗者因乎土俗也

呂氏曰敬者禮之常時者禮之變體常盡變則達之天下周旋無窮應氏曰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所以入國必問俗也

方氏苞曰聖人制禮乃從義之所宜而使民行禮則必因其俗而利導之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

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義所必革則因其俗而變通之可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夫音扶疏所居反別彼列反

孔氏頴達曰自此至往教一節總明人之所行皆當由禮故以禮爲目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爲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爲疏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服之則大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引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而是曾子襲裘而弔失禮而非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

葉氏夢得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故言別是非理也故言明禮至於明則禮之達也

陳氏祥道曰兩物相似爲疑以此兼彼爲嫌

朱氏申曰親疏定則分不差嫌疑決則情不惑同異

別則文不雜是非明則理不蔽

呂氏大臨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爲祖父母齊衰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疏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燕不以公卿爲賓以大夫爲賓此所以別嫌疑也己之子與兄弟之子異矣而引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

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義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之故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男女不授受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此所以明是非也

馬氏晞孟曰喪期有遠近之殺宗廟有遷毁之制恩之隆者服之三年而不爲厚族之遠者殺於袒免而不爲薄定親疏也宗廟之儀迎牲而不迎尸燕飲之禮宰夫爲獻主而以大夫爲賓所以斷君臣之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別男女之嫌決嫌疑也

姚氏際恒曰徐伯魯曰孔氏曰嫌疑同異是非之屬

在禮甚衆今姑各舉一事爲證愚按疏義如此而集說引之不詳遂使讀者謂此章專爲喪禮而發誤矣按徐氏之說是已然疏獨引喪禮誤在疏而不在集說若集說不當引則可柰何若其引之不詳乎（疏見集說）

姜氏兆錫曰費氏曰樂統同禮辨異主於辨天下之理使各得其當也定親疏如五服有精麤重輕之類決嫌疑如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之類別同異如車服器皿有等殺鼎俎籩豆有奇耦之類明是非如冕純從衆拜上違衆之類凡皆因其理之自然而爲之故曰禮者理也按前後章多言禮之節目而此章特言禮之指歸諸篇言禮皆滙于此乃五禮之綱維萬事之總會也疏姑引服制以例言之讀者勿以辭害意則得矣後凡引以明例者放此

任氏啓運曰四者所該甚廣由呂說而推類以盡其餘且究其所以然之故則于禮意亦庶乎得之矣

齊氏召南曰按疏文以決嫌決疑分證陳氏集說引此條甚明此句當作是決嫌也與下是決疑也相對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陳氏澔曰求以說人已失處心之正况妄乎不妄說人則知禮矣躁人之辭多君子之辭達意則止言者

煩聽者必厭

吳氏澄曰或謂說人與檀弓稅人同謂以物遺人也妄說謂不當說而說之辭與不辭貧不辭賤之辭同妄以說人而無所揆度是不當用而用也辭以費之多而有所吝惜是當用而不用也

姚氏際恆曰此二句下三句兩舉禮字各一例禮不妄求說人辭即辭命之辭不煩費以爲佞亦不妄說人之類也胡邦衡謂不辭煩費殊與聖人寧儉之旨反且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不可通矣吳幼清之祖以說作稅謂以物遺人妄說人是不當用而用辭費是

當用而不用益穿鑿孫文融評辭費二字爲例字法知言哉

姜氏兆錫曰禮以遠恥辱邦家必遠可也豈妄說人乎躁人之辭多若君子達意則止矣

尹氏霽曰不辭費言禮固不妄悅人而有時當爲人而費亦所不辭鄭謂一作詞不多言以傷信似與上句不類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好舊去聲今如字

周氏行己曰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居上而偪下則踰下之節侵侮者失人好狎者失己君子居上不

驕爲下不亂與人不爭處己必敬

吳氏澄曰節謂有分限不踰者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或嚴而苛由侵刻而至於陵侮是剛惡也由歡好而至於褻狎是柔惡也二者亦皆非禮

朱氏軾曰妄說者過禮足恭是也辭費者不及禮簡棄是也踰節承妄說惟務以說人故踰越節度侵侮承辭費惟簡棄放蕩故侮人狎人費兼貨財筋力言

姜氏兆錫曰踰節過于禮侵侮好狎不及于禮中則無過恭則不侮敬則不瀆如是乃守其齊莊中正而遠於恥辱矣 又曰應氏曰不妄悅人不辭費所以

養其正大簡易之心不踰節所以致其審謹密察之功也不侵侮不好狎所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也方氏苞曰踰節與踰等異義或當後者而先之當緩者而急之皆踰節也如婦人職當縫紝而有女織裳則風人刺之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行下孟反

陳氏櫟曰修身而能踐其言者方謂之善行躬行之行既修而所言又合於道此行禮之本也

朱氏申曰修身故行修踐言故言合於道

姜氏兆錫曰修身以踐其言則行修而言以道矣所

謂言忠信行篤敬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爲禮之本質此與篇首諸章敬義之意畧同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孔氏穎達曰凡學之法當就其師處北面服膺不可以屈師親來就己

朱子曰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禮有取于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

朱氏申曰上二句言尊君之禮謂君道當爲人取法

陳氏櫟曰彼有求道之誠則尊嚴而道可傳我有枉道之教卽褻瀆而道終不可傳也

楊氏鼎熙曰上以爲仕言下以爲師言謂皆自重也

姚氏際恆曰朱仲晦曰此兩段其意互明一事取于人者童蒙求我取人者我求童蒙取于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黃叔暘曰記者兩舉禮聞似不專明一事禮聞取于人必待君求而後出不取于人必不枉道以徇人禮聞來學童蒙求我不聞往教匪我求童蒙按朱說合四句爲一黃說分四句爲二二皆有未安此處二禮字旣各一例四聞字又共一例分而合者也陳用之曰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所以勉其學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所以戒其教者此說得之

陸氏奎勳曰黃氏玉巖日錄云記者兩舉禮文似不專明一事愚謂此以入仕言伊尹三聘而就湯取於人也若割烹要湯則取人矣

任氏啟運曰學至成己則自然及物然彼不知來學亦無往教之理若夫學未至而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尤人之大患也

齊氏召南曰皇熊旣各爲說朱子又謂取于人爲人所取法也取人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與下一例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孔氏穎達曰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義是裁斷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禮無由得成

周氏諝曰禮出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及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矣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徐氏師曾曰此成己之資於禮也

沈氏煥曰道德仁義渾然無偏倚之謂成楊墨之仁義去道德而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去仁義而言之也二者皆有弊以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義理一而名二體同而用殊各行於所當行而不偏于一曲非禮不能也

王氏子墨曰仁義之實始于赤子愛親敬兄之際本與生俱生之物率而行之固無非道存而有之固無非德然人之得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之小異苟無禮以節文之則或過或不及將有發而不中節者

不足以爲仁義道德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共由之謂道存心之謂德禮之所共由處卽是道禮之存心處卽是德道德統名禮則實有是心而行之一端也不得將禮與道德分別比論況可謂道德由禮而成乎中庸言親親爲仁尊賢爲義其等殺禮之所生是禮由仁義而生豈可謂仁義由禮而成乎孟子謂仁義禮智根于心而分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又豈可謂惻隱羞惡之心由辭讓之心而成乎以理按之無一是處

方氏苞曰道德必以禮實之然後順於性命仁義必

以禮達之然後察於倫物老莊之道德楊墨之仁義所以自賊而禍天下者不知有禮故也

姜氏兆錫曰道猶路也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謂之道德猶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故謂之德仁者心德之全義者制事之妙凡此皆非禮不成者禮以敬爲本敬者德之聚也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孔氏穎達曰教謂教人師法訓謂訓說義理以此教訓正其風俗非得其禮不能備矣

王氏炎曰率之以身而使倣之之謂教諭之以言而使循之之謂訓

吳氏澄曰爲其不知不能而使之效之之謂教因其所知所能而使之馴之之謂訓

陳氏澔曰立教於上示訓於下皆所以正民俗然非齊之以禮則或有教訓所不及者故非禮不備

徐氏師曾曰此教民之資於禮也

方氏苞曰衆不可以偏告俗不可以相通先王制禮事舉其中物爲之節故惟是爲能備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朱子曰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交訟

形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禮則不能決

吳氏澄曰以力校之謂爭以言校之謂訟

徐氏師曾曰此治民之資於禮也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陳氏櫟曰禮達則分定故非禮則其分不定

吳氏澄曰國之倫君臣爲大上下次之家之倫父子爲大兄弟次之有分有義有恩有情其尊卑厚薄非禮有一定之制不能定之

徐氏師曾曰上下所包者廣官民僚屬在在有之此

正大倫之資於禮也
姜氏兆錫曰君臣上下主於義父子兄弟主於恩非禮則恩義缺而不定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宦胡慣反鄭云學或爲御
服氏虔曰宦學也學職事爲職事爲官也宦以治事學以窮經二者皆必有師而非事之以禮則師之情不親而無以受薰陶之益也
吳氏澄曰宦學猶言游學離家遠出臣伏於師如任宦然有事師之禮然後師友之情親案宦字不可訓游
姜氏兆錫曰宦仕也仕與學皆有師事師所以明道

也非禮則道隔而不親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朝音潮涖黎至切
朱子曰下以誠對威嚴則涖官當以威嚴爲本然恐其太嚴又當以寬濟之
陳氏澔曰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分職以涖官謹守以行法周禮八法制官府六曰官法謂官府所舉行之法涖官行法乃是一事
徐氏師曾曰非禮則上不敬而下玩之欲其令行禁止不可得矣故曰威嚴不行此治衆之資於禮也
姜氏兆錫曰班朝者正朝位治軍者齊軍政涖官行法者臨官府以行法令也禮則有威而人不敢犯有嚴而人不違故非禮則威嚴不行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禱都討反供音恭
葉氏夢得曰禮自其末推及於其本則始於道德自其顯推至於其幽則終於鬼神
呂氏祖謙曰此通前段只是一箇禮字孝經只是一孝字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吳氏澄曰祭謂祭地祇祀謂祀天神通言之則享人鬼在其中也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皆有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必依於禮然後其心誠實其容莊肅　又曰欲成己者必學而有所事之師欲

治人者必在朝在軍在官有所行之法事師而親者充其父子兄弟之仁也行法而威嚴者充其君臣上下之義也明則修己治人幽則事鬼神於禱祠祭祀而供給鬼神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誠則仁之實於中莊則義之形於外凡此皆禮之所爲也
陳氏澔曰禱以求爲意祠以文爲主祭以養爲事祀以安爲道
徐氏師曾曰此事神之資於禮也
朱氏軾曰道德仁義言治己教訓正俗言治人下四

段分承此二句禱祠一段又言不獨治人即事神亦不可無禮

姜氏兆錫曰禱者祈求祠者報賽祭祀自常祀而言凡皆以供給鬼神也禮則誠本於心莊見于貌故非禮則不誠不莊

李氏光坡曰七者之序自道德至不決三者以修己治人之道言也自君臣至不行三者以事上臨下言也末及祭祀自人以及神也先盡其道則宜于上下協于神人矣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茲損反

王氏炎曰斂容正色肅然端莊之外著以爲恭閑邪主一凜然敬惕之中存以爲敬裁抑自居確守持盈之戒以爲撙儉約不放常遵中正之規以爲節卑以自牧操無欲上人之心以爲退推以與人懷不居其有之念以爲讓此六者即上所謂禮也君子務此則無往非道德仁義之周流而教民以至事神各得其宜矣

吳氏澄曰敬節讓禮之實也實諸內者必徵諸外故於貌之恭而見其敬焉於事之撙而見其節焉於步趨之退而見其讓焉君子務此三者以明禮也

姚氏舜牧曰禮雖散於事物之間而實具於吾心之體不恭敬則放慢而昏不撙節則放逸而昏不退讓則矜肆而昏是故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之也禮明而後幽明人己之間處之無不當矣

徐氏師曾曰此章言禮爲衆事之紀

姚氏際恒曰自道德仁義至則志不懾凡五段皆舉禮字極論之文既淺率義亦乖舛與前後文不類曲禮本摭拾羣言其不加以簡擇與抑後之庸妄者有所竄入與摘出各詳其下

陸氏奎勲曰何氏曰在貌爲恭在心爲敬應進而遷

曰退應受而推曰讓訓義皆的而撙節則云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也蓋沿鄭注而失之胡氏陳氏以裁抑爲訓亦非按撙雅僔僔衆也僔同撙甘泉賦薺總總以撙撙亦衆多之意禮貴得中無不及之謂撙無過之謂節如此訓乃成其爲六者

姜氏兆錫曰撙節裁抑之意所謂禮主其減也恭敬以心言撙節以事言退讓以儀言恭敬爲本撙節退讓爲用此結上文之意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鸚厄耕反鵡音武離黎至反猩音生禽獸盧本作走獸麀音憂

朱氏申曰鸚鵡能言而無禮故不離飛禽之類猩猩能言而無禮故不離走獸之類設使人而無禮能言其形則人其心則禽獸也

黃氏震曰甚言禮之不可無聚麀父子之配無別

陳氏澔曰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出交阯封谿等處

姜氏兆錫曰鸚鵡慧鳥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人面豕身出交阯封谿等處不離禽獸盧植本作走獸一云禽者鳥獸之總名故猩猩通稱禽也聚猶共也獸

牝曰麀父子且然況其他乎甚言人之不可無別于禽獸也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別彼列反

陳氏祥道曰禽獸有知而無義有知故能言無義故未嘗有禮於明禮言君子於爲禮言聖人與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同意　又曰作者爲之始爲者作之繼

朱子曰陸農師點聖人作是一句爲禮以教人是一句

姚氏際恆曰說得聖人制禮全是爲使人別于禽獸免爲聚麀之行耳何以麤鄙至此

姜氏兆錫曰作猶易象所謂聖人作也爲猶制也有禮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之類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大音泰施以豉反

陸氏佃曰施報者往來之情往來者施報之迹

陳氏櫟曰聖人因人報施之情而制爲禮尚往來之禮所以使人亹亹不倦於禮之交舉也此往施而彼不來報彼非禮也彼來施而此不往報此亦非禮也

劉氏彝曰大上者至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繫其人不繫其時

吳氏澄曰貴德者安而行之德之尙也務施報者利而行之德之次也此聖人因人情之所樂而制爲往來之禮也

姚氏際恆曰此全是老氏之學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玉帛正是施報往來之物而反務之尙之乎孟子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又曰仁義禮智根于心是禮者本心而具由德而出也德與禮不可分別爲說今將來分別上次則是太古之時解者謂太上爲帝皇之世

原未嘗有是禮禮特起于衰世解者謂其次為三王之世其事不
出于施報往來與德絕無與矣此與老子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同義又與
老子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句法相同義亦
相近或疑施報是玉帛德即指在玉帛之先者不知
其往來即釋施報字而曰禮尚又為往不來來不往
為非禮則其以無禮為德施報為禮而分別德禮為
說明矣且上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云太上貴德
其次務施報亦相矛盾或又謂老子云上德不德又
云民之老死不相往來何也曰上德不德本為重道

而言今云太上貴德未嘗根道字故也老死不相往
來即太上貴德之義若禮則尚往來故非所貴耳正
是一例語吁言禮若此豈得為聖人之徒與
朱氏軾曰禮者天理之節文禮即德也故曰道德仁
義非禮不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莫非施也即莫非
報也若謂施而不希其反施者得矣何以處此受而
不報者乎至云三王之時施則望報此說尤謬望報
而後施不報將不施乎禮所謂來而往者豈如是乎
劉氏謂不自以為仁義亦是施不望報意俱非經旨
愚意太上貴德者謂太上之德足貴無事斤斤于禮

也未嘗務報施而泛應曲當時措咸宜施者受者無
不各得所願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其次
務報施報施禮也即德也太上是自然之禮其次是
勉然之德仁與恕之分也
姜氏兆錫曰太上謂皇帝之世貴德者但貴其德施
於人不貴其報也其次謂三王之世此推言禮之因
時而起非重德而輕報施如老氏之見也蓋德不務
報而禮則以報施為主德言其心禮言其理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朱子曰人有施報往來之禮則無忤於物而身安

又曰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理當如此不得不
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
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
非循理之公心矣　又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
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
陳氏櫟曰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人有禮則分定而安
無禮反是此禮所以不可不學也
陳氏澔曰禮者安危之所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
無禮而安者也
朱氏軾曰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禮則耳

目無所屬手足無所措故不安而危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夫音扶販方萬反

黃氏炎曰禮非有他自卑而尊人達此恭敬之心而已然是心也人皆有之雖微如負販亦必有尊人之心而況於富貴者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好呼報反懾之涉反

馬氏晞孟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懾怯者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為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

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方氏慤曰不驕不淫以禮能有所節也志不懾以禮能有所立也

徐氏師曾曰或疑不懾與自卑相戾曰能自卑則自反常直故不懾何戾之有

姚氏際恆曰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此二句分別負販與富貴為說有重富貴輕貧賤之意不可為訓且其語義亦未明了一解謂雖負販者猶知有所尊況富貴乎一解謂雖負販之至賤猶不敢慢而必有所尊況富貴者人之所共敬者乎

姜氏兆錫曰承上文以總言之也按自道德仁義章至此極言禮制之所關者大而為人所宜學亦自其指歸言之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冠去聲艾五蓋反耆渠夷反耄忙報反期舊如字今從朱子音朞

方氏慤曰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至於是則必更焉故其生每於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也

王氏炎曰先王於人每十年而異其名使知盛衰之候以定其血氣異其事使知修為之方以定其志氣

馬氏晞孟曰自幼弱強壯至於艾者言血氣智慮之變也人血氣智慮加益則所學者宜愈深所任者宜愈大古之君子所以求舊臣而貴老成者以其德備而多聞也自幼學而至五十道固己具矣加之十年則可以為大臣矣中庸曰官盛任使蓋惟大臣可以指事使人也夫勞我以生佚我以老天之道也君子之事至於七十其道言餘行可以為法而傳於後世矣故曰老而傳自耄至於期老之極無預於事矣飲

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所以致養也然而三十而有室非必三十而後娶以婚姻之期不可過是過是則爲失時四十而仕非必四十而後仕以學而至於四十足以仕矣不足以仕則爲不學傳曰貴老爲其近於親慈幼爲其近於子悼耄之不加刑者此也

陳氏祥道曰舜未百年而稱耄期是期之稱非特施於百年也禮之所言特其大致而已

程子曰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

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朱子語類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難行且得躬親爾

萬氏斯大曰傳卽儀禮所謂傳重也七十筋力已衰主祭之重不能勝任故傳之于子觀王制云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又云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則其不能主祭可以類推矣禮器記季孫之祭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儀禮少牢特牲祭禮最爲繁委七十者豈能勝乎或疑傳重主宗子言老而傳者不惟宗子予曰固也彼五十服官政大夫也如子言將人人必爲大夫乎

姚氏際恒曰艾耆從曾頌俾爾耆而艾分出老耄從左傳老將至而耄及之分出老而傳鄭氏曰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按宗子在又傳子爲宗子是有兩宗子矣可乎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宗子七十猶祭不傳也

陸氏奎勳曰朱子云期當音居宜反謂百年已周論語期可已矣與朞字同周匝之義也

姜氏兆錫曰朱子曰十年曰幼句學字句下至百年皆然呂氏曰艾髮蒼白如艾色也仕者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蓋才可用則仕德成乃爲大夫也耆者稽久之稱其力減惟以指意使令于人老則無能爲矣故傳家事于子也耄者知全衰而已昏悼者知未及而可憫故皆議宥期猶節也頤養也人壽以百年爲期至是以往飲食起居惟待養而已

齊氏召南曰按如疏則十二而冠者有三曰天子曰天子之子曰諸侯也其二十而冠則自諸侯之子及

大夫士皆然冠義疏甚明儀禮士冠禮賈疏作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係刊本誤例非本文之誤也

大夫七十而致仕

徐氏師曾曰致仕示知止也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方氏慤曰几則憑之以安其體杖則持之以助其力也行役外事也而以婦人焉欲其雖在外猶在內也適四方勞事也而乘安車焉欲其雖服勞而不失其逸也

熊氏安生曰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

朱子軾曰謝猶言辭卽上致仕行役在本國適四方謂適他國以婦人乘安車互見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申七十曰老之意也致還也謝如辭謝之謝几所以憑杖所以倚賜之使自適也

又曰疏曰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古者四馬之車皆立乘安車則一馬之小車坐而乘也

方氏苞曰疏云本國巡行役事蓋謂四方之事不宜以婦人從但地近時暫尚慮供養有闕况遠役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則會盟聘弔自不宜使老大夫其或致女問省姑姊妹宜用姆傅則亦可以內御者從與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馬氏晞孟曰於其國猶曰自名者所以尊君也

陳氏澔曰己國稱名者不敢以尊者自居也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老夫長者之稱其國稱名者父母之邦不敢自居尊

方氏苞曰藍田呂氏謂石碏告陳自稱老夫得禮荀罃對荀偃士匄自稱老夫失禮非也彭生對仲遂吾子相之老夫抱之彭生賢者必無越禮之稱蓋對他國君大夫皆得自稱己國則於君名於大夫得稱耳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應氏鏞曰一國有賢衆國所仰故越國而來問文獻不足則言禮無證故必告之以其制言舉國之故事以告之也

陳氏櫟曰苟他國越疆而問此老者以事焉則必當告老者以其國之制度詳其本末始可爲之謀亦以其老而免其反覆辨難之勞也

姚氏際恒曰越國而問孔氏曰越國猶他國也他國問己國君之政按越字而可訓他字左傳云古者越

國而謀當謂此老臣越他國他國問之也
朱氏軾曰古大臣復辟明農非偷安也亦非有見于知足不辱之義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身衰知耄猶戀戀祿位誤國妨賢是小人之尤者故七十必致仕爲然典型猶在物望所歸不得謝而待以殊禮爲社稷蒼生計非徒酬德報功已也顧人君尊禮老臣老臣猶謙讓未遑于他國曰老夫不自有其貴也于本國稱名并不自言老也寵利居功臣道所戒也他國來問必告之以其制者謂老夫所知者先代舊章若審時度勢以善俗宜民時賢之責也

姜氏兆錫曰越國來問者以其年高德劭也必告以制者禮以文獻爲徵也　又曰此章備言人生老幼始終之節以起下各章事親敬長之禮也

續禮記集說卷一

續禮記集說卷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上聲操七刀反
陳氏澔曰謀於長者謂往就長者而謀議所爲也長者之前當執謙虛不辭讓非事長之禮
彭氏曰古之養老乞言授几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欲言政者君就之國家優禮賢者猶爾況少者乎
姚氏際恆曰操几杖以從之此寫意法蓋以示不可

與謀于敵者同耳
姜氏兆錫曰謀于長者謂就而謀議也不辭讓爲非禮明當謙虛也應氏曰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也執弟子之役其禮然耳　又曰此章言事長者之禮
方氏苞曰謀非講問之比或長者欲避人而語不可煩他人代操几杖也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凊七正反省息井反
朱子曰溫凊固有冬夏之異然一日之間亦當隨時

細察其温凊之宜

朱氏申曰於相儕之衆相抗之等猶且不爭則他可知

吳氏澄曰昏定晨省所以養其親在醜夷不爭所以安夫親

姚氏際恒曰在醜夷不爭解者皆以一朝之忿忘身及親爲說未免太粗且與冬夏晨昏居家之節不類而醜夷二字亦未醒不若取棠棣詩之義言之一家之中妻子兄弟所謂醜夷也好合既翕所謂不爭也而父母其順矣

姜氏兆錫曰爲人子謂父在時也後皆放此惟爲人子者父母存節兼存殁而言耳温以禦寒凊以致凉定其袵席省其安否此四者正言孝之事也醜類夷平也猶言同類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故一於遜讓此推言孝之理也

方氏苞曰冬室嚴密則皆可温若室之凉必寬閒深靜非窶人所能構故於夏曰凊如蚊蚋咋膚貍蟲毒物之潛隙青蠅之汚几席非除室薰洒使潔淨凊虛則寢興不能安靖也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朱子曰若天子之賜爵秩所當得豈容不受疑亦受之而不乘若叔孫之賜輅耳

陳氏櫟曰孝爲百行之原稱其孝者出乎鄉黨州閭之公論則孝弟慈信皆孝者之所兼備故各隨所見而稱之

吳氏澄曰胡氏盖謂人之所以與人者有三輕則貨財重則衣服最重者車馬爲人子者已仕有禄而欲以物與人如貨財衣服猶可自之父而稱尊者之名以與之車馬重物有父在則人子不敢以之與人也

三賜不及車馬與坊記饋獻不及車馬同意

姚氏舜牧曰于兄弟親戚必加恩焉同官之僚友必致遜焉同志之執友必推心焉泛接之交遊亦不忍欺焉而稱其慈其弟其仁其信者莫不從之無往非孝之推故其稱爲最廣也

萬氏斯大曰賜者上與下之稱諸家解爲錫命非也錫命典禮賜物隨意三賜至再至三也玉藻云親在行禮於人稱父內則云不敢私與爲人子而有車馬既貴顯矣其以父命賜物于人雖至再三亦不可及

子車馬蓋車馬至重非他物比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與此同　又曰此必其平日有孝慈仁弟信五者之實然後能有是稱若止是三賜不及車馬未可即爲純孝人亦未必遂稱之故愚謂五句之首當有闕文蓋此篇集他書要語成篇朱子謂大意相似而文多不屬是也

姚氏際恆曰三賜不及車馬鄭氏以不及爲不受按及字不可訓受又妄援周禮大宗伯三命受位之文以三命爲三賜以受位爲受車馬尤謬且君賜安可辭凡卿大夫有父在者恐不得乘車馬而徒行矣

必不可通郝仲輿謂三賜三命雖有車馬入里門不乘以不及爲不乘亦牽强按坊記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此處語意與同當即是其解但三賜二字終覺鶻突更詳之

朱氏軾曰三賜作以物與人解未是不以物與人非人之所難鄭注不敢比踰于父自卑遠于君寘仁人孝子之用心但君賜未可辭若因不受車馬并不受位亦無此理朱子謂受而不用最當　按此節承上節謂如此之人方可謂能孝不但能孝而且能慈能弟能仁能信

姜氏兆錫曰不及謂不敢受也周禮大宗伯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則有車馬之賜而備尊貴之體矣今不及車馬者君之有賜所以禮其臣子之不受不敢踰于親也二十五家爲閭五百家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州閭鄉黨稱其孝而餘皆稱其慈弟仁信者孝之所該者大猶孝經不敢慢不敢惡之意也慈猶愛也僚友同官者執友同志者交友則泛言來往者而已　又曰孔氏曰坊記云父母存饋獻不及車馬蓋車馬重器也親所無子不敢受於人親所有人不敢予於人辟親而不加奉親而不敢專其義

一也事宗子不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以寡約入庶子正於公族雖三命不踰父兄也況父母乎知此則事親之意誠矣朱子曰左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亦謂受而不敢乘耳若尊者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耶

李氏光坡曰兄弟以慈相望僚友以次相序執友以仁相勗交游以信相責人能孝則於此四者各當其分故隨所得而稱之州閭廣言自兄弟以下則以親疏遞遜爲序

方氏苞曰不曰不受而曰不及何也君之命賜雖固辭終不能不受特不敢乘耳內則支子有歸服器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如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家況父母乎不言車服何也服王事與國事必以命服惟車可乘覲禮侯氏乘墨車春秋傳魯叔孫婼聘於周王賜以三命之路季孫使勿以葬杜洩曰若生不敢服死又不以葬將焉用之此受而不乘之明徵也其兼言馬何也卿乘夏縵則馬之纓勒各有等級明矣

馮成章問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古之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一命之榮亦足顯親況車馬不受得毋虛君之賜乎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則車馬亦不容盡郤矣或曰車馬尊貴之物子不敢受之以並于其親然則爵貴之尤者也父為士子為大夫亦何嫌于並乎舜禹受人之天下而況車馬乎世駿答曰孔疏云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且父子爵有尊卑是量能授官辭之不得車馬是外面炫赫之物故可以辭不敢以富貴加于先人也車馬其家仍有但君賜之則不受耳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行下孟反

陳氏澔曰謂之命之也

姜氏兆錫曰父之執謂父同志之友也謂命也敬之同于父也此以上亦推言之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夫音扶告古毒反

陳氏櫟曰人子事親出必告以所之還必見其父母之面有常遊必有方也有業所學必有正業二者恐貽親之憂辱也

陳氏澔曰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

姚氏舜牧曰淫朋燕辟最壞人心衕游手好閑最蕩人心志惟游有常乃無匪人之比習有業乃無非禮之為人子守身最宜三覆此語

朱氏軾曰人子依依膝下一刻不能離出能不告反能不面乎面與告同當其出也喁喁細語叮嚀不休故不言面而言告其反也融融相對喜形於色故不言告而言面遊與習一意有常者自有業人情生子莫不冀其成立克家若忽東忽西飄泊無定游手好閒不務生業父母之憂方大矣一說云遊兼所到之

處所交之人言亦通
姜氏兆錫曰出則造違反則告歸遊有常謂身不他往習有業謂心不他用方氏曰有常者慮貽親之憂有業者慮違親之志也

恆言不稱老

陳氏澔曰恆言平常言語之間也
黃氏震曰不敢自老恐傷親心也
朱氏軾曰人子愛日之誠一則喜一則懼喜懼迫於中形於色而卒不忍出諸口此所以不稱老也恆言猶云凡言蓋無一語及此耳孔氏謂不自稱老非黃

氏謂對父母言須避諱老字亦非
姜氏兆錫曰恆常也不稱老者嫌尊同於親且恐親覺其過老也古老萊子爲童子于親者以此而已此以上所習必有業亦推言之餘皆正言之也　又曰此章言事親之禮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長知兩反下並同

朱子語類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年輩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也自是尊敬他又問如此則不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中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
胡氏銓曰此謂鄉里之中父兄之黨也
吳氏澄曰此謂道路同行長幼之節父事之者王制所謂父之齒隨行也謂正當尊者之背隨其後而行也兄事之者王制所謂兄之齒鴈行也謂斜出其左右而稍向後如飛鴈之行次也肩隨王制所謂朋友不相踰也謂兩肩相並而差退不踰越其肩也
陳氏澔曰此泛言長幼之節

姜氏兆錫曰以倍謂二十以上鄭氏曰人二十曰弱冠有爲人父之道也肩隨並行而差退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長知兩反

陳氏櫟曰此敬長之義見於坐席之間者也
魏氏了翁曰羣居之席四人爲節禮席則異
吳氏澄曰居謂坐也上文言行而弟長之禮此言坐而弟長之禮因是推之六人則第三人以下共下席其第一席第二人居上席也七人則第一第二第三居上席之下半其第一則居上席之上半也
姚氏際恆曰此指鄉里中父兄之黨而言然父事兄

事之文不可泥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父
事兄事亦卽此意觀肩隨二字可見不然卽父兄之
黨而以父兄事之不爲兼愛乎肩隨卽鴈行此分長
十年五年以爲兄事與肩隨禮言之不同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事長之禮
方氏苞曰公食大夫禮蒲筵常加萑席尋四人共席
必倍尋始可容然則三尺三寸三分有奇者蓋獨坐
之席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徐氏師曾曰居必別室坐必偏席行必近左右立必

倚棖闑皆自卑以尊其親也
姜氏兆錫曰室西南隅爲奥主猶當也居必偏坐必
隅行必循左右之列立必避棖闑之中皆不敢居尊
之意
李氏光坡曰案註疏此四者皆謂與父同宫者也或
異居禮則不然
食饗不爲槩 食音嗣
陳氏澔曰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皆是不槩
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爲槩量也
胡氏銓曰食饗不爲槩此未傳家事者槩氏槩而不
稅
陸氏奎勳曰槩當作慨卽當食不歎之意陳氏不爲
慨量亦踵鄭註之訛漢書季布贊婢妾賤人感慨而
自殺槩同慨
祭祀不爲尸
孔氏穎達曰尸用適而無父者非其宗廟之祭則其
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
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
地山川得用公也
陳氏澔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

父北面事之子所不安故不爲也
朱氏軾曰居不主奥四句不敢當尊也爲父子同宫
者言食饗不爲槩不敢自專也爲未傳家事者言祭
祀不爲尸爲父爲主人者言蓋主人北面拜尸人子
所不安故不爲也
方氏苞曰父主祭則子不得爲尸也不然祭必有尸
安得盡孤子爲之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
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曰子行則知不用主祭者之
子矣其曰父北面而事之謂世父叔父也古者伯叔
父統稱父文侯之命義和也祭禮拜獻者惟主人加

第一〇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爵者惟長兄弟一人衆兄弟不與故爲尸者得避其
父
齊氏召南曰按少牢饋食禮筮以某之某爲尸注曰
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賈疏
曰按曲禮曰父在不爲尸然則凡爲人尸者父皆死
矣死者當諱其名故云字尸父尊鬼也可爲此文確
疏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陳氏澔曰先意承志也
楊氏鼎熙曰聽不於有聲於無聲視不於有形於無

形分明有潛孚默喻志意相通意
姜氏兆錫曰謂先意承志也疏曰常于心想像似見
形聞聲將有教使然也
方氏苞曰父母愛子委曲周悉或憫其力之不足或
慮其心之不安有意所欲而不忍發於言所不欲而
不肯形於色者子不能曲體而微察之則父母隱中
有不能自適者矣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
辱親也 訾音紫闇烏紺反
朱氏申曰不服闇不服闇昧之事不登危不登危險
之地恐二者爲親之辱
陳氏祥道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則不苟訾
不苟笑不服闇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不登危
所以全其體
朱氏軾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故不苟訾敬親者不
敢慢於人故不苟笑不服闇比不苟訾不苟笑進一
層言笑人所共見共聞闇則人不知而已獨知此君
子所以凜凜于屋漏也不登危比不登高臨深進一
層高深有形之危也行險徼倖無形之高深也世途
之險巇嗜慾之陷阱詎僅高深已哉稍失足焉其隕

墜有不可言者矣此孝子所以終于立身也
姜氏兆錫曰登高臨深爲其危也呂氏曰苟訾近于
讒苟笑近于諂服闇疏謂行事于暗事也陳註服闇
者欺人於所不見登高者行險以徼幸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孔氏穎達曰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
林氏光朝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戰國傳習之語不
可以爲訓
黄氏震曰記禮者漢人雜取後世豪俠之言人子髮
膚以上皆親之有豈敢私

陳氏澔曰親在而以身許人是有忘親之心親在而以財專己是有離親之志

姚氏際恒曰不服闇謂不從事于幽暗之地恐致跌仆或生嫌不登危即不登高之義曲禮皆雜取古語此兩處語故上有孝子字也凡跌墮毀傷肢體皆辱親事故云懼辱親後儒恐複上登高諸義以不服闇爲不欺人所不見不登危爲不行險以徼幸說入立身行已上去不協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父母即不存亦可許友以死乎此報仇之說不可訓

朱氏軾曰呂氏以死爲友死最當友以身後之事托我若義不可辭必請于親而以親命許之即下文不有私財意必云死者死且不許他可知矣或曰死與守死善道之死字同謂許之固也今人受托多云可爲則爲不敢豫必此即不許以死意解亦通

姜氏兆錫曰戴氏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綵粟以上皆親之物高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孝也

張氏袞曰朋友有相死之義非爲友報仇

于氏宏基曰若要離聶政之爲雖父母歿亦不可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呂氏大臨曰當室謂爲父後者所謂不純采者問喪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緦亦指爲父後者所謂不純采者雖除喪猶純素也唯當室者行之非當室素不然也

姚氏際恒曰無父曰孤當室嫡子爲父後者此人雖無喪冠衣之純猶不采也若不當室則否蓋父爲長子三年故長子亦異于衆子耳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與此同不言當室略也郝仲輿謂純爲如字與深衣之文不合不可從且此爲倒字文法猶云不素純采純耳

姜氏兆錫曰當室謂爲父後者冠衣之緣皆謂之純素凶采吉不忍混也呂氏曰不純采雖除喪猶純素也惟當室者行之　又曰此又言事親之禮

方氏苞曰古者三十而後娶子踰三十而除喪則父母必以耆老終矣雖純采可也故未滿三十則謂之孤

幼子常視毋誑（誑九況反）

陳氏澔曰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所以習其誠

徐氏師曾曰幼子之性本無不誠然習於僞則爲惡易而爲善難常示毋誑然後詐僞不知而眞純可全矣

芮氏城曰當示之以正道而毋爲欺誑所以習其誠也或曰當常視以無欺誑之道亦通

張氏伯行曰示有二義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之正心誠意之學在此

姜氏兆錫曰毋禁辭此以養其心也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孔氏穎達曰衣裘恐傷陰氣衣裳不便使令

孫氏惠蔚曰八歲以上服衰則亦裳

姜氏兆錫曰方舊謂猶向也裘之溫非其所宜裳之飾非其所便此以養其體也立必正所向聽不即於邪此防其外以養其中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長知兩反奉芳勇反辟匹亦反咡如至反）

劉氏彝曰長者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於脅下則如帶劍然

游氏桂曰古之人所謂匹夫匹婦皆有孝弟之行非皆生而知之亦由父兄長者教之使有方也欲其長毋誑欺也則自其幼而常視毋誑矣欲其長而知事長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也則自其幼而使之堪忍勞苦給役便易矣欲其長而視聽之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正方不傾聽矣欲其長而扶持供養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提攜奉手之禮矣欲其長而解事尊者屏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對長者掩口之禮矣凡此不獨自其幼而教之也父兄長者又以己身而先之焉常視毋誑則先以己之無誑示之也辟咡詔之則先以己之辟咡教之也古之教人者苟欲教人先正其身至於教子則尤其所當謹者也

芮氏城曰提攜提攜幼者之手狀如提也捧以兩手不敢如平敵之一手相攜致其恭也負劍邪俯之狀古人負劍于背將用則邪俯其首及拔之長者俯就

幼者口旁而語之則掩口而對亦恐其氣之觸也鄭謂與之提攜教以扶持長者之法負置幼者于背劍挾幼者于旁似未確

姚氏際恒曰負劍鄭氏謂負爲置之于背劍爲挾之于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按古文用字雖間有奇險然未有稱挾之于旁爲劍者且亦扶挾小兒于脅下而行者胡邦衡引歐陽氏阡表劍汝立于旁爲證不知彼正循鄭之誤解耳且少儀云有問焉則辟咡而對是辟咡者本教童子對問之理今屬長者言是反教長者以語童子之禮矣不可通孔氏曰亦令見

長者所謂而復習之此曲說也且以扶持之嬰兒不知詔之何語欲令其對何語而能遽教其爲掩口之禮乎孔氏又曰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爲之以爲後法此亦曲說也黃氏謂長者之身或負劒者將詔告幼童不便于屈身俯臨而語之辟咡者偏就近耳而詔之也此本說童子對問之禮郤說長者負劍無謂劉孟治謂長者或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于脇下則如帶劍然長者俯與童子語有負劍之狀非眞負劍也此以童子爲如負長者以長者挾童子爲如

帶劍尤足發哂徐伯魯謂長者負小兒于背如負劍然史記左右謂秦王曰王負劍負劍卽其證也按彼負劍實是劍据此負劍是負小兒烏足爲證愚按曲禮雜取古語負劍辟咡本古語乃是二事謂童子當爲長者負劍猶操几杖之意對長者問當辟咡也記者恐人未解辟咡二字故復釋之曰詔之則掩口而對與少儀有問焉則辟咡而對同

朱氏軾曰孔疏謂小兒恆習效長者長者常示以云云是立必正聽不傾均屬長者謂以身教使兒長者之立聽而習效也與之提攜二段亦重在提攜辟咡上故纂言將童子不衣裘裳另爲一條以幼子常視四字冒下四段愚意教幼子雖可呼解說猶恐不盡曉豈得專任身教常視云云謂教其言則無誑立則正方聽則不傾提攜則奉手對則掩口也　負劍之義舊註謂負童子于背挾童子於脅劉氏謂長者俯從童子背後如童子負劍亦太泥意負當爲俯劍字有誤負劍辟咡或是低語恐聽不眞故俯首偏向耳旁言之咡耳口之間也

姜氏兆錫曰負劍辟咡皆謂長者詔之之容也辟猶偏也口旁謂之咡負劍狀其身容辟咡指其口容掩

猶障也恐氣觸長者故以手障口也

方氏苞曰佩劍者斜繫於背辟咡詔之則斜俯童子之背形如負劍也

李光烈問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己承筆示云皆指孩提之童說夫曰孩提僅可孩笑提抱者抱在長者心胸間卽甚知愛知敬未必就知禮恐長者詔之之時而所謂掩口云云者亦大非不學亘能也世駿答曰因上有提攜句故以孩提之童答之不必過泥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于道趨而進正立

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姜氏兆錫曰先生謂師也從則不踰路而言遇則以禮進退皆敬也　又曰呂氏曰先生本父兄之稱有德齒可爲人師者猶父兄也故亦稱先生而學者比于子弟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上時掌反鄉去聲
陳氏澔曰高而有向背者爲丘平而人可陵者爲陵鄉長者所視恐有問則即所見以對也
姚氏際恒曰曲禮皆雜取古語凡其所言先生長者君子皆不必分疏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呼火故反
陸氏德明曰呼號叫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首言教幼學之事而因言事長敬師之禮也
將適舍求毋固
陳氏櫟曰一說將欲退而就舍長者或留之不可固求必退
吳氏澄曰暮而求舍館一宿而已隨所在而安不敢必求適意之所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汎言賓主之禮也舍謂客館也
戴氏曰就館者誠不能無求于主然執而必求則非爲客之義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屨紀具反聞音問又如字
陳氏澔曰上堂升主人之堂揚其聲者使內人知之也　又曰二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
徐氏師曾曰襌下曰舄單下曰屨古者即席則去屨不以屨踐席
楊氏鼎熙曰言者聲徹曰聞　又曰此必師弟朋友親戚無擯介將命者

姜氏兆錫曰堂謂主人之堂揚者使聞於內也戶亦謂主人之戶也禮賓主體敵皆脫屨戶外鄉飲酒禮賓主皆降脫屨于堂外是也若尊卑不等惟長者一人脫于戶內少儀排闔脫屨于戶內一人而已矣是也今戶外有二人之屨或更室有長者則三人矣而言乃不聞于外恐有密謀故不入也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弗遂奉上聲扃古螢反闔胡臘反
姚氏舜牧曰戶之開闔皆主人事也方主迎客而其戶或閉必先舉手以開戶客亦隨身與開之既入主

或闔其戶客亦舉手與闔之皆致不敢當主之意但
恐猶有後入者則闔之而勿遂耳
姚氏際恆曰疏引熊氏曰少儀云排闔脫屨于戶內
者一人而已矣一人之屨在戶內其戶外有二屨則
三人也下文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則知戶內二人
不得參之故知戶外二屨當有三人按戶外二屨亦
祗戶內二人耳不必與少儀之文關會此等執禮解
禮最爲穿鑿（禮言本不同故難執禮解禮其間有切合者引之可也然甚少其餘不合者必強合之則橫生枝節斷乎不可後放此）下文離坐離立謂兩人竝在一
處坐立不得相參又別一義非從戶外來本欲入戶

之說也今如其說將戶內二人言聞亦不可入矣不
與本文之義戾乎奉扃未詳孔氏謂凡當奉扃之時
必兩手鄉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其手若奉之
者然甚迂曲陸農師謂小敵之兩手奉戶志扃處此
說姑存之
姜氏兆錫曰視下不舉目也門關木曰扃兩手當心
如奉扃然也視瞻不回翔者嫌于人之私也開闔皆
如前者恐違主之意也遂者闔之盡也闔盡則疑於
拒後客矣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朱子曰衆人共坐一席前爲上後爲下同列先至脫
屨堂下既即席而盡後以坐此童子後至則易于匆
躐故戒以堂下不可踐人之屨堂上不可踖人之席
惟當由己席後之下隅摳衣以升既坐而平心靜氣
以爲應對也　又曰此章及將上堂等協韻處皆古
人初教小兒語
吳氏澄曰句短而韻長蓋取其誦讀之易而便于童
習也
陳氏澔曰摳衣與論語攝齊同趨隅由席角而升坐
也

徐氏師曾曰欲便於坐故摳衣欲示其讓故趨隅此
即席之儀也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無往而非敬也
彭氏曰摳衣則連裳提之訓衣爲裳非也
萬氏斯大曰此羣居升席之儀也玉藻云登席不由
前句爲（去聲）躐席是不問禮席羣席升者皆不由前所
以然者爲恐躐席也下文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
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上指席端下指席末禮席
升降皆正由上下鄉飲酒禮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
自南方賓升降皆自西方是燕禮大射鄉射升降皆
然羣席升既不由前亦不正由上下而由席隅蓋禮

席一席一人羣居則一席四人以長幼爲次升由上下則踐他人位是爲踖席必從席隅升坐乃爲得禮故戒之曰毋踖席復著其禮曰摳衣趨隅

姚氏際恒曰踖蹴也卽踐意謂不蹴他人之席與不踐他人之履係一例語而與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義異躐席乃超躐之意卽學記學不躐等之躐也

姜氏兆錫曰復下曰舄單下曰履踐履謂躡先脫者之履也踖猶蹴也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是也摳衣猶論語攝齊之義欲便於坐故摳之趨隅謂由席角而升坐也

任氏啟運曰舊說之舊深者反得謬矣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闑魚列反　閾音域）

朱子曰疏門中有闑兩旁有棖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間爲君位又曰只是自外入右邊門中乃君出入之所自內出亦右

陳氏澔曰當門之中闑東爲右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以賓敵主也

陳氏櫟曰闑之右門之東也

饒氏魯曰大門兩旁之木爲棖中間兩扉相合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曰闑東西兩扉君出入則皆由左出以東扉爲左入以西扉爲左若大夫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避君出入處也

湯氏道衡曰君出入皆由左大夫避君出入故由右

姚氏際恒曰此本論語立不中門行不履閾爲說由闑右卽釋所以不中門之意也下云主人入門而右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君臣之禮也門中橛曰闑其東爲右明堂之左右自內而言此及下章之左右皆自外而言也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今以臣從

君不敢以賓敵主故由右也閾門限也

任氏啟運曰門上有楣下有閾旁有棖中有闑闑西爲左賓入由之闑東爲右主人由之凡宮室謂東爲左此以東爲右者盧棖云門以向堂爲正也朱子曰無賓則闑其左君出入皆以右鄭云臣亦由右統於君也饒魯謂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爲左入以西爲左臣出入皆由右出以西爲右入以東爲右謬矣臣雖統於君而出入不敢當棖闑之中稍偏西近闑以避尊也不踐閾以致恪也當時之出入如此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

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孔氏穎達曰聘禮君使卿歸饔餼于賓賓迎于門外及廟門賓揖俱入是敵禮不重出迎者尊主君之命不敢當也聘禮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不出迎者尊聘君之命不敢當也案主尊非賓敵故主入爲席賓即從入主不出迎此卿與大夫賓主本敵而皆不出迎非主自尊正以尊兩君不敢用敵禮也又曰入鋪席竟後更出迎客
陳氏櫟曰肅客而入俯手揖客而入也
姜氏兆錫曰讓於客令客先入也爲猶布也疏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

曰固辭三曰終辭呂氏曰俯手以揖曰肅所謂肅拜也
方氏苞曰客己至門俟拚除而後出迎則比于慢矣故至寢門然後請入爲席客固辭不敢重煩主人出入也主人必先入或入有宜避物有宜徹必入視然後無失禮也主人肅客而入者肅以爲禮而自入爲席也主人請入爲席二句連讀義始可通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陳氏櫟曰東階在右西階在左客降等則不敢抗禮就西階而殺禮就主人之階從主人後以登卑統於尊不敢以賓自居也
朱氏軾曰出迎又讓客客固辭乃前道前道者客由左主人由右左右肩隨微差耳後章先登從之亦然
姜氏兆錫曰入右以趨東階入左以趨西階若客爵齒降於主則就主階以尊主故主不敢當而辭也
任氏啟運曰按聘禮公迎賓賓不就東階孔曰以己奉君命不敢苟下人也若以私見彼國之君則入門而右鄭曰以私見則雖敵猶謙若降一等不敢正賓主之禮也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音涉上時掌切下同
孔氏穎達曰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是從之也燕禮大射禮賓先升者公以宰夫爲主人賓尊也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館卿升一等賓從升者卿銜主君之命尊也至於賓設禮醴卿賓升一等卿從升者以賓作主人道之也
陳氏澔曰先右先左各順入門之左右也
姚氏際恆曰肅客成十六年左傳云三肅使者杜云肅手至地蓋猶今之俯手拱也拾級拾更也主先登

一級然後客等一級自此主客更迭皆然射者拾發
投壺者拾投踊者拾踊皆同此義鄭氏謂讀爲涉非
姜氏兆錫曰登謂升階也主先而客繼猶導之升也
拾更也一云拾當爲涉也級階級也聚足者後足與
前足相合連步者後步與前步相繼先右先左各取
相同也　又曰此亦言賓主之禮也前章言適舍上
堂入戶之節而不言出入升降之儀者蓋前章爲繼
見而此章爲始見與
任氏啟運曰按聘禮公迎賓賓不就東階孔曰以己
奉君命不敢苟下人也若以私見彼國之君則公升

二等賓乃升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升階之法每級
必聚足上一等散曰歷階二等散曰栗階三等皆散
曰走階若越一等則曰躇階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
武室中不翔　薄平博反
孔氏穎達曰爾雅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
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出廟入
廟不以趨爲文若迎賓則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行謂
大寢之庭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姜氏兆錫曰疏曰帷幔薄簾也武足迹也陳氏曰文

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下曰武冠下亦曰
武接連布舒也翔張拱也帷薄之外不趨不必趨也
執玉不趨不敢趨也堂上下不趨室中不翔不可趨
不可翔也朱子曰帷薄之外無人無肅趨以示敬堂
上地迫室中地尤迫故不趨不翔也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陳氏澔曰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爲不便於
受者
徐氏師曾曰立與坐皆謂尊者不立謂跪也
姚氏舜牧曰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在受者又可知

姚氏際恆曰解禮不可執禮如此云堂上接武堂下
布武接武者足相接也布武者布散其武不相接也
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則彼接武
者是每移足半蹋之繼武者是足相接卽此處之接
武也中武者是跡間容足卽此處之布武也蓋作者
非一人又武名此處二彼處三所以不同不得比合
而言也鄭氏于此處接武解爲每移足半蹋之以合
于玉藻之接武于此處布武解爲每移足各自成迹
不半相躡以合于玉藻之繼武不知此處但言凡人
行堂上堂下之禮非指君與尸及大夫行之禮凡人

行堂上既非君與尸若每移足半躡之不亦緩乎堂上不趨則堂下宜趨可知若僅以足相接尤非所宜而于布字義亦不協至于玉藻之中武又當施之何所乎所謂不可執禮解禮者如此類是矣

姜氏兆錫曰不橫肱恐妨於並坐不跪不立恐妨於相受又曰此章通言凡趨翔跪立之禮也

續禮記集說卷二

浙江書局刊

吳錫庚校
鄒在寅校
嚴曾鑑校

續禮記集說卷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糞爲去聲糞古本作攢俗省帚之手反袂迷世反拘古侯反扱許急反音吸

吳氏澄曰以帚掃地除去塵穢謂之糞

陳氏澔曰糞除穢也少儀曰埽席前曰拚義與糞同

呂氏讀扱爲插音然凡氣之出入噓則散吸則聚今以收斂爲義則吸音爲是

姚氏舜牧曰古人于幼學必教之洒埽應對進退非假是瑣細者以重勞之也凡人之心自幼至長以漸而肆于幼不知檢飭其長也矜驕倨惰有不可勝言者聖人知其然故于幼學獨加謹而豫養焉蓋教之敬謹使日習而安而驕氣浮心之不作也看爲長者糞之一段如何小心如何謹愼非誠意正心之根柢而何故洒埽應對進退之節卽聖學之始事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故教子弟者必自洒埽應對進退始

朱氏軾曰加帚箕上者埽穢入箕旋以帚加箕上以

薉其穢用一手拘捉箕稍退而復埽如此則塵穢之氣不及長者惟加帚故塵不及又拘之法必以箕自鄉扱讀如字即拘執也以袂猶言以手古人衣冠整飭無以袂障塵之理

姜氏兆錫曰糞除穢也少儀埽席前曰拚義同言初埽箕往時將帚置箕上以兩手持箕也拘障也言埽時則暫釋箕一手捉帚一手以袂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遷令塵遠於長者也言埽畢則又以箕自鄉斂取糞穢而不鄉長者也　又曰王氏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埽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

之禮學者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體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即是理愚按程子云灑埽應對進退直是上達天德王氏此條蓋發明其義也　又曰此章言糞埽于長者之禮

方氏苞曰按少儀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此曰爲長者糞則席前也拚席不用帚加於箕上示不用也少儀拚席不以鬣即此篇所謂袂拘而退也執箕膺揭即此篇所謂以箕自鄉而扱也其義相表裏但據少儀則凡拚席皆然據此篇則專用之長者所傳微異耳　鄭任鑰曰加帚於箕上者始進兩手奉箕以爲恭也繼則置箕於地一手舉帚一手舉袂以拘塵終則弛袂一手取箕一手舉帚而扱之

奉席如橋衡（奉芳勇反　橋居廟反）

陳氏澔曰少爲長者橫奉其卷席左昂右低如桔槔之橫也

朱氏申曰衡權衡也如橋言奉席之高如衡言奉席之平

芮氏城曰席通臥席飲食之席而言橋鄭曰井上桔

槔孔曰衡橫也捧席之儀左昂右低其形如桔槔之橫蓋舒席之設則上首下尾卷席之奉則昂左低右皆貴陽而賤陰陳謂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誤也然亦常時布席則然非禮席也

姚氏際恆曰橋鄭氏謂桔槔未知是否陳可大以橋梁之橋成容若駁之謂古稱梁不稱橋是也

朱氏軾曰陳註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較舊註直截席兼坐臥二件

姜氏兆錫曰孔疏曰橋井上桔槔也所奉席如橋之橫也陳註曰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也今按疏說爲順

方氏苞曰卷席之法宜與縛幣略同卷其兩端而中稍穹横奉之則左右如衡之平而中穹者如橋

齊氏召南曰疏解橋字直以橋梁解之不泥注井上桔槔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孔氏穎達曰坐在陽方則貴左坐在陰方則貴右

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尙右西向北向之席尙左

萬氏斯大曰孔疏因此文連請席何鄉遂謂平常布席如此禮席不然也鄉飲酒禮介坐西南方而鄉東

主人坐東南方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謂升由下降由上升降皆自西方以東西鄉者推之則西方爲上可知矣又室中以奥爲尊祭時太祖位奥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非以西爲上乎

姚氏際恒曰請衽何趾玉藻云寢恒東首此與之違

李氏光坡曰鄉飲酒禮云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記謂主介凡升席自北方降由南方註云升由下降由上與此同惟賓席牖前南面以西方爲下疏云東上統于主人燕禮公席阼階西北面東上統於君與此異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陳氏澔曰兩席並中間空地共一丈

姜氏兆錫曰非飲食之客則講說之客也函猶容也疏曰古者飲食燕享位在牖前列席南向不相對相對者惟講席而已席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兩席相對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凡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是也一云兩席并中間空地共一丈者非　又曰此承上章槩言布席之禮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徐氏師曾曰此與下節皆蒙講說之客而言賓主之禮也

姜氏兆錫曰跪正席敬客也撫者以手按止之也此客答主也徹重席謙不敢居也客踐席將坐主乃坐者終致其敬也此主答客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陳氏澔曰席坐既定主人先問客乃答之客不當先舉言也

姚氏際恒曰此一節教弟子布賓主相見之席法其

下因詳賓主相見之儀也若非飲食之客則客之非飲食者是但爲相見之客耳蓋飲食之客其席宜密遖方足酬酢盡歡若賓客相見其席務須開廣容丈方足周旋揖讓于其間而不至于相褻也此卽下虛坐盡後食坐盡前之意鄭氏以記云若非飲食之客遂杜撰爲講問之客蓋執文王世子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之文而附會之也卽云講問之客亦與侍坐于大司成者絕不類國子于大司成尊卑分嚴故必須間三席若爲平常講問自宜稍近何必亦如大司成之遠乎下云侍坐于所尊敬無餘席如

其解則曲禮自爲矛盾矣此席間之間如字文王世子遠近間三席之間去聲二間字亦不同鄭于文王世子間字亦爲如字作容訓尤謬說詳本篇夫來講問者非弟子于師卽卑幼于尊長不當稱客今儼然主客相敵而雍容揖遜至于主人跪而正席在教者不應過貶若是也鄭又曰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于弟子其辭遁可見又客既來問何爲反待主人先問其非講問之客爲尤明後世踵鄭之誤解稱師席爲函丈若是則師亦當跪而正弟子之席矣可爲發噱執禮解禮之誤如此跪卽兩膝着地之跪坐通名跪跪不通名坐也

姜氏兆錫曰舉舉言也謂坐定時主問客乃答也

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劉氏彝曰將卽席須詳緩而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怍坐後更須整疊前面衣衽毋使撥開又古人以膝坐久則膝不安而易以蹶動坐而足動亦爲失容故戒以毋動管寧坐席歲久惟兩膝著處皆穿是足不動故然耳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賓主就席之禮

方氏苞曰不嫻於禮卽席之頃必有怍容蓋心不安定故外若無所措宋李文靖公後生新進相見之頃

倘至愧怍失容是也下文執爾顏正恐其怍齊裳下緝也摳衣去裳之下齊尺便坐而整飭以爲儀也若齊去地尺則當曰攝齊去地尺玉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則登席不攝齊明矣或疑衣之長若與裳相差則裳之章恐爲所掩然甯戚之歌曰短布單衣適至骭韓退之辭曰佩玉長裾不利走趨則衣必覆裳而不達其下齊可知矣古者衣裳之外倘加韠則不以相掩爲病明矣

李氏光坡曰容毋怍言將就席顏色宜莊或佯傲或急惶皆怍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姜氏兆錫曰坐亦跪也跪而遷移戒勿踰越敬之至也

方氏苞曰古者席地而坐故有此戒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　盡津忍反　儳蒸鑒反

彭氏汝礪曰坐久或顏色怠慢故戒使執爾顏執有持守之義

姜氏兆錫曰虛坐謂講說之席食坐則飲食之席也盡後者致敬盡前者致潔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

讀書食則坐與席齊古者俎豆鋪于席前之地去席尺若坐或後則恐汚席矣執端嚴貌儳參錯不齊之貌謂言未竟而雜以他事也

方氏苞曰凡坐暫爲矜莊久不能自持故以執戒之周官廛人注立而以物求市者曰儳儳者急於求市往往人不與言而強攙以言故以爲比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生

孔氏穎達曰正謂矜莊也顏容通語爾

陳氏櫟曰聽長者言必恭敬雖不當苟同於人又不當苟異於古也此一節言弟子事師長講問之節

陳氏澔曰上言執爾顏謂顏色無或變異此言正爾容則正其一身之容貌也聽必恭亦謂聽長者之言也

楊氏鼎熙曰勦說則蹈襲之心勝而少獨得之見雷同則附和之意多而少折衷之詞必字正與二毋字相應

姜氏兆錫曰顏以面言容以體言必恭猶言正容也擧取他說以爲已有謂之勦說如勦物而奪據之附和人言而無確見謂之雷同如雷發而同應之惟法則古昔稱述先王乃謂善耳

方氏苞曰雷聲或小或大或疾或徐或震或洊隨地皆然終古不易故曰雷同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陳氏澔曰問終則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言也

姜氏兆錫曰此節言侍師長之禮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陳氏澔曰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姜氏召錫曰父以恩師以道故敬同也諸者應之遲
唯者應之速　又曰此章言赴召父師之禮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
吳氏澄曰呂氏以所尊敬三字相屬不若從舊所尊
句斷爲是
彭氏絲曰一說侍坐於所尊敬者常坐席之末不可
便席有空餘
姜氏兆錫曰所尊敬通謂先生長者之屬餘猶空也
席容四人坐近尊者使席端無餘則親切而應對審
也同等不起蓋以壹其所尊敬亦大略不式之意也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
朱氏軾曰尊客之前肅容柔聲安得有叱不叱狗謂
雖狗亦不叱敬之至也
陸氏奎勳曰夜飲非禮之常故陳敬仲猶云臣卜其
晝未卜其夜鄭註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不
若長樂劉氏之說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
也
姜氏兆錫曰燭至則時變食至則禮行上客至則非
同等矣故皆起也四者並承侍坐而言　又曰此章
通言事所尊敬之禮　又曰古無蠟燭照以火炬跋

其本也將盡則藏其殘本恐客見之而以夜久退也
又曰恐駭客聽也
方氏苞曰舊說炬將盡則藏其餘恐客見以夜久辭
非也易炬不愈見夜久而速客之退乎此承上燭至
起而言即主人固留亦不見跋而必退也詩曰厭厭
夜飲燕禮無算樂後有執燭爲燭之文故以不見跋
爲之節
讓食不唾（唾湯臥反）
楊氏鼎熙曰讓食辭讓以食之時
姜氏兆錫曰嫌鄙主饌也　又曰此章類言賓主之

禮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
矣
姚氏際恒曰撰治具之意鄭氏謂猶持也非
姜氏兆錫曰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撰猶持也四者皆
厭倦之容恐妨其就安故請退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朱氏申曰問者異事則對者異儀
陳氏櫟曰君子更前事而別問一端則不敢坐對如
曾子侍坐子問至德要道曾子避席而對子命之復

坐是也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謂因事有所變而敬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閒音閑屏必領反）

楊氏鼎熙曰必待者以君子未命退也

姚氏際恆曰閒去聲隙也鄭氏以爲空閒音閑非

姜氏兆錫曰復白也言欲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左則屏於左右則屏於右呂氏謂不敢干其私也

又曰此章言侍君子者應對進退之禮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噭古弔反）

陳氏櫟曰此言通戒敬身者當如是也毋傾側其耳以聽與不傾聽同

陳氏澔曰上言聽必恭側耳以聽非恭也應答之聲宜和平高急者悖戾之所發也淫視流動邪眄也怠荒謂容止縱慢

姜氏兆錫曰噭高急也淫流動也聽必恭側聽則慢應必和噭應則戾視必正淫視則邪此歷言耳目口諸官也

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反）

朱氏申曰遊宴遊也倨傲也跛足不正也寢毋伏伏則失仰節之節也

徐氏師曾曰行當恭敬立當整齊坐必斂足寢不如尸皆敬也（案徐訓遊爲行良是据者行容之俯遊者行容之仰遊則易倨故戒之）

姜氏兆錫曰遊行倨慢也跛一足偏任也箕兩足狀如箕舌也伏猶覆也此遞言行止坐臥也

方氏苞曰嬉遊之時易至傲慢其立易跛其坐易箕若禮法之地則不必用此爲戒矣

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萬氏斯大曰免如字謂常時不得免冠也舊說讀音問此喪冠矣人縱不循禮豈有無喪而肯服喪冠者

乎

姜氏兆錫曰以髮益髮曰髢古者縚髮以纚不使垂如髢免註謂去也疏謂冠常在首不可去也袒露也褰揭也或袒其裼衣或袒而割牲或涉淺而揭裳之類皆有故爲之若勞而袒暑而褰皆褻也此又言冠服之屬也　又曰此章通言凡人容止服御之禮

方氏苞曰以纚韜髮有定制無事以垂爲戒也婦人寡髮益以髢若男子則第斂其髮不得施髢嫌爲婦飾也莊子曰禿而施髢亦謂婦人若男子雖禿不得施以禿者不免知之也施髢則可免矣

鄔汝龍問斂髮毋髢疏曰髲也髲爲何物世駿曰
髮垂者爲髲以纚韜其髮不使垂而不整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上時掌反
林氏光朝曰屨著綦屨之有繫欲足之加斂也解屨
而後登堂不敢瀆也古人解屨則結襪而前
徐氏師曾曰此言初至解屨之法
姜氏兆錫曰不以屨升於堂以長者在堂故也惟長
者在室則屨乃得升堂矣前章戶外有二屨是也解
脫也謂屨有綦繫脫之也不敢當階蓋以妨後升者
與

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
方氏苞曰長者就屨則跪而舉之以適長者屏於側
待長者著屨也下節乃鄉長者而屨之儀
李若珠問就屨跪而舉之二節兩時事抑一時事
與世駿答曰此言著屨之法不必泥定一時兩事
上節言取屨下節言納屨亦可上節言暫退下節
言辭去亦可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徐氏師曾曰此終退納屨之法面鄉長者而著之恐
背尊也將屨之時則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欲便著
也方屨之時則不跪而但俯身納之亦便著也
王氏炎曰解屨取屨其事甚小古人至謹如此敬長
之心誠一舉足而不敢忘矣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就屨謂獨退也鄉長者而屨謂
長者送之也朱仲晦曰長者送之非是但謂雖降階
出戶猶鄉長者不敢背耳按鄭謂長者送之固未然
然鄭分爲兩時事解則是不然既云跪而舉之不當
又云跪而遷屨矣此疑兩處之文
朱氏軾曰就屨二字總冒下跪而舉之十二字一氣
讀而舉謂納屨也解雖不當階中猶去中不遠屏于

側又遠于解之處然總在階下望見長者故必向上
納屨不敢背長者也跪而遷卽上舉而屏意申言之
以起下文言雖跪而遷之必俯而納之也
姜氏兆錫曰此條舊多疑義註曰就屨謂獨退也就
猶著也鄉長者而屨謂長者送之也疏曰若侍者獨
暫退而就屨則往階畔跪取屨屏退而不敢當階若
侍者禮畢而退爲長者所送則就階側跪取屨稍徙
近前而納足著之也所以俯納而不跪者跪則足向
後而不便納蓋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而已愚按註
疏如此是納屨有二禮也朱子則云註謂長者送之

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戸猶向長者而不敢背耳味朱子之意是侍坐無長者送之之禮第降階就屨而不背之也長樂劉氏又云解屨必不當階取屨必屏而隱避納屨必向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脫之必主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屨之脫納有儀如此味長樂之意是屨之脫納類必如此亦不言有二禮也且據疏所引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者出於玉藻篇侍坐于君之禮疏蓋以事上事長其禮畧同而跪遷俯納者亦必左右以次坐納爾今考玉藻篇云退則坐取屨隱避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

納左坐與跪同是知屏側隱避之時未嘗不跪遷而左右坐納也其必跪遷而左右坐納者以身雖屏側而面必向尊也歷考諸說則本文向長者而屨合屬上文跪舉屏側爲一條而跪遷二句則申上文之詞並非侍坐納屨而有二禮也蓋此及玉藻篇互文起義禮畢退去而跪而取屨屏於其側者乃以明不瀆尊者之義而必以身向長者而屨者又以示不背尊者之意卽玉藻所謂退則坐取屨隱避而後屨也其所以跪而遷屨俯而納屨者舉屨時兩屨在手至屏側納屨必先置地然後漸次跪而遷移而左右俯身

坐納之亦卽玉藻所謂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也舊說不味其互文相足乃硬以暫退而就屨與禮畢長者送之而屨分爲二禮如其說一則徒有跪舉屏側而無遷屨納屨之文一則直以遷屨納屨而別指爲向長者而屨之禮義固難通况各經文及朱子陳氏之說不亦悖哉學者詳之　又曰此章言侍長者脫屨納屨之禮

任氏啓運曰鄭以屏于側爲暫時獨退鄉長者而屨爲禮畢退去而長者送之朱子謂長者不當送愚意鄭所謂送或身略起而目送之與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姜氏兆錫曰此章泛言凡坐立之禮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椸羊支反枷與架同

陳氏櫟曰施衣其上曰椸加衣其上曰枷

朱氏申曰以拭物而上下通用者謂之巾以治髮而疏密有節者謂之櫛

陳氏澔曰內則注云植者曰楎橫者曰椸枷與架同置衣服之具也巾以況潔櫛以理髮此四者皆所以遠私褻之嫌

姜氏兆錫曰雜亂也椸枷以置衣巾以況身拭體櫛

以理髮凡此皆當遠嫌也呂氏曰經雖無文然喪祭男女之位男在堂女在房男在堂下女在堂上男在東女在西坐亦當如之也

朱氏申曰不通問禮問不敢褻也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漱悉侯反

陳氏澔曰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朱氏軾曰不通問不親相問答也或作問遺亦通

姜氏兆錫曰問問遺也諸母謂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不與通亦以遠嫌不使漱裳蓋以敬父

方氏苞曰舊說敬父之道亦所以遠別非也曰諸母則非以例父之羣妾也蓋體兄弟之心而達其敬爾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苦本反

陳氏櫟曰梱中門限所以限內外也外言不入梱男不言內也內言不出梱女不言外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劉氏彝曰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袒其孝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梱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林氏光朝曰內則子生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於童稚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而許嫁則繫纓笄成人之飾纓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者謂許嫁則異宮而處也

姜氏兆錫曰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之義非幼所佩香纓也大故謂大事

齊氏召南曰按二纓之說與賈疏同但此疏云今此許嫁謂十五時雖本儀禮鄭注而意未圓賈疏云按曲禮云女子許嫁纓又云女子許嫁笄而字鄭據此許嫁文而言但言十五許嫁則以十五爲限卽十五以上皆可許嫁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陳氏櫟曰父之姊妹曰姑己之女兄弟曰姊妹己之女曰女子子若已嫁而歸寧還家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顧氏炎武曰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也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于男子也猶左氏言女公子疏不直云女子而云女子子者云云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于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

弟至親兄弟之于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于姑乎況于女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在然則女子子爲己所生之子明矣胡氏謂重言子衍文黄氏以爲女子之子皆非也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己嫁而反矣

姚氏際恆曰若後人行文第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云云足矣必連姑與女子子言者以出嫁有此三等也此古人迂執處更不補兄弟之子與父耳

朱氏軾曰許嫁已嫁猶然未許未嫁可知矣許嫁不入其門嫁反兄弟不同席同食互見也

姜氏兆錫曰女子子重言子者男子女子皆男女之通稱故重言子以見其爲子也兄弟不與同坐食者嫌疑之意無所不致其謹也父子亦不同席者嫌疑雖非施于父子然禮有不得廢也況其他哉　又曰鄭氏曰兄弟弗與同席同器雖未嫁亦然也呂氏曰父子不同席承上文而言父子之間雖男子亦不同席況女子已嫁而反乎愚按本節首言姑姊妹女子子句故下以兄弟父子分疏之如此姑姪亦父子之屬也而陳註父子不同席句徒以尊卑異等釋之則於上下文義未屬而考諸內則復與父母之子雖老不坐之禮相背也且其註兄弟一條以爲遠同等之嫌則似異等者無嫌矣不又自相矛盾乎凡陳註如此類者皆似是實非學者詳之　又曰此章類言男女別嫌明微之禮

方氏苞曰遠同等之嫌第曰女子已嫁而反可矣列言姑姊妹女子子者見踰等及尊卑懸絕者不必嫌也

李若珠問姑姊妹女子子何以重言子下何以專

言兄弟而不及姑姪又下節父子不同席美兆錫欲通上節爲一節其說何如世駿答曰專言女子則姑姊妹亦女子也言女子子則有父可知此記者之法鄭康成儀禮喪服傳注云重言女子子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孔疏云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美欲通父子不同席於上節正以上有兄弟弗與同席而坐牽合之吳草廬纂言之論無深意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王氏炎曰昏禮納采而後問名故非行媒不相知名

納吉而後納徵故受幣而後相親愛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杜氏預曰禮逆女必先告祖廟而後行

陳氏澔曰厚其別者重愼男女之倫也

姚氏際恒曰按取妻日月告君此疑春秋時制亦屬有位者言非庶民也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正襲此不得引以爲證齊戒以告鬼神左傳鄭公子忽取于陳陳鍼子譏其先配而後祖以未告鬼神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娶通

熊氏安生曰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此說雖是尙欠明了其以卜吉卽其異姓卜凶則爲同姓與

朱氏申曰取同姓是無別也

姚氏際恒曰按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婦人如不知姓則書氏蓋姓與氏別常有氏之傳遠寖微而昧其姓者若今人不分姓氏統名爲姓則豈有不知姓之人哉說詳喪服小記下

朱氏軾曰吉則必非同姓也

姜氏兆錫曰不娶同姓爲其近禽獸也妾輕於妻矣然亦卜之者欲審其吉凶以辨同姓與否也　又曰此章指言婚娶之禮

方氏苞曰卜之以決其爲同姓與否非決其吉凶古者有姓有氏氏者庶姓之別於下者也魯之姬姓也季孟臧展氏也齊之姜姓也崔慶欒高氏也周道繫之以姓而不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若第知其氏則數世以後有通姓而通婚者矣惟門祚顯赫姓與氏始並著單微轉徙則氏存而姓失者多矣故妻之姓氏並著者爲多而妾或但知其氏其出微也喪服小記復與書銘男子稱名女子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其姓則書氏爲氏存而姓失者多故禮文備此或曰知

其氏則知其姓矣不知古以王父之字爲氏最易相混如晉有欒氏齊亦有欒氏齊有國氏鄭亦有國氏魯卿同時二叔氏若式微轉徙安知其氏之所從出乎

鄔汝龍問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雖賤亦有父母何以不知其姓世駿答曰古人有姓有氏姓者本之於祖如魯爲姬晉衞亦姬姓魯之叔孫季孫則以王父字爲氏魯嫁女二國同姓皆媵之此知其姓者也其人式微已久離其祖遠或大夫士之

支子分氏則其遠祖之姓或與已同出一祖亦未可定故卜之吉則取之古諸侯之後分氏甚多豈能槩知其姓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賢遍反

陳氏澔曰非有好德之實則難以避好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

彭氏絲曰不與往來豈徒避嫌亦以礪孤子之德慧術知禮豈徒然哉

姚氏舜牧曰謂有介紹相見之禮蓋古人相交必登堂拜母不輕交寡婦之子亦以遠嫌也

姚氏際恆曰此謂寡婦之子非有先見于我我則弗與爲友蓋我若先往見恐致嫌也鄭氏曰有謂其奇才卓然衆人所知若是寡婦之子其得齒於人者鮮矣幼既無父天又不授以奇才異能使其不得齒于人數而無與爲友豈不可哀哉

姜氏兆錫曰此亦前章別嫌明微之禮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吳氏澄曰此言爲彼取妻而致饋遺其辭如此也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爲先祖後蓋有不得已者故不用樂且不賀郊特牲云昏者不賀人之序也是也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如此蓋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是特佐其供具而已非賀也記者殆因俗而名以賀與　又曰此章言婚娶問遺之禮

馮成章問古者設昏娶原爲先祖父慶嗣續之長宜用樂文王得后妃而宮人以琴瑟鐘鼓樂之者朱子訓釋謂當親愛而娛樂之也而呂氏釋禮記賀娶妻者謂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果爾則祭祀怵惕悽愴亦大不得已矣何以獨用樂後世遇喪用樂名曰鬧喪滅禮

傷化固不足道而昏禮非喪比也亦不用樂得毋非人情乎世駿答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關雎所言是平日不是言成昏之時祭義樂以迎來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樂非凶不用樂幽陰之義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姜氏兆錫曰應氏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而財非貧者所能辦非強有力者不足以行禮而力非老者所能勉　又曰此章言行禮之變

續禮記集說卷二

續禮記集說卷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杜氏預曰隱痛疾患避不祥也

陳氏澔曰常語易及則避諱爲難

徐氏師曾曰申繻對魯桓公曰名有五名生爲信（案杜注若唐叔虞魯公子友）德命爲義（案杜注若文王昌武王發）類命爲象（案杜注若仲尼首象尼邱）取於物爲假（案杜注若伯魚生君饋之鯉）取於父爲類（案杜注若魯莊公與父同日）又曰以官則廢職（案杜注若晉僖侯改司徒爲中軍宋武公改司空爲司城）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此可以補曲禮之闕

姚氏際恆曰左傳魯申繻所言較此無不以日月多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姜氏兆錫曰命名有五如左傳名生爲信德命爲義類是也國若晉侯周衛侯晉日月若殷甲乙丙丁隱疾若黑臀黑肱山川若獻武具敖五者非以示教且常語避諱難也左傳云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也

李塨班問名子諸條是國君之禮抑凡名子者皆然世駿答曰凡爲子者

男女異長

孔氏穎達曰文家稱叔（案管叔以下皆稱叔惟末爲聃季云）質家稱仲嫡長稱伯（案若衛共伯）庶長稱孟（案若魯孟孫）

黃氏震曰異長亦示別也

陳氏澔曰各爲伯仲示不相干雜之義也

朱氏軾曰異長亦是別男女意

陳詮問男女異長是男以男之長幼爲稱女以女之長幼爲稱否與世駿答曰猶易言長男中男少

男長女中女少女

男子二十冠而字（冠去聲）

朱氏申曰二十曰弱冠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姜氏兆錫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黃氏震曰字以尊名男冠女笄皆成人而字惟君父之前則名

陳氏澔曰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故字之

姚氏際恆曰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則十

五以後二十以前皆筭之時故不言年數可與內則互相備

曲禮諸文每段皆取文義相生委委屬屬若斷若連極爲有致如此節本言男女之字因男子之字遂及君父前名之義以之厠于中間何其絕去板腐比偶之迹善讀書者兼以此意處處檢校最得古文之妙因嘆後儒將禮記割裂分類豈非夏蟲之見耶

姜氏兆錫曰此章類言稱名之禮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

右末殽戶交反胾側吏反食音嗣膾古外反炙張夜反醯呼兮反渫以至反漿子羊反朐其居反

朱氏申曰膾炙異饌故處外醯醬食主故處內葱渫微物故處末酒漿盛禮故處右

彭氏絲曰膾牛羊魚肉聶而切之爲膾也炙燔肉也處外處殽胾之外也此加饌非主也故在外醯醢也案食禮復設酒漿者蓋食畢用漿以潄口用酒以演氣也

朱氏軾曰據鄭注食左羹右醯又在食之左醬又在羹之右葱渫又在醯之左酒漿又在醬之右共爲一行最近人第二行爲殽胾三行爲膾炙脯修則食竟設之在酒漿之左朐訓中屈蓋脯修俱薄片而長故屈其上截

姜氏兆錫曰此節自處內以上與公食大夫之禮同肉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胾聶切曰膾火炙曰炙骨左肉右分剛柔也飯左羹右分燥濕也膾炙饌之異故居殽胾之外醯醬食之主故居殽胾之內葱渫亦菹類是爲加豆故處席末也或酒或漿又處羹右若兼設則又左處酒右處漿也疏曰脯訓甫甫作卽成也修訓治治之乃成也薄折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修伸曰脡中屈曰朐邊際曰末呂氏曰食脯修者先末

故右之也自此至削瓜節通爲一章備言飲食之禮而此首言設饌之禮也

任氏啟運曰孔云在酒之左愚疑當在食之左而亦左朐右末也孔云朐之末在右以右手擘之便也未知是否鄭氏曰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食禮則當放公食大夫禮云

李若珠問葱渫何物席際曰末亦分左右否酒漿處右註云若兼設則左酒右漿此左右卽上文左右乎抑就羹而分左右也世駿答曰葱是生葱渫是蒸葱鄭康成云處酒漿之右酒漿曲禮云處右

鄭以爲處羹之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
與賓客燕食之禮若公食大夫禮酒漿兼有自分
左右與曲禮不同
郎汝龍問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脯修置外抑置
內又朐爲中屈此何物世駿曰屈中曰朐屈其脯
朐朐然也左朐朐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
取祭擘之便也脯修皆在左邊左則外也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食音嗣
陳氏澔曰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
致辭於主人

續禮記集說　卷四　曲禮上　五

姜氏兆錫曰此降等謂爵降於主人也公食大夫禮
臣於君降食于堂下大夫士相食則否惟大夫士於
卿士於大夫則若降而不遽降故起而致辭若飮食
於堂下然主亦致辭乃就坐也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
朱子曰古人祭酒于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
徹去
徐氏師曾曰此卑客就食之儀若敵則不必然夫禮
要於中而已矣
姜氏兆錫曰延導也古人不忘本每食必每品出少

許以祭先代始爲飮食之人必主導之乃祭也食飯
也胡氏黍稷稻之屬祭所先進者而已若殽之序則
以次徧祭也殽鄭謂通胾膾炙而言也呂氏謂專指
殽而言如舉幹舉骼舉肩之屬也　又曰朱子曰古
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乃徹去王氏
曰客卑一聽于主食至則必興辭祭則不敢先舉胾
殽則不敢先嘗先飽若客敵則不然
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飯扶晚反辯音徧下同
賈氏公彥曰公食大夫爲禮食故先食殽此大夫士
與客燕食故先食胾

續禮記集說　卷四　曲禮上　六

姜氏兆錫曰疏曰三飯三飡也禮食三飡而告飽須
勸導乃更食儀禮公食大夫篇三飯以湇醬鄭註每
飯歠湇以殽擩醬食正饌即此也必三飯後乃導食
胾者以胾爲加也食胾後乃徧食殽矣
齊氏召南曰按特牲少牢初舉肺脊以授尸尸三飯
告飽注曰禮一成也佐食舉幹尸又三飯注曰禮再
成也舉骼尸又三飯注曰禮三成也舉肩注曰不復
飯者三三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
下綍而前終始之次也此文似應云初食脊次食幹
次食骼後食肩

李若珠問三飯食胾何謂三飯何謂辯殽胾食
何饌世駿答曰儀禮賈疏有一飯三飯五飯七飯
至十三飯而止公食大夫禮有韭菹昌本鹿臡麋
臡羊俎膚俎豕俎羊炙豕炙牛炙等上大夫八豆
八簋八鉶九俎庶羞二十皆是正饌而羊胾牛胾
豕胾爲加豆故三飯前未敢食也特牲少牢禮初
食殽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殽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姚氏際恆曰儀禮曲禮古人各自爲書未嘗相通鄭
氏執禮解禮牽強附會反使本文諸義皆誤最爲害

事如葱渫處末則曰殊加也蓋因公食禮正饌惟有
菹醯無葱渫故云殊加不知既謂此爲士大夫與賓
客燕食之禮何爲反殊加于公食大夫禮乎一也于
酒漿處右則曰此言若酒若漿耳兩言之則左酒右
漿蓋因公食禮設酒于豆東又設漿飲于稻西鄭氏
註云酒在東漿在西所謂左酒右漿是也今以但云
酒漿處右不合左酒右漿之說乃以爲若酒若漿之
一記文明言二鄭言一何耶且据彼處右者漿也若
酒亦處右不仍不合其左酒右漿之說乎二也于主
人未辯客不虛口則曰虛口謂酳也据酳是食竟飲
酒盪口之名今以虛口爲酳也蓋因公食禮賓三飯
宰夫執觶漿飲賓坐祭遂飲是彼三飯竟飲漿而漱
故謂此三飯竟飲酒而酳以見其事相當而彼爲漱
此爲酳又以見私客異于公食之禮也不知虛口者
是爲主人食殽未徧客不敢先虛其口以示食竟所
以俟主人也今以虛口爲飲酒盪口迂妄無稽三也

朱氏軾曰祭食十二字一氣讀謂進一殽祭一殽隨
所進而挨次逐一祭之務徧也必言殽者魚腊湆醬
非食之盛者則不祭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謂食竟而盪口使潔及安食也用

醬曰漱以潔清爲義用酒曰酳酳訓演以演養爲義
又曰此以上降等主賓燕食之禮也按後文卒食
一條當在此節之下說見下文

方氏苞曰客雖已飽而主人未辯必微有所食而不
虛口嫌於憎棄主人之品味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
而食

徐氏師曾曰侍長者而爲客非自爲客也故雖少無
執食興辭之禮但視主人之私而答之耳

姜氏兆錫曰饋進饌也鄭氏曰侍長者食耳雖不得

執食興辭拜示敬而已横渠張子曰饋及己則拜否則不拜不敢當體也與御同于長者雖貳不辭同義此言侍食與長者之禮按文義此與後文卒食一條次於上文客不虚口之下則彼此各以類從矣

李若珠問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方氏曰稱施也若敵客又當何如世駿曰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但拜而食若是敵客則當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若珠又問如論果爾則所云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又何禮也世駿答曰此在禮亦無明文以意度之古人不嫌過自卑損

所以答主人之敬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姚氏際恆曰澤沾漬也古之飯者以手著盛器中故與人飯手須絜淨不可用汗汚沾漬其手也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澤字與此同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食非一品飯則止飯而已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

方氏苞曰與人飯則先自盥濯不可使有汗澤非當食而摩手也古人於事尊親賓長之禮無微不達而坐則以席飯則以手非智不若後人也其體驗於天理者蓋詳而所以便其口體則有不暇悉也　按飯黍毋以箸似餘食皆用箸毋摶飯及此條又似專用手未詳何故

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

朱子曰放飯大飯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流歠謂長歠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取飯作摶是爭多也朱子曰放謂放而無節流謂流而不止

方氏苞曰放飯者餘粒散布流歠者餘瀝沾濺也

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咤陟嫁反齧五

結反

盧氏植曰固獲取之爲其不廉也

陳氏澔曰毋咤恐似於氣之怒也毋齧嫌其聲之鬬也

姚氏舜牧曰毋反魚肉謂器中尚有餘不必以箸反撥而盡食之

姜氏兆錫曰口舌作聲曰咤惡其聲也骨齒相攪曰齧惡其狀也反於器恐歷己之口爲穢也投諸畜恐賤主之物爲嫌也求之堅曰固得之難曰獲故備戒之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 箸直慮反

陳氏澔曰毋以箸貴其匕之便也

姜氏兆錫曰揚者以手散熱氣也毋揚嫌欲食之急

毋箸貴用匕之便也

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

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姚氏際恆曰古人取飯以手著器中故有摶飯之說

放飯孟子趙注曰大飯是也少儀毋放飯下曰小飯

而亟之則放飯爲大飯可知大飯謂含餔多小飯謂

含餔少也鄭氏曰放飯棄手餘飯于器中人所穢孔

氏曰手取飯若黏著手不得弗放本器中當棄于篚

無篚棄于會會簋蓋也鄭注既迂孔疏尤鑿棄于篚

與會己固不食之矣然則終棄之乎抑使僕隸賤人

食乎既在篚與會是不終棄而與僕隸賤人食明矣

彼亦人子其能堪耶絮羹絮字如澡絮之絮謂以箸

旋轉之也　此共十五毋字一不字不字指齒決乾

肉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可見毋字重不字

輕古人用字不茍如此

萬氏斯大曰客絮羹四句正明所以不可絮羹與歠

醢之故言爲客而絮羹歠醢主人卽以此辭客將何

以爲情乎故不可也

姜氏兆錫曰用口取食曰嚃就器和羹曰絮取物治

齒曰刺舍羹嘗醢曰歠蓋羹菜用挾不宜以口取食

故勿嚃口容貴止不宜以物治齒故毋刺客或絮羹

則主辭以烹飪無法客或歠醢則主人辭以貧窶乏

味此又釋無絮無歠之意也　又曰濡肉殽胾之類

乾肉脯脩之類決斷也嘬併食也不齒決當治以手

毋嘬炙當食之細　又曰此以上備言食不以禮戒

之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

客坐 卒子恤反齊將兮反相息亮反

陳氏櫟曰飯與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皆親徹謙也

張子曰此錯簡當在前章客不虛口之下

姚氏際恆曰齊醬齊也按齊與齏同齏菹之屬菜肉

通稱內則曰獻孰食者操醬齊此不言醬但言齊略

也鄭氏以爲醬屬混　此一節若在客不虛口之下

爲順但記者于中間雜入侍食禮及零星食禮訖然

後以卒食之禮終之下另言侍飲之禮此與前男子

二十冠而字一節相似記中此類甚多徐氏集註載

張氏說謂此爲錯簡當在口不虛客之下按禮記傳

于漢世未經壁藏火焚安得有錯簡凡集注中所載張說錯簡者皆妄也今集註之書重刻盛行恐人惑其說故辨之後倣此

姜氏兆錫曰自從也齊醬屬也飯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欲親徹此亦降等之客敵者不然也　又曰此條當在前文客不虛口之下說已見上

方氏苞曰禮無不報飯齊主人所親設雖敵者亦宜自徹惟降等乃自前跪以致其恭主人與辭辭其設非辭自徹也主人辭而客坐時相者已受所徹而降也若敵者則自徹而不跪主人無所用其辭故禮無

其文不得據爲不自徹之徵至公食大夫乃君臣之禮故賓自取粱與醬以降而不敢以授人徹時亦不跪乃事之體宜然注疏重複倫類舉彼以證此多所發明然必各就其事分別觀之然後輕重之差見焉

侍食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少時照反　釂子妙反）

徐氏師曾曰受爵則聽於長者飲酒則後於長者皆敬也

姚氏際恆曰禮言不同此節註疏執禮解禮之謬有二拜受於尊所鄭氏執燕禮曰燕飲之禮鄉尊然遺拜受之義孔氏爲之說曰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尊面有鼻鼻向尊示君有此惠也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今云拜受于尊所當是燕禮燕禮不云拜受于尊所鄉飲酒亦無此語宜是文不具耳孔欲牽合此文反疑彼文爲不具一也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鄭氏執燕禮曰君卒爵而後飲孔氏曰此與燕禮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違孔蓋以是相見及玉藻皆云卒爵而俟君卒爵故也于是謂此爲燕飲正禮玉藻及士相見爲私燕之禮其偶合者合之其不合者則加

以武斷二也郝仲輿曰按玉藻及士相見禮皆云君賜爵卒爵而俟君卒爵是以先飲爲禮也故禮不必強同敏於從尊者之命先飲可也讓以待尊者之命後飲亦可也解者謂公私不同飲豈私燕遂無導飲之禮乎此說調停二禮之異亦可通附載之

姜氏兆錫曰尊所謂置尊之所如鄉飲禮尊於房戶之間燕禮大射禮尊於東楹之西之類也呂氏曰古之飲酒貴賤長幼必以次偏鄉飲酒禮堂下之賓樂工及笙無不與獻特牲饋食禮賓兄弟弟子公有司私臣獻亦如之而鄉飲之屬不拜受於尊所豈禮與

侍飲異與　又曰飲盡爵曰釂反席而飲者從其命也未釂不敢飲者謹乎節也　又曰此言侍飲于長者之禮也

方氏苞曰疏謂此記與燕禮合與相見玉藻違而燕及鄉飲酒禮不聞拜受於尊所疑文不具非也禮以義起各緣其事經所舉乃國政官司之守記所傳乃鄉黨燕私之儀其事本異不可比而同燕者君飲其臣之典禮也士相見玉藻所稱則偶值君之稍事而賜之飲非獻酢正禮故越席以拜卒爵而俟其義比於司正舉觶者之導飲宰夫之先嘗若燕則宰夫爲

獻主自宜待君之卒爵而後飲猶侍食於君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也此記乃私家偶然之飲長者酌於尊所自宜就其所拜受若燕及鄉飲酒禮則賓之受爵有席位主人酌致有常儀安得羣就所樊然淆亂而漫無統紀乎（記特舉卑者之拜受于尊所則敵者無此儀）侍飲於父兄師長異於君臣不宜有宰夫先嘗有司導飲之義則俟長者之釂而後飲宜也若祭祀旅酬子弟舉觶於父兄則有先父兄而飲者亦取導飲之意禮之各以義起而即乎人心類如此　祭禮惟見尊彝與酌數而五齊三酒之寒溫無文竊疑尸賓主人正爵必四五舉雖春秋仲月不能凍飲況嚴冬乎儐尸之俎猶熱而後進楚辭挫糟凍飲惟盛夏爲然竊意齊酒必經火齊而後以注於尊罍（器大有蓋冪可久而不寒）及三貳再貳則仍以溫者益之其法已見于天子諸侯祭享之禮故卿大夫以下文畧耳循數推理祭祀饗燕正禮有酌數者必就尊彝酌獻其餘卿大夫士相飲雖陳尊而未必皆於尊酌之故韓奕之詩曰清酒百壺必酌於尊則安用百壺此記曰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則并非士大夫相飲之正禮也若正禮不宜有少者先列坐之事必偶然會聚少長皆坐及時而

陳尊故曰酒進其當受爵者至是始起敵者則立而待獻卑者乃趨尊所以拜受耳雖祭祀之嚴主人所獻不過祝侑長賓長兄弟衆賓之長則尋常燕飲主人酌獻不過所爲設飲及爲客者（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至衆賓則獻敵者宜使人代酌（如冠禮使贊者酌而後賓受之）降等之客則有行爵者（如無算爵）其拜受於尊所必長者加禮而欲親酌故就拜而辭焉若衆人皆然亦不勝其擾矣或曰齊酒理固宜溫而周官食醫職飲齊視冬時何也彼謂六飲食後用以漱濵無妨於寒非獻酬之飲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徐氏師曾曰此因上節而并記之蓋蒙酒食而言推之凡賜亦當如是

姚氏際恒曰上言侍食侍飲下言賜果賜餘則此賜當亦指飲食也苟不明此義啟少賤貪得之心也

朱氏軾曰長者兼齒爵言

姜氏兆錫曰長者賜通爲凡受賜之類辭而後受賓主則然非少賤事尊貴之道也　又曰此通言侍飲食于長者之禮按文義後文御同于長者二句亦當通此爲一條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徐氏師曾曰不敢棄於地也

姜氏兆錫曰敬君賜故不敢棄核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姚氏際恒曰鄭氏謂溉爲陶梓器若萑竹器則不溉殊杜撰凡器無不可溉滌豈萑竹之器便不可溉滌乎且即陶梓器不溉遂呼以爲溉尤不可通按溉即既字史五帝紀溉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注古既字作水旁說文既小食也既與餼氣通中庸既稟稱事又氣與既通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寫即瀉事此謂惟氣之小食在正饌之外者不瀉於他器其餘皆瀉于他器而後食也釋禮者于溉字有邊旁不知即古既字于寫字無邊旁不知即今瀉字其不諳字義如此

姜氏兆錫曰御食謂君食而臣勸侑也君賜以食餘若陶器若木器易洗滌者則即食之或難于洗滌如編織萑竹之器則傳寫他器而食之恐口澤之瀆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餕子閏反

陳氏櫟曰雖父於子夫於妻亦不以餕餘祭之非特不以薦先也

徐氏師曾曰此承上章賜餘而言蓋受君之賜當熟以祭惟是餕餘則不祭戒褻也蓋君雖當尊而祭亦當重忠孝兩盡之道也

芮氏城曰陳澔曰餕餘助祭所得及君所賜食雖尊不以祭卑爲己褻也鄭氏曰食人之餘曰餕凡餕皆祭食其不祭者惟父食子之餘夫食妻之餘熊安謂父之家政既傳妻爲宗婦而燕族婦也疑陳得之

顧氏炎武曰下二句當别爲一節蓋以尊臨卑死者之靈必有所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說者乃蒙上餕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非也　又曰此謂平

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

姚氏際恆曰陳可大曰此謂助祭執事或爲尸而所得餕之餘肉以歸則不可以之祭其先雖父之尊亦不以祭其子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妻此說本朱仲晦是蓋承上餕餘不祭言且合孔子君賜食先嘗不祭惟腥則熟以薦也郝仲輿曰子生則餕父之餘子死則父不得以所食之餘祭之妻生則餕夫之餘妻死則夫不得以所食之餘祭之此說亦可存孔氏曰餕者食餘之名祭謂祭先也凡食餘悉祭若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須祭者言其卑故也按此謂豆間之祭

者古人每食必祭不分卑者之食況父得子餘夫得妻餘此事不當有太迂曲熊氏謂年老傳家事于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子餘夫得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其迂曲如此且於文義亦不甚協陳可大又一說曰此祭是每食必祭之祭食人之餘及于進饌于父妻進饌于夫皆不祭而食按妻主中饋凡夫之食皆妻爲之及其年高爲子所養若是則人一生每食終無祭之日矣尤難通

朱氏軾曰註疏謂祭爲祭先雖食餘亦不可不祭有不祭者惟父食子餘夫食妻餘耳朱子不從註疏解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執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薦先祖即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朱子解最當

姜氏兆錫曰上文君賜餘是食之餕餘也若助祭于君或爲尸而得餕以歸又祭之餕餘也凡此皆餕餘之物不可以祭其先雖父之尊亦不以祭子夫之尊亦不以祭以其褻也　又曰此章言受君賜之禮而末節承君賜餕之意而類及之也

方氏苞曰按饋食禮餕餘皆祭此云不祭者疑朝夕恆食子婦佐饋父母舅姑既祭則子婦不更祭也宗

廟之祭尸亦餕鬼神之餘尸祭故其下餕者皆祭朝夕恆食而餕是以人之餘事鬼神先炊雖卑亦不敢以褻也父不祭子二句此自爲一節與上文不相蒙不祭謂不親饋獻也父祭子則使其子主之無子則使其兄弟或兄弟之子主之夫祭妻略同蓋饋獻必拜非尊者所宜親也舊說妻子所進不祭而食未安舍賓祭而外人之恆饌無非妻之所進者　祭法王下祭殤五蓋使人舉其事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謂無子又無兄弟之子者不得不以夫主然必無拜而饋獻之義若有子則夫雖與事而

不主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朱氏申曰御同於長者與長者同御食於君雖貳不辭貳重膳盛禮也禮意施於長者而不在己故不必辭偶坐偶然而坐禮意亦不在己也

姚氏際恒曰偶坐不辭另爲一義不連御同於長者

姜氏兆錫曰御同于長者謂以侍御而得同之也貳益也有盛饌旨且多也一謂御猶飲諸友之御貳猶不貳胾羹之貳也偶猶匹也謂有賓而因匹于坐也二者不辭以殺席皆非爲己設也　又曰此亦侍飲

食于長者之意說見前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姜氏兆錫曰梜箸也鉶羹有菜大羹則無菜直歠之而已此泛言凡用羹之禮亦前文飯黍毋以箸之類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爲去聲副普偪反華胡瓜反累力果反疐音帝齕恨沒反）

湯氏三才曰此亦槩論食瓜之禮食瓜之制先刊皮次半破次四析次橫斷次巾覆天子分尊而制獨隆故五者兼有之諸侯有四而又降其一謂麤葛也大夫有三不四析不巾覆然猶削也士只有二不刊皮不四析不巾覆庶人只有一惟以手齕之而同半破即一食瓜而正名定分之意寓焉

劉氏彝曰三代之王於府史胥徒奚女莫不用禮以竭其忠孝之誠也如內饔之割烹外饔之刑膴胖雞宛脾熬母珍播曲盡精微皆有制度而況瓜爲時新必薦寢廟也大夫已上皆曰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

姚氏際恒曰嘗疑削瓜細事當日禮記及此不知何

故四析半剖奚與尊卑橫斷中裂蜜皆犯禮故孔氏爲之說曰非爲平常之日當時大會公庭之時也此說雖于庶人有礙庶人不當有公庭會食之事然不得不作如是解耳黃郝二氏極駁疏義之非謂禮不可欺于暗室公庭有禮平日豈遂無禮求之太深正不必耳

姜氏兆錫曰疏曰削刊副拆也蓋刊其皮拆爲四解而橫斷之乃以細葛巾覆而進也半破曰華諸侯禮降故但破而橫斷覆以麤葛巾而已果裸也其禮更不用巾覆疐謂脫花處也但去疐則又降矣齕齒也

禮不下庶人直自斃之耳此蓋公庭禮會之等非謂平時也　又曰劉氏曰大夫以上皆曰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方氏曰巾以絺綌者當暑以凉爲貴也　又曰此歷言爲天子以下削瓜之禮

續禮記集說卷四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汪自強校
高培森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櫛側瑟反隋徒禾反又徒臥反矧本又作哂失忍反詈黎志反

陳氏澔曰不惰不及他事也

姚氏舜牧曰言不惰謂其言急切而不敢怠慢也訓不及他事非訓惰訛不正之言尤非

徐氏師曾曰翔拱也御用也不惰或人問疾或已迎

醫言之必詳而不敢惰也

姚氏際恆曰言不惰對醫及問疾者言必勤懇變味謂兼味也順對下變貌爲言古人之文隨意不拘如此然以兼味爲變味亦殊可會

姜氏兆錫曰不櫛不爲飾也不翔不爲容也不惰無雜語也不御無樂意也食至厭飫則口味變飲至醺酣則顔色變笑至矧是大笑怒至詈是甚怒皆爲忘憂故戒之也齒本見曰矧故謂常也

方氏苞曰父母有疾必志氣清明乃能虛中以體事言而惰是無守氣也於侍養之節必多疏忽矣

有喪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陳氏澔曰有憂謂親疾或他禍患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

姚氏舜牧曰側席是不能正席非獨坐一席也專席是另設一席非單設其席也

姚氏際恆曰此承上節則有憂單指親疾也側席席不正也專席不與人共也鄭氏以側爲特側與專同義于是訓專爲單皆牽强

姜氏兆錫曰舊說側獨也專單也禮賓主之席必有定向有憂則獨席而不對設賓席貴賤之席各有重

數有喪則單席而不加設重席也一說側席謂偏設而變於正專席謂獨坐而不與人共也　又曰此章言親有疾及凡有憂有喪之禮也

方氏苞曰兄百川有言未有禮變於外而內行不變其常節者豈惟天屬之疾身家之患哉凡國邑侵削師旅撓敗荒祲札厲以及三黨閔凶師友在難皆宜揆其分誼寢處飲食以喪禮差之

水潦降不獻魚鼈

盧氏植曰疏云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是也

徐氏師曾曰降下也凡言獻者皆下施於上之辭

張氏□□曰水潦降時魚鼈方孕故不取

彭氏□□曰水潦降時恐人因取魚鼈傷生故不獻

朱氏申曰水深則魚鼈難取

陳氏澔曰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

姚氏際恆曰水潦降疏引左傳水潦方降以爲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不獻又謂或謂魚鼈豐足故不獻二說正相反未知孰是也徐氏集註引張氏謂水潦降時魚鼈方孕故不取以獻胡邦衡以水潦降爲水涸魚鼈易得故不獻皆非

朱氏軾曰孔疏後說爲當謂易得不足貴故不獻也陳氏訓潦爲涸非是

姜氏兆錫曰水潦疏謂天降水潦也魚鼈易得故不以獻

任氏啟運曰孔曰降至也水潦至則魚鼈難得君子不貴難得故不獻　莊椿曰潦水至則蛇虺之屬多化爲魚鼈食之殺人故不獻愚謂或以夏時水禽未成故也孔莊二說亦通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佛扶弗反陸本作拂畜許六反

朱氏申曰勿佛順其性之有所適也

陸氏奎勳曰陳氏用王肅說謂捩轉其首鄭訐戾也爲小竹籠以冒之今養鷹者縫皮韜喙可証鄭說爲優

姜氏兆錫曰佛捩轉也恐其喙啄人故以翼佛之畜鳥則順其性而已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

姜氏兆錫曰疏曰策馬杖也綏上車繩也車馬不上於堂但執綏呈之也甲鎧也冑兜鍪也兜鍪小而易執杖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向也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契苦計反　量音亮）

陳氏櫟曰待以右合左而付粟也

彭氏曰帶殼曰粟去殼曰米

徐氏師曾曰粟米皆重貨難舉故但執契鼓以呈之

姚氏舜牧曰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契蓋互文耳

姜氏兆錫曰契稱右者兩書一札而別之小宰所謂傅別也執右者右爲尊也鼓量器名粟米皆有量有契分言者互文也或曰米可即食爲急故言量粟可久儲爲緩故云書

獻孰食者操醬齊

姜氏兆錫曰醬齊爲食主故操之也加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類

獻田宅者操書致

呂氏大臨曰古者田宅皆屬於公非所得獻此或上賜爲己有者歟鄭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即采地授之君公傳之先祖亦非己可擅以予人者一說如郈成子分宅以居之之類其曰獻者假人使如有之也此說則得之

姚氏際恆曰獻田宅者操書致知在阡陌之後漢儒

之言也

陸氏隴其曰鄭伯假許田君子譏之此周衰變禮

朱氏軾曰君賜田宅亦不得獻人田宅有獻漢書語也

姜氏兆錫曰書致謂書其數而致於人也古者田宅皆屬于公非下所得而獻也豈上所賜邑有故還以獻納否則又或請於上而行之與蓋亦未可强通矣

方氏苞曰采地君所賜不當私獻諸人或受君之賜久而復歸諸公或前人受之子孫不敢專而歸之如春秋傳所載伯石歸邑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子

產爲豐施歸州田之類

任氏啟運曰此如郈子分宅以居之類其曰獻者假人如使自有之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遺云季反弛式旨反辟扶亦反下音避弣音撫鄉音向

方氏慤曰賓主異等則授受異鄉此賓主敵故鄉與客並也

陳氏澔曰還辟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

徐氏師曾曰接下承弣者是時客方承弣不能容手故先以左手接下俟客放手而後承弣次以右手執簫也

姚氏際恆曰尊卑垂帨鄭氏曰授受之儀尊卑一諸解皆承之非也此句單承客授而言凡敵者曰予上遺下曰賜下予上曰獻此本言敵者相遺之禮今特舉尊卑而言以該敵者凡饋物必拜送今左右皆有執持凡于尊卑一皆磬折垂帨而已不拜送也故下節云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雖主人拜受亦不答拜也下文方言主人受之禮曰主人自受極然後受也若上節言主人受而亦垂帨失文理矣

朱氏軾曰接下承弣即是受下句又申言之邵氏謂射德故受弓必謹

姜氏兆錫曰遺猶委也呂氏曰下於上曰獻上於下曰賜敵者曰遺也張弓角內而筋外弛則反是上之者各取其順也簫弓頭也差斜似簫故名也弣者中央把處也尊卑猶言高卑義與上如揖下如授相類帨佩巾也其授受稍磬折而帨垂蓋高卑俯仰之節然也客還辟者主拜則客必答而弓尚在客手不克拜答則少逡巡以辟也　又曰舊註尊卑垂帨謂主

客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磬折而見其帨之垂也今按本文稱尊卑垂帨而已初無所爲主客尊卑相等之義考鄭氏原註云授受之義尊卑一蓋謂主客不論尊卑其儀一也疏家乃云客主俱是大夫則爲尊若俱是士則爲卑而陳註因以尊卑相等括之若如是則鄭註不論尊卑而陳引疏說乃專論尊卑必尊卑相等而後然也其與鄭爲矛盾抑甚矣考張氏註云尊卑垂帨高下之節也馬氏註云禮主佩垂則臣佩委明尊卑俯仰之異也若賓主授受與主臣別則尊卑皆垂帨不異耳今考張氏之說最精馬說

雖非本義然猶有鄭氏註意也學者詳之　又曰自
受者敵客不敢使人受也由從也從客左邊而受則
客在右矣於是主人卻左手以接客手之下而承其
弣因覆右手捉其簫之下頭而受之蓋此時主與客
並南鄉而立然後乃受故其儀如此也　又曰方氏
曰賓主異等授受異鄉敵者則鄉與客並也何氏曰
上言客授主之義此言主受客之儀也
方氏苞曰雖尊卑異等彼此皆垂帨故特表而出之
舊說尊卑相等則然非也此主賓授受之禮雖有尊
卑其儀則同若尊卑懸絶君於士大夫之獻則無親

授之禮矣
進劒者左首
姚氏際恆曰劒首琫也小雅鞞琫有珌少儀云澤劒
首鄭澤此也孔氏謂拊環非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鐏在困反又作錞管反
徐氏師曾曰向主人曰前自向曰後不以刃授示不
傷人敬也
朱氏軾曰戈不執則竪故柄尾鋭
進矛戟者前其鐓鐓徒對反
彭氏曰矛横安兩刃而頭俱鈎向下也戟横安兩刃
一向上而一向下也鐓爲矛戟柄尾
朱氏軾曰矛戟不持則倚故柄尾平
姜氏兆錫曰疏曰進亦遺也或曰猶獻也首者劒弣
環也客在右主在左劒首爲尊故以授主也戈鈎刃
戟也刃當頭而利鐏在尾而鈍故不以刃授矛如鋋
而三廉戟即今之戟授以鐓亦以其柄尾平底也凡
並授則爲左右相對則爲前後
進杖者拂之
姜氏兆錫曰拂拭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徐氏師曾曰馬羊豢畜馴而易制故右手牽之
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
朱氏軾曰禽即下羔鴈周禮所謂禽作六摯是也
姜氏兆錫曰效猶獻也牽以右手便也犬則左者以
右手防齧噬也
飾羔鴈者以績績胡對反
陳氏櫟曰飾羔鴈者覆以布而績畫之
朱氏申曰卿執羔大夫執鴈以爲摯焉飾以績所以
文之也
姚氏際恆曰飾羔鴈者以績鄭氏謂諸侯大夫布天

子大夫以畫此本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鴈飾之以布
爲說也不知此第論繢非論布帛布獨不可繢乎
姜氏兆錫曰禽泛言鳥也左首者猶授劒之意也飾
以繢謂畫布爲雲氣以覆重贄也
方氏苞曰禮所謂執鴈奠鴈皆舒鴈也覲與羔並列
而可覆以繢則爲家禽可知雉用死以難生得也夏
用腒以死者亦難以時得也若鴻鴈則必以機弋罻
羅致之豈能生得而聽人之畜擾且隨地可立具哉
受珠玉者以掬 掬九六反
陳氏澔曰謂以兩手共承之也

徐氏師曾曰兩手曰掬珠玉重寶受之宜愼故開匣
而以兩手共承之也
姜氏兆錫曰謂兩手共承之也
受弓劒者以袂
徐氏師曾曰前言受弓接下承弣又似不以袂者豈
前專受弓而此兼受弓劒與
姜氏兆錫曰謂承以衣袂不徒手搤之也
飮玉爵者弗揮
陳氏櫟曰洗他爵必揮揚之去其餘水惟飮玉爵者
弗揮揚玉器宜愼也

吳氏澄曰此因上文受珠玉以掬而幷記之也
姜氏兆錫曰揮以去滯也恐失墜故愼之
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苴子餘反簞音單笥思嗣反操倉刀反使色吏反
陳氏櫟曰苴藉也簞以盛飯食笥以盛衣裳問如詩
雜佩以問之左氏問之以弓
徐氏師曾曰上言親獻之儀此言爲使之儀也使者
操持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卽習其威儀進退如至
彼之儀容則臨時不至失禮而稱其爲使矣
姜氏兆錫曰裹曰苞藉曰苴謂魚肉果實器物之屬

或包裹之或承藉之也簞圓笥方皆竹器問猶候也
如使之容者初受命時卽謹其升降進退之容如已
至彼地也　又曰此章歷言凡獻贈授受之禮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君言至則主人出
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于君所
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萬氏斯大曰朝服而命必拜而命下堂而受必拜而
受孔子問人於他邦且再拜而送況君乎
姜氏兆錫曰受命卽行不至越宿此言自爲使而敬
君命也至則拜命歸則拜送此言君使至而敬君命

也又曰吕氏曰遣使不下堂使反則下堂者始以已命往終以君命歸故也此又言使於君而敬君命也

方氏苞曰出車之詩至于牧而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則不宿於家三代之達禮也聘禮必待使者告稱載旝而後入朝受命正以君有命即不得更至於家耳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陳氏祥道曰聞識自外者易盈故處之以虛善行自内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

朱氏軾曰讓亦不怠意蓋存一自足之見則不復求

博識矣

姜氏兆錫曰博聞强識而讓有若無實若虛也敦善行而不怠孳孳爲善也陳氏曰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以勤也又曰此章言君子修己之道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吳氏澄曰飲食之禮所以致其歡樂饋遺之禮所以致其忠誠受其半而辭其半使彼致歡致忠於我之意常有餘而不竭盡不至於使人厭倦而難繼故曰全交謂全其交接之道使可常也

姚氏際恒曰呂與叔曰歡謂好于我也忠謂盡心于我也好于我者望之不深盡心于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至于難繼也此說是劉執中謂人致其歡與忠于我而益加恐懼謙晦不敢竭盡人之歡與忠焉此說雖工卻于全交之義不協方性夫謂竭盡人之歡與忠則人之所以施我者厚矣我或無以報之則人將責我而交虧矣此說逆料人施而望報非也

朱氏軾曰禮尚辭讓盡歡竭忠者辭讓之反也不盡不竭即論語躬自厚而薄于人意凡事皆然不第飲食衣服已也

姜氏兆錫曰歡謂好于我忠謂忠于我呂氏曰盡人歡竭人忠皆責人厚者也責厚而莫應則交傷矣不望之太深不要其必致則不至難繼而交可全也又曰此章言君子待人之道也

齊氏召南曰歡交所包甚廣鄭注太泥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萬氏斯大曰孫爲祖尸昭穆同也或問太廟合祭始祖羣祖皆有尸宜如何曰據祭統尸爲祭者子行然合祭必取子行則昭穆有不應者祖尸必以孫然始

祖又何從得孫唯取王族最長行爲始祖尸羣廟有孫取孫無孫取孫之孫行可矣指高祖之祖父二廟世遠未必有孫卽取孫之孫昭穆同也大抵諸經言尸皆主祭父言不必泥也

姜氏兆錫曰抱孫不抱子古禮經語曾子問篇孫幼則使人抱之是也呂氏曰抱孫之爲言生於孫幼此則借以明尸必以孫不紊昭穆之義也

朱氏軾曰此引禮文解所以子不爲尸之故記者若曰爲尸以孫不以子者何也禮文嘗言之矣曰君子抱孫不抱子父于子尊嚴生且不抱死得爲尸乎若從舊註抱孫不抱子且虛說下二句是記者解禮文

謂抱孫者抱爲尸也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故云抱孫不抱子此說亦通

方氏苞曰疏引春秋傳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尙書傳帝乃稱王而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謂祭天亦有尸非也曰夏郊曰唐郊蓋配享者之尸也董伯夏之末丹朱堯之子卽此可知祭天無尸矣張子謂周官節服氏郊祀送逆尸從車不害爲后稷之尸得之

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何氏兆清曰上三句立尸之法爲君尸五句敬尸之道尸必式二句是尸自處之道

姚氏際恆曰君知所以爲尸者此句重拈有意蓋爲尸者皆君之臣君知所以爲尸則弗臣矣鄭氏謂幼不能盡識有告者乃下之迂甚

朱氏軾曰知猶見也必式必以几者尸敬君也

姜氏兆錫曰君尸猶言公尸謂卜吉將爲之也見尸則下之者禮致齊各於家散齊猶得在外及祭之旦俱來入廟故得於路見而下之也大夫士言見君言知者君或不能盡識以告則下也尸不下君者廟門之外尸尊未全不敢亢禮以答故式之而已若廟中

則主拜無不答也車前橫木曰式故乘車者憑以禮人卽名爲式几乃尊者所以養安尸之乘車用之亦以尊尸也　又曰疏曰禮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其尸但卜吉則可不問同異姓也勝國社稷則士尸爲尸虞祭則又有女尸惟祭殤無尸又曰此章言敬尸之禮

方氏苞曰君致齊則不出齊宮尸亦宜然不宜道遇此散齊時事也祫祭尸非一人或以家故入齊宮有先後卿大夫散齊於家以官政家事不可曠也尸無他故散齊皆宜在公宮有故則未及致齊之前皆可入也而散齊期內或有朝賓聘客君亦不容不出故

有與尸相遇之禮曰知者旣卜而知其爲尸則自此見之必下也君自下以其將爲神像也尸不下以其旣攝尊位也惟式而不見君之下爲安猶聘使見主君迎拜則旋辟

疏謂廟門之外尸尊未伸不敢抗禮似未得其義

舊說几尊者所憑以養安故尸之車用之似用之車上車上無用几法昏禮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謂登車時用之也凡登車皆以綏尸貴安重舒泰故用几婦人始嫁用几恐於婚前失容也坐而後憑几尸式則立乘可知矣以是知用以登車也　周公有事於泰山以太公爲尸五嶽視三公姜姓乃四嶽裔

胄也以是推之外祀之尸非其苗裔則疇以爵字

齊者不樂不弔

姜氏兆錫曰有敬事必齊齊也致精明之德也樂則散哀則動故戒之　又曰此章言謹齊之禮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姚氏際恆曰升降不由阼階孔氏据士于周禮祔祭稱孝子同于吉得升阼階案聖人制爲三年之喪以立其大防其小者如升階出入之類皆後之推人子之心爲言所以佐禮所未逮亦以聽人子之自盡而已孔氏必爲之定其不由阼階休止之日其執禮解禮不迂且繫乎雜記上云孤子降自阼階與此不同說見雜記

朱氏軾曰毀瘠不形二句當在頭有創之上至下飲酒食肉處於內爲賢智之過哀者言之升降二句另爲一條謂事死如事生也

姜氏兆錫曰毀猶傷也形謂骨見也疏曰居喪許羸瘠不許骨露骨爲形主故謂骨爲形也門隧者門之中道也呂氏曰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且送死大事將廢而莫行也其可乎不由

阼階不當門隧則執人子之禮未忍廢也又曰此章通言居喪之禮也

徐氏師曾曰教民事死如事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創初良反瘍音羊勝平聲

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徐氏師曾曰教民無以死傷生

姜氏兆錫曰沐浴與飲酒食肉以權制者也故疾止則復初不勝喪謂滅性成疾而不能治喪也

方氏苞曰喪雖主哀而視聽少昏則附身附棺之事悔無可追筋力既困則含襚賻賵君長親賓之臨禮不能答皆所謂不勝喪也

任氏啟運曰居喪而不飲酒食肉哀戚之至情也疾而飲食身也者親之遺也敢不敬歟愛其生將以事死也彼非老非疾而飲酒食肉于汝安乎

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衰倉回反處上聲）

陳氏澔曰七十之年去死不遠略其居喪之禮所以全其易盡之期

姜氏兆錫曰五十始衰故不極毁六十則又衰而不可毁矣七十益衰故優其養且處內而不居廬也

又曰此申上章首二句之意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陳氏澔曰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從死之明日數之爲三日是三日成服者乃死之第四日也

姚氏際恆曰凡殯殮葬卒哭虞祔祥禫等期在生者皆爲來日在死者皆爲往日故曰生與其爲來日死與其爲往日而其使孝子盡禮于來日追喪于往日之意自在言表其義不過如此鄭氏曰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殮以死日數也此士禮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殮又厥明大殮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按鄭謂士死殯殮與生者成服杖不同日故紐合成服杖以死明日數爲生與來日殯殮以死日數爲死與往日然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爲殯則是死之第三日也仍是以死明日數何得爲死數往日乎且以成服杖釋生字以殯殮釋死字以數字釋與字以死明日釋來日

以死日釋往日當日記者豈留如許字義不發但爲此渾淪之辭以待後人釋乎吾不敢信也

姜氏兆錫曰與猶數也成服杖生者事也自死之明日數之爲三日故曰來日治殮殯死者事也自死之日數之爲三日故曰往日又曰此章言治殯之禮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應氏鏞曰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姚氏際恆曰此謂禮貴乎誠不容僞也然亦惟古禮爲然若今世與人之子爲友其父死不能不傷其死

矣與人之父爲友父死而於其子不能不弔其生矣又古云生者爲弔死者爲傷今人謂生者爲傷死者爲弔正相反然于死者傷弔亦得通稱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不知生而弔之近於諂不知死而傷之近於僞又曰此章言弔喪之禮

方氏苞曰弔而不傷謂死者不相知雖弔其子哀情不可作而致也傷而不弔乃禮之變蓋或與死者相知於異國同事於異時其子未之或知而往弔則嫌于以父之行自居而使主人心愕焉故心則傷之而不行弔禮耳若親友鄰里雖不識其子可不弔乎注

以所致之辭別弔與傷而所舉弔辭義皆傷死未足爲據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不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賻音附費芳味反遺於季反舍去聲

陳氏澔曰以貨財助喪事曰賻此三事不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爲可愧也

方氏慤曰表記言有容不能館不問其所舍則知人謂行人耳儒行言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者以此

姜氏兆錫曰以財物助喪曰賻三者皆不問以徒問爲愧也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陳氏澔曰賜者君子與者小人

姚氏際恆曰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王介甫謂爲人養廉得之朱仲晦分君子小人說乃承方性夫解玉藻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之誤也

姜氏兆錫曰朱子曰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故不曰來取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又曰此章言交以誠敬之禮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

姜氏兆錫曰壟墳堆也不登以致敬執紼引棺索也

必執以致力臨喪不笑以哀爲主也後執紼不笑句當在此揖人必違其位以變爲敬也上下文皆言喪此句蓋錯見於此也說見下文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

陳氏澔曰不歌與不笑義同惟食忘憂非歎所也

姜氏兆錫曰不歌猶不笑也不翔不爲容也　又曰此句亦錯見之文飲食在御非嘆時也若有故而歎者則有矣諫獻子而三嘆是也說見下文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陳氏澔曰五家爲鄰相者以聲音相勸相蓋舂人歌

以助舂也二十五家爲里巷歌歌於巷也
姜氏兆錫曰相者舂人歌以助舂也巷歌則歌於巷矣鄰最近里次之故其禮如此
姚氏際恆曰相詩歌名荀卿有成相篇漢志有成相雜辭意古舂者或歌之鄭氏以相爲送杵聲無據

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

姚氏際恆曰講義謂送喪則知生者送葬則知死者陸農師謂送喪有服者送葬不必有服皆似鑿按送喪言其在途送葬言其在墓

朱氏軾曰孔云弔之朝得樂歌是猶東坡所謂未聞歌則不哭也粗疏甚矣至云喪食不歎歎則不飽此又與聖人之喪側不飽顯相悖謬矣
姜氏兆錫曰亦望柩不歌之意也　又曰不由徑不苟取其速也不辟塗潦不苟憚於勞也　又曰上下當有闕說見下文　又曰句當在前文臨喪不笑之下
方氏苞曰送喪謂死於他國而族姻朋友送其柩以歸者不由徑不辟塗潦互相備也送葬必執紼若避塗潦恐柩因之傾側

臨樂不歎

陳氏澔曰亦爲非歎所也
姜氏兆錫曰此句亦錯見之文合樂以鳴豫與進食以致養一也易燕樂之時爲悲歎之境豈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哉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馬氏睎孟曰兵革以威克愛也

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

姜氏兆錫曰陳註此章自揖人必違其位當食不歎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四句之外皆是凶

禮之節記者詳之如此因言每事戒愼則無失禮不但不可失介冑之色而已愚按陳註似矣但味則有二字介冑以上當有脫落蓋歷舉凡色之所宜以及介冑之色而因以君子不失色於人結之非泛言禮於色以外也記文類皆煨燼掇拾而牽合爲訓可乎按上文臨喪則必有哀色語勢正是此類以表記第三章推之其爲雜亂可知矣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君與大夫同出若君過所當敬而撫式則大夫必下車士於大夫猶大夫於君也蓋

尊卑之等如此

方氏苞曰撫問其人而式以禮之非式齊牛入里必式之類

禮不下庶人

陳氏澔曰或云此謂相遇於塗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故云禮不下庶人也

姚氏際恆曰禮不下庶人此語若鶻突賴有註疏為之斡旋鄭氏曰為其遽于事且不能備物孔氏曰酬酢之禮不及庶人皆是也黃敏求疑庶人不可無禮

乃謂其文連續上文為乘車之禮不為庶人而下鑿甚陳氏集說引之不可從

姜氏兆錫曰禮不下庶人古者制禮皆自士始以庶人卑賤且力或不能行禮故也其欲行禮者則假士禮行之而已或說此承上文而言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是不下庶人也但禮刑二句相連今見家語五刑解乃冉有所問於孔子而答之者顧牽上文而為詞可乎

刑不上大夫

姚氏際恆曰刑不上大夫鄭氏執周禮之說謂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夫議其輕重非即刑書乎又引周禮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夫旣云刑殺何云刑不上大夫乎愚按其解莫備于賈誼之說矣曰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耳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行之也今家語亦有此乃撮取賈文耳此正釋刑不上大夫之義顯為明白正大何必引周禮不

經之說而且與本文仍無交涉者哉

姜氏兆錫曰刑不上大夫者古者大夫有罪君聞而譴讓則大夫白冠氂纓造闕請罪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周官掌囚凡有爵及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者蓋請罪之後八議所不赦則無如之何矣然猶必適甸師氏以隱之也況可漫以刑加之乎聖王仁至義盡之意於此可見　又曰此因上論刑而言待刑人之意

方氏苞曰刑不上大夫賈誼所謂造請室而請罪聞

命而自裁是也乃罪之猶可寬假者至九伐之法雖
國君不免於殘況卿大夫乎故周官有爵者與王之
同族刑殺於甸師氏其義並行不悖

刑人不在君側

姜氏兆錫曰人君當近有德者刑人則凶德耳又慮
有匿怨生變如閽殺餘祭之類也又曰此因上論刑
而言待刑人之意

續禮記集說卷五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汪自强校
高培森校

續禮記集說卷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姜氏兆錫曰兵車革路也兵取威猛故不式　又曰
武車亦謂革路革言其制兵言其用武言其象也倚
武故車上旌旛舒散若垂綏然德車蓋玉金象木四
輅之總稱德美在內故纏結其旌於竿也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靑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
載貔貅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靑龍而右白虎招搖在

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姚氏際恆曰載筆載言春秋會盟之事騎始見于春
秋漸行于戰國皆後世之說也以四獸爲招搖星畫
旗尤緯稗之說無與禮事可删也

朱氏軾曰此節一首絕好古詩急繕其怒四字摹寫
入神予嘗閲兵壁壘森嚴旌旗四匝中建大纛鼓靜
金停寂無人語已而風動纛揚如驚鴻乍起急不可
又如雷聲殷殷山鳴谷應奔濤駭浪澎湃衝激乃知
急繕其怒四字之妙　又曰必部伍整齊而後步伐

不亂然所以整齊步武者賴有司其局者也

陸氏奎勳曰舊說騎射始趙武靈王觀春秋傳齊魯相遇以鞍爲几左師展欲以公乘馬歸魯昭時業有之矣

姜氏兆錫曰史史氏也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言方氏曰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載言欲以閱已然之事也下所載者王行警備有變異則以示軍衆代號令也青旌青雀之旌也鳶鳴也鳶鳴則風生塵埃起鴻雁也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此皆畫於旌而載之也士師謂師衆虎皮威猛亦師衆之象故載其皮於旌摯獸總謂虎狠之屬貔貅象之亦畫於旌也獨虎載其皮者蓋軍中自有虎旗而不可混與　行軍行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二十八宿之總名南朱雀七宿北玄武七宿東蒼龍七宿西白虎七宿軍前行取迅捷後取鎮捍左取變動右取沈猛故各象爲旗也招搖北斗杓端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而杓運指四方故軍中象爲旗以指揮行陣也急迫之也繕之言緝也治也呂氏謂作而致其怒也度法也牧誓不愆於六步七步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今夏官司馬其遺法也局謂步分也司猶掌也如立左和門以左司馬掌之立右和門以右司馬掌之是也言左右則前後在其中矣繕怒而法無或失者承招搖在上而言設局而部各有屬者承前後左右而言也又曰此章言軍行之制

方氏苞曰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狩則夾王車所謂載言應主此類其不指名何官之屬而統之曰士者如朝覲會同太史協禮事大師抱天時師有功大司馬執律以先愷樂士師掌軍旅會同之誓誥王巡狩殷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其屬士必載皆故籍以待事疏專以盟會之辭釋恐未安又趙武靈王變服以習騎射則要荒二服之有騎法舊矣周官四翟之隸於王宮者使各服其服執其兵則王巡狩征伐戎夷君長散處并雍河淮閒者必與庶邦君同會時事有車有騎宜也朝會者衆必各以其班序之故載飛鴻以示其義又士師在前無警備之理蓋大師之誤也注疏皆以士師爲兵衆或爾時尚未誤雖天子征巡或所過之地正蒐閱築城鑿池而衆聚焉或諸侯奉王命討不庭而師屯焉亦宜舉類以示衆又偏戰必備三軍有主有輔決機制

勝挫銳乘瑕或先用左右或先用前軍招搖所指則將士奮勇推鋒而前或敦陳鏖戰以守所謂急繕其怒也

齊氏召南曰繕陳氏集說讀如字引呂氏解云繕言作而致其怒不必讀爲勁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馬氏端臨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報讎之道惟其稱而已公羊論九世之讎則失之太過而報非所敵漢法不得報讎則失之太嚴而無以伸孝弟之情

皆非禮也

顧氏元常曰如人矯王命而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未易搖動且王命在焉亦當隱忍若不顧理之曲直勢之可否輕相搆害此刑僇之民大亂之道也

姚氏際恒曰此亦衰世之習非先王之法也聖人以直報怨之旨謂何交游之讎更入游俠尤不可訓

朱氏軾曰交游之讐不同國謂不與同仕一國也蓋公道既不行于上私義又莫伸于下惟有推而去之或避而遠之庶此耿耿不自由之苦衷可質吾友于地耳若鄭註云不吾避則殺之此與朱家郭解之椎剽亂禁何以異乎或云子不能報故兄弟報之兄弟不能報故交遊報之朋友無所歸死于我殯讎于我復是或一道也然檀弓論居從父昆弟之讎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是主人不能報雖從父昆弟之讎亦付之無可如何今于交游之讎儼然稱兵爲戎首不亦惑乎

姜氏兆錫曰弗與共戴天者誓不俱生也不反兵者常以兵器自隨不反而求兵也不同國則各居一方而已蓋復讎之義如此　又曰呂氏曰殺人者死古

今之達刑也然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其殺之而不義者則告殺者於有司而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也而復讎之文雜見於經傳者豈其人挾勢盛赫故讐者遇則殺之而不暇告有司與

方氏苞曰周官調人有辟諸外海之法蓋過誤而殺傷或在八議不得已而宥之以遠者然正其名曰辟則孝子必伸其志亦不復加罪也

任氏啟運曰按檀弓孔子言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讎仕不同國大戴禮父母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

讎弗與聚國朋友之讎弗與聚鄉族人之讐弗與聚
鄰春秋胡傳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
黨朋友之讐不同市朝則此記者過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
之辱也

姜氏兆錫曰四郊城外四面之郊軍壁曰壘荒猶穢
也不能謀國數見侵伐故多壘土廣人稀經理無法
故棄而不治二者固皆卿大夫之責士卑不與謀國
而田里亦其職也故其言如此又曰此章言大夫士
當思遠辱之道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
之牲死則埋之

朱氏軾曰鬼神所用之物埋而不焚敬之至也鄭孔
謂不知鬼神用不用謬甚

姜氏兆錫曰惰懈也　又曰呂氏曰人所用則焚之
焚之陽也鬼神所用則埋之埋之陰也

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

姚氏際恆曰疏言謂士非

姜氏兆錫曰俎必自徹以出者不敢視賓客過也疏
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助君祭則君使人
歸其俎若大夫以下自祭則使人歸賓俎又曰此章
類言喪祭之禮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
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
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

萬氏斯大曰謂二字為名者不偏主一字諱之也若
主定一字諱一字不諱是為偏諱

姜氏兆錫曰葬而虞虞而卒哭至此乃諱者其前猶
用事生之禮也　嫌名謂字不同而音同者二名謂
名有二字者偏皆也嫌名偏諱二句錯簡當在詩書

不諱之前逮及也諱王父母者推父母之心也故父
母沒不諱然此亦謂庶人而已若有廟以事祖者不
然也私諱不避于公家私家宜諱其先君也臨文何
氏謂執禮文行事時也二者一恐惑于學習一恐誤
于承用也一云臨文謂為文章也廟中之諱以卑避
尊如有事于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是也

方氏苞曰此節子與父同諱之禮蓋諱王父母所諱
也王父之諸父兄弟王母之父母兄弟皆父母所諱
而已所不必諱也故於父母之前亦不敢舉其名若
王父母則恩隆義重豈以父母之存沒間哉大功小

功不諱則旁期皆諱矣況王父母乎
任氏啟運曰外諸侯之大夫不諱天子所諱遠也大夫之士在大夫所亦諱諸侯所諱同在一國近也若天子之廟諱則諸侯之大夫士皆諱　又曰廟中不諱下而諱上若祭祖則必諱曾祖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陳氏澔曰夫人之諱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
姚氏際恆曰卒哭乃諱古禮與今異今生時已諱矣二名不偏諱或云偏當作徧如是文義更明不逮事

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其言亦有滲漏處若不逮事父母而王父母撫之者亦將不諱乎鄭氏以其未可通謂此爲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又非按中下士祖禰共一廟庶人祭寢亦共事祖禰豈以有廟無廟而分諱不諱乎此何禮也君所無私諱則公諱自可知大夫之所有公諱諱辟君則私諱亦可知也此古人立言之妙或因有大夫字遂于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之文謂言公諱則君與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此不諳文義而作爲支蔓也凡諱至期而止大功小功不諱是也雜記下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按王父母于父爲祖于己爲曾祖服小功于父爲兄弟于己爲世父叔父服期于父爲世叔叔父姑于己爲從祖從姑服小功於父爲姊妹于己爲姑服期與大功則是大小功皆諱矣繁縟難行禮言之不同也馬彥醇執雜記之文爲雜記言以父之諱而諱之是大功小功有所謂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按此但言大小功不諱未嘗有所分別如上文逮事父母不逮事父母之例何必强爲紐合乎皆執禮解禮之謬

朱氏軾曰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不諱田氏馬氏所云謂若父之所諱已雖功服亦必從父諱之
姜氏兆錫曰質猶對也婦諱不出門釋臣不諱夫人之諱之義蓋夫人諱亦應不出宮門也宮門以內婦寺之屬諱之而已　又曰恩輕服殺故也
方氏苞曰大功小功以同等言如外祖父母之小功則諱矣與從祖昆弟名同則諱豈國俗或有異耶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姜氏兆錫曰馬氏曰問禁慮得罪於君也問俗慮得罪於衆也問諱慮得罪于主人也　又曰此章言諱

尊諱親之禮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陳氏澔曰外事巡狩朝聘盟會之類內事如宗廟之祭冠昏之禮
姚氏際恆曰剛日謂甲丙戊庚壬柔日謂乙丁己辛癸鄭氏謂出郊爲外事是郊亦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治兵孔氏謂外事郊外之事俱是已然郊特牲曰郊之用辛又春秋凡郊皆用辛何也孔氏謂內事郊內之事社稷是郊內是已然郊特牲曰祀社日用甲書召誥曰戊午社于新邑何也孔又謂郊社尊不敢

同外內之義此自謂郊社之外他禮然則果何禮乎此一說之不可通也崔氏以其不可通謂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用兵之事謂詩吉日庚午春秋壬午大閱甲午治兵是已然春秋乙卯戰于邲己巳戰于城辛巳戰于殽之類何也宗廟之事謂少牢饋食用丁巳春秋己卯烝乙酉吉禘于莊公丁丑作僖公主辛巳有事于大廟是已然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崔氏謂告祭非常禮此曲說士虞禮始虞用柔日三虞作哭俱用剛日何也此又一說之不可通也陳可大謂巡狩朝聘會盟皆外事冠昏皆內事然春秋盟會多柔日何也喪祭鬼事或用柔日冠昏人事用柔日何也女昏或稱內男冠稱內何也此又一說之不可通也然則內外事必當屬何等事耶郝仲輿曰其說附會小雅吉日詩未足憑或有然
姜氏兆錫曰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己辛癸爲柔外事內事諸說不一據註則郊以外爲外事以內爲內事崔氏則用兵爲外事廟祭爲內事陳註則朝會師田之類皆外事喪冠婚之類皆內事今按諸說各有所援而下篇云內事曰孝子某外事曰曾孫某是祭其先爲內事祭外神爲外事也然則下篇爲正而以

諸說參之與　又曰游氏曰外以剛內以柔此謂順其陰陽也聖人之治天下本之以自然行之以至順三才之道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義者陰與柔之屬也古人以是二端盡陰陽之理柔從陰剛從陽外從剛內從柔此自然而至順者也
方氏苞曰內外不宜以國中郊外爲斷社稷在庫門之內天子大學在國中皆不得爲內事惟王宮之五祀或不得爲外事耳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

日吉事先近日

姚氏際恒曰禮文本明大半爲註疏解壞其尤誤世者多在强分天子諸侯大夫士也如既文曰凡則天子至士皆在其內矣孔曰以旬之外曰遠某日爲大夫禮旬之內曰近某日爲士禮執儀禮少牢特牲以證無論少牢非專言大夫禮特牲非專言士禮而凡卜筮日之非專言祭日也卽下云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豈大夫惟喪事士惟吉事乎不可通矣乃又謂喪事先遠日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則亦不能堅持其旬外遠某日爲大夫禮之說矣喪

事先遠日本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姜氏兆錫曰旬十日也用日在十日之外主人告筮者則云欲問遠某日用日在十日之內主人告筮者則云欲問近某日也喪事謂葬若練祥之屬吉事謂祭若冠昏之屬喪是奪哀之義子心有不忍卽行者故卜先遠日不吉而後及近吉則反是故卜先近日不吉而後及遠也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姚氏際恒曰卜筮不過三因僖四卜郊春秋譏之而云卜筮不相襲因左傳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而云註說不誤表記亦有此文鄭又曰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分大事小事非也然不相襲之義于洪範謀及卜筮龜從筮從之說未免不合諸家以其不合多曲爲之說呂與叔曰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若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此周禮說洪範龜筮並用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陸農師曰大事先筮而後卜筮不吉雖卜可也非所謂襲謂若卜筮不吉又卜筮之方性夫曰三卜之矣而又卜之是卜與卜相襲也筮亦然馬彥醇曰大事有時日而用卜小事無時日而用筮天子無筮

而以卜爲主諸侯有守筮而以筮爲主以故不相襲也按呂說分常事大事記文無此義陸說亦迂折方說仍是卜筮不過三之義馬說卽表記之文分大事小事天子諸侯記文皆無此義大抵古人之言多有不合者如曲禮與洪範正不爲之隱避耳

姜氏兆錫曰曰命辭也假藉也泰者尊之之辭卜則稱泰龜筮則稱泰筮言爲卜吉日藉爾神吉凶常可憑信而決之此約舉命耆龜之辭也　又曰過踰也襲因也不過三日自所卜筮者而言如近日遠日之屬上辛不吉至中辛中辛不吉至下辛終不吉則止

也不相襲者自卜與筮而言如卜不吉則止不因而更筮筮不吉則止不因而更卜也　又曰呂氏曰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若大事則否如洪範龜筮從逆之類龜筮並用如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是也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愚按呂說善矣但所引洪範之屬乃卜筮兼用之義非卜筮相襲之義夫因卜不吉用筮筮不吉而用卜乃名爲相襲若本當卜筮兼用即已得吉猶用也是乃合觀若君龜若筮若卿士若庶民五者從逆之大小多寡耳豈得以相襲名之哉不過

三之義乃易事以占故至再三若不易事則更無再三之理矣易蒙卦云再三瀆瀆則不告可考也

方氏苞曰陳從王曰再三之瀆易所明戒記者豈專據春秋傳郊三卜禮四卜非禮而言與

任氏啓運曰卜筮之禮天子之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大夫命龜三涖卜之官以主人所卜之事命卜史曰事命卜史以告曰述命卜人作龜復命之此所謂假爾泰龜有常卜人之詞也命筮二主人一筮史再也士命龜二命筮一其卜之法有主人有涖卜有命龜有作龜卜之日天子諸侯西面冢宰宗伯北面受命卜於廟門冢宰宗伯涖北門東西面龜人奉龜闑外席上西首肆師詔相太史太卜卜師各執事門西東面行立若君親卜則北面太史眡墨太卜眡高命龜卜師作龜筮之法大畧與卜同但筮者北面耳國之大事崔靈恩云天子用三代蓍龜三卜三筮愚按書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是三卜三筮也周禮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後卜愚按筮短龜長故大事先筮後卜亦小者先即事之意晉獻公卜納驪姬文公卜納襄王皆先卜後筮禮之未失也

孔云三筮皆凶則不卜若一吉猶卜中事惟卜不筮小事惟筮不卜愚按所謂大事如大征遷國定關係死生存亡乃卜筮並用若祭祀雖爲大事然禮之常故天子諸侯用卜大夫士用筮卜筮不竝用也祭祀有定日不用卜者迎氣用四立大采朝日用春分少采夕月用秋分凡卜日皆不可用此素定之日故曰不犯日月也有定日而亦用卜者南郊及祈穀祭天用三辛日次第卜之北郊及春祈秋報社稷用三甲日次第卜之祭宗廟則或用丁或用己先卜上旬次中旬下旬故曰吉事先近日也公羊穀梁皆云卜郊

三代之正月郊三卜不吉則不郊天尊不敢瀆亦不
褻也宗廟卜四時之首月三卜不吉則以仲月上旬
祭祖親祭不敢廢也若小祭祀則隨所擇卜之並無
定日矣又剛日柔日亦據常理大槩而言若特有事
及因事而舉則亦不拘如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
戊辰烝祭歲是也又有別取義者如卒虞用剛日欲
神成立之義也

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
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
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與音預踐鄭讀善王如字

許氏慎曰猶玃屬豫象屬猶疑于事後豫疑于事前
故借為進退不果之喻

王氏肅曰踐履也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

吳氏澄曰卜筮之用有二占日與占事也用之以占
日使民信時日用之以占事使民決嫌疑

姜氏兆錫曰筴蓍也申上文以起下文也　又曰猶
與二獸名性多疑人之善疑者似之如二事此可彼
亦可是嫌疑如一事或曰可或曰不可是猶與也日
謂諏日也踐猶履也有疑而問之卜筮聖王且不專
況下民乎時日則信而不疑也祀神則敬而不褻也
法令則畏而不玩也嫌疑物混而相似故決之猶與
事行而不斷故定之皆卜筮使之然也若有疑既筮
而中不信諏日行事而身弗踐是不誠矣不誠豈尚
有物哉故引此言以結之也　又曰此章類言卜筮
之禮

方氏苞曰古者立法施令必降命於社稷宗廟山川
五祀正祭之後而祭之時日必決于卜筮故民知敬
鬼神信時日則益知法令之可畏三者合而為一其
義乃著離之則畏法令與卜筮全無交涉易曰聖人
以神道設教亦謂此類耳決嫌疑如買妾不知其姓

之類既問於筮不可復以私意擬議謂占者所決為
非也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
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
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
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盧氏植曰軨轄頭轊也

姚氏際恆曰效猶前文效馬效羊之效謂進獻也鄭
氏謂白已駕此臆解奮說文翬也大飛奮衣謂衣如
飛鳥鼓翅此古人用字之妙鄭謂振去塵何其迂執

平騶騾通馬疾行曰馳不馳而小疾曰騾緩行曰步上文五步下步路馬皆此義故天子車駕出行因曰步洛誥王朝步自周是也門閭溝渠必步謂君車所過凡道有門閭陿隘則不可疾行溝渠高下疾行恐致傾覆僕御者法當以步也門閭必步卽下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及入國不馳之義步字與上騾字相應此句不蒙上顧命車右就車另爲一義鄭孔誤連上文作解謂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則臣下步行溝渠是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此車右勇士之禮按君式賢人之禮則有之從無槩式庶民門閭之事若然何獨曰式某賢之閭乎下君子入里必式謂入鄉里始式則其餘不式可知人君豈反槩式乎必不然矣所謂不誣十室此卽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說曲引無涉車右君車之右卽所以扶持君車也豈必下車步行始必扶持乎以詔僕御之禮而謂之詔勇士之禮皆迂拙之甚者也

朱氏軾曰立止也驅車五步而停止也

陸氏奎勳曰陳氏騶音騾本鄭氏說愚謂如字作騶從觧自通

姜氏兆錫曰策馬杖也僕執以立其職也　又曰展

之言省也軨者車轄頭也效試也車旣駕行必由轄故展視轄頭而卽試乘之也舊說效曰也入而效曰於君也奮之言振振去其塵也從右升者君位在左避君空位也貳副也綏者登車索也正綏擬君之升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取以升車而君猶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乘之也轡者馭馬索也一車四馬中兩馬夾轅名服馬兩邊各一名驂馬四馬凡八轡而兩驂馬內轡繫於軾前因分其六轡半納於左之空手而半納于右執策之手中也驅馬五步卽止而立以待君出也　又曰并合也合六轡及策納一手中而以一手取正綏授君以登也攘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令侍從執役諸臣皆郤避以便馳騾也

又曰撫僕手者以顧命車右故也就上也凡君乘車君居左僕御居中勇士在右而車右必奉命而後敢上故命之也必步謂車右也禮君子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又溝渠險阻亦須下而扶持之此所以步也僕不下者僕下則車無御矣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朱氏軾曰兩不然謂不降等者凡僕人兼降等敵體

姜氏兆錫曰凡爲僕者必以正綏授人不但臣於君然也若僕等級卑下如士於大夫之類則直受之不然則必致辭讓也　又曰降等則受矣然猶撫止其手者如不欲其親授然亦讓道也不降等者己雖不欲受而僕必授則又郤手從其手下而自拘取之也　又曰此章言僕御駕車之禮

方氏苞曰僕者降等雖可受然必撫其手以示不敢當敵者雖不可徑受而僕終不可以不授故自下拘取之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

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孔氏穎達曰迎賓客則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是天子禮

姚氏際恆曰卿位鄭氏謂卿之朝位則是人君下臣之虛位必無此理呂與叔謂卿立于位以候君過君過之則下非卿之虛位也亦迂折且如是何不避之無使君勞乎愚按此君子指人臣而言故下曰入國入里謂凡爲大夫士者必下卿之位貴貴也此位字亦不必定于朝位

姜氏兆錫曰式者敬老也下者敬大臣也禮君出則過卿位而後登車入則未至卿位而先下車也不馳者恐車馬蹴蹂人也必式者十室猶有忠信況二十五家乎所謂不誣十室也　又曰鄭氏曰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愚按呂氏註云不入大門敬之也不立乘安之也則君子之式且下也蓋亦以爲敬而不馳亦以安人與犬馬句則因乘車之禮而類及之也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姚氏際恆曰御鄭氏訓迓自當如是解但前後言御

車此獨以御爲迓終可疑

姜氏兆錫曰御迎也以貴迎賤敬君命也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

盧氏植曰蓌作蹲

朱子曰蓌有所枝拄不利屈伸

姚氏際恆曰蓌從艸以謂尨茸不調順之象唐陸氏孔氏謂挫也挫損其威恐非古人用字之義鄭氏謂猶詐也益屬臆說字書竟以蓌字義爲詐且音詐可笑也

姜氏兆錫曰介甲也朱子曰蓌者言其枝拄不利屈

伸也又曰此二條於上下文不屬蓋言禮之以君命伸與禮之以軍事殺而類及之也

任氏啟運曰亦用肅拜也左傳郤至三肅使者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姜氏兆錫曰祥車猶言吉車疏謂葬禮用生時乘車爲魂車故名也曠空也車貴左僕偏在右空左以擬神也乘君之乘車則不敢爾者王五路玉金象木革王自乘一而已餘四則從臣乘之若空左恐疑於祥車也左必式蓋雖居車左而不敢安於左矣又曰此言乘君車之禮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姜氏兆錫曰進猶前也疏謂僕在中婦人在左進左手以持轡使身微相背遠嫌也　又曰俯謂俯首也禮以相向爲敬故進右後左而俯首以致敬也　又曰此言僕御執轡不同之節

國君不乘奇車

盧氏植曰不如法者之車也

姚氏際恆曰奇讀如奇耦之奇猶郊特牲云鼎俎奇奇車猶後世言單車　君行必有陪乘謂之副車上文之乘君乘車是也所以備非常故國君不乘單車而出鄭氏釋爲奇正之奇非

姜氏兆錫曰奇車註謂奇邪不正之車獵車衣車之屬也疏謂獵車即今之鈎車衣車如鼈而長也一謂奇如奇耦之奇言別有副車也

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巂惠圭反

陳氏澔曰立謂立於車上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不廣欬者慮聲容之駭聽也不妄指者慮手容之駭視也巂謂規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立車上者視當如是也式謂憑式也馬駕車其尾近車闌式時不得遠矚但得視馬尾而已不過轂即車中不內顧之意也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彗音遂徐雖醉反卹勿舊讀窣沒今如字

吳氏澄曰彗卹謂掃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彗卹句勿驅二字句兩轅中閒相去之度爲軌馬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不出軌也

姚氏舜牧曰彗掃也卹恤也彗掃而加存恤焉勿急策以驅前

姚氏際恆曰策彗策之如彗者彗帚也卹者少少不加深策也勿驅所以明其卹也塵不出軌所以狀其勿驅也勿驅猶入國勿馳鄭氏讀卹勿謂搔摩杜撰

朱氏軾曰勿驅句較直截

陸氏奎勳曰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朱子云然鄭氏以卹勿爲搔摩改讀迹沒甚迂本文明云以策末卹之而勿驅則塵不出軌陳氏自誤句讀爾

姜氏兆錫曰策篲朱子謂策之篲若今韋帶也卹勿猶搔摩也入國不馳唯以策篲微近馬體搔摩之而已蓋不用鞭策也重轍曰軌行緩故塵埃不揚出軌

外也一云國中以策篲卹句勿驅句篲卹二字相連如搔摩之義亦通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賈氏公彥曰路大也故人君路門路馬之等皆稱大

姜氏兆錫曰下謂下車也首二句文誤熊氏謂當作國君下宗廟式齊牛也又曰此章中二節泛言乘車之儀而前後指言君大夫士之異禮也

齊氏召南曰經文自誤當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疏引熊氏說正之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姚氏際恆曰國君下齊牛式宗廟熊氏謂宜云下宗廟式齊牛是也以足蹙路馬皆有誅即以誅訓責然亦過嚴非先王之典禮也

姜氏兆錫曰路路車也謂臣乘君之車馬以習儀也禮君乘車居左勇士右僕馭執鞭授綏今臣乘君車居左必衣朝服以示敬鞭策但載而不用其車自馭以行而無僕授綏亦不敢使車右以綏授己而居左亦必式而如不自安凡皆敬也　又曰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必中路者以邊側卑褻且或傾跌也蹙踐

芻草誅責也齒者閱其齒以量年數也馬氏曰察馬力必以年校馬年必以齒而亦責之者非其所職且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又曰此章言敬君路馬之禮也

方氏苞曰乘路馬蓋始以馬駕路而閑習之所以別於乘路車也必朝服僕與車左右之所同也載鞭策不敢授綏謂御者也蓋不敢授左右以綏而使自登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己前見而覆舉左必式者明不獨陪乘必式調駕時亦必式也右不式者時視險易而登下無常也舊說自馭以行不敢使車

右以綏授己似據周官有自左馭之文然惟大僕前王則然非乘倅車者之常儀也果自左馭尚可以式乎曰步路馬所以別於乘也謂無事時行之以達其氣非然則馬以生疾

續禮記集說卷六

浙江書局刊

金承詰校
王家賢校
孫祖燕校

續禮記集說卷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姜氏兆錫曰奉持者仰手以當心提挈者屈臂以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音注音妥

孔氏穎達曰凡常提物尚得當帶今為士提物更在帶下者士卑故厭降在下也

姚氏際恆曰衡與綏皆準車上之器為言衡高七尺七寸中人八尺衡蓋與眉齊綏登車之索正立執綏蓋與手齊上衡者在眉之上平衡者與眉齊綏之者在心之下與手齊當執綏處曰綏之如挽其綏也後云國君綏視大夫衡視與此同但此以高下言彼以遠近言也鄭氏以衡為心以綏為安非又此處以綏為下後國君綏視以綏為高前後游移故益知不足憑也

姜氏兆錫曰上高也衡之言平此謂當心而平也當心如衡平故謂當心為衡綏垂下猶天子器不宜下

故上於衡諸侯與衡平降於天子也大夫綏之又降
於諸侯也士提之則又下矣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
不舉足車輪曳踵
姜氏兆錫曰主者通王侯大夫士而言克勝也如不
克聘禮所謂上介執玉如重是也尚上通方氏曰右
手力強尚左所以為容下右所以致力也舉起也足
後曰踵謂其行不全起足而曳引其後踵如車輪之
運於地也此執主器之行容也佩玉佩也謂僂折如
磬之背而玉佩從兩邊懸垂也此執主器之立容也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姚氏際恆曰立則磬折垂佩一句汎言立容宜如此
也因垂佩而及主臣竝立之儀君有時不垂佩者則
佩倚是也臣有時不止垂佩者則佩委是也孔氏謂
此是授受時禮蓋附會上尊卑垂帨而云絕不足据
何獨不得曰言語時卽古者君受朝覲皆立
姜氏兆錫曰此卽執主器之立容而推言之也言立
容雖以垂佩為正而臣於君尊卑殊等又當視其高
下之節而倍致恭敬之容微俯則倚前小俯則垂下
大俯則委地皆於佩見其節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藉在夜反裼星歷反
賈公彥曰凡服四時不同冬襯身褌衫又有襦袴襦
之上有裘裘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
之等見裼衣者謂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
萬氏斯大曰儀禮聘禮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此條
蓋卽是語而申之有藉謂既聘而享束帛加璧璧在
帛上如物有承藉然無藉謂執圭行聘特達無所藉
按聘禮聘之日賈人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賓襲執
圭入門左揖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執襲受玉賓
出公側授宰玉所謂無藉者襲也賓既出公裼而降

賓乃裼奉束帛加璧享君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
公受幣賓出所謂有藉者裼也古人冬月衣裘行禮
有當裼時有當襲時不得相因大抵禮盛則襲禮殺
則裼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又曰服之襲也充美
也裘之裼也見美也聘禮盛故襲享禮殺故裼　按
裼有與袒連言者見於詩見於孟子大都皆傲慢不
恭之狀有與襲對言者見於聘禮之賓主見於曾子
子游之弔而最詳于玉藻之篇大都皆行禮時文質
相變之宜二者不得相混鄭氏注聘禮云裼者免上
衣見裼衣凡襢裼者左玉藻云裼衣之上復有衣袒

而有衣曰裼賈疏云冬時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裼者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襲者掩之孔疏云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說微不同皆不免與袒裼混愚考玉藻言諸裘皆言衣以裼之知裘外之衣謂之裼衣也又言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裼衣卽朝服矣卽如既聘而享賓主必裼以將事則裼衣非禮

服乎推此則凡裘外之裼衣皆禮服矣其謂之裼者何說文裼字從衣從易裘因事變衣因裘易也又裼有裼義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衿裘上衣裼衣胸前裘色自然微露如袒者然是之謂見美是之謂盡飾故曰裼其襲奈何玉藻云服之襲也充美也夫其於裼曰裘之裼裼在裘外也於襲曰服之襲襲在裼外也裼衣見美盡飾而加衣以掩之使美充於內而不外見故曰襲然經不詳襲衣之制據說文釋襲爲左衽袍古唯大小斂之衣皆左衽非聖人所許反復思之疑卽深衣也古人禮服無衽中衣袍襗之屬有右衽不必有左衽唯深衣右衽在外當右旁左衽在內當左旁且衣裳相連全體深邃服之以掩蓋裼衣則美不外著又深衣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治擯相可以治軍旅其用至廣聘禮文事也擯相類也禮盛而服之以襲不亦可乎吾爲約而言曰冬時服裘裘上有裼衣加深衣則曰襲不加深衣則曰裼裼襲之解如是而已矣又裼襲專就裘說不兼葛說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藉藻也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按藻繅通鄭此說蓋誤執覲禮奠圭于繅上及周禮典瑞繅藉之文也孔氏引皇

氏義謂聘禮有垂繅屈繅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不知繅者連綴于圭上可垂可屈非此之所謂有藉無藉者也覲禮因圭本無藉故拜時謂以繅奠非繅卽藉也典瑞以繅藉連言非是而與此有藉無藉亦別況爲藉卽繅又不應謂之繅藉矣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聘禮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則是屈繅與無藉自分兩義安得合而爲一乎且聘禮執圭皆襲惟執璧無繅安得謂垂繅爲有藉則裼乎又垂繅可謂之無藉而反謂之有藉屈繅可謂之有藉而反謂之無藉皆不可通也鄭又曰圭璋特而襲

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此本聘禮爲說蓋以有束帛爲有藉無束帛爲無藉正是此文之義不當以爲後一說耳孔氏不諳註意又誤疏之曰聘禮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于時圭璧皆屈繅聘禮一屈一垂介既屈繅則賓授公受不言垂繅自可知此以爲屈繅亦誤所謂無藉者襲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謂有藉者裼按以繅爲藉者鄭前一說也以束帛爲藉者鄭後一說也今以鄭前一說釋無藉者襲以鄭後一說釋有藉者裼尤失理如其璧無繅正自宜襲今乃反裼何得取爲有藉則裼之證乎疏又有因鄭後一說而更誤者引皇氏曰鄭云亦是

者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堂惟特有圭璋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裼者既有束帛承玉上惟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也按襲裼從來指人無指玉者豈容杜撰且所謂以物覆襲與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者此二物果何物耶郝仲輿踵其說而又變之謂以赤手執之爲裼以衣重掩其手執之爲襲按聘禮云公側受宰玉裼降立如郝義裼字不當在受之下矣又曰賓襲迎于外門外賓亦迎如郝義襲裼字不當在迎之上矣又玉藻上言裘之裼襲下接執玉龜襲亦可云以衣重掩其手乎郝又曰行禮之服無倏裼倏襲升降授受須臾不上堂不入次易服何所然則執玉必冬裘而後可乎按古人行禮多有如此迂重者郝溺今以疑古故不謂然其實非也檀弓記子游一弔之頃亦先裼後襲固不嫌于倏變也裼襲不必專指裘夏月衣亦有裼襲也郝又引詩載衣之裼謂單曰裼然則亦是單非赤手矣與已說矛盾引之何爲乎此本無足辨恐人惑其說故辨之此與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之說同無藉者襲則有藉者裼矣

朱氏軾曰行享禮時用璧琮又加束帛置璧琮于帛上如以帛承藉璧琮然故曰有藉行聘禮時圭璋特不加束帛故曰無藉廬陵胡氏謂玉有藉者袒而露之無藉者覆而襲之此說自當

姜氏兆錫曰古人之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外有裘若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掩而不開謂之襲開而見出謂之裼聘禮註引此條云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故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有襲謂以璧琮之時其人則裼也一說執圭而垂繅爲有藉執圭而屈繅爲無藉也愚按裼襲所以異者蓋因有藉無

藉而爲之質文也味有無字義聘禮註得之　又曰
此章言執主器之禮
齊氏召南曰按陳氏集說曰此所云專主璋特而襲
璧琮加束帛而裼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繅
爲有藉執圭而屈繅爲無藉此則不然竊詳文裼襲
是一事垂繅屈繅又是一事不容混合爲一說按註
疏言執玉亦有裼襲乃正說外又添旁說耳至裼襲
正說後疏引聘禮註言之甚詳原未嘗混爲一說也
林氏希元曰按諸儒之說裘上外衣尙有三重裼衣
一重也襲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襲與裼之異只在

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裼衣則謂
之裼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裼衣
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
長妾
孔氏穎達曰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襲父爵
者也
姜氏兆錫曰不名不以名呼之也疏曰卿老謂上卿
世婦謂兩媵也世臣謂老臣乃子賢襲父爵者姪謂
妻之兄女娣謂妻之妹皆從妻來爲妾者家相助知

家事者長妾妾有子者
方氏苞曰長妾則不辨其有子與否以積勞績故異
其禮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
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孔氏穎達曰熊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
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
逸答曰此避嗣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案稱嗣子
某或殷禮也
姜氏兆錫曰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

稱余小子者避嗣王也列國之大夫與士其子皆不
敢稱嗣子某者避嗣君也　呂氏曰世子天子之適
子也故國君之子不敢與同名惟名在其前則世子
雖爲君亦不避也穀梁傳曰衛齊惡衛侯惡何爲君
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　又曰
此章言上下名稱之禮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黄氏震曰憂言有疾而憂無力擔薪
姚氏際恒曰不能而託疾此恐未宜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射者男子所有事可以疾辭不

可以不能辭也負薪賤役士所親事疾則不能矣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姚氏際恆曰前云辭讓而對言其出之口也此云顧望而對言其見之形也更深妙可思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顧望而後對者不敢先人也應氏曰有察言觀色之憂又曰此章類言應對之禮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下文言去國之事遂以此節亦作去國解非也文無去國字其云謹修審行乃是有

治民之責者豈去國之日乎曲禮文固皆相因此云如其國之故故下云人臣去國也非下云去國此亦云去國也

姜氏兆錫曰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所謂宜於土俗也其法卽所謂國之故也如其故則不變然謹修而審行之則亦不至以俗而違禮矣熊氏曰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云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于殷墟啟以商政封唐叔于夏墟啟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李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于上風俗齊于下而喪祭哭泣之禮有不同者無害其爲同也周官太宰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土均氏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其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蓋地不齊故禮俗異而治之法不復同也愚按二說則本章上節謂開國定制者不求變其國之故俗而下節謂去本國之新國者不卽忘其本國之故俗也其義例各見如此而舊註混上下節爲一義則率矣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盧氏植曰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

姜氏兆錫曰三世註謂自祖至孫也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爲後也詔猶告也謂族猶列爵在朝則凡有行止與本國卿大夫相赴告也兄弟言其親宗族言其遠宗後通言大宗小宗謂雖無列爵在朝而但有兄弟宗族猶與其宗子反而告之也凡其不忘本之意如此至如其俗己微其身亦日遠則時久義絕若可改其本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爲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也其始終不忘本者又何如哉按註疏以若兄弟宗族二句承無列無詔而言與本文似不相合然本

文若字中自具無列無詔而不言者省文也蓋上段詔國與告宗義相連而下段無列與唯興義又相足故各從便言之凡經傳省文互文之例類如此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謂去國三世之久往來出入他國仍告于本國之君亦不勝其擾矣蓋卽出入於本國也其暫歸入也旋反出也爵祿無列於朝則惟告於宗後不敢復告君矣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孔氏頴達曰暴貴崛起爲諸侯

朱氏軾曰未有子貴而不尊其父者子爲天子諸侯

父尸服以士此不通之論也此言不爲父作謚謚者如謚爲文謚爲武之類若大王王季止尊以王號非謚也

姜氏兆錫曰名者始生三月父所命也父沒而更之不忍也　文王雖爲西伯不爲古公公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而謚則闕也呂氏曰父爲士子爲王侯則祭以王侯是以已祿養親也以己爵當謚而爲之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敬也又曰此章言孤子之禮

任氏啟運曰當通天子及大夫而言身爲天子則能作謚爲諸侯大夫亦得請於君而作謚然不爲父作謚者呂大臨曰父爵不當謚以己爵當謚而爲父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故不敢也或舉武王謚文王爲難鄭氏曰周道之隆基于二后功德由之王迹興焉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呂氏大臨曰讀喪禮祭禮欲以禮事其親也服除讀樂章先生制禮不敢過也

姚氏際恒曰陳用之曰非喪而讀喪禮非人子之情非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此說釋記文自是然畢竟喪祭二禮平時不一寓目臨時讀之能一一自

盡否得無犯臨渴掘井之誚乎此處似當更詳不可全泥也

朱氏軾曰樂章卽祭之樂章承上言既葬雖讀祭禮而祭之樂章則必待除服乃讀　又曰祭禮不止祥禫虞祔凡祭莫非追慕感愴讀之不至忘哀非必用之而後讀也

姜氏兆錫曰復常除服之後樂章弦歌之詩此歷明所當讀也

任氏啟運曰送死人之大事一有不當終天之恨也人當具慶固有所不忍言然至居喪而後讀喪禮豈

有及乎平時服習而臨時愼加檢點更得一貫湑知
禮之友以詔相之亦庶乎其無憾也
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姜氏兆錫曰吉凶不相干故不言樂不言凶公私不
相干故不言婦女此歷明所不當言也又曰此章類
言吉凶公私之禮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姜氏兆錫曰振拂也書謂文書也言史掌文書若已
至君前乃始拂塵埃而正之怠矣卜筮官掌龜筴若
君前猶或顚倒或反側慢矣故皆有罰也又曰此章

言尊君之禮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
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姚氏際恆曰席蓋呂與叔謂坐席禦日與雨之蓋此
說是又與几杖爲一類也鄭氏謂載喪車引雜記士
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然則何獨舉士之喪
車爲言乎此執禮解禮之謬也孔氏曰舉士爲例卿
大夫喪車亦得入此辭遁處成容若主鄭說駁呂說
謂卿大夫公門內聽事豈容不敷席而坐又豈容不
以蓋蔽雨日按若加隆大臣則席蓋亦或得入如尸

與七十得入几杖是也若其常恐未宜
姜氏兆錫曰龜筴以問吉凶嫌豫謀也几杖以優高
年嫌自尊也席以其坐卧蓋以蔽雨暘求安也重素
者衣裳皆素非吉服也袗絺綌者不表而出將見體
也故公門皆不可入　又曰苞爲藨者喪屨用藨蒯
爲之也衽謂深衣前衽初喪恐妨號踊故扱於帶也
厭冠謂喪冠吉冠有纓有梁喪冠無之故厭帖然
也凡皆喪服故亦不入　又曰方版也謂書錄送死
物件於方版也衰者五服之衰凶器者若棺椁牆翣
明器之屬數者臣妾死於宮中必以入然必先告乃

可也
任氏啟運曰按熊氏謂父之喪扱上衽不入公門冠
絰衰屨猶入杖齊根苞屨不入公門冠衰猶入不杖
齊衰衰不入公門冠絰猶入大功絰不入小功以下
冠不入蓋有所不入者以敬君而猶有所不去者君
子不奪人之喪也且亦惟公門脫齊衰耳今俗以凶
服爲忌至有居父母之喪而無往不元服者何歟
公事不私議
姚氏際恆曰公事不私議謂議公事者當公議之不
可私也鄭氏謂嫌若姦是也馬彥醇曰季孫使冉有

訪田賦于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季孫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于冉有豈得已哉按孔子本無公議之責又季孫使人訪則是反屬于私尤非公也比擬皆失安得取彼文私字證此私字而爲孔子斡旋乎無謂甚矣集説集註皆載其説故辨之

姜氏兆錫曰無位者不得議有位者亦當議於公朝也又曰馬氏曰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季氏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愚按論語朱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常也若卿大夫問而對者則有矣然則不對

田賦第以其問非所問耳卽私於冉有亦非私議也若季氏與家臣議於私室而子譽之也則爲私議矣又曰此章言尊公朝之禮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姜氏兆錫曰君子有位者也宗廟以奉先其事重矣廐以養馬庫以貯物皆以備用也居室則安身而已故其序如此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

姚氏際恆曰凡家造亦統言之不必以家爲大夫下云大夫士祭器不踰竟則士亦有祭器矣犧賦呂與叔曰亦器也犧牲之器如牢互盆簝之屬賦兵賦也其器如弓矢旗物弓劍之屬愚按犧亦祭器但其粗而易爲者耳

姜氏兆錫曰此亦上條先後之意也犧賦言造者如周官牛人供牛牲之互與盆簝之類疏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者也諸侯之大夫祭用少牢而已此天子之大夫賦其邑太牢故名犧賦也養器謂生人奉養之器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

姚氏際恆曰先爲祭服則得設祭器可知此對仗立

言之妙又以祭服易成故耳鄭氏謂器可假祭服宜自有然則祭器可不必自有矣不知不然此執禮運大夫祭器不假爲非禮之説也按王制以大夫祭器不假爲禮則禮運之說非也鄭旣不別是非又强添假字以解此文皆謬孔氏曰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祭器之品量同官同旣可暫假故營之在後雖極意挽回然而費辭甚矣

姜氏兆錫曰不設祭器則服可知先爲祭服而器隨之矣孟子曰惟士無田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此言有田祿者先爲祭服而上文言家造祭器爲

先者蓋彼自對儀賦以類而言器用故互文如此
方氏苞曰注疏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不得造祭器非也諸侯之國命大夫不常有皆不得造又將誰假乎況士寓祭器於士則士亦得造矣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蓋以田之有無爲斷若下士與庶人在官者有祿而無田則第以養器設薦耳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陳氏選曰君子甯身之困不忍慢其先孝敬之至也

姜氏兆錫曰邱謂邱墓也器服以祭先木以庇墓皆不敢慢先以營私也又曰此章君子尊祖敬宗之意

續禮記集說卷七

續禮記集說卷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下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有祭器以事其先者君之祿也今去位矣乃挈器以行是竊君祿以辱先也寓寄於同爵者使可用也　又曰馬氏曰微子抱祭器歸周何也君子爲己不重爲人不輕抱祭器歸可也抱己祭器不可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又曰大戴禮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此國踰三月乃得不同者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行此禮按記文言大夫士去國不必定是三諫不從若果三諫不從則當逃之矣即下文　即不然如孟子三宿出晝是也乃引大戴記被放俟郊三年之說有何交涉乎且大戴記言三年言郊曲禮言三月言竟

又無得玦之說何得曰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行此禮乎孔氏好爲附會如此

姜氏兆錫曰墠位除地爲位也鄉國向本國也徹去也去中衣之采緣而緣以素也鞮屨周禮註四夷舞者所屝革屨是也幭者車覆闌也以白狗皮爲之既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髦馬者馬不剔髦鬣也治手足爪曰蚤治鬚髮曰鬋食不祭先代爲食之人者禮不備也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者過則稱已也御謂侍御寢宿也凡此皆爲去父母之邦捐親戚去墳墓失祿位乃變故之大者故以凶禮自處也必

待三月而後復其吉服者三月爲一時天氣小變故也又曰言人臣去國之禮

方氏苞曰注謂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疏謂事事及還吉禮而後去又云大夫待放三年得玦乃去從郊至竟三月乃行皆非也經言踰竟則已出其畿疆矣于踰竟後始言爲壇而哭變用喪禮則哭後卽行至所之之國計數三月而後復常明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勞力報反辟婢亦反

吳氏澄曰還辟謂身旋轉而開闢以遜避也

蔣氏斯大曰諸侯之上大夫卿聘禮卿爲使者至彼國曰賓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此勞之是行聘享私覿之後主君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問大夫訖分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儀禮不言還辟此文補之按聘禮聘之日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辟卽還辟也

姚氏際恆曰此言大夫士初見于君之禮也大夫士從外來故君有勞之之禮及迎拜之禮鄭以聘禮釋之非是記文但言大夫士不言大夫士聘言國君不

言他國之君也按聘禮致館受几受幣私覿君勞歸饔餼賓莫不稽首何獨以勞之之一端偶合而遂謂聘禮乎聘禮君拜迎賓不答拜君拜送賓不顧不顧卽不答拜使果爲聘禮又安得但言答拜不言拜送乎鄭于君勞前補曰賓見君既拜矣 聘禮賓私覿己拜主君後主君始勞故稍之 孔氏曰聘禮無還辟之文文不備耳皆執禮解禮穿鑿附會之甚者也註疏之以爲聘禮者有故以以下云君于士不答拜此處言君拜士似不合故以爲聘禮耳不知云君若迎拜者者未定之辭有迎拜亦有不迎拜者在內君若勞之亦同釋經不可以辭

書意況其辭本自明白何煩他說乎又聘禮士相見禮君亦皆拜士說見後

姜氏兆錫曰言大夫士出聘而見其國君其君若勞其勤苦則還轉退辟而不敢當乃再拜稽首以致敬也　又曰言初至其國大門外其君若迎而拜之則又還辟而不敢答拜答拜則是抗賓主之禮矣

方氏苞曰注疏並以聘禮詁但事序旣倒辭意難明且首節視聘禮又多還辟之節疑別言見本國君之禮次節乃聘使初至主君迎拜之禮也大夫士或始受爵或承王事達邦交踰時而反或以喪疾久不見君而君勞之故旋辟示不敢當而稽首以拜君之勞

若聘禮主君勞客則一定儀節不宜曰若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朱子曰此未有以見同國異國之辨更詳之下放此

姚氏際恆曰此言大夫士初相見之禮也大夫士互爲主客各以相敬而先拜不論主客亦不論大夫士也鄭氏但曰尊賢尤不分同國異國孔氏乃以爲使臣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異國則爾同國則否若然尊卑之禮不施于同國乎按士相見禮云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先見之與此微不同

朱氏軾曰敬則先拜者或敬其君及其臣如小國之大國是也或以事往來如告糴乞師許告許乞之類是也敬賢亦敬之一端註疏專以敬賢未是拜是兩見而拜馬氏以拜爲往見非是

姜氏兆錫曰相見亦承上言出聘時也貴賤不敵謂士於大夫及大夫士各有上中下之三等皆是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姚氏際恆曰此言答拜之禮而舉不答拜者以見之也見國君卽前文大夫士見于國君君若迎拜不敢

答拜之義嫌與君亢賓之禮也鄭氏謂國君見士不答拜若然當云國君見士不當云見國君矣又弔喪見君皆一例指往弔往見之人若于弔指往弔者于見又指受見者亦無此文理且于下文君于士不答拜複

陸氏奎勳曰陳氏以弔喪爲助執喪役非行賓主之禮故不答主人之拜非也按古人爲弔賓于生者但有慰問之詞於死者但有襚賻之物及哭踊憑尸之節而無拜祭于死者之禮至主人拜賓以謝其惠禮拜送以重其來辱亦惟自盡而已賓皆無答拜之文

吳草廬于雜記中嘗辨之

姜氏兆錫曰弔喪而不答主人之拜者蓋以助役而非以行禮之義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見國君不答拜者蓋不敢以抗禮之義即上文不敢答拜是也舊謂士見本國之君尊卑隔故君不答拜然玩二條並列之義乃言下不敢當禮而不答非謂上自全其體而不答況君於士不答拜之文自在下條而此則明言見國君乎舊說之牽甚矣二者之外無不答拜者迹無所嫌而禮有當施也

方氏苞曰弔喪不答主人之拜所以體孝子哀敬之

心痛深事劇不敢更與爲賓主之禮以擾混之也

大夫見于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姚氏際恒曰此言拜辱之禮也大夫見於國君士見于大夫言初爲大夫與士見于君與大夫君與大夫拜其辱此指尊者之拜辱禮賢也同國始相見言同在一國初爲大夫見大夫初爲士見士主人拜其辱此指敵者之拜辱謝先施也曰同國者蓋以若云大夫見大夫大夫拜其辱士見士士拜其辱豈成文理故曰同國曰主人所以包括之此正文章善斷制處孔氏泥同國字便以爲上四句是異國亦以聘禮釋上四句誤矣且因此同國字併上文數處皆以爲異國更誤矣

姜氏兆錫曰國君及大夫拜其辱疏謂聘禮見其國君卿大夫而答拜其辱是也主人拜其辱蓋大夫士始相見雖同國不敢褻故有加禮與熊氏以三條皆爲本國君大夫士初見之禮疏不之取而陳註從之夫末一條乃稱同國則上二條爲異國末一條乃稱始見則上二條非始見易明也且章內三稱國君既以首節國君爲鄰國而又以上節及本節國君爲本

國是自矛盾矣今以同國大夫士始相見者推之則凡大夫始見本國君士始見大夫固有加禮然用爲末條之補文可也而亂爲首二條之正文不已汰哉

君于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于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姚氏際恒曰此又言答拜不答拜之禮也按拜辱與答拜均是君之拜上言君拜大夫辱不言拜士辱此言君于士不答拜義正同則上言拜大夫辱者其指本國明矣若爲異國何不亦連言士乎又此處始言非其臣則上文數處皆指本國更明矣按聘禮云聘

使還士介君皆答拜士相見禮云士見國君君答壹拜與此不同孔氏曲解之皆非已上五節皆言大夫士見國君與大夫士相見之禮鄭孔不察乎此惟執聘禮爲說所謂執禮解禮之謬如此諸解皆從之吁禮之汨沒於註疏者多矣

姜氏兆錫曰君于士禮無答拜其答者惟他國之士而已若大夫則雖賤臣必答拜者避正君也　又曰男女別嫌亦多端矣然拜所以行禮豈以行禮爲嫌哉故相答也又曰此章歷言凡答拜之禮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姚氏際恆曰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此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不同者蓋末世諸侯僭天子大夫擬諸侯故記者各舉所聞言之其實無不同也孔氏以與王制不同而曰王制上文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謂夏不田謂夏時也周禮四時田而云三田者下因云不合圍則知彼亦夏禮也按周禮田四時不可信王制三田自是周制鄭因周禮四時田而疑王制三田爲夏制孔又因鄭以三田爲夏制而併疑王制不合圍爲夏制所謂以訛傳訛者是矣

姜氏兆錫曰春田曰蒐麛鹿子也或曰獸子之通稱也澤廣故曰圍羣聚故曰掩麛卵微故曰取君大夫與士其位有等降故取有限制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也此與王制文異又曰此章言君大夫士田獵之禮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孔氏穎達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爲饑三穀不升爲饉四穀不升爲穅五穀不升爲大祲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

不列鬼神禱而不祀此歲凶大祲也不祭肺食不兼味也不縣禱而不祀也白虎通一穀不升徹鶉鴳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

姜氏兆錫曰周人重肺食必先祭言不祭示不殺牲爲盛饌也不食穀明芻具也君行有馳驅之道不掃道故不除祭必有樂不樂故不宿縣公食大夫禮正饌後乃加設稻粱凡燕飲無算爵無算樂乃爲樂無加餐故不食粱無酬飲故不樂也

方氏苞曰國君祭事尚不縣則士不御琴瑟不必言

矣士無故不去琴瑟乃以弦歌肄業及之未聞禮飲
而以琴瑟娛賓也蓋歲凶爲時久長或門內嘉慶族
姻招延飲飲酒必不可禁但不得以爲歡樂而遂忘
憂恤耳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朱氏軾曰徹縣就祭祀言
姜氏兆錫曰故謂災變喪疾之類又曰此通上章言
君大夫士常變之異禮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
對

姜氏兆錫曰安取彼言何所得彼物也士卑不必獻
故言有獻而特明其禮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
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姚氏際恆曰大夫士有獻又私行出疆似皆衰世之
禮
姜氏兆錫曰大夫士私事出疆皆請於君者不敢專
也其反士則不獻者卑不敢瀆但告還而已　又曰
勞者慰道路之已勞問者詢遊歷之所至此通謂大
夫士也又曰此章言大夫士出入請獻之禮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
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
制
熊氏安生曰大夫士不言死宗廟墳墓以宗廟墳墓
己私有之爲臣事君不可爲私事死也君死社稷則
其死宗廟墳墓可知但社稷受於天子故特舉焉
呂氏大臨曰國滅君死正也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
而不安其位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寓公也
姚氏際恆曰此兩節自註疏以來皆誤合爲一節以
致混亂不楚又泛引古事分别經權此皆不察文義

及事理漫爲説者也兩節各自爲義因上有社稷字
遂生出下節曲禮文多如此觀大夫士言死衆死制
不言宗廟墳墓可見矣即止國君去社稷與國君死
社稷似同一事而寔別何則去社稷者可以不去故
人止之如衛成魯昭之類宗社未亡不得因內亂而
輙去也死社稷者不可以去故須死之如宗社已亡
不得尙流離瑣尾于他國及如後世欵降之事是也
孔氏不得此旨謂國君死社稷不去國爲正禮太王
去國爲權法夫太王爲狄所侵非自致內亂之比固
可以去故孟子有請擇二者之說又宗社未亡邑于

岐山以圖興復亦非流離他國之比豈可遂責以死而謂不死爲權法乎且其時邠人從之如歸市未聞有止其去國者何得紐合兩節之文而以太王作證也如其說去國既爲權法臣民奈何止之豈止其夫國乃是欲其死也至於大夫與士則謂去宗廟墳墓爲三諫不從及或以罪見黜謂死衆死制爲冦難及教令若是此兩處之文既別何爲獨于去國死社稷而紐合之耶黃叔暘拾疏之餘說竟以上節爲權下節爲經上節爲下人爲上之義下節爲上人守正之義尤鑿謬不足辨

姜氏兆錫曰國君不言宗廟重社稷也大夫不言墳墓重宗廟也士不偹宗廟言墳墓而已　又曰死社稷謂建國立祀國亡與亡也死衆謂討罪禦敵敗則死之也死制謂任職受事難毋苟免方氏曰國君曰死社稷而大夫士不曰死宗廟墳墓何也止其去者私情死其事者公義也又曰此言君大夫士去留生死之義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孔氏穎達曰孟京易說周人五號帝大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典盛行異四也大人聖人德偹五也許愼左傳說施於夷狄稱天子於諸夏稱天王於京師稱王杜預謂天子王者之通稱魯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莊公元年王使榮伯來錫公命無義例

姚氏際恒曰天子通稱予一人自稱鄭氏謂皆擯者辭非也

姜氏兆錫曰註曰稱曰者皆擯詞也君天下謂外及四海朝諸侯則五服以內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於諸侯稱余一人是也任委任也分職授政自有常者言任功自特見者言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畛之忍反

吳氏澄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郊社及山川之屬所祭者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鄭氏以祭於郊內者爲內事祭於郊外者爲外事非也

姜氏兆錫曰以下稱曰者祝詞也主階曰阼履阼以行祀也宗廟之事爲內郊社之事爲外孝王某者事親之辭嗣王某者事神之辭某名也臨諸侯侯謂巡狩也畛祭名也巡狩時必使祝史祭其國之當祭者

也呂氏曰畛猶畦畛之相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方氏曰望秩之禮必於野外畛者田間道也祭於畛謂之畛猶祭於郊謂之郊也稱有天王者天子適諸侯非其常故也甫之言字大夫之美稱不稱名以不親往故也

方氏苞曰鬼神非獨百辟卿士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魯語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先王制禮辨等稱物雖鬼神亦受紀焉故天地祖宗日月先古聖帝明王而外王不稱名曰某甫以接之自唐以後有天下

者自惟德不足以配天地故於社稷嶽瀆並自降抑而稱名亦不得以非禮相譏也

齊氏召南曰按內事外事與上篇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同而異解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假音遐措七故反

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

吳氏澄曰尊之不敢言其死但言其升陟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

姚氏際恒曰按天王之稱始見於春秋周祔廟不稱帝而此稱帝秦漢之禮也呂與叔疑爲殷世未然

姜氏兆錫曰自上墜下曰崩王卒曰崩重之之詞也復者招魂之禮古者人死則持其衣升屋北面呼名以招之蓋以神魂離散欲令還伏體魄而再生也臣子不可名君故但呼曰天子復而已疏謂王后死亦但呼王后復也告喪赴告侯國也登升也假爲格者格之言至與王格有廟來格來享同義言其精神升至於天也假爲遐者遐之言遠猶漢書稱大行之義也措置也始死則於殯宮鑿木爲重以依神既虞而埋之乃置廟作主曰帝亦祝祠曰天王天子則策書

復赴之詞也呂氏曰考之禮經未有以帝稱者史記於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据世本自有所考而至周有論始不名帝與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吳氏澄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於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

姚氏際恒曰此說考於周初則不合如周頌閔予小子洛誥以予小子揚文武烈非盡未除喪之稱而顧

命稱予一人釗又非盡予小子也鄭氏于前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以爲未除喪稱正未考耳鄭氏曰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名之曰小子王晉有小子侯是僭取于天子號也按鄭因上有予小子之稱遂撰一小子王之名以實其生名死名以侯證王旣不類又謂小子侯爲僭天子號尤無據呂與叔祖其說反疑上子小子予字爲衍益可笑又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詞異也夫春秋非卽史策乎史策非卽臣下之稱乎此何說也呂幼淸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于王城不

稱天王而稱王子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按此說似是而亦非也春秋稱王子猛者所以别于王子朝也又子猛以秋入而十月卒未成乎爲君故僅稱名設令子猛無子朝之嫌而位又踰一二年之久雖未除喪而死春秋亦必不稱其名也使記文果如其說以爲春秋辭例則記文誤矣

朱氏軾曰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予小子史書則稱其名生旣稱名故死得書曰某卒

姜氏兆錫曰名猶稱也因未除喪故擯詞不稱天子予一人而稱予小子小子雖其死亦以小子稱之也鄭氏曰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號也呂氏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春秋史冊之詞異也愚按鄭氏呂氏二說皆近之而未盡也予小子乃擯者爲其自稱之詞非人稱之詞而春秋書王子亦居喪未踰年之稱豈此所稱未除喪之謂乎又曰此章言天子朝巡喪祭之屬稱名之禮

方氏苞曰記多據春秋所書以爲典法此卽據王猛生卒皆稱名而與成君異也

續禮記集說卷八

浙江書局刊　金承詰校
王家賢校
孫祖燕校

續禮記集說卷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下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芮氏城曰天子一娶十二女或九女一曰后爲適妻其餘命之則或爲夫人或爲世婦不命則統爲嬪皆妾也諸侯一娶九女一曰夫人爲嫡妻其餘皆妾或進攝內主亦得命爲世婦若伯子男則一曰世婦爲適妻餘皆妾也旣言有后夫人世婦又言有妻有妾者見其名分之嚴有必辨也鄭以妻爲八十一御女夫妻之言齊也豈有御女之賤而敢與天子稱齊匹乎且如其三倍之說則妾又當二百四十有三人其進御何日乎抑更妄矣餘詳內則后立六宮而不言后有夫人九嬪世婦者陰統陽也

姚氏際恒曰曲禮此文但爲列名不爲定數猶存古意若周禮之錯雜侈陳昏義之附會定數鄭氏之謬妄定夕皆一掃而空之可也按此叙嬪于世婦下則世婦貴于嬪也昏義乃云九嬪二十七世婦周禮襲之世儒但傳習彼說而于曲禮之近古者反不一及焉何也妻爲對夫人通稱詩艷妻煽方處則后亦稱妻也或者取妻爲棲息之義妾爲接見之禮以見天子之妻妾備耳不必泥孔氏引鄭註內則妻之言齊也與夫敵體謂彼是判合齊體此是進御于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然則世婦嬪妾亦暫有齊同何以不名妻也可笑如此

姜氏兆錫曰按昏義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今嬪在世婦之下而妻之下又有妾其詳未聞此蓋天子內官之制所謂內官不過九御之意也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制六典大音泰

陳氏澔曰以其所掌貴於他職故曰先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皆天子外官之制所謂外官不過九品之意也天官今周禮冢宰之官卽所謂太宰也先六太者以其掌重於他職也

齊氏召南曰呂氏謂殷人尊神太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謂之天官太宰佐王代天工者也大士卽周司巫游氏曰古之治紀于遠後世之治紀於近紀遠者其事本于天紀近者純乎人事而以治天參焉建天官先六太與堯命羲和舜齊七政洪範首五行之意無異也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姜氏兆錫曰此五官今周禮地官及春夏秋冬之四官與天官列而爲六也五衆者五官屬吏之衆

方氏苞曰五官與周官同獨無宗伯蓋太宗以下五職皆周官宗伯之屬也大士謂大司成及凡有道有德使教國子者藍田呂氏以司巫當之司巫乃大祝之屬中士也而尊以大士之稱與官正同列則名不當物矣

齊氏召南曰按司士掌爵祿典朝班亦禮官也但以不掌祭祀異于大宗耳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鄭氏康成曰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丱人也

姜氏兆錫曰藏聚曰府六職即謂六府之職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艸工典制六材

陸氏奎勳曰小戴當孝宣時周官周禮考工皆未盛行約略其詞不無舛誤康成乃指爲殷制試觀檀弓禮器夏殷之制與周異者禮家曷嘗不分別言之

姜氏兆錫曰繕治曰工即謂六材之工也制之言治以其制度治之也　又曰按以上四條與周禮不合舊說皆爲殷制實無所證今歷以周禮考之則所稱天官之六大自大宰而外皆非屬于天官其五官所稱司士者於周禮爲夏官之屬稱六工又爲冬官司空之屬意若以天官而下二官較重于春夏秋諸官而特舉之者然考六府六工亦非盡屬於地官冬官則又不可通矣先儒謂記文出於煨燼之餘掇拾附會其信然乎

李氏光坡曰夏受虞禪繼治道同宜仍虞官猶虞於唐然肖征有羲和之職其一隅也周之六官則較然矣惟此四條既異虞典亦非周官非殷而何陳氏譏註無攷以爲臆說彼斷其臆說又何攷也

齊氏召南曰草工詁疑未定以古無明文也宋陸氏謂是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茢爲紫蒨爲紅之類其說甚巧然亦無所据也

任氏啟運曰按此章鄭氏以爲殷制而孔氏申之謂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周六卿見于周禮皆與此不同故斷以爲殷禮太宰尊故先列太宰

并顯其列屬之官與下五官爲六卿馬氏通考皆因之獨陳氏訾其殷制爲臆說而猶取孔氏天官合下五官爲六卿謂六太皆天官之屬五眾謂五官之屬愚按太宰卽冢宰而以爲大官之屬大史大祝大卜屬宗伯而以爲屬天官司士屬司馬而以爲卽宗伯殊不解葉夢得謂大宗五官皆奉天道故屬天官冢宰司馬四官皆奉地道故屬地官司徒吾聞冢宰無所不統故可以統五卿未聞司徒得統司馬以下而冢宰反不得統也唯湯三才謂此天官猶言天職非周禮之天官六大五官另舉庶幾近之而大士司士

究不知爲何職愚謂古今建官因革異制如其工司空本爲一職而唐虞以治水故特分爲二且躋司空于百揆羲和列職爲最尊而周之馮相保章下屬於宗伯又如卿士一官殷以伊尹咎單巫賢傳說爲之詩言皇父左傳言鄭武莊皆擅國柄而周禮不列其官蓋古記所傳有開國初定此制而後實不行者有初制如是而後人變易者其源流難悉也今姑畧據周禮明其掌要不敢必爲定論云

五官致貢曰享

熊氏安生曰五官五等諸侯

孔氏穎達曰五官后一天官二地官三六府四六工五歲終王后之屬致蠶織之功天官以下各獻其職之功

芮氏城曰五官熊謂五等諸侯貢祀物嬪物器物服物材物貨是也鄭謂卽司徒以下貢功享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不言天官五官皆所統也二說皆可通而熊近之

姚氏際恒曰此皆周制鄭氏謂殷制非也按記中如舊稱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三年問荀卿作

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漢博士集此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大抵不出周秦漢初人也夫以周秦漢初之人其于載籍所遺留耳目所覩記不過周之中葉以後爲多若文武之制固以邈若隔代況能及于文武以前孔子所歎爲不足徵者乎鄭氏以誤信周禮之故其注禮記凡于周禮不合者或曰殷制或曰夏殷制或曰虞夏殷制而目爲殷制者尤多以其尙近周也一切武斷紊亂禮文莫斯爲甚記中間有取周以上之制與周比類而言者此固載籍耳目所僅得什一于千百者也如檀弓於棺制王制養老禮分虞夏殷

周郊特牲于祭之所尚分虞殷周檀弓於色之所尚禮器于尸禮郊特牲于冠禮分夏殷周雖其中亦不無附會然必皆標舉時代疏析名目未嘗蒙混紊越于其間則其不加標舉疏析者統屬之周是可知矣故此章所言不能果必其爲文武之制但在僞周禮未出以前要爲近古而可信無如今人耳目全受蔽于周禮又加鄭氏以此等記文斷爲殷禮宜乎日有眞周禮在前直擯棄而不道也豈不重可歎哉按天官乃總名配天王而言非别有天官如周禮專屬之大宰也以下六大五官六府六皆天官也六府六

工皐于六大五官又以五官爲主五官者司空司徒虞廷有之周初增以司馬見于牧誓詳古文尚書又有司寇見于立政司士則惟見於此其名既多近古而官亦備是焉六大者大宰卽冢宰有代君攝百官之任大宗卽虞之秩宗主祭祀天地鬼神者故皆不列五官之內若大史以下職次漸輕以及六府六工自皆不敵五官其受大宗以下及六府六工之成以質于天子者亦惟五官故曰五官致貢曰享試觀此文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職何詳而别也六典五眾六職六材之名何典而該也卽此已足見其大槩又何取于繁文侈義貽誤人國之周禮哉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貢功享獻也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以獻於王故謂之享也六官皆致功而稱五官者冢宰總百官故也下稱五官並放此

方氏苞曰周官惟禮職無賦貢天官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大司徒令地貢大司馬施貢分職秋官大行人掌九服之貢司空之篇逸無可考是侯國必因五官以致之也

齊氏召南曰按史記周本紀古公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此卽本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而爲說耳然

可爲殷制五官之證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朱氏申曰五官卽五等諸侯伯其長也

姚氏際恆曰五官卽上司徒等官證疏是疏别引熊氏爲五等諸侯吳幼清謂五侯不可從五官之中有司徒司馬司空其爵爲三公其出封于畿外以統諸侯則號曰伯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謂以五官之長者謂之是職主四方者也此與王制千里之外設

方伯一節之義畧同方伯卽州伯王制云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子以爲左右曰二伯此云五官之長曰伯下文又稱天子之老當是此二伯無疑但末云二耳鄭氏于上之不合周禮者則屬之殷于此可合公羊傳周公主陜東召公主陜西之說又屬之周倏殷倏周前後移奪卽此可見其謬妄矣孔氏爲之說曰殷改置二伯與周同尤足哂也於外曰公于其國曰君外他國也曰公曰君皆他人稱之也鄭皆以爲自稱而解外爲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何其費如許曲折耶下于外曰侯于其國曰君亦同此解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因言外官之稱也五官之長卽八命之三公也三公無異職卽六卿中命三人兼之使之左右輔相至九命作伯則分主畿外諸侯而爲之長故曰伯而公羊傳自陜而東周公主之自陜而西召公主之是乃職方之義也擯稱天子之吏者本其職而言同姓則稱爲伯父異姓則稱爲伯舅者此皆天子親之之意也自稱天子之老者本其地而言其於所封王畿采地之外稱曰公者所以別于五等而於王畿采地之內稱曰君者蓋又以正其一方皆內外臣民尊之之意也

方氏苞曰於外畿內吏民及諸侯之國也外諸侯爲二伯終周之世無有也襄王命晉侯稱叔父時其主之威柄始弛而王猶有志於謹持之故仍用舊典至魯昭公之世則王室衰微倚晉以自固故過禮以求得其歡心本不可爲典要疏乃據此謂時又以晉爲二伯固矣

任氏啓運曰玉藻伯曰天子之力臣此曰天子之吏諸侯曰某土之守臣此曰某侯某邊邑曰某屏之臣此曰某子某彼自通于將命者之辭此擯者告天子之辭也鄭曰二王之後不爲牧

齊氏召南曰按左傳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稱齊桓爲伯舅疏云齊桓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是此文異姓之確証又襄十四年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伯舅太公云云又曰緊伯舅是賴是稱太師尚父爲伯舅也晉稱伯父不止文公卽成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單襄公辭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云云下文言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仍是州牧之伯非二伯也至昭九年稱伯父則中間當有加命之事俱未載耳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孔氏穎達曰二王之後不爲牧者以其先祖曾爲天子統領海內恐爲牧有專權之心

朱氏申曰九州之長九州各有其長也

黃氏震曰叔父叔舅次於內之伯也

姚氏際恒曰五官之長合五官之長也九州之長每一州之長也不可泥上爲解此卽王制之州伯蓋諸侯也王制言八州除畿內而言此言九州併畿內而言伯不言入天子之國而此云入者伯自內而出故

不言入牧自外而入故言入也孔氏謂伯不出故不言入非是二伯稱伯父州牧稱叔父叔舅按覲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但以侯國之大小爲言非複二伯周牧之義此屬春秋辭命所稱與曲禮又別矣鄭氏曰牧尊于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鄭意蓋見覲禮大國之君稱伯此處牧亦爲大國之君稱叔與之不合故爲是迂曲之解不知曲禮言在前之制覲禮言在後之制無是紐合也觀此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者可知其妄矣二伯同姓稱伯父州牧同姓稱叔父晉文公霸類二伯而僖二十八年左傳王曰叔父此等處有合有否然義亦不甚殊不必曲爲解釋也

姜氏兆錫曰九州之長卽七命之諸侯也每州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加之一命使主一州以內之諸侯則八命作牧而有司牧之責故曰牧又以伯本五官而牧有分地故以入天子之國繫之不言擯詞之屬者蓋亦以伯爲例與謂之叔父叔舅亦親之之意但稍降於伯父伯舅耳於國外曰稱侯而於國內稱曰君亦上文之意也

方氏苞曰於外曰侯鄉國稱之也於其國曰君臣民稱之也舊說自稱恐未安

任氏啟運曰按尚書四岳孔穎達謂羲和四子分治四岳蔡沈謂一人兼總四岳諸侯之事愚按傳言許泰嶽之胤又言嗜爲南岳伯夷之子爲西岳是唐虞之世四岳固四人其以方伯入相天子則或一人二人未可知耳孔叢子思言三公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二相處乎外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是二伯也與毛公並稱公是二伯固三

公兼之也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故書言咨十有二牧禹仍合爲九州故傳言貢金九牧虞夏傳言舜有八伯王制亦言八州八伯蓋合王畿則九舍王畿則八耳劉敞言王者立牧方必三人各就其方數之歟或據十有二牧爲說歟大約古之州牧原取其州之賢侯四岳原取之八伯二伯原取之四岳有加命無修官其或出或入或闕或兼固未嘗一定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于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姚氏際恒曰夷狄戎蠻雖大曰子此本春秋傳例稱楚爲子爲言惟實正其爵曰子非夷之也

姜氏兆錫曰九州之外天子亦選賢爲牧但卑且遠故其入不以牧稱天子亦不稱以舅父一惟以子稱之而已雖有功益地亦然如楚在春秋爲大國而爵止稱子是也穀善也於內猶言於其國也於外謂凡夷狄之國王老猶言天子之老之意也　又曰註曰子猶牧也雖諸伯之地本爵亦不過子也疏曰本爵不過子男若本爵是子者擯詞曰子本爵是男亦曰子所以爾者舉其高者言之示尊異故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黄氏震曰葉氏以小侯爲附庸恐非蓋附庸不自達於天子亦無子男之爵

姚氏際恒曰庶方小侯舊解皆蒙上節謂戎狄子男君不知此是附庸小國之君以其地小其列于四夷之後夷地亦有大者所以上曰雖大曰子張氏以爲錯簡謂當在上節之上則又謬矣

姜氏兆錫曰庶衆也四譯之國散處故以庶方名之也某人若牟人介人之類稱于外曰子者依本爵之稱稱于其國曰孤者寡弱無德之稱猶不穀之意也　又曰疏曰稱於國外四夷之中依其本爵或子或

男今言子亦舉尊稱也六服之內但舉伯與牧不舉其餘諸侯而九州之外既舉大國又舉其餘小國者與六服諸侯別異故也

方氏苞曰五等諸侯雖國小亦宜以爵稱此後儒以春秋書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而爲之臆說耳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萬氏斯大曰儀禮有覲禮無朝禮第就儀禮考之知朝覲只一事無二禮朝先而覲後耳何以言之覲禮於覲之日云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

曲禮此經叅之此時應有朝禮蓋覲禮行于廟廟在出寢東竊意是日天子將入廟受覲從路寢乘車而出諸公侯先俟于門外天子至宁下車而立諸公侯於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卽所謂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也儀禮不具文之畧也已而天子入廟負斧依南面而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玉侯氏降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卽所謂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也朝先覲後通言之皆曰朝但臣之見君以北面爲正故

儀禮以覲名先儒信周官謂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孔疏更以爲六服諸侯每服分別爲四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按郊特牲云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記曰唯詔于天子無北面如先儒說唯秋冬覲遇者行北面再拜春夏朝宗者止東西一立而退永無北面而朝之禮何以明君臣之義乎愚故以覲禮及此經爲正

姚氏際恒曰按朝覲二字始見于虞書羣后四朝及日覲四岳羣牧肆覲東后之文古惟天子受羣臣朝此音招見之朝曰朝又諸侯自本國來亦曰朝若覲則釋詁祇屬見義故凡上見下下見上皆曰覲大雅有韓侯入覲之文于是後人乃以諸侯自本國來朝天子爲覲儀禮有覲禮是也然朝終屬正名覲禮云諸侯前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覲禮而仍云朝意可見矣又春秋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亦是也此分朝覲爲二義未甚確至于周禮大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襲大戴記尤不足据意欲湊合四時故其言朝覲卽取此朝覲其言遇則取下諸侯未及期相見之遇其言宗乃其所增則又

取江漢朝宗于海然彼云水與朝君何渉哉鄭註云宗尊也欲其尊王然則餘三時皆不尊王乎會遇自是春秋諸侯之事周初盛王無此今鄭氏妄執以解謂朝爲春見覲爲秋見則記文先秋後春何其倒置又謂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則似記文闕言宗遇禮待其補之矣又謂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是曲禮既闕言宗遇禮儀禮又闕朝宗遇禮何二禮均有所闕而周禮獨完耶種種譌謬不可殫述愚按此分朝覲以覲是諸侯自本國來朝故但言諸侯諸侯在外者也朝是天子受羣臣之朝見故兼言諸公諸公在內

者也天子南面北面者面天子也東面西面者公侯自相面也公侯北面天子其前後則皆東西分次序立若行覲禮則諸侯北面之前後亦西面可知（覲禮云諸侯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諸侯覲不言西面公侯朝不言北面文互見也鄭謂東面西面爲生氣文北面爲殺氣質孔釋之謂東面西面則氣分布北面則氣不分布皆稚說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因言其朝覲祭享之屬之所稱也上諸侯五等之通稱下諸侯謂侯服以下也諸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者朝見於朝享獻於廟無擯迎之儀取於辨分也冬遇亦如之依在廟宁在朝疏曰依者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如斧文謂之斧依亦爲繡扆天子依之而南面以對諸侯故謂之依宁者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天子佇立焉以待諸侯見而迎之故謂之宁也何氏曰入覲而與天子議行天道肅殺之政故相見時先有嚴肅氣象入朝而與天子議行天道生育之令故相見時先有溫厚氣象也

任氏啟運曰周禮春朝圖天下之事秋覲比邦國之功夏宗陳天下之謨冬遇協諸侯之慮皆因事而舉

鄭謂春朝位於外朝而序進受贄於朝受享于廟春生氣文也秋覲位廟門外而序人贄享一于廟受之秋殺氣質也萬斯大謂天子出自寢先至於宁諸侯分東西立以通姓名謂之朝既朝天子始入廟受覲愚按如萬說則朝覲原非二禮而別言之者秋嚴故以覲爲主春和故以朝爲主宗當視朝而文遇當視覲而加質其節文必有殊焉今惟覲禮存而餘不可考矣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萬氏斯大曰按此文即左傳所云不期而會曰遇也言兩君未及相期忽然道塗相見故曰遇非謂有期日而先期相見也舊說非

姚氏際恆曰此皆本春秋例爲說天子無過會禮或援周禮冬曰遇爲天子此所言遇爲諸侯周禮時見曰會爲天子此所言會爲諸侯者皆非聘者左傳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中庸云朝聘以時以聘天子言此言諸侯自相聘亦春秋時事也誓盟亦春秋諸侯事若尚書誓辭乃征伐告衆之言鄭舉以爲證亦誤穀梁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

朱氏軾曰舊註郤讀隙隙間也謂兩國之間也諸侯盟會必于兩國壤地相接之處遇言期不言地會言地不言期互見也

姜氏兆錫曰期猶約也郤地間隙之地謂期會而相見於此也遇禮從殺會禮從隆　又曰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大夫往大聘上大夫往誓盟皆以言相約爲信但誓禮不親涖牢牲爲載書惟取約信而已若盟必親涖牲以爲約信也疏曰盟禮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書既成乃插血讀書因置牲坎中加書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也

方氏苞曰先王盛時諸侯或因朝覲而道相遇不應豫有期約舍天子巡狩會朝於方嶽亦不應有見於郤地之事疑皆因春秋所書而立文非舊典也

任氏啟運曰按周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謂天子有征討之事則合諸侯而明九伐之法王不巡狩諸侯盡朝則合諸侯而明邦國之九法皆於國外爲壇是天子與諸侯亦有會也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鄭謂時聘無常期殷頫在一服朝之歲孔謂在元年七年十一年間問以諭諸侯之志鄭謂間歲王存省諸侯是諸侯於天子天子於諸侯皆有聘也司盟掌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載及其禮儀是天子亦有盟誓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姚氏際恒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猶玉藻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地之守臣某鄭氏曰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蓋以覲禮大國之君天子稱伯前文州牧亦類大國之君天子稱叔不相合詳說本文故又于此處補其所稱此鄭氏之禮也夫二伯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今州牧見天子得稱天子之老不反踰于二伯乎尤謬自稱曰寡人猶玉藻于敵以下曰寡人

姜氏兆錫曰臣某侯某如云臣齊侯小白晉侯重耳之類蓋擯告天子之辭也寡人猶言寡德之人於內言民不言臣且不言稱於外皆省文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適音的

孔氏穎達曰適子孤者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告曰孤某須矣彼不云適子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故雜記云孤某須矣

下則云有葦席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子者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卽位是踰年稱君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仍稱世子者何休云不許楚之滅蔡猶若君存然文十四年齊商人弒其君舍成舍爲君正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

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尙稱名者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於葵邱宋襄公稱子僖公二十八年會於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以上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諸侯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氏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邱之會宋

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弒其君卓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衛惠公稱侯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註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於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服虔亦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患未薨

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此皆左氏之義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公羊二傳不同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爲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當與公羊異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子卽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

姚氏際恒曰前文云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則諸侯子未除喪稱嗣子某矣此又云適子孤是有兩稱卽一篇之中其不合如此況他篇他經乎益可見其不可執禮以解禮矣

朱氏軾曰曾孫者對祖宗之稱外事不曰嗣侯而曰曾孫者若謂敢言克嗣先業庶藉祖考之庇得無棄于社稷山川之神耳

姜氏兆錫曰適子孤擯者告賓之辭也內外事見前但外事無郊惟社稷之屬而已曾孫如晉平公禱河而稱曾孫彪之類本始封之祖而言也以天子嗣王

某例之宜稱嗣侯某而稱曾孫者蓋天子德厚流光得稱嗣王而諸侯則未敢質言與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

姚氏際恒曰類鄭氏謂猶象又以上類字爲象請侯下類字皆象聘問皆鑿且謬王子雍以下類字爲請諡必以其實類于生平之行其說近是然于上類見未有發明郝仲輿謂諸侯將葬類舉其生平行事請于天子爲諡曰類既葬嗣君入見天子卽稱先君之諡明以類見也言諡曰類擇類之義也其說似上下貫通然必須于文前補未葬一層終覺牽强姑且闕

疑既葬見天子此禮亦可疑鄭氏執周禮典命以皮帛繼子男之說不足據故孔氏亦謂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天子也然考文元年左傳晉襄公既祥先且居勸其朝王則既祥亦可見但不必既葬耳

朱氏軾曰類見者仿佛諸侯之禮而見也言請也劉氏云類當爲誄謂請誄而諡之也此解較直截

陸氏奎勳曰王肅云請諡于天子必以其實爲諡類于平生之行也何氏從之不若淸江劉氏謂類當爲誄聲之誤可備一說

姜氏兆錫曰薨之爲言昏也幽晦之義亦策書之辭

復稱字亦不名君之義也類猶象也言者述而請之也繼於先君爲象賢誄其先君乃象德也劉氏曰類當爲誄聲之誤也亦通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使色吏反

陳氏澔曰寡君之老惟上大夫可稱

姚氏際恒曰鄭氏謂此諸侯之卿上大夫以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也然此處不分上下大夫又彼是擯辭此是自稱無庸强合

姜氏兆錫曰此章備言天子內外官之制與諸侯朝聘祭享之屬稱名之禮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呂氏大臨曰穆穆幽深和敬之貌皇皇壯盛明顯之貌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舒揚之貌僬僬趨走促數之貌庶人見君不爲容也
姚氏際恆曰此等是形容之辭全不必泥
任氏啟運曰僬僬枯槁促數之貌蓋容貌者德之符形于外必肖其內也舊以大夫士爲見君之容恐未是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姚氏際恆曰大夫妻稱世婦未聞稱孺人孺人之名始見于此又婦人對男子之稱妻對夫之稱后夫人亦皆婦人皆妻也以此分別貴賤恐未允
朱氏軾曰孺訓屬者謂屬于夫不專制也
姜氏兆錫曰妃配同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古經傳無所見蓋漢儒之文與　又曰此章言王侯至于庶人之儀與后夫人至于庶人妻之號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意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于父母則自名也
姚氏際恆曰老婦之稱恐少者非所宜寡小君論語是邦人稱諸異邦亦非夫人自稱也
朱氏軾曰世婦以下稱婢子稱于其君也不言于天子諸侯者不與助祭大饗也
姜氏兆錫曰諸侯自夫人以下殺於天子也自稱于天子者畿內諸侯之妻助祭于王后或獻繭之屬得見天子也陳氏曰不以老稱不足以任事不以婦稱非所以事人應氏曰有年者可稱老婦其始嫁者蓋亦稱婦而以卑小之名配之與古者諸侯相享夫人

與焉故有自稱于諸侯之禮小君稱寡者亦從君爲嫌之詞小童者未成人之稱也婢子言卑也自稱其名于父母也
方氏苞曰畿內命婦無進見天子親接語言之禮惟春官宮卿世婦佐王后奉齍在廟大賓客饗食及獻繭或間有問答故禮辭具此古者合男女必當年德况佐王佐掌內治彰女教爲嬪婦內外宗所儀式者乎況男子五十始命爲大夫則婦官之爲下大夫者年必近五十可知矣累日積久以至宮卿則不惟德優而年過艾者者必矣其稱老婦以著事實兼明凡

列職於宮中者皆不宜少艾也應氏乃謂始嫁者則配以卑小之稱謬矣佐王后領大禮事者不過一二人而宮卿至十二人視六官之長倍焉正以年德俱稱而事皆敏鍊者於婦人中求之尤難故廣其員選以待簡任耳又自字衍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惡其聲之聞也況親接語乎助祭夫人獻尸不過薦璋致敬大饗薦其籩豆酒醴無與賓客通言之道也況寡小君乃臣下所施于君夫人非夫人所得自稱如諸侯自稱曰寡君義豈可通乎夫人弔于諸臣視世子而踊古者男女有別雖禮之必不可廢者不過以禮相

示無親接語言者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姚氏際恒曰于其國曰寡君之老疏謂其國爲自國中若是則對本國人不當代君稱寡且于前文諸侯使人使于諸侯自稱曰寡君之老相類悉不協呂與叔謂其國蒙上于外之辭亦謂異邦義或然也

朱氏軾曰子美稱也稱其姓而子之敬主及使也

姜氏兆錫曰某士如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之類蓋列國卿大夫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也陪重也謂諸侯爲天子之臣而已又爲諸侯之臣如家臣之于諸侯也曰子者如齊高子來盟于魯之類曰寡君之老者謂其國以此自稱曰某者謂使他國而稱於其君也以上章使於諸侯推之此蓋謂下大夫與此章言諸侯內外官之制及其稱名之禮也

方氏苞曰惟大國之上卿得比于天子之士而承事於王室故晉獻齊捷王使責讓曰不使命卿鎭撫王室子太叔對晉亦曰靈王之喪先大夫印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可徵周典之舊此據春秋書高子來盟而云然其實諸侯之大夫無于外稱子之禮春

秋書齊高子仍魯史之謬而不能正也於本國而稱寡君之老者或禮賢士或諭吏民使者將命之辭然也自周無出傳者之臆說也春秋不書出者皇狄泉皆畿內也書出者越在鄭地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陳氏澔曰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不能保國而至于失地不能親親而至於滅同姓其名之也宜矣

芮氏城曰此史臣記事之體孔謂策書之君子不親

此惡人故書出書名以罪之也亦通
姚氏際恒曰出與名亦本春秋傳例而誤其謂天子不言出者以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也不知天子何不可出言但不可言奔故曰居當云天子不言奔可也謂諸侯不生名亦非春秋諸侯出奔亦名又謂失地名滅同姓名非其謂失地名者以春秋荆以蔡侯獻舞歸也此被執書名非失地也其謂滅同姓名者以春秋衞侯燬滅邢也不知其下書衞侯燬卒因下書名而誤連下也君子不親惡一句鄭氏承上作解謂天子諸侯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按上謂不

出不名正論其事也若下謂出名爲惡君子故不親多郤一轉文義不貫且以天子諸侯爲惡以書法出名爲不親甚牽強郝仲輿謂亦是春秋辭例爲叛臣亡子不納其欵舉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之事總屬臆測愚按當是天子不言出二句爲一段君子不親惡爲一段諸侯名爲一段曲禮之文雖別爲一段恆復相連有以意相似連言者有以文相似連言者如此句與下死寇曰兵之類此以文相似連言也
朱氏軾曰此節重不親惡親之猶言黨也黨而諱之也天子以天子爲家本不言出諸侯死而告終然後

名之生則本不可名然有時不容不言出與名者爲其惡也惡而不言出不書名是黨之也君子不黨故諸侯失地滅同姓則名之知諸侯之所以名則天子之言出可類推矣
陸氏奎勳曰即論語所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舊註皆非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天子無外安得言出然而或言出者德不足以君天下而位號存焉耳諸侯不生名惟死而告終乃名然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君其國而位號存焉耳故天子不言出

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　又曰此申上文也陳氏曰言出所以外之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是也生名所以賤之春秋書以蔡侯獻舞歸以其失地書衞侯燬滅邢以其滅同姓是也然春秋書天王居於其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滅同姓者三而或不生名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　又曰此章指言王侯法戒之義以及各章之意也
方氏苞曰周公之典禮不宜有此記者蓋就春秋書名者擬議而爲之說亦非其本指辨見春秋通論記

者之意謂諸侯而生名者以其行惡故君子不敢親於其身為不善耳註疏似失其意

續禮記集説卷九

浙江書局刊

金承詰校
王家賢校
孫祖燕校

續禮記集説卷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下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孔氏頴達曰案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是也定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以季氏之强謂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孫聞之墮費邑二曰順諫曹羈是也此郎上諫曹君無以敵戎事三曰直諫

子家駒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昭公將殺季氏子家駒諫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是不辟君僭而行之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宣十五年公羊傳云楚莊王圍宋子反華元乘堙相對語華元謂子反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謂華元曰吾軍有七日之糧子反勸楚王赦宋而歸楚王亦歸頻諫不聽乃引師去五曰戇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僖三十三年公羊傳云秦穆公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穆公不從百里子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凡諫諷諫為上戇諫為下又曰檀弓云事君有犯故此論其微事親無犯故此論其犯亦互言耳

高氏愈曰不敢疾怨諫親之常其情舒號泣而隨諫親之變其心廹要其愛親則一而已

饒氏魯曰看父母之意未發便當做道理承順其志
而諭之于道
金氏做曰五倫皆以格心爲上末事之先廣引曲喻
潛移默奪自然使父母皆順于理不至于有過至於
有過即幾諫後矣況不能乎
姚氏際恆曰三諫不聽則逃之與公羊傳曹羈三諫
不從遂去之之說同然其言臣子之諫亦各有弊人
臣云不顯諫與論語勿欺而犯之之意違事親直云
三諫即蒙上人臣之說然此復論語事父母幾諫一
節一段委宛曲折藹然純孝之意又逃者以春秋時

言則可恐不能行于大一統之世也
姜氏兆錫曰所謂君臣以義合也其義與交友畧同
亦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之意也　又曰陳氏曰孔子
之於魯百里奚之於虞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比
干之於殷則死于諫而不去何也輕重可否君子以
義爲衡迹雖不同其趣一也　又曰所謂父子以恩
合也幾諫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是也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
世不服其藥
方氏慤曰未三世而能自得師亦在所取

程子曰親病委諸庸醫比之不孝故事親者不可不
知醫
姚氏際恆曰此等言伎術亦可商和扁未聞其上世
若庸醫雖十世恐亦難服其藥也
朱氏軾曰鄭云嘗度其所堪謂度其物劑之堪用否
也然藥進于醫手必得精熟物劑之人始可無誤故
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三世甚言其精熟也
姜氏兆錫曰藥必先嘗者君子謹疾於君親尤愼也
然猶必醫三世乃服者呂氏謂其治人多用物熟功
已試而無疑故也又曰此章言事君事親之異同也

儗人必於其倫
芮氏城曰倫貴賤賢否之類儗必以倫禮以當爲恭
也若魏文侯以左右儗擎則貴賤不倫爲失體或以
管仲儗曾西則賢否失倫爲不智矣
朱氏軾曰春秋魏中山舍人倉唐使文侯召而見之
指顧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儗人必于
其倫諸侯無倫無所儗之觀此可知儗人不獨比德
量才即援引證據亦必以其倫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不得以貴比賤爲不敬也方氏曰
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夷惠伊尹迹不

同矣孟子俱以為聖孔門以有若似孔子則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晏願孟子則不知王覇之業不倫也愚按方說備矣則疏止以貴賤言者似淺也然以下文推之此句蓋問天子之年以下九條發端之詞方氏意雖善而義未合疏則引其端而未發耳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

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陳氏澔曰若如也千字從一從十凡數未定者或如一或如十顔注食貨志千箇也當如此箇數意亦近之又曰御謂御車也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

姚氏際恆曰曲禮之文雖分段落義多鈎連如謂儗人必于其倫即為下五對發端亦可今故合為一節若其不可合者又不得因義之鈎連而誤合也上言國君之年下言大夫士庶之子其文不同不必泥大抵皆問其子之年也如曰天子之年即天子之子之年也大夫之子即大夫之子之年也少儀國君亦言子與此同然此于天子國君不言子也不過以若言天子國君之子嫌于嫡庶無分故直言天子國君耳鄭氏曰四十强而仕五十命為大夫鄭見上言天子國君下言大夫士庶之子故分別為解以為天子國君繼統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士大夫四十五十年有定制故問其子如此分別豈不滯甚可笑彼蓋不知天子國君即天子國君之子與士大夫之子同故以士大夫當生比論以致不成一例語義也長者亦祗出幼之名非謂四十五十如其說士大夫四十五十不須問則天子之年非有定制四十五十亦須問矣

何以曰始服衣若干尺乎且庶人之年亦無定制何以亦問其子乎疏引熊氏曰庶人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辭遁可見又其妄者直謂年當作子益可笑矣御是御車古人于射御之事既長則皆習之不必為大夫之子諱詩曰又良御忌

姜氏兆錫曰若干者未定之詞顔注食貨志千箇也謂如此箇數也自國君以下皆以事對而天子止對以服之尺數者不敢質言至尊之意也疏曰謂冲主新立或遠方異域人來問而其臣答之如此下文問國君畧同　又曰為國以禮禮莫大於祭宗廟社稷

故能則知其長未能則知其幼也　又曰不問大夫士之年而問其子者古者四十始仕五十始服官政大夫士之長幼不待言也御謂御車大夫不徒行其子有御之道也　又曰疏曰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御事也　又曰典主也謁請也士賤無臣故自主賓客告請之事也　又曰負薪者庶人力役之事也亦止問其子者古者庶人三十而受田亦不待問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

富數畜以對

萬氏斯大曰士已食祿公朝不與齊民伍縱未有命車亦得自爲之故問其富則以車數對見其家富者得多爲車數未有定也若如舊說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則命車唯一而已數豈無定且又何以見其富乎

姚氏際恒曰葉少蘊以言不及義爲恥曷爲問富其言非也先王之法制祿分田諸侯大夫以及士庶凡封地爵祿田里樹畜皆有品節限度不可過不可不及故各有其富如此設爲問富各以其富答之者所示先王之法也如是則上下相安于禮制而天下均平矣苟不循此則在上者畜聚斂之臣與夫畜牛羊豢雞豚以病乎下庶人以封植之利辛王侯之奉以僭乎上或均失其富則公卿而乘牛車庶人而死道路者有之此皆後人無其品節限度之所致也則問富之說蓋亦有深意存焉奚可貶之乎

姜氏兆錫曰數數之也蓋數其地而以山澤之所出對地廣狹有定數故數之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山澤所出無定數則即其在境內者對之而已如各州魚鹽蜃蛤金玉錫石之類是也　又曰宰邑宰也有宰則有采地而得食下民賦稅之力矣具服器以祭其大也　又曰上士三命得賜車馬故以數對

也　又曰庶人田有定制唯畜之多寡在人故以對

又曰此章言天子以下稱答之倫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王氏應麟曰鄭謂五祀殷制七祀周制然周官天子止五祀明堂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及曲禮禮運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儀禮士亦禱五祀聘禮大夫有門行鄭釋大宗伯之五祀用左傳家語之說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王制

之五祀用祭法之說

萬氏斯大曰周制子月祭天於郊午月祭地於社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是也郊在南郊祭法謂之太壇周官謂之圜丘社在北郊祭法謂之太折亦曰太社周官謂之方丘北郊他經不見覲禮所謂禮月于北門外是也

姚氏際恆曰四方鄭氏謂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官之神此左傳之文而月令有之按五祀卽月令所謂戶竈中霤門行則四方或亦如月令之旨未可知不然四方非可空向而祭而虞書望秩山川之禮

又屬祭山川解者亦混入祭四方非矣鄭又謂祭于四郊此附會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之文殊未然詎乃是四方非四郊也天地鄭無釋孔氏謂五天帝配以五人帝又謂天神有六地神有二種種緯書非禮不經之說悉不可用然亦皆鄭說而排篡于此也五祀是周制故王制曾子問士喪禮皆有之而月令疏其名爲戶竈中霤門行也祭法增司命泰厲爲七甚不經鄭氏因祭法之說反目此爲殷制誤矣此文不言士祭五祀士喪禮云禱于五祀與此不同呂與叔疑不得祭而得禱然未有禱而不祭者

姜氏兆錫曰冬日至祭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又五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此天子歲徧也諸侯有國必有方如東諸侯則惟春祭其東方也山川亦惟在境內者祭之其同於天子者惟五祀而已此諸侯歲徧也餘放此　又曰呂氏曰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然考於經皆不合曾子問稱天子未殯五祀不行士喪禮自天子至士皆祭五祀則祭法言涉不經也

齊氏召南曰按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是周制五祀之明文也鄭註謂五官之神總因祭法有王立七祀之文耳安知祭法之果可據乎又按漢書郊祀志周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白虎通及劉昭續志亦同然則大夫祭五祀自是周制不得以祭法立三祀爲据也又按周禮小祝分禱五祀賈疏曰此經五祀與月令同月令不祭司命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可知旣夕禮亦云分禱五祀者注云博求依祭法士亦祀按賈亦疑于鄭之不足据矣必謂祭法是而曲禮非可乎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姚氏際恆曰淫祀本為求福語以無福立義斬然

姜氏兆錫曰鄭氏曰廢之舉之若殷人廢柱祀棄後人不得廢棄祀柱也呂氏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毁之宗廟已廢之社稷也舉之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墠已正之昭穆也非其所祭謂非其所當祭者若魯之郊禘及祀爰居旅泰山是也淫過也神弗享故無福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姚氏際恆曰索牛左傳襄二年以索馬牛皆百匹杜註索謂簡擇好者此索字應同其解謂不及諸侯之肥但簡擇好者用之耳鄭氏曰肥養于滌也索求得而用之蓋以大夫牲不養于滌也甚無據孔氏曰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由疏所引觀之則索者豈是臨時求得而用之之義耶

姜氏兆錫曰毛純曰犧體充曰肥二者皆在滌三月然後用之大夫則臨時索用而已故稱索也士不用牛又降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萬氏斯大曰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推此而言惟大宗得祭始祖族人無遠近皆宗之繼高曾祖禰之小宗亦不得祭也高曾正適之宗得祭高曾庶祖禰正適之宗亦不得祭也鄭註庶子不祭祖云凡在體在乎上者視下正猶為庶也得之矣

姚氏際恆曰此謂支子欲祭其先必告宗子而後行鄭氏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夫宗子若有故必命支子代祭支子何必又告之耶

姜氏兆錫曰疏與祖禰廟在宗子之家庶子賤不敢祭若宗子有故則庶子攝祭然猶必告於宗子也呂氏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支子不宗者亦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義或宗子為士庶人為大夫以上則亦得牲祭於宗子之家然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則雖用其祿不敢專其事也其宗子去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而其體殺矣之說二條雖微不同然合而觀之皆支子不祭之義

方氏苞曰若宗子有疾庶子代攝則必受命於宗子

不必復告若宗子去國支子爲攝主則禮有常經可以不告且所之國有遠近豈能遇祭必告按內則云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齋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謂適子庶子爲大夫士者欲致祭於大祖之廟則具牲使宗子代祭已往助焉終事乃歸祭其祖禰正此經所謂蓋支子不得祭大宗之祖廟若爲大夫士而願致宗敬則必告於宗子而使宗子主之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鬣力輒反腯徒忽反翰戸旦反槀苦老反脡肥頂反薌音香萁音姬韭音久鹹音咸鹺才何反

成氏伯璵曰尊鬼神之用故異其名

易氏祓曰易其常名以爲美稱其致美於牲齍乃所以致敬於鬼神亓也

姚氏際恒曰此節之義有不可解者不必強解蔬說文云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則稻亦蔬屬陳可大謂蔬與疏同非

朱氏軾曰古今語音不必盡同記載傳述未必無誤一元大武商祭脡祭尹祭等名殊不可解亦無容強爲疏釋也

姜氏兆錫曰元頭也武足跡也鬣背毛也腯充滿也翰音謂振翅長鳴也羹特牲禮所謂羹飪煮肉之通稱也蓋牛豕豚羊雞犬肥則跡大豕肥則鬣剛豚肥則體充滿羊肥則毛柔細雞肥則鳴長犬肥則羹美也此言畜類之善也又曰疏開也雉兔肥則足開兔肥則視明也此言禽獸類之善也又曰尹正也脯欲敷割方正也此脯通禽獸而言脯之善也又曰槀乾也商度也商其燥濕平而用之也脡挺挺然而直也此商祭脡祭言魚之善也又曰水挹注則清酒縮泲則清水清則可滌酒清則可酌皆以用爲名也此清滌清酌言飲之善也又曰薌猶香也合之言凝聚也其莖葉也黍性熟則黏故自成功而言薌合粱質生獨盛故自本體而言薌萁粢所謂粢盛明神明之也本五穀之通稱稷者稷爲五穀之長猶后稷名官社稷名神之意也疏稀也嘉美也苗稀則美稻尤整齊故名也此言粢盛之善也又曰豐盛也本根也此約言蔬之善也鹹其味鹹也鹺鹽名此約言味之善也又曰嘉

謂無瑕也量猶度也謂廣狹長短皆中度也此言幣之善也又曰此章明天子以下祭祀之制而發其意以及其物也

方氏苞曰羊豕豚有解體皆先薦骨體而後及膚與腸胃惟犬則專用其肉以為羹餘皆不薦明水況齊以其體至清可用以滌五齊而得名酒則去糟而為清始可酌以祭饗非若恒食清糟可並用耳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呂氏大臨曰柩久也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故在棺欲

其久也

姜氏兆錫曰崩謂如山之崩重詞也薨者不明之狀隱詞也卒終也猶全而歸之之意正詞也不祿者言不能漸享其祿惜詞也死則消盡無餘而已尸之言陳也古人病將絕下置地間以受生氣必不生而後陳尸在牀以殯也呂氏曰柩久也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故棺欲久也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姜氏兆錫曰四足謂獸也漬謂體腐漸漬也動物敗而腐翔物降而下則死也兵者死於寇難之稱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姚氏際恒曰皇說文大也爾雅君也稱君者亦大之義古尊死之號皇為通稱註單釋為君謂有君德後世不敢用皇字以註疏之說也

姜氏兆錫曰曰王曰皇皆以君尊之也考成妣媲也辟法也謂妻所法則也凡皆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故其詞如此不言王父母以上者適士二廟得及其祖考蓋指士禮而言與

方氏苞曰皇大也王父王母假義也父母之上復有

父母猶君之上復有君故假其稱以為義

任氏啟運曰按古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易曰考无咎書曰嬪于虞詩曰嬪于京皆生者之辭是古皆為生死之通稱而後世異之以別死生也徐乾學曰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為顯以士庶不得稱皇也今相沿既久不必復稱皇矣愚按宋韓魏公祭文皆稱顯易皇以顯蓋自魏公始也又按父在母亡祭猶父主之主不得稱妣稱顯嬪旁不書奉祀父歿乃改題焉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姚氏際恒曰易尚書稱父曰考不必死也自有此文

後世從之矣嬪之稱後世不用
姜氏兆錫曰此因上父母考妣而申之也嬪之言賓
也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
者老而亦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鄭意謂疑
大夫不壽考壽考不爲大夫何以曰卒士不短折短
折不爲士何以曰不祿兩說相妨于是以爲有德行
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何其迂折之甚乎曲禮本雜
取諸說不必紐合陳可大曰彼以位之尊卑言此以

數之修短言也是
朱氏軾曰士壽考亦言卒大夫短折亦言不祿凡年
五十不爲夭七十乃稱壽前之以爵別者謂未及壽
而不至于短折者也
姜氏兆錫曰上文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稱以爵也此
蓋堪爲大夫士而不爲者故考終則從大夫之稱以
尊之短折則從士之稱以惜之以致尙德之意也又
曰此承上章祭祀之意以明人道始道之始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
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上時掌反綏音妥他果反敖五報反
朱氏申曰敖者陽之所作憂者陰之所伏姦者邪之
所生
姚氏際恆曰玉藻云凡侍于君視帶以及袷卽此視
不上於袷不下于帶之義也陸農師曰不敢言視天
子恭也國君大夫放此綏視以所視綏之遠近爲節
衡視以所視衡之遠近爲節綏視游目遠于袷矣衡
視游目又遠于綏矣直言士視五步耳與上相備也
然則天子國君大夫游目亦不過此按此解綏衡之
說是也但士相見禮云若父則游目則天子國君大

夫悉下得遊目可知更詳之
姜氏兆錫曰天子視謂視天子也餘放此袷曲領也
綏頹下貌謂如執綏然也衡平也言天子不得上於
領而視其面下於帶而視其下尊之至矣視國君則
得視其袷之上而猶在面之下如執綏然視大夫始
得正視其面所謂平衡也然皆不旁視而得旁視左
右五步間者惟於士爲然蓋自天子以下其視漸高
以舒而動必以禮者如此又曰敖憂姦泛言視之則
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

言朝

朱氏軾曰在在此職也在此職卽謀此事無容怠亦無容越也

姜氏兆錫曰傾欹側也上於面者氣驕故知其傲下於帶者神奪故知其憂傾側流視心必不正故知其姦此君子所以慎也此又泛言視之則也

方氏苞曰君命大夫與士肄其職業則在官者各言其所司之事府庫朝條舉之以例其餘也在朝言朝如太僕則言燕朝之禮司士則言治朝之禮朝士則言外朝之禮命大夫與士肄者凡職事必其官之長

與屬共議之也若別有創作營爲不宜曰肄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吳氏澄曰謂在朝議禮問此一禮則對以此一禮也

姜氏兆錫曰以其微且賤也　又曰輟罷也顧回視也異猶他也事以行言慮以謀言固謂鄙野不達於禮也言朝儀當肅雖罷朝必謹也言自言也謂或言或問或對皆必以禮也又曰此章言在朝言貌之節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萬氏斯大曰方氏謂禮言大饗有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祀帝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禮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禮也先儒以此大饗爲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愚考禮經祀帝祀先牲日皆卜此言不問卜乃指兩君相見及賓客之禮也賓客旣言朝聘當饗卽饗牲日皆不卜其言不饒富卽左傳所云饗以訓恭儉之謂也舊說非

姚氏際恆曰大饗謂郊祀天地大祫禘之類日月素

定故不問卜周禮大祭皆言卜不可從鄭氏謂祭于明堂莫適卜此亦附周禮莫適卜之文故以五帝屬之殊迂僻陳用之謂饗賓按以人交人本不用卜何必言之此亦狃于周禮大祭祀皆卜言卜故別立一說耳

陸氏奎勳曰按祭祀卜日卜尸卜牲無不用卜者故嚴陵方氏訓爲天子之燕諸侯長樂陳氏云饗禮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得食凡以訓恭儉而已此所謂不饒富也

姜氏兆錫曰本條諸說不一註曰不問卜者祭五帝

於明堂莫適卜也不饒富者富之言備取備而已勿
多於禮也疏曰此大饗總祭五帝若卜其牲日不得
每帝問卜恐其神非一吉凶不同也註云莫適卜蓋
總一卜而已註知大饗爲祭五帝於明堂以月令季
秋大饗帝諸帝皆在不得每帝問卜若其祫之大饗
則周禮宗伯饗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故知非大
祫也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有常故不問
卜祭之日掃地以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用藁秸視
天下之物無稱其德者故不饒富也愚按郊特牲郊
用辛則月有三辛合卜用辛之日且春秋又有卜郊

之文皆未云不卜也考祀五帝祫羣廟饗羣侯皆謂
之大饗而郊特牲大饗次於郊之下則疏之註以大
饗爲五祀帝者得之而呂說之以大饗爲郊祀殆非
矣但記直稱不問卜註以莫適卜釋之而疏謂不每
帝皆卜總一卜而已恐非經之本旨且周禮饗大鬼
用卜亦非指大祫而言即指大祫亦可以不皆卜而
總一卜釋之矣又安得以此定祀五帝與祫羣廟之
異禮乎學者詳之
齊氏召南曰按註疏太泥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祀
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掃地而祭故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
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
椇榛脯脩棗栗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于國君曰備酒
漿于大夫曰備埽灑
蔣氏斯大曰按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
子男五寸合之此經知五等諸侯皆以圭爲摯特有
長短之差不得泥周官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之文反
疑此經爲畧贊詞爲失也
姚氏際恆曰此言問名之答詞上而以納女該之鄭
氏狃納女二字而云爲不親迎故自致女不亦迂乎

朱氏軾曰以下女上曰納非必壻不親迎而謂之納
也
姜氏兆錫曰摯贄同執以相見之禮也釀秬黍爲酒
曰秬鬯和以鬱金曰鬱鬯以其芬香條暢故名天子
無客禮其摯用以禮神而已諸侯通五等而言圭通
桓信躬穀蒲而言凡皆比德於玉也羔取其羣而不
失類且潔素也鴈取其知時且飛有行列也雉取其
性耿介且文飾也家鳧曰鶩取其不飛騰如庶人之
守田畝也　又曰委致也委而退明不敢與成人爲
禮也其摯蓋亦用庶人與又曰纓馬盤纓也拾射韝

也矢箭也或野外或軍中隨所有而用之也 又曰椇榛棗栗四果名脯脩二肉名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脯脩左傳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此之謂矣又曰此章歷言凡摯見之禮又曰備百姓者以下事上也備酒漿者以內贊外也備埽灑者以勞承逸也此言納女皆不敢以伉儷自期而爲自卑之詞也 又曰按祭法王侯皆備百姓而唯稱於天子者尊王也詩采蘋采蘩大夫皆備酒漿而唯稱於國君者尊君也故國君止稱備酒漿而大夫止稱備埽灑而已此尊卑之殺也

續禮記集說卷十

續禮記集說卷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檀弓上

芮氏城曰篇中記喪者十八故今取其言喪之義者入上篇其行禮之得失凡屬孔門者次爲檀弓上屬君卿大夫士者爲檀弓下

姚氏際恒曰此篇疑義特多僞言百出觀其文偎便僞利亦可知是賢者過之一流人故不必言之其皆實與義之皆正爾列下帖然其中亦有可採者學者宜分別擇焉可也篇中凡言春秋事與經傳多錯互矣明明經傳而且異之況其無可證據者乎讀檀弓者當知之此篇爲子游門人之後人所記疑義各詳文下

陸氏奎勳曰以檀弓名篇何也註疏皆謂檀弓達禮故首稱之然則曾子有子之屬反出檀弓下耶愚謂戴聖仕於孝宣朝宣固孝武嫡曾孫也戴之首記檀弓而標爲篇目者以此其中多載喪禮有可爲儀禮疏者如銘明旌也重主道也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之類是也有可補儀禮闕者如天子之棺四重天子之殯菆塗龍楯以椁之類是也雜採列國之語詳於魯

晉其文筆能于左國外自成一家言若衛若宋若邾滕亦可補國語所遺至若孔門三世皆出其妻曾子子貢入廐修容抑夏則揚曾抑曾則揚游復譏言游爲汰恣意雌黃此稷下狂生之橫議也戴氏皆詳錄之烏知其不可以信一時傳萬世哉

姜氏兆錫曰以篇首二字名篇分上下者猶曲禮之意也　劉氏曰檀弓篇首言子游篇內亦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記

齊氏召南曰與孔子子游同時則非六國之時也或作此記之人爲六國時人耳

任氏啟運曰篇中多推尊子游似劉說近是但篇中所記多傳聞非實而孔云仲梁子六國時人則成是書者必戰國時人非弓也或弓有所記而後人因之未可知耳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姚氏際恆曰檀弓免焉鄭氏謂故非爲禮以非仲子以下章子游麻衰弔謂子司寇知之或有然然欲正人非禮己而先爲非禮甚迂而不可訓也伯子答後檀弓不復再語另接子游問孔子則記者歸重子游初未嘗以檀弓爲知禮也故謂此篇爲子游門人之後人所記不誤

姜氏兆錫曰公儀氏仲子字魯同姓之族檀姓弓名魯之知禮者也免袒免也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繞于髻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客死而無主者亦爲之服若其有主者則弔服

加麻而已今檀弓初非同姓而其家亦非無主不宜服此疏謂因其廢立而爲過禮之服以譏之也何居怪辭子服氏伯子字註謂仲孫蔑之元孫景伯蓋主人之兄弟也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弓以仲子遺命舍孫而立庶子故怪之而小斂前主人未居阼階猶受弔於西階之下此所就伯子于門右以問也猶倘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詞伯邑考文王之長子衍微子之庶弟微仲也微子舍孫立衍疑是殷禮文王立武王蓋亦太王傳位季歷之立先儒以爲權或亦以爲遵殷制也應氏曰檀弓信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

正非夫子明以示之孰知立子之爲非乎愚按大宗之義自天子下逹得聖人言而後天經地義萬世爲昭也三代而下王侯廢立之禍多矣則此義之不明也與

方氏苞曰聘使至他國主君賜饔先薦于祖考卜一尸或昭或穆則子姓未有不從者而卒于他邦朋友爲之袒免以從之者非主喪之子姓耳仲子舍適孫立庶子故以子不在之服感動之何居謂義何所處伯邑考疑無子未可爲舍孫立子之證設有子而未立武王周公封建所必先未有不見于書傳者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非獨從殷禮也作賓定國以成其仁舍孫立弟以明其義其事與太伯不嗣傳國于仲雍畧同太伯蓋不忍挾商之天下并不欲受周之封國皆遭變而止于至善孔子所以目爲三仁稱其至德也

任氏啓運曰本文言免不言袒是以親厚爲之免非以無主爲之袒也且弓來弔初未知其立孫卽見而驚問猶未遽得定論安有先爲袒免以諷之之理又按周封同姓不聞有伯邑考之後是考無後可知微仲之賢與微子並稱或是民所愛戴或是王命立之

總是一時權宜非常法也孔子殷人而曰立孫妄見殷人必立弟乎後儒據此謂商質立弟周文立孫似非確論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饒氏魯曰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託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

姚氏際恆曰隱犯皆指諫言事親有隱無犯卽論語幾諫之義事君有犯無隱卽論語勿欺而犯之之義鄭氏看隱犯作兩義故別以隱爲不稱揚過失誤矣此處諸儒已多駁過然鄭之以隱犯爲兩義者以事師曰無犯無隱有難通也而前儒于此則不能了不知此隱犯亦與上同義旣爲人師安有過失使弟子諫蓋記文亦就君親之隱犯爲湊合而言耳養說文供養也非獨指飲食凡供養皆是故鄭解有方爲不可侵官若無方是無事職事事皆當爲之也方喪方字已爲後世以日易月開端矣心喪三年曰心似乎無服故鄭引若喪父而無服以證之然愚謂師恩有重

輕任人爲之故喪服不言以其無一定之服耳非竟無服也

朱氏軾曰左右卽是方無方謂左右無一定有方則左不得右右不得左也人子事親自袵席几杖之微以至繼述之大自一身嘗笑居游之節以至涖官之忠臨陳之勇凡父之事莫非子之事而子身之事又莫非所以事父之事非若設官分職之各司所事而已養者供也奉也事親承顏喻志恪供子職庶一室豫順高堂杖履優游頤養天和可謂能養父矣事君水火工虞無曠厥官使庶績咸熙一人垂裳端拱安

享玉食可謂能養君矣師弟義比君臣情同父子弟子職所載沃盥饋食與子之事父無以異而不止此也師之所望于弟子者傳吾道耳一堂授受心領神會相悅以解庶不負師教而能傳師道如是而後可謂養師就親也愛慕之誠不在離合之迹膝下承歡相對融融就也陟岵陟屺明發有懷亦就也疑丞輔弼朝夕王前就也君門萬里天威咫尺亦就也顏閔由賜之從游患難相依就也不及門之遠跂異代之孟子其終身依歸私淑諸人亦莫非就也服勤至死謂服勤所養之事終子臣弟之身而不衰也

姜氏兆錫曰就養猶言趨承也饒氏曰左右或音佐佑非也左右卽是方養不止飲食之養無方者言或左或右無定方也子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有方者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定方也臣於君各盡職守而已故有方也

朱氏曰親者仁所屬故有隱無犯君者義所屬故有犯無隱師者道所屬故無犯無隱劉氏曰隱犯皆以諫言父子主恩犯則責善而傷恩故當幾諫君臣主義隱則畏威而害義故勿欺也而犯之師弟恩義兼又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故不必犯亦不必隱致之言

極謂極其哀也方之言比謂比於親也二者皆斬衰三年心喪則身無衰麻而心有哀戚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

方氏苞曰疏引晏嬰之事以證註蓋據左傳既以告於公故與叔向語而及之但非記者本義記謂不隱情以成君之過耳古者列國分士君臣甚親不獨公孤卿大夫及朝廷之士朝夕御于君所卽鄉遂公邑都家羣吏凡有事于郊野亦各承其事故曰左右就養也視學養老則學校之官左右供奉郊望類蜡游田朝會則所至之地有司左右供奉故曰有方

齊氏召南曰隱是緘默容忍知而不言之謂注非也
疏尤無謂若謂既諫卽可言君之過必無此過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
改也吾取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劉氏彝曰然終不若改墓之爲安也
湯氏三才曰杜氏請合而不哭豈其所欲哉
姚氏際恒曰凡古事古禮有與後世懸殊者不可執
今以疑古也如記文明謂武子成寢室而存杜氏之
葬于西階下當時容有此事而鄭氏謂夷人冢墓以

爲寢按杜氏仍來請合葬則未嘗夷可知也張子厚
謂此必是殯豈容城中有墓皆非也請合葬焉張子
厚又謂掘其柩以歸合葬陸農師亦謂請遷于外而
合葬之皆非也
朱氏軾曰細玩禮文是杜氏以新死者就寢合葬武
子謂合葬之禮其來已久不能禁杜氏之不葬也旣
許其葬又何靳而不令哭耶然嬌固不脫齊衰武子
且善之何至夷人冢墓爲宅杜氏欲合葬可
得乎此與晏子春秋所載景公事皆無稽之論也
姜氏兆錫曰劉氏曰成寢而夷人墓不仁也不改葬

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又命之哭矯以文過
也且寢以安身乃處於人之冢上墓以安先乃處於
人之階下乎皆非禮也
方氏苞曰古者萬民族葬墓大夫掌之兆域必在郊
野卿大夫居國中卽休沐之居亦宜在私邑無緣有
成寢而墓在階下之事蓋周禮久廢勢家縱侈作苑
囿于郊野因成寢室以恣淫樂也觀魯公薨于臺下
則强臣則而象之苑囿中各有寢室可知矣吳夫差
宿有妃嬙嬪御焉鄭伯有之臣曰吾公在壑谷則當
時列國君臣之淫侈皆可見矣

齊氏召南曰按注未確季氏不仁甚矣而矯僞以文
過有何稱乎記此者以爲戒也方正學曰成寢而夷
人之墓合葬于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爲知禮其稱之
也奚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曰無已則一野而遷諸
猶爲善乎是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
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
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
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
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朱子曰出母得罪於祖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是正禮孔子卻是變禮也又曰子思所答與儀禮都不相應禮爲人後者爲出母無服只合以此答之

吳氏澄曰子上父在不得爲出母服者子思兄死時使其子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其私親不爲伯父後而接續主祭者禮大宗無子不立後而但奪宗也何以知子思之有兄曰子思哭嫂

姚氏際恆曰諸儒解此事或謂禮宜爲出母齊衰杖期或謂禮不宜喪出母或謂喪出母爲聖人處權不

喪出母爲子思守禮或謂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爲父後伯者乃賢者之過子思正欲用禮紛紛諸辨皆可不必孔子必無三世出妻之事也黃叔陽曰夫子年十九娶宋亓史記注作上家語作亓并字誤官氏明年生子適魯昭公賜之二史記無鯉二字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而字之曰伯魚至六十六而夫人亓官氏卒傳記之所可考者昭然如此豈可以爲世出其妻乎按黃之前說乃史記註引家語其六十六夫人卒之事史記家語皆無之彼說固難信今欲闢彼說而僞撰其事以爲證又烏乎可

朱氏軾曰道隆則隆道汚則汚道義也義可厚則厚可降則降不問禮制之有無也按儀禮出妻之子爲母期又曰爲父後者則不爲出母期先儒謂爲父後則父没矣父没主祭則不服私親據此則伯鯉父在喪出母爲禮子上之不喪爲變于禮矣竊意喪服此條乃漢儒增入孔子子思時本無此禮然母子天性有不能恝然于衷者伯鯉天資純厚夫子不忍違其志而聽服期盡以義起也義可隆則禮隆者不妨隆義可降禮隆者不妨降然必見道之眞如聖人乃能之大賢以下不得不守其常故子思曰我則不能或

曰先王制禮隆殺之宜審之悉矣安得有義外之義曰禮固道也而有時不盡乎道者緣情也因時也如母喪三年嫂叔小功婦服舅姑三年之類不得謂先王之制爲非亦不得謂後人所變爲不是要揆之于道無悖焉耳然三世出妻子思母嫁必非實事先儒言之詳矣

徐氏乾學曰言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是子思前未有不喪出母者檀弓凡言始皆變禮之失此亦微文示譏耳

陸氏奎勳曰爲出母之喪者父在則齊衰杖期父殁

嫡子爲父後者無服以不祭爲嫌也若衆子則雖父殁猶得服期禮之正也子思之不喪出母信斯言也於禮不合況夫詩詠文德首曰刑于傳列鴻妻曾聞舉案孔門大聖大賢豈有三世出其妻者此皆起于戰國遊士詆毀之口案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明年生子昭公賜鯉因以命名年六十六而亓官夫人乃卒其無出妻事明矣

姜氏兆錫曰子上子思之子其母子思之出妻也子之先君子喪出母謂孔子聽伯魚之喪出母也道猶禮也汙猶殺也隆謂有服汙謂無服白子上名伋子

思名也此章陳註全背禮制與古註歷相反今一以古註正之鄭註曰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無服孔子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而子思自謂不能及記禮所由廢也疏曰按儀禮喪服經傳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禮可隆則從隆謂父在爲出母宜隆厚也禮可殺則從殺謂父卒子爲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爲出母宜減殺也而子思自謂不能及聖祖亦過矣陳氏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以爲甚是哭於期以內則可哭於期以外則甚也道隆以隆故喪出母道汙而汙故喪不過期子思知之而以不能自訟殆非也愚歷按古註蓋言先聖之盡禮而子思始變之也而陳註乃謂伯魚子上皆爲父後不合爲出母服伯魚期而猶哭子思難乎言伯魚之合禮也故爲權詞以答之蓋欲子上之守常以行禮而不欲其加隆以變禮也夫陳註之與古註其是非如是相反者何哉原其病蓋緣禮爲父後者無服解有不合而然也陳註不論父在父卒而直以伯魚子上皆爲父後者則于母自合無服而古註則以父卒乃與尊者爲一體所傳重而後無服故相反也據儀禮喪服篇言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此經

也又言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傳也又釋無服之意謂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引舊傳以釋傳也又釋尊者爲一體之意謂不言與父爲體而言與尊者爲體本祖以下而言也此以註釋傳也由傳及註推之蓋長子正體于上嫡嫡相承又以傳重爲宗廟主是爲父後本于父卒承重非謂父在時也且經傳不言出妻之衆子爲母期長子則無服而言出妻之子爲母期爲父後者則無服是其言出妻之子該衆子長子而言而其言爲父後者乃以父卒長子承重得名又易明也喪服小記云爲

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註云
事宗廟爲祭主者不得服其私親也夫出母是私親
以父卒身爲祭主而不得服則父在爲祭主其爲之
服宜也如之何以父尙在伯魚子上妄謂之爲父後
者而不服出母也且陳註以伯魚子上皆爲父後而
不當有服則伯魚期固非矣況期而猶哭乎伯魚實
固難辭而夫子乃不蚤止其期而徒儆其猶哭則是
違禮徇俗而姑爲紾兄者之徐徐爾也而至聖又豈
爲之者考孔氏三世皆母與廟絕孔子出其妻而其
後聽伯魚之喪之者父在時也子思之母嫁于衞之

庶氏而不爲服者父卒後也今子思尙在而不聽子
上之喪出母故言自子思始以慨之若不論父在父
卒而長子概不爲出母服則不爲服者已始于子思
之自不爲其母服矣不待其不聽子上之喪出母而
後云自子思始也孔氏三世始末並見此篇之內則
註疏稱父卒爲父後者乃無服歷考甚明而陳註未
之思也故愚備載而質之以俟達禮者擇焉

任氏啟運曰子思于出母其神傷于出妻其詞厲此
爲子爲夫之別也夫于妻有絕道子于母無絕道聖
人制禮出妻之子爲母期夫亦知子之心必有不忍
故也夫子寬仁故使子喪之子思嚴毅故不使白喪
之于是見聖賢氣象之別而玩子思語意亦似其妻
罪大也然則人子處此將如何父殁則喪之父在則
聽命于父焉爾又按孔門三代出妻事之有無雖不
可必然亦可見古人夫綱之肅內治之嚴婦人是夫
比于君父家道之成此義著也自出妻之法不行而
强妻悍婦遂敢抗衡其夫甚至淫妬橫行喪家絕嗣
而莫可制皆由此義之不講故也然則說禮者何必
以出妻爲孔氏諱哉程子曰世俗以出妻爲醜行隱
忍不敢發不知纔修身便到刑家妻不善便當去也

或問古出妻有坐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似非大惡
程子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不忍以惡大出之使以
微罪去古語云出妻令可嫁絕友使可交是也

方氏苞曰疏以父在父没別隆汙非也伯魚子上皆
爲父後之子而遇出母之喪皆父在之時則張子謂
道隆道汙就所出之母以定似無疑矣蓋或見出同
而過有大小也

齊氏召南曰非之按正是爲父後者無服何謂非之
子之先君子疏指孔子陳氏集說指伯魚爲長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

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頎音懇又音𩕄

孔氏穎達曰下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不拜示不爲後也重耳在周時知先稽顙後拜者士喪禮周禮也云拜稽顙者謂拜之時先稽顙喪大記云拜稽顙與士喪禮同

朱子曰拜而后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以首叩地卻交手如常

姚氏舜牧曰順亦從哀中出但先拜猶知禮賓不若先稽顙自致其哀耳故孔子從其至

吳氏澄曰拜而后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手一拜稽顙而后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　又曰周官九拜今約之爲三一曰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于地周官謂之空首凡經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至于地在手之前此拜之最重者稽顙即稽首以其爲凶禮故易首爲顙以別爲吉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手一拜後作稽首一拜

姚氏際恆曰此云稽顙后拜士喪禮皆云拜稽顙喪大記亦云每拜稽顙與此不同孔氏謂士喪禮諸文拜稽顙者爲拜之時先稽顙此執禮解禮之曲說也又孟子述子思再拜稽首而受稽首再拜而不受是吉禮其於受不受亦分拜于稽首之先後與凶禮同此等禮今無由考不必強爲之說也鄭氏以拜稽顙稽顙拜分周殷益謬　若拜與稽首稽顙諸義則有可考者拜者字從兩手從下兩手爲拜也內則云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則拜之用手爲義甚明

尚書云拜手少儀云手拜皆是也先兩膝著地次用兩手相交但折腰俯首而已荀卿云平衡曰拜謂首與腰齊也吉凶禮皆用之稽首者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荀卿云下衡曰稽首謂首下于腰也吉禮用之稽顙者較稽首之首至手者爲重首至地其兩手開也凡首至地惟顙貼地故謂之稽顙荀卿云至地曰稽顙凶禮用之此三者之大較也惟拜則即起以用手不用首故也稽首稽顙則遲起故曰稽稽者稽留之義以遲爲敬以用首故也惟拜又爲總名亦兼稽首而言拜通稽首稽首不通

拜也如尙書拜手稽首則分別言之其餘若論語拜下禮也孟子使己僕僕爾亟拜之類皆兼稽首而言也又少儀婦人肅拜此立拜也亦名拜皆不可以辭害意此外又有頓首者不見于諸經惟左傳穆嬴日抱太子頓首于宣子及申包胥乞秦師九頓首而坐爲陡頓之義與稽義正相反以首叩地而遽起凡急遽有求倉卒致情時用之此禮之變非列于拜禮中也自周禮作妄爲列于九拜之一而註者不達釋爲平常吉拜是誤以頓首爲稽首矣其後遂以頓首易稽首之稱無復有稽首者沿流及今反以稽首爲凶拜尤謬誤之可笑者也又立而折腰曰揖論語揖所與立鄕飲酒禮作揎亦曰肅曲禮肅客而入左傳三肅使者大抵與今之拱同今則以鞠躬俯首近地爲揖微鞠躬俯首擧手爲拱又不同

姜氏兆錫曰拜者交手伏地以敬賓也稽顙者叩頭觸地以哀親也顙卑順之貌頎痛切之意先加敬於賓而後盡哀于己是得行禮之序故爲順哀常於親而敬暫施于人是極自盡之道故爲至從其至者亦與甯戚之意也愚按家語孔子以上有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于孔子十七字較有緣起宜

增之

齊氏召南曰殷拜周拜是想當然其實並無所據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識式志反　泫胡犬反

陸氏德明曰防墓防地之墓也

陳氏澔曰封土爲壟曰墳一恐人不知而誤犯一恐已或忘而難尋泫然流涕者自傷不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傾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

萬氏斯大曰墳與墓有別封土曰墳實土不封曰墓然既葬之後雖封土爲墳通謂之墓可也防墓崩者所封之四尺因雨甚而崩非崩及兆域至見尸柩也考士喪禮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是掘地爲壙也壙深故其下棺也君用四綍二碑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綍亦曰引葬時屬引懸棺而窆故墓無崩道其或有水潦冲嚙直當改葬而不止於修故禮有改葬緦之服豈孔子於親墓崩及

兆域第虛援古不脩墓之言而置之者乎故知其所崩者四尺之封也

姚氏際恆曰古也墓而不墳今則墳矣豈生今反古乎東西南北之人在後人目孔子則可安有孔子預知自疑之理古不修墓不知古果有此制否即有之任其崩壞而不修則是失於本心又不止于生今反古之愆矣

朱氏軾曰程子謂孔子先反使弟子治葬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無論孔門弟子無奉師命而不誠敬將事者即聖人至仁至孝豈肯以窀穸人事委之不愼之弟子張子謂孔子時年十七安得有門人禮經駁雜至此已甚而吳文正公必曲為之護殊不可解

姜氏兆錫曰合葬者孔子父墓在防奉母合之也塋域曰墓封土曰墳東西南北言遊無定居也識記也一則恐人誤犯一則恐已難尋故封高四尺以識也雨甚墓崩故門人脩築而後反告之者三而孔子皆不應且泫然流涕者以弟子不能謹築以致崩圯古人則敬謹之至無事于脩也

任氏啟運曰按葬母時孔子未適他國安有東西南北之人語亦得之傳聞而妄記之

方氏苞曰周官冢人以爵等為邱封之度然與其拊數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正其位掌其度數墓而不墳蓋殷道故曰古也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自防叔奔魯未有起家為大夫者當從殷禮孔子封識蓋以義起故自白之古者墓而不墳正為封土歲久必崩壞也今始為封而甚雨敗之自不得不更築遭事之變唯隱自痛而無可言者是以不應及三告則不得不以其故語之矣

齊氏召南曰方正學謂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髖然暴於人而不修何取于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為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于五父之衢亦然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陸氏佃曰哭以師友之閒進之也

吳氏澄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之內故謂之師友之閒

姜氏兆錫曰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為衛人所醢孔子哭之師弟之禮也聞使者言而命覆棄其家之醢者蓋痛而不忍其似也　又曰朱子曰子路仕衛之

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之也臨川吳氏曰哭師於寢哭友于寢門外今中庭在寢外門內故陸氏謂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方氏苞曰醢朝夕必陳之物而可久留故命以巾羃覆之旬日中勿以醢進也若已陳之醢則宜命徹不宜覆之地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朱氏軾曰有宿草不哭謂一期之外不復哭也若始聞朋友死雖在數年之後有不哭者乎或謂小功不稅何況朋友曰哭非稅也彼小功即不稅能無哀乎

姜氏兆錫曰草根陳宿是期年之外可無哭乎此因上章哭子路而類記之以見禮無過不及之意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陳氏澔曰冢宅崩毀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或曰殯葬皆一時事於此不謹則有悔惟其誠信無此患

姚氏際恆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言喪雖三年爲極但既亡則終弗之能忘矣故卽以故君子云云陳可大謂既葬曰亡此本中庸章句解事亡如事存亡字以爲既葬則曰反而忘焉之說此解殊牽强今陳直以亡爲既葬益非矣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從來解者皆貼親喪說殊不然終身之憂似忌日矣一朝之患鄭氏謂毀不滅性陳可大謂指上必誠必信所以無冢宅崩毀之事並迂又與下故忌日不樂義不貫按此二句乃古語孟子引之故此用故字孟子用是故字記文取有終身之憂句喚起忌日不樂義無一朝之患是陪說孟子則取無一朝之患句以明上文橫逆之事有終身之憂是陪說孟子

又解有終身之憂爲憂其未能如舜觀此同一有終身之憂句記文作忌日用孟子作如舜用則釋古人之書者其可粘滯執著死古人句下哉祭義作君子有終身之喪此方專指忌日

朱氏軾曰喪有盡而哀無窮雖親死已久而追慕之情終身弗忘于何見之于忌日勿樂見之也一朝之患句不重蓋古有此語連引及之註以患爲滅性未是

姜氏兆錫曰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也方氏曰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

謂於生者無所疑既葬曰亡中庸曰事亡如事存故雖已葬而不忍忘親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一朝之患如冢宅崩毀之類惟一出以誠信則無此患矣此蓋言喪有盡而哀無窮之意也

方氏苞曰誠者物必堅良也信者用無僭忒也亡以人子而言蓋喪期雖以三年爲極至于哀慕之心則至於身亡之後而弗能忘猶三年間所謂子之於親至死不窮也

齊氏召南曰按注太遠後儒說亦不一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

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父音甫郰鄹同側留反曼音萬

陳氏澔曰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少孤及顏氏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虞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恩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湯氏三才曰其慎言其慎重如此也防今啟聖林南負防山北臨泗水

姚氏際恆曰此僞妄之說前儒多辨之不更贅

朱氏軾曰孔子有姊有兄非皆少孤也何待問之郰曼父之母況五父之衢之殯如此其慎也殯而不葬以待求父墓而合也此豈少而無知者之所能母在而不尋父墓可謂有知乎郰曼父之母與聖母善其非遠在他國可知何待既殯而問乎禮經背謬無過

于此亟當刪之

陸氏奎勳曰柩將遷葬者爲殯與喪三日而殯不同左傳詛于五父之衢爾雅九達爲衢蓋地廣可停柩者慎字當從鄭氏作引問于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記者另叙合葬之由而解者連上疾讀宜其誤矣至史記所云野合緯書云感黑龍之精他若挑處子于漢江誅正夘于兩觀之下誣孔者肆爲穢說尊聖者故涉神奇均有識所不道也

姜氏兆錫曰不知其墓謂父墓也五父衢名殯謂殯母也殯葬皆有引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

也禮無殯於衢者註謂欲使人怪已以發問端也人見柩在路皆以爲葬而引乃殯引可怪甚矣聊曼父人名故問其母而得之也又曰馬氏曰叔梁宋人喪葬從殷制墓而不墳此孔子所以少孤而不知其墓也陳氏曰家語孔子生三歲而父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母顏氏之死時孔子年二十有四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身之至不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乎且母死殯于衢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曾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哉馬遷又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而鄭氏因之則益惑矣且

如後世臣堯臣喚之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今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愚按此說乃生於戰國魏之臣李由由母少寡與李音通而生由王愛之而問曰古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將爲折毀也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耳乃曰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子順聞之以詰王王曰由假以自顯無傷也子順曰造謗誣聖非無傷也事詳孔叢然則馬遷蓋承其說而記者亦謬錄之與

任氏啟運曰按孔叢子魏欲相李由而由姦生不知其父由設此以自解當時孔斌已斥其造誣謗聖矣記者因由妄語遂信而錄之爲戰國時人可知

李氏光坡曰此節未詳

方氏苞曰司馬遷野合之誣鄭康成以註此記故孔氏子孫輯家語以別白之備載前母施氏生九女妾生孟皮聖父年餘七十孟皮廢疾乃求婚于顏父年齒不倫故誤傳於野合其情甚顯穎達奉詔疏鄭注不敢正言其非故謂馬鄭之說與家語文義無殊乃不得已之游辭耳不知遷以身被宮刑爲百世之垢

乃于自古聖賢皆傳誣妄語以汚之於堯則曰知子丹朱不肖念以天下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受其利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於湯則曰吾甚武號曰武曰於文王則曰陰行善又曰閎天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用此脫羑里之囚而得專征伐果爾則是諸臣陷君於不義而文王之立身曾魯叔孫婼之不如也且方是時伯夷召公太公畢公安在乃懷奸挾詐而爲此回面汚行之舉乎於武王則曰以輕劍擊紂以黃鉞斬其

頭懸太白之旂衛武公則傳爲弒君兄而篡立之賊孟子則勸齊伐燕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傳戰國游言曰啟與交黨攻益而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實令啟自取之其無忌憚至此則至聖身無可疾而重誣其父母何足怪哉自漢唐以來羣儒皆欲辨其誣而未得其要領故特著之顯達謂非全不知墓之處所乃不知柩之所在是也自殷以前墓而不墳鄒大夫雖仕于魯其官卑自當守殷禮不封不樹古無墓祭聖母少寡謹于禮法無爲數適墓所故久而失迷此事理之無足怪者五父之衢必聖父平

生游處熟習之地度當年送葬者必多故殯焉以發人之疑而啟問端卒於此焉得之陳氏謂必無殯于路衢之理不知遭事之變不可以循故常輿棺入肆而加攢塗并冡西階爲壁以依肆爲廧以吐霤而廬于其側非禮之可以義起者乎今聖墓之右有子貢築室舊址亦古禮所未有若竟無聊曼父之母則如之何孔子無不知父所葬之方所而晏然終身之理如知其在防而終不知柩之所在則近其地而別葬焉可也既得之則身爲司寇不可不從周法而合葬與郰大夫卒時異矣

齊氏召南曰按自有此說史記家語俱妄衍其事而史記則誣矣陳氏謂此經雜出諸子所記不可据以爲寔是也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陳氏澔曰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緌

姜氏兆錫曰喪去飾故不緌蓋不相不歌者不以吉干凶而不緌者不以凶即吉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班氏固曰夏后即木以相周無膠漆之用殷人棺槨又加膠漆也

羅氏頎曰軒轅制棺

姜氏兆錫曰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而已有虞氏尚陶用瓦棺始不衣薪也夏后氏燒土爲甎而四周於棺坎有槨之象殷人尚梓始以木爲棺與槨周又於棺傍爲置牆翣則盡飾矣非直爲觀美凡以盡乎人心也堲周一名土周火熟之曰堲柳衣障棺猶牆故謂之牆即喪大記帷池之屬翣狀如扇喪大記黼翣黻翣皆是也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

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

方氏苞曰有虞氏瓦棺則夏后氏以木矣塈周者殯葬時以塈周于外以護棺也故殷人因之加椁爲疏謂塈周爲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似未安既有瓦棺又爲瓦椁則廣輪有加而陶冶益難義無所取盡郎以甓周于棺外耳殷以後之椁以衆材攢塗乃用塈周之意而以木易塈耳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陳氏澔曰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勝金也

姚氏際恆曰此文已爲不韋月令開端尚黑白赤未詳其義疏引舊說謂正色有三然青黃非正色乎鄭氏以物生色黑及芽白萌赤解之此緯書註甚鑿陳可大謂禹治水尚水色（水非黑色觀禹貢別言黑水可見）湯征伐得天下尚金色于周無可言乃取五行相尅之義以爲火勝金吳幼清祖其說變相尅爲相生謂夏以金德王黑水色水者金之所生周以木德王赤火色火者木之所生于殷無可言爲以水德王白金色金者水之所從生又與上義反皆鑿謬按此則三代尚色之義恐附會也周戎事乘騵取大雅駟騵彭彭爲說而因以爲夏乘驪殷乘翰耳然六月詩比物四驪采芑詩乘其四騏周豈嘗用騵乎殷戎事乘翰取易白馬翰如爲說以翰字代白馬義甚疏謬陸德明謂翰又作鶾無據

姜氏兆錫曰大事喪事也驪黑色翰白色易曰白馬翰如騵赤馬而黑鬣尾也

齊氏召南曰按三正紀之說未可信不如孔安國謂改正朔起自殷周爲確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姚氏際恆曰哭泣之哀數句似從孟子來以其易齊疏爲齊斬也語孟中未有斬字幕分布縿或是當時奢儉之別鄭氏布爲諸侯縿爲天子殊武斷若謂曾申以魯僭用天子禮諷穆公不宜用先世所習用者而申欲一旦異之亦迂矣

姜氏兆錫曰穆公魯君名不衍哀公之曾孫也曾子

曾參之子名申厚者饘稀者粥此先言王侯以下禮之達也幕以覆棺衛以布爲幕諸侯之禮也緆以綃爲幕則僭天子矣此因以見王侯禮之等也

方氏苞曰齊斬之情古者父在爲母期故兼言齊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

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

吳氏澄曰孝子之事親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申生必殺而後奚齊可立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已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即是彰父之惡不待身殺而後爲陷父於惡也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其行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然天理之公畧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爲孝屈原但知憂國之爲忠而一身之生死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

姚氏舜牧曰申生所處地位極難晨牝先杜其諫路有必不可言者女戎先絕其去路有必不可逃者事出不得已而從容就義此人子之至難

徐氏揚貢曰驪姬妖孽獻公迷惑申生不敢言不忍言一安字盡之

湯氏三才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先儒責其陷親不義不得爲孝然臨死惓惓宗社其志不可悲乎獨惜其不學知經而不知權耳

姚氏際恆曰以爲其世子鄭氏曰可以其孝則未之

有若然凡孝子必當諡以孝而後可爲孝乎迂亦甚矣鄭氏之說蓋誤本于梁餘子養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不知此乃當時諫阻申生伐皐落氏故爲聳其言以希動聽若羊舌大夫曰違命不孝子其死之非又以死爲孝耶孔氏援春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附親于不義故曰不孝其說尤悖人子以孝名者多不幸處其變即以舜之大孝尚不能掩其父母之頑嚚亦可曰陷親于不義而非孝乎後儒因鄭孔此說遂羣以申生爲不孝陋守之尤極誣之曰申生之死于親可言而不言而且懼傷公之心于義

可逃而不逃而且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躬之不閱而且恤國家之多難不顧生死之大節而且謹再拜之末儀嗚呼申生之孝孰有加於此數言也惟以傷親之心爲大故不言惟以不可處無父之國爲大故不逃忘躬而且恤國家之多難死不忘忠也臨死而且謹再拜之末儀死不忘敬也其極誣之者非所以極讚之乎至謂其可以言何以知之謂其躬之不閱何以見之尤妄矣吁人臣人子不幸而遭逢事窮勢竭乃爲此死忠死孝之事千古豈有印板之忠孝乎哉後此宋儒高託中行以千古瑰異嶄巀

之行槩加抑下不之許可皆自此一種議論有以啟之耳若是則人心益無感激風俗日以偷漓徒取便于拘文牽義旅進旅退之儔耳豈不可歎哉

朱氏軾曰文正之論申生最當但恨不爲太伯伯夷耳

陸氏奎勳曰申生之得諡爲恭與衞世子伋相同伋即其伯也史遷班固皆失考余于鄘風柏舟特爲顯微闡幽

姜氏兆錫曰獻公以驪姬殺世子事見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文公也盍何不也勸其言志於公而不從者恐言則姬以讒誅使君失所安而心傷也又勸其奔他國而亦弗從者旣不忍辯此名矣行將何往也狐突申生傅也辭之者將死而與之訣也伯氏註謂狐突別氏也狐是總氏伯則以字爲氏後云叔氏專以禮許人亦此類也諡法敬順事上曰恭　又曰疏曰申生自縊陷父於不義不得爲孝但得諡恭而已

續禮記集說卷十一

浙江書局刊

金承樸校
高復祥校
嚴曾鑑校

續禮記集說卷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檀弓上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陳氏澔曰朝祥且行祥祭之禮也朝祥莫歌固爲非禮特以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路之笑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其意若曰名爲三年之喪實則二十

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爲善矣蓋聖人於此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禮也

姚氏際恆曰論語記孔子問者出後而有言者二一爲南宮适出讚其爲君子尚德一爲宰我出斥其不孝不仁讚與斥皆不必面盡故待其出爾若朝祥莫歌之非子路笑之既是矣爲面故斥之而引其旨待其出後始發乎聖人教人必不如是也

朱氏軾曰子魯人者子去其禮未達愈于世人之不待祥而歌也

姜氏兆錫曰祥謂祥祭也朝祥莫歌固非禮特以禮教衰廢而猶能行三年喪之禮故不備責之而其言如此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朱氏申曰公責卜國而賁父自責馬之馳騁在御不在右也

呂氏祖謙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當時祗是馬

驚耳不預勝負也

吳氏澄曰誄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辭如後世祭文之類非謚也

楊氏慎曰呂說是也軍或有始敗而終勝者秦晉韓原之戰晉將擒穆公以食馬者赴敵反擒晉惠公乘丘宋敗豈非縣卜二子之故耶釋文去績字不成文

姚氏際恆曰末之卜鄭氏解謂微哉卜國無勇然古無但稱人之氏者況君乎或以卜爲卜筮皆未詳也

鄭解此爲責卜國意疑不及縣賁父則縣賁父不當獨死遂謂二人皆死尤臆測士之有誄自此始鄭引

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按誄與謚有別鄭以誄爲謚
非後放此檀弓所記事實多與春秋經傳無似而又
多互異當以經傳爲正不必爲之附會求合也莊十
年經云公敗宋師於乘邱非魯敗也陳用之以爲莊
公敗于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于二人既死之後呂
東萊以爲止是馬驚敗不預軍之勝負此皆曲爲附
會者

姜氏兆錫曰乘丘魯地戰在莊公十年縣卜皆氏也
右謂車右凡車右以勇力者爲之大崩曰敗績戎車
之副曰佐授公綏使登佐車也末微也公責卜國微
末無勇而賁父亦自責遂皆赴敵而死也　又曰圉
人掌馬之官二子既死及浴馬方見流矢中馬股間
之肉則知非二子之罪矣古者生無爵則死無謚殷
大夫以上爲爵周爵雖及士猶無謚也莊公以義起
遂誄二人以爲謚明變禮也又曰方氏曰誄以達善
之實而謚因誄而定有誄則有謚矣

方氏苞曰馬驚敗車御者之過不應讓卜國且不名
而姓非稱也古者軍事御與右皆卜吉然後用今賁
父敗績是卜不應故曰末之卜也古末莫通魯論末
之也已記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齊氏召南曰按諸儒疑于此經有敗績之文以與左
傳莊十年大敗宋師于乘邱其事不合也不知此經
之敗績但屬馬言玩下文縣賁父自言他日不敗績
而今敗績注以公他日戰御馬未嘗驚逸解之已自
明了陸氏釋文云馬驚敗一本無驚字不云無績字
也東萊所見釋文本不同耳

任氏啟運曰舊謂末言無勇不責縣而責卜故責其
輕以愧其重君無呼臣以氏者其說迂曲恐非孔謂
士有謚自此始愚謂因圉人浴馬見有流矢在股間
白肉知馬驚非賁父之罪死敵實賁父之勇哀其死
而述其勇以誄之也謚者必有誄誄者不必謚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
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
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
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
之疾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
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
反席未安而沒（睆華版反簀音責瞿紀具反革音急）

孔氏穎達曰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

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未爲大夫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故春秋書僖公薨於小寢譏卽安也成公薨於路寢傳曰言道也已不爲大夫當依禮不得寢大夫之簀也

朱子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其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是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又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

楊氏愼曰尸子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姑息猶言姑婦所謂婦人之仁也鄭訓苟容取安亦通

姚氏際恆曰檀弓多毀曾子而譽子游此一章亦毀曾子也曾子于大夫之簀已不當受卽受之亦不當服用乃于臨沒之頃因人言而始易之豈死不可僭踰生獨可僭踰乎使非執燭之童子曾子不將以不正斃耶且謂以執燭之童子能別服制之宜否知義理之是非而子春曾元輩乃罔知匡正且爲其隱諱

不卽救止是曾子之門人子弟尙不及童子之識爲深可恥也千載之下動以此事嘖嘖言曾子因于人死稱易簀奉爲美談殊不知記文之誣爲耳蓋附會論語曾子有疾章造此一事其云舉扶而易之倣啓予手啓予足而云也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放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而云也

朱氏軾曰童子再言大夫之簀曾子謂其愛人以德豈得謂童子非欲曾子之易朱子云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舊習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此論最當

姜氏兆錫曰病者疾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曾子子也華者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簟也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嘆吁之聲

又曰曰者童子再言也以曾子未嘗爲大夫豈可臥大夫之簀是以禮告也故曾子然其言而命易之

又曰革急變動也彼謂童子也於是決不從曾元之言而易之也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　又曰朱子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

不幸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又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任氏啟運曰非禮不可一刻居豈有因仍習俗姑且用之積年積月至此始改耶若非童子一問曾子不終身非禮乎考之於禮簀不聞有君卿大夫士之等只過于華美不如質素之爲可安耳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

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貌顏預不分殊謬按廓開也廓然閉塞之久至此始稍開也孔氏謂寥廓情意不同而已亦豈可通大抵人子有終身之喪固然已此文則從始死至大祥別形孝子爲哀之隆殺酌人情事理以言之另是一義初不相妨解者必欲据終身之喪爲說其亦固矣

姜氏兆錫曰充充憤懣填塞之狀親始死心形充屈如道極無所復去而窮也瞿瞿驚顧之貌哀親在柩如有所失而求之不得也皇皇猶栖栖也柩歸草土無所依托如望而不見至也慨嘆廓落也倏至小祥撫而增慨又至大祥惟情意寥廓不怡而已蓋五者情無窮而節漸殺也　又曰方氏曰下篇顏丁居喪則皇皇於始死慨焉於既葬問喪又言皇皇於反哭先王制禮畧爲之節而已思親初非有隆殺也故言又不同如此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婁力俱反陘音形髽側瓜反臺音胡鮐音台

孔氏穎達曰因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則用矢招魂

陳氏澔曰升陘魯地稗云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　又曰夫以盡愛之道禱祠之心孝子不能自已冀其復生也疾而死行之可也兵刃之下肝腦塗地豈有再生之理復之用矢不亦誣乎

萬氏斯大曰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鮐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據此是敗後髽以逆喪非敗後相弔以髽也特自此之後遂以髽行弔耳故此本其始而言之若謂敗後相弔以髽則夫死之婦自哀不暇遑及弔人夫存又不必婦人行弔故當通於左傳解方不泥

顧氏炎武曰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心焉致其志也是亦無于禮者之禮也

姚氏際恆曰言婦人弔意從死無男子耳然婦人夫死又弔他人于情事未協

姜氏兆錫曰邾人呼邾聲曰婁故兼稱邾婁魯與邾戰于升陘在僖公二十一年時邾師雖勝多死傷軍中無衣故復用矢然復者孝子之不自已冀其復生也疾而死以衣復之可矣肝腦塗地豈有復而再生之理况又復之以矢乎其誣甚矣　又曰吉時以繦布韜髮謂之纚凶則去纚以布約之而露髻謂之髽魯爲邾敗於臺鮐在襄公四年髽非以弔其時戰敗家家有喪故髽而相弔也方氏曰矢以施於射非施於復髽以施於喪非施於弔因而弗改皆非禮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姚氏際恆曰下二句是記者語因言髽而笄總之制故加蓋字以別之此檀弓用字法篇中多有之孔氏皆以蓋字爲疑辭豈下章孔子蓋寢疾七日而没亦疑辭乎孔之以此爲疑辭者其說曰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此執儀禮之櫛笄意謂不當云榛笄也然則孔子讀儀禮不熟耶可笑也按櫛者梳也非木名喪服鄭註云以櫛之木爲之或曰榛笄賈疏云玉藻云沐用樿櫛髮晞用象櫛故鄭云櫛笄者以節之木爲笄則是謂樿木也其說詳明據孔意云亦當惡笄或用樿同櫛或用榛今但以櫛對榛言混甚然其誤實始于鄭也喪服言櫛之木檀弓言榛禮言不同何必輒爲附合致妄以蓋字爲疑辭耶

姜氏兆錫曰縚妻夫子之兄女也從從高也扈扈廣也禮婦爲舅姑齊衰髽之高廣視斬衰而差故其姑

死而夫子教之爲髽之法也笄卽簪也吉髻尺二寸喪髻一尺斬衰笄用箭齊衰笄用榛竹以布束髮謂之總垂其餘於後斬衰總垂六寸齊衰垂八寸此因教以爲笄總之法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縣音玄禫大感反比必利反

孔氏穎達曰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禫二十六月作樂下云是月禫徙月樂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鄭康成則二十七月禫二十八月作樂復常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夫

子五日彈琴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憂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三年問云二十五月而畢者據喪事終除衰棄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謂禫後方將作樂以釋內無哭者之義非謂即作樂也大記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閒傳云大祥居復寢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耳又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也

馬氏晞孟曰三年之喪人子之所自盡而不可以死傷生故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則禫言祭有即吉

之漸也大祥之祭可以從吉之時而爲人子者不忍一朝之間釋衰絰而被元黃故又有禫以延之雖然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中月而禫此三年之喪者父在爲母期則哀戚不得致於三年之中故祥禫異月蓋三年所以爲極而致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以期者其情猶可伸也夫三年之喪既禫而徙月可以作樂故魯人朝祥莫歌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至於孟獻子既禫而不樂則孔子以爲加於人一等矣雜記曰親喪外除故笙歌之樂不作于未禫之前然則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言十日者蓋亦徙月之間也

朱子曰喪禮只是二十五月祥便是禫當如王說又曰今既定制二十七月即此等細瑣處不須尋討自致其哀足矣

姚氏際恆曰按孔孟之說皆言三年之喪未有二十幾月之說亦未有大小祥禫之名其短折于二十幾月者不知起于何時自諸禮始有祥禫之名而短折者始一定而不可復變矣玆不具論至于禫月以及作樂禮又無明文則所謂短折者仍無一定之說今

從之者不過東漢晉儒懸揣臆斷而已又可笑也試詳之鄭氏謂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二十八月作樂孔氏疏之曰鄭據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又据閒傳士禮云中月而禫中月間一月也據喪服小記云妾附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附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間又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月而禫各自爲義又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又以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

祥之日鼓素琴及孔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併此獻子禫縣之樂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此鄭氏之說也王子雍謂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孔氏疏之曰王據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曰踰月則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據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曰納幣禮也此王氏之說也按鄭氏王氏二說皆謬執

于一故未盡然何則自聖人制三年之喪其後變禮者又非一人後人必欲執一說以槩而通之自有所不能也今懸於記中凡言禫與作樂之不合者悉平心意其文以解不稍有牽强而得其說爲三焉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謂禫即在祥月之內又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又下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此以二十五月爲禫亦以二十五月作樂一說也上云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曰踰月則善二十五月大祥踰月是二十六月禫可以作樂此云孟獻子禫縣而不樂亦當是二十六月禫禫祭後即可作樂又喪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以此二十六月爲禫亦以二十六月作樂一說也間傳及士虞禮皆云中月而禫中月是間一月二十五月大祥則二十七月禫又雜記云期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與此亦合又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月者對徙月而言若二十六月禫則二十七月樂鄭若依二十七月禫則二十八月樂此以二十七月爲禫或二十七月二十八月作樂一說也然則曷爲其說之或遲或蚤不同若是曰變禮者非一時記禮者非一人故其言互異也鄭王各執一

說凡于諸禮文及他經事跡其合可者合之其不可合者必逞其辭以强合所以禮愈雜而多端而後人究不得一是之從予故悉取其不合者疏列如右使學者覽之自可了然於心目之間而亦可擇而從焉矣其擇而從焉奈何曰與爲其蚤者盍爲其遲者何也昔者聖人之制三年之喪也而何以短折之也既以短折之則本吾仁孝之心從其短之長猶愈乎其短之短也云爾　夫曰三年之喪則是三期也自春秋時喪禮成風始有短折爲一期者故宰我亦有期可已矣之間而夫子力折之孟子勸滕文公行三年

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此又可證也于是秦漢諸儒起而斟酌于其間定爲二期又加三月之禫著于禮文較之一期雖若猶愈而所歉者固已多矣嗚呼父母之喪何事也而可以調停斟酌于其間乎孔子曰予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不知此三年亦短折否試以此詰之應無不憮然者矣昔者唐王元感創建三年之議而世迄無從之者其亦滔滔之勢固有所不可返者歟　喪大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則是禫祭後則可以樂可以御而獻子獨否夫子所以歎其加于人

一等也此善之之辭而陳晉之陸農師之徒皆言獻子過于禮夫子非以爲得禮特稱其加于人一等而已嗚呼禮雖不可過不可不及然喪禮非他禮可比三年又非期功可比喪過乎哀不愈於不及乎且可食而不食則滅性可除服而不除則爲失禮謂之過可也此第不樂不御耳豈可謂之爲過哉

姜氏兆錫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祭名大祥後閒一月而禫謂之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也比次也猶言十五日之次五日之次也一曰及也謂及當御之節也縣而不樂但懸其器而不作樂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入寢也雜記云親喪外除故夫子美之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萬氏斯大曰祥禫之說鄭元主異月王肅主同月今按此條及前朝祥暮歌孔子謂踰月則善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正合是篇所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及三年問所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王肅之言爲可據士虞禮閒傳皆言中月而禫謂禫在祥月中也即令喪事先遠日祥或在下旬然祥後即禫亦不害爲中月鄭乃據喪服小記中一以上學記中年

考校兩文釋中爲間遂定爲二十七月而後世因之不思三年問一篇出于荀子荀子周人也二十五月而言必非無據奈何與之相背乎然先儒多知二十七月之不合乎經而不敢昌言正之者親喪寧厚且相沿已久不能卒變也

汪氏琬曰此記禮之誣也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禫之同日異月吾姑不暇辨然必俟徙月後而用樂則已審矣顧孔子之彈琴也獨不當俟諸踰月之外乎按琴瑟之爲物雖君子無故不徹者然考之經皆燕饗樂器也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是宜從徙月之例無惑也況當大祥之時其服則猶麻也其寢則猶未床也雖使加縗焉以訖於踰月何不可者而孔子必欲彈之以干非禮乎與其不成聲不如其勿彈與其彈于既祥之後不如彈之於既禫之後也魯人朝祥而暮歌則孔子溥言其失孟獻子禫而不樂則謂其加于人一等孰謂孔子者禮教之所從出而反不如獻子乃僅僅與魯人爭五日之先後乎使孔子果琴之彈也必不賢獻子而諷魯人孔子既已賢獻子而諷魯人矣決不身自彈琴以干非禮之誚也曾子問曰廢喪禮可

以與于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說者以爲大祥除服不得與於他人饋奠之事夫饋奠且不得與如之何可以彈琴乎哉吾故曰誣孔子也蓋記禮本非一人故即檀弓一篇往往彼此悖謬如此

以文反

姚氏際恆曰此與上魯人朝祥而暮歌章之義悖違則記者之妄可知矣鄭氏曰謂踰月且異旬祥亦凶事用遠日孔氏曰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按本文但言十日不言踰月鄭孔雖極意斡旋終是未通

姜氏兆錫曰復類引孔子之事以明之也家語十日之下有過禫二字謂彈琴而不成聲者凡十月至過禫而後成笙歌也當以家語爲正此脫文耳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組音祖

陳氏澔曰此二者皆譏其變吉之速然蓋者疑辭恐記者亦得之傳聞故疑其辭

楊氏愼曰孟獻子孔子有子三章一聯爲義獻子過有子不及舉孔子明祥禮之中制

姚氏際恆曰玩蓋字而字鄭氏譏有子近是孔子亦以爲疑辭不知何疑之有

姜氏兆錫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禮既祥屨無約縞冠素紕令即以絲爲屨飾以朱組爲冠纓其變已速矣然有若似聖人者恐未然也故稱蓋以疑之

以上十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厭於甲反

陳氏澔曰先儒言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眞爲死於畏矣

應氏鏞曰爲國而死於兵亦無不弔之理齊莊公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弔也

朱氏軾曰孔氏云非理橫死謂非理而橫死于畏厭溺者非謂畏厭溺者皆非理橫死方氏云三者之死

皆非正命謂非正命皆不弔非謂三者之死盡非正命也非正命者不弔豈正命者可不弔乎縣賁父杞梁顏眞卿屈原之徒死賢于生豈但不可不弔乎又弔與哭異經言弔不言哭明非九族五服之親也經文本無可疑先儒紛紛詆議又或曲爲之說俱泥而不通之論也

李氏光坡曰夫子止琴張之弔宗魯正罪其畏也曰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深味之曾直道而行無所畏卻者而肯爲此乎亢畏之念可以弒父與君如鄭公子歸

生是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有畏而死者乎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禮在所不弔也應氏曰情厚者豈能不弔但其辭未易致耳陳註曰明理可以治懼見禮不明則以畏懼而死者有矣如自經於溝瀆之類是也愚按畏而死一說以類推之陳說較合

齊氏召南曰按注未確陳氏集解稍明

方氏苞曰傷死之禮起于生前之恩義設用親昵好而死于非命則痛隱更深豈反有不弔之理蓋奔赴而號泣呼搶不復置弔辭以重傷主人之心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姚氏際恆曰行道鄭氏謂行仁義以道爲道理之道非方性夫胡邦衡皆謂與孟子行道之人弗受同義是指道路之人然未免輕道路之人而重吾黨亦失禮今按先王制禮宜作一頓謂先王制禮如此若論弗忍卽行道之人死亦不忍也而任情而違禮乎

陸氏奎勳曰先王已制禮矣若云弗忍則於路人之死喪皆弗忍也欲其抑情守禮

姜氏兆錫曰姊謂出嫁之姊庾氏云子路弗除蓋以姊無主後而已又寡兄弟故欲於降制反其本服也行道胡氏謂道路之人也子謂此先王之制禮忍不忍非所論也彼行道者皆弗忍矣豈獨子之於姊哉以見其不可不除也吳氏曰伯魚于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子路于姊之喪大功服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故夫子並止之

方氏苞曰行道之人猶言塗之人塗之人寡兄弟者

皆有不忍之心而不聞有易喪期者以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孔氏穎達曰周官冢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各以其族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春秋周公是也鄭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

顧氏炎武曰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

所言已就封于齊矣其復入爲太師薨而葬于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耳記者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夫齊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于封守之外于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塴於墓反哭于其寢故曰葬日虞勿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遂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矣其君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崤之南陵有夏后皋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于廟而不于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水經注淄水下有胡公陵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銅棺隸書處胡公太公之元孫未嘗反葬于周也

陸氏奎勳曰顧氏炎武云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于封守之外于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于庭塴于墓反哭于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

趼送葬曠日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以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數者無一而可其論允矣若據水經注淄水下有胡公陵青州刺史傅宏仁得銅棺隸書則自太公至胡公業已六世未可援此以駁難也

姜氏兆錫曰太公封於齊而留周爲太師故葬于周子孫不忘本故自齊反葬至五世親盡而後止也蓋

樂生敦本禮樂之道生樂於此豈死而倍之哉丘爲狐獸窟藏之地其死而正首以向亦不忘本之意故以仁目之也　又曰疏曰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在周世守采地春秋所載周公是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姚氏際恆曰母死期年哭而訝其甚以禁抑之雖常人亦不爾又父豈不識其子之聲者而問其爲誰顯見其造作也

湯氏三才曰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明年生伯魚年六十六亓官氏卒則亓官氏未嘗出也此必漢儒欲明出妻之義而托之聖人耳

姜氏兆錫曰禮父沒爲母齊衰三年父在期而禫爲出母父在期而不禫父沒爲父後者無服今伯魚父在出母沒而過期猶哭夫子所以嘆其甚也

方氏苞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而伯魚得爲期何也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父在則父主祭嗣舉奠之禮輕雖暫廢可也此聖人緣情而變禮者韓愈以兄命服嫂以期未有非之者故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任氏啟運曰父在爲母期即不出亦不當過期猶哭也此章乎出母無明文但後子上章喪出母難說耳又考孔庭後記言孔氏三世出妻叔梁紇其一則孔子未嘗出妻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祔音父

祝氏穆曰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習鑿齒云虞舜葬零陵元和郡縣誌亦云九疑舜之葬也案太史公曰舜南巡守行死於蒼梧之野既葬于江南之九疑

山海經云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縣界蒼梧九疑當是兩處後人誤引舜死之地以爲舜葬之所耳

吳氏澄曰堯薦舜攝位巡守等事皆舜代行舜薦禹攝位後當亦然也故溫公司馬氏詩云虞舜既倦勤薦禹爲天子安得復南巡迢迢渡湘水然則謂舜南巡守而死者妄也

姚氏舜牧曰季武子常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此云周公蓋祔者祔自周公始定其制武之前言以文已之過耳此所云乃禮之正記者並載之正著其前言文過之罪

陳氏澔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南巡而崩故遂葬蒼梧之野三妃後皆不從舜之葬此記者言合葬之事古人未有因引季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祔葬也晉陟方乃死蔡氏曰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

姚氏際恒曰孟子云舜卒于鳴條當以孟子爲正此謂葬於蒼梧之野不足信堯二女尚書孟子皆同是二妃也此三字或二字之誤張衡思元賦哀二妃之未從李善注引禮記亦云二妃鄭氏直據三字爲解引昏義天子后一夫人三云不立正妃但三妃謂之三夫人誕妄殊甚昏義豈

作于唐虞之世乎疏引帝王世紀之說亦附會記文者不足取證

陸氏奎勳曰沈約竹書紀年註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屬海州鄭註引淮南子征苗而死兼信史記葬九疑山是爲零陵之說識已不精若其以三妃爲湘夫人則尤襲楚巫秦博士之謬矣

姜氏兆錫曰葬於蒼梧之野者舜南巡而崩遂葬之也三妃長妃名娥皇無子次名女英生商均次名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後皆不從舜葬也祔謂祔葬也記季武子之言者見古無合葬之禮自周公以來始也書蔡傳云史記舜崩於蒼梧孟子言卒于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塚云

齊氏召南曰按鄭註但以湘夫人目二女則與王逸解楚辭同矣而韓文公黃陵廟碑則云劉向鄭元皆以二妃爲湘君韓文公曰秦博士對始皇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元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復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以余考之堯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

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毋明其正自得稱小君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陳氏澔曰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於爨室之文舊說曾子以曾元辭易簀矯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沒未必有言及此使果曾子之命爲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禮而賤其親乎此難以臆說斷之當闕之俟知者

姚氏際恒曰親死不浴于適室而浴於爨室前文毀曾子此又毀曾元一輩也

朱氏軾曰浴於爨室非禮甚矣此王孫士安之所不

爲而謂曾子以此語其子乎曾元以此言加於父乎
或曰喪大記甸人爲垼於西墻下曾子之浴煑湯爨
室故記者譏之
姜氏兆錫曰士喪禮浴於適室今浴爨室非禮也舊
說曾子易簀矯以示謙然此非大賢以上之所爲且
反席未安而没未言及此使果遺言爲人子者亦豈
忍曲從非禮而賤其親乎蓋傳誤也
任氏啟運曰禮者中而已矣上踰下替均非禮也曾
子知簀之必當易即知爨室之必不可浴謂曾子有
意矯之非也且死于此室即浴于此室之屋漏飯于

此室之牖下小斂畢乃出室戶曾子寢疾未於爨室
安有舉尸出浴于他室者檀弓多傳聞此亦不作信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陳氏澔曰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
之者恐其忘哀也誦者口所習稍暫爲之亦可然稱
或曰亦未定之辭也
姚氏際恆曰詩大雅虡業維樅周頌設業設虡爾雅
大版謂之業乃縣鐘磬之架也故謂習樂爲業誦謂
誦其詩不作樂也
朱氏軾曰業謂士人所習之業如講道論德射御書
數之類廢業謂未葬以前既葬則期以下飲酒食肉
豈非廢業耶
姜氏兆錫曰業游氏謂歌舞之業廢之者恐忘哀也
誦則誦詩而已故得不廢然稱或蓋亦未定之詞與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
其庶幾乎
陳氏澔曰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
羣物同朽腐故曰死疾没世而名不稱謂是也子張
至此亦自信其近於君子也
姚氏際恆曰此亦襲曾子吾知免夫之義然其言有

弊生死者人道之常恆言曰生死若死爲小人則生
爲君子乎爲小人乎書言舜陟方乃死孔子謂顏淵
吾以女爲死矣舜與顏子亦小人乎曲禮曰庶人曰
死此分貴賤而言也今分品詣而言便不可通且曾
子述戰兢之詩而曰吾知免夫何嘗自詡爲君子而
詆世爲小人耶
姜氏兆錫曰申祥子張之子終由曲禮所謂卒也君
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直與物朽故曰
死也子張至此亦自信其近于君子與
齊氏召南曰按顓孫是二字姓其子名申祥則二名

也何乃疑申聲近𩔗爲一字姓乎康成此註似誤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鄭氏康成曰不容改新也閣庋藏食物孔疏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爲時切促急令奠酹不容方始改新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始死奠之所用鬼神所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酹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庋閣上脯醢以爲奠也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此之謂也

姚氏際恒曰閣庋藏食物之名始死之奠用閣之餘

此註疏說似是閣餘作餘閣亦倒裝字法也陸農師曰其餘幸得更生若有待焉如先儒說以閣之餘奠不惟于文不安亦大夫七十而有閣則大夫死有無閣者矣此說新巧然近牽强至于大夫七十而有閣乃王制之說不當駁于此

朱氏軾曰奠以餘閣不忍死其親也

陸氏奎勳曰舊解盡失其旨餘閣者貯物以供老疾也始死而奠之尸東孝子之心猶若親存而冀其飲食爾

姜氏兆錫曰禮始死奠用脯醢酒醴就尸床奠于尸東正當其肩蓋使死者有所依也其奠以生時閣上所餘之脯醴爲之亦事死如生之意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孔氏穎達曰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旣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史記所說亦同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說不與經合不一也

姚氏際恒曰馬彥醇曰記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

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異于叔嫂之喪以子爲主則婦人不當倡踊也愚按哭異姓之親而使其子爲主亦迂反不若使其妻倡踊而哭之可也然以爲言思爲申祥妻之昆弟者出鄭註彼謂說者云然是在鄭亦未定之辭恐未可全據作解耳曾子在聖門首得聞道後世有顏曾之目子思申祥皆其後進曾子乃舉二人以爲行禮之法亦恐未然

姜氏兆錫曰委曲也居曲巷者鄙陋無文故以譏小功不爲位之人也子思皇氏謂原憲也疏謂卽孔子孫也按疏以下二條爲曾子所引皇氏說是倡猶先

也言思子游之子申詳之妻昆弟也引二子之事蓋以見小功不爲位者之非禮又馬氏謂凡哭必爲位以叙服屬嫂叔雖無服而爲位者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也然子思哭嫂爲位而婦人先踊蓋以娣姒有小功之服而不敢以巳之無服先之耳至申詳之哭言思乃妻之昆弟也而如子思之哭嫂則非禮矣夫妻之昆弟無服且外喪也則不得如內喪爲哭位之主記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哭踊子爲主而哭踊則婦人又不當倡踊矣

齊氏召南曰韓子與李泌書引此經鄭元注云以情責情似韓所據鄭注本不作以己恩怪之也韓子曰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君子之于骨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特以行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今冠橫縫辟積多也反吉非古者解時人之惑也喪冠縮縫古冠耳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古吉凶冠同直縫周吉冠橫縫若喪冠猶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曰喪冠之反吉恐時人因謂古亦喪冠與吉冠反故釋云非古也按吉凶之制正宜有別如其說反謂古之無別爲是而今之有別爲非矣不可通此蓋謂古之喪冠直縫吉冠橫縫後世喪冠亦皆橫縫是喪冠反同於吉冠非古也

朱氏軾曰古者指周初冠縮縫謂喪冠人知殷冠縮縫周改爲衡不知周初吉冠雖衡喪冠則仍殷制所以然者原欲吉凶有別豈至今喪亦衡縫反同于吉

此衰世之越禮周公初制豈其然哉又按縫謂辟積之縫蓋摺而縫之也考古冠制以布一幅爲冠上連頂下屬武頂窄于武故于其上爲辟積使上狹下寬張子謂喪冠橫繞布直縫無文陳用之謂一幅之布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多而文喪冠無文故直縫直者就布言之直橫故縫順經而直也

姜氏兆錫曰縮縫者襞積襵少其前後一一直縫之也衡縫者多襞積作襵而并衡縫之也古謂周初今謂周末周以前尙質吉凶冠皆直縫周尙文吉冠用橫縫惟喪冠仍直縫而今則吉凶冠皆橫縫喪冠始

反而爲吉則非古矣故記者識之黄氏謂斯蓋謂喪冠直縫吉冠横縫爲周公之禮而衰世喪冠亦皆横縫爲非禮也愚按黄說於句理最明疏乃謂周制吉横喪直吉冠始與喪冠反故記者釋其非古以明變禮明也如此說是乃吉與喪異不是喪與古異且喪冠只是仍舊如何卻云非古邪蓋周制吉冠雖尙文喪則從質其冠猶古而後世乃非古如此文義方足學者詳之

續禮記集說卷十二

浙江書局刊

金承栻校
高復祥校
嚴曾鑑校

續禮記集說卷十三

檀弓上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孔氏穎達曰言先王制禮使後人依而行之三日傴以杖扶而起則曾子之言後人難爲繼也

陳氏澔曰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而已者

秦氏繼宗曰曾子篤實純孝不自覺其過中子思弟也事師無隱故以正對之

姚氏際恆曰曾子寧不達禮而過情若此且以是誇于示人迨子思以中道折之而始沮安有此事乎且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亦無生理

姜氏兆錫曰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杖而起者有垢面而已者杖亦中制子思蓋一以禮爲斷也

方氏苞曰曾子至性過人每疑古禮或失于寡恩小

功不稅及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其問喪于
夫子時親尙存未知孝子不食之情狀若何其後身
執親喪自覺三日不食于哀親之分尙若未盡故與
子思商論而子思直言其不可過所以能傳曾子之
學守孔子之道也注謂以疾時禮之不如己已失之
而疏云誇己能執親之喪益誤矣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他外反

韓氏愈曰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
而可乎鄭註曰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
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

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
禮洽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
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也今之人
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
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者恆鮮矣君子之于骨
肉則死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
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
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
色慼慼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
者也禮文殘闕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
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

姚氏際恆曰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是正小功不稅也與此異

姜氏兆錫曰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
也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所言若是則
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終無服矣其可乎蓋以見
禮不可執也又疏曰不稅謂正服小功也小記曰降
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齊氏召南曰韓子與李汾書引此經鄭註云以情責
情似韓所據鄭註本不作以己恩怪之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色吏反乘繩證反

陳氏澔曰十箇爲束每束五兩以四十尺帛從兩頭
各卷至中每卷二丈爲一箇束帛是十箇二丈今之
五匹也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
財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於誠不於物也雖若自責
之心而實則深責冉子矣

姚氏際恆曰此倣論語冉子與子華之母粟五秉爲
說不足信

朱氏軾曰不誠謂束帛乘馬非本意所欲所謂儀不

及物也

姜氏兆錫曰攝貸也古者帛四尺從兩頭卷各至中爲一兩五兩爲一束通計帛二十丈乘馬四馬也徒空也冉子知以財行禮而已聖人則惟其誠不惟其物也雖若自責而實則深責冉有矣

方氏苞曰注宜作忠信則無禮何傳乎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

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孔氏穎達曰哭兄弟於廟哭師于寢此殷禮若周禮則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諸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奔喪之師哭諸廟門外是也所知哭諸野依禮而哭也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爲野哭也

馬氏晞孟曰兄弟出於祖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外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已成己之德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仁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至於所知非朋友之比志不必同方道不必同術故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凡此皆泛愛以交之者也故哭諸野君子行禮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與

方氏愨曰以子貢爲主明恩之所由弔生之禮在子貢哀死之禮在伯高拜與不拜凡以稱其情而已

吳氏澄曰兄弟之喪周之禮哭諸寢而此云哭諸廟師之喪周之禮哭諸廟門外而此云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孔疏皆指爲殷禮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彼之野蓋謂國門外之郊野此之野蓋謂稍遠於寢門外空閒之地無室屋處非郊野之野也

姚氏舜牧曰所謂禮以義起也

姚氏際恆曰此云兄弟吾哭諸廟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此云師吾哭諸寢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與此不同當以雜記奔喪爲正鄭孔分雜記奔喪爲周禮此爲殷禮非此增所知哭諸野甚迂伯高死哭諸子貢家而命子貢爲主尤迂

任氏啟運曰子貢爲哭之主故爲弔哭者拜之非爲伯高氏之主故爲哭伯高者勿拜

姜氏兆錫曰告死曰赴與訃同已太也馬氏曰兄弟

出于祖而內所親者故哭諸廟父友聯于父而外所親故哭諸廟門外師以成吾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吾德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外至于爲所知又非友比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泛交者也孔子哭伯高以野爲太疏而以子貢爲主君子表微其審于哭泣之位如此方氏曰伯高于孔子非特所知而已由子貢而見故哭于其家且使爲主以明恩之有由也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情而已故夫子教之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陳氏澔曰以爲薑桂之謂一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曾子稱禮書之言而自釋之與

朱氏軾曰孝子食旨不甘雖有疾豈能下咽哉增以草木之滋則酒食非純甘旨庶幾勉而食之

姜氏兆錫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若有疾而當養則飲食之矣仍恐其氣味未投故加草木之滋和也末句蓋曾子即禮文而釋之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

姚氏舜牧曰子夏喪明曾子責之事之有無未可知但據曾子直辭以正過子夏傾心以受責猶是古意蓋今世之所無者

王氏充曰子夏失明虛矣之言大抵檀弓多傳聞之語其事初不甚確

鍾氏惺曰氣象不似子夏當是子晳不知子夏設教西河後晳猶在否

姚氏際恒曰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則其喪子喪明之事必不足信朋友喪明則哭之此禮明係揑造呼友以名無禮孰甚師其人而使人疑其爲師此眞得師傳之善者乃以爲罪乎下章云子夏既除喪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哀未忘也其於親亦孝矣又何罪之有

姜氏兆錫曰喪明以哭甚故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

子夏所居疑女于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于子夏也曰爾猶言云爾也索散也謂久別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也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喪親之時尙强壯其子之喪血氣漸衰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方氏曰子夏不尊于師而尊于己不隆于親而隆于子猶以爲無罪此曾子所以怒也愚謂子夏固不爲無罪然引過不遑且深以離友散居爲憾則其去小人之過抑遠矣

方氏苞曰民未有聞未聞其哀毀之異衆也韓退之裴少尹墓誌居喪必有聞從鄭注

齊氏召南曰方正學曰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子于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呼其名而數之則非曾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朋友有過正之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齊側皆反）

孔氏穎達曰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於內者對夫人之寢爲外內耳晝居於內問其疾不問其齊者齊是爲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

姜氏兆錫曰內謂正寢之中外謂中門之外晝而居內似有疾夜而居外似有喪應氏曰致齊于內非在房闥蓋亦端居於窔奧之內與愚按家語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子貢以爲問故孔子答之以此

方氏苞曰經傳中內外所指各異此內謂正寢祭喪致齊及有憂居之（文王世子篇素服居外亦謂正寢蓋對內宮而爲外也）國君則路寢之外別有小寢爲夫人嬪婦進御之所士大夫所宿止則卽其妻之正內內則雖及七十同藏無間是也所謂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國君則小寢士

大夫則內寢也所謂致齊於內散齊于外者內謂路寢之室外謂路寢之堂也散齊七日國君猶出御路寢之堂以聽政士大夫猶赴公朝治官事其退還于家猶得于正寢之堂接親賓家臣故曰散齊于外也致齊三日則國君唯居路寢之室不復聽政于堂士大夫則入居君之齊宮而不返其私室故曰致齊于內也曾子問卿大夫將爲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出舍于公館以待事則凡有執于祀事者必入宿于君之齊宮明矣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

難(見賢遍反)
吳氏澄曰未嘗見齒言其未嘗微笑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人涕泣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否
子皋悲無聲其泣亦如出血然也人大笑見齒本中
笑見齒而微笑則不見齒以哀未忘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姚氏際恆曰不當物鄭氏謂粗精廣狹不應法制然
則以制度之小失而謂併衰可無服理豈可通按左
傳曰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
之容非其物也即此物字義謂服不稱其情實也然

此自一說夫人無哀戚之心固為不孝若併其喪服
而去之則與禽獸何異記言未免過激而有弊耳
姜氏兆錫曰物謂布之升縷及衰之法度也此言服
制也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禮而疑後世若無衰則
禮雖不行而其制度猶或識之也寧無衰葢不得已
而甚言之非與人無衰也
方氏苞曰升縷不同親疏重輕之等也山陰陸氏謂
尊者服精卑者服粗據雜記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
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而言不知此數條乃劉
歆所增竄在禮端衰無等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姚氏際恆曰齊衰不以邊坐與有喪者專席而坐同
義
姜氏兆錫曰邊猶偏也喪服宜敬坐偏倚則不正服
勤勞則不寧也言齊言大功舉輕以見重也此言喪
禮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
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
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
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音脫鄉許亮反)

輔氏廣曰義之所可則說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
所不可則顏路請車而不從於此可見聖人處事之
權衡
姚氏際恆曰聖人安有弔而不哭哭而不哀者亦安
有無涕者而謂之遇于一哀而出可異鄭氏知其不
可通解遇哀為遇主人哀陳可大駁以為上既云入
而哭之哀何必迂其說以為主人哀是也然本文一
字自明正與遇字相應若主人何為稱一哀乎
陸氏奎勳曰謂館人之子哭甚哀因感之而出涕也
然則說驂之賻在夫子亦謂教孝而豈以救過乎

姜氏兆錫曰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人也當車兩馬爲服馬兩旁各一爲驂馬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驂爲賻凡以稱情而已從自也若不賻則無以達其哀而此涕果何自而出乎蓋聖人之表裏一而情文備也類如此舊說主人見孔子來而哭甚是以厚恩待孔子而孔子之賻則答其意而然也陳氏曰上文既稱入而哭之哀又何必迂其說而以爲遇主人之哀乎

孔子在衞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

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黃氏震曰我未能行抑己以責彼之可法也

陳氏澔曰往如慕反如疑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爲如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則此豈易言哉

朱氏軾曰所以如疑者正爲欲反而虞也以追欲反虞之情當窀穸未畢之頃若或驅之又若或縶之此孝子之所爲踟躕躊躇也藉非欲速反虞則亦可以從容暇豫熟視成文何如疑之有故孔子不言速虞之非第曰小子識之

方氏苞曰未之能行非謙言也聖人明于幽明死生鬼神反不能有如慕如疑之情狀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陳氏澔曰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吳氏澄曰顏淵之死已兩期孔子彈琴其常事此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故記者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實孔子不爲散哀而彈琴也

姚氏際恒曰程正叔謂受祥彈琴殆非聖人舉動此疑其說之誣也吳幼清謂孔子此日彈琴適在受祥肉之先記者不悟云然此疑其說之訛也然大抵誣爾非訛也

朱氏軾曰聖人之于顏子所望出而共濟天下處而傳道後世者也自顏子死吾道孤矣聖人因饋祥肉而感動于中入而彈琴所以寫憂猶臨河而歌在衞擊磬也而後食者不忍遂食也非必舍琴而即食

任氏啟運曰孔子三十九歲顏淵生七十歲淵死大祥則孔子七十二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姚氏際恆曰孔子有姊喪其立必用此叉手尚右法甚迂二三子不知羣學孔子叉手尚右法更迂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

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謝氏枋得曰劉向書美家藏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今按家語及高麗本皆有此五字應從之

陳氏澔曰孔子湯後故自謂殷人殷禮殯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吳氏澄曰聖人德容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門周旋中禮者當不如是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為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為稱泰山梁木為比自稱若是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後知將死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

姚氏際恆曰聖人將死負手曳杖消搖門闔又作歌示死以莊生放達之習擬點聖人令人可憾孔子平日不居聖人安得以泰山梁木哲人自居說夢言死盡屬荒唐其誣妄不辨可知吳幼清亦指此章為妄然又謂聖人自應知此豈待占夢以此作駁郝仲輿

亦祖其說其理流入異端不可不辨聖人生死亦與常人同安能預知故死生之說聖人所不道觀答季路未知生焉知死可見矣夫預知死期端坐示寂此浮屠氏之所震而驚焉者也而以是為聖人重乎是不必以夢而知亦不必以不夢而知正怪記文附會孔子預知死乃駁之者反加甚焉不猶抱薪而救火哉

陸氏兆錫曰吳草廬皆極辨其誣論雖甚醇愚謂此事未為誣聖曳杖消搖無損盛德之容歌稱哲人與文不在茲乎天生德於予略同當患難死生之交正

不妨舉以自信也帝賚良弼朕夢協卜聖人何嘗無
夢久矣不復見周公孔子亦自傷之矣
万氏苞曰消搖于門蓋全其所受而歸故知將死而
志氣甚自得也疏乃云放蕩以自寬縱示不能以禮
自持謬矣
齊氏召南曰按註疏本無此五字故孔疏曰子貢意
在忽遽不暇删言是也登山所見故本必後世好事
者爲之又曰疏莊子云云此不必辨祇論語夢見周
公証之何謂聖人無夢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

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邱氏濬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心喪者
身無衰麻之服心有哀戚之忱三年之間不飲酒不
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充充瞿瞿至慨然
廓然無以異於倚廬之下几筵之側也
姚氏際恒曰既曰若喪父又曰無服其語終有礙說
見前事親有隱章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也陳
氏後章二三子絰而出特弔服加麻而已非五服之
正服是無服也疏曰王侯大夫之弔服以錫衰士之
弔服以疑衰其所加之麻謂環絰也五服絰皆兩股
惟環絰一股凡弔服不得稱服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
殷也綢練設旐夏也置知吏反翣所甲反披彼義反綢吐刀反又直留反旐直小反
孔氏穎達曰案士喪禮既非聖人亦用夏祝商祝者
彼謂祝習夏禮商禮總是周禮也與夫子用三代之
禮其義不同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爲僭者用其大夫
之禮耳必用三代者聖人德備三代文物故也
朱氏軾曰葬聖人而兼用三代之禮無乃已僭聖人
賢弟子必不出此

姜氏兆錫曰柳車邊障曰牆喪大記謂之帷雜記又
謂之帷裳木扇障車曰翣繫帛持棺曰披喪大記黼
翣二畫翣二披前纁後元綢之爲言韜也纏也素錦
曰練旐以緇布爲之廣終幅長八尺蓋亦爲三代盛
禮以章識夫子之喪其尊夫子至矣然非尊師以道
之意也夫禮惟其時稱而已雖制隆三代其于聖人
豈加毫末哉亦徒自處于非禮而已
齊氏召南曰按周人而行殷禮必是周之喪禮本兼
二代而聽人所爲不然弟子不可違制以尊師使陷
于不義也儀禮存夏祝商祝之名周禮太卜存夏商

之易則周禮之並存者多矣
任氏啟運曰孔子致仕與聞國政吉月猶朝服而朝卒而君斂以璜玉又親誄之是固以大夫待之矣想子路使門人爲臣亦是此意但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所性分定故也在聖人分上自無藉於此而是時三代之制並存聽人酌取則諸賢之尊聖人又未嘗不可如此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萬氏斯大曰志記也若今墓志然飾棺之物孔氏穎

孫氏主之非公西赤公明儀爲之也按喪大記大夫之喪畫帷黻翣畫翣各二披前纁後元士布帷畫翣二披用纁孔子爲大夫子張爲士循周制可也況從周固夫子之志乃用夏殷之飾胡爲乎意當時之人疑聖賢之喪必有異遂訛傳以爲然記者因而志之耳
姚氏際恆曰孔子以子路使門人爲臣尙云欺天豈有其喪兼用三代之禮乎又記子張之喪云殷士者所以別于孔子之兼用三代也夫孔子子張皆周人也一則兼用三代一則純用前代誣罔聖賢以生今反古其可乎
姜氏兆錫曰褚即柳車之幄幕之言覆也以丹質之布爲之又于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此殷禮士之葬飾言此亦以明公明氏尊師之意也
任氏啟運曰按非天子不議禮而聖賢或從夏或從殷不必盡合於周蓋禮乃天理之節文必文與情會義與時宜也然則周公監二代而損益而猶必使其後人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孔子從周而猶必說夏學殷惜杞宋之無徵而皇皇于參互考訂正至虛之心大公之道也夫豈焚詩書銷樂器改篆文者可同

日語哉

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姚氏際恆曰較曲禮又多從父昆弟一節此等大抵皆戰國游俠之風故認爲正事著爲常言而不之覺也此以作聖賢答問猶可恨
姜氏兆錫曰寢苫者以喪禮自處枕干者以兵器自

防不仕者讐未復不忍仕也弗與共天下猶言不共
戴天恆以兵從故不反而求兵也此極言父母之仇
之重也或曰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兵器不得入而
此謂遇諸朝不反兵何居按禮有三朝在應門之內
者正朝也其路門之內爲內朝臯門之內爲外朝閽
人所掌者中門之禁也其大詢衆庶在外朝則得入
而凡野外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則又
無不可入也且兵亦謂佩刀以上而已豈必矛戟之
屬哉　又曰銜猶奉也主人謂其子也由弗仕而仕
由天下而國禮之次也曲禮兄弟之仇不反兵惟爲

使則遇之不鬬是亦次鬬于市朝者耳執兵而陪人
後蓋又其次與此言兄弟從兄弟之遞殺也方氏曰
禮言交游之仇而不及從父昆弟視此稍異者蓋于
交遊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於從父昆弟猶不
爲魁則交游亦可知矣
任氏啟運曰欲辨報之輕重須審讐之是非謂之讐
者親無致死之道彼有故殺之心也若親有罪不讐
彼過誤不讐彼有君命不讐豈曰不痛於心然義有
不得而讐者也不然妄行以千國憲是以親之枚再
戮也詎曰孝乎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陳氏澔曰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絰
所以隆師也羣者諸弟子相爲朋友之服也儀禮注
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亦弔
服也故出則免之
姚氏舜牧曰皆絰而出是初喪孔子時所服羣居則
絰出則否是初喪以後時所服
邱氏濬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心喪者
身無衰麻之服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
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則哭充充瞿瞿慨然廓

然無以異乎倚廬之下几筵之側也其恩深義重者
固當爲之隆其服其餘亦當因其恩義之淺深輕重
以稱情而立文孔門三千速肖七十夢奠之初必人
人奔赴其三年入別子貢而歸者必有數焉子貢又
獨居三年受恩尤深故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羣爲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
張子厚謂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之禮絰而出特厚
于孔子陸農師爲二三子謂七十子羣謂三千之徒
其不一如此
姜氏兆錫曰絰謂緦麻之絰一股而環也羣猶樂羣

之羣家語謂友也按儀禮喪服記朋友麻注謂朋友
雖無親有同道之恩故爲服弔服而經緦麻之経也
然其服居則服而出則否今二三子于孔子雖出亦
経以隆師也儀禮言朋友而不言師對言之爲師與
友統言之皆爲友五倫不言師弟而言朋友亦此意
也故此因類以明之

方氏苞曰所傳不一或以爲羣居時則経出則否也

孔子沒門人三年然後歸是以羣居則経與

任氏啟運曰按喪服記朋友麻先儒謂弔服加麻其
服疑衰素裳用緦之経帶又云素冠加環経又云弔

服加麻者與緦同三月友且如此則師可知漢王元
賞卒門人有服斬者晉郭瑀爲其師郭荷斬衰廬墓
三年唐員半千何彥先爲其師王彥方行喪廬墓三
年宋黃幹爲師朱子服深衣加麻用冠絰既葬除之
心喪三年王柏爲師何基服深衣帶経冠加絲武金
履祥爲柏帛巾加経経加緦而差小帶用細苧元顧
德玉爲師疑衰加経皆既葬除之心喪三年夫師非
孔子學非回賜而爲之斬亦過也宋元諸儒斯稱情
矣徐乾學云師服當齊衰三月齊衰分之尊三月友
之例徐說最得制服之中若其淺深進退則程子說

盡之
易墓非古也

姚氏舜牧曰易墓移易其墓之謂古人立墓惟求安
親之體魄後世惑於堪輿家之說有思移易其墓者
故記禮者特嚴爲之防耳

姚氏際恆曰墓苟完固自不必易有所損壞易亦自
可禮宜變通何必執古以詔今耶此與前孔子謂古
不修墓之說同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陳氏澔曰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
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本之論亦甯儉甯戚之意

姚氏際恆曰此禮字自指在外儀文及用財言不可
泥

姜氏兆錫曰據家語是孔子以語子路與此子路聞
諸孔子爲小異耳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
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
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于牖

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于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盧氏植曰塡讀如字

陳氏澔曰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請問於子游也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尸之口中也時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斂者包裹斂藏之也小斂在戶之內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在西階矣掘肂於西階之上肂陳也謂陳尸於坎也

置棺于肂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啟而將葬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猶勝也曾子聞之方悟己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于我之所說出祖也

姚氏際恆曰塡池鄭氏改爲徹奠謬池以竹爲之衣以靑布所謂池視重霤也塡謂懸銅魚以實之也陸農師以池爲殯坎塡爲塡土臆解也多矣乎予出祖者此句文雖古而義疏脫註疏謂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于我所說出祖郝仲輿以多爲多言謂曾子自悔出祖之說爲多成容若謂自悔其予出祖之事多此一弔使主人至於反柩受弔而違禮其使解者多端如此

陸氏奎勳曰鄭氏改塡池爲奠徹山陰農師謂塡平殯坎皆失之廬陵胡氏池以竹爲之衣以靑布喪行之飾所謂池視重霤是也塡謂懸銅魚以實之按旣夕禮亦云商祝飾柩一池胡氏說爲優　又曰集說補正云自悔其當出祖之時多此一弔

姜氏兆相曰反柩行禮二句相貫乃反柩之時降婦

人而行弔禮婦降如降適東壁相似暫降以適闈門而乃可受弔也而注疏乃分二句爲兩日兩事謂其日反柩合婦人升堂避柩以受弔越宿乃復推柩向外降婦人于阼而重行奠禮也如所說其日合添婦人升堂主人受弔諸文而事始備又降婦人之上合添越日二字而日始相次也而記有是文理乎況奠徹釋爲徹遣奠其說尤疏玩本節首稱旣祖後又釋祖爲且則具爲祖時之祖奠而非葬時之遣奠審矣且遣奠時初無婦人降之儀又安得有避之升堂而復令降之之事乎儀禮旣夕爲喪奠凡四條啟殯訖

柩遷于祖重在先奠從柩從柩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啟殯之奠更設奠于柩西至日側卻下柩載於阼閒乘蜃車乃降下其奠設于柩車西此遷祖之奠也于是飾柩設披屬引徹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時婦人自堂降階乃設奠于柩車西此祖奠也厥明徹祖奠更設奠于柩車西是謂遺奠然後徹奠包牲下階以載之遂行凡啟後各奠之節如此而註疏乃謂曾子之弔正當主人設遣奠之時主人乃徹遣奠受弔至明日而後再行遣奠也不亦亂既

夕禮各奠之節且背本節釋祖爲且之義哉學者慎考之可也

方氏苞曰既夕禮朝祖之後載柩而束之商祝飾柩一池謂披屬引所謂塡池卽繫魚下垂池中所謂魚躍拂池也于是商祝御柩乃祖而婦人降于階閒蓋曰御柩則已轉柩而向南矣故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行受弔之禮記文辭事本明注疏未喻其義乃易塡池爲奠徹謂曾子來弔當既徹祖奠之後謂遣奠之時主人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令婦人升堂至將旦婦人從堂更降而行遣奠之禮不惟于記文絶不可通獨不思祖與遣隔日若弔當遣奠之時而又反宿則葬期且爲之更易矣況曾子云祖何爲其不可以反宿則爲葬前一日朝祖後之事顯然而可憑臆爲無稽之說乎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姚氏際恆曰記者之義是以未小斂前之弔裼裘爲是襲裘爲非故以此志曾子之過今按未小斂前主

人尙未成服則弔者原無一定服制然主人未變服者以昏迷不暇且或未備也若弔者先變服自無不可況主人已徒跣亦不當服吉服矣安見子游之是而曾子之非乎曾子於此遂遜過不遑夫豈其然此與上章皆譽子游而毀曾子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吳氏澄曰和之謂調弦樂由人心琴者樂事也聖人

之禮以中爲度二子各能損益其情而順於禮善矣
姚氏際恒曰陸農師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其除喪
者如此蓋學之之力也李氏曰此亦見師也過商也
不及也由此則子夏過者也子張不及者也而子曰
師也過商也不及蓋夫子之言言其學道也惟其情
之過故于學爲不及惟其情之不及故于學爲過愚
按記者之語本欲附會論語師過商不及故爲此說
然言子夏之事反屬之過子張之事反屬之不及乃
其誤也觀下又作子夏弗敢過子張不敢不至之言
則可知其意本欲以子夏爲不及子張爲過者也首

尾之義頗爲衡決陸李二說皆爲之迂回其解而李
說尤刻入然總不得記者之意　按檜風素冠毛傳
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與此正
相反于此可見此等之說大抵附會安可盡信哉
姜氏兆錫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有終也故各
子之琴然琴有和不和者子夏是過之者俯而就之
哀尚有餘子張是不及者跂而至之哀則已盡故也
按家語及詩傳所載文有同異疏謂當以家語詩傳
爲正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
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
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
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盧氏植曰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
也
姚氏際恒曰此亦譽子游與檀弓免公儀仲子喪同
說見彼章

姜氏兆錫曰司寇惠子鄭氏謂惠叔蘭也子游以其
廢嫡子虎而立庶子故特爲失禮之服以譏之亦檀
弓免公儀仲子之喪之意也蓋麻衰乃吉服十五升
之布爲之今之爲衰則已輕弔服之絰一股而環之
今用牡麻絞絰與齊衰之絰同則又重敢辭者辭其
服也謬以非禮爲禮明譏之矣然子游號知禮者文
子信之未覺其譏而遂退也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
子游以意未達而就臣位則深譏之文子尙未喻而
第辭之也及固以請而覺子游之意矣故扶適子復
喪主之位也時子游之意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

也又疏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在門東
近南並皆北向
任氏啟運曰按鄭謂惡子廢適立庶故子游過爲重
服以譏之孔因謂此經是衰服之絞經愚謂本文言
絰不言絞安知非必單服之環經耶且虎言復位則
前固嘗在此位矣特子游入弔時不在耳又子游果
重服譏之則虎既復位子游何但就客位而仍此不
情之服乎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
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

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中行仲反
陳氏澔曰將軍文子卽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
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
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
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
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庶幾近也子游言
其處禮之變故曰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
而爲此禮其舉動皆中節也
姚氏舜牧曰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識得亡
於禮者之禮便知有於禮者有時乎其不必拘故曰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姚氏際恆曰按士喪禮始死爲君出小歛以后爲大
歛出是始死且迎賓況除喪乎此禮可疑
姜氏兆錫曰疏曰此深衣卽閒傳麻衣制如深衣者
也緣以麻曰麻衣緣以采曰深衣始死至練祥來弔
是有文之禮今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也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姚氏際恆曰此云冠字五十以伯仲士冠禮云二十
稱伯某甫仲叔季與此不同按士冠禮之說是字本
無伯仲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女子之字單指伯

仲則男子字時亦加以伯仲可知也記文分別字與
伯仲爲非說孔氏曰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
季者二十爲字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
十直呼伯仲爾此執儀禮强解曲說也古有單以伯
仲名者以南仲是也此自以仲爲字非必五十始呼
而其前別有字也又如仲山甫仲尼仲弓豈皆二十
時所稱之字哉必不然矣賈氏儀禮疏曰殷質二十
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
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
道也以儀禮爲殷禮尤謬　記文謂周之學者行殷

禮今反古豈可爲訓

姜氏兆錫曰疏曰冠字五十以伯仲周以前不然殷尙質不諱名故也又周以前生號死仍稱之堯舜禹湯之類是也周則死後别立謚朱子謂賈疏有誤按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孔疏爲是如今人于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

經也者實也

萬氏斯大曰此明經之義實者誠信之謂也人子於親喪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故因經著義欲人之顧名而自盡也

姜氏兆錫曰此句錯簡應在下篇弁經葛而葬之上以其下文亦論周殷弁哻之異而誤也若移定此句則彼此各以類從矣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霤力救反綴貞劣切衛二切躐良輒切

萬氏斯大曰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按此文毀宗即壞廟也下篇云殷朝而殯于祖又云殷練而祔即祔於此祖殷之葬期不見于經或即在練時毀宗以出者示將遷祔也其出必從廟門舊說謂毀墻而出非也前此朝祖業從廟門入今日仍從廟門出何害於禮

朱氏軾曰學者謂學禮之人周末文勝有志古道者欲以殷之質挽之如公明儀以殷士禮葬子張是也舊註謂學于孔子之門者未當

姜氏兆錫曰學者舊謂學于孔子者蓋孔子爲衛司徒敬子相喪禮而學者因行之也詳見家語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粥作鬻音育

陳氏澔曰不粥庶弟之母者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夫粥庶母以治喪則乏財可知而不家於喪之言亦必不爲此何以見子柳之賢而記之乎

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蓋如此

姚氏際恆曰粥庶弟之母以葬其母苟稍具人性者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應氏鏞曰衆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

吳氏澄曰亡去也謂去其位也國亡則臣身當與俱亡今方危則它人固有能安之者去位足矣

姚氏際恒曰危則亡之解者或謂亡爲亡去或謂亡亦爲死論事理見危授命無教人亡去者然論文義則上下死亡二字當有別亡乃是亡去其義非矣

朱氏軾曰邦之危非必謀之者之罪也時艱勢迫自知才力不足以濟請黜于朝以避賢者此正所以爲國謀非爲自全計也若謀人軍雖敗不由已而捐軀赴敵義不容生矣

姜氏兆錫曰按家語子路問臧武仲敗于狐駘而無罰孔子言危敗則宜死亡但君有詔則不致罰耳此蓋節錄其文也

任氏啟運曰按家語臧武仲敗於狐駘而無罰子路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方氏苞曰軍偏師也師大衆也危則亡之者避賢者路不敢賴寵專謀以覆人之邦邑也注謂非義退苟非義則不當著爲教矣古者人臣有故而去非盡負罪出亡也春秋傳宋鄭有難華元子產皆出奔國人復之而後入蓋時勢所宜亡無害於義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吳氏澄曰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爲豫定其所若狥其意實譏非之所謂巽與之言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弁皮彥反孺而注反傳直專反

陳氏澔曰弁地名案卽魯之卞邑

姜氏兆錫曰家語節末尚有而變除有期句

方氏苞曰鳥獸失其羣匹鳴號躑躅亦有如不欲生者而過時則忘故君子貴有繼也　疏謂使後人難繼學非也爲可傳謂他人易從爲可繼謂本身難繼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

括髮子游曰知禮

姚氏際恒曰論人自當明示得失今作子游爲反語刺譏非宜

姜氏兆錫曰家語與此微別今以本文解之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斂畢徹帷主人括髮袒于房婦人髽于室然後舉尸出于堂蓋爲奉尸故袒而括髮也今武叔待舉者舉尸出戶然後袒而括髮失禮節矣然而子游許其知禮者所謂于有過中求無過而與其心也蓋袒且投其冠括髮味其文義乃武叔迷而失禮深自悔過之意故子游不絕之而

與之耳舊說以爲嗤之者此豈足語于聖賢之氣象
哉
方氏苞曰衞司寇惠子之喪子游嘗正其舍適立庶
之失矣叔孫州仇毀仲尼不可與莊語故反言以譏
之俾學者喻其意而州仇聞之亦無所施其怨怒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卜依注音僕
朱子曰後世僕射官名用此義也或以射音夜誤
顧氏炎武曰此所謂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也三代
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
高之獨枕一宦者臥異矣春秋傳曰公薨于小寢卽

安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援周禮太僕職謂卜人當爲僕人
謬
姜氏兆錫曰方氏釋師爲衆應氏以卜人爲卜筮之
人殆失之游氏曰傳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春秋
書人君不薨于路寢則爲死不以道故人君之寢疾
也有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侍之薨則外庭共治
其喪疾則外庭共知其疾所以防微杜漸以正其死
道也然此非一日之故古者之制婦官序于內而人
君哀樂之事得其節僕人射人舉職于外而人君起

居之節得其宜故九嬪世婦之屬掌以時御序于王
所宮中之治掌以太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常
從事于禮故疾病死亡內之人不得與焉此非承先
王積習而當時禮教之隆何以能然哉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
同爨緦從才用反夫人之夫音扶
吳氏澄曰禮爲從母服小功五月而從母之夫則無
服爲舅服緦麻三月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
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
者念其鞠育之恩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

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
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相爲服然禮之
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之言以爲有同
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
顧氏炎武曰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爲服
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爲服也上不言妻之
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
聞一知二吾于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言之
姚氏際恆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
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此解相爲

二字固明而甥非之之義係㧖出未允張子厚曰此
是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
母不可無服所以爲之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
妻相對如何得此稱既言從母與舅故知是甥爲二
夫人者爲之服也此說是已但相爲二字未明二夫
人三字亦欠自然吳幼清曰有妻之姊妹子依從母
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念其鞠育之
恩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
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
此說卽張說較張爲明郝仲輿曰母之姊妹曰從母

其夫則今謂之母姨夫也母之兄弟曰舅其妻則今
謂舅母也禮爲從母小功從母之夫無服爲舅緦舅
之妻無服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一人則妻之姊妹子
也幼依母姨夫家一人則夫之外甥也幼依舅母家
同居恩養如父母故一人爲母姨夫服一人爲舅母
服故曰相爲服此禮所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因引
或人語明之此說卽吳說較吳說爲尤明何也張以
二夫人皆指死者吳以二夫人一指生者一指死者
郝則以二人皆指生者相爲二字既甚明二夫人三
字亦自然愚嘗謂解經以後出者爲勝此可見也故

備載之

姜氏兆錫曰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母族三妻族
二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愚按
鄭說以二人相爲服而言朱說以甥于二人相爲服
而言以義推之朱說爲優

方氏苞曰二夫人皆對舅而言母之族三故甥服從
母而不及其夫服舅而不及其妻時有甥依舅以居
而兼服其妻依從母以居而服其夫者故習禮者詑
之以爲君子未之言也疏義甚明不知陳氏集說何
故以臆說易之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
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
蓋猶猶爾（縱依注音總折大兮反騷素刀反）

黃氏震曰縱縱戒其遽而放之舒也折折懲其緩而
約之疾也

姜氏兆錫曰李氏曰縱縱爾詩匍匐救之是也折折
爾詩好人提提是也陸氏曰喪有縱無折故雖遽不
陵吉有折無縱故雖止不怠愚按李氏引詩匍匐救
之蓋言直急之意也陸氏意未甚明然以縱折互形
爲義蓋讀二字爲如字而縱以直截言折則以曲折

言與所以不陵節不怠者以視騷騷鼎鼎各有間也
方氏苞曰陶潛詩鼎鼎百年內似以馳騖追逐爲義
此讀書不求甚解之病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陳氏澔曰恥於早爲之而畢具嫌其不以久生期其
親也
朱氏軾曰上具謂物下具備也恥不恐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
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遠于萬反

吳氏澄曰人有嫂之喪者其父母爲之服大功小功
其妻爲之服小功其子爲之服齊衰不杖期豈有已
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同于無喪之人者哉雖
曰無服亦如弟子爲師若喪父而無服孔子爲顏淵
若喪子而無服爾又如父在爲母雖期而釋服猶申
心喪至於再期嫂叔無屬不制服當弔服加麻不飲
酒不食肉不處內如弟子爲師父在爲母之例其父
母妻子之服既除然後吉服如無喪之人也推而遠
之者文雖殺而情未嘗不隆魏鄭公所議不明古聖
人情文隆殺之深意程子以爲無屬是矣而又謂同
居豈可無服則亦未免於徇俗也薄猶輕也厚猶重
也姑姊妹未嫁皆服齊衰不杖期既嫁則降服大功
蓋以既嫁有夫則彼夫爲妻齊衰杖期與父在爲母
之服同是厚之也既有厚之者則在我骨肉之恩可
以減殺故薄輕其服而降爲大功也
朱氏軾曰嫂叔異姓無親親之誼同列無尊卑之分
近在家庭禮別嫌疑此至當不易之論也先儒謂嫂
叔何嫌果爾則授受不親不相通問之禮不幾贅歟
至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後人杜撰
勉齋經傳刪之是也

續禮記集說卷十三終

續禮記集說卷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檀弓上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鏞曰食字上疑脫孔子二字

任氏啟運曰弔賓自遠而至主人亦不能不食之然素食可也酒肉醉飽則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賢賓必有所不受矣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陳氏澔曰徒門弟子也

姚氏際恆曰聞父死擗地而哭夫豈人情且曾子立於門側赴者適從門入豈有不知而問其徒者事備亦不似

姜氏兆錫曰其徒註謂客之旅也次者客館也將出哭者爲不可發凶于人之館也令之反哭者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也士喪禮主人西向賓在門東北面曾子旣教以禮而因弔之此成已成物之道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知音智味音沬沬亡曷反斲陟角反竽音于和胡卧反簨息允反虡音巨

何氏胤曰不仁不知之間聖人之所難言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故有器不成付之不測之境也

劉氏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於死者也往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故不可行也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爲不知故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爲明器

以送死者竹器則無縢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麤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沬木器則樸而不成其雕斲之文琴瑟則雖張弦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縣掛之簨虡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而以有知無知之閒待死者故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姚氏際恆曰此一段言理甚正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

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問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朽許久反為于偽反朝直遙反

陳氏澔曰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也

方氏孝孺曰仕非欲富為行道也棺椁非欲不朽為廣孝也

何氏孟春曰孔子欲仕為行道若謂欲富而瞰且趣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所為檀弓所載亦傳聞之繆

林氏雲銘曰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故見之最確曾子

只是篤信然此篤信便不可及故曰參竟以魯得之

姚氏際恆曰此亦譽子游而毀曾子曾子既與子游同聞之夫子何以子游知之而已不知告于有子何以有子又知之也且既聞子游之解釋矣何以猶不知而又問於有子曰子何以知之記者一則曰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再則曰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總說得曾子如木偶人一般嗟乎以詔吾道而即唯之人乃於此何等事而茫昧若此宗聖何辜遭此誣罔可恨也觀其亦欲以有子為先知愈于曾子于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而有子即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正不知參與子游其聞之言何以便知夫子有為言之也此等處情理外誣枉撰之迹尤著此不惟其事之誣其理尤悖棺椁之制孟子言無使土親膚蓋于人心而已亦非欲不朽也使存此心勢必將仍為向魋之石椁而後可矣說聖人之仕為不欲速貧其妄尤不待辨又史記孔子失魯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相隔甚遠焉得有失魯司寇之荆之事其子夏冉有之荆尤莫須有蓋家語有此二事作者借之衍成一篇文字以行其毀譽之私耳

陸氏奎勳曰周禮太宰職諸侯立三卿五大夫司徒

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是謂三卿司徒之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有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有小司寇小司空是謂五大夫蓋少卿也孔子爲魯小司寇而史記以爲大司寇夾谷之相以小司馬而攝宗伯之事家語乃云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則竟爲魯相意欲尊聖也而失其實矣

任氏啟運曰或問南容君子當無載寶而朝事愚謂事之有無雖不可必然家語載容以富得罪定公出奔衞衞侯請復之反載寶以朝子曰不如速貧容聞

之驟見孔子謝過循禮施散于此可見古人改過之勇徙義之力今人于己過必諱并欲爲古人諱過此正是大受病處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陳氏澔曰大夫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齊强魯弱不容畧其訃縣子名知禮故召問之脩脯也十脡爲束問遺也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故雖束脩微禮亦不以出竟交政於中國言當時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接也此變禮之由也愛之哭出於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哭伯高於賜氏義之所在也哭莊子於縣氏勢之所迫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孔氏穎達曰此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爲死爲生之事殷不別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曾子謂夏代文以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非爲無知殷世質以鬼雖與人異亦應恭敬故用祭器貯食送之非爲有知周家極文故兼用之然周惟大夫以上兼用士惟用鬼器不用人器也又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示無知則是死之義也憲言三事皆非而曾子獨譏無知者以夏后代尤古譏其一則餘從可知也

陳氏澔曰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爲其有知故以祭器可用者送之疑者不以爲有知亦不以

為無知也然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鬼器也曾子以明器祭器固是人鬼之不同夏殷所用不同者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為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

姚氏際恒曰自古用明器其後漸有用祭器者下章孔子所歎為死者而用生者之器殆於用殉是也仲憲見時人有用明器者有用祭器者遂謂夏用明器殷用祭器周人兼用之此無稽之說故曾子重言其不然謂明器鬼器也可用祭器人器也不可用謂若

殷用人器為不死其親則古人何為用鬼器而死其親乎甚言祭器之不可用也周人兼用其非自見故曾子不復辨自註疏以來皆誤認仲憲三代所用之言以為實然謂此是夏殷質文異尚曾子但辨其無知有知諸說之非而不辨其三代所用之說之非豈不誤乎觀其文但舉明器祭器為言不以無知有知為言自可見蓋辨明器祭器之說明而無知有知諸說可不攻而自破矣此與上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章下宋襄公葬其夫人章孔子謂為明器章皆通不然如舊解謂曾子未嘗非祭器則與前後章皆為不通矣餘說見下兩章

姜氏兆錫曰石梁王氏曰考疏及崔氏三代質文異用其意不在于有知無知及示民疑也憲言皆非曾子獨譏其示民無知之說者蓋舉其失之甚者也愚按家語此節合前後章孔子之論明器者為一章蓋原思言此而子游以問于孔子故孔子獨發明用明器之義而又言用生器之近殉以譏之而記者離而為三則失其舊矣夫以明器為鬼器亦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之意故下文獨言胡為死其親乎以破其示民無知之說但語意稍未融耳孔子釋為神明故不

嫌于死親而自無譏于用殉此所以仁知兼盡而曾子之意亦顯也如憲言豈但示民無知者失之乎考士喪禮周大夫以上用二器士惟用明器此其義有等差而亦非所謂示民疑也學者幸彙而求之

任氏啓運曰死者有知將有舍生以殉死者而民之情又易薄謂死者無知又將有亡而不祀者此三代時所以隨時補救而示民異道也曾子則謂人之于親愛則以人道事之敬則以神道事之古之用明器亦以神道敬之耳若以為無知是直死其親也古之人豈有是乎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顧氏炎武曰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狄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

姚氏際恒曰按婦人夫死攜其子改嫁故其子有異父又謂之繼父今世委巷閒有之若士大夫家自無

此據公叔木狄儀皆母改嫁所攜之子故俱曰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夫失禮之禮何足爲問而聖門諸賢且與之諵諵議禮觀子夏及記者之言皆舉魯俗說則是比比者皆是矣亦可怪也又按公叔木鄭氏謂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夫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妻豈容改嫁而且使其子養於異父家有異父昆弟死之事乎左傳史鰌稱戍驕殆亡文子卒衛侯始惡之以其富也逐之奔魯若然則必無是事也或曰此出母也夫文子卽出妻何至使其子隨母而嫁亦必無是事也然曰公叔卽非戍亦自是他公族矣總之必無此記言不足信也

汪氏琬曰或問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游言大功子夏言齊衰而唐開元禮降從小功三者不同然則宜何服曰律文無服此宜從律者也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因母既嫁則與宗廟絕矣彼既自絕于宗廟則其子之爲父後者猶不爲之制服顧可使同母異父夸於同父異母之服乎禮繼母可以如母繼父不可以如父故繼父不同居者無服而獨爲異父者大功其失禮意明矣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埜人曰父母何算焉使同母異父而

爲之服此知母而不知父者也與禽獸何以異焉然則齊衰亦非子夏之言也記禮者之臆說也

姜氏兆錫曰鄭注曰子游曰其大功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橫渠張子曰異父兄弟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無分別禽獸之道也是知母而不知父或以爲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愚按異父兄弟禮經不載其服非闕也先王之禮如是而已今且以出母言之母出與廟絕衆子期而不禫爲父後者則無服是出母且不得于其子也更以繼父而言其同居繼父齊衰期昔同居今異

居繼父齊衰三月若不同居則無服矣是繼父更不能得于妻之子也故異父兄弟禮無其文蓋亦朱子所謂推不去者而當以同異居繼父權之也考家語邾人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而問禮于孔子孔子固以此意曉之矣而聖門諸賢之未聞教者猶皆慎而不敢質言也而遂懸斷以親者屬大功是可乎此鄭氏之沈也

方氏苞曰同母異父則遂之人也不宜有兄弟之稱稱兄弟俗言之鄙倍也爲之服是謂悖德而傷父之志知禮如子游不宜有大功之擬子夏既未之前聞

亦不宜更舉魯人之悪禮豈魯人亦心知其非而遂託聖門諸賢之言以自解飾傳聞既久記者遂不能辨焉

任氏啟運曰按家語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問于孔子孔子曰同居繼父則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無服況其子乎是聖人固有定論矣何游夏之不聞也魏高堂崇曰聖人制禮外親不過緦麻殊異內外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緦而已同母異父兄弟異族無屬殊于外家遠矣于禮不當有服卽同居亦當從同爨緦而已無緣大功乃重于外祖父母也張載曰齊衰三月高曾正服無緣加之異姓卽大功亦過小功可也游酢曰聖人之教父子有親男女有別尊無二上故父在而母死則壓而期母出則不服何有于異父之子乎後世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于是爲出母期而異父之子亦爲之制服要非禮也愚謂繼父不同居則繼父且無服何有于其子若同財而爲我祭其祖禰則如高堂氏所云從同爨緦是也若繼父止此一子而無期功以上親則義服小功亦可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

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孔氏穎達曰此論謂出母之喪行禮之事譙周袁準竝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適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

姚氏舜牧曰喪母有其禮矣致喪有其財矣然時乎出嫁則與從父而終者異矣此雖有禮與財而亦有不可行者他日子上之母死子思曰爲伋也妻者是

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則此之所謂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其意斷可識矣

吳氏澄曰禮父在爲嫁母齊衰期父沒爲父後者則不服其時子思父伯魚久沒祖仲尼亦沒而其巳嫁之母死于衞子思將爲之服柳若戒以愼禮毋或厚於情而踰於禮時母嫁之家蓋貧子思雖欲備禮而不可踰喪主故其心歉然謂吾方恨其不及於禮何事須愼防其過於禮乎馬氏胡氏皆不曉柳若子思所言愼字之意

方正學曰禮者君子坦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于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於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于道

萬氏斯大曰舊說伯魚死其妻改適於衞此妄說也伯魚之死年幾五十其妻亦既衰況上有聖舅下有賢子豈比窮民無告者而至有改適之事乎故知妄也謂孔子子思皆出妻亦然

姚氏際恆曰伯魚之妻未必有他適之事子思亦必不以親喪而作吾何愼哉之語

陸氏奎勳曰伯魚亡年五十妻非少寡何復改嫁于衞既云衞人柳若欲子思愼于居喪後文又云子思在魯聞赴而哭于廟自相矛盾鄭氏不能明辨其誣而曲爲之註何取于研經耶

姜氏兆錫曰疏曰嫁母之服儀禮喪服篇無其文按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喪服爲出母期故知嫁母與出母同也游氏曰子思之意以爲雖有齊衰期之禮然財不足備禮則行之必有不備若有其禮有其財可以行矣而非道隆之時亦弗可以備行也古之君子嚴于父母男女之别以爲禽犢懷母不懷父君子惡之故父在爲母期以厭降于父母出嫁而禮有不

備以爲母絕于父其尊統于父所以致謹于父之親也若厚于嫁母而於父不親此禽犢之道謹于禮者之所畏也愚按子思之處嫁母此非大賢以上見道卓然者豈足語此哉然其教子上則不免過當者此所謂未達一閒者也道無過不及之謂中子思作中庸而未與道爲體豈自以未服母爲嫌與過此以往則聖人之時而大而化之之謂矣餘見篇首第四章及下篇第五十章

方氏苞曰禮父沒爲父後者於出母無服則嫁母亦宜同無所用其愼也不忍質言其故故以無其時爲

辭蓋母死於父沒之後而已爲父後則無禮之可行矣

李氏光坡曰有其禮者謂禮所得爲也時者註云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疏云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此所謂時也吾何慎哉無所疑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姚氏際恆曰孔氏謂上其字指滕伯文下其字指孟皮二句文同不應異說馬彥醇謂二其字皆指二孟

郝仲輿謂皆指滕伯文郝說似長

陸氏奎勳曰鄭註以爲殷之諸侯近蠻縣子謂滕伯厚于叔父亦違時而復古也殷禮皆不降何必援滕伯一人爲證乎若以滕爲子爵入春秋而列國之貶爵者多矣其叔父也兩句文同不應異訓二其字當俱指滕伯言

任氏啟運曰位尊者德隆德隆者仁厚大夫降諸侯絕不幾疑位愈尊仁愈薄歟不知禮以情爲本文爲末世子記言公族罪誅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況其無罪然則伯叔父之二日不食也居堊室也

貌如桌也皆所謂如其倫以親親也唯不服齊衰以貴貴耳且天子爲公卿錫衰諸侯緦衰同姓之士疑衰而世子記明言素服則固非全不服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馮氏曰此條重在不可不深長思一句買棺之時內外皆要精好此是孝子當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而曰我死則亦然記禮者譏失言也

朱氏軾曰愼終者人子之大節父以教其子宜也孔氏以豫屬托爲非未當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陳氏澔曰始死去死衣用斂衾覆之以俟浴既復之後楔齒綴足畢具脯醢之奠事雖小定然尸猶未襲斂也故曰未設飾於是設帷於堂者不欲人褻之也故小斂畢乃徹帷仲梁子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二子各言禮意言方亂非也

萬氏斯大曰設飾以明衣裳衣尸也始死身上無衣唯覆斂衾至此乃有飾故曰設飾按士喪禮始死卽復楔齒綴足設奠於尸東遂帷堂以未沐浴尸身未

加明衣也既帷堂主人命赴入席於床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床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是卽始生之位夫婦未嘗亂也仲梁之言何據

姚氏際恒曰曾子與仲梁子二說記者兩存之不置是非解者以仲梁子之說爲非恐失其意觀下曾子子游二說記者直斷曾子爲非可見矣

姜氏兆錫曰按二說一爲死者言儀禮士喪小斂大斂皆斂畢徹帷是也一自生者言喪大記賓出徹帷是也二者于義皆合而死者爲重矣

任氏啓運曰按帷有別內外者有別東西者別東西之帷君大夫皆有之男喪帷在戶牀西女喪帷在戶牀東士室狹隘乃無帷而俠牀別內外之帷則君卿大夫士皆有之始死卽帷堂尸未襲斂不欲使人褻之也小斂畢奉尸夷于堂大斂畢徹帷既殯帷堂凡有弔祭襚賵則徹帷事畢下之以鬼神尙幽闇故也此言帷堂是以別內外者言而大夫以上夫婦未嘗亂也

齊氏召南曰按毛詩定之方中疏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姚氏際恒曰此亦譽子游而毀曾子

姜氏兆錫曰陳註曰按儀禮士喪禮小斂布席于戶內註云有司布斂席也明非奠席也及大斂則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注云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也據此則小斂奠無席明矣方氏曰萬物生乎東南而死于西北斂奠于東方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方氏苞曰始死脯醢之奠就尸牀小斂有斂席無奠

席大斂加設奠席在斂席之西魯禮末失小斂卽設奠席于西曾子習而未察故云斂斯席矣謂始死之奠無席小斂斯設奠席也疏義似未晰

任氏啓運曰按士喪禮大斂乃有席小斂無之曾子云斂斯席亦誤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姚氏際恒曰沽與士喪禮記云弓矢之新沽功同義

姜氏兆錫曰本條之義不一據陳註謂滅子蒲名也復者呼名哭豈可呼名故謂其鄙野而不達于禮也

據王肅謂人少以滅名者況哭而呼父名必無是情窮以孤爾自謂亡滅也今按王氏之論視舊注似善矣以禮考之皆未盡也禮哭踊有節間傳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不如是者謂之野今玩此條所稱哭者二字當是大功以下旁親之哭非謂子哭父也呼謂哭聲滅謂絕也夫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者則哭聲絕而不續者也反則微續矣大功以下其哭聲委曲從容而今哭者若斬衰之聲絕是野也豈呼名與呼亡滅之謂哉子臯家語作子游且其言

曰若是哭也野哉孔子惡野哭者義亦較詳以孔子惡野哭者味之則其惡哭聲之野而失禮而非惡呼名呼亡滅也益明矣

方氏苞曰子蒲名滅無考疑滅非考終之辭哭者呼號以死爲滅故子臯正之

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

姚氏際恒曰上言小斂前弔喪之禮下因引夫子之事以明之孔氏解始死爲親始死按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則孝子當投冠扱衽以示凶變豈但云易之而已乎云易之而已者指弔者之辭也又上下兩羔裘元冠亦不應一指孝子一指弔賓此與曾子襲裘而弔正合記者前後摭拾爲說亦不自知其矛盾耳孔因其與子游裼裘相妨故解爲親始死其實非也

姜氏兆錫曰按家語季桓子死魯大夫皆朝服而弔子游以爲問而夫子答之以此蓋以明不可弔之意與後二句記者因孔子之言而又即其事以明之

任氏啟運曰孔謂養有疾者先必朝服羔裘元冠始死乃易深衣似未該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茍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稱尺證反亡音無惡音烏還音旋縣音元封依注作窆

陳氏澔曰喪具送終之儀物也惡乎齊言何以爲厚薄之劑量也毋過禮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還葬謂斂畢即葬不待日月之期不設碑繂人不非之者以無財則不可備禮也

姚氏舜牧曰稱便是中道便是禮

姚氏際恒曰記中封字鄭氏皆改作窆之非

方氏苞曰齊謂分之所際也周官食醫職羹齊飲齊

寒熱之分際也考工記金有六齊多少之分際也月令火齊必得緩急大小之分際也此則以貧富之齊爲豐約之齊凡經傳中言齊者皆可類推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賁音奔

陳氏澔曰禮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沐浴之後商祝襲祭服褖衣蓋布於床上也飯含之後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襲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司士知禮而請於子游子游不稱禮而答之以諾所以起縣

子之譏也汰矜大也言凡有咨問禮事者當據禮答之子游專輒許諾則如禮自已出矣是自矜大也

姚氏際恆曰此亦譽子游此語雖似嘲諷寔以見子游之知禮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陳氏澔曰夏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

蔣氏斯大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明器鬼器也當虛祭器人器也當實宋殷之後當用祭器此醯醢百甕曾子謂爲明器要知襄公不用祭器必其侈張過制於祭器常數之外又用明器而實以醯醢是不知明器祭器之有别也故曾子譏之其侈不合禮卽此可見

姚氏際恆曰按春秋宋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至文十六年襄公夫人猶在安得有此事其誣可知孔氏謂襄公初取夫人死在前後取夫人死在後此曲說無稽且襄公夫人爲襄王姊必不爲襄公後取夫人也曾子此言援古之但用明器以證不當實之之義也若既夕禮陳明器有麥稷醯醢酒醴此自春秋以

來之禮鄭孔見士禮實明器與此說相妨遂以大夫以上人鬼兼用宜空鬼實人今明器祭器皆實故譏之此臆說也又謂夏專用明器半實之殷專用祭器半虛之周兼用明器人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故誤認前章仲憲之言爲實然而又据臆妄分虛寔此鄭孔之禮耳

朱氏軾曰醯醢百甕則不獨實祭器矣曾子譏之謂祭器實可也何爲并明器實之

任氏啟運曰大夫以上具二器士無祭器半實明器宋用殷禮本無明器而分半虛之卽明器虛意也今

盡實之則致生之而不知故曾子譏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吳氏澄曰家臣之賤應無稱司徒司馬者熊氏說非皇氏謂歸之君而君使司徒歸之者亦非但如鄭注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是矣按周官諸大夫之喪宰夫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者冢宰之下大夫也季孫爲國上卿實兼冢宰之職司徒乃季孫之下大夫故其旅得爲孟獻子之家治喪也

姚氏際恆曰司徒爲之上卿旅歸四布獻子以賻布上之司徒司徒使其旅歸之四方也疏引熊氏曰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此說非孟獻子家臣安得稱司徒傳所云者叔孫爲司馬其陪臣亦得稱司馬故云叔孫氏之司馬也

方氏苞曰適公卿之喪曰聽役于司徒周官州長黨正閭師各掌其地之喪紀乃司徒之屬也故獻子之喪得使司徒之下士歸布

齊氏召南曰家臣有司馬無司徒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吳氏澄曰案士喪禮下篇祖奠畢公賵賓賻其時賵者已致命於柩凡所賵之物書之於方及次日遣奠畢包牲行器之後主人之史讀賵若欲使人一一知之前既致命今又讀之是再告於神也蓋古者但有賵時致命之禮無後來再讀之禮故曾子以爲非古

陳氏澔曰車馬曰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既受則書其人名與其物於方版葬時柩先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方版所書之賵蓋於柩東當前束西面而讀之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爲再告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遺於季反又如字革紀力反

吳氏澄曰入請入臥內請其遺命也子高自謂生不能利澤於人是無益於人也若死而葬人所耕墾之地以妨五穀是有害於人矣故擇不可耕墾之地而葬焉其意慊然不自足其言依於謹儉可謂賢矣

陳氏澔曰子高謚成革亟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辭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飮食

衎爾衎苦旦反

陳氏澔曰君毋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則自處如此衎爾和適之貌

姚氏際恒曰此語可不出

姜氏兆錫曰此章家語喪下當有如之何夫子曰字末倘有于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此蓋省文也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應氏鏞曰朋友以義合謂之賓客者自遠方而至也

姚氏際恒曰此倣論語朋友死無所歸于我殯爲說然客方至而儗其死殊不通

朱氏軾曰謂之賓客者以爲之主也此賓客之至爲夫子至也爲子至者不必皆館於子無所館斯館之矣生館之死能不殯之乎此即論語朋友死于我殯之意

姜氏兆錫曰此章味文義恐亦有闕文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姚氏際恒曰孟子稱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此是其一種議論

姜氏兆錫曰疏曰子高以人死可惡故備飾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合前章以觀子高蓋愿慤之士故多貶損謙抑之意然非禮也周官冢人用爵等爲之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封之崇四尺孔子所不廢而國子非之何耶學者以禮爲權而無過不及焉可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

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坊音防

陳氏澔曰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然子夏之意以爲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之葬聖人則未必皆合禮也故語之曰子以爲聖人之葬人乎乃人之葬聖人也又何觀焉蓋謙辭也孫疏云孔墓前高後卑形如卧斧高八九尺與此不合孔云或後人所增加

萬氏斯大曰註疏云封高四尺此因防墓封崇四尺謂葬孔子亦高四尺也竊恐未然板廣二尺三板凡六尺周禮大夫制也孔子爲大夫正當六尺若斧者

南北壁立東西陵遲上狹下舒若斧形板施於南北

姚氏際恆曰王子雍以聖人之葬人與句絶是也鄭釋與字爲及字以聖人之葬人句絶孔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爲觀乎殊非語氣鄭孔所以爲此解者恐謂人之葬聖人無足觀則與前章公西赤爲志偏用三代之禮相矛盾耳不知此明言一日三板以若斧封與前翣披崇旐豐儉正自矛盾安能爲之掩乎

陸氏奎勳曰封之若堂者四方也若坊者上平而狹長也若覆屋者上圓也若斧者上銳也惟其上銳故

有似乎馬鬣舊注尚未清晰

方氏苞曰斬板與詩削屢之削同義蓋脫下板而疊于上書然開解有似于斬削註疏謂斬東版之繩未當事理

婦人不葛帶

陳氏澔曰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絰易去首之麻絰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絰婦人除帶

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姚氏際恆曰按下云天子之棺四重以水兕革棺親身則此椑非親身矣諸侯無兕革親身乃以椑耳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楔悉節反　綴竹劣反又竹衛反　飯煩晚反

鄭氏康成曰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

陳氏澔曰帷堂堂上設帷也六事一時並起故曰並作也

萬氏斯大曰士喪禮復與楔齒綴足絶氣卽行之設飾指沐浴後設明衣裳一事設飾後乃飯以士喪禮序言之復楔齒綴足最先帷堂次之設飾次之飯又

次之言並作者謂並作于一日也

姚氏際恆曰父兄從父從兄也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卽喪主又爲何人命之非親父可知父母喪兄卽喪主非親兄可知士喪禮主人命赴者而作云父兄命赴者似不同然此以孝子昏迷不必定出諸已故曰父兄士喪禮主人亦大槩言之鄭氏遂謂此爲大夫以上然則大夫以上無父兄則將如何

方氏苞曰赴于君則大夫亦宜親命赴者父兄不得代赴于族姻則孝子必絶志權匐匍呼號如不欲生豈能一一親命赴卽士亦必委之父兄不得以士喪

禮唯載赴于君而謂凡所赴皆親命以大夫喪禮既
以遂强定父兄命赴爲大夫之禮而赴于君亦不親
命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馬氏晞孟曰寢所居處之地祖所有事之地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嘗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蓋魂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觀此則死生之說可知矣

陳氏澔曰天子之郭門曰皋門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即天子皋門是庫門者郭門

陸氏奎勳曰當從馬氏說以燕寢爲小寢正寢爲大

寢

姜氏兆錫曰疏曰凡宮寢前曰廟後曰寢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之寢大寢者太祖之寢小祖謂高祖以下之廟大祖謂太祖之廟庫門外朝門也按疏與馬氏說畧同但馬氏以小寢大寢爲君所處之燕寢正寢爲小異也人君禮備復徧如此死生之故臣子之道具可見矣詳見喪大記及周官夏采祭僕隸僕諸職

齊氏召南曰按馬氏以正寢燕寢解之似勝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與音余

姚氏際恒曰剝倮露也奠謂脯醢祭肉謂牲肉玩語氣二也與字平列不當是否謂喪之不倮露用巾有此二者鄭氏謂脯醢之奠不巾此據士喪禮始死及殯後朝夕奠皆無巾而云不知禮言不同不必强合孔氏又以既夕朝廟禮奠用巾是脯醢亦巾爲其在堂恐埃塵故巾之記文據室內按記文未必如此分別耳

朱氏軾曰喪不剝古有此語記禮者釋之曰不剝者謂奠必以巾也奠以巾者以有牲故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陳氏澔曰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

萬氏斯大曰按士喪禮將葬既井椁工獻材於殯門外此云既殯旬而布之者先布而乾之至葬方可用也

姜氏兆錫曰按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於殯門外此互言材與明器省文也

方氏苞曰士喪禮筮宅後有井椁之文故註謂材爲棺材此禮惟士則然若天子諸侯用輴則菆塗以爲椁于輴上尙書顧命伯相命士須材乃用爲明器及抗木與折之材也周官小宗伯葬獻器不言獻材以

抗木與折亦包于葬器中耳大夫攢于西序塗不暨於棺則椁巳在肂亦不與士禮同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方氏慤曰逮日者及日也於日未沒之時爲及日也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孝子事死如事生也

姚氏際恆曰逮日逮日未沒也鄭氏謂陰陽交接庶幾過之按陰陽交接乃子午二時非日出日沒也方性夫謂象生時之食張氏謂不以陰幽死其親其說皆得之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萬氏斯大曰此極形容孝子思慕迫切之情言其哭無時者其心若使父母必知之庶幾其反而還也其疑辭

姚氏際恆曰父母之喪雖未殯前哭不絕聲若殯後朝夕哭哀至則哭故有無時之哭氣絕復續曰反哭雖無時但不可使滅性故曰使必知其反也間傳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即此反字意彼分別斬齊言之此則總言斬齊之哭不可滅性也舊解皆以使爲出使非

朱氏軾曰經意謂父母之喪哭無時蓋念念不忘哀慕而他無足以分其心者惟君命不可違故輟哀而往然事復而反則必祭而哭告告之後無時之哭如故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以爲使句推之此蓋謂小祥之後可以使之時與

方氏苞曰朱軾曰哭無時蓋念念不忘哀慕惟君命不可違故事畢而反必祭而哭告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則事在國中郊野者必時使之可知矣文繫于哭無時之下明此爲既葬卒哭後之禮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縓元絹反緣悅絹反要一遥反絇其俱反瑱吐練反衡依注作橫革彭反袪起魚反一音邱據反

朱子曰菅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畧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今卒伍所著者

吳氏澄曰衣自肩上直垂至下爲從袖自衣側旁達左右爲橫居喪之裘其橫袖短則左右盡處不露見于外練後漸文則橫長其袖與吉裘同前裘雖有裼但裼衣之正身而不至袖練後則裼衣掩至袖口可

也

姚氏際恒曰說文云縓赤黃色纁淺絳色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則縓是一染之色微兼赤黃纁淺絳乃始成赤也鄭氏曰縓纁之類于間傳又曰淺絳色則直以縓爲纁矣殊混裼裘上加衣之名吉時用之練以前不用故曰裼之可也但裼上多一袪字未詳鄭氏謂有袪而裼之似非語氣郝仲輿謂見裘曰裼裘在練衣內微露其袖口亦非郝凡解裼字皆以見裘爲說最屬杜撰詩載衣之裼明以裼裸類豈但露見之義乎

姜氏兆錫曰練謂小祥也以服練故名也斬齊喪既虞已受成布至小祥更以練爲中衣以黃爲其裏矣小變于內也縓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袪之緣也以縓爲之緣則又飾見外矣此言衣之漸變也既虞男子之要經以葛易麻而首經不易至小祥乃去首之麻經而惟餘要葛也此言經之所存也斬衰既虞已易菅屨爲齊衰疏屨至小祥又易以大功繩屨而屨頭則無絇以爲飾也齊衰受屨之節以是推之此又言屨之彌變也瑱充耳也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飾故用角瑱此又言飾之所復也衡言其廣也上

袪謂袖口下袪謂袖口緣也吉凶衣裏皆有裘吉則貴賤異制喪則同用鹿皮爲之小祥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其上亦無裼衣小祥稍飾則廣而長而袪上又設袪爲飾裘之上且加以裼也此言裘之始變也又疏曰按此小祥時外有衰內有中衣又內有裼衣又內有鹿裘內有常著襦衣也愚按此章多據男子言之而婦人不詳者蓋舉重而從省文與

齊氏召南曰此專言小祥之後服制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姚氏際恒曰此段疑有誤字不必強解

朱氏軾曰三年之喪不弔止謂不弔鄉鄰非兄弟之喪亦不往也雜記三年雖功喪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此經云雖緦必往正謂服其緦而往也又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曰弔也與哉蓋謂哭死而非弔生也此云雖鄰不往以殯而未葬耳若卒哭而後弔生可已哭死烏容已乎

方氏之說未當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陸氏奎勳曰謂所識者無後其兄弟雖不同居可以彼爲主而弔之也

姜氏兆錫曰所識疏謂死者爲吾所知識也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居我皆當弔之者亦以情義存也言其兄弟則其子孫可知矣此節疏說承有殯而言皇氏別更起文今按在殯非兄弟不往弔皇氏爲得之但其說以所識爲識死者之兄弟則不如疏說爲長耳

方氏苞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子且不弔况其兄弟不同居者乎知生者弔弔所以哀生也此人告所識則其兄弟不同居者死吾皆往弔所識在死者之側則子喪次弔之若其兄弟死在異國則弔于所

識之家伯高死于衛孔子使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朋友尚爲主受弔則兄弟可知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重直龍反被皮寄反杝羊支反衽而審反）

陳氏澔曰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

萬氏斯大曰水兕革棺井厚三寸孔疏云各厚三寸非也此天子親身之棺外加椑四寸椑卽杝棺也又加屬棺六寸大棺八寸二棺卽梓棺也（見喪大記）凡四重共厚二尺一寸諸侯無革棺觀上章云君卽位而爲椑又曾子問云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皆不言有革棺可見又曰柏椁天子之椁也據上文天子之棺四重厚二尺一寸是上下左右皆合得四尺二寸又據喪大記小斂君衣十九稱大斂君衣百稱則天子當益多棺中容尸須寛廣得四五尺是棺之上下左右高廣且八九尺矣而又人身長短中人不下七尺（就周尺言）衣服包裹當又加長棺之前後兩和合得四尺二寸并容尸身八九尺當共長一丈三四尺夫以長一丈三四尺高廣八九尺之棺而柏椁止長六尺

不知如何用之不可考也

姚氏際恆曰衽未詳其制必是與束同類所用之物物故五束有五衽也註疏謂小要其形兩頭廣中央小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合固棺竝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此說未然小要之名據鄭謂漢時所用然則豈卽是衽士喪禮云掘肂見衽喪大記云士殯見衽豈有旣納坎中而又得見者乎其對棺與蓋際爲坎連之者乃是鑽也說見喪大記君裏棺下

朱氏軾曰四者其爲四物可知被合也合被二物皮

其厚三寸爲一物以柏木爲椁截其梢止用木端長六尺自下疊至上各以木之頭向內圍于棺外如屋之簷阿四周椽頭相湊向也

陸氏奎勳曰陳氏謂鑿木置砫形如今之銀則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爲小要愚謂鑿木爲坎足以承東即謂之砫非另有一物也殯禮土掘肂見砫砫即棺蓋

姜氏兆錫曰陳註曰端猶頭也以柏木之頭爲椁也

徐氏曰頭取其堅也鄭註曰端題湊也長六尺其方一尺疏曰謂題湊者頭向在內也椁材每段長六

尺從下累至上其題頭相向而作四阿也胡氏曰以柏木累于棺外頭皆內向也愚按諸說陳徐言其義自以端二字言中解之註疏及胡氏言其形從以端長六尺五字言外解之但所謂題頭內向者惟胡氏累于棺外頭皆內向二語言簡意明而疏所謂從下累至上者不無語累也考後章蔽塗龍輴以椁注謂叢木象椁之形象椁者如此則椁可知是此椁材乃如蔽木之椁直置于壙中椁外其題頭在上稍迫而內向其身則在下稍開此所以四面有四阿之形而其高制與椁齊約長六尺也然則注所云題湊之義本明而特其從下累至上之說有難通者故詞煩而轉晦與學者參之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紂一作緇一作純同側其反

陳氏澔曰諸侯薨而赴於天子天子哭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經爲衍字此誤執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故以此爲不見尸柩不弔服故不應經也不知弔既弁經遙哭亦可弁經何得因周禮弔服用經遂去此處經字乎其欲去經字又爲之說曰麻不加于采不知此言常禮天子至尊似未可以拘也

姜氏兆錫曰註曰經衍字也周禮王弔諸侯乃弁經緦衰也疏曰此遙哭之而已故不服衰經而止服爵弁紂衣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也愚按注疏核矣今此兼稱經者殆渋舉弔哭二禮之服與

天子之殯也蔽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蔽才宮反輴勑倫反

陳氏澔曰桼蔽塗龍輴是輴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輴車而殯梢也

吳氏澄曰蔽木以周龍輴即所謂椁也鄭氏謂之如椁者釋此椁字所以名爲椁之義蓋椁猶郭也外城

周於內城者爲郭故外棺周於內棺者亦名爲椁其義如外城之郭也

姚氏際恆曰下篇云天子龍輴爲椁幬諸侯輴而設幬此不言幬而言椁蓋言諸侯不得爲象椁之制故此惟言椁而曰天子之禮也

朱氏軾曰屋覆蓋也以龍輴載棺而殯菆木以爲之椁椁與棺平乃加斧其上而屋之畢遂塗其四周而殯焉鄭云如椁謂如葬之椁也

方氏苞曰注疏云既塗菆木加斧後更爲屋于上而盡塗之如以布帛爲屋則不可更塗以瓦甓則輴車

重不能勝而不可引與設輴之義相左蓋攢木加之龍輴之上以爲椁四面畢塗塗乾然後加幄如大夫攢外有幬士殯外有帷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則屋即幬而加于攢木之外明矣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朱子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

陳氏澔曰稱孔丘者君臣之辭

姚氏舜牧曰生不能宗其道於其死也誄之其亦所謂虛辭也與

楊氏慎曰左傳所錄有屏予一人之語今記修之如此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蓋父乃丈夫之美稱豈謚乎鄭欲以誄爲謚故爲此妄說

方氏苞曰左傳子貢曰君其不没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智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周公制禮謚以易名誄以表行誄不列行謚不昭德而以字爲謚無非失禮失名者以見聖而不用稱名而上干其過甚大故特舉二者而無暇及乎其餘耳

任氏啓運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非必有謚也禮去位大夫無謚故舉字以誄之

國亾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厭于葉反大音泰）

姚氏際恆曰言失師喪地乃春秋時事也

朱氏軾曰舉而哭謂君率諸臣共哭也不舉謂諸臣自哭不待君之舉也

孔子惡野哭者

張子曰有服之喪不哭于家而哭于野是惡凶事也

胡氏銓曰哭不以禮謂之野非其時非其地與無其

節皆是也蓋因上章之語而并記之
陳氏澔曰哭所知於野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姚氏際恆曰此野自是郊野之野但與前孔子云所知吾哭諸野矛盾檀弓多有如此者今解者或謂是予臯譏野哭之野或謂哭不以禮曰野皆曲說
朱氏軾曰聖人不為已甚苟非傷情滅禮之至者何至惡之今人蓋棺甫畢停置寺廟受弔又客死柩還不容入寢此張子所謂惡凶事而野哭者宜孔子之

惡之矣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哭者呼滅子臯曰野哉孔子惡者以此陳注曰所知吾哭諸野子言之矣然亦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若哭非其地又且倉卒駭人故惡之也方氏說恐未然愚按方氏之義今考家語爲有據家語云子蒲卒哭者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則方說亦無可疑矣而陳注乃疑其未然者其于前文子蒲卒哭者呼滅章先誤解滅字故于此反疑方氏之不悖者爲悖而以吾哭諸野之野曲爲解也義詳子蒲卒章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始銳反又吐外反
陳氏澔曰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或有情義之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
姚氏際恆曰稅稅同通作襚以衣贈死也按此說亦可商未仕而親没者其何以稅人乎玉藻云親在行禮于人稱父則已仕而親在者固可不必稱父也
陸氏奎勳曰稅同襚贈死者衣服也陳氏謂以物遺人恐非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此句原本脫解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姚氏際恆曰說見前孟獻子禫下按禫而從祭之後可以作樂此云徙月樂者或後賢以不忍而遲之故爲是說與据文義禫字作祥字爲順或字誤朱仲晦遂謂喪禮只二十五月馬彥醇祖述之以其不合於魯人朝祥暮歌孔子謂踰月則善孟獻子禫而不樂孔子謂加人一等及孔子既祥十日成笙歌諸章之義乃極論魏王氏二十五月服終之是鄭氏二十七月服終之非嗟乎卽如鄭說三年之喪已短去九月而若輩必欲短去其十一月者是誠何心哉

姜氏兆錫曰按是月禫徙月樂二句相連爲義以見禫月不卽歌樂之意非謂祥之月卽禫祭也夫祥祭服以是斷故三年問云二十五月爲畢閒傳云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則二十七月而卽吉也喪大記云既祥黝堊稍致飾也下云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其變皆有漸初非謂祥禫在一月中也且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母屈于父而服齊衰期之節也夫屈母于期且中月而禫况三年之喪無所屈而祥禫乃在一月中乎而馬氏乃以此漫謂祥禫施於三年其月同施于期其月異且謂三年以爲極者禮不可過而斷于期者情猶可伸也不亦曲而悖于禮乎學者幸愼求之

方氏苞曰二十四月以二十五月之初舉大祥之祭是月之末舉禫祭過是月而樂作如此則與二十五月而畢及中月而禫皆不相背魯人既祥而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踰月可歌則亦可樂矣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蓋禫而樂者禮之常故孟獻子縣而不樂孔子以爲加人一等者也

續禮記集說卷十四終

續禮記集說卷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適丁歷反長竹丈反殤式羊反乘繩證反

盧氏植曰遣車亦中從下疏云非其宜

熊氏曰人臣得車馬賜者遣車得及子不得車馬賜者遣車不得及子非也

萬氏斯大曰此送葬之車卽士喪禮所謂乘車載及弁服纓轡貝勒縣於衡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之車也以其爲送葬之車故亦曰遣車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言其多寡之數視朝聘時主國相待之牢具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故此下文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个介通書一介臣中庸作一个臣可見凡禮儀降殺以兩大夫五則士當三故士喪禮車三乘也按士喪禮將葬柩朝於祖薦車薦馬遣奠後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及行茵苞明器先車從于後苞者何柩行時取遣奠牲下體包之以葦記云葦苞長三尺一編是也棺既下壙贈畢藏器于旁加見藏苞筲于旁舊說謂

遣車以載遣奠苞牲體得名且泥雜記遣車視牢具置於四隅之文謂遣車之制甚小載苞置於椁之四隅夫甚小之車豈能容三尺之苞而苞之不以車載喪禮業有明文且藏于椁旁並不于四隅蓋不知下文孔子所謂塗車乃從葬之車而謬以遣車當之也餘詳下文及雜記篇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鄭以此車爲殉葬之隅車載牲體藏之壙中者卽所謂遣車非也又雜記云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故鄭以四隅爲壙中而以遣車爲明器又後章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反云及墓反則

是人所乘車明矣愚按鄭于雜記遣車視牢具下有此說然亦用與字爲疑詞而雜記又云旣遣而包其餘旣夕禮云包牲取下體是當日實有此等禮又左傳定三年邾子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亦可證餘說見雜記上若下云晏子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是謂遣車止一乘以其儉于親禮窆後留賓拜送賓今窆訖卽反以其儉于賓乃是兩事非一事也邾子喪禮之車必謂人所乘者非是故辨之

陸氏奎勳曰鄭注以爲遣車孔疏謂遣車之形甚小葬則置于椁中之四隅引鄭註雜記爲證而集說載之按記云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謂置所包牲體及棖也豈并遣車而置之耶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長上聲

姜氏兆錫曰達官者方氏謂受命于君名達于上謂之達官也明非官長自辟除者比矣又稱達官之長者官凡有正長有領屬杖言長明不及其屬也然考儀禮喪服篇王侯卿大夫之臣皆爲君服三年之喪其貴臣與衆臣衰帶屨有異而冠絰杖無異特尊貴者視卑者先杖耳詳見本篇天子崩章及四制篇

方氏苞曰疏謂不達于君者府史胥徒但服齊衰三

月非也曰官則非庶人在官者明矣蓋鄉遂之官族師鄙師鄭長之類鄉大夫所辟除其名尙未達于君者是也曰達官之長則惟宮正宮伯膳夫內宰內府外府司書之長官則然尙書所謂百尹是也其屬則服焉而不杖矣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朝直遥反

姚氏舜牧曰命引之三步則止者君念大夫平日效勞國家一旦捐館舍出不可不爲之助力故於柩行命引之以致其隆重之禮而猶不忍其行之遽也姑

三步則止如是者三焉以致其不忍之情是則君之所以禮大夫者耳鄭氏康成曰以義奪孝子也三步則止不忍頓奪其孝子之情也

姚氏際恒曰引紼同柩車索也下云弔于葬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引之三命引猶耕三推之義註疏以引爲引去之引謂奪孝子情甚迂

陸氏奎勳曰弔于葬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代爲之亦必以三爲度也孔疏以爲奪孝子之情大謬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孝子扳號不忍君命引之奪其情非也送葬必執引君于臣不親執故命引以爲禮

即稱言視祝而踊之義也弔曰寡君承事蓋弔喪以相助執事爲義雖君于臣亦然朝亦如之謂命引者三也出宮哀次柩已行故命引朝廟之日柩尚不行不得命引豈商祝御其柩旋車時命車少進而記者遂以爲命引與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蟜居表反說他活反一作稅見賢遍反點一作蔵多漆反

陳氏澔曰武子寢疾之時蟜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凶服而問疾武子執政人所尊畏固之爲此欲以易時人之觀瞻據禮而行武子雖憾不得而罪之也若倚門而歌則非矣記者蓋善蟜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也

萬氏斯大曰按春秋書季武子之卒在魯昭公七年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至此方十七歲曾點之年史記不著論語四子侍坐以齒爲序點居子路下子路少孔子九歲時方八歲點當益幼矣倚門而歌必無此事即有之亦是兒戲乃欲據以言狂何邪

姚氏際恒曰記者舉蟜固著凶服問疾曾點倚門而歌皆以見武子爲人所惡耳陳可大謂善蟜固之存

禮譏曾點之廢禮分別優劣大失記者之意按武子雖當卒時其勢自盛其後即悼子平子蟜固何人敢以凶服入武子之門而武子不得已而佯喜之乎其門又安得容人倚而歌乎其言曾點者以其爲狂故也云歌者亦附會論語言志時鼓瑟也余友閻百詩曰按武子卒於昭七年而襄二十二年孔子生襄公三十一年薨至昭七年孔子十七歲史記仲尼弟子傳惟子路最長少孔子九歲即以點同子路之歲是時僅七八齡其能倚門而歌乎況未必同子路之歲則更幼矣尤足證其妄

方氏苞曰季氏有無君之心自宿始曾點之歌以其死爲快也𮒞固之言憤國人視猶君也記者舉此亦見宿雖自矯飾而賢者固得其肺肝非徒美固之得譏點之失

任氏啓運曰儲欣謂別一曾點則郤世子巫奔魯不三十年魯不聞有兩曾氏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萬氏斯大曰辭謂以殯斂之事非辭之使去弔者亦不因辭而去也畢事乃出拜之按士喪禮小斂于戶內奉尸侇于堂主人降西階拜賓大斂時有大夫則

告既斂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後至者即當事而至者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八節皆言弔之禮也

方氏苞曰辭以當事不降拜也喪大記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是當斂則辭也雜記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注當袒蓋斂竟時也士喪禮大斂有大夫則告注後來者則告以方斂蓋先至者已與出拜視斂有定位後來者斂畢然後降拜之据此三條皆當斂則辭而疏并言殯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曰乃蓋

則殯後也雜記當袒絕踊而拜之者大斂之初主人西面袒直至視肂卒塗置銘復位後始踊襲則既殯降拜大夫後至者其時主人尙袒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

朱氏軾曰是日終竟一日也既弔不樂哀則不樂也未弔不樂樂則不弔也故曰哀樂不同日東坡之詰程子非知禮者朱子語錄載魯叔之問朱子之答蓋有爲而言之余訂喪禮論此頗詳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臨如字徐音力鴆反）

鄭氏康成曰拜者往謝之也雖朋友州里舍人謂無主後者承言亦爲執事來臨言君辱臨其喪也

陳氏澔曰寡君承事言來承助喪事此君語殯者傳命以入之辭

萬氏斯大曰按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謂往拜謝弔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云拜君命及衆賓所乘是也此言公弔之必有拜者正指往拜然衆賓亦往拜而獨言公者喪家有主後君與衆賓之弔皆當往拜若無主後則攝主當往拜君弔而衆賓不往拜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雜記曰無

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或里尹主之故此言朋友州里舍人可也檀弓孔子哭伯高子貢爲主且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則來弔而有拜者自不必言但攝主於來弔者君與衆賓皆拜往拜則不及衆賓耳

方氏苞曰主人親往拜謝于經傳無考以文義測之曰必有拜者則非主人也士喪禮君視大斂亦無親往拜文君子不奪人之喪故許以他人代也注謂無主後蓋因注士喪禮成服之日拜君命及衆賓誤謂主人親往拜謝而援既夕篇乘惡車以爲據不知所謂拜君命者三日之後君命歠粥也拜衆賓助執事

及來弔者也又曰不拜棺中之賜蓋大小斂既畢或有後時而含襚者固辭不受故無拜禮乘惡車則以筮宅主人當往視掘土爲壙耳古者臣有喪君三年不呼於門而忍令成服之日匍匐而如公所乎若君之禮猶可若也創鉅痛深心絶志摧水漿不入者三日而使徧拜衆賓之門先王制禮乃如是不近人情乎以彼注決不可通知此注亦誤也舍人謂其同居之親也先朋友州里而後及舍人何也庶人不得與國君爲禮必使其同僚中之朋友州里中之姻親爵位與同者代之拜皆不可得然後使同居大功之親則不必其盡有爵位矣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朱氏軾曰無適子則庶子之長者受弔適子不在雖適子同母弟亦不受弔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免音問

吳氏澄曰其夫爲妻之兄弟雖無服然亦爲之哭已無服故不爲主而使子有服者爲主也

陳氏澔曰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哭時禮也父在

已之父也爲父後妻之父也

姚氏際恒曰孔子曰此云子爲主袒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知者以上文申詳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故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耳按彼云婦人倡踊此云子爲主袒免哭踊彼此不同安得妄爲紐合乎餘說詳上小功不爲位章

朱氏軾曰哭之適室妻哭其昆弟也子爲主者女主不拜男賓故使其子主之若女賓至則妻自爲主袒免哭踊子哭也子於母昆弟服緦故爲主而哭之哀夫于妻昆弟無服故入門右而入門而右者客禮也

狎則入哭狎狎死者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婦人私喪故但有知死之傷而無知生之弔此亦言男賓若女賓則有入弔而不哭者矣父在夫之父在也則妻自哭于其室而不于適室若非爲已父後則并不于已室而于別室

方氏苞曰所謂不同國者如同國則疾革時妻當歸視屬纊至卒哭然後還夫及甥當往弔哭不宜爲位以接弔者蓋此及下有殯聞兄弟之喪皆不同國者同國則往哭乃總結上文特起夫入門右之文于袒免哭踊後者明袒免哭踊乃甥之爲舅夫哭妻之兄

弟無袒免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孔氏穎達曰哭于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遠兄弟謂異國也若同國則往哭之異國則否以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也

陳氏澔曰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上篇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其亦謂同國與

姚氏際恒曰据此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各哭於家同國往哭上篇但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未免欠分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黃氏震曰齊衰者曾子有母喪非爲弔子張而服也往哭者友朋哀痛之情特就因其服而往非以此服行弔禮也諸家乃以曾子爲文過夫曾子豈文過者哉

陳氏澔曰以母喪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之曾子之意但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

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

姚氏際恒曰此亦似毀曾子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而哭弔不亦虛乎則曾子果不應弔矣或謂此爲傷死非弔生也然雜記云三年之喪不弔如有服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曾子于子張無服則亦不應往傷其死也

姜氏兆錫曰陳註引劉氏之說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而又以

母喪往哭其友恐不然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也愚按有殯非兄弟雖隣不往此禮之大閑也況親承聖教而背此耶豈其未聞教之初則然與或曰知生者弔死者傷曾子所謂傷而不弔也嗟乎豈其然哉

方氏苞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三年始治任而歸皆禮所未有故子張之喪曾子齊衰而往弔之志同道同情親義重不異于同氣他日又曰有宿草而不哭焉是朋友之心喪不异期之兄弟也

齊氏召南曰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

曰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悼音道

鄭氏康成曰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侑擯

萬氏斯大曰按禮君臨臣喪必升自阼階君爲自主臣不敢有其室也子游擯請事也士喪禮公賵擯者出請事故知弔亦請事由左尊君也不敢以賓禮待君也然觀雜記云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似凡喪擯皆由左而由右始于泄柳之徒然則子游之由左何以特誌之乎蓋君弔則擯當由左賓弔則擯當由右當時君弱臣強君弔擯亦由右而子游獨由左故美而誌之泄柳之由左殆因當時美子游之由左遂以爲賓弔亦當然相沿而失之耳

姚氏際恒曰此譽子游禮凶事向右擯由左則尊者居右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

服姊妹之服或[illegible]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吳澄曰主昏[illegible]不宜有服故春秋書王姬卒以見譏

姚氏際恒曰記禮者但言服制之事說者必謂魯莊公不應服讐國之喪非記文意王姬齊襄公夫人魯莊公母文姜齊襄公女弟王姬乃魯莊公母舅之妻或何以有外祖母之說此贅

顧氏炎武曰鄭康成于禮經多所駁正如此文亦其一也

任氏啟運曰按禮天子女嫁諸侯無服嫁二王後大功諸侯女嫁士大夫無服嫁諸侯大功愚謂天子既

無服矣而天子使會主之則義服大功可也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
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
辭焉
齊氏召南曰按此注于文義不切其注大學則云仁
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覩此爲稍切
矣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
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
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齊氏召南曰按國語作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
私穆公曰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于後也起而哭
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與此文所記不同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
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
私則遠利也
盧氏植曰使者公子縶也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縶
方氏慤曰常禮無哭而起之文重耳痛不得執喪于
殯所故過哀以明禮是以秦伯稱其愛父也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陳氏澔曰敬姜辟嫌而不褰帷自此已後人皆倣之
故記曰非古
萬氏斯大曰按士喪禮既殯朝夕哭婦人即位於堂
南上哭無帷殯之文敬姜賢婦以遠嫌帷殯無乖禮
意故不曰非禮而曰非古
姚氏際恆曰敬姜朝夕哭垂其帷是能守禮別嫌今
男子從之故曰非古也與雜記朝夕哭不帷之說同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朱氏軾曰節減也減與除異減從重而輕除從有而
無重變爲輕有變爲無皆變也將變有爲無先變重

爲輕斯其變也順而易如三月變食粥爲疏食變四
升三升爲六升之受服期年又變爲菜果爲功衰大
祥而食醯醬服纖縞如是而後復常當其三月而變
也人子之心弗忍也然猶稍減耳禮在不得不然也
當其小祥而變也人子之心又弗忍也猶稍減耳禮
在不得不然也至于三年而除則所待除者無多故
亦勉而爲之假如初未變而從輕至三年而驟奪焉
烏可得哉此經曰順變順字最妙謂順其性而遞變
之亦若漸積引導使之不自覺者然先王制爲此禮
蓋恐賢智之過不免傷生滅性人子即不自惜其身

獨不念此身父母所生乎
陸氏奎勳曰卽先王制禮不敢過不及之意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
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姚氏際恆曰此言復而鄭氏言禱五祀甚舛
齊氏召南曰注及疏分字誤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姚氏際恆曰隱痛也上言拜稽顙大槩論人子喪親
爲此拜稽顙之禮乃哀戚之至痛也下又當言稽顙
爲痛之甚所以釋稽顙之義也不必求深孔氏曰就

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爲痛之甚拔凶通用拜若
謂以拜與稽顙二事較而稽顙爲痛之甚不成拜雖
非痛之甚而亦爲痛也不可通矣孔氏以其不合於
稽顙而后拜之義分周禮殷禮尤非
朱氏軾曰三年之喪稽顙而後拜稽顙者因賓之來
弔而痛已親也拜者因痛已親而感賓之來弔也拜
與稽顙皆哀戚之至哀謂哭聲戚謂憂容所以辟容
之戚且哀者以其心之愴痛也拜也稽顙也莫不痛
心而稽顙之痛較拜爲尤甚焉
齊氏召南曰按此拜字須讀言拜而必用稽顙也疏

非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飯扶晚反）
陳氏澔曰實米與貝於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
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
萬氏斯大曰士喪禮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
七天子九何休注公羊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
以璧士以貝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
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銘音名旌音精別彼列反識式至反）
彭氏曰明旌者神明之也有旌則可識可識則可別

故曰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旌識之
陳氏澔曰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于簷下西
階上及爲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坎肂之
東　又曰不命之士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
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是總長三尺
朱氏軾曰愛親者不忍死其親故錄而識之識之非
苟而已也必盡其道焉如旂長之別長短之差是也
齊氏召南曰按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
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曰某氏某之柩竹
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齊氏召南曰按注未解重之制度士喪禮曰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一在南注曰木也懸物焉曰重士重長三尺

方氏苞曰蓋棺之後父母音容不可再見故設木以象神而魄體尙在柩故名之曰重及既葬迎精而反主立以栖神子姓之心精專注于此故名之曰主既作主復懸重義無所取不若徹而埋之爲安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側皆反

吳氏澄曰虞以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哀特甚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卒祔練祥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敬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也其盡禮而漸文豈爲死者眞能來饗而然亦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

姚氏際恆曰楊慈湖曰此章及下子游曰既葬而食之未見其有享之者嗚呼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形有生死神無生死故孔子之祭如鬼神之實在今子游以爲未見其享之是求鬼神之道于形也愚按記文豈知神之所饗與未見其有饗本說得執滯不通而楊氏以形亡神在釋氏之說駁之尤爲紕繆不可不辨惟孔子曰祭如在一如字下得甚活至哉言乎二說皆折倒

姜氏兆錫曰鄭說哀素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以素敬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方說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哀而不文祭禮必致其文則主人自盡焉耳此豈知神饗必在于此亦以表其心而已愚按祭亦不專用文但親素喪則文矣然表齊敬表哀素其發于心則一也故記者明之

方氏苞曰似因奠而槩論祭祀之禮皆主人自盡其心不必分吉凶爲義

續禮記集說卷十五

續禮記集說卷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檀弓下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辟婢亦反　踊音勇　算桑亂反）

孔氏穎達曰士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而踊明日小斂踊又明日大斂踊此三日爲三踊也大夫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

事一五日一至六日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至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朝不踊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朱氏軾曰哀之至者不自知其哀哀至而辟踊先王于不可算者而爲之算要以示哀之有度而無庸過焉耳非孝子且辟且記且踊且數亦非令相者祝者爲之握算而推之抑之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括觀闊反　慍紆運反）

吳氏澄曰此條是釋辟踊及袒括髮之義以哀之至釋辟踊以變釋袒括髮慍又申釋辟踊哀之變則轉釋慍之義也去飾又申釋袒括髮去美則轉釋去飾之義也有算言辟踊之節有所袒有所襲言袒括髮之節辟踊之節言之於始袒括髮之節言之末者錯亂以爲文也

萬氏斯大曰按士喪禮主人親含尸左袒含畢襲小斂訖袒奉尸俠于堂襲將大斂袒斂於棺卒塗襲將

葬啟殯袒朝於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祖袒既祖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屬引袒窆訖襲又君視斂君眀皆袒事畢襲此言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者蓋喪中有事則哀加甚事過則哀少殺而袒襲因之然其所以袒者以便於行事遂因以爲節耳此與裼襲不同亦與袒裼不同裼襲指裘外之衣（說見前）袒裼則袒去裘外之裼衣而全露其裘故裼襲爲行禮質文之變而袒裼爲傲慢無禮之容也此喪中之袒則捲起衣袂而露其臂襲則掩之蓋孝子未成服衣深衣成服衣衰袂皆二尺二寸不袒則妨于治事射儀之袒襲

祭及養老割牲之袒皆然覲禮之右肉袒乃自右袒去朝服也士虞禮之鉤袒乃以手指鉤其袂而起之也此二者與諸袒有異亦不可混袒裼說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冔況甫反

陳氏澔曰敬山川之神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也

萬氏斯大曰按王制周人弁而祭殷人冔而祭祭交神之事吉禮也今葬亦首加弁嫌過近於吉故仍加麻絰於首而要葛帶不純凶亦不純吉曰與神交之道何也親始死有尸旣殯有柩葬則尸柩俱歸于無

迎精而反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親而神之自此而始服祭服之弁而以神道事其親故曰與神交之道也舊說解爲山川之神者非

姚氏際恒曰註疏謂冠素弁以葛爲環絰其要帶仍用麻或謂葛爲葛帶未詳孰是然葬時用此冠帶恐未宜故鄭氏謂天子諸侯禮者以大夫士三月而葬則其時尤近故不得不作天子諸侯禮耳

朱氏軾曰未葬奠而不祭以人道事之也葬日虞則神之矣以爲神之而有敬心是也謂踰時哀衰敬生則不可反哭而弔哀之至也則葬可知矣矧敬生于哀寧有敬而不哀者乎

姜氏兆錫曰按節首當有絰也者實也句錯在上篇說見本註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姚氏際恒曰成容若曰親喪三日不食過此恐致滅性惟士則鄰里勸其食糜粥大夫以上則君之糜粥命之食故曰歠主人主婦室老歠使之歠粥也疏云爲其歠粥病困故君命食疏飯是以食之與歠分爲二矣 此本陸氏說 愚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是三日後本應食粥不必君爲之勸也今

解爲過三日不食說文無此義未免添補當以疏說爲是

陸氏奎勳曰謂使之食糜粥卽歠也大夫以上君命之士則隣里勸之集註依孔疏謂命之食疏飯豈可以始死之神訛爲旣葬之文

姜氏兆錫曰陸氏曰禮親喪三日不食而大夫以上君于時命之歠粥者蓋爲其德至愛篤鄰里或不能勉其食而至于病所以重其禮而奪情以致養也若士以下則君不命矣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是也舊注曰凡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之貴者當

親喪歠粥之時爲歠粥病困故君命之食疏飯也愚按三年之喪飦粥之食既葬然後疏食水飲此天下之達禮命其於歠粥之時易粥而飯非禮之正况本文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句而以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二句釋其義若以歠與食之分爲兩義初非本章釋經之例且既以歠字爲歠粥之時即歠字自爲一句主人主婦室老六字更無所著而其于句義亦更不得通矣今故斷以陸氏正之也考喪大記三日不食之後主人室老皆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主婦疏食非食粥也其通曰歠主人主婦室老者統于主人也

或疑主婦自不食而疏食不得云歠主婦則主婦自不食而疏食又何得云當主婦歠粥之時乎此關于禮教非小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親喪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士庶人之禮也大夫之家則貴者君命歠餘同士庶人君命食之即命歠也若命疏食則主人主婦不宜同命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

陸氏奎勳曰此迎精而反之禮升堂入室本文甚明孔疏謂皆在廟中此時固無禰廟亦不應未祔而先哭于祖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慤苦角反

陳氏澔曰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痛哀於是爲甚也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兼盡故欲從周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萬氏斯大曰古者井田制行民皆族葬故孟子云死

徙無出鄉王制云墓田不請所謂北方北首亦就其鄉之北耳下文文子觀於九京豈九京亦在晉國之北諸大夫皆於此葬乎

姚氏際恆曰古皆葬於北方後世乃有擇地之說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封讀爲窆

吳氏澄曰此條言葬後虞祭之事虞不筮尸擇可爲尸者宿之

陳氏澔曰柩行至城門使宰夫贈元纁束既窆則用此元纁贈死者於壙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尸之爲言主也不見親之形

容心無所依故立尸而使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禫祭已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舍音捨

吳氏澄曰既窆土則主人迎精而反反哭於廟及殯宮反哭送殯畢主人沐浴畢與有司同省視虞祭所用之牲墓所之有司當主人迎精而反之後代爲主人舍奠於墓以禮地神禮畢乃歸未葬已前每日朝夕哭有奠無祭雖殷奠有盛饌亦不謂之祭也及葬

後而虞則有司始謂之祭也

陳氏澔曰士之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郭陳曰筵

陸氏奎勳曰可見古無祭墓之禮既葬禮神有司代爲之也　又曰此與下另爲一條謂朝葬而至日中卽虞陳氏引孔疏謂待有司之反非也

齊氏召南曰按士虞禮記曰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注西上變吉也日中而行事殺於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注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爲喪事畧也又按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注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靜故下文曰葬日虞後文疏暢矣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易音亦

陳氏澔曰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朝祖賵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

敖氏繼公曰卒哭卒殯宮之哭也蓋未葬朝夕哭皆於殯宮卒哭之後雖存朝夕之節然於次而不於宮故曰卒殯宮之哭也

朱氏軾曰虞禮註骨肉歸于土魂氣無所不之孝子謂其傍徨三祭以安之言虞者猶治亂言亂也葬矣亡矣魂氣之傍徨者杳不可卽矣祭以安之使神依

乎土而儼然在上斯離者不離矣日中謂不出此葬之日也前此用奠至是始祭故曰以虞易奠非虞後更不復奠也初虞再虞之次日以及卒哭之後未有不朝夕朔奠者先儒謂赴葬者赴虞未及卒哭遇朔日接祭無論祭數則瀆卽孝子杖而復起之身日僕僕于祼獻勉而爲之誠意不足祭猶不祭矣

齊氏召南曰按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再虞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鄭以三虞之文測卒哭之制當是一例耳又曰按下曰成事曰字衍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 祔音附
吳氏澄曰是日卒哭之日虞祭猶是喪祭卒哭始是吉祭故曰是日以吉祭易喪祭明日卒哭之次日祖父謂死者之祖考孫祔於祖昭穆同也
陳氏澔曰祔之為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卒哭時告於新主曰哀子某來日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及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并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所謂以其班也畢事虞主復於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也虞

祭間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間日
方氏苞曰疏先儒以第三虞與卒哭同是一事鄭据雜記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太牢破之以為三虞後更有卒哭之祭按士虞禮三虞曰哀薦成事而別無卒哭之文則第三虞即卒哭明矣記多舛駁恐未可據以破儀禮也且禮于虞祔多連舉之以卒哭為虞之一舉虞可包卒哭也非以末虞為卒哭而易牲以祭哉 如士遭用少牢之類 此記義本連及言虞則以祭易奠卒哭則以吉祭易前二虞之喪祭而卒哭曰成事繫以虞易奠後文亦相承正因末虞即卒哭但古文簡經未明著三虞卒哭曰成事耳　嚴陵方氏謂或祔于祖或祔于父各從其昭穆非也祖父猶王父儀禮稱祖父母曾祖父母是也或曰祔于祖則並告于禰故連及之　未殯之前既啟之後每遇大節主人踊無算則哭亦如之三虞既畢則無算之哭踊至此而終若廬堊室之中哀至而哭情不能止義亦不宜禁也別記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承君命而使即未踰練祥期必近矣舊說卒去無時之哭似不可通
齊氏召南曰按士虞記賈疏云卒哭為吉祭者喪中

自相對若据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則禫祭以前揔屬為喪祭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比必利反
吳氏澄曰變亦易也接相連不間也變而之吉即上文所謂吉祭易喪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即祖父所謂明日祔于祖父也言喪祭變而趨吉祭自卒哭始相比逮及祔祭必於此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斷者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也蓋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

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必與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日也蓋以神魂離殯宮適祖廟不可使之一日無歸也註疏以變為非常禮之祭謂速葬速虞者於卒哭前再有非常之祭考之經傳未見明據

萬氏斯大曰按雜記唯士葬與卒哭同月天子至大夫卒哭皆後葬二月先儒謂虞祭間日舉唯可言於士禮考之春秋葬必柔日葬日虞故士虞禮云虞用柔日也間一日再虞之間一日三虞皆柔日三虞之

次日剛日也乃卒哭卒哭之明日乃附三虞卒哭祔祭三日接續行事故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變謂喪祭變吉祭也先儒釋變為變禮固非謂三虞與卒哭皆用剛日唯卒哭與祔祭連接亦非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曰哀薦祫事又曰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夫言再虞皆如初則皆字包三虞立文以上文未及三虞故下復言三虞以足之三虞二字不連卒哭讀卒哭他用剛日謂卒哭則用剛日也且卒哭祝辭曰哀薦成事正與此經卒哭曰成事合先儒連三虞卒哭為句謂同用剛日則虞祭亦可曰成事矣不疑與此經戾乎祔於祖父祔主于祖廟也上文云重主道也是知天子至大夫士始死必有重重徹必有主先儒因士喪士虞及特牲少牢諸禮皆不言主遂謂天子有主大夫士無之彼孔悝去國猶載祏以行無主何以有祏祏以藏主諸侯之不言主特文不具耳因此而謂士大夫無主然則大戴禮諸侯遷廟第言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將謂亦諸侯亦無主乎主既祔則主藏於廟三年喪畢諸侯則遷死者之高祖於祧遷死者之祖于高祖之廟而死者

之主正位於祖廟不拘昭穆皆然大夫士則祖與高祖同廟異室喪不遷高祖之主而祖主遷于高祖之室死者之主正位於祖室不拘昭穆皆然先儒謂祔後主反於寢上篇云喪事有進而無退坊記亦云喪禮每加以遠考士虞禮將旦而祔則薦薦餞也既餞而祔於祖矣復反於寢既進而退自遠而近有是理乎

姚氏際恒曰上云是日也以虞易奠蓋未葬曰奠虞始曰祭也此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蓋虞曰喪祭卒哭始曰吉祭也明日祔於祖父者卒哭祭之明日

祔于祖廟而爲祔祭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者變字卽上易字承上言自喪祭易爲卒哭之吉祭也比至於明日祔祭必于卒哭祭之日接而行之不忍其一日未有所歸也與上弗忍一日離對上言是日葬是日虞故爲弗忍已之一日離其親此言今日卒哭明日祔廟故爲弗忍使其親每一日無有所歸其義如此鄭氏以此變字引士虞禮他用剛日卽謂他字孔氏引喪服小記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謂不及時而葬爲變此卽鄭註士虞禮之說皆牽强附會不可從

姜氏兆錫曰舊注曰上文所云皆據正禮此言變者謂變其常禮也以有故速葬虞祭雖行而卒哭之吉祭向遠其中間不可無祭故遇剛日則接連其祭以至於祔卽喪服小記赴葬者赴虞三日而後卒哭是也之徃也自虞徃至吉祭其禮如此不忍使親一日無依也愚按舊注援小記而言似非無據然細玩本文變而之吉祭豈變易乎常禮之謂哉況玩其字也字文勢直貫至是日也接爲義此謂吉祭與祔相接非謂虞與吉祭相接也接者連續無間之義惟今日吉祭明日祔故連續無間而下文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釋之若謂赴虞者與吉祭尚遠而每遇剛日則祭以接之則每間一日而祭初非無間之義而下文何以云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乎且本節不忍一日句與前不忍一日離同爲申釋之詞義例對舉尤無可疑者安得破碎乖張如舊注乎學者所宜潛究也

方氏苞曰舊說大夫五虞八日諸侯七虞十二日于葬後則過于數于祔前則過于疏非義所安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吳氏澄曰殷練而祔者練之次日乃祔於祖廟周人雖於卒哭之後祔祖然祔後練前有朝夕哭仍就殯

宮蓋朝夕哭者孝子哀親之不存而哭非謂其神之在此而哭也

陳氏澔曰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

朱氏軾曰士虞禮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曰哀薦成事又曰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是卒哭卽三虞也云卒哭者以無時之哭從此卒也此記承上節以虞易奠謂自初虞至三虞則卒哭而喪事已畢故是日之祭爲吉祭非復前此之喪祭也初虞已漸趨吉至三虞則全吉矣喪祭重哀吉祭重敬敬非不哀也而

儀節特詳祼獻維謹牲物畢備儼然饗爽之式憑不似喪祭之倉卒簡畧一任悲哀已也三虞之明日祔于祖父祔者附也有所附斯有所歸亦猶生人依祖父而始安也必三虞而後附者初虞再虞倘恍無憑至三虞則魂氣已安而依主弟恐依者之終不免于去來無定也故祔以歸之變而之吉三句申上文而釋之註疏以變爲變禮是儀禮也用剛日俱指不及時而葬者予嘗論注疏之非閱文正論實獲我心

又曰既以明日之祔爲不忍一日無歸則殷之練而祔忍矣孔子何以善之愚意此記者別記一說亦

疑其非而未能決也然祔之論不一謂祔已反于寢則宜速如程子所謂祔而遷呂氏所謂祔而藏于廟則宜遲朱子折衷羣論卒哭祔祭返于寢大祥祧而入于廟庶合禮意周人卒哭之祔蓋祔已返于寢也殷人練而祔祔而還于廟也禮家合而較之誤矣孔子善殷非實事即有之亦就殷言殷非謂殷之善于周也

姜氏兆錫曰此因上文釋祔廟之義而推言之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茢音列又音例惡烏路反

陳氏澔曰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姚氏舜牧曰死與生自不同惡生於所畏故爲之祓除

姚氏際恆曰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於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云大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當以此二說爲正此增桃茢之文乃附會襄二十九年左傳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此蓋爲惡臣之死非禮也而孔氏以

此爲天子禮彼爲諸侯禮尤臆說

朱氏軾曰所以異於生句承上起下謂生愛之而喪乃惡之者以喪有死之道故也　又曰孔疏有死散之道散字最精幽明殊途死生隔絕欲狎之而不可得是故喪事即遠遠之者神之也神之斯敬之矣人死斯惡亦即遠之意也然遠之惡之之意先王終不忍明言但制爲禮使後人循而習之以無失敬遠之道焉耳

陸氏奎勳曰清江劉氏謂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不獨善於持論按大喪記君臨大夫喪止用巫

祝士喪禮巫祝之外有二小臣執戈原不載有桃茢
之說
李氏光坡曰註解異於生句曰生人無凶邪則死有
鬼氣可知故曰喪有死之道也坡嘗侍至親疾邪氣
因哀而生悽愴流露實亦可惡然亦情之哀切或義
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惡故曰先王之所難言也惟制
禮以祓其邪以安其情則生死俱順矣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
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姚氏際恆曰周朝而遂葬既夕朝與之合然僖八年

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周亦殯于祖
矣與此不合或春秋禮而此說非或周初禮而春秋
變之皆未可知不必強合也乃服氏解廟爲殯宮杜
氏謂不以殯朝廟皆未允鄭氏謂春秋變周之文從
殷之質此用何休之說尤謬從來皆謂周末文勝如
其說則是周末質勝矣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芻初拘反　俑音勇
孫氏奭曰埤倉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踊跳故名曰
俑象人而用故後有秦穆以子車氏三子爲殉
黃氏震曰明器備而不可用芻靈似而不爲人後世
明器改而用生者之器芻靈改而用木偶之人故流
而至於用生人殉死者之葬孔子推其漸而哀之
萬氏斯大曰芻靈畧似人形塗車畧似車形故可從
葬觀此則知以遣車爲從葬者皆妄也古用芻靈後
易爲俑孔子善芻靈而不仁俑知後世非皆用俑也
蓋有之耳
姚氏際恆曰此意蓋疑時代遞還從葬者日趨新巧
所以防其流弊也意謂惟爲明器者知喪道其後漸

有用生者之器者不殆於用象人殉葬乎故其後果
有爲俑以象人者不殆於用人乎哉用殉用人有分
別凡物從葬通曰殉故殉亦訓從孟子以身殉道是
也由是用偶人從葬亦曰殉用人從葬通曰殉也鄭
氏不識殉字義徒以人從葬爲殉因曰殺人以衛死
者曰殉若然則用殉用人了無分別記文何爲前後
分言之乎　上章仲憲言於曾子謂夏用明器殷用
祭器周人兼用此無稽之說故曾子辨之從來解者
皆誤認爲實然於此章亦以明器屬夏生者之器屬
殷爲俑屬周謂孔子善夏而非殷周殊謬況此言生

者之器非祭器也言爲俑非兼周也亦絕不相通若必據三代爲說則爲俑豈文武制耶固執可笑如此生者之器必不定是祭器上章言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斵皆明器也反是則皆生者之器

姜氏兆錫曰此章凡數十條備言喪事始終之節與士喪禮之屬相表裏

續禮記集說卷十六

浙江書局重刊

郭學欒校
鮑家琥校
吳鴻坒校

續禮記集說卷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檀弓下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為舊君於偽反與音餘膝音息隊又作墜直媿反

孔氏穎達曰此論不爲舊君著服之事反服實亦兼二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

謝氏枋得曰臣無仇君之義服之可也

姚氏舜牧曰戎首寇讎之意子思孟子皆有激于言之欲其君之反悟也君使臣以禮進退之間誠不可不盡其道

姚氏際恒曰倣孟子禮爲舊君有服章爲說

方氏苞曰儀禮仕焉而已者齊衰止三月非薄于舊君也既奪其爵則與齊民等而不敢踰越耳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

者乎哉我則食食（稍在反夫音扶食上如字下音嗣）

陳氏澔曰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以臣禮君四方皆知之勉強食粥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眞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也

吳氏澄曰禮父母之喪三日後食粥卒哭始疏食事君方喪三年蓋當與喪父母同故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食食不食粥非也禮小祥則飯素食

方氏苞曰古者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喪大記大夫練而歸士卒哭而歸或衰周自季宿不臣宣禮壞而後有此然居公館則一也）

公之喪皆即安于私室而不能復居公館久矣故曰四方莫不聞然因此見三桓之外魯臣猶秉周禮四方之臣尙未若三桓之無君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陳氏澔曰主人未小斂則弔者未服改子夏絰而往非也子游則中於禮矣

姚氏際恒曰此言子夏事與曾子襲裘而弔同總以子游為知禮也然此事頻見亦可厭

姜氏兆錫曰此與上篇曾子襲裘而弔同意然曾子悟禮較速子夏考禮較嚴也

任氏啟運曰按天子弔公卿錫衰弔諸侯緦衰弔大夫士疑衰首皆弁絰諸侯弔卿大夫錫衰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當事弁絰否則皮弁避天子也諸侯弔異國之臣皮弁錫衰大夫相弔弁絰錫衰士弔服無文喪服記舊註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加朝服鄭云羔裘元冠不弔何朝服之有布上素下似之其實則疑衰素裳不疑裳者避諸侯也朋友相為服即士之弔服而加緦麻之絰帶庶人不弁弔

服素委貌賈公彥云庶人不疑衰其弔服深衣也孔氏於上章裼裘而弔云是羔裘元冠緇布素裳袒去上衣以露裼衣愚按孔子明言羔裘元冠易之子游知禮豈有以羔裘元冠往者庶人素委冠加絰情義尤重為之免而加絰未成服則但素弁冠或免也朋友成服則緦帶而緦絰非朋友則素帶而環絰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遣弃戰反）

乘繩證反个吉賀反焉知焉於虔反
吳氏澄曰大夫遣車五乘者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晩則反哭遲今晏子止用遣車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費時不多實土早則反哭早也又曰曾子言禮之本故以其恭敬而謂之知禮有子言禮之文故以其儉不中禮而謂之焉知禮二子之言皆是也然曾子前云恭敬則許其知禮後云示儉則不許其爲禮曾子之言未嘗偏也

陳氏澔曰曾子以禮以恭敬爲本有若以狐裘三十年儉於己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窆後有拜賓送

賓等禮窆訖郎歸儉於賓也三者皆儉而失禮大夫以上皆太牢士少牢个包也凡包牲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少牢二牲六體分爲三个太牢三牲則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遣車一乘則載一包也案孔疏謂諸侯七包每包七个以九體分四十九段大夫五包每包五个以九體分二十一段與此說異但據本文七个七乘五个五乘似陳郎以包爲个得之或包中分段如孔說耳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萬氏斯大曰个介通介者諸侯相朝大夫出聘從行之介也雜記遣車視牢具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是牢具之數又視乎其介故此言介不言牢該之也士不言其數以大夫差之三乘可知孔疏謂天子之士三乘諸侯之士無遣車蓋泥於以遣車爲載包從葬之車而士喪禮無之故爲此說不知禮之降殺以兩止就天子諸侯大夫士大段差之不屑屑也

姚氏際恒曰郝仲輿曰个介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又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遣奠牲體包裹送死者俗世用牢車載而之墓故有子譏其非

禮鄭氏讀个爲箇爲包肉之數以遣車爲塗車載其包埋之壙中附會其譌也按郝謂个介同駁鄭附會爲箇是也其謂遣車爲送葬之車非載牲體之車則非說詳上君之適長殤下此以遣車視介之數猶雜記云遣車視牢具也有子譏其不當用牲根當用脯醢非譏其用牢車也郝故錯解以附會之耳

姜氏兆錫曰末節曾子又以其因時者稱晏子也方氏曰以齊之無道以之禮爲恥而示之儉儉于身可也儉其親不可也但禮與其奢也寧儉而己愚謂合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以恭敬爲本節文爲輔而輕重

以是權焉其于禮也庶達矣乎

任氏啟運曰按左傳晏桓子卒晏嬰粗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嬰曰惟卿爲大夫蓋諸侯之僭獨晏子守正禮耳五个五乘乃天子大夫之禮豈當時習用而有若亦因而不覺歟但諸侯之大夫降天子大夫一等則三个三乘宜也而晏子一乘太貶矣殆有意于示儉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相息亮反鄉許亮反噫一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斯音賜沾依註音覘勑廉反）

續禮記集說　卷十七　檀弓下　六

陳氏澔曰昭子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禮主人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禮也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言我爲大夫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爲賓主自爲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旣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此記禮之變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我喪也斯沾句住讀沾曰覘國昭子自言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專猶司也于語氣未協郝仲輿以我喪也斯沾爾專之爲一句謂沾爾猶言沾沾爾自我貌戒子張曰爾無謂我喪我遂沾然自主之孫文融曰本欲自專却用毋曰字喚起正是恣肆人氣峭此二說互相明似得之

朱氏軾曰我喪也推觀者之言

姜氏兆錫曰本節舊義蒙晦今按曰我喪也四字爲句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言毋得行是禮也我爲齊之顯家今謂我之喪也人將盡來覘禮豈宜蹈故迹乎爾當專而主之使賓自爲賓主自爲主可也于是其家之婦人旣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向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向矣此譏禮之變也

續禮記集說　卷十七　檀弓下　七

任氏啟運曰孔子相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子游宜其變俗則此昭子所云或周禮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夫音扶）

陳氏澔曰哭夫以禮哭子以情皆中節矣故孔子美

之
姚氏際恆曰曠于禮大約謂好內而遠賢孔氏謂疏薄賓客朋友之禮吳幼清謂曠廢居室之禮而溺於燕私好內之情俱偏
徐氏伯魯曰上章言晝夜哭此章言不哭自相矛盾不知何謂愚按上章本欲明寡婦不夜哭之義卻不說破而以晝夜哭文伯形之使人於言下自會此文章妙處故不必其言之實耳矛盾者以此
姜氏兆錫曰此述其不諱子之過之意亦因以為教也敬姜語見家語頗異

方氏苞曰祭則命婦卿大夫皆與若宮中婦女之事不應得與其子俱且母覩子之所行豈在與就公室之頃乎古者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國之貴游子弟與焉侯國制應同文伯少孤豈敬姜未使就學于公宮南而至是始悔之與家語姜戒諸婦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懼其以好內聞也蓋始以其質美獨學于家自能為賢人未嘗使就公室蓋習于師友不料其不好外而好內以致隕生耳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秦氏繼宗曰陳褻衣蓋未襲斂之時不飾謂衣褻衣也婦人生時必飾而後見舅姑今喪則有四方之賓來安可以褻衣見故命徹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按此義非舅姑不當與四方之賓較量嚴否也意謂婦人在生不飾不敢見舅姑今其死也有四方之人來何為不飾乎蓋以生喻死以舅姑喻四方之賓耳
任氏啟運曰按于殯宮有平日玩好畢陳者愚謂陳重器示能傳禮也陳玩器近于褻非禮也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孔氏穎達曰如鄭此禮本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怨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夫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怨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子任情倏啼欻笑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凡十句盧本亦有舞斯慍句王本又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與盧鄭不同

陸氏德明曰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

吳氏澄曰孺子慕與前之孺子泣同謂其情而無節

文也有子以人之哭踊皆其哀慕之眞如其情可也有子質厚而禮學疏子游精於禮學故詳言聖人制禮之意以告之過而不爲之限節以滅殺之俾直伸其情則或甚哀而至毀滅不及而不示之形跡以興起之俾徑捷而行則或全不哀而反歡嬉此乃戎狄之道也聖人制禮之道則不如此

陳氏澔曰壹猶常也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其何爲而然我久欲除去之矣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夫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爲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者微猶殺也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爲之興起衰絰之物使之睹物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也酌人情而爲之也若直肆己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則是戎狄之道矣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太古無禮或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倍之聖人制禮之初意止爲使人勿惡勿倍而已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始死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然報

本反始之道自不能已豈復有倍之之意乎先王制禮深意如此　又曰舞斯慍一句終是可疑今且據疏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刪舞斯慍三字今亦未敢從

秦氏繼宗曰有子之言乃賢者過之之事子游則禮之中也

萬氏斯大曰據本文是哀樂相生之序但此章是論喪禮之踊上文云辟踊哀之至也哀親之死豈因樂極而生乎諸家紛紛其說未悟斯旨孔疏云鄭康成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而劉氏欲于猶斯舞之下

增矣字而刪舞斯慍三字卽孔疏意此爲可從蓋上文固言慍哀之變也此言辟踊始於慍方與哀死意合

姚氏際恆曰猶鄭氏謂當爲搖言身動搖也豈有歌而搖者吳幼清祖鄭說謂猶爲手動舞爲足蹈尤杜撰郝仲輿謂猶如字與由通自然儒赴之意人歌則抵掌頓足按節而應謂之猶若是則仍與搖之說相似矣按說文嗂字徐鍇引禮咏斯猶謂猶卽嗂嗂喜也其說似是舞斯慍一句諸家之說尤不一陸德明謂衍文孔氏謂鄭本無此句又謂鄭又一本云舞斯

蹈蹈斯慍劉原父攷記文云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孔氏又依文爲解曰且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而無節形疲倦厭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曲禮云樂不可極卽此謂也按以上諸說憑臆增刪者既未足据順文解釋者又不可通然則如何蓋作者之意本取喜之爲舞慍之爲踊以見其皆當品節也其文卻于舞字之下慍字之上順勢直下卽用斯字爲過接不復更端另起耳而循環相生之義亦是隱然可見必如孔氏泥定作解豈不死古人句下必如劉氏之屬對整齊古人又安有此印板文字哉

朱氏軾曰情在于斯其是也夫謂情所到處但如其量而爲之則無不是矣何必爲節

姜氏兆錫曰此言樂哀之意以見禮之不可無節也本節頗有疑義據疏喜慍以下各四句是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慍句是哀樂相生斯語助也品格也節制也外境會心之謂喜陶者心初悅而已至咏歌而後暢咏歌不足則乃動身體而搖由是乃至起舞而足蹈手揚則樂之極也外境違心之謂慍若舞而無節則形疲神倦而慍慍則憤恚之餘轉爲憂戚而憂戚

轉深因又發爲歎恨追歎恨不息遂撫心而辟由是乃至跳踊而奮擊則又哀之極也哀樂之極如此若其無節則戎狄行之朝殯夕歌兒童發之倏啼倏笑惟品節此二途使踊舞有數斯之謂禮而道乃可久矣據孫氏當作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自喜至蹈凡六變自悲至踊亦如之此所謂孺子慕者之眞情也舞蹈辟踊皆本諸此故聖人爲之節愚按孔疏劉說不同劉說于理較足疏說依本文爲訓蓋亦所謂樂不可極之義與然舞斯慍句終屬可疑

也
方氏苞曰孺子求索于親而不得戀慕谿劬必哭且
踊先王制哭踊之節實緣于此蓋恐至性篤厚者常
如孺子哀情中迫則後不可繼卽能繼力亦難勝故
卽以哭踊之節洩其哀情而使之漸殺又使人要其
節而必哭必踊則中人之性必感物而有動于中卽
頑薄者要其節而强爲哭踊亦自覺其中情不應而
愧怍難安以故與物莫切于此衰絰之制其淺焉者
耳以杖闗轂而踝輪者豈不衰絰乎
世駿按劉原父之說今本陳註誤刻作孫氏于是

姜氏九經亦仍其訛今據注疏本改正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
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
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
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吾王討敝邑之罪又矜
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音扶差初佳反盍戶臘反與音餘
吳氏澄曰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故令太宰
嚭問陳行人謂衆人稱我此行之師其名謂何名之
以殺厲之師者欲吳人耻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太
宰果有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
甘言誘勸之也
陳氏澔曰陳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
姚氏際恆曰按嚭乃吳之太宰儀乃陳之行人恰好
更換豈記者有意爲戲耶
陸氏奎勳曰豈有同官同名者此必簡策差誤陳使
乃行人儀也當從鄱陽洪氏說改爲陳行人儀使于
師太宰嚭問之乃善
姜氏兆錫曰石梁王氏曰是時吳亦有太宰嚭如何

鄱陽洪氏曰按嚭乃吳太宰陳遣使正用行人則儀
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冊錯互故如此當云陳行人儀
使于師夫差使嚭問行人儀而對之如此乃得忠宣
公作春秋詩引此亦當辨正云
齊氏召南曰按依注疏則又矜而赦之句師與讀有
無名乎句謝枋得謂又矜而赦之及師與爲一句舊
赦之句絕非也
任氏啟運曰檀弓所記多得之傳聞故謬誤甚多此
其最甚者也必如洪氏互易乃得之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

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孔氏穎達曰此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皇皇猶彷徨如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上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也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意此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

亦同也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云如有求而弗得祭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爲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由哀在內心但輕耳故鄭註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
陳氏澔曰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
彭氏絲曰望望則舒於皇皇慨焉又舒於望望
姚氏際恆曰此與上篇始死充充如有窮章各自爲義不必强合
朱氏軾曰如不及則速反可也而又息焉者即下章其反如疑意
姜氏兆錫曰蓋孝子之狀如此餘見上篇第十八章

子張問曰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陳氏澔曰言乃讙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
姚氏際恆曰倣論語無謂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

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知音智李調左傳作外嬖嬖叔調如字蕢苦怪反飲於鴆反𣪘乃賞反樂如字爲於僞反匕必季反其音供與音預防音房觶之豉反字林音支）

聶氏崇義曰三升曰觶

陳氏澔曰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爲大於子卯詔告也罰其不告之罪也至今晉國行燕禮禮之終必舉此觶

萬氏斯大曰註疏取桀紂死日爲說漢書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

推湯武以興乎愚謂二說當相備十二支相刑不但子卯獨忌子卯者更値夏殷亡日也若專指夏殷亡日不應因甲子乙卯兩日兼子卯而忌之也

顧氏炎武曰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稷食菜羹而太史奉之以爲諱惡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義也又曰甲子乙卯但言子卯古人省文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姚氏際恆曰知悼子鄭氏謂晉大夫荀盈是也盈荀罃之子陳可大謂荀罃誤徐伯魯謂盈亦作罃尤欠分曉

陸氏奎勳曰此條乃錄晉乘之語觀至今可見又曰荀盈也陳氏誤爲武子罃

齊氏召南曰按士喪禮曰朝夕哭不辟子卯注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避焉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

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粥音祝難去聲）

陳氏澔曰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大小則貞爲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

秦氏繼宗曰修其班制修內之政也與四鄰交修外之政也社稷不辱總承上二項班者列國往來盟會尊卑之班次也以侯國之爵言制者列國用物行禮多寡之數也以朝聘之辭言修班制何等國體燦然交四鄰何等儀則詳明皆由他心中經緯發出來故曰文

姚氏際恆曰文子以死衛君經傳不見其餘之說悉不足據可知矣

任氏啟運曰古無二謚周末威烈王貞靚王楚頃襄王始有二謚不應此時大夫有三謚也考死鳥時公子荆字南楚以肩受矢所稱以其死衛寡人者子荆也或同時謚荆爲貞子而傳聞之誤并屬之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姚氏際恆曰此與左傳昭十三年楚共王埋璧事相類又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故後世凡適死即立庶之長者此循古制必年鈞始以德德鈞始以卜耳今觀楚共王石駘仲未聞年德之鈞而輒鬼神用卜疑皆非古制矣此石駘仲事於卜之中而見其德固甚奇然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卜者何以必先謂沐浴佩玉則兆此處恐難通當是寓言耳又後以龜有知以其能知吉凶非以其能知邪正也義亦未確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兆有吉有凶卜以求吉爲主故以兆言吉也陳氏曰有意于得而不兆無意于得而兆故衛人以龜爲有知蓋溺于利而忘義蔽于情而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違之此天地自然之道人事當然之理也愚按庶子六人宜立長不宜卜也引此以見石祁子不違禮以求福之意耳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尙反

孔氏穎達曰此論殉葬非禮之事子亢既云殉葬非禮也又云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必須爲殉葬則吾欲以妻與宰二子爲之

陳氏澔曰宰即家大夫也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乃以當養者爲當殉則不期止而自止矣

陸氏奎勳曰叔語甚妙則魯論所云子亦有異聞君子遠其子求之與抑與之與仲尼豈賢於子陳亢非不知之故作滑稽語耳

姜氏兆錫曰按此與西門豹止河伯娶婦其事正相

類記者蓋嘉其能守正而善處變也
方氏苞曰謂方疾時所以養疾者未備故請使人殉以致其厚也曰下對尊者之辭猶云在下之人集說誤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吳氏澄曰啜菽以豆一掬入米少許煑粥食之極貧者之食也生事盡愛死事盡敬貧非所憂也
姚氏際恒曰按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此非聖

人之言孟子稱墨爲以薄爲道斯其殆類之矣王制云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游可也又云六十非肉不飽孟子曰七十非肉不飽觀此則菽水之不可爲飽也明矣孝親以養志爲上然而曾子養志必有酒肉曾元養口體亦必有酒肉則菽水非養親之食具又明矣夫養口體者此酒肉養志者亦此酒肉可曰吾養志也而遂不需此哉苟養志而不需此是反不若養口體者之爲愈也彼將曰我以菽水盡其歡較勝于以三牲之養而不盡其歡者然而歡則盡矣其如親之腹餒何親之腹餒而猶曰吾能盡其歡吾不信也按內則所詳旨甘柔滑諸食具皆所以詔人子養親者此豈獨爲富者設而貧者固無與乎彼漢之茅容非貧者乎後世之士有家貧無以養親志氣衰惰輙用此語以藉口不知古人正不然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如三釜必樂捧檄色喜此皆爲人子之恒理蓋孟子謂仕有時乎爲貧則父母在益可知矣大抵貧而負高隱之志者親沒爲之可也親在故降志以求之一介不取立身之大節也使親而饑餓亦當稍貶以遇之（後漢嗇夫孫姓賦民錢市衣與父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此足見

一班）則庶乎親之志與體皆獲所養斯乃謂之孝矣記文偏而有弊殊非吾儒中正之道特爲拈出以破從來之惑焉又傳稱子路自食藜藿爲親負米二百里之外然則雖以子路之貧固未嘗以菽水養也　王子雍曰熬而食曰啜孔子曰以菽水爲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吳幼清曰澄嘗食于北方至貧者之家不惟無飯亦無粥但以豆煑湯每人所食約豆一掌所掬雜以米一二十粒煑湯一盂攪起啜之而以療飢始悟古所謂啜菽蓋如此無蔬菜可羹但熟煑白水飲之故啜菽飲水爲至貧者之家孔

蔬謂以豆爲粥非也觀此上諸說其解菽水者若此嗚呼此其以爲養親之食具乎哉仁人孝子當必有惻然于心者矣

任氏啟運曰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厚葬爲觀美而陷於非禮者亦有處於貧而托此以自解者必實盡其歡稱其財方無愧於心

衞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革本又作急据力反禭音遂縣音元潘普干反

黃氏震曰當祭而告病急則失之遽不釋服而往禭則近乎褻獻公爲之君子不以爲非者恕其有尊賢之心也

吳氏澄曰柳莊惟有諫班邑於從者一事可取他無實事不見其賢否何如其爲獻公所親厚安知非以從亾之私愛而然與

陳氏澔曰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禭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萬氏斯大曰縣如字不音玄蓋裘氏邑名潘氏縣名也

姚氏際恆曰柳莊於衞爲社稷之臣經傳未見當祭必告非謂不釋祭服而往禭也皆不足据

姜氏兆錫曰按公再拜之上脫柳莊死三字

方氏苞曰先儒多美衞獻公能親賢廬陵胡氏謂獻公與弑未必能親賢如此皆未得其實衞獻公之親柳莊以從出之禮耳諸侯祭服豈得私禭其臣以千王章且莊也死何妨終祭往弔若欲詰其遺言當于寢疾時不當於疾革也時君驕汰故記禮者以爲盛德之事而錄之其實皆遠于禮未可以訓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繹音亦去羌呂反籥羊灼反

呂氏祖謙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人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吹籥者

朱子曰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

陳氏埴曰當祭而卿卒則去樂明日不繹故叔弓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卒宣公猶繹去籥聖人以爲非禮

陳氏澔曰垂齊地名周謂之繹殷謂之肜言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

李氏廉曰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繹而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不悖也

姚氏際恆曰述春秋事不誤但謂仲尼謂非禮則不然此循漢人之說也

陸氏奎勳曰此魯之春秋所謂其文則史也下文卿卒不繹乃孔子春秋所謂義也

姜氏兆錫曰按陳注引左傳子亢事爲據似得之然

萬兼文武二舞其于習戎備之說本不相礙而乃借以右鄭註而左詩紀益惑矣正國策所謂以不悖爲悖也

方氏苞曰陳氏駁呂氏說尚未安魯頌萬舞洋洋宗廟之樂未有不兼文舞者春秋傳所稱以習戎備疑楚之先世未嘗賜樂至熊貲始作萬舞亦文武二舞皆具而其爲此之意則主于習戎備耳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般音班彼驗反碑彼皮反噫於其反以鄭作己陳如字其母鄭讀無吳陳如字又鄭以字句絕吳得字句絕陳通爲一句

皇氏曰僭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非也

王氏安石曰公室視豐碑則僭天子三家視桓楹則僭諸侯下僭上陵習久成俗不復自知其爲非

吳氏澄曰得字句絕上二句責般謂爾以人之母試巧則爾工人之心豈不快足而自得下二句憫季孫謂其母以試爾之巧者彼孝子之心其亦有歔欷而病者矣二者字下俱有乎字疑惑之辭而不質言也

按吳說得字斷其母起得下以字無著

陳氏澔曰一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諸心以己度人而知其不可也

萬氏斯大曰公肩假謂般爾欲以人之母試巧則豈不得以人之母試己之巧卽有病於爾乎諸說未合

姚氏際恆曰公輸若名般與于小斂之事鄭氏解若般爲兩人斷方小爲句謬也般爾以人之母嘗巧至病者乎謂爾以他人之母試巧則何不如己母試巧乎不以己母試巧則亦有所病之乎鄭氏又斷則豈

不得已爲句謂以己字同解爲豈不得休已亦謬也
姜氏兆錫曰按此章假之論固嚴矣而其所稱引則失也禮天子六綍四碑諸侯四綍二碑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大夫之不可僭桓楹猶諸侯之不可僭豐碑也假不欲以巧廢禮其意是而不免以習混禮其見非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此推之則知明堂位及此類所稱之誣而可以識禮之正矣應氏謂周衰禮廢而成陵替之弊亦以此也
方氏苞曰疏以毋爲無陳氏集說以其毋爲己之母皆不可通其母卽謂康子之母也記文本平易明白解者乃以艱深失之
任氏啓運曰舊說豐朝廷之碑桓楹郵表之柱鄭謂宮廟碑以石窆碑以木朱子謂禹窆碑今存石高五六尺廣二尺厚尺餘中有竅以受索引棺愚謂當是天子諸侯用石故名碑大夫士用木故名楹也又鄭讀得以爲得已其母爲其毋或曰快足爲得廝歎爲病相對爲句未知是否
齊氏召南曰鄭讀不得以句其母以嘗巧者乎句則病者乎句今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句据鄭則母字爲毋字而今讀作母字也又讀則豈不得句以其母嘗巧者乎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禺音遇又音務重皆當作童字誤也汪烏黃反踦魚綺反
陳氏澔曰禺人遇魯人之辟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於塗禺人乃歎之曰徭役之煩雖不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過於厚也若上之人協心以禦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能畫謀策士不能捐身以死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旣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踦者皆往鬬而死於敵魯人以踦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
萬氏斯大曰入保者句斷息曰二字連蓋禺人太息而言也負杖入保者蓋老人避兵入保城邑者也禺人見之長噓鼻息而如今人胸中忿恨噓氣爲聲聲從鼻出故曰息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

我于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陳氏澔曰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邱壟之無主則必有反國之期故爲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故爲居者言之

秦氏繼宗曰所哭之墓謂先考之墓也所過之墓祀則謂古帝王聖賢忠臣孝子之墓祀乃國家之正祀耳古人重別其以孝敬相勉也如此

方氏苞曰子路好勇顏子見其有輕生犯難之道故勉以祖宗邱墓之重而望其復返也與孔子以大昏之禮告哀公同意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亦有禮焉射食亦反斃亦作獘婢世反韔勑亮反朝直遥反與音預

王氏肅曰棄疾楚平王名常帥師伐陳滅之楚人善之因號爲陳弃疾

陳氏澔曰子手弓而可使之執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謂之再告之也揜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追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也

姚氏際恆曰按昭公二年左傳楚子使薳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未嘗有追吳師之事又商陽臨敵不用命而以私怨其君何禮之有

齊氏召南曰按左傳曰蔡公不曰陳公當是稱謂異耳如以公叔務人爲禺人宣公爲桓公記者記事原與史文不核

諸侯伐秦曹其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强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桓依注作宣含胡闇反强其丈反拂芳勿反柩其久反

吳氏澄曰其時晉霸厲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蓋出於霸也其悔者悔以臣禮强魯君使襲遂致魯君以君禮臨其喪荊自尊而卑魯魯亦自尊而卑荊以報之荊耻於爲魯所卑故悔其召辱由己也

姚氏際恆曰按此亦與春秋傳互異哀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康王薨是時公方及漢初欲止卒至楚諸侯五日而殯至時康王已在殯矣二十九年正月有楚人使公親襚之事蓋致襚諸禮可在殯後雜記上云

致禮委衣於殯東是也此易請襚爲請襲易拂殯爲拂柩蓋誤以康王爲猶未殯也

任氏啟運曰事在魯成公十三年左作宣名廬言桓誤也又曰魯以周公之後不能自強至於朝楚以非禮見辱又不能止而爲權譎以欺之抑末矣

方氏苞曰見于記者楚皆稱荊蓋七十子所私記觀此則春秋始稱荊繼稱荊人繼稱楚繼君爵大夫氏皆舊史之文而非孔子所損益明矣然春秋于國號及辭之詳略從史文以見時事而君仍稱子以遵周制記則號舉而仍其舊名此春秋之辭游夏所以不

能贊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劉氏敞曰左傳注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

姚氏際恆曰此魯昭二年事鄭氏以忌爲怨左傳杜註亦同孔子遂謂敬叔殺懿伯此附會之說也劉氏以忌爲忌日似非

陸氏奎勳曰明是忌日何必以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乃強訓爲怨仇

姜氏兆錫曰忌字未詳據左傳注忌怨也敬叔先有怨于懿伯故不欲與其姪惠伯入滕而以惠伯之一言而入是傳敬叔之有禮也據疏敬叔嘗殺懿伯所其家所怨恐其姪惠伯殺也故不敢先入而惠伯則

知其意而開釋之是紀惠伯之有禮也劉氏曰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注言敬叔欲避怨則當受命之日辭行不更及郊之後辭入如疏言使惠伯果修怨則其言送譬安知非我誘耶而遂入乎按爲懿子之忌爲字左傳作遇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只是忌日之忌懿伯爲敬叔之五從祖惠伯之嫡叔父適及滕郊而遇此忌日故敬叔欲緩至次日乃入而惠伯以禮曉之然後敬叔從而入與愚按劉氏本左傳正文定爲字爲遇其言有據宜可從也

齊氏召南曰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爲懿

伯之忌二字雖異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字只是忌日然亦未知然否闕之可也

任氏啟運曰孔劉皆無考而劉爲長蓋居同國出同使若恐其殺己豈止防此一日哉

續禮記集說卷十七終

浙江書局刊
郭學槃校
鮑家琥校
吳鴻望校

續禮記集說卷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檀弓下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蕢苦怪反辟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杞音豈奪當作隧徒外反肆音四朝直遙反

陳氏澔曰辟讀爲闢除道路畫宮室之位以受弔

任氏啟運曰傳謂梁妻哭夫城爲之崩執喪三年畢赴淄水死其輕生傷勇與梁畧同要亦烈矣

孺子𩐎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輲吐孫反撥半末反椁音郭幬大報反沈又作瀋昌審反中竹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又尸教反

方氏慤曰爲輴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撥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

徐氏師曾曰設撥設置撥榆沈之人也

吳氏澄曰天子之殯外加椁而又有幬諸侯外無槨
而亦有幬輴爲輴車之輪轂木性本重所載又重爲
難轉移動故須設撥以撥其輪大夫殯用輁軸其轉
動甚易既不用輴則撥無所施徒爲虛器無所用也
姚氏際恆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孔氏
曰天子之殯載柩於龍輴累材作椁而題湊其木幬
覆棺上而後塗之諸侯以輴載柩不畫爲龍亦累木
爲椁設木於上以幬之爲題湊有横木覆之亦泥塗
其上按孔言諸侯之制非是諸侯明言設幬是無椁
矣安得云亦累木爲椁乎蓋椁幬者横木作四柱加

以題湊架屋其上如椁之周棺幬則垂地而後塗之
故椁幬諸侯則但横木環繞不列四柱象椁亦題湊
其上如幬之四垂而已故曰設幬亦泥塗之幬帳也
孔以幬爲蓋棺物故有設木於上以幬之而爲題湊
有横木覆之之說皆臆度也爲榆沈故設撥鄭氏曰
以水洗榆白皮之汁以播于地引輴車滑此說迂陸
農師曰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轂是也然
以性沈難轉亦所載沉也故須撥撥雖不可知然謂
之撥則以撥輴可知鄭氏謂撥所謂紼非是按喪大
記大夫二綍二碑廢輴用軸而設撥故曰竊禮之不

中者也此說近是然撥終無解郝仲輿謂撥作綍大
繩卽紼也棺自有引別用大繩以引柩車此仍鄭解
亦臆說

朱氏軾曰有若之對婉而切謂或者亦可三家尚且
行之此深憾三家之僭正見其必不可也顏柳恐公
不解有若之意故詳言之

陸氏奎勳曰謂榆性沉重鄭註以水浸榆白皮之汁
以播地非也撥乃撥輪之木鄭訓撥爲紼亦非臨川
吳氏謂木性本重所載又重故設撥以轉其輪大夫
殯用輁軸其轉甚易既不用輴則撥無所施徒爲虛

器故曰竊禮之不中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諸說不一鄭注曰饡哀公少子也
撥謂紼也繫紼以撥引車也椁幬者叢木爲椁形而
覆幬其上所謂加斧于椁上也輴而設幬則有輴而
無龍有幬而無椁耳二者皆以水浸榆白皮取其汁
播地使引車不澁謂之榆沈而因繫紼于車以撥之
廢去也大夫殯禮不合用輴今設撥是用輴而僭禮
也陸氏曰榆性堅韌中車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轂
是也然以性沈難轉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
則以撥車鄭氏謂撥爲紼殆非也吳氏曰沈猶重也

木性本重所載又重爲難轉動故設撥以撥輴大夫
殯用輁軸其轉動甚易既不用輴則撥無所施徒爲
虛器而已蓋僭竊君禮而不中其宜者也愚按諸制
無可考吳陸二氏于榆沈字去字不中字之義覺爲
得之記此殆以惜有若而美顏柳與
方氏苞曰注以撥爲紼似未安雖士庶人喪車必有
執紼者疑撥以去彼而易此爲義蓋爲數撥使執紼
者番代也屬柏大柏及椁並載于輴以其過於沉重
故設撥使引車者更相代若播榆皮之汁以澆地則
車且濡土而不利于行矣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
曰吾得己乎哉魯人以妻我 齊音咨衰七回反爲于僞反與音餘
秦氏繼宗曰哀公欲以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
與辱宗廟及有若譏之猶爲此文過之辭則其失國
非不幸也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
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
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庚古衡反長丈竹反
秦氏繼宗曰買地則沽名後必難繼鄭造漸臺百姓
怨之子產執朴而督工亦是此意　劉氏曰觀家語
所稱及此經所記泣血三年及成人爲衰之事賢可
知矣葬妻犯禾亦爲成宰時事有無固不可知然害
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然
出於誠心非文飾也鄭方之說過矣
顧氏炎武曰鄭註恃寵虐民斜經之違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季子皐恃寵虐民是也但謂即
高柴或氏季恐未然高柴爲費宰下文子皐爲成宰
費爲季氏邑成爲孟氏邑也又家語稱柴足不履影
啟蟄不殺方長不折此禾己成而反犯之正與相反
也後儒以其爲柴也多曲護之陳可大謂夫子嘗曰

柴也愚按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就愚字上作解致
爲可笑郝仲輿謂子皐知大體其說尤非理
朱氏軾曰子皐知不足而厚有餘豈有啟蟄不殺方
長不折而虐其民者乎意當日所犯無多必從而償
之是煦煦之仁也且儼然邑長犯禾而民受償是教
民不順也後難繼即孟子日有不足之意子皐爲此
語蓋晚而見道非復前此質美未學矣註疏謂恃寵
虐民方愨謂順非而澤何其謬也
方氏苞曰子皐不買道而葬所謂不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也蓋途次犯禾無多使民以爲當買則傷忠敬

之俗若大有毀于人君子必不爲也密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郊者三請密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使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凡此類皆仲尼之徒深明于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

李氏光坡曰記此者以其識大體也大都民不可遏果子阜從而庚之後有耕者不必犯禾奸民必妄指他端阻之買道且曰邑宰尙然此俗可以數世不弭所謂小不忍者是也閱世變乃知前人之遠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顧氏炎武曰此示不純臣之道也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萊子之於楚王自稱曰僕蓋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也

姚氏際恆曰仕而未有祿卽仕而不受祿也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謂君有饋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所以隆禮之也註疏以仕未有祿引王制位定然後祿之之義爲解所以於下文皆說不去謂君有饋焉曰獻爲有饋于君曰獻使焉曰寡君爲使他國自稱己君曰寡君然則仕而得祿者獨不當然耶孔氏曲爲說曰嫌其或異故明之也於違而君薨更說不去則曰此一條則異也辭遁如此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也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若孟子之在齊是也故君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蓋獻爲貢士之詞而寡則自謙之意以其有賓主之道故也故居其國而君薨固服之違則弗爲服也愚按說上二條方有味宜從之

方氏苞曰此謂賢者抒于異國如孔子在衛孟子在齊君以家禮待之故有餽曰獻而不曰賜使人存問使者將命稱寡君舊說初試爲士而未賦稟祿誤矣既正臣君之禮與辭徒以無祿而不反服是重祿而輕君臣之意非禮意也　春秋傳晉荀寅奔齊陳恆與之言稱寡君蓋當時之禮辭如此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鐸大各反　舍音捨

鄭氏康成曰易說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

世王孔疏湯六世孫名祖乙酒誥帝乙則紂父天之錫命疏可同名
陳氏澔曰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成令故卒哭後
使宰夫執金口木舌之鐸振之以命令於宮也其令
之辭曰舍故而諱新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諱而
諱新[illegible]之名也以其親盡故可不諱
萬氏斯大曰京山郝氏曰故謂名新謂謚舍故諱新
謂舍舊日之名而稱新謚以諱之也愚按晉語范獻
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
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考史記獻公隱公之
高祖武公隱公之曾祖范獻子聘魯在昭公二十二

年獻公至昭公已十二世武公已十一世時猶諱具
敖京山說是也舊說以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非
姚氏際恒曰未葬以生事之既葬以鬼事之故虞而
立尸有几筵虞以前祭無尸但有奠疾而無几筵此
謂通禮皆然孔氏曰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故
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
也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公喪事
案几按周禮之說不足据且此章云虞而立尸有筵
卒哭而諱之法相同下言諱事云執木鐸命于宮而
上言虞事亦屬天子諸侯可知豈必士大夫乎舍故
諱新鄭氏謂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此易諱之說不
可從曲禮云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豈應諱及四世
乎此是謂孝子之父平日諱父與祖今爲孝子之祖
與曾祖故舍其曾祖之故諱而諱父之新諱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
在
陳氏澔曰二名二字爲名也此記避諱之禮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櫜音羔韔敕亮切
姚氏際恒曰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此亦據

左傳秦穆公敗於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事爲說
朱氏軾曰示當報非即報也不即報者先自修自修
正不忘報也句踐卧薪嘗膽生聚教訓其即不載櫜
韔之意無然亦有不容少待者孔明痛哭出師徒以
漢賊不兩立成敗非所逆計也姜維諸葛之徒可謂
不自量矣而綱目進之若介甫之論禮其猶襲周秦
謨之見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陳氏澔曰先人之室宗廟也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
廟神主初入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

日哭注云書其得禮此言故日者謂春秋文也

姚氏際恆曰此據春秋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之事爲說先人之室卽宗廟也據新宮宣公之宮以其新成故曰新宮其三日哭禮也春秋公穀傳及禮鄭註皆無異詞惟胡康侯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公宮者神主未遷也禮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于斯會族屬於斯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神主未遷而哭于人情何居按胡以新宮爲神主未遷以記文先人之室爲居室皆謬旣以哭焚先人之室爲禮又以哭新宮爲非禮則記文取證

前後不符矣釋禮之家多援其說是誤解春秋而倂及于禮也

姜氏兆錫曰亦字當爲美文或曰以新對而云爾也

任氏啟運曰春秋以周正紀事祭享用夏時宣公之薨至此二十八月二年十二月冬烝主入廟矣春秋以紀災書非以失禮書也哀神之震驚故亦三日哭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重直用反苛音何亦作苛識申志反又如字

陳氏澔曰聞其哭式而聽之與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之意同聖人敬心之所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姚氏際恆曰此全類諸子寓言呂覽淮南之儔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

乎

徐氏與喬曰禹會塗山啟有甘誓而曰殷周作者專務于此也然亦殷周之季矣

姚氏際恆曰說者多以殷人作誓謂夏書已有甘誓周人作會謂左傳已有禹會塗山之說爲之斡旋其意不知此二句自不可易不必斡旋也殷人作誓指湯誓以臣伐君者而言非甘誓可比周人作會指春秋五霸而言周初固無此禮其禹會塗山之說恐荒遠未可信也然此二句又自穀梁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皇中來

姜氏兆錫曰按古者不爲臣不見弟謂士無往見之義非謂君屈已就見而猶見拒也舊注曲引不爲臣之義以稱之抑失矣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爲于僞反

黃氏震曰不慮居謂以廟爲慮不以居室爲慮不危身謂恐親之無後不敢以死傷生毀不滅性也

秦氏繼宗曰慮居者愚不肖之不及危身者賢智之過禮貴得中也

朱氏軾曰鄭注以慮居爲賣宅舍未是古者分田授

宅甯有田宅買賣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非廟也郭平黃系之齋身儒者趨之況于居乎方氏謂不謀其家不但兩段文意不屬且讒居爲士人所耻豈待喪而始然鄙意居謂家慮猶危也不慮謂不任家有危慮之事孝子哀親本不暇爲身家計然使家有水火之災及內患外侮亦不得不暫輟哀慕而竭力經營防衛所以然者爲宗廟存亾計非爲已之家計也猶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爲親之後計非爲已身計

陸氏奎勳曰慮乃離字之訛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長竹丈反嬴音盈深式鴆反廣古曠反揜又作掩于檢反隱於忍反號戶高反

王氏安石曰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爲親之後人情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于先王之禮爲不及矣孔子稱之蓋稱其葬之合于禮耳獨稱葬

之合于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可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

陳氏澔曰橫曰廣直曰輪骨肉歸復於土爲命者此精氣爲物之有盡魂氣則無不之者此游魂爲變之無方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爲疑辭而不爲決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

吳氏澄曰人之骨肉資坤而成既生之後漸漸長大及其死也歸而藏焉復反於土漸漸朽腐與土爲一若其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於　天氣之中無所

不之也季子其時奉君命出使而有私喪不敢將其尸柩以歸只得葬於齊地故言死而骨肉歸土乃天命之常人情縱有繫戀不容不葬之土中父子一體死者葬齊生者還吳兩相離訣永不親近深可愍傷然其魂氣則無不之父子一氣能相感通父在於吳則子之魂氣亦在於吳實不疏遠也聊以自寬慰耳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爲句是記圍繞之匝數非記其號哭之聲數也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亦經旬日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哭不止一次矣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

一哭也惡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　又曰右還且號者三記圍繞之數非哭之聲數王介甫譏爲哀不足乃老莊之徒過矣

姚氏際恆曰季子吳人不以長子之柩歸祔于祖墓俾得遂丘首之願乃葬于齊地何也及葬魂則曰魂氣無不之此釋氏之說所謂形滅神不滅也左袒爲吉事凶事尚右如是豈得爲合禮

齊氏召南曰按前志太山縣有博縣又有嬴縣故博縣在今泰安東南三十里嬴縣在今萊蕪西北後志同此注猶云太山之屬縣耳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婁力俱反含胡闇反易以豉反

王氏曰坐當訓跪

陳氏澔曰容居言事君者不敢忘其君我奉命如此今不能行是忘吾君也爲人子孫當守先世之訓故我亦不敢遺吾祖也居蓋徐之公族耳且言昔者我

之先君駒王濟河而西討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自言其疆土廣大久已行王者之禮也又自言我非譎詐者乃魯鈍之人是以不敢忘吾祖欲邾人之信其言也此著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司不能終正當時之僭也

顧氏炎武曰邾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于隣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姚氏際恒曰春秋時推魯人知禮故曰魯人下章仲叔妻喪夫亦同鄭氏以魯鈍解非　易于二字甚奇然終費解

姜氏兆錫曰考註爲定者考公郛隱公之曾孫其時去春秋遠徐已失國故知其非考公而因以後章定公釋之也

子思之母死於衞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陳氏澔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衞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故不得哭之於廟

姚氏際恒曰檀弓於伯魚妻再嫁事屢見可厭前以子思爲吾何愼哉之語此又以子思自以其哭爲過皆不似

朱氏軾曰以爲出可也豈有子思之母而嫁者乎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僞矣

姜氏兆錫曰嫁母服與出母同而子思爲父後無服子思哭雖發于情乃因門人之言而任過不遑可見其勇于從義矣此蓋始聞赴之時而上篇第七十六章乃在其後與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祝之六反刎勿粉反

崔氏靈恩曰此據朝廷之士四制則邑宰之士也

黄氏震曰天子棺槨未必待遠取諸百祀不至豈神之罪而廢其祀雖人之罪亦何至於死苟其行此民將不勝擾豈所謂死無害於人者耶

吳氏澄曰廢其祀刎其人葢設此辭而令之以見王喪尤重於神祀也如誓師而曰無敢不供汝則有大刑是也非果必廢之刎之也葢祀木者神祇所主豈可斬伐惟爲天子采槨木則雖祀木亦斬無或敢占吝者若或占吝不以其木至是不供王喪爲大不敬故設廢祀刎人之辭使人不敢慢令也

陳氏澔曰禮制若此未詳其說一云必命虞人致木不用命者然後國有常刑虞人非一未必盡命之也

萬氏斯大曰百祀百年也木過百年堅老可爲椁材廢祀廢山澤之祀也廢祀刎人姑爲之令而已究屬可疑

姚氏際恒曰官長士在其中喪服四制云七日授士杖而此云五日禮言不同孔氏分別士之有地德深

無地德薄又引崔氏說分朝廷之士邑宰之士皆聽
斷也庾人致百祀之木以下其說不經
姜氏兆錫曰疏曰官長大夫士也祝與官長之服服
杖也國與天下之服不服杖齊衰而已天下服者諸
侯之大夫爲王緦衰也崔氏曰四制云大夫五日授
杖士七日授杖何以槪言官長五日服蓋士之授杖
者邑宰之士而與大夫同五日服杖者朝廷之士也
方氏曰冠帶杖屨通謂之服杖者以扶病也祝力勞
而先病故其杖與子同三日官長視祝則力有勞逸
視子則恩有重輕故七日國與天下服衰之次則固

地之遠近也愚按王侯喪禮亾經無明文疏及方氏
服杖之說蓋以天子七日殯後乃成服故弟本四制
服杖之節而不及衰與但如此則五日官長服當指
卿大夫言之其不及七日授士杖者蓋位卑從省文
而不必如崔說也至謂天下服止爲諸侯之大夫而
其下不及者蓋士位卑不得聘見於王庶人亦畿內
有服而畿外無服儀禮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及庶人
爲國君各傳可考也然按儀禮諸侯爲天子斬衰三
年苴絰杖夫人畧如之又按春秋傳天子七月而葬
同軌畢至則其聞赴將就道之時約以三月成服爲

率而疏說不及諸侯且謂三月服無杖焉則悖矣況
王姬嫁于諸侯凡內外宗之親又莫不在其中哉學
者詳之又庾人節承上而類言之也賀瑒云必取祀
木者王者德厚存則神人胥慶沒則神人等哀也愚
按天子之棺四重而椁周焉材固宜擇而選之亦宜
愼矣云可以爲棺椁者斬之蓋材有式用而其不可
爲者不斬也而又或不至則非逆背卽稽曠處之非
過峻矣且立法之始正使人易避而難犯也而陳註
深訾其非何哉
方氏苞曰疏祝先服爲服杖恐未然未殯主人免括

髮祝佐含斂必先易服將事與免括髮之禮稱特制
無所考耳　先祝次官長次國中次天下各服其服
一直遞下截分上二服作服杖下二服作服衰亦抉
無此文義　康成以喪服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爲國
君遂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
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又據緦衰七月章
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于天子故有服而士則無
服不知緦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
正服小功無疑矣二註既誤遂謂三月天下服專指
侯國大夫緦衰者而言獨不思此記文承五日官長

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之下則謂天下之民明矣周官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等耳元后作民父母天崩地坼而天下之民賴以生成仰其怙冐者無一日之服于義安于心安乎掌客職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爲卿次爲大夫次爲上士下士庶子則侯國之士庶子固有時接見于王且使從君朝覲適遇大喪卿大夫皆總衰圻內之民皆縞素而侯國之士庶子及府史胥徒之承事者獨以吉服間廁其間可乎不可乎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齊衰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甚明羣儒惑于康成之說特未之思耳致百祀之木者令守者各以材告然後擇可用者斬之陳氏集說悉斬畿內百縣祀木非也不致之罪在人不應廢神祀且人之罪亦不至于死必記者之誤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饑居宜反黔其廉反而食音嗣下奉食同袂彌世反輯側立反貿亡救反又音茂又音牟奉芳勇反與音餘

吳氏澄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饑者之操賢之過也

陳氏澔曰微與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

姚氏舜牧曰凡人所重者生死也而要準於道義就食本爲生也而彼其嗟來則可以無生不可以失節不食嗟來本以重節也而彼旣致謝則又不可以輕生此其間道理極微故曾子曰微與其嗟也則可去耳一致謝則可以復食矣惜其人未識此而終守小

諒焉以致死也

謝氏枋得曰不食嗟來此羞惡之心世間斷不可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婦人然丈夫亦然

姚氏際恒曰此似倣孟子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之語造出此事然又增曾子之說于後大失孟子之旨矣千古志士爲之損氣

姜氏兆錫曰記此以見其人矜愛名節守死不移猶爲賢者之過而大賢以上禮義之中可見矣

任氏啟運曰此心充之便可至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地位曾子微之是引狂狷使至于中行莫

恒以曾子語爲假借而付于嗟來之可食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弑式志反瞿紀具反斷丁亂反殺如字壞音怪洿音烏豬音詠

彭氏汝礪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皆士師也故隱四年書衞人殺州吁于濮公羊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何休注曰明國中人人得討之

陳氏澔曰瞿然驚怪之貌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以誅之無赦之理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

吳氏澄曰凡在官在宮謂被弑者之羣臣子孫非謂行弑者之羣臣子孫也無赦謂毋令緩遲也宋萬弑閔公縱令出奔陳君子以謂宋無臣子也陸農師謂同一官府之人亦坐殺君之罪若不知謀而一府一宮之人皆連坐不亦濫乎

姚氏際恒曰臣弑君兩段鄭氏曰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孔氏駁之曰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殺祖子得殺父矣陸農師亦駁之曰弑父者凡在宮子孫皆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其說皆是已陸又曰凡在官者殺無赦謂殺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耳殺父放此吳幼清駁之曰陸謂同一官府之人亦坐殺君之罪果是逆殺之黨則自應殺之若不與殺謀而一府一宮之人皆連坐刑不亦濫乎其說亦是已又曰在官在宮謂被殺者之羣臣子孫非謂行弑者之羣臣子孫也然則被殺者爲祖行弑者爲父猶之子得殺父矣成容若曰諸儒議論紛紛皆因凡在宮句似子亦可以殺

弑祖之父于情性有礙耳若從疏中所云在宮諸本或爲在官則于文義順矣此改記文亦不足信又引汪氏曰謂討其與弑君父之人凡聞乎故者皆誅之而不赦非謂在官在宮者盡誅之也如此解亦非本文義愚按諸說之中似陸說爲順此是邾婁定公一時忿激不暇循理亦爲此言觀下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等語正是一例在定公則爲失言在記者可以無記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奐音喚要一遥反京音原禱丁老反

秦氏繼宗曰張老之言善於頌文子所荅善於禱也古人達生知命善始要終故頌禱之言切實如此

姚氏際恆曰獻文子似即趙武然武未嘗謚獻文鄭氏以晉爲晉君以獻爲賀殊迂殆似即落成之意輪鄭氏謂輪囷然是盤曲意非高大也此指節梲之盤曲奐寬廣意詩伴奐爾游此指含宇之寬廣歌哭取哀樂一義爲言鄭氏謂歌爲祭祀奏樂拘也孔氏又謂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尤拘要領孔氏謂

古者重罪要斬亦非也周穆王作呂刑惟舉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未有所謂要斬者大抵要斬車殉皆起于戰國申商之法春秋時亦無之此云要領蓋作記者之語耳又按晉語趙文子爲室張老諫其斲椽無此頌禱之語大抵皆附會增飾也

陸氏奎勳曰獻乃趙字之訛廬陵胡氏以獻文二字皆謚亦屬强解九京山在山西絳州西北二十里晉大夫葬處

姜氏兆錫曰獻舊謂晉君獻于文子而賀其成室也陳注謂君賜無偁獻之理獻文二字疑皆趙武謚如

衛公孫枝本謚貞惠文子而世稱文子也按本文亦無晉君字舊說非是陳注近之又疏曰歌于斯謂祭祀時歌樂也禮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或有之也愚按疏論如此則知世以采蘋詩爲大夫祭祀之樂者謬也此詩特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序而美之耳彼不考本末而牽引者何哉

方氏苞曰左傳茅戎入王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注云發禮以往本此

齊氏召南曰按後文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國語作叔向游乎九京韋昭注京當作原不必以韓詩外

傳爲据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畜許六反又許又反爲于僞反埋亡皆反封依注作窆

謝氏枋得曰即此見聖人覆載氣象

陳氏澔曰狗馬皆有力於人故特示恩君之乘馬死則特以帷埋之不用敝帷也

姚氏際恆曰此謂丘也貧無蓋家語亦知孔子將行雨而無蓋夫蓋之爲物甚微孔子雖貧未必至是即

至是亦奚足爲聖人重若謂蓋爲車蓋則孔子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矣此皆附會之言路馬死埋之以帷亦似本魯公乘馬塹而死以帷裹之爲說

姜氏兆錫曰路馬句因孔子之事而類記之又葉氏曰帷蓋近于身爲障蔽犬馬畜于家爲守御障蔽者敝所不敢棄而守御者死用以埋之仁之至義之盡也

保氏與喬曰亦以類記之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閽音昬爲去聲內音納廐久又反鄉許亮反辟音避霤力又反

彭氏汝礪曰此段恐記者之過弔有一定之容服若曰修容則其初二子乃不修容乎

陳氏澔曰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內霤門屋後簷也行者遠猶言感動之大也

姚氏舜牧曰二子弔於季孫適值君在自當待命而入斯時致肅敬比致弔有加亦臣禮合如此第當時俗人不知者謂爲修容其君子亦當時之號爲君子者非知禮之君子也

姚氏際恆曰此又毀曾子而及子貢君在輙欲闖入而爲閽人所拒入馬廐而修容因修容而卿大夫辟位君降等而揖之皆齊東野人之語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罕呼旱反覘勑廉反說音悅扶服並如字又扶音蒲服蒲北反又作匍匐音同當丁郞反

陳氏澔曰孔子善之以其識治體也扶服致力之義

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

姜氏兆錫曰家語作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文義尤明言宋以子罕得人心而晉不能當固然也然豈獨晉焉而已哉蓋孔子引詩而甚言人心之足恃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彭氏汝礪曰國亂臣强遂使君臣之間不敢盡禮如此

陳氏澔曰記禍亂恐廹禮所由廢

吳氏澄曰莊公薨歷十一月殆葬時閔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簒立不生君因亦不大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喪三年至閔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遽行吉禘後年八月慶父弒閔公矣

方氏苞曰此慶父夫人主之也淫逆之人所深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恩故亟廢喪紀以變易耳目耳

任氏啟運曰按天子諸侯之禮即位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書所稱延入翼恤宅宗是也既殯正繼體之位書御王冊命諸侯奉圭兼幣是也踰年改正元之位春秋書公即位釋例云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是也

　

三年喪畢正踐祚之位虞書舜格於文祖是也始死猶未變服三年已經除服其以吉服見可知正繼體之禮書言王麻冕黼裳臣麻冕蟻裳入即位禮畢釋冕反喪服節次甚明則正改元之禮其以冕服可也但踰年改元有當殯者有將練者要當酌時之久近準繼體之禮以稱情之文耳朱子謂天子諸侯與士庶不同孟子言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正為此等蔡沈書傳不折衷朱子而取蘇氏之說謬也其辨詳書傳中武王十二月崩成王元年王即位此時必大段同繼體禰時未必參祭服耳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秋王加元服其祝辭有必是衮職之文傳曰公冠成王以朝于廟而見諸侯則既葬後即用衮服以見諸侯而改元可知也魯莊公以八月薨明年六月始葬閔公以亂故未得行即位之禮則既葬而以吉服即位亦得禮之變但未入庫門則猶未及哭未虞已為非禮而併因是即吉不反喪服非禮尤甚意者慶父謀亂不君其君故使君與大夫士皆廢三年之喪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

　

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壤如丈反狸刀知反女如字又音汝卷音權又音拳從才用反

劉氏敬曰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執女手之拳言沐槨之滑膩

吳氏澄曰蓋古歌詞而壤歌之者非當時自作此歌也孔疏純繆又與公孫侯氏詩體製各異陸氏合為一篇亦非

姚氏際恆曰前儒謂此歌即諸侯大射貍首之歌或者是也但其所謂貍首之斑然雖可知其義然必非如孔疏所云斲槨材文采似狸之首也執女手之

卷然女音汝謂兩手相執而卷然以見親厚之意亦
非如疏所云孔子之手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
也蓋詩意言天子致親于其臣原壤引之以況己之
致親於孔子耳　此與論語原壤夷俟章有不可比
合而論者蓋檀弓率多附會難以盡信也宋儒必欲
取而較論或謂彼爲盡朋友之義此爲全故舊之恩
或謂夫子周旋中禮或謂夫子經權得宜或謂夷俟
不可不教誨歌乃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
休凡此諸說爲聖人解駁皆似可已
方氏苞曰鄭任鑰曰非身助之沐如敦匠事之類耳

齊氏召南曰劉說似勝本文言夫子助之沐棺非助
之造作也疏云孔子乎執斤斧如女子之手誤矣
任氏啟運曰阮籍母卒飲酒一號吐血哀毀骨立蓋
故爲放誕而至性卻過人想原壤亦必有至性過人
處故夫子與之遊母死又助之沐槨其情義非淺也
今日之歌卻出意外夫子不絕他正有委曲陶鑄處
于此可見聖人覆載生成氣象若未到聖人地位此
等人且須遠之恐他樂簡夷而惡禮法浸淫及我便
使我一生喪所守
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

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没
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
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
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
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
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譽音預父音甫行如字又下孟
反并必正反植直吏反又時力反知音智退依注作安他米反勝音升吶如悅反又奴劣反屬音燭
韓氏愈曰或取於管庫是以爲能薦賢也
陳氏澔曰管庫之士賤職也知其賢而舉之即不遺
友之實雖有舉用之恩於其人而生則不與之交利

將死亦不以其子屬之廉潔之至
秦氏繼宗曰管庫之士舉一以類其餘承上文知人
而言文子身雖謙退言雖遲鈍而實有知人之明得
大臣舉賢授能之體且無市恩之意於所舉之人廉
潔之至也
吳氏澄曰士會在秦不見先蔑正是謀身不遺友之
一事蓋晉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僞
士會數見先蔑似若有謀秦必生疑於身於友俱有
禍害故在秦不見之及士會還晉若見先蔑秦必疑
先蔑與知士會逃歸之情亦將累及先蔑故還晉亦

不見之蓋惟恐因己之見使人素疑先蔑而後受禍害
也并植二字未詳姑從鄭注并猶專也如子路之兼
人植謂剛直挺立如木之植國語作廉直疑并蓋廉
字缺損植蓋直字增多也
林雲銘曰如不勝衣謙之至如不出口謹之至則不
并植而忘其身以人事君無有私已則不見利而忘
其君謂其友又記其所行以相證
姚氏際恆曰此與晉語多同并植二字乃廉直二字
之譌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

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
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經
萬氏斯大曰按繐衰四升有半布細而疏喪服傳列
小功之首唯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之五服親族無
用此者叔仲皮從學於泄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素
知禮爲之服斬衰絞經時俗尙輕微妻爲夫有服繐
衰環經者皮子衍拘於俗見請於子柳欲令皮妻易
服繐衰環經且云昔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無我禁者
是不知繐衰非姑姊妹之服并不知妻之爲夫更不
同于姑姊妹也失禮已甚故子柳不答衍不悟其非
退使皮妻改服繐衰而環經舊解非
姚氏際恆曰以子柳爲皮之子以上其妻爲子柳之
妻以衍爲皮之弟子柳之叔以告爲告子柳以請爲
子柳請以曰爲衍答以退爲子柳退以下其妻亦爲
子柳之妻此鄭孔之說也以子柳爲皮之子以上其
妻爲子柳之妻以衍爲子柳之兄弟以告爲告子柳
以請亦爲衍請以曰亦爲衍語以退爲子柳退以下
其妻亦爲子柳之妻此近世成容若之說也以子柳
爲皮之師以上其妻爲皮之妻以衍爲皮之弟以告
爲告子柳以請亦爲衍請以曰亦爲衍語以退爲衍

退以下其妻爲衍之妻爲夫之兄服此郝仲輿之說
也以子柳爲皮之師以上其妻爲皮之妻以衍爲皮
之子以告爲告其母以請亦爲衍請以曰爲皮妻答
以退爲衍退以下其妻爲衍之妻爲舅服此孫文融
之說也按如鄭氏及成氏之說皆以首句學字訓作
斅字解未安而鄭作衍旣告子柳又請衍又告更迂
折如郝氏孫氏之說於首句順矣但郝說無子柳之
答似疏孫說于首句之子柳全失照應更疎且皆以
兩其妻爲兩人亦不協四說之中似成說較直捷然
終以學字未安爲難通耳大抵檀弓係高才人手筆

不肯爲旨明辭順之文故時似澀略其義卒難通曉解者各竭所見以求之而終不可盡通則非解者之故乃作者之故矣然于此亦正見古文之妙鄭氏以此章魯人爲魯鈍之人尤鑿上郝敬考公章猶爲男子此則婦人難責以知禮豈亦以魯鈍論耶蓋檀弓必魯士所作以魯爲知禮之國故特舉此婦人亦較勝於男子爲衣衰繆經之重服而不爲繐衰環經之輕服也

陸氏勳勳曰案子柳卽泄柳乃魯國賢人鄭註以爲叔仲皮子則系出公族烏得有閉門不納之事記本

謂叔仲皮學于子柳鄭註誤學爲教而孔氏承之遂至全節文義盡失其解依愚說不過記總衰環經之變禮耳

姜氏兆錫曰記此以見學者之失禮曾魯婦人之不若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成或作郕音丞蠶七南反蟹戶買反緌耳佳反）

鄭氏康成曰嗤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不爲蠶之績蟬有緌不爲范之冠也范蟬也（孔疏蜂頭上有物似冠）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孔疏似冠之緌）

朱氏申曰此言凡絲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蠶之有匡非爲蠶之績也爲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乎緌之所飾然蟬之有緌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已兄死者必爲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爲兄之死也爲子皋而已蓋以上二句喻下一句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姚氏際恆曰鄭孔以樂正子春之悔爲悔其不以實情勉强而至五日似非語氣當以悔其不能如曾子

七日之說爲是

方氏苞曰曾子水漿不入口七日不自悔非情若出于自然而不自知也子春自謂不得吾情者過三日己若能食而勉爲之也不及禮不可以自强也過禮而强焉則疑于爲名而非心之本然矣

任氏啟運曰于此而益見先王之禮之善也賢者之爲衆人之師也曾子七日而子春以五日爲未盡其情矣率此以往不至滅性乎故夫先王之禮賢者之所俯而就也惟俯而就乃爲可繼爲可傳也舊說悔其矯詐不誠恐未確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尩而奚
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
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
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
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旱音汗縣音懸暴步卜反尩烏光反與音餘爲于僞反可乎可或作善徙音死

陳氏澔曰尩者瘠病之人此言酷虐之事非所以感
天已疏言甚迂濶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
之物於巷也欲徙市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以
其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然豈不聞僖公以

大旱欲焚巫尩聞臧文仲之言而止案事見僖公二十一年縣
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市爲可則已疏矣

姚氏舜牧曰讀雲漢之詩則知君子所以爲民請命
者當以誠不以文矣文尚不可而況虐尩與巫之甚
者乎甚矣後世之君之昏於感格也　又曰暴尩者
暴此人於日中見其己瘠病若此之可哀祈天一見
憫而降澤耳注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云云未確

姚氏際恆曰此附會左傳僖二十一年公欲焚巫尩
之事

姜氏兆錫曰鄭氏曰然之言焉也或曰猶國人稱爾
然之然與而畧同按從鄭說然當屬上爲句從或說
當屬下爲句

任氏啟運曰格天以實不以文身改過用賢去奸理
冤出滯施舍薄征其實也苟無其實即巷市亦文而
已可者僅可之辭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祔音附夫音扶

朱子曰古者椁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
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椁故合葬者只用穴而各
用椁也

秦氏繼宗曰祔葬則合葬一椁而兩棺共之也然又
有離合之分衛人以別物隔判故曰離魯人不用物
隔故曰合離之別男女也合之同生死也合之者於
人之情爲盡故善魯

萬氏斯大曰此言卒哭明日祔主于廟之異離之者
孫離祖新主在祖主祏中以物格之也合之者無物
隔之也祖孫一本之親合之爲是故孔子善魯舊說
以祔爲祔葬者非

姚氏際恆曰鄭孔以祔爲合葬以離之爲有以間其
椁中以合之爲合葬兩棺亂椁中皆似臆說陳用之

曰衛之俗有存于殷魯之俗一本于周殷之所尚者尊尊故凡昭穆之附於廟者離之而不親周之所尚者親親故凡昭穆之附於廟者合之而不尊按此說雖辨但昭穆既附廟又何以離之義亦未允當闕

姜氏兆錫曰家語孔子爲母合葬于防而發此

續禮記集說卷十八

浙江書局重刊

郭學樂校
鮑　琥校
吳鴻望校

續禮記集說卷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王制

彭氏絲曰此篇前言爵命田祿中散言六官末言養老三者爲經而中間錯出數節爲緯篇末自註前段義

湯氏三才曰三代立國紀綱法度較若畫一雖有辟王而維持不壞享國長久職此故也周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而井田之制壞諸侯去籍而爵祿之制壞至秦開阡陌制郡縣而古法掃地盡矣然其書猶有

存者故漢文令博士雜採傳記作爲此篇雖與孟子周官小異要其法良意美者固可見也

芮氏城曰王者之制非止爵祿司空度地司徒教民樂正造士司馬論官司寇明刑冢宰制國用以及養國老庶老皆王制也王者與諸侯共治天下六官共治國中一時井里之盛躋極之風皆可想見或以與周官不同疑爲夏殷之制然特宗伯一官而樂正太史固宗伯之屬也觀篇末養老兼及四代則前參取夏殷理亦可推惟在法古者善師之而已

姚氏際恆曰說者多以周禮王制孟子三書並言爲

之較量異同此無識之士也乃有信周禮疑王制甚至有信周禮王制疑孟子者尤無識之甚者也王制非周禮可比孟子又非王制可比出于王莽劉歆之書竄足敵漢文令博士所集之書漢文令博士所集之書又竄足敵孟子之書耶又曰王制所言皆周制也其與孟子異者以其故易孟子之文故耳其與周禮異者則以周禮本非周制也鄭氏解王制盡舉而歸之于夏殷朱仲晦解孟子則又以其與周禮王制異而疑之而闕之何哉又曰按史記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作王制唐陸氏孔氏皆謂出盧植所云未恐其由來也又曰王制雖採剌羣言而成然其中之文有同有異其義有得有失茲特詳爲明辨云

陸氏奎勳曰王制一書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粗有條理乃以漢孝文之美質而是書徒託空言何哉蓋當時王佐之才祇一賈生既以遷謫有年其他博士雖能言之未能相助爲理也至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聽新垣平之言作渭陽五帝廟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平爲上大夫則惑于邪說而去古𣴎遠矣通鑑綱目謂是年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今書中無一封禪語吾故第從涿郡盧植之說謂王制作于漢孝文時博士而鄭氏以爲作秦漢之際綱目書于祠五帝廟之後皆不足憑也就中所云封建井田一以開方之法爲準而不辨九州土俗之宜改夏禴爲夏禘致禮家之聚訟射御史卜之屬不與士齒亦未免抑制太過若其服制不備使孝文遺詔短喪尤爲作書恨事然而自朝迄野折衷損益講乎見三代遺風噫秦火酷烈掇拾煨燼之餘豈易得此種書哉

姜氏兆錫曰疏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謂文帝命博士諸生作也程子曰孟子時載籍未經秦火然班爵祿之制已不詳今禮書掇拾於煨燼之餘多出於漢儒一時之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

項氏曰王制之言班爵祿畧取於孟子其巡守取於虞書言歲三田及司徒司馬司空三官皆取於公羊氏言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其他必皆有取蓋文帝合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損益其爲一書其說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氏無以通之強爲之說曰此殷制也蓋遁詞與餘見各章及篇末

任氏啟運曰此必賈誼輩爲博士時所作欲以爲漢

一代之制而文帝謙讓未遑與呂不韋作月令欲以爲秦一代之制而後實不行一也知此則與周官孟子不同不必疑朱子儀禮分王制授傳記爲十八篇今姑從本篇差次之爲十三章其言祭者入祭法篇言養老者入世子篇

齊氏召南曰按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同一位所謂五等者歟此不同人君一位以下爲六等亦與此不同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于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

李氏光坡曰此篇明是殷制蓋所言九州方域既與唐虞之五服五千異而周制六服七千又迥然相懸坡伯兄云自食貨至賓師確與洪範八政符非殷而何鄭解爲殷自知無易而未有左証惟據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曰此殷制明矣先正終身于是一言半解求得于己不欺于人讀之永歎朱子謂漢儒制度不合者多推從殷禮此或偶指一端或傳錄之誤後學安可据此爲定不精不詳曰緯書曰臆説曰無明證掛一漏萬行詐張皇以陷于無忌憚乎古書之存者希矣安得事求其證苟推說整齊今後世可變而通且緯書惟神用名號不見于經爲可疑至制度經曲所存甚多註疏雖間有淺深然彼時逸禮猶在緯書可採師承授受尚有淵源如此篇陳註所引劉氏選士進士之解悠謬不稽自宋末元明諸儒以大本生心議禮皆類此也而欲詐學者以非臆說有明證合註疏而崇之得乎六經皆然三禮尤甚故敢竊附一言後不復一一也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熊氏安生曰上五等制爵通於天下下五等施於一國

孔氏穎達曰周禮設官分職官者管也以管領爲名指其所主則謂之職尚書唐虞建官惟百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名官也若細而言之則諸侯非有偏主故學記云大德不官注謂天子諸侯也諸侯亦稱朝於天子曰述職也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

馬氏端臨曰周制非二王之後不爲公故周公太公

爵皆爲侯詩曰穆穆魯侯齊侯之子是也而春秋有虞公虢公或常爲三公子孫因其號歟故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出封皆加一命三公加爲方伯九命卿加侯伯七命大夫加子男五命元士出爲附庸四命大夫以上德盛爵命並加士德未周進命不進爵故附庸猶稱命也子弟及異姓封爵不過侯而有大功德則進地故齊魯皆以侯而受上公五百之地若列土侯伯有功德加一命爲牧故春官云八命作牧上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次國無孤卿大夫士

同小國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周禮爵及命士故云一命受爵有受爵命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受服於君不自爲然則一命者其服自爲之也三命受車馬謂侯伯之卿父在則不受故曲禮云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三命之卿有命於天子之禮故周禮云三命受位皆有列位于王朝則小國之卿再命未有列位也三命始受車馬則再命以下車馬自爲之若君特賜者不在此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若三命以下皆自爲之故記曰有田祿者先爲祭器

郝氏敬曰王制說宗孟子而有異者不以天子列於五等尊王也不以國君列於六等尊君也

姚氏際恒曰按周室爵祿之制孟子有之然謂諸侯去籍僅聞其畧漢博士去孟子又數百年且經秦火豈反得聞其詳此義固夫人知之矣故其言爵祿大率依倣孟子其與孟子異者愚必以孟子爲正爲之詳別其下然其所以與孟子異者皆是欲避雷同之迹耳非有他義也知此可盡免紛紛之疑矣　又曰此取孟子之文而小異之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去天子

分子男爲二亦凡五等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言臣王制言諸侯臣孟子連君爲六等王制去諸侯爲五等凡此皆與孟子異也然上何以不連言天子合子男爲五等而諸侯臣之爵即王臣之爵下何以不言王臣而言諸侯臣且何以不連言諸侯爲六等其如此者所以避雷同之迹也然而辭異則義亦異而是非出焉矣故必當以孟子爲正　又曰今按後儒解此節牽合王制以從孟子者曲說也反以王制爲正者悖見也如孟子首言天下之爵列天子與君亦

爲一位以見先王制爵與羣臣共天下而不自私之心今去之則失其義矣陳用之曰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出于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首于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按制爵卽所以爲班班卽出于所制班制二字有何分別此曲說也徐伯魯曰天子制禮君與臣異則王制爲長此悖見也又如孟子以子男同祿故亦同爵曰同一位列爲一等王制分爲二等未免近混方性夫曰孟子以子男合爲一此則離爲二者蓋彼所言者位之等此所言者名之等按孟子言一位此不言者文從省耳安得泥

孟子位字而于此添一名字乎此曲說也又如王制不言王臣之爵言諸侯臣之爵下又言王臣之祿前後參差亦較孟子爲疏孔氏曰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目在其數謂統制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不取王臣也按先有王臣而後有天下之臣若不取王臣何以通明爵制且下言王臣之祿何以又不取君臣相對乎周希聖曰王朝之臣入則爲公卿出則爲公侯伯子男而其祿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則兼之矣按出入本無常法非可舉以爲論爵祿之制內外相維安得云言外則兼內乎此皆曲說也

陸氏奎勳曰鄭氏謂殷制祗有公侯伯三等按微箕皆屬子爵未可以畿內而不列于爵也篇中註爲殷制者不一而足豈知漢博士酌四代而爲一王之制原不求合周禮諸儒失其本旨强爲衍說誤不獨鄭氏一人

姜氏兆錫曰此篇備言王制而篇首冠以班爵祿之制者天下有治人而後有治法且重名器之意也此言班爵祿之制也公侯伯子男爵施於天下卿大夫上中下士爵施於國中　按班爵祿之制今周禮孟

子王制互有同異此言內外五等之爵與周禮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其目畧同若孟子公侯伯子男之上首列天子爲一等而子男合爲一等卿大夫士之上亦首列君爲一等與此異也蓋孟子自言聞其畧而王制則又約孟子而爲之朱子謂孟子班爵祿與周禮王制多不同蓋不考可書蔡傳謂周禮未盡見之施行故與孟子王制之文互異也以此推之可以得其大意矣

方氏苞曰侯國不設中大夫何也王朝六官之貳及官中要職皆中大夫故侯國小司徒小司寇之類必

爵以下大夫乃與王朝有別舊說五大夫於經傳無徵疑三卿之貳以次分攝治典禮典刑典之事而治職之司會禮職之大司樂體大事殷故別設一大夫而爲五也既不立中大夫而下記大國乃別有上大夫何也於下大夫之中又分上下其諸貳三卿者爲上而別設者爲下與記曰上大夫卿又曰下當其上大夫而不虞稱名之混者文承次國之中卿當大國之下卿後則于五大夫中分別上下明矣春秋時更有變大夫則庶邦之亂制耳

齊氏召南曰殷箕子微子皆子爵也豈得云止有公

侯伯乎雖以畿內解之然已遁矣按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同一位所謂五等者與此不同又君一位以下爲六等亦與此不同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于煨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

任氏啟運曰按諸儒之說祿錄也所以收錄人才爵盡也盡其才而用之一曰祿穀也爵酒器有位乃得賜爵故謂位爲爵公平也平正無私侯候也爲王侯順逆伯白也明白于德一曰長也才足長人子孳也孳孳無已一曰奉恩宣德男任也任立功業卿章善明理大夫大扶進人士事也能任事也達賢進能謂之大夫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其說近鑿然亦可顧名思義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鄭氏康成曰方千里謂畿內之地以祿公卿大夫士者也不合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

熊氏安生曰此以下皆制祿之法

成氏伯璵曰德高者倍其爵功高者倍其土人臣有大勳天子報以土報開國承家也

陳氏澔曰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分服之里以袤計分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爲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爲賦祿之制此所以爲均平也

汪氏克寬曰周禮大司徒論公侯伯子男之地各以封疆言而其食者或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孟子王制所言專主田祿正周禮所謂食者也其食者魯頌所謂錫之土田其封疆魯頌所謂錫之附庸也

彭氏絲曰方千里者橫千里直千里共一百萬里也

案一百萬里者謂方一里者百萬也

姚氏際恆曰此取孟子之文而易地字爲田字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今王制取其文而易地字爲田字亦所以避雷同也　又曰陳用之謂祿以田爲主以其制祿故雖地亦謂之田此解近之乃有好爲穿鑿者實以田畝爲解如陳可大則與孟子全異矣季明德且以孟子之地而亦爲田矣葉少藴又牽合乎周禮矣皆足惑世故辨之陳氏曰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

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夷險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按後章言田之實數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知此所云天子之田千里者已三分去一乎抑未乎如未三分去一則天子之田僅爲六百餘里而不得謂之千里既謂實田必已三分去一矣則天子之地又爲一千三百餘里而不得謂之千里若是不與孟子之文全相刺謬乎且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爲有國者禁毫強兼併而言若先王畫地分封之初豈爲是乎又曰田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田以袤計如二十五家爲里是也不知此云天子之田者以方計耶以袤計耶季氏曰三分去一之說本王制然考之孟子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則畿內天子之地當實田田既損除用必不足故王制于此亦言方千里云云而不言地按此謂孟子之地當爲王制之田者屈孟子以從漢儒殊爲悖妄且千載而下重代古人憂乏用又可笑也葉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諸男猶方百里與此制異者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則謂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地

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觀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然百里七十里之國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國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職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澤而其一應于實封五十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于二十五里不應實封之數何也則疑諸男爲附庸之國此周司

徒所以列于殷以備五等而其實則附庸也按此說竊周禮司徒先鄭之註最爲牽合無理據云五百里去山林川澤可食者半則爲二百五十里附庸在其中除應得一百里附庸乃有一百五十里不幾末大于本乎又謂諸子地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固合五十里之數然王制諸男亦五十里周禮則一百里如其四分之一僅得二十五里又不合于五十里之數于是疑周禮爲附庸然終以王制明分子男與附庸則謂王制諸男爲殷禮焉嗚呼豈有王制公侯伯子皆言周而男獨言殷乎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謬矣已上三說皆誤以田字實作田畝解故至此然則實王制偶易孟子之一字使然耳君子立言固不可不慎哉

又曰若鄭氏之說則又異是其言曰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

按鄭解王制皆以與周禮不合故執周禮之說而以王制爲殷禮此其謬之始見者也其謂夏殷爵三等者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以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皆緯言不經之說疏駁緯書爲不可用可爲有見又引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以證鄭武王初定天下之說則誤蓋鄭不見古文也又謂殷爵惟公侯伯三等然以殷有箕子微子則曰異畿內謂之子不審何以知子屬畿內采地之爵乎即曰屬之畿內何以遂不得列于公侯伯乎又桓十一年公羊傳云鄭忽何以名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命伯子男以爲一何休之說亦屬乖違若公羊之意本謂合伯子男皆稱子此自成說鄭引證之意乃是謂合伯子男皆稱伯說同而義不同不可通矣鄭本欲執周禮五等之爵五等之土爲主而以王制爲殷制然王制土爲三等與周禮異爵爲五等與周禮同于是介于殷與周之間而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九州之界尚狹也如此乃得伸其周禮之說其用意可謂巧矣豈知周公于武王相去幾何而遽能斥大武王時地界使百里而爲五百里七十里而爲三百

四百里五十里而爲百里二百里雖稚子亦不信之矣王介甫曰王制封國三等古者九州之地以及四海之内莫不各有君長苟斥而大之而增百里至五百里則所絀廢削滅非一國也此于人情似不合也且孟子之言何可廢也孟子之言乃與魯人之言不同此時魯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又子產一同之言與孟子合則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按介甫本信周禮以致誤天下此亦能辨之則周禮之荒誕爲何如又足哂也

陸氏奎勳曰謂不合瑞也古文庸郎墉字漢人皆訓

庸爲城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班祿之制而此一節通言其班于天下者也不能猶不足會聚也民功曰庸蓋地小不與朝會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也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本農夫受田而逆推之也里數有二分田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以袤計如二十五家爲里是也後章言方千里者爲田九十億畝此以方計者也自恆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以袤計者也分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爲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爲賦祿之制也　按此節本孟子與周禮全異

方氏苞曰周官與孟子封國之數懸殊而按其實則不甚相遠蓋孟子言班祿之制故惟計穀土周官言封國之度故并計山川藪牧疆潦附庸以定邦域見于春秋者公惟宋男惟許其始封疆域于傳無徵至于分土惟三以諸侯之國方四百里計之爲方百里者十六山川城郭塗巷三分去一爲方百里者十有一方十里者六有奇又以一易再易之數除其半爲方百里五方十里者八有奇又以藪澤沉流五而當一十而當一者計之又以附庸在邦域者除之其歲

耕口授之土穀亦不過百里有奇耳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畧同猶今壯縣四封常數百里而編賦籍者不過數十里耳詳見周官析疑

任氏啟運曰唐虞三代九州如一若周公并中國九州爲一州半餘州疆域何在乎不知唐虞萬國周初千八百國是殷末諸侯已兼唐虞五六國之地而以周尺較夏尺則在夏爲百里在周爲四百里也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是孟子所云百里七十里皆夏尺周禮所云五百四百乃周尺也王應麟言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

封也舉實封則方百里七十里統附庸則方五百里四百里此說近之然周亦有地廣而爵卑地狹而爵尊者當時贏縮亦自有故加以益地削地皆未可盡一也至鄭氏公無附庸恐其太儉惟殷爵三等附庸四等之說或可信耳

齊氏召南曰殷箕子微子皆子爵也豈得云止有公侯伯乎雖以畿內解之然已遁矣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季氏本曰視者視其所食之祿耳大國君田三萬二

千畝卿則視之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大夫則視之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元士則視之蓋畿外諸侯公用在君十卿祿外畿內之臣公用皆出於天子賦內不必取於其私故視其祿而已足非視其國方百里方七十里五十里也

姚氏際恆曰此取孟子之文而與之皆差一等也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此言視伯孟子大夫受地視伯此言視子男孟子元士受地視子男此言視附庸然皆當以孟子爲正孟子不言公者已將公屬于五等而不屬于六等周初上公皆出封其在內者不過留相王室故不言也若言公受地視公亦失言之法矣附庸既不達於天子自不列天子公侯伯子男四等之內故曰元士受地視子男若曰視附庸則天子班祿于天下者凡四等而班祿于王朝者反五等何其參差不倫乎要之王制以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如此則內外齊等孰不知之不知孟子以卿之宜視侯者而視伯以大夫之宜視子男者而視伯以元士之宜視附庸者而視子男以中下士視附庸自不言可知皆升一等爲言者蓋天下之勢在外者恆易重在內者恆易輕惟以此制祿則內

外常得其平且使內者亦樂于出外者不憂于入而人情亦均矣此內外相維之正法若夫爲強幹弱枝之說以機權測聖心者猶未足語此耳自平王以後外之勢日重內之勢日輕尾大之勢成而王室寖微矣然後知先王之制爲不可易也嗚呼漢之博士諸生似未喻此又奚怪夫後世之儒反是王制而心疑孟子哉又曰其曲解此文以合孟子者有三家陳用之曰周官有卿而無三孤與上大夫是孤與上大夫同爲六卿故上大夫之爲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也孤之爲卿則受地有至

于百里此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按王制本言卿今必改爲大夫以湊合孟子大夫視伯之說孟子王制本同言附庸不能五十里今必曰亦可謂之五十里以湊合孟子元士視子男之說嗚呼何其妄與葉少蘊曰入而與王論道爲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爲大夫是公卿大夫士固有相同者也故三公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與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

子男及附庸此說合公卿大夫而爲一益混陸農師曰此與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卽受地視侯他放此按謂視伯卽視侯是以上所言公侯田方百里者三分去一而爲田七十里也然記文均一言田此旣以天子之三公之田爲實田上何得又以公侯田方百里者爲非實田耶

姜氏兆錫曰此一節專言祿之班於王國者也視之者三公而下食邑畿內其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爲差也元士註謂命士也疏謂周禮註天子之上士三命

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方氏謂上士也不言中士下士者惟上士得視附庸也按此節首二句與諸書皆不同以周禮服命推之當以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爲正長樂陳氏曰周禮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元士以下殺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外則名屈而祿有所養在外者崇其命而祿不異內則名伸而實有所守也

齊氏召南曰按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不言三公則三公與卿同也又言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

子男與此不同又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又曰虞虢百里按孟子言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地止百里則周初定制公侯百里畫一之說也虞虢公爵自應百里又何疑乎張逸執春秋時諸國或爵卑而地反大或爵尊而地反小以疑周初之制則非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分孟子作糞食音嗣差楚宜反

賈氏公彥曰王制言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官並亞士故

號庶人在官
葉氏時曰大抵古者賦祿以田其不可受田者則有
稍食王宮之宿衛宮正均其稍食后宮之人民內宰
均其稍食至於士庶子及衆庶之在外守城郭溝池
者掌固均其稍食馭夫圉師府史之在中者校人
均其稍食內外朝官吏諸治文書者槁人其其冗食
若此者所班有常數所給有定員其祿出於廩人之
所藏以待匪頒䎘賜而司祿取以頒之宮正內宰等
官使均給歟
陳氏澔曰肥饒者爲上農墝瘠者爲下農

季氏本曰一夫百畝非謂一夫一婦佃百畝田也夫
蓋九夫爲井之夫謂百畝之田爲一夫之田也百畝
之田一人之力止可以耕二十五畝則百畝者四人
之力所耕也又曰上地中地下地此即古人轅田之
法後世量田宜以此爲準蓋因田美惡以制其均則
瘠田皆與肥等矣而鄭云七人以上授之上地五人
以下授之下地則地之肥瘠本未通均而但因人多
寡以爲差豈不亂疆理而起弊源哉
姚氏際恆曰此取孟子之文也孟子分上上上次中中
次下爲五等此但以上次下爲五等所以避與孟子

雷同也然而稍混矣又曰周禮則爲三等與此又異
所以避與孟子王制雷同也孔氏強執周禮以解曰
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凡三等
鄭註云自二人至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
則授之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下
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
言也如鄭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六人者
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
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
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

人是有九等此經地惟有五等者大司徒所云農夫
授田實有九等此經據準庶人在官者之祿最下者
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按鄭註周禮三等附
會爲九等者欲以包孟子王制之五等而陰合之也
其爲說固謬孔氏又引周禮鄭註以釋王制是承其
謬也陳用之又承之而爲說曰周官上地家七人中
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農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則
五等者先王之于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
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
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如其說下地家五人

者亦嘗授以六人之中地矣然于五人之下地推說不去則曰以地稱人其辭遁如此又曰鄭氏謂自二人以至于十爲九等則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舉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孟子下次無或言上中下王制上次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此說既屈孟子王制以從周禮又屈孟子王制周禮以從鄭註噫禮書之言其悖如此誤世者不淺矣

續禮記集說《卷十九王制　卅四

陸氏奎勳曰孟子末節專明代耕食祿之差記者據爲授田之法改糞爲分已失其旨然謂猶是百畝之田人多力勤可食九人人少力怠可食五人分作五等義猶可通孔疏及陳氏禮書又分爲九等自十人至二人豈有匹夫匹婦無亞旅之助而能治百畝之田者如此釋經徒見繁碎又曰說者皆謂周時貴士而賤吏觀此則厚薄有差曷嘗不寓獎勸之意秦漢已後造士之法不備鄧侯以文無害爲元勳王尊張敞趙廣漢尹翁歸之屬皆以郡縣小吏洊致公卿人固未可以資格限也然必祿足自給乃可課其廉能宣帝神爵之詔勸事小吏百石以下益十五光武初立凡六百石以下增于西京舊秩豈非一時之善政乎

姜氏兆錫曰此言庶人之田以起下文也分職分也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農有上下故養有多寡庶人在官其府史胥徒之屬多不過食九人之祿寡不過五人之祿亦隨其高下以爲差也

齊氏召南曰大司徒應作小司徒均土地是小司徒職文下所[illegible]不易一易再易則大司徒職文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續禮記集說《卷十九王制　卅五

孔氏穎達曰自下士至小國之君倍祿者皆據無采地者言之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之國不殊卿與君位重祿尊故祿隨國之大小以爲節

朱子曰君十卿祿君所私用若貢賦賓客朝聘祭享別有公儲

黃氏震曰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

徐氏曰下士田百畝可食九人中士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上士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大夫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大國卿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君三萬二千畝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卿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君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卿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君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庶人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詹氏道傳曰大國爲田九百萬畝除山林城郭宮室

及民田廬舍公田所入常得五十三萬千三百畝有奇賦祿五萬一千九百畝餘四十八萬二千三百畝有奇次國公田二十六萬三千三百畝有奇賦祿四萬一千五百畝小國公田一十二萬二千三百畝有奇賦祿二萬九千五百畝餘以供國家調度喪祭賓客之費以備凶荒不測之用

姚氏際恒曰此取孟子之文也于孟子大國一段從卑逆敘至尊而田祿之積者愈明于孟子次國小國二段刪繁併歸于簡而卿祿之異者特著大見手法必如是之避雷同而後乃可也　又曰程正叔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于灰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愚謂謂王制不必句爲之解是已然諸儒之執周禮以解王制者可不辨乎屈孟子以從王制者更可不辨乎必芟除其謬說而後王制之眞面目見矣王制之眞面見而後亦可不必句爲之解矣又曰已上皆王制取孟子之文愚謂既有孟子則王制之言可廢

陸氏奎勳曰皆本孟子班爵祿章而意爲更定先祿後爵漢儒欲以井田先封建也

姜氏兆錫曰此一節又專言祿之班於侯國者也次國以上指大國而言次國以下獨卿祿遞減而大夫士並同者方氏謂由卿而上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給是以或同或異也　按此二節全本孟子周禮則不易之田家百畝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

任氏啟運曰詹說亦據鄭氏上中下士各九人推之今從徐說每國當加士祿二萬八千八百畝馬端臨曰其餘所存上領之王官待用于天子

李氏光地曰諸侯之卿不命于天子者其祿與大夫等命于天子者不論大小國皆當四大夫但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上卿當大國之下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

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姚氏際恆曰此取左傳成三年臧宣叔之言也按上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又有中卿下卿之名與上諸侯之臣五等牴牾又其言小國有上中下卿亦與下小國二卿牴牾也

陸氏奎勳曰此條乃卿大夫殷聘班行之禮左傳成公三年臧宣叔全引之以爲古制

姜氏兆錫曰此一節申班爵之意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尊卑之相當者如此而凡聘會之時必以此爲序也詳見左傳成三年晉衛來聘陳註曰鄭氏云二人同是卿則小國卿之位自在大國卿之下若小國是卿大國是大夫則同位之中小國卿猶位於大國大夫之上所云爵同則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者蓋如此愚按註說得之但次國與大國及小國與次國其相去僅降一等當以是爲序若小國與大國相去已二等則不然矣蓋一以經文所當者推之可也

方氏苞曰鄭任鈞云小國之二卿命于君者若繫上卿則當大國之下卿若繫中卿則當大國之上大夫若繫下卿則當大國之下大夫

任氏啟運曰按命數則大國次國之卿分二等小國一等位序則各分三等也大夫對卿言之皆爲下而于其中又分二等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爲下也同使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之下大國使大夫小國之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大夫之上爵同則尊卑視其國爵異則尊卑視其爵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黃氏震曰其有者不常有之詞中士下士或有之則制祿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黃

叔暘駁之曰士皆有職豈有爲介而行空國而出乎是矣鄭又曰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孔氏疏以爲各居上三分之二胡邦衡駁之曰先儒謂居上三分之二據經只云居其上之三分並不云三分之二又前云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豈亦是大國士爲上次國士爲中小國士爲下亦是矣然其爲說曰士之數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數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數各居上士之三亦非也後章三等侯國皆云上士二十七人如其

說不與後相違背乎方性夫曰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爲三分焉則合焉而八十一士矣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猶言各與上爲三分也按上云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何得云或有或亡且以各居其上之三分爲各與上爲三分語義亦不協陸農師曰後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此言之三分分字讀如去聲謂若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此說似可通然天子之中下士其數不知幾何記文未詳天子中下士之數反詳侯國終有未曉

陸氏奎勳曰舊說不合當是錯簡在下文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分讀去聲謂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合八十一人

姜氏兆錫曰本條各說並未協惟臨川吳氏註此爲錯簡當在後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其說文義甚明蓋天子及三等侯國之制自元士上士而止故言此以足之其數中士皆三倍於上士下士皆三倍於中士所謂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也

任氏啟運曰小司馬亦稱宗伯夏父弗忌爲宗伯是也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徐邈曰中士三倍上士之數下士三倍中士之數也鄭不知舊文脫簡謂士二十七人分上九中九下九特行而並會次國降大國一等小國又降一等非是又鄭脫中下士數故以爲夏制官百亦未然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朱氏軾曰海內之地九州王畿居其一餘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合一千六百八十國幷畿內之九十三國為一千七百七十三國此節言畿外之制

姜氏兆錫曰此下三節復申班祿之制也九州通王畿幷八州而言州建以下言每一州封國之制如此八州皆然卽上文公侯伯子男之田是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一則形勝非五服得專一則賦稅與三壤有別也

李氏光坡曰虞夏五服則中國方五千里周六服則七千里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非夏非周註以

為殷制信矣山澤不以封者註謂與民同財史記謂秉其阨塞地利者兼此二義其餘地若封人附于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

任氏啟運曰九州之域自古為然若周一州得殷六州之地則合中國止一州半餘州在何地耶

齊氏召南曰按鄭注太泥孔疏謂設法是不實封貢通人之論也朱子曰恐是諸儒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曰非惟施之當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 朌鄭讀為班閒音閑

葉氏時曰晏子以齊侯守山林藪澤之利而民疾詛韓獻子以晉欲居郇瑕曰近寶公室乃貧是知山澤之利先王未嘗禁民自取之是故名山大澤不以朌諸侯而九州山川藪澤之名皆職方之所掌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至於山林川澤之利有可與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辨其物而頒之使致其珍異之貢所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山海天地之藏山澤國家之寶古先王不與

民爭利亦不縱民趨利是以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而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則官不以私也地官之屬有山虞令萬民以時斬材澤虞頒其餘於萬民田獵受迹人之令取金玉錫石受丱人之圖羽翮齒角絺綌草貢以至染草灰炭疏材互蜃之物皆山澤之民所得有此謂與民共財既而大宰又以九賦斂財賄而八曰山澤之賦則民不得擅也地官之屬山虞澤虞川衡林衡迹人丱人皆有厲禁齒角羽革以當邦賦則角人羽人領之絺綌草材以當邦賦則掌葛領之以至掌炭掌染草掌茶掌蜃之類無不以時徵其物

此謂禁民取利自齊桓筦山海鹽筴之利始爲侯國之利而與民其財之意失漢以山澤租稅領少府賦雖私之利猶在民至吳王鑄山煮海而禁民趨利之意失迨孔僅斡天下鹽鐵而山澤變爲榷利矣

陳氏埴曰田里之里以方計即井方一里是也道里之里以遂言如二十五家爲一里之類是也

陳氏澔曰此鄭氏臆說周制六卿兼公孤則餘田尚多王子弟亦未必能盡有所封也

李氏本曰一千七百七十三國雖亦臆說然以漢制考之則古田未盡湮晦分數猶可得而明也今摠計

漢時天下之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邑居道路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可墾田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曰定墾時已墾之實田也曰可墾通計周時井授之田而荒蕪者尚在其中也則所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皆指可井之實田而言烏得云山川林麓城池宮室三分去一於其間哉

姚氏際恒曰此一章三段凡四海之內一段爲畿外天子之縣內一段爲畿內凡九州一段總結之自註疏而下諸儒所解致爲棼多如牛毛繭絲不易析理大抵鄭氏執周禮之說而以畿外一段爲殷制畿內一段爲夏制其說固非矣諸儒多駁鄭而或以爲皆三代地制又或執周禮之說以强通爲周制者亦非也然諸儒止知駁鄭後儒又止知駁前儒反不察記文之是非則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今先取諸儒駁記文之說節錄之而附以鄙見于後以俟來哲之參稽云王介甫曰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爲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爲之民乎此蓋

去古久遠書籍散亡自孟子時已不得周家班爵祿之詳況于焚書之後漢文之世乎楊敬仲曰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說而不獲遂爲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又曰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羣生

天地之間皆有血氣不能以無欲欲則爭爭則鬭鬭
則傷傷則殺其天地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
比鄰比鄰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
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有
大國之君其爲君爲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尙其間
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謂
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大小多寡之數豈得而預定
旣弗克預定矣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
合王制所言之數耶雖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滅國
五十爾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朱仲晦

曰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施
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且如九州之地
冀州極闊河東河北皆屬焉雍州亦闊陝西五路皆
屬焉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
建之國至商革命之後不成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
者如此則彼必不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以原田與
晉文其民不服至于伐之蓋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
人又曰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石梁
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
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幾何李氏曰此以九州

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皆實數也故春秋之世見于
經者九十餘國而吳楚與焉疑其無如是之多也按
已上諸儒之說猶皆未得要領也記文所言地理之
數頗爲錯雜不齊周章無定今欲斷其事理之是非
必先考求其文義文義得而事理之是非自見矣亦
可不必辨矣凡四海之內爲一段天子之縣內爲一
段其篇末記者亦作兩段文自釋之今必合篇末之
文併論而後此兩段之文可明學者合前後觀之可
也凡四海之內一段言畿外八州之制天下九州王
畿居中其外八州州各方千里畫爲百區區方百里

是爲方百里者百此以開方之法推之千里合之萬
里所謂百里開方者也封公侯方百里之國三十去
三十區尙餘七十區是方百里者七十也此下伯子
男之國又變言此七十區爲區方千里此以再倍開
方之法推之千里合十萬里所謂千里開方者也伯
七十里之國開方四百九十里一區建七十里之國
二尙餘二十里凡六十國其去二十九區四十里尙
餘四十區六十里（此餘數仍以百里開方者言）子男五十里之國
開方二百五十里一區建五十里之國四凡百二十
國其去三十區尙餘十區六十里（此餘數仍以百里開方者言）以

是爲附庸閒田天子之縣內一段言畿內一州之制百里之國亦以百里開方者言七十五十里之國亦以千里開方者言今按記者之言所以如此者何也蓋其意謂以地言則禹貢之九州孟子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其數固不可增減矣以祿言則孟子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四等之地上既取而述之其數亦不可增減矣以國言則當時古志有周千八百國之說見鄭註又欲合之而不可少矣于是欲以四等之地分之于九千里之中釐而爲千八百國之數然誠有所甚難計數推之是必畿外八

州每州爲二百一十國畿內一州爲九十三國如是乃得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既得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而其于千八百國之數亦所差無幾而可合其說矣故其謂畿外每州千里凡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大國少而小國多者亦欲便于以一州爲有二百一十國也然而猶有所不能合何則假如開方之法千里而爲萬里從横四達盡之矣此恆法也使皆以此言之則百里之國三十去三千里矣七十里之國六十去四千二百里矣五十里之國百二十去六千里矣如是其有一

萬三千二百里其數且溢于萬里之外更于何處得有餘地可爲附庸閒田耶于是不得已又以七十五十里之國以再倍開方之法言之千里而爲萬里萬里而爲十萬里焉以是參錯其間使地不增而自多里不減而各足而寔則縮小之以湊合其正餘之數至三等所餘之地既于百里之國下曰其餘方百里者七十是以百里開方者言矣則七十五十里之國之餘地不使更以千里開方者言故亦同百里之國云作者之意如此雖然試以實數稽之公侯之國固各得百里矣伯七十里之國二國合于百里之內且

有餘焉于是三分中除去一分寔得四十六里有奇子男五十里之國四國合于百里之內是于十分中除去其半寔得二十五里若然伯國尚不及子男之數子男僅得其半且不及附庸之數大國自多小國愈少名存寔亡斯豈先王分封之意乎且均此地也何以侯而十倍之數算侯而以百倍之數算又侯而仍以十倍之數算如是之錯雜不齊周章無定是其徒事巧于紐合而不顧其說之荒誕也諸儒作文爲解者既昧于此其能疑而辨者固不爲無見然終不知其所以然猶之乎弗得也今察出記者之意昭昭

如是則其言之不足爲典要明矣而自註疏以下紛紛爭主爲何代之制者不亦可以羣息其喙哉

姜氏兆錫曰此言王畿朌國之制如此即上文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之田也大國以朌三公與王之親子弟次國以朌九卿與次親子弟小國以朌諸大夫與疏子弟上節各國皆言封此改言朌者析言之則王畿爲朌畿外爲封疏謂外侯世國有封建之義內臣不世爵有朌賜之義是也統言之皆爲封後文天子之縣內皆言封方是也畿外則餘爲附庸與閒田畿內則餘爲士祿與閒田亦此意也朱子曰此恐只

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陳註曰鄭氏歷指公孤卿大夫仕與致仕者并王子弟以實所朌九國二十一國六十三國之數皆臆說無明證周制六卿兼公孤不更朌地如周召之支子世爵祿累朝之王子弟未能盡有封也愚按王畿朌國及畿外封國之數周禮無考惟職方氏有凡邦國千里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之類與此文全別此正朱子所謂諸儒做箇如此算法者也如此條所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蓋亦周禮載師大都小都家邑之制然其數乃約舉之詞視所朌之多少以爲進退官則有專兼已仕者則有存亡王子弟則有隆替且有美惡與仕否皆未可泥而鄭註乃將九十三國之數與三公三孤六卿諸大夫及王子弟之類牽合配搭硬爲之詞是則說有未融而宜以朱子陳氏之說通之與

李氏光坡曰註疏謂唐虞稱服殷周稱畿故以縣爲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然周天子稱畿而大司馬九服亦稱畿且趙簡子有上大夫受縣之語則周固有縣也記者偶筆似不必泥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

與

陸氏奎勳曰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國記者据此而用開方之法推之遂謂應得此數耳按冀雍地廣餘州豈能符同如此而欲議復封建何異刻舟求劍耶周禮所云井田自一里以至一同亦用開方法積算爲準實則山川林麓地勢不能盡方當自有變通處西北且然況東南澤國乎愚嘗謂井田之行非周孔大聖不容輕議若學校之教隨時可修舍學校而議封建郡縣之得失均無當也

姜氏兆錫曰總上文而言九州之國數也內一州爲

王畿容九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總千七百七十三國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其數也

任氏啟運曰此必因周初有千八百之名故舉九州推之見其可有此數耳朱子曰恐只諸儒做箇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鄭氏以爲殷制又以臆說推之故其說多鑿

續禮記集說卷十九

浙江書局重刊

鄒寶僡校
褚德儀校
許碩儒校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王制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共供同）

劉氏彝曰官謂王國所祿之士大夫言百里之內專以養鄉遂之民而教以三物拔其賢能以共王官用起政教以倡天下者也御謂王之鄉掌政教以御天下之諸侯言千里之內專以養天下之大賢大能用爲公卿上大夫以典其六卿之治以御八州之諸侯也

姚氏際恆曰百里以供官則過約千里以爲御則過侈皆非允當

姜氏兆錫曰此一節復申王畿班祿之義也共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簿書之具雜用之需御謂凡天子之服用　疏曰百里之內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四百里千里之內謂四面相距爲千里去王城四面而各五百里二者相互也方氏曰以百里所出資百官之供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爲不足也以千里所出給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爲有餘也且以近者與人則易給而無勞以遠者奉已

則難致而有節百里內非不爲御也要之以供官爲主千里內非不供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愚按百里之內卽周禮國中至近郊遠郊之地千里之內則盡王畿以內矣近郊遠郊當除宅田士田官田之屬其餘王畿當除家邑小都大都之屬而後以供官以爲御也

方氏苞曰凡祭祀賓客師田皆天子所御不獨服用也與周官大府頒財式法微異者記所述不獨周制也

任氏啟運曰王城止方九里內方百里爲國中二百

里近郊三里遠郊必兼遠郊乃四面相距五百里孔說似非官府文書之具財用之需御天子衣食之奉乘輿之資以近與入則易給而不勞以遠自奉入則難取而有節此經制畿內之善也周禮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與此畧同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長上聲帥色類反卒鄭訓聚讀萃孔讀卒伍之卒陳訓猝卒然之變讀猝從鄭爲長

彭氏汝礪曰千里之外已下以國之體統言八州已下以國之名數言伯卽取諸正正卽取諸帥帥卽取諸長之中八伯各有所統而又上屬於天子之老老謂二伯此先王盛時上下相維而可以長治久安也

姚氏際恆曰王制皆剿襲言而作前後所言不必符合如上言畿外公侯伯子男此言屬長連帥卒正州伯不知又本何書而云故絶不相同陳用之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外而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寄以連屬之法則爲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此

曲說不足辨然州伯二伯則有之曲禮九州之長入于天子之國曰牧卽此州伯也五官之長曰伯卽此二伯也又詩周男召男及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之說卽此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也鄭氏以州伯屬殷謂唐虞及周皆曰牧又以二伯屬周其謂周曰牧者據周禮云八命作牧也其以二伯屬周者據周禮云九命作伯也若然則須以殷之州伯屬于周之二伯斯可矣不爲笑資乎

陸氏奎勳曰公羊傳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按東地廣陝西地狹方伯連帥之屬烏能
適均召公曾爲西伯周公則從未爲伯東伯當屬太
公太公没而齊公伯禽繼之此費誓所由作也
姜氏兆錫曰此一節復申侯國班爵之制也方伯卽
州伯其下卒正連帥屬長並爲所統總之爲設方伯
而已又總以二伯分主之者八伯各爲一州之伯卽
曲禮九州之長曰牧也二伯爲天子之伯卽曲禮五
官之長曰伯也此卽春秋傳周公召公之陝之職蓋
以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按此節周禮無文或曰
籍去不可考如夏官小司馬之屬多闕職是也

方氏苞曰疏卒是卒伍州猶聚也俱未安卒疑萃字
傳寫之誤或簡剝也分州以建國故揔所建之國而
曰州不必別爲之義
齊氏召南曰左傳所謂五侯九伯服杜以五等之侯
九州之伯解之是也鄭注拘泥太過遂至支離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采音菜
孔氏安國曰采事也百里之內供王事不一
蔡氏沈曰禹貢侯服百里采卿大夫采邑所在
方氏慤曰千里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
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此則綏要
之服在其中
姚氏際恆曰按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
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是謂五服洛誥有
侯甸男邦采衛亦謂五服夏周服數之可徵信者惟
此周禮職方氏以洛誥五服增蠻夷鎮蕃爲九服又
大行人易蠻服爲要服以夷鎮蕃爲九州之外世壹
見其餘六服每歲壹見故又有六服之名悉不足據
此云千里內曰甸千里外曰采曰流甸采見于禹貢
洛誥流則未聞其餘服又皆無之此或出他書或文
有脫誤皆不可知可置勿論而諸儒必欲附會牽合

之甚無謂也其執禹貢以解者鄭氏曰流謂九州之
外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陳用之曰采
則禹貢所謂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禹貢所謂荒服
之二百里流也侯服近故舉其內者則凡服之在內
者可知荒服遠故舉其外者則凡服之在外者可知
劉原父曰此據綏服居中而言內千里外千里則五
服可知采亦當作菜聲誤也劉孟治曰荒服之內有
流王制自千里之甸直言及于二千里之流其執周
禮以解者孔氏曰千里之外謂規方千里之外若于
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耳采

取美物故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六服所貢物是也馬彥醅曰均是采也而周官之于貢有祀嬪器幣之異者有遠近之差也巳上諸說皆于本文毫無交涉可不辨自明載之以見牽附之謬耳又陳可大曰尙書之于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男衞或言侯甸男衞而不及采與此甸采流同按尙書叙事之文故可畧舉以爲說記文摭述典故安得亦爾此又曲說也

姜氏兆錫曰此一節復總申王畿侯國班祿之意也禹貢甸侯綏要荒爲五服每服四面各五百里其爲

方千里王畿曰甸服總銍秸粟米各百里爲五等其外侯服百里采百里男三百里侯爲三等又其外曰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爲二等又其外曰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爲二等又其外曰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爲二等方氏曰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此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按此節本禹貢與周禮九畿之服不同

任氏啟運曰甸出田賦以其官爲御者采采取方物以爲貢流流放罪人于其地采最近而流最遠此經制畿外之法禹貢五百里甸服其外侯服要荒各五百里侯服之最近曰采荒服之最遠曰流國語邦內甸服其外侯賓要荒四服周禮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衞蠻夷鎭蕃九州此千里曰甸則取國語周禮曰采曰流則取禹貢意故曰漢博士將以爲漢一代之制而實未行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彭氏汝礪曰此實漢博士斟酌建官之法欲以爲定制耳

王氏石梁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注獨引

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舉成數也按鄭以周官三百六十故不謂之周明堂位殷官三百故亦不謂之殷而獨謂之夏不知彼言百此言百二十而猶曰舉成數謬矣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註獨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按尙書周官乃僞書不足據且鄭未見尤失考　又曰按三公之名見于老子九卿之名見于考工記周禮不列三公正職惟散見之文中尙書周官列三公于六卿之前其九卿則周禮周官皆無之

而六卿則王制又無之是九卿者或當爲周制也以周禮周官皆僞而考工記乃周時之書也後儒皆不識九卿主何官或謂合三少六卿爲九三少六卿見于周禮周官皆不足據又司徒司馬司空即三公也不可又列于六卿説詳下節及古文尚書周官

姜氏兆錫曰此下三節復申班爵之制而此節言王朝之制也九卿謂三孤與六卿也不備言上中下士説見上下文按此節旨義篇亦如此與周禮之數不盡合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彭氏汝礪曰小國二卿則一人兼三官之事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于天子小國欲其權足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

姚氏際恆曰按前章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之卿此云小國二卿與前牴牾後章云小國之卿一命此云皆命于其君與後牴牾蓋博士汎乘禮文爲之故其言不同如此鄭氏曰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脱誤耳鄭之意則不因與前後牴牾而云蓋執周禮言之也太宰職設其參傅其伍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小國亦同故曰小國亦三卿也大司馬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命卿爲之故曰一卿命于天子也若是則據周禮以改禮記益妄矣又其于上段天子三公既言夏制此處不得再言周制故亦不言爲何代制而孔氏不喻鄭意反從更之以爲夏制蓋以上段天子三公鄭云夏制又以下段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不合周禮故也然又曰冢宰云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與此同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觀孔此説則又不能堅其爲夏制之説矣其矛盾又如此吁鄭孔過信周禮即此以觀兩人周章回惑之狀亦可想見矣又鄭云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此則無聊遷就之辭耳而宋儒乃以爲實然李氏曰畿外舉大國次國以見小國畿內舉上卿以見大夫陸農師曰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此非脱誤著畿內之國二卿耳上言畿外下言畿內亦互相

挾此二說殆又揚鄭之波也　又曰崔氏曰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大夫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何休註公羊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愚按何休又註公羊年公羊傳云天子有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其說是第不能通其說于九卿五大夫之下故註襄十一年又有此說而崔氏從而附會之悉臆說也蓋天子三公爲司徒司馬司空九卿即如王制所言大宗大樂正司寇及曲禮所言六大五官之類若冢宰則三公兼之諸侯三卿亦司徒司馬司空五大夫亦如上所言九卿諸官但今不可明考其小國二卿五大夫以二司屬二卿餘一司亦大夫爲之不然三司當缺何一司乎大抵公卿大夫是爵三九等是數司徒等是官爵數自是爵數官名自是官名凡司徒以下之官天子有之諸侯亦有之大國諸侯有之小國諸侯亦有之不若是諸侯無以爲國矣第其爵數則有異耳自周禮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平列爲六官而古文尙書周官因襲其說至今遂不可動搖矣又周官以三公列六官之前不知三公即司徒司馬司空安得又爲六官乎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即諸侯三卿後人第見侯國之官止于此所以又有諸侯無冢宰宗伯司寇之說皆是以譌傳譌者也吁周之官制散佚于他經傳間有可考者而自僞周禮周官一切淆亂之古義淪亡世人之

耳目蔽錮久矣其說並詳古文尙書周官又曰此文所言諸侯卿大夫似合周制但謂二國二卿與上小國之上卿一段謂小國有三卿者原自牴牾有謂大國三卿皆命次國二命一不命小國二卿皆不命夫諸侯之臣皆王臣命則皆命何獨以小國而不命又何獨以次國而一命一不命尤不無可疑宋儒曲解之有謂受命于天子爲隆受命于其君爲殺不知所謂隆者隆大夫乎抑隆諸侯乎自必曰隆諸侯也以其大國皆命而知之也然如是則天子得以操其權掣其肘反不若小國之黜陟自由矣命是爵命因非天子擇其人然

用其人則必請命于天子黜其人亦然故曰二國不得黜陟自由豈可謂之隆乎因
此又有謂控制大邦優假小國者然聖人立制之初
必不以機權待下如此也皆非確義
姜氏兆錫曰鄭氏曰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
卿命于其君此文有脫誤臨川吳氏曰按上文小國
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
大夫則小國有三卿當如鄭氏之說也二十七人之
下脫其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二句錯簡
在前今並正之此節又言侯國之爵也馬氏曰周官
所謂設其參即三卿也傅其五即下大夫五人也陳

其殷即上士二十七人也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
其實大夫有上中下之辨也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
言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也愚按周禮卿即上大
夫次為中大夫次為下大夫而不言侯國卿大夫之
差今侯國卿之外皆下大夫似無所為中大夫也然
前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
下當其下大夫大國三卿之外乃又有上下大夫是
其所稱上大夫者即中大夫而特變其文耳蓋對上
大夫之卿則其下之中大夫可稱下大夫而對下大
夫則其上之中大夫又可稱上大夫此馬氏所以謂

大夫實有上中下之辨與至其所謂士有上中下之
異者與臨川吳氏所定錯簡之說亦畧同但其意直
以二十七人為有上中下而吳氏乃以上士二十七
人之外中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意稍別矣
方氏苞曰篇首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
下士凡五等則五人皆下大夫也馬氏謂有上中下
似據左傳鄭子產謂公孫楚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
然春秋時列國多僭制鄭伯男也而具六卿有冢宰
未可據以言禮疏謂士統稱上對府史而言府史非
士不得與士差分上下蓋國中之中士下士皆命于

君故對鄉遂士之其長所自辟除者而稱上耳又曰
此簡原繫下當其下大夫後移置此蓋篇首已分上
中下為三等而又云上士二十七人若不明著其數
則不知二十七人中包三等之士故特表而出之示
中士下士與上士各居三分之一則無多少差也若
如注疏為聘會之相當則當云其中士上士位各當
其上之中下其義始明不宜言數言居且曰其有者
正承上文上士二十七人而言其中又有中士下士
之別者爵等雖異而設官之數則與上士同也然則
二十七人何以通稱上士也此為朝廷之士對鄉遂

公邑都家之士而爲上也然則三等之國士介之相當何以不言也覲于卿大夫之相當而可得其差也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注謂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是也周官太宰施典于邦國統曰設其參蓋國雖小而六職無一可闕非立三卿不能兼攝又以次國二卿命于天子差之則小國宜一卿得命也左傳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讓之曰不使卿鎮撫王室設小國無命卿則節春秋以承王命將孰使任之疏乃以鄭註周官三命受位謂列國之卿三命始有列位于王朝與此記相糾挐不知康成註諸經不過望

文爲義各據一方非聖經賢傳安能義無不貫哉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

姚氏際恆曰據方伯者天子選于二百一十國之中而任之也其德隆其位尊矣乃以三大夫監之何與按書序大誥有三監之說舊以爲管蔡霍監武庚此得無取而附會爲說耶

陸氏奎勳曰案霍叔監殷事屬可疑況八州八伯各用三人爲監乎此漢置諸侯相傳中尉之意周制無此

姜氏兆錫曰此節以監方伯之國亦王朝之爵也國即謂此也一州三人八州凡二十四人亦以佐二伯也按此節周禮無文說見千里之外設方伯節

方氏苞曰漢儒以三叔監殷周官太宰職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尚書又云王啟監厥亂爲民故臆爲此說非先王之制也今爲一州之伯必忠誠素著威德眾孚而復遣大夫三人以監之漢唐英主當艱難倉卒之際且不肯爲而先王乃定此爲國典乎周官所爲牧五等國君也尚書以倡九牧史記武徵徵九牧之君登幽阜以望商邑則非八州州牧可知所監即屬長監五國連帥監十國層累而上以至於

州伯是也梓材王啟監亦謂此至于三叔各有國號則非大夫明矣殷地廣大故建周親之國參錯其間武庚亂萌周公必預見之故使監察不得爲大夫監于方伯國內之徵

任氏啟運曰列爵之制皆以承天而理民也故德盛者位尊賢大者權重然居下難肆居上易驕一有不謹則無以理民而奉天職故位莫尊于天子而設四輔權莫重于方伯而設三監時時若師保之臨而莫敢有逸志武王封武庚而因殷舊法命三叔爲監意亦如此說者不察而以爲伺察之私摯肘之術夫豈

知聖人意哉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黃氏震曰內諸侯使其有地則權移於上而人主孤外諸侯不使專其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亦孤

葉氏石林曰內以世祿爲士而賢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爲主而不賢亦止世祿

姚氏際恆曰縣內諸侯世祿而不嗣位外諸侯得嗣位鄭氏分縣內諸侯爲賢外諸侯爲有功其說是但縣內諸侯止屬卿大夫言復云大夫不世爵即此且單言大夫不言卿矣孔氏乃謂畿內公卿大夫非也

公爵非有大勳勞者不得爲如周召爲公雖留相王室自有封國子豈不嗣乎但記文內外諸侯之稱義本不甚明所以郝仲輿疑之曰畿內諸侯不得賜爵畿外諸侯享國繼世是使內臣不如外臣也如謂內諸侯不皆賢外諸侯豈盡賢乎苟不得斯旨鮮有不如郝氏之疑者矣又曰又如內官世祿外官世爵先王不過揆天下之理與勢使之初不能盡計其後之流弊也而後儒於內諸侯不得世爵必舉春秋譏尹氏武氏仍叔爲說謂卿旣世襲權移于下馴至三家專晉六卿分晉則內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知此僅見得一邊若春秋以後外諸侯侵削王室以底于亡不又是先王之疎耶宋儒解禮全務膚辭蔓衍而不歸于理率此類也

朱氏軾曰畿內之地公卿食邑也畿外之地諸侯世守也可見天子富有天下未嘗私其所有下節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也大夫不世爵即內諸侯祿也兩節通節爵祿之制

姜氏兆錫曰此節復總申王朝侯國班祿之意也畿內采地爲王官食邑故曰祿畿外封國使其子孫世守故曰嗣內亦謂之諸侯者公卿大夫視五等侯元

士視附庸故也

方氏苞曰仕者世祿蓋一世二世之世非世世予以田祿也三十年爲一世父爲公卿大夫則祿及其子爲止若世世予以田祿則無田可給而不得不世官詩稱曾孫蓋王子孫或公卿有大勳勞而賜以采邑非凡仕者皆得世有其田且變雅多宣平以後之詩或周制之末失也觀此記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則知公卿大夫之不世矣若世其田是嗣也天子縣內之諸侯則祿也俗讀縣字斷句誤註疏以稱縣內決此爲夏制非也縣之名肇自周官六遂中大邑也畿內

與侯國皆有之呂不韋作月令始云合諸侯制百縣以百縣與諸侯相對則秦以百縣爲畿內明矣曰制始爲此制也康成時猶近古故凡言古法從儒不敢輙易然經傳爲所蔽蝕者亦不少矣

齊氏召南曰此段疏甚明何不直云周制而橫生異議也

任氏啟運曰三代之有國者多則千餘歲少則數百年其先世皆有大功德于民民之戴之久矣非有大故自不可輕易若卿大夫自當選賢而用周末之弊卿大夫私據其邑并爵世之而賢者無祿於是朝多

不肖之臣秦廢封建爲郡縣于是長吏視官若傳舍視身若羈郵有仁賢亦必不能宣之教之爲必世百年之計而民之視長吏亦如浮梗之適相值欲其親上死長必不可得矣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卷音袞古本反

朱子曰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卷

彭氏汝礪曰次國之君謂侯伯卿六命出爲侯伯則賜鷩冕七章之次典命所謂以七爲節也小國之君謂子男大夫在內四命出爲子男則賜毳冕五章之服典服所謂以五爲節也

鄭氏諤曰周禮言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知自袞冕而上王自有服章無疑袞冕上之章服非日月星辰而何則王服十二章明矣

萬氏斯大曰卷袞通袞以龍得名天子冕服十二章自日月星辰而下而名曰卷者衣有龍章龍形袞然尤昭著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袞冕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袞之名而不同其實天子之三公加一命得與上公同然此異

賜非常法也鄭康成據左傳三辰旂旗之言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旂而天子冕服止于九章考郊特牲云郊之日王建旂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亦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旂未嘗有星辰也左傳言三辰約畧之詞耳且龍亦畫旂如鄭言亦當不列於衣矣何以獨名袞乎愚於周官司服詳辨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按記文云三公一命卷者謂公本八命加一命則服袞也故周禮司服襲之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鄭因

信以爲周制其又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蓋因典命有上公九章衣服章皆以九爲節故以虞十二章之制去日月星辰杜撰爲九章以合之其說最爲乖謬世儒已多不信而辨之不更詳贅又曰按記文前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今又以侯爲次國亦參差

朱氏軾曰小國五命次國七命大國八命而有九命者三命公出封君賜特加一等服卷人臣之榮于此已極無可復加矣草廬論最當

陸氏奎勳曰此兩條乃周禮司服典命二職而語亦不盡合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又申班爵之意而此節言王朝之爵也制三公者謂三命公服之制也天子之三公八命亦服七命之鷩冕加一命則出封大國爲上公而服九命之袞冕若此外更有加益則雜記謂之袞衣出而特賜而已豈命服之常制哉所以然者以人臣之爵至九命而極也次國之君七命天子之卿則六命小國之君五命天子之大夫則四命封國不言大國王臣不言卿以下者省文也詳見周禮典命

齊氏召南曰周公三公也詩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則三公袞冕矣但周公是九命者其餘八命之三公自合鷩冕以此經文推之可見疏据射人有執璧之文遂謂當與子男同服毳冕非也天子之卿視侯況三公乎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湯氏三才曰以地言則侯從公爲大國以命服則侯從伯爲次國

姚氏際恆曰鄭孔以上三公次國之命小國君合于典命以爲周制又以此小國卿之命不合于典命以

爲夏殷制夫均此王制之文也倏而言周倏而言夏殷所謂雖童穉亦不信之矣陸農師謂周禮小國再命此云一命蓋言畿內小國之卿如此與上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同鄭氏謂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是也李氏謂大國所謂諸侯之國小國則所謂庶方小侯之國此二說又欲牽合周禮而强同之蓋亦巧言之儁也

姜氏兆錫曰此節言侯國之爵也方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之卿再命而下卿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三等之國其大

夫皆一命而已大國對下卿而言卿專言上卿中卿也小國特言卿通言諸卿也按此節與周禮典命不合而與前文上中下之所當者亦不同未詳其義蓋此篇掇拾煨燼其義之不可得詳者多矣

方氏苞曰作王制者各述所聞或參以巳意註疏必以周官之法求之其不合者則推而屬之夏殷皆無益之辨也但學者宜知先儒于經傳內一字一句必綿考羣書以求盡其義類亦可以破學不思之習

任氏啟運曰外諸侯命數奇君陽也內諸侯命數偶臣陰也三命亦奇得爵士者卑無嫌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姚氏際恒曰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實自任事以後即爵之爵之斯祿之矣然後之辭以見愼重之義不必泥定爲解孔氏疏檀弓仕而未有祿者引此位定然後祿之之文爲證不知彼言仕而不受祿者如所謂賓師之位若平常之仕無祿何以勸士乎爵之通卿大夫士言陳可大第謂爵以一命之位其說淺陋拘狹亦誤泥其辭而云然耳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復總申班爵祿之意也論猶論秀之論謂考詳其行藝也辨之言明猶定也任猶勝也士猶仕也此條論材爵祿與周禮相表裏義見後司徒司馬諸官

李氏光坡曰上言制爵祿之事詳矣此言所以得賢而爵祿之道也

爵人與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邵氏寶曰有心死之是謂故死有心生之是謂故生故死傷于仁故生傷于義好生者聖人之德而此弗

故生棄之至矣雖然弗故生亦弗故死死亦天地之心也

姚氏際恒曰爵人刑人二義即孟子國人皆曰賢皆曰可殺之意士亦當爲眾此特變文耳實作士字解便滯示弗故生也疑有脫誤字似謂不欲其生也又曰鄭氏謂不畜刑人屏四方即虞書五流五宅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按公家不畜刑人與公羊傳君子不近刑人之說同自是正論此謂周制無疑周禮則以刑餘戮辱之人分屬五者之守最爲乖謬此春秋侈肆

之主所爲豈可爲法然亦偶用之不一一盡如周禮云也至謂此以周以前之制夫云士遇之塗弗與言且屏之遠方不欲其生其嚴絶之如此周家乃悉取而寘之宮苑關津積貯要地不啻心膂之任何其與前代之制大相剌謬耶必不然矣孔氏因以爲爵人于朝刑人于市亦皆殷法周則爵人特假祖廟而拜授之舉洛誥爲説有爵者刑于甸師氏舉周禮爲説夫册命周公此係大事自應特祭文武之廟若授一卑爵定不必爾且朝廟一體云朝亦自該廟也又謂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引祭統一獻君降立于阼階

之南云云按祭統此文上云古者明君孔若主非周制之説恐又以古者爲夏殷矣周禮甸師氏之言必不可據且刑人于市亦太概言之豈必定此有爵者而舉此爲證耶尤可笑也

姜氏兆錫曰爵人於朝刑人于市舊謂殷法也今按周禮爵則天子假祖廟而拜授之刑則庶人刑於市有爵者自刑於甸師蓋朝廟亦散文之通稱而不言甸師亦第舉庶人爲詞與畜猶養也唯其所之如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義不及以政則不例以編氓賦役之政也凡皆示不欲故生以致激厲之意蓋承上文刑人之意而因言之也按公家不畜刑人與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不同今考詩小雅之巷伯春秋經傳吳之守閽衞之守門之類豈不槩屏之而間用之與註蓋以爲殷制也

方氏苞曰疏謂二者皆殷法引洛誥祭統甸師之文以證之皆近之而非也記者蓋舉其大畧謂司士論辨官材必與同進之羣士共定其議于朝士師協日刑殺各陳師于鄉遂縣方之治所是爲與衆棄之耳若洛邑初成告周公留後乃成周時最大之事即祭

統所云祭之日君降立于阼階下而命之者亦必貴臣要職若始進序遷之士一一待大祭而命于廟勢不能行至殺于甸師氏惟王族及有爵者其事甚稀故畧焉若謂執法貴賤皆刑於市則舜初命官即云五服三就殷先王何故必易之 又曰故家語作欲聖人必如天地而有不欲其生者何耶先王之世生養遂教化明而溢用匪彝是皆生有害于人死實無可惜者也故不畜不養而屏之遠方使惡無所逞求生不得而少自斂輯則裔荒之人必用其所能而役使之使爲患于鄉里而未罹于法者知上不欲其生

與求生于遠方之苦必怵然于邪慝之害身而不敢犯是即先王好生之心拯民于陷之道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黃氏震曰聘者相往來之名非諸侯于天子之禮

姚氏際恒曰此取左傳之文而小異之也按昭三年左傳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又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云云按此周制本三年一朝其後晉文襄欲不煩諸侯故簡爲五年一朝但子太叔語無比年一小聘句三歲而聘亦無

大字此必春秋後人据晉文襄之制爲說又增以小聘之文而漢博士采之以爲周制耳然則此是諸侯朝霸主之法乃以爲諸侯朝天子乎且聘者諸侯使大夫相問之名起于春秋之世周初亦無諸侯聘者況以爲諸侯聘天子乎諸侯有朝天子無聘天子也鄭氏曰此大聘與朝晉文襄霸時所制此說是又曰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衞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此說非也堯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是謂巡狩之年諸侯朝于方服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各一朝非謂四方諸侯每歲朝徧也若其周禮六年六服遍一朝之說不足据也

陸氏奎勳曰周制六服以數來朝晉文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朝于諸侯之禮也何故攙爲王者之制

姜氏兆錫曰此章因言朝廷之制以及師田之屬也比年小聘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親行也此一節言諸侯之朝聘與周禮亦不同

齊氏召南曰商頌有來享來王歲事來辟之文何不引之按鄭箋詩亦然然大泥矣朝覲通文入覲猶曰來朝又按當云東方以春南方以夏西方以秋北方

以冬此轉寫之誤也

陳公特 閒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按此與虞書合與周官不同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漢孔氏傳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周禮大行人有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之文又以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唐孔氏疏引叔向所言歲聘間朝再朝而會謂計彼六年一會與六年一朝相當大行人所云見者非必君自朝乃遣使貢物據左傳揣周官遷行人而曲通其說三山林氏巳駁之矣宋元諸儒或據周禮

疑周官或據周官疑周禮訖無定論生以東方諸侯來朝之明年西方諸侯來朝推之今年第一歲侯服來朝明年第二歲甸服來朝又明年第三歲男服來朝通計之豈不是六年一朝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不相合而相合也世駁答曰鄭註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疏據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是也堯典是虞書連言夏其實虞也鄭又云周之制侯甸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云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

有明文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鄭志孫皓問左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會典禮鄭荅云唐虞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巡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六經奧論

六服朝禮圖元年侯二年侯甸三年男邦采四年侯甸采五年侯衛六年侯甸男要七年侯八年侯甸采九年侯甸十年侯衛十一年侯十二年王巡守自甸服下以計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典並無朝禮鄭氏謂於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來殷頫也按尚書王制云六年五服一朝乃朝于巡守又六年王乃巡守

諸侯各朝于方岳是朝于巡守之所

天子五年一巡守守一作狩于又反下同

吕氏祖謙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故衆建而爲君而諸侯又不能保其常治故又巡其所守不然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作新之治豈能

久而不變哉

朱子曰天子諸侯雖有尊卑然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故四方諸侯分四年入覲則天子一巡守以答之又曰若一歲間行不偏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

孔氏穎達曰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爲天子巡行守土牧民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數過五年爲太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周

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姜氏兆錫曰孟子曰巡守巡所守也虞書五載一巡守周禮大行人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此以下多錯舉虞書而言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柴仕佳反依字作祡大音泰賈價同好去聲辟僻同匹亦反

蔡氏沈曰時日之差由於積日故其序先粗後精凡百制度受法于律故其序先本後末

金氏履祥曰既類而出四嶽又四祭爲數而瀆矣本文言柴而望祀于山川蓋柴既望祀所用欲其氣之旁達也

姜氏兆錫曰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之二月也宗尊也東方泰岱山爲尊故祀爲東嶽而稱岱宗也柴本作祡覲朝也燔柴登天以告至而山川當祭者皆于此望而祀之遂朝見方嶽之諸侯首問有百歲者則卽其家見之以尊高年也此言巡守首和神人也太師周禮樂官之長市卽司市也詩以言志命陳而觀之則俗之美惡見政之得失審矣物用皆出於市而價之貴賤生於人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貴志奢淫則好邪僻矣故又命納而觀之此言巡守次定風俗也典禮謂周禮之太史見後章考時月定日卽舜典協時月正日也時有分至月有晦朔日有永短必考定之使無差也同律以下與舜典同律度量衡小異律有陰陽損益禮樂有質文隆殺制度有大小長短衣服有尊卑美惡皆同使無異而後不正者各歸其正也尙書蔡傳曰時月由積日而成其法則由粗以及精萬事皆受法于律受法則由本以及末故立言之序如此此言巡守次審法制也孔疏曰先

儒以同爲齊同之同鄭辨云同陰律也周官太史執同律以聽軍聲是也愚按陽六爲律陰六爲同周官亦爲之典同註疏固核矣然以舜典同律度衡量參之當如先儒齊同之解

方氏苞曰命庶邦之太師陳詩司市納價而王朝之太司市以白于王使王知民風之不淳好惡之不類非民之過乃庶邦君臣之失其職而庶邦之失職由于王德之不型也

任氏啟運曰詩云時邁其邦昊天其子記言因名山升中于天蓋王者易姓受命初有諸侯則始巡守必

因四岳以告諸侯受命于天至治定功成之後亦必因巡守而告諸侯之大定于天餘巡則否也覲諸侯所謂大朝于嶽也就見百年尊高年以教孝且以咨長生之利病也太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而觀之則風俗之美惡可見而政治之得失可見矣市司市之官民好質則用物貴好奢則異物貴若志入于淫則所好必邪僻之物故觀市賈而民志可知上之化導亦可知也典禮內史之官頒朔之時月及日有定法考之定之以明天道律樂律不言呂陽統陰也鄭謂同即六呂似非律有損益樂有隆殺制度有品節衣服有等威同之以明王制

齊氏召南曰鄭據六律六同耳其實與虞書同律度量衡一例先儒以齊同解之較爲直捷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絀丑律反

孔氏穎達曰禮樂雖爲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爲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

姚氏舜牧曰正民俗定民志一法制明賞罰四者行巡守之事畢矣

姜氏兆錫曰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有不舉者爲不敬也地者山川所鎮也故不敬則削地宗廟之禮孔惠孔時維其盡之也故有不順者爲不孝爵者祖宗所傳也故不孝則絀爵不從違戾也畔則逆矣流所謂五流有宅討所謂六師移之也律應氏謂爵命之等也上文示懲此示勸言巡守終嚴刑罰也

方氏苞曰不孝不敬之罪重而罰轉輕者繼世之君忘玩無志者往往有此如魯文公是也以削地絀爵警之足矣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之罪似輕而罰轉

重者作聰明亂舊章則桀驁難馴末流之禍將有不可測者革制度衣服其迹尤顯故正其名曰畔陳從王曰不敬不孝罪止其身故削地絀爵以懲惡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則包藏禍心非流討不足以弭禍也

任氏啟運曰君國君也不順如魯躋僖公則逆其序衛繹于庫門則亂其位蓋山川者地之望不舉則無以主山川故削地爵者祖所傳不順則無以承宗廟故絀爵流者放之討者誅之四者先輕後重皆以懲

有羿也功德謂教養律晃服車輿之等加一命則視加地爲重或命不加而但賜服物則視加地爲輕二者皆以勸有功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音格禰乃禮反

叔恬問王通曰舜一歲而巡四嶽民不勞而國不費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多也

黄氏震曰此刺虞書而爲之

胡氏安國曰其宫室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供給

調度可以預備故物不費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長吏以不辨被誅民庶以煩勞自厭而巡守之義亡矣故春秋書公朝于王所以所非其所爲貶正本之義也

馬氏端臨曰古者帝王巡守以省方觀民初非遊適然舜必五載周必十二載又以四嶽爲戾止之地蓋雖本憂民之心尙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止必有方

姚氏際恒曰此取虞書之文而增益之也五年一巡守恐亦是周沿虞制如虞書云格于祖藝用特此亦云格于祖禰用特觀詰洛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正合則知虞周有同制也若十二年一巡守此僞周禮周官之說不足据說詳古文尙書周官

陸氏李勳曰此本虞典而祭以周制升封下禪不載其說故無忝於博士之載

姜氏兆錫曰於是而巡守徧矣故復歸京假至也以特牛至祖禰之廟而告之亦反必面之意也此上八節言天子之巡守也

方氏苞曰伊尹訓太甲郎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殷已前天子七廟舊矣故云唐虞五廟殷六廟特据

緯書不足信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類陸德明作禷造七報反下同

班氏固曰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又曰天子出類上帝反不告者天子無外內也

彭氏廉夫曰宜于社載社主以行造乎禰亦或載父主

姚氏際恒曰上帝天也鄭氏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妄也

姜氏兆錫曰天子將出卽謂巡守之屬類宜造皆祭

名所謂出必告之意也諸侯將出亦謂朝覲之屬

任氏啟運曰據此則至四嶽不必告矣

齊氏召南曰上帝卽天也鄭以五帝之德解之又自生荆棘類乎上帝告天也宜乎社告地也造乎禰告宗廟也豈不簡易明了乎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姚氏際恒曰此取穀梁傳文也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傳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姜氏兆錫曰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之使無僭差正之使無偏枉一之使無二三凡以尊天子也此二節申言巡守朝覲也

方氏苞曰躬行不敦則禮雖考下不能化懷惡而討則刑雖正令不能從故必一其德然後禮與刑之本立能安其國以崇天子觀此則知亮采有邦者必日嚴六德而皇建其有極宜先愼德以作之型矣不曰一心惟曰一德何也欲民之循禮畏刑凡爲人君者有同心而德則多至十二三故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內則所言齊之以禮也不曰布教而曰降德者必后王能明明德以爲天子先而庶邦君臣罔不惟德之勤然後羣黎百姓式於禮而不入于刑詩所謂徧爲爾德也天子之尊莫過於是矣

任氏啟運曰諸侯見新君見也非朝也若旁期以下來康王之誥孔義非也同軌並至以奔喪來非以朝則不廢朝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柷昌六反鼗音桃鈇音斧鉞音越圭一作珪瓚音鬯贊音
暢

孔氏穎達曰晉無弓矢之賜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逆當征也若鄰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

姚氏際恒曰賜弓矢鈇鉞然後得征殺此衰世之事非盛王之制也史記文王囚羑里紂釋之賜弓矢鈇鉞使得征伐此必當時有此當時有此說而史記探之以爲說耳然其事非寔也文王大聖人必不以美女文馬逆君之惡自求苟免卽云其臣爲之文王豈不知而聽之耳且所求者釋罪耳旣釋之矣又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揆之情理亦所必無也駸駸乎三分有二之勢紂豈不知之以紂爲荒淫則可以紂

為愚騃則末也若夫文王伐崇伐密見之于詩當時以鄰國而伐之不恭其或受命于天子或請于天子均未可知然借曰文王受賜專征也自古及今如文王之得專征而終恪守臣節者能有幾人而可于有道之世預立其制曰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乎今以周之賜臣者證之平王賜晉文公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襄王賜晉文公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漸而侈矣其弓矢之賜則皆以諸侯強大征伐有功而賜非賜而後得征也非可並論則夫賜

鈇鉞則從未有聞者以周之季世卑事諸侯尚無之而謂殷紂之世已有乎謂周世立其制乎吁自當時好事者為西伯得專征之說而因之貽夫春秋桓文之悖逆漢世篡莽之篡弑其害不可勝言矣管仲曰五侯九伯女寔征之此假召公命太公之言當時止為摟諸侯以伐諸侯張本誇大其辭耳彼召公亦人臣何以得命太公征伐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常經諸侯即有征伐亦必天子命之暫假事權事畢則已非常法也後儒誤信記文又為之拘牽比擬尤屬失禮疏引崔氏謂晉文

雖受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夫衛侯無大罪惡即使晉文受鈇鉞安得殺之乎公穀以晉文所為春秋惡之而況殺耶孔氏曰魯無弓矢之賜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與征伐按孔子請討自是正義即不必春秋之時亦宜然也然則賜弓矢然後征之說又未為確論矣又曰惟賜圭瓚然後為鬯此是周時之制蓋本江漢詩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為說又以文侯之命云賜秬鬯一卣則圭瓚自在其中可知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後來之僭用者

姜氏兆錫曰柷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雖有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令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謂使者執以將命也疏曰柷節樂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鼗節樂終其事狹故以將子男鈇莝斫刀也鉞斧也禮八命作牧賜弓矢得專征九命作伯賜鈇鉞得專殺也瓚鬯爵也其柄以大圭曰圭瓚以半圭曰璋瓚鬯酒名釀秬為之芬香條暢用以灌獻也資猶取也王以圭瓚侯以璋瓚上公九命得賜圭瓚而為鬯或未賜則稟取之而已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不覆巢皆師田之事洪範之八曰師也賓師二事洪範以爲終者外也此以爲始者大一統也

方氏苞曰戎狄内侵臣子簒弑必待天子之九伐則恐失機宜之宜而後或難制故使方伯專征六服遼廓獄訟放紛三剌三有必與國民共之非王官遥制所能得其實情也故使諸侯專殺此三代常法至周官則又設訝士掌侯國之獄訟四方之有治于士者得造焉蓋慮本國司政典獄聽斷或失其平而民窮于無告也其有亂獄則訝士往而成之以獄有疑必

訊於介衆也此又朱子所稱周公運用天理爛熟處

凡命爲方伯必賜弓矢建爲五等之君必賜鈇鉞非有賜有否也　又曰成國賜圭必并賜瓚子男執璧無以爲瓚柄故不賜也五等之君得專刑殺而不賜弓矢則非方伯有命不敢擅興國雖小刑殺當使得專而圭瓚不輕則又所以使庶方小侯勤思其職以異加地進律得圭瓚之賜以致孝享于先君也

任氏啟運曰諸侯能和民則賜樂能征不順則賜弓矢能殺有罪則賜鈇鉞能修孝道則賜鬱鬯能安民則賜車馬能富民則賜衣服民衆多則賜朱戸能進善則賜納陛能退惡則賜虎賁謂之九錫孔謂此賜樂非九錫之樂故伯子男得受愚謂有其善則有賜豈必拘於九哉

齊氏召南曰疏迂矣魯初封即受大弓費誓謂爲方伯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璧同頖泮同

孔氏穎達曰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

朱氏申曰小學以教未成人者言在左則大學在右

可知大學以教成人者言在郊則小學在國可知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此大學小學殷之制孔氏曰鄭知然者以下文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其說皆鑿謬夫以在公宮南之左即爲左學何知在郊者即爲右學乎則右學在公宮南之左又何以知郊在公宮南之右乎是其徒事臆測而無所稽也且辟廱頖宮皆爲周制豈有方言殷又言周而不別以時代者又此所言乃諸侯之學下文殷人右學左學乃天子之學也以是爲證尤失考矣　又曰天

于辟廱取大雅鎬京辟廱爲說也諸侯頖宮取魯頌既作泮宮爲說也昔人謂辟廱頖宮皆非學名極論其妄甚是詳見詩大雅魯頌

陸氏奎勳曰魯學所以名泮宮者因其地有泮水故林亦名泮林非列國之通稱也漢儒妄謂辟雍外如環璧頖宮半之又轉釋頖爲頒去古愈遠

姜氏兆錫曰學通謂大學小學也吳氏曰學不可一日無於天下然其教不可不資之天子所以一道德也左東也郊國城外也方氏曰言小學在左則大學在右言大學在郊則小學在國互文也以下文養老

章推之此蓋虞夏之制而夏周則反是與辟雍頖宮皆大學名鄭註云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以班政教也一云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東西南通水北無水故各名爲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周以名天子之學也此上四節承考禮正刑一德以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蓋亦申朝聘巡守之意也

方氏苞曰昔者王太子學在虎門貴游子弟亦學焉故侯國之小學亦在公宮南之左制與王朝同也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不學于公宮者則入大學少長同之其衆子則庶子之官掌之幼者學于家塾漸進于黨庠及成人然後升于州序以待卿大夫之賓興或隸於宮正以備宿衛

任氏啟運曰按朱氏所云天子小學在郊實亦大學特對成均爲小耳若天子之子八歲所入自當在王宮左無緣遠之意也三百里也鄭云屬此周制未見必然又按鄭詩註以形言禮註以義言而禮註近鑿

齊氏召南曰按魯頌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之諸侯宮異制因形然此疏

王字誤也當作土又頖當作泮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禡音罵又音伯詩既伯既禱　訊音作誶音信馘古獲反）

黃氏震曰釋奠即舍采周禮春入學舍采呂覽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舍采文王世子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用之視學釋奠之禮一也又曰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用之始立學釋奠之禮二也此出征反釋奠于學三之其所行之禮皆以采而非菜也蓋贄見必先用幣故事神亦先

用幣釋置安帛而奠安神位之前此禮之最重者若菜則滀也物之薄而禮之末故惟士子始入學用之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文王世子曰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亦謂主學既巳興器用幣世子入學亦用菜人無生而貴者耳釋奠與釋菜全不相干鄭氏因月令誤以采爲菜遂以士始入學之禮釋此且分釋與奠爲二誤益甚矣

姚氏際恒曰類禡取詩是類是禡執以罪反以下取詩執訊獲醜及在頖獻馘爲說也然此節疑非一處之文故受命二句言祖不言禰執有罪反以下第取

詩說又不及祖禰與社解者必爲之處處補襯無謂

姜氏兆錫曰禡行師之祭名受名于祖卜吉也受成於學決謀也釋奠以告先師先聖也訊訊其魁首馘截其左耳必以告者猶受成之意也此二節言征伐之事也

方氏苞曰古者天子出征受成于學以授律合謀必與有道有德者同其議也周禮大司樂職及有道有德者使教于成均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禁暴正亂質諸先師先聖而無所疑也是之謂王者之師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終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王制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賈氏誼曰陰陽盛長之時也

黃氏震曰天物生萬物聖人贊之以禮所以輔相天地而交萬物有道也

邵氏寶曰無事不田曰不敬則有事不田可也大事廢否則取其而巳

姚氏際恒曰此取穀梁傳文也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故此亦云歲三田鄭氏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鄭據周禮以周爲四時田故取緯書之說以三時田屬夏制不知周制正用三時田也考之公穀與王制皆合則周禮謂四時田者妄可知矣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此列三時穀梁列四時者古有是說故左傳亦云然而穀梁下文即有用三之語公羊無用三之語而止

列三時一也孔氏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下一曰即下一曰乾豆之等休之言當以証爲正云觀此孔已將鄭之別說不用爲正而後儒反全避鄭何耶穀梁之文猶可強解作三事若公羊則明列三時而無夏而王制歲三田自謂一歲三田果如鄭之別說以三田爲以三事爲田則歲字不爲閑文乎

朱氏軾曰三不田經文明言三事夏不田之說誤也

陸氏奎勳曰下文已自詮解即三品三殺之謂公羊傳夏代嫌獨國號故夏不田如此曲說鄭註曷爲引之

姜氏光錫曰此下四節言田獵之事也無事謂無喪凶及凡出行之事乾豆祭豆之事義見周禮腊人每歲皆謂三者而田而其用則先宗廟次賓客次君庖者疏謂三神敬賓之義方氏謂頤卦先所養而後所自養之義也暴者書暴殄天物是也此言田之禮也

方氏苞曰周禮田時皆田此或夏殷之制陳氏集說似指下乾豆賓客君庖爲三田于辭事皆不可通註疏夏亦無以見其然

李氏光坡曰三者之用則一田之中已有此三品周歲有四田此歲三田或夏或殷然耳陳說非也

任氏啓運曰按爲苗除害曰田則意亦不主獲禽矣方愨謂以供三事故曰三田非也乾豆腊之以爲豆實也毛公曰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爲中殺以供賓客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以充君庖其餘不獻愚謂即一田而尊神敬賓儉于自奉之意皆可見矣無事不田則無以奉賓祭故爲不敬田而多殺則傷殘太過亦非仁人之心也

齊氏召南曰按陳氏謂三田即指下文三事而田也

義較直捷亦本鄭釋廢疾之意但與此註不同耳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綏鄭讀如緌今字

李氏覯曰兵者不祥之器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故因田而教焉鳥獸亦含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故因祭而行焉以彰事神之禮即以作不虞之備

姚氏際恆曰疏引熊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圍但不合耳若諸侯雖春田不圍夏秋冬皆得圍亦不合耳

故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此諸侯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者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按如其說本文天子下當有四時二字又諸侯上當有內字且無下上言天子下即言大夫者其中又當有諸侯一句豈一一皆漏乎執禮解禮其獘如此餘說詳曲禮下大綏下小綏周禮大司馬取以爲旗獘之說佐車大司司取以爲乃設驅逆車之說故田僕又云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是也鄭執周禮解此不誤但不知周禮襲此耳然旂獘獘字用意過深驅逆之意全失古意皆足見其爲僞也

姜氏兆錫曰合圍者四面以圍取之也掩羣者舉羣而襲取之也此言田之法殺猶獲也綏謂旌旗之屬下謂偃仆也佐車周禮驅逆之車是也驅者逐之使必前逆者要之使不逸也此言田之序也

任氏啟運曰諸侯熊氏謂畿內之諸侯外諸侯來會朝從于天子其禮亦然也綏旂屬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大綏既發則偃之也鄭云周制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此虞夏制愚謂亦通言之耳大夫內諸侯之屬大夫佐車驅逆之車也虞人以車驅禽至于田所而又逆之使不得散走下綏止車以示有

禮又曰按田獵之制非作禽荒也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講武事也春以祭社夏以享礿秋以祀祊冬以嘗烝明祀事也蒐以宣陽氣苗以扞嘉萌獮以順休令狩以導陰滯廣調燮也既田而齊服以告宗廟以制媚制猛制逆告戒羣臣而又論功惟允頒禽惟均爲燕享禮樂以平其志和其氣則一田而昭德塞違之義備矣後世不講于禮而以風毛蔽天雨血洒地爲樂其暴天物不亦宜哉

陳簡在問王制言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曲禮

則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兩處互異何故 世駿答曰王制是殷禮曲禮是周禮故所言不同此梁皇侃之說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後周熊安生之說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獺他達反又他瞎反豺音柴罻音尉麛又作麑音迷卵力管反殀于表反夭烏老反覆音福

彭氏廉夫曰麛鹿子亦凡獸子之通稱不覆巢惡傷

其字孔又盡物而取之也
姚氏際恆曰前云天子歲三田此云豺祭獸然後田獵曲禮云士不取麛卵內則云秋宜犢麛下云非以卵此云不麛不卵皆不合
姜氏兆錫曰月令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梁周禮註謂水堰也月令仲春鷹化爲鳩此鳩化爲鷹蓋仲秋與罻羅皆捕網名火田謂焚林而田麛獸子卵鳥子胎以未生言夭以未成言此十者順時序廣仁意皆言田之節也
李氏光坡曰此下脫後章太史典禮至成歲事制國

用一百有八字詳見本文
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姚氏際恆曰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註疏皆平列說非蓋用平地小大校之則所入之多寡可以觀年之豐耗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說見下
朱氏軾曰年有豐耗之別又有大豐小豐大耗小耗小耗猶可減省足用大耗則省無可省必省豐年之所留餘以資經用故制用者必計三十之通如一年豐可得百萬一年小歉止六十萬一年大歉止四十萬計三年中共二百萬卽以此二百萬分爲三千之用美至三十年則豐凶不齊有餘不足之數蓋可知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財用之制也冢宰周禮治官也杪猶末也用地之用猶以也禮器以地廣狹是也出猶用也謂於每歲穀入之時而通量三十年地與年所入之數制爲國用使人足供出而有餘用也通必以三十年者至此而後極豐極耗之數無不見也祭謂吉祭仂註謂什之一也蓋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什之一以供祭也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日舉以數洪範之一日食二曰貨也
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仂音勒又音力
黃氏震曰不奢不使過於數之仂不儉不使不及于數之仂也
姚氏際恆曰喪三年不祭或謂三年宜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或謂亦不宜越紼行事致辨紛紛郝仲輿曰按喪祭皆大禮皆至祭禮則祭爲重情

則喪爲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禮郊社越紼未爲不可而說者疑之嘗觀周書顧命成王初喪嗣君冕服受命見諸侯于內朝受圭幣乘黃而後釋冕反喪服此非周公之禮與則祭天地越紼于何不可此說可謂通達矣　又曰程正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于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按儒者論古各主一說固自無妨第謂今人居喪百事皆如常其立說則有弊不可爲訓人子于親喪其哀本出至情不假强飾聖人又制爲喪禮使之百事皆變易其常而後情文備

至固不以古而隆不以今而替也今憒世俗之有不孝者百事皆如常遂謂不若無廢祭祀爲愈是以禮分今古預料喪禮惟古人能行今人不能行矣若是何不併喪禮而廢之乎吁古禮具在也後世皆有君師之教也固可晏然而聽世之居喪者百事皆如常乎今欲其不廢祭祀而目之以百事皆如常則是堅其百事皆如常之心而必不可反于百事皆如禮矣且以此百事皆如常之人而責之以祭祀又安貴有此祭祀哉　又曰按僖三十三年左傳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嘗烝禘于廟嘗烝禘四時吉祭

也與此三年不祭之說異据葬後亦可祭左傳說似長又曰暴急也卽下無六年之畜曰急之意凶年不儉雖似曰凶年用凶年之仂然或引雜記以下牲之語恐未然二處語意不同不必强合也

姜氏兆錫曰越踰也紼綍也未葬以前常以楯車載柩屬紼于車以備火災而有祭祀則越喪紼以行之也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者親喪卑天地社稷尊卑不得以廢卑也凶不干吉故喪未除而不忍也蓋喪三年不祭者喪禮凶祭禮吉凶不可以干吉卑不廢尊故喪在殯而行之此言三年之喪祭不祭

之禮而其用亦見其中矣喪三年而後除其間殯葬及虞祔練祥之屬禮事繁多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　也喪祭承上喪用三年之仂而言祭承上祭用數之仂而言儉而暴者殘暴之意所謂以天下儉其親也奢而浩者泛濫之義所謂以美沒禮也惟用數之仂用三年之仂則豐儉酌其平而有餘不足之形自泯矣雜記孔子云凶年祀以下牲蓋物有至次而節無增減與

方氏苞曰喪三年不祭蓋主孤不親卽事而攝主代之商書伊尹祀于先王周官量人職凡宰祭與鬱人

受學歷宗伯職王不與祭則攝位則宗廟之祭可攝明矣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未卒哭藏羣廟之主爲不祭也主既反其廟則時祭安可廢乎既殯五祀行于宮中況五廟七廟之祭而可廢至三年之久乎蓋惟祭天地社稷主孤越紼而往若宗廟之祭則攝主代之五祀則祝史薦之山川百祀則有司舉之宗廟之祭重大與天地社稷等而可代者主孤之痛先祖鑒照非外事比也外事而可代者卑小也寧我云三年不爲禮據主喪者之身而言未可爲不祭之證

且如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即主喪者亦何嘗不身爲禮將他禮則皆廢不舉耳張子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天子以父之喪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按父之喪非時見乎母不入門母喪不見父未知何據即或有之恐爲不敢以哀容感動尊者與父在不杖堂上不杖同意非謂無禮也天子承兆民於天地與士庶人不同如康王以冕服受顧命見諸侯必成王即位時周公所用之禮未可輕議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姚氏舜牧曰民萎黃如菜之色

姚氏際恒曰此取穀梁傳文也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按三年耕必有一年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是立箇式樣必須以三十年之通而計之故曰以三十年之通蓋天道雖不可知然其間或一二年一見或五六年一見通

計之者三年內外必有一年之災故三年當有一年之食三倍推之九年當有三年之食又三倍推之二十七年當有九年之食三十年者舉成數也苟一二年一災則三年不能有一年之食者有之五六年一災則三年不止于一年之食者有之惟于三十年之中通計有九年之災則亦通計有九年之蓄于是隨時取給災多者雖盡用之不患不足災少者即存留之不妨有餘故曰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也上節所謂以三十之通制國用者其義亦如此

姜氏兆錫曰九年之蓄謂三十年之所蓄也三十年蓄當十年而稱九年者以三年六年九年爲次也崔氏曰稱三十年其間足當一年之用故惟九年也亦通三年則餘一年者每歲所入均析爲田而用其三每歲餘一則三年又餘一年之用也菜色病色也食足自無此色矣殺牲盛饌曰舉周禮王日一舉以樂侑食是也周禮云大荒則不舉與此文異蓋有備然後舉者制之平而大荒雖有備亦貶者德之至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姚氏際恒曰此取左傳之文而增益以爲說也隱元年傳曰天子七日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此以爲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又因以殯日同其葬月之數而爲天子七日殯諸侯五日殯大夫三日人三日殯也其不言士踰月葬踰日殯者又因士喪禮虞禮本是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故不得言之然則大夫與士同未免混矣且兼庶人言大夫與庶人同尤混矣孔氏曰左傳云大夫三月士踰月此摠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此說陳氏集說已駁之不復贅大抵左傳之說第以其某某至而言未必足爲葬期之成法其言士踰月既與喪禮牴牾而其言天子諸侯葬期亦不無可疑何則葬後爲虞虞後爲卒哭人子同此哀哀同此哭何以天子卒哭如是之遲士庶人卒哭如是之蚤人有崇卑豈哭有隆殺與所以雜記又有卒哭之期亦難通說見彼文至于五日七日不殯不獨夏時必不可行卽餘三時亦有未便者此亦可疑也

陸氏奎勳曰與左傳士踰月之文不同蓋漢儒之意未忍卽遠孔疏强解不合

姜氏兆錫曰此章承上言喪祭之制也按左傳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今謂大夫士庶皆三月而葬蓋皆三月以內從省文與天子以下各異者義之盡分之殊自天子達者仁之至理之一也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不造燕器洪範之三日祀也然則夏殷冢宰之說可見矣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此節分爲四段其詳于下

姚氏際恒曰陳用之曰縣封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窆之方性夫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掩坎之封有所謂積土之封若檀弓言縣棺而封卽掩坎之封也若禮器言邱封之大卽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土而已按此二說爲兩封字分解是已然云不封終有可疑上古不封不樹周世日趨天文何獨庶人猶掩坎而不得積土不使數世後之子孫悉不知祖宗邱壠乎故曰可疑也不爲雨止亦因春秋書敬嬴定公之葬雨不克而左傳以爲禮故以爲庶人則當不爲雨止而與諸侯異也　又曰陳用之曰天子崩王

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則喪不貳事亦不特庶人而已愚按喪不貳事句本不連上庶人句皆解者之自誤也且自天子句更不連下喪從死者二句何也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此禮如中庸所言大夫士則可若禮世爲天子及創業而王者喪祭皆用天子之禮豈得猶云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乎故以喪不貳事句連上庶人句旣誤以自天子句連下喪從死者二句亦誤也今特正之

朱氏軾曰祭從生者謂適長子也適長爲士支子爲大夫亦祇以士不以大夫以支子不祭故也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常祭也除服以子官者三年之內不忍死其親也

姜氏兆錫曰縣封見檀弓上篇封者邱壟也孔子制中都不封不樹是也貳之言二綵喪無他事也不言庶人以上皆省文此以上言喪也疏曰庶人賤不得碑繂下棺縣繩下之而已威儀旣少日又促故不爲雨止卑小不須顯異故不封與樹士以上負國恩旣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無爵命者不然後文云三年不從政是矣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王侯大夫士以爵等爲邱封之庭與其樹數而墓大夫掌邦墓之

地令國民族葬亦正其度數是庶人亦有封樹之度數也與此不同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爵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也此通言喪也支子不祭說見曲禮

方氏苞曰庶人無雨具疑或爲雨止故特明之貴者不必言也鄭任鑰曰庶人分微禮簡縣繩下棺雖雨可以集事貴者禮事重大不嫌更舉　又曰喪不貳事大夫士旣葬公政入于家而庶人三年不從政者非獨遂其哀情亦寬其財力使得自營其生以更喪

之所賫也　又曰祭從生者鄭孔辨盧植奠從死者之非皆未得其要領試思子爲大夫父母在時旣以大夫之牲鼎賫而死後忽以士庶人之禮奠其義何居士之遣奠且加隆而用少牢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萬氏斯大曰周制天子七廟加文武二世室爲九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父子異昭穆故異廟兄弟同昭

穆故同廟異室如此則無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皆定以三昭三穆而無多少不齊對偶偏枯之慮諸侯五廟者亦然大夫三廟者其一昭一穆高與祖同一廟曾與禰同一廟皆異室以爲常適士二廟者亦然官師一廟者則高曾祖禰異人于寢庶人于寢亦祭高曾祖禰太祖始祖也其廟百世不遷大夫有太祖故其子孫適長世世爲大宗士無太祖親盡則遷故其子孫適長亦祇爲小宗諸侯别子及異姓臣皆然註疏載天子廟制王鄭不同余從王說蓋七廟者天子之常數三代所同也世室之有無多寡不可定非常數也三代所異也據祭法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七廟之外更又禹廟又鯀列于郊亦當有廟是夏有九廟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七廟之外更有湯廟又冥列于郊與書稱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皆當有廟是殷有十一廟也周則初以后稷爲始祖合文武世室而爲九柬遷之後祖文王合武世而爲八要之宗無定數而七世之有常者三代曷有變哉或疑殷之三宗并數祖甲而茲獨不及何也曰書於祖甲不稱宗也不稱宗何以言殷有三宗曰并湯而數之也史記于太甲不稱太宗乎曰不見於經吾未敢信

也

姚氏際恆曰今以此節分爲三項一廟制一昭穆之親一昭穆之位逐項詳之如左所謂廟制者鄭氏謂此爲周制是也記禮者皆周末秦漢間人凡其所言自屬周制鮮有及于周以上者有之則必冠以時代故以此謂周制爲是凡禮器曾子問穀粱家語荀卿所言七廟皆同若夏殷廟制經傳旣無明文不可考也鄭又謂殷則六廟夏則六廟此据禮緯稽命徵鈎命决諸說全不在信所以王子雍别立爲異說以排之謂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意謂夏殷皆然故僞古

文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殷亦儗然七廟此出蕭手汲易呂覽中所引商書五世之廟語說詳古文尚書本篇是其謂夏殷七廟者亦不可信也所謂昭穆之親者王子雍謂文武不在常廟之數三昭三穆是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併親廟四是也鄭氏曰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此說非朱仲晦述鄭意而闡明之其言曰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四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

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祔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別以有功當宗則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于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昭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大廟矣按如此憑臆說禮則亦何難但謂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不知此制定于文武乎抑定于周公乎如謂定于文武未有預立其制詔子孫曰勿祧吾廟也如謂定于周公則文武方在祖禰四親廟之中也然則定于共王乎又未聞其有制禮之名而爲此七廟之制也且謂文武當祧而以有功不祧自此而下設又有大功者崛起必不可祧將易其制爲八廟乎抑去其四親之一而仍爲七廟乎則謂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者不可通矣况本文云三昭三穆明是順下之詞不當有文武在內也至于文世室武世室乃明堂位不經之言不足爲据說詳本篇又謂藏祧主于二世室

尤杜撰所謂昭穆之位者從來有兩說一爲張氏樂鄭氏朱詳何名何氏洵直之說一爲陸氏佃之說今先節錄各說于前其後則申以鄙論焉張氏曰周制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旣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旣爲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爲尊卑而無與于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于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也及乎合食于太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而世次雖遠不

可謂無尊卑之序矣蓋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武王常從王季而爲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爲穆所以廟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饗之際而文王復爲穆武王更爲昭則是一身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既爲穆矣復有時而爲昭不惟亂昭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而居處沒而殯葬以至祔祭入廟爲尸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居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于廟次獨不然乎鄭氏曰王祭之時以大王爲穆至惠王

時歷十八君而謂之穆文王之時以王季爲昭至惠王時歷十八君而謂之昭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于廟次世次爲穆故爲其子爲昭王季于廟次世次爲昭故謂其子爲穆武王時廟次以文王爲穆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爲昭至襄王之世亦謂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富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侯儒又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論也襄王距文王之時無慮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遠定四年衞

大祝鮀之言猶曰曹文之昭晉武之穆由此論之昭常爲昭穆常爲穆雖百世無易也何氏曰說者謂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其意以謂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徙無常位不知廟又與世次一也說者引魯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臣以爲不然工史所書者帝系世本之屬宗祝所書者几筵表著之位自其譜牒則謂之世据其班秩則謂之昭穆此離而言之者也又楚語曰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則廟次昭穆果與世次不同乎此一說也陸氏曰昭穆者父子之

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方其爲子則稱穆豈不膠哉張璪何洵直是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左不可遷于右右不可遷於左既爲昭矣有又皆而爲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苟爲昭者不復爲穆爲穆者不復爲昭則是昔常事父爲之者今雖有子不得爲父苟復爲父則已爲是亂父子之名可乎如周以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王文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

第一〇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 版反內

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或以左傳大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王季親盡而親則武王入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爲穆康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王入康王之廟爲昭昭王仍爲穆卽是觀之子復爲昭父更爲穆尊卑失序亂昭穆非禮意竊以爲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蓋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自不窋爲昭鞠陶爲穆推遷而下至季當昭次文王當

穆次故左傳以世次推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太伯虞仲管蔡郕霍于周爲昭虢仲虢叔邘晉應韓于周爲穆杜預所謂以世次計是也王者世次雖歷無窮而廟祀七世禮有迭毀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與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卽七廟分定昭穆而欲倣先儒遠攀世次令文王廟常爲穆武王廟常爲昭乎至于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詩之昭考烈考云爾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于祔故禮曰從祖祔食祔廟與遷廟異遷則不得謂之從也祭統曰昭穆者所以

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于大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序豈所謂不失其倫也此一說也今以愚按之二說皆未然也若從張鄭何三氏之說則謂昭常從昭穆常從穆如祖紺王季武王三昭康王入則祧祖紺升王季武王而康王居武王之廟穆不動大王文王成王三穆昭王入則祧大王升文王成王而昭王居成王之廟昭不動所謂子復爲昭父更爲穆尊卑失序誠有然已此固必不可通若從陸氏之說從來祖考相承廟次應同世次不當廟次自廟次世

次自世次又如左傳所稱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等語果以昭穆一定不移廟次與世次無別者不然所謂之文昭者以文爲穆而昭其子也今文有時而爲昭武之穆者以武爲昭而穆其子也今武有時而爲穆然則歷久而猶稱文之昭武之穆者何耶而謂廟次與世次果不同耶借曰廟次與世次不同也稱世次者何爲必以昭穆言卽此亦可瞭然矣則其說仍有難通也然則昭穆之位果何若曰廟次依世而定世次依廟次而稱廟次世次自當合一必無有二之理其謂不同者妄也蓋三昭三穆之制

定于周公行于成王當時祖紺爲昭大王爲穆王季
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迨成王崩而爲穆其時適
當六廟整齊制度已畢不復更益故後之稱世次者
一準乎成王時周公初定昭穆之稱與夫康王時方
六廟整齊所以有昭穆之稱耳其後康王崩始入成
王之廟祧祖紺而昭穆一變矣以文武言之文王居穆者居昭武王居昭者居穆至祧大王昔而昭又不變穆文王仍居穆武王仍居昭凡三
易而遷六廟已盡于是所藏祧主之廟若文武自別立廟與
合食于太祖之昔如祖紺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
六世一依康王時之廟次而世次自同則所謂廟次

之昭穆者此也所謂世次之昭穆者亦此也故後世
昭穆之稱旣本于成康時之昭穆又本于合食大廟
永永不變之昭穆而云而其六廟遞遷之或變或不
變者不與焉以其爲暫而非常法也故曰廟次與世
次合一也若國語云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紀世者
本史職紀昭穆者本祝職此一事而兩用者又云宗
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則單以廟中而言前儒各見一
隅不能通達主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者泥昭穆之名
而紊父子之序豈可爲訓主昭復爲穆穆復爲昭者
固得之矣舉以左傳諸說則不能達而始以廟次世

次不同爲解亦混而失理也又曰祭法云適士二廟
而此云士一廟取左傳降殺以兩爲說故不云二廟
而亦但云士也此疑附會鄭氏曰謂諸侯之中士下
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則然矣然舉上可知中
下未有舉中下以知上者也又曰郝仲輿曰大夫祭
不得越禰祖士庶人則併王父母不得祭豈人情乎
此說非也大夫以下廟制雖遞減而祧者仍祭非不
祭也或奉祀于適寢羣主合享與後世祠堂之制相
似祭法壇鬼之說雖爲不經然亦云官師一廟王考
無廟而祭之可見矣但鄭氏于官師一廟註云祖禰

同廟則又謬廟無二主自天子至士庶皆然所以定
其廟制之數若數主而合一廟則又如後世祠堂之
制雖千百主一廟足矣何必爲之定其廟數哉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言祭也此節詳見祭法但祭法
大夫立禰祖曾三廟太祖無廟與此不同又適士立
禰祖二廟謂王朝之上士中士下士侯國之上士也
官師立禰廟一謂侯國之中下士也此不及適士其
降殺以兩從省文與此言天子以下廟祭遠近之異
也
方氏苞曰自適士至庶人皆得祭祖禰知然者殤與

無後者泛祖祔食若庶人不得祭祖何祔何祔食之有

楚語士庶人不過其祖

齊氏召南曰盧鄭不同按盧說自合此注可疑尤可駭者夏之五廟無太祖按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疏曰漢氏以來七廟者多矣其見於紀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三昭穆與太祖祭法云皇考顯考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韋元成議周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鄭元用此爲說惟周

有七廟二祧爲文武制注殷則六廟云云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非獨周人始有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按書疏一段甚暢惜于此經猶復依違鄭義也按王肅之論是也疏全引之并諸儒說亦謂鄭注甚曲耳又下曲附鄭說七廟合文武之說始于韋元成而鄭之以注禮疏又雜肅非也魯有文王之廟僭也武公之廟又後人之僭也不得爲典制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一終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王制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論同

趙氏匡曰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耳

吳氏澄曰此春夏祭名是記者誤章內礿皆當讀祠禘皆當讀禴

萬氏斯大曰按祭統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祭曰礿

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與此文同蓋三代通禮也行於子午卯酉月鄭康成謂爲夏殷之祭周則春曰祠夏曰禴以禘爲殷祭蓋泥于天保詩禴祠烝嘗一語不知此詩作于武王時而禴祠烝嘗是諸侯之祭武王末受命未遑制作尙以侯禮祀先故禴祠烝嘗遂見於詩迨周公相成王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定爲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而禴祠烝嘗爲諸侯之制也時祭中夏禘最大每歲舉行先儒信緯書或謂三年或謂五年者皆不可信禮不王不禘此連諸侯並言者蓋春秋時若魯若晉俱僭行禘記者從僭後

為文誤信以為周然遂與天子連言之耳

姚氏際恆曰按四時祭名諸經傳于秋冬皆無異惟春夏則不同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祭統同此一說也郊特牲及祭義皆云春禘此一說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桓八年公羊傳云春曰祠夏曰礿周禮同皆無禘名此一說也禮言不同蓋如此然人亦未有異說也自周禮為春祠夏礿之說而異說乃蠭起矣如鄭氏以王制為夏殷祭名以郊特牲春禘禘字為誤當為礿又以祭義春禘為夏殷禮陳用之以郊特牲祭義為夏禮馬彥醇以王制為虞夏禮慮氏以王制祭

統為殷禮郊特牲祭義夏禮陸農師謂春可以謂之礿亦可以謂之禘夏可以謂之禘亦可以謂之礿吳幼清謂春夏祭名皆記者之誤礿當為祠禘當為禴凡此諸說或以禮記諸篇所言為前代禮或以為誤或改其字以從周禮則皆溺于周禮之故也又曰愚按礿禘嘗烝當是周禮其周禮祠礿嘗烝乃殷禮也何也禴祠烝嘗之詩在于文武初其時或尚未行禘禮故舉前代之禮為言耳若禘則始于周祭法謂虞夏殷皆用之未然後儒因詩與周禮無禘遂謂禘非時祭亦未然又曰諸侯不當用禘此以天子諸侯連言非是說俱詳于天子犆禘節

陸氏奎勳曰按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周制也漢博士見詩有禴祠烝嘗之文遂謂春可名礿而以祠義為汎見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周之七月乃夏之五月故改祠為禘也郊特牲祭義皆作春禘此則戴氏知詩為倒文而改正王制者自鄭氏强註為殷制長樂陳氏据長發小序大禘之文遂謂言大以見小則夏禘小禘也慮氏又謂春禘為夏制轉輾傳說豈知三代從無稱時祭為禘者自王制以時祭為禘而大禘吉禘之名紛紜雜出余嘗謂欲知禘祫之

說先當斥去夏禘之名詳見余詩學中禘說

姜氏兆錫曰疏曰礿薄也春物未成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物雖未成可次第而登也嘗者秋穀新熟而嘗也烝衆也冬物成者衆也此則言天子諸侯廟祭之所同也按此與周禮不同鄭注疑為夏殷之祭名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禘為殷祭也

任氏啟運曰皇侃曰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禘第也次第舉行趙匡曰禘諦也諦審昭穆尊卑之次愚謂禘帝也明堂尊事上帝大禘尊事自出之帝此亦尊事始祖之帝以春不祫祫于夏始也秋穀新熟

可嘗故曰嘗孫炎曰烝衆也冬物皆成可進者衆也
杜佑曰虞夏春禘夏禴殷周春礿夏禘後因大禘在
夏又別名夏祭爲祀以在巳月故也晉人曰以寡君
之未禘祀猶通稱之而或轉禴爲礿轉祀爲祠也惟
周禮春祠夏禴或初欲從虞夏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
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
在其地者視一作賦
吳氏澄曰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大
夫以下所得祭者民社不得祭國社也

姚氏際恒曰五祀之名由來已久月令謂戶竈中霤
門行又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此云大夫祭
五祀即曲禮之五祀蓋云天子祭天地自得兼祭社
稷五祀可知云諸侯祭社稷自得兼祭五祀可知而
其名亦即月令之名也自祭法增司命泰厲爲七祀
厲之天子又有三祀二祀一祀其說皆不經鄭氏獨
信爲周禮而以曲禮所言爲殷禮又欲以此之所言
爲周禮故謂此五祀爲司命中霤門行厲以合于祭
法諸侯之五祀又謂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
三祀是其以祭法諸侯之五祀强合于此處大夫以
祭法大夫之三祀撰出一無地之大夫而屬之其譸
張惑亂可勝道哉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
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此取僖公元年公羊傳曰
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
內者則不祭也
陸氏奎勳曰五祀當依祭法司命中霤國門行公厲
月令改司命爲竈門爲戶實則一也
姜氏兆錫曰此言天子以下外祀尊卑之異也諸祭
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後皆放此推之 周官制度
云五祀見於周禮儀禮禮記雜出於史傳多矣左傳
家語皆以爲重該修熙句龍之五官月令以爲門行
戶竈中霤則五祀主名不同而名五祀者皆同也獨

祭法有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
人一祀之文而鄭氏因以通言五祀爲商制分言七
祀以下爲周制然周禮大宗伯司服諸職並云祭社
稷五祀儀禮亦云士疾病禱五祀皆無所爲七祀者
而亦皆無尊卑隆殺何也則祭法固未可深信而鄭
氏亦臆揣之與視公視侯謂視其賓饌牢醴多寡之
數也此下又言天子諸侯外祀廣隘之異也
方氏苞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疏云牲器之异

非謂尊卑非也惟尊卑不同故牲器不得不異耳所引周官大行人惟饔獻之數可視若牢禮則饔餼宏多以非一人一日之用也祭安得視之

李氏光坡曰五祀二說左傳獻子問社稷五祀史墨以重該等神答之故宗伯云祭社稷五祀鄭即引傳文爲釋以皆與社稷連文也月令戸竈等神士喪禮行禱五祀士安得祀重該貴神故引月令爲釋望文生義理各有當至此文自天子等下重該五祀乃上公非大夫所宜祭而戸竈五者從無與天地社稷爲等差且士亦祀之何以見惟大夫故鄭以祭法諸侯

五祀當之其端的不可知然亦仿有類也倫今陳氏斥爲臆說彼又無確辨則後生且從先儒安能崇無稽之浮言乎自宋末元明來三尺童子稍涉性理空拳枵腹即欲以太極斷事此魏華父不肯輕刊朱子語類空長學者入耳口出之病卓矣

任氏啟運曰五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嵩四瀆應劭云江淮河濟顏師古云江淮河漢按瀆之言獨漢入于江不獨入于海疑應得之古于嶽瀆望祀而已復爲之廟而褻之非禮也今廟岱在泰安州霍一衡山縣一霍山縣華在華陰縣恆在渾源縣嵩在登封縣河在滎陽江在江都淮在唐縣濟在臨邑漢在甯羌州劉向曰五嶽能大興雲雨不崇朝而徧天下施德廣大故視三公四瀆雲雨千里故視諸侯鄭云其牲牢幣玉粢盛籩豆爵獻之數與公侯同也伏生云其餘山川視伯最小視子男

齊氏召南曰按周禮禮記儀記及他書皆言五祀獨祭法言七祀而康成遂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實臆說也周禮所云豈商制乎又五祀所祀之神解說不同左傳國語以五行之五官重該修熙句龍爲說月令則又爲門行戸竈中霤先鄭解周禮以爲五

色之帝原無定說大約月令爲近是白虎通劉昭高堂隆范蔚宗之徒則去行而祀井亦微不同若康成此注則猶執祭法之七祀爲加減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顧氏炎武曰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也此言因國左傳對叔向曰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其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姚氏際恒曰因國本左傳晏子曰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萴因之之因

姜氏兆錫曰因國謂建國因先代之故墟也蓋既無主祭者以爲之後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嘗有功德於民不宜絕其祀故也此亦言天子諸侯外祠之所同也按其上三節與周禮畧同

李氏光坡曰天子諸侯祭無主後則祭法泰厲公厲七祀之言亦未可全不信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犆音特祫音洽

王氏石梁曰特祫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于此時不祫也夏物稍成可于此時而祫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祫故曰祫禘祫嘗祫烝而礿則特也

陳氏澔曰時祭之祫親廟之主升合食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

萬氏斯大曰凡合祭曰祫禘嘗烝皆合祭故言皆祫據此則知天子别無祫祭凡諸經傳所言祫皆指禘嘗烝之祭也但烝嘗二祭止太廟及羣廟而禘則上追太祖之所自出下及於毀廟之主其祫較烝嘗爲大凡祭皆曰有事而禘之事較凡祭爲大故春秋于文二年八月之禘書爲大事而公羊釋之曰大祫也又曰諸侯固不得行禘卽就僭禘者言亦無犆祭之禮蓋禘必於太廟必合羣祖此言一犆一祫者記者見閔二年春秋書禘於莊公遂以爲犆祭而云然也當時僭禘周公以魯公而下諸祖配祭至閔公時遂用禘禮祀莊公莊公分卑周公至隱桓諸祖無下就莊公之理必是犆祭故記者誤指以爲禮也

姚氏際恒曰王者之祭曰禘禘帝也祭帝之稱與服

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同按周之始祖所自出本帝也故曰禘爾雅云禘大祭也若祫之名惟見於曾子問祫祭于祖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惟祫祭及王制其文言天子諸侯三時之祫而已又文二年經云大事于太廟杜預以大事爲禘是也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然小記之稱禘謂以其祖配之者卽是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配之也故韓詩外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則公羊之云亦卽是禘第其時曾未必禘其

祖之所出故公羊特變文以起例爾是知祫卽禘之別名也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孔氏曰左傳無祫文祫卽禘也取其敘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諸說皆是但王者得以祭帝故謂之禘諸侯不得行禘則以祫屬諸侯爲宜然曾子問以祫兼天子言者因虛主爲說故以七廟五廟連言不得泥也總之天子大祭惟此禘春秋諸侯如魯與晉所行者亦此禘惟文二年經有大事之文公羊因而別名爲祫且云五年而再殷祭則儼若禘與祫爲二者于是後之言禘與祫者始皆以爲二矣又曰自有公羊傳文而

以禘與祫爲二者緯書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其云三年者卽本公羊以文二年大事爲祫之說也其云五年者卽本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說也于是韋玄成議禮謂一禘一祫張純陳奏直据緯書以及鄭氏作註且譌之又譌矣趙伯循謂以其祖配之僅是始祖不合羣祖此言禘自禘也如是則使子孫不得見祖宗之源遠祖宗不得見子孫之流長于祖宗之精神隔絕不通殊非所宜而廟堂之上寥寥兩主羣昭羣穆咸不在又何以稱大祭乎後儒信公羊之說謂之大祫此言祫自祫也于是有以爲禘大于祫者此馬融王肅孔晁据逸禮而云也有以爲祫大于禘者此鄭氏据公羊而云也有

以禘爲三年喪畢之祭者此杜預据春秋而云也禘祫本三年喪畢之所有事何也以喪三年不祭也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左傳云速也公羊云吉者未可吉者也穀梁云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是古禘者本非所宜行左襄十五年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同此義諸儒不達遂以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此誤解春秋吉禘二字也于是有以吉禘列于大禘之外別爲一禘者又有謂新君卽位新主入廟審諦昭穆爲此一禘不再禘者皆臆說也禘應于太廟而云莊公者此春秋沿襲之失有以祫爲三年喪畢之祭者此鄭氏据公羊而云也若士虞禮云哀薦祫事此言三虞之禮分祫事虞事成事以爲辭耳不足爲据卽曰喪畢而祫豈葬畢而祫耶凡此諸說皆非也又曰卽王制所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亦本公羊而云也公羊以大事爲大祫故王制特舉祫義爲言而以祫配入

禘嘗烝三祭之中不知可曰祫嘗祫烝而不可曰祫禘何也嘗烝惟合羣廟禘爲大祭不止于合羣廟且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則禘自該祫何必又云祫禘乎若夫礿禘嘗烝自爲天子每歲四時之祭夏者大也百物壯盛致享得豐故于此時行禘而以爲大祭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今四月也雜記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今五月也祭統亦云夏禘則禘在夏可知禘既在夏則每歲行之又可知所謂大祭者此也所謂時祭者亦此也自王制特舉祫義爲言而以祫配入禘于是後之言祫者又以

為二言禘者又以為二矣又曰自有王制此文而以祫為二者楊氏復曰祫祭有二曾子問云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此時祫也公羊傳公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也陳用之曰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不知祫無有二祫者合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名也時祭既合之矣三年而又合之何為乎三年之合有加于此時祭之合乎曰無加也無加何以分大小也凡此諸說皆非也陳又曰小祫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祫則及于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

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非小祫而何按旅酬六尸此禮器文孔氏曰大祫多主而惟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又陸農師曰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蓋言成康之世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此時祭何必大祫此說是又按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曾子問文迎主止四廟者其毀廟之主藏于太廟故也又曰以禘為二者鄭氏據周禮春祠夏礿則禘別為殷祭此以禘為大祭也以王制春礿夏禘為殷禮此以禘為時祭也陳用之曰殷禮春礿夏禘而五年之禘為大禘詩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祠夏礿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禘詩頌雝禘太祖是也此即祖鄭說其引詩序為證又誤詩序以長發為大禘以雝為禘太祖前儒多辨其非楊氏曰長發詩但述玄王以下不及所自出何玄子曰周人禘嚳以后稷配之今雝詩無及于嚳稷者且篇末又以文母為言于禘何與馬端臨曰大傳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禘也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時禘也不知禘無有二王制所言之禘即大禘也大傳所言之禘即時禘也中庸禘嘗之義乃撮取四時中二祭為言所以取對郊社曾子問亦云嘗禘郊社祭統亦云莫重于禘嘗僖三十三年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則禘即在時祭之中而非別有大禘明矣夫禘必以時舉若謂時舉者便非大禘則大禘必將不以時舉而後可乎凡此諸說皆非也又曰王制此一節可疑者五禘不當加以祫名一

也諸侯不當有禘此云者祇緣見春秋諸侯用禘故耳二也又礿則不禘四句謂諸侯歲闕一時之祭亦有難通下云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云云夫士無田與庶人亦皆得薦豈諸侯反不得四時祭乎鄭無以通之則謂虞夏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此不惟虞書羣后四朝之文非如此解若道遠之國有須經數時者又不止廢一時矣則將如何此豈可通又因此文通謂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不知曰禘則不嘗又曰禘一犆一祫則禘自可知何得云然乎三也禘一犆一祫禘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豈有犆者亦緣見春秋吉禘于莊公左傳云禘于武宮僖公襄公故云耳不知魯之用禘以得祀文王之故不過用天子之禮樂亦如歌雍舞佾之類已耳而禘之義則已失之故有不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但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于太廟者又有不于太廟而于羣廟者皆不足爲据四也天子曰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曰礿犆禘祫嘗祫烝祫其文與天子倒不知何意鄭氏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若然既有礿禘嘗烝四時之祭又有大祫在此三時祭之先後不惟誤分祫與時

祭且祭不欲數安有一歲之中如是之數者必不可通陳用之以其不可通又謂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若然直是稚子之以文爲戲耳豈煌煌談典制之文而如此乎五也又曰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按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休云又從僖八年數之知爲大祫傳又云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三年祫五年禘又禮緯亦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按鄭皆本公羊何休傳註及禮緯爲說前已臚列其非矣然亦不勝辨惟一說可以直破其妄故附于後据公羊之意謂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正當祫故知經大事爲祫矣不知從僖八年數之則十一年祫十三年禘隨次而下至僖二

十三年當併爲禘祫何得云五年而再殷祭也公羊之說既非而鄭之非可不攻而自破矣

陸氏奎勳曰漢博士之意但主時祭而言春則分祀羣廟三時合食于太祖也自鄭氏牽合公羊大祫之禮毀廟未毀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云云因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其說之傅會穿鑿三山林氏獨能辨之而不知天子之禘祗于喪畢一舉其云五年大禘者禮緯之妄說也禮緯又云三年大祫按諸侯時祭而外喪畢之祭亦係合食

故相傳爲三年一祫此非諸侯常行者而可混諸天子乎公羊大祫兼陳毁廟之主其說尤屬臆造鄭氏爲彼所惑至王肅張融等辨之而紛爭大小間皆不得要領林氏攻詆鄭氏見地實高而惜乎所言禘祫猶襲漢魏諸儒之陋也　又曰亦主時祭言謂爲諸侯降于天子者獨夏祭耳其義本自明顯孔疏泥鄭氏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愈說愈晦

姜氏兆錫曰犆猶獨也祫合也祫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廟之主而毁廟之主

不與若三年之大祫則毁廟之主亦與也天子春則犆礿於其廟而禘嘗烝皆祫於太祖之廟者石梁王氏謂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故於此時不祫而餘皆祫也又曰南方諸侯春祭畢而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石梁王氏曰諸侯爲朝而廢一祭王事重也愚按此所廢一時之祭亦謂當朝之歲非謂每歲皆然也又曰禘獨言一犆一祫者夏物未大成諸侯降天子今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不如天子夏秋冬皆祫也此分三節又言天子諸侯廟祭隆殺之異也按此以上周禮無文

任氏啟運曰鄭謂天子先祫祭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祭杜佑謂此虞夏殷禮新主居喪三年四時皆犆四年春猶犆于廟夏秋冬乃祫周三年祫祭後祫于太廟明年春禘于羣廟嗣後五年再殷祭愚按大祫即時祭而隆之無再舉也且此言時祭之常與喪畢尤無涉天子諸侯居喪練以前皆犆練以後乃祫其祭皆宗伯攝之恐皆誤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

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大如字又音泰少詩照反

班氏固曰社稷以報功天子所報者廣諸侯所報者狹也不言祭廟者犆則用特牲祫則用太牢禮不一也

陸氏佃曰春薦韭春無新穀故也

陳氏澔曰薦雖無時然亦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

姚氏際恆曰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多大夫或俱以失位言則可耳黃叔陽謂大夫士無功德而未賜圭田者然則大夫竟不得祭乎此謬解也又曰前云庶人祭于寢此云大夫士無田則薦則大夫士

且有不得祭者況庶人乎要之祭爲總名王制摭拾禮文故語多不一不得泥也又曰凡庶人之薦蓋以韭長適當卵育稻登適當鴈來取時物之相配其他意亦相似方性夫以陰陽相配甚鑿以麥黍屬南方之穀爲陽稻屬西方之穀爲陰夫麥黍正屬西方之穀稻正屬南方之穀若以成熟之時則秋薦黍黍亦屬西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牢圈也牲爲所畜故畜牲皆曰牢大牢具牛羊豕爲以其大故曰太少牢則羊豕耳以其小故謂之少也天子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

大牢諸侯社稷主一國之主穀故用少牢薦以時物而已祭則物備禮盛註謂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也按有田則祭義見孟子四時所薦無考周禮食醫羊宜黍豕宜稷麥宜鴈魚宜苽與此不同豈祭與膳異用與

方氏苞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舉其下則上焉者不必言也諸侯社稷皆少牢蓋其殺知宗廟必加隆也

又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疏據晏子春秋謂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强汨經傳本義以成其說謂周官四仲祭者因田臘而獻禽非正祭經曰獻禽以享烝而謂非正祭可乎春秋亂世之事固不足憑而烝嘗禘不用孟月或乃以不棄周禮而用仲月也月令薦以孟月季月正祭用仲月之徵而又以人君人臣用月不同自掩飾不亦謬乎

又曰薦必用新方春穀皆成故獨舉疏也

李氏光坡曰首時祭惟見晏子春秋而四仲祭明見于周禮安得棄經而任傳乎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姜氏兆錫曰角繭栗其角如繭如栗而已郊特牲用犢是也握猶言膚也側手爲膚其角長與四指平矣

角尺則牲肥大可知此上二節總言天子以下廟祀外祀隆殺之義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姚氏際恒曰大夫祭器不假此說是禮運以大夫祭器不假爲非禮非也皇氏以有地無地大夫別之未確按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前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田祿者始無祭器安得竟謂大夫不當有祭器乎曲禮又云士寓祭器于士則士亦得

有祭器矣又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與曲禮祭器爲先養器爲後義同

朱氏軾曰惟不假故必先造

姜氏兆錫曰無故不殺如有祭事則爲神殺有禮事則爲賓殺凡以充鼎實非常用也珍之名物詳見內則亦必有故食者雖小必謹也按儀禮諸侯之大夫祭宗廟用少牢士用特牲則諸侯祭宗廟用大牢也若告肥之屬則亦特羊而已牲亦謂祭牲皆通上下而言也大夫有田祿故不假祭器於人禮運謂大夫不假爲非禮者蓋指無田者言也凡家造祭器爲先

養器爲後此分三節歷言諸侯以下薄於奉己厚於事神之意也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藉在亦反廛直連反麓音鹿粥音育

陳氏澔曰圭田亦似有功德者賜之若賜圭瓚

徐氏師曾曰此泛言王政以見今之不然自公田以至墓地不請皆古制也

吳氏澄曰夫圭田夫曰諸餘夫所受二十五畝之田圭田謂卿以下所受五十畝之圭田也無征謂既不稅其所受亦不令助耕公田也

姚氏際恆曰此章皆取孟子之文而以言周制也古者云者乃秦漢時人稱周之辭公田藉而不稅即孟子助者藉也之義鄭氏因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便爲殷制不知孟子不又曰雖周亦助乎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即孟子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及述文王治岐之政曰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是也鄭氏謂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其意亦欲以此市關不稅不征爲殷制果爾殷家何寬周家何酷耶且此爲文王之政焉有文王定

其制而周公輒改之乎夫圭田無征夫字或爲餘夫脫餘字餘夫與圭田即孟子卿以下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而云無征足補孟子所未備鄭又謂此即周禮載師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其意亦欲以此無征爲殷制不知孟子告滕文公爲國皆述周家分田制祿之法至以殷制而引大田之詩曰雖周亦助則其前後皆言周制自可知豈有圭田餘夫獨爲殷制乎夫周之卿以下圭田皆無征而鄭必謂士田有征何也孔氏曰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嗟乎周家以忠厚立國故開基八百年爲前古後今

之所無奈何誣之至此乎此固鄭執禮解禮之謬而實周禮之誣周以敵之也又曰孔氏以用民力歲不過三日強合周禮均人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之說又以此爲周制何王制所言條殷條周若此乎且周禮公旬旬字本是十日之旬鄭註周禮欲牽合王制以旬作均亦無周禮上均人如是而下均字又作旬字者大抵鄭孔解禮記本意未嘗不欲以爲周制凡周禮之不合而可以強合者亦必強合之其必不可強合者乃始以爲殷制而已又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嗚呼此先王不

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也周禮重征繁役悉亂世之政後儒反執之以解禮其貽害後世有不可勝言者可勝嘆哉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田賦役之關之制以起下章之意也藉而不稅者但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孟子助者藉也是也廛而不稅者但賦其市廛之租而貨則不稅譏而不征者但察其異服異言之人而貨則不征孟子去關市之征是也以時入而不禁者令民取物必以其時而不禁其所取孟子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及澤梁無禁之類是也周禮關市有征與此異者蓋周禮立法而此則以行法者與詳見周禮註夫曲禮若夫坐如齋之例當爲衍文圭田祿外供祭之田名圭者潔白之義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是也無征周禮所謂加田無國征也此上言賦之薄也用民力如治城郭溝塗宮室之屬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惟師旅之關則不拘此制耳此言役之輕也粥賣請求也周禮遂人之屬頒田里令民居非可以粥賣冢人及墓大夫掌邦墓令國民族葬無待於求請故夫一廛田百畝謂之恆產

而私域有相爭者則官聽其訟獄也此亦田里賦役之類故及之陳氏曰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不粥不請義也事在義則輔以仁事在仁則處以義此所以爲良法也愚按國家之有賦役事綦重矣然先王之世斂從其薄施取其厚事舉其中人生其間者君子以厚小人以養使民養生送死皆將各得其所而王道見於此矣故下章因言度地居民以爲教民之本也

李氏光坡曰先言治地用民之畧以起司空之職自此至然後興學洪範之四曰司空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上度如字下度待洛反量去聲食音嗣

方氏慤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

徐氏師曾曰事卽制邑居民之事制邑必興役興役必任民力凡使民三句又承上而言寬恤之政　又曰周禮度地居民屬司徒宋儒改度地居民屬司空據此則得之

鄧氏元錫曰司徒主地司空主事乃制域制宅之法周禮不具蓋具在冬官而今亾矣

萬氏斯大曰按考工記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以土地土地者度地也此司空執度當準土圭以爲廣狹然不必拘拘一圭爲一度也又曰此篇後章云五十不從力政則此使民自不及老者任事食食俱就壯者言任老之事寬其力也食壯之食原其養也大戴千乘篇云太古食壯之食政考之事與此同舊說非

姚氏際恆曰周之官制周禮旣僞而尚書周官又僞皆不足据賴有王制略敘冢宰司徒司馬司空諸職尙足見當時官制什之二三焉後人反因周禮周官而疑王制非所謂顚倒見乎　或曰前於祫禘之說多不謂然茲獨官制而信之何耶曰祫禘之說蓋本春秋時沿者而言故多疑互若夫官制卽春秋戰國尙多與周初未甚變更漢初去古未遠博士必有考據而以較夫王莽時之周禮東晉出之周官相越萬萬矣向來習聞習見之耳目得此爲之頓易則此篇之傳好古尙論者其亦曷可少哉各職俱詳論其下按司空之名見於虞書堯時以平水土爲亟故首命禹宅百揆而兼其職周制多本於虞是以王制亦首敘司空焉自周禮以司空爲掌邦事而以度地居民之

政屬之司徒蓋其意欲以司徒配地官故耳然於司空更無可言則不得不闕之譸張爲幻紊亂已極致後人又以考功記續補不知考工記本六工之書與司空了無干涉後世之人竟不知司空專職爲何事矣得此尙見司空之眞面目也此謂平水土安居民爲司空之職首言取丈尺之度度地方爲城邑井疆以居民也因地之山川沮澤因天之四時于是量地遠近制爲城邑井疆使民興事任力而其所使民者又寬其勞厚其糈有如此

朱氏軾曰度地者卽度其山川沮澤之高下燥濕四

時氣候之寒暖也量地遠近　即下節邑居參相得意興事任力謂興農事而使得　用力于田畝也即下節無曠土游民意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之意以明度地居民之事也司空周禮事官也今職闕度丈尺也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候其時而曰時猶辨其土而曰土也事謂國事力謂民力也蓋執度度地居民者酌廣隘以定其勢也山川沮澤時四時者察向背以圖其利也量地遠近者審偏正以適其中也興事任力則所以戒之而已此條與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者相表裏乃下文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本末也　又曰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食多功亦多今雖壯者但責以老者之功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食厚之至也此亦上章用民力役之事然承上興事任力而言正爲度地居民而發也

方氏苞曰興事任力與民事以任其力也周官以九職任萬民皆所以盡其力山川沮澤限隔寒燠四時之氣所行各有先後程子以食韭知地氣之異如今皖桐稻熟以季夏金陵則在季秋故必量地遠近以候驗四時之氣然後可以興事任力也注謂力役之

征方言度地居民不應舍民事而遽及力役之征

李氏光坡曰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而時其四時之早晚則使民興事可以無愆矣量地遠近則任民之力可以有節矣

任氏啟運曰規畫經界之法也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山川沮澤勢有高卑故氣有寒暖燥濕而天時物候亦因有早晚之不同必驗四時物候之異以知陰陽向背之宜而量遠近以居之或宜爲井邑或宜爲城郭然後民之事可興而民之力可任也老者事少壯者食多食從厚事從輕此王者使民之道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燥素老反齊才細反和去聲械戶戒反

吳氏澄曰以廣谷大川而言則地產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俗故雖進之以七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稟有異而其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八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

以宜其所宜也此居民材之大凡也
徐氏師曾曰此以下皆言居民之事而此一節則以中國言
姚氏際恆曰上言度地居民謂定其城邑井疆此言凡居民材謂定其民居宮室觀下總叙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可見凡居民材卽上凡官民材材字不必泥解言凡所以居民材者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如寒者煙塞之煖者疏通之燥者處之以低濕者處之以高又因川谷之勢而爲之凡此皆異制也而民生其間亦異俗因

而性情五味器械衣服皆異齊異和異制異宜矣但在修其教不必易其俗齊其政不必易其宜耳鄭氏謂居民材爲使其材藝堪地氣非也人生于寒地自能堪寒生于煖地自能堪煖豈必待上之人擇其材藝堪地之氣寒煖者而使之居寒居煖乎陳可大因鄭釋材爲材藝有所難通又謂居爲儲積材爲日用所須之物如氈裘可以備冬絺綌可以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若是又與下衣服器械複亦非也
陸氏奎勳曰嚴陵方氏以寒煖屬天燥濕屬地余謂日南多暑日北多風此亦因乎地也風以燥之雨以潤之此亦因乎天也
姜氏兆錫曰此因上文度地居民而推言五方之政俗也居民材舊說居如化居之居材如天生五材之材也上制謂形制如所謂天地初制之制下制謂制度也教卽後所謂七教政卽後所謂八政言聖王之因民而治也必因天地所宜爲之利導其間廣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形制固已不同民生異俗理有固然其性情緩急亦氣之所稟然也而飲食器用服物之宜異因之則聖王於此亦奚事強而同哉惟是因革張弛相爲表裏所修者天綱人紀之教而不必易其

俗所齊者經世宰物之政而不必易其宜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而教所自始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推言上文異制異俗之類也性者鄭氏以爲地氣使之然也馮氏曰五方之民其性各隨氣之昏明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也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姜氏兆錫曰題額也雕刻其額而以丹青涅之也交趾猶親也足拇指相向也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被髮文身雕題交趾自身而言衣皮衣羽毛自服而言穴居自居而言不火食粒食自味而言此蓋錯舉不移之性之類也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姜氏兆錫曰承上而總舉之不通則必達其志不同則必通其欲先王設官以掌之亦修教齊政之意也

方氏曰寄象鞮譯周禮通謂之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劉氏曰此四方者皆通言之官寄者託也以其雖通託意事物而後能通也象像也象其形似通之也狄猶逖也鞮戎屨名猶屨也遠履其事迹而通之也譯猶譫也彼此相譫釋而通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量去聲度待洛反樂音洛

穀梁氏曰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竈葱韭皆取焉

班氏固曰在邑曰廛在野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

鄭氏康成曰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司馬法王國百里郊三百里野

何氏休曰在邑曰里里八十戶

趙氏岐曰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則城邑之居亦二畝半廬則各在其田中而邑聚居也

熊氏安生曰計量地土廣狹制四井爲邑每邑居三十二家

賈氏公彥曰廛是五畝之宅在國中樹以桑麻

季氏本曰公田爲廬舍之說起於穀梁而諸儒遂以在邑在野各分二畝半以合孟子五畝之宅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存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當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蓋一夫一婦食力之小人也就田斯可以治農桑而死徙無出鄉又同井者之所安也冬則入邑春則入野雖近郊之地住近國中猶以搬運爲煩不欲輕動而況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且孟子言五畝之宅未

嘗以爲廬舍信南山之詩云中田有廬蓋其家各就田中小苫茅舍以爲息勞守畝之所不占公田二畝半而正當其中也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月以五畝爲一處取於便農功通饁餉去田豈宜遠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廛迥別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而道其妻子使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寓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管子曰四民者勿使雜處聖王處士就燕閒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此古法之僅存者也若處農在官

府市井之間雜處甚矣

姚氏際恆曰按虞書命禹作司空繼以命棄播百穀又繼以命契作司徒此言地邑民居相參斯無曠土游民然後與學故下接司徒之事蓋倣虞書爲言倘存古意不若周禮之顛倒顚亂也已上言司空之職

姜氏兆錫曰此結上度地居命而因言井田學校二者相爲終始以起下章教民育材之意也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邑有定地居有定邑民有定居三者相得則遂之天下而井田之良法備矣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既無曠土游民而食節事時以安其生必皆樂事勸功而尊君親上以從乎教此先王所以導其恆心而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也蓋此篇自班祿爵定朝巡修禮樂征伐能稱柔遠使民各得其所而養生喪死無憾是皆王者之大經大法而王道之始也至此則君道既得而民德當新然後下自鄉學上及國學優柔饜飫以教民與其賢能而其極至於人材聚於上至治洽於下則法制之大備而王道成矣故此節總而序之以見其表裏終始之義必參相得者邑大民少則土曠邑小民多則民游也樂事勸功尊君親上蓋亦所謂好義而與仁者與

方氏苞曰地耕地也邑四井之民所聚處故必量四井地形以制之度地以居民中田之廬也邑既與四井之地相得中田之廬又與一井之地相得故曰參相得

任氏啟運曰虞書伯禹作司空平水土而周禮亦曰冬官掌事與富邦國養萬民生百物是司空所掌者營國邑正疆域作溝洫課農桑以安民阜財者也自周禮冬官一篇亡河間獻王補以考工記而後世遂以司空爲百工技藝之守而冬官乃眞亡矣後王命官者其尚取鑒于斯

齊氏召南曰按入小學大學之年爲說不一鄭氏注据伏生書傳也白虎通則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取白虎通說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二終

浙江書局重刊
吳道堪校
戴克敦校
樊　熙校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王制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恤辛律反逮音代又大計反絀勅律反

朱氏申曰性不節以禮則易縱德不興以教則易廢齊八政使無過行一道德使無異趨

徐氏師曾曰此承上章興學而言司徒掌六鄉之政教以民氣質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修六禮以節之

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焉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也於是明七教以興之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焉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使知禁戒而不敢放肆恐其入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使學術歸一而不敢異向教法之詳如此而其所以爲教皆以身先之老吾老以爲孝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推及吾心之孝使之興孝也幼吾幼以爲慈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逮及人之不足而使民不倍也身教至矣猶恐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又不可無勸懲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崇其德所以示勸也叛教者簡去之

以絀其惡所以示懲也
姚氏際恆曰虞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王制本此爲言易五數爲七按司徒本主教周禮以司徒爲地官故全雜入司空之事甚謬又按司徒主教教者教以人倫也人倫即禮也故此先言禮後言教若大宗則掌其儀文大史則掌其典冊耳故周禮謂宗伯掌邦禮者亦謬也
朱子軾曰修禮四句教民之法也養老恤孤以身先之也致者興起其教也不足即孤獨遠徧及也上恤孤則民不倍凡天下之孤獨無不得其所矣上賢簡

不肖示勸懲也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言教民育材之事而首六節先言鄉學之制大司徒總其政令也司徒周禮教官也其職掌六德六行六藝之教而無六禮七教八政之文今孝禮政教具見篇末六禮七教亦六行之意也道周禮謂之道藝即六藝也德即六德也又特明養耆老恤孤獨者蓋發政必先斯四者之意而崇德絀惡又舉善教不能而使民自勸之實也下文乃詳言之
方氏苞曰冠禮修然後童婞之性可節昏禮修然後嗜欲之性可節喪禮修然後哀樂之性可節邪薄者節其樂篤厚者節其哀祭禮修然後敬怠之性可節怠者不可不勉敬者各有其差鄉飲鄉射之禮修然後敖惰之性可節相見之禮修然後高亢之性可節卑幼者必致其恭尊貴者亦不敢狂明君臣之教所以興其仁敬之德也明父子之教所以興其孝慈之德也明夫婦之教所以興其和正之德也明兄弟之教所以興其友恭之德也明朋友之教所以興其信義之德也明長幼之教所以興其遜悌之德也明賓客之教所以興其敦睦之德也淫者過也有政以齊飲食則豐凶有限貴賤有等老者黎民有制所以

防其貪饕之過也有政以齊衣服則吉凶有差上下有經制作有法所以防其淫侈之過也有政以齊事爲則百工技術毋敢自作聰所以防其淫巧詭異之過也有政以齊別異則立方器械毋敢變其故常所以防其喜新改作之過也有政以齊度量數制則上不敢妄作賈不敢濫收市不敢雜陳所以防其奸僞靡害之過也然道德不一則六禮七教八政皆虛器而下視爲具文民俗豈可得而同哉必自家塾黨庠州序國學皆崇四術明先王之道以正人倫而無異見異聞以涸其耳目惑其心志則自王太子王子

羣后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以及田野之秀民惟道之知而由王朝以達六服朝無不信道之君子則道可一矣天子議道自己自昭明德以正朝廷百官則而象之乃布德于衆庶兆民則觀感興起莫不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而德可一矣自周衰幽厲變道宣平失德然後老莊楊墨之説横而道不一王臣內亂諸侯放恣強家僭逼姦豪百出而德皆悖所以大敗天下之俗至於抵冒殊捍熟爛而不可振救也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不與士齒洪範之五曰司徒也此一節統言鄉學國學教民取士之法也非專言鄉

也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一道德者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也龜策傳所云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則不一矣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帥音率朝音潮與音預屏音丙

陳氏澔曰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功庶幾其變也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而猶不變則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

徐氏師曾曰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四不變重絕人之意也

姚氏際恒曰註疏執周禮解此者有二謬鄉鄉之有司也註疏以鄉爲鄉大夫又以遂爲遂大夫皆合周禮於郊則無可言曰此亦鄉大夫臨之一謬也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即鄉射鄉飲酒禮謂自元日始皆于鄉之庠習之也註疏周禮州長射于州序在州學黨正飲酒以正齒位在黨學謂初皆耆老聚會於庠學

黨擇元日州學習射黨學習鄉各在一處不得同日若是則有庠學州學黨學三學矣支蔓殊甚更不知州何以必習射黨何以必習鄉耳二謬也　又曰此文凡四不變三初如禮蓋元日是一年三不變三如初禮是二年至四年不變乃屏之遠方是五年然不寔下年數亦大槩言之耳鄭氏又執學記九年大成以解此文於每年之下加以中年中年者間一年也于不變屏之遠方下已足九年之數又不復云中年孔氏爲之說曰九日限極不須云中年也鄭孔執禮解禮率合無理如此果爾亦當以王制所言爲七年

小不成九年大不成矣豈非笑貧乎　又云王制或言司徒或言大司徒一也司空司馬司寇等官同其云大者必以後以諸侯有此等官故加天子以大字別之耳周禮之分大小皆非古制方性夫曰此言大司徒則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蓋欲俊士執事以激羣衆非大司徒躬率之不可然則上文修六禮七教諸事又可不必大司徒躬率即如此解經觸著成礙矣（王制樂正分大小其司徒則有大無小足證司徒等官無大字者非小矣）

姜氏兆錫曰此分三節言鄉學簡不肖以紬惡之事也鄉即王畿內之六鄉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庠鄉學

名也上者老通國老庶老而言此耆老乃致仕之公卿大夫所謂國老也元日猶言善日也射以命中故曰上功飲以序言故曰上齒蓋耆老會不帥教者習鄉飲酒禮而其大司徒教官之長則帥其俊秀與執事禮使之觀感而變於善也　又曰不變則左右對移者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初禮指上文而言　又曰郊者鄉之外界遂則郊之外地也自此以漸而遠屢教而稱不變則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也

任氏啟運曰六鄉遂之地亦有學如六鄉未知其移法意但就六遂三徙而益遠歟

齊氏召南曰按疏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云云甚是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有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之明文注曰興民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然則縣正鄙師皆必有學同於州長黨正可知矣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論選並去聲下同）

孔氏穎達曰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

藝而興賢者能者以鄉飲酒禮興之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試殷周所同熊謂中年考校殷禮三年大比周法非也

成氏伯璵曰造成也王子直名造士無俊選名若六鄉之子弟本位卑則有俊士選名取其漸也

董氏師讓曰不征即周禮施舍施弛也舍無所取也司徒掌教亦掌役故施舍屬焉周人役法凡七曰祭祀曰朝覲曰會同曰賓客曰軍旅曰田役曰喪荒施舍則七事皆免其施舍凡六曰貴曰賢曰能曰服公事曰老曰疾貴有爵位當免服公事當免老疾無力

當免賢能雖士亦民何以免貴之也其德行道藝為鄉老三公所賓禮王世子鄉大夫適士所齒讓他日將與其天位治天職而使與庶人伍非待士之體故特免其役以示優異焉考之周制委曲詳盡其目有三一司存不紊二版籍不差三比較不苟六鄉官吏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上至司徒長貳皆長民之官也學校官吏如小胥大胥樂師諸子小樂正大司樂皆士之官也民之在鄉者六鄉官吏主之既升於司徒則司徒長貳主之既升于學則學校官吏主之各有司存不相關也鄉大夫當舍者以歲

時入其書大胥掌學士之版司氏掌萬民之版民版給役士版不與焉版籍既明胥徒不得為姦也周禮施舍雖寛而考校甚嚴閭胥書之族師書之黨正又書之州長考之鄉師辨之鄉大夫察之然後籍於司徒司徒又命執事以學藝試之然後升於學學官每歲考校又從而進退之有不帥教者屏之不與士齒則在選造之科而受施舍之恩者亦甚難矣惟司存不紊故無扞格惟版籍不差故無混雜惟比校不苟故無冒濫此不征之法所以經久可行也

姚氏際恒曰學國學也升之學曰俊士鄭氏曰可使習禮者夫既升於學其人豈僅能習禮而已乎此附會書傳適子二十入大學之文不可從　又曰升於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升於學者本是俊士但自此不征于司徒而為樂正所造之士故又曰造士其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二句只是帶說連類以明之之義與曰造士意不貫已上言司徒之職

朱氏軾曰選選之也俊俊之也俊雖才德出衆之稱然必師徒論而升之乃成其為俊也造造之也三者皆就上言而因以士之目猶今舉人貢士本謂舉此人貢此士而即以為舉人貢士之目也造士合上二

者言之選士俊士可皆謂之造士選士謂有造之士俊士謂造就之士也

姜氏兆錫曰此分二節因言鄉學上賢以崇德之事即周禮鄉大夫賓賢能也劉氏曰論者論述其行藝而舉之也秀頴出也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其頴出於鄉學者而禮賓之以升於司徒是曰選士選者謂選用為鄉遂之吏也其有頴出於選士而不安於小成者則又論述而升於國學是曰俊士俊者謂才過千人之上也愚按此數節或稱司徒或稱大司徒蓋自官府而言通謂之司徒自正長而言則特謂之大

司徒也此以上習射習鄉論秀升士各條今周禮散見於司徒以下卿大夫州長黨正之屬但周禮言尚賢以崇德者較詳而此言簡不肖以絀惡者較備其意各有主耳　又曰征謂征其徭役也既升司徒則免鄉之役而猶給役於司徒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者謂造養其才德之成也按免征雖若微然周禮賢能必舍征者寔先王所以致其育才彰德之盛意也後世之士其不肖者或借以濫冒免役而其賢者或矯之而願與齊民同役焉而士體與國體胥傷矣嗚呼可不愼與

方氏苞曰周官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所謂出者進而爲王朝之官即司徒所升是也所謂入者退而爲鄉遂之吏即司徒所不升者是也蓋興其才德之大者而升于大學則將爲公卿大夫以臨長之興其行能之小者爲鄉遂之吏則遂治其比閭族黨之事三王之世所以不患選舉之不公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用此道也　又曰鄉所升士曰選者選于儕輩而得之也司徒所升曰俊者非才俊不凡以語大人之學也既升於學又名曰造士者以學正所造之士不獨俊士也凡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以上並入大學曰造士始足以包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才德未成而方有造之時亦不可以征役慁之

李氏光坡曰自鄉論秀士以至進士即如韓公送張童子言明經始自縣而州所以至禮部節節皆考試察詳之法耳陳註引劉說何本曾謂不臆說者亦若此乎

任氏啟運曰必司徒考之寔可爲鄉遂之吏乃不征於鄉既入于國學乃不征于司徒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音泰適丁歷反造七到反

徐氏師曾曰此言國學教人之法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以和心聲四者入道之路則崇尚之禮樂有度數之習故教之宜於春秋詩書則誦讀而已故教之宜於冬夏王太子以下言所教之人必以齒者禮義相先之地不容不以孝弟爲重也

朱氏軾曰教必以漸時而禮樂時而詩書以者以此爲主非習其一而盡置其餘也春秋冬夏云者隨舉

言之非謂冬夏必不以禮樂春秋必不以詩書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四節又言國學之制而學正及司馬各總其政令也樂正周禮謂之大司樂禮官宗伯之屬也其職掌成均之法以治國之樂正而無四術四教之文術猶路也四術卽四教言四教乃入德之路故名也文王世子又稱春誦夏絃蓋古人之教雖四時各有所習未必截然棄彼習此恐亦互言也羣后謂諸侯也皆造之造卽造士也或曰造來也謂未受教於樂正也以齒者惟序長幼不序貴賤也詳見文王世子

方氏苞曰崇四術標詩書禮樂爲四術也立四教立爲四時之教卽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也詩書絃誦而已禮樂則執其器習其容有進反趨走祖踊舞蹈之事非盛暑嚴寒所宜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者統舉二時則不必于盛暑嚴寒之月　又曰羣后諸侯入承王官者
任氏啟運曰養人性情莫善于樂故雖詩書禮並教而總以樂名官明所重也後世禮樂散亡而樂之亡尤甚卽職列司成亦不知律呂爲何物而欲使學者和順于道德豈不難哉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屏必郢反棘鄭作僰步黑切周如字）
方氏慤曰衆庶之家易治故考校在三年大比之時世祿之家難化故在學九年大成之後三年之近故必四不變乃屏之九年之遠則二不變屏之可也
黃氏震曰屏之遠方四凶之刑也人之資秉有高下偶不可教則亦出之於學聽其爲庶民而已既出而有犯於有司然後加之罪未晚也遽屏之遠方已甚

矣並謂王子不免焉不太甚耶且德行在平日豈一視學之頃所能變而於此決爲已甚之罪耶王制刺六經而作何不曰朴作教刑而以四凶之刑加之不帥教者耶
姚氏際恒曰此本虞書命夔典學教胄子爲言說者謂卽宗伯之大司樂固不足据又有据王制謂大司樂不當屬宗伯當屬司徒亦非也典樂在虞爲九官之一故知亦不屬于司徒也　又曰上言賤者必四不變然後屏之今貴者二不變而卽屏之豈貴者反嚴于賤者哉不然也王制掇拾羣書其言故多不合

後儒猶欲執禮解禮不亦惑乎或謂鄉遂爲三年大比之時國子爲九年大成之後亦臆意

姜氏兆錫曰將出學謂九年之期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皆大司樂之僚屬周禮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學正謂之樂師掌國學之政令簡不帥教者以政考之也又告於王而親視學者乃以身教而庶幾改之也棘鄭作僰訓爲偪陳註讀如本字棘急也欲其急爲遷善也寄寓也若暫寓而終歸然蓋猶不忍終棄矣此一節猶鄉學之簡不肖以紬惡也　陳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

之而貴者止於二不變者先王以衆庶之家爲易治世祿之家爲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出鄉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

方氏苞曰三日不舉俾王惕然于躬行之不足以化民而自責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姚氏際恒曰若以大樂正爲即周禮宗伯之大司樂則大司樂爲中大夫豈以司徒貴卿不得告于王而反藉此中大夫乎非可知矣蓋大樂正卽虞廷典樂之官所以教胄子者國學人材是其專責故得告于王而司徒不復與耳　已上言樂正之職

姜氏兆錫曰司馬周禮政官也考大司馬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而其屬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其諸子又掌國子之倅之教治故秀士之將入仕者皆告於王而升之也進者謂登進仕版之中也

方氏苞曰學所升士曰進者造之而德成始可進而用之也不曰論俊士之秀者而曰造士何也升諸司馬者國子爲多不獨司徒所升俊士也總而言之則

皆大樂正所造之士耳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力困反其論如字）

呂氏祖謙曰司馬政官以其可使從政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經四級已入仕之後經三級始得祿其考之詳如此

方氏慤曰所謂官若司徒司馬所謂爵若公卿大夫所謂祿若四大夫至倍上士

劉氏彝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鄉學所升曰選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存司徒國

學所升曰進士則命朝廷之官而爵祿之權在司馬此鄉學教選之異所以爲編戸世家之別也然庶人之仕進亦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一也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同二也

陳氏埴曰古者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以及萬民之子弟生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幼儀十五歲而入大學教之以成人之事此大小學之所由建也其謂之國學者卽大小學之立立於國中以教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者也其謂之鄉學者卽大小學之立於鄉遂以教萬民之子弟者也

姜氏兆錫曰辨猶別也論卽論賢告王也官材卽論定後官也　劉氏曰古者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已其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則必命爲朝廷之官其論進之權皆在司馬此其異也此二節猶鄉學之上賢以崇德也

方氏苞曰論定於司馬者司徒樂正所教以德行爲主及入官則天資之才剛柔敏鈍各有所宜必使司馬論之然後內外文武各得其任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朱氏申曰廢其事官而不事其事也終身不仕貶之於其生士禮葬之貶之於其死

吳氏澄曰此因上文任官而後爵之之及言因不任其官則黜其爵之事大夫老而致事者生時雖已不居大夫之位然未嘗奪其大夫之爵也故死時仍得葬以大夫之禮若廢其事而終身不得仕則是大夫之爵已奪故死時亦不得復以大夫禮葬而但以士禮葬之

姚氏際恒曰司徒教養之司馬爵祿之二者相參焉周禮司馬有司士一條正襲其意後人遂得藉口以釋此文耳

姜氏兆錫曰廢其事如失職而敗國殄民或失行而悖常亂俗之屬故生則擯棄死則貶降也亦簡不肖絀惡之意也

李氏光坡曰此簡不肖之類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方氏慤曰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是聯事而通之也

吳氏澄曰此因上文司徒升造士而司馬官其材因

及司馬發車甲而司徒教其士之事
芮氏城曰古之教者國學則大樂正鄉學則大司徒自此而外不聞有所謂師非無師也凡官皆師也周禮黨正掌黨之政令教治則黨正即一黨之師州長掌州之政令教治則州長即一州之師下而族師閭胥比長上而鄉遂大夫皆師也自司徒而鄉師而州長而黨正而族師而閭胥而比長凡有治地之責莫不以教化爲事故曰司徒地官掌邦教且非直此也鄉老二鄉公一人每鄉鄉一人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而頒之其鄉是三公六卿皆師而一以司徒爲

法也不變王親視學是天子亦師也故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曰長以貴得民曰師以賢得民後世天子去民甚遠而所謂司徒者惟錢穀之出入是問絕不知所謂教其餘內若國子祭酒外若提督學政下至郡縣學師專尚課文試藝其倜然自謂盡職者亦不過此欲其興仁興讓豈可得哉
姚氏際恆曰此又言司徒與司馬相參之事也但司馬雖任進退爵祿然軍政乃其本職王制所言正似畧豈示治世右文而左武之意與已上言司馬之職
姜氏兆錫曰有發謂師田之屬周禮大司徒軍旅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庶徒之政令是也教以車甲猶所謂習射上功亦尙賢崇德之意也　方氏曰先王設官未嘗不辨亦未嘗不通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是分職而辨之也有發則司徒教士車甲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是聯事而通之也
方氏苞曰軍旅司馬之事也而有發則司徒教之者非徒作其武勇亦聲以禮義使知親上死長也教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意亦如此扑作教刑軍旅而用教刑使秉禮向方之意
任氏啟運曰司徒掌教似主文司馬掌兵似主武而

相通若此故文非章句之迂儒武非跅弛之勇士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由此其選也自文武之途分而文臣多迂武臣多悍天下無全材矣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技其綺反或作伎　贏一作裸力果反
徐氏師曾曰此所謂技兼祝史射御醫卜而言重言射御者因五者而並列之也此皆謂執技之賤人非周禮大祝大史射人馭夫醫師卜師之官也齒列也

仕於家謂執技爲家臣者不然將季路冉有不與士齒乎

姚氏際恆曰此言技人之事不知何屬

朱氏軾曰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者尚武若事君於內雖射御亦不專藉武力貴嫺習巧便已耳重言凡執技以事上者見執技不止祝史數者已也執技論力不言不貳不移可知也不與士齒賤末技也仕于家者一段謂仕于家之執技者不與士齒是事于君者則齒也此又一說記禮者附記于此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承上造士官材之意而及所以

待薄技末職之制也言人而執伎則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故其適四方惟贏出股肱以競射御之類無他事也蓋其自待者如此而下文所以待之者出其間矣　又曰首言凡執技以事上者統詞也又言凡執技以事上者謂祝史射御百工以外之類也不貳則所業彌精不移官恐他職未善不與士齒列者技賤故也然必出鄉乃爾者本鄉猶不忍卑之耳因言家臣而不齒者以類明之

李氏光坡曰祝史等七者之技用以事上此上賢之推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辟婢亦反　刺七智反

蔡氏沈曰簡核其實也苟無情寔在所不聽

郝氏敬曰諸大夫左右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是三刺三訊也比例無正律曰附從輕以防寃雖無寔而罪狀已著直指所應得而赦之

萬氏斯大曰此所謂赦卽下文衆疑赦之者也書罪疑惟輕則所謂赦者特赦其重罪減從輕罪非竟赦而不問也從重者減二等若三等也罪減從輕而曰從重者減等之罪則輕而赦之之意則重也

姚氏際恆曰按刺字從刀以刀削牘書名於簡曰刺三刺者覆按獄辭凡三以求其情其或但有旨意而無核實者不聽也刺之爲殺又別一義自周禮大司寇襲此三刺爲說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而鄭氏引之爲證今按王制三刺使果如其訊羣臣諸說備有不自疏明之理且刺與訊又絕不同周禮以刺爲訊甚屬乖異然終以刺字無著落則曰聽民之所刺宥旣以刺爲訊又以刺爲殺何周章至此耶說者曰刺而謂之訊者訊之然後刺故也夫所謂訊者

必慮其中而聽之凡刺與宥皆先無所主方可豈可先以刺為主乎且其于司刺職則直云壹刺曰訊羣臣矣則又豈物訊之然後刺乎繆亂如此而鄭注王制必以周禮實之千載人羣相信從無有疑而辨者良可嘆也　又曰無簡不聽本呂刑語附從輕赦從重亦本尚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及省災肆赦之義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刑禁之制也司寇周禮刑官也辟法刺殺也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而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三典謂新國用

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也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必三刺者聽民之所或刺或宥而乃可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也旨意也若有發露之意而無簡覈之迹則聽決難矣於是附而入之則從輕赦而出之則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也此首言刑罰之大旨也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識異言洪範之六曰司寇也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鄭郵與尤同

陳氏澔曰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

姚氏舜牧曰郵遞也謂五罰以次遞降言制刑者不可私執已見必以天理自然之序斷之使刑罰之差等適合于其事之輕重也

萬氏斯大曰郵傳行書不留滯論罪者事至卽決如郵之行書不使留獄故曰論郵

姚氏際恆曰卽天論卽臯陶謨天討有罪及呂刑非爾惟作天牧之意麗于事卽呂刑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之意　又曰鄭氏曰郵或爲則論或爲倫亦近是但於下父子君臣義複郝仲輿以天字句絶亦非

朱氏軾曰論作倫理也卽天論者用刑必依乎天理之公也郵作尤過責也麗依也就事論事也

姜氏兆錫曰制斷也五刑呂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周禮謂野刑軍刑鄉刑與官刑國刑為五刑此言施於其地者各有不同耳卽合倫理也尤卽呂刑五過罰卽呂刑五罰也天理至公無私凡斷五刑者必酌而合之卽有過罰皆於事附麗而當其宜也蓋呂刑所謂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如此正言之質也平也

方氏苞曰郵如字置郵傳命遞相歷也罰之輕重上

下必遞考之如郵之遍歷使與所犯之事相附麗而後可斷也

齊氏召南曰郵即尤字古通用詩賓之初筵曰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國語曰夫郵而效之罪又甚焉漢書中以郵為尤甚多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意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姚氏際恆曰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為一義必

察小大之比以成之為一義比猶例也所以比例成獄與上義不蒙然郤聯下節此已以成之下曰成獄辭是也自孔氏誤解以為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赦當必察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夫既已赦之矣又云不可直爾而赦當必察按云云以誤解書之故而立意殘酷使人遵其言而用之其不造禍於斯民甚矣諸家多仍其誤惟陳可大曰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往非公也其說與上不蒙得之

朱氏軾曰人之所以為人恩與義二者盡之矣五刑之屬三千皆為無恩無義者設君臣父子特舉其大耳以是二者權衡所聽之訟而定其刑刑無不平矣然同一背恩違義而事有輕重情有淺深又不可不虛心慎重以別之別之如何悉其聰明以求之致其忠愛以孚之如是而後人不能欺亦不忍欺而輕重淺深無不各得其情所謂意論慎測者此也如此而猶有疑焉與眾共質之眾疑則赦之其無疑者察其大罪比以大刑小罪比以小刑以成獄詞而遞告焉大小即輕重淺深無疑而猶察者察其合于何辟也

此節論聽訟之法史正司寇三公之聽皆然

姜氏兆錫曰原親如父子相隱而直在其中之類立義如不避艱險其愚不可及之類二者人倫至重故特舉以見其當權也其犯雖同而輕重淺深不同者皆不可不別又必明視審聽而察之辭色之間忠愛惻怛而體於意言之表然後情無不得而盡也汎廣也疑則廣詢諸眾眾其疑則宥之矣比猶例也其不疑者小罪有小比大罪有大比察而成之故無往非公也

方氏苞曰輕重曰序制刑之差也淺深曰量犯法之情也比如呂刑上下比罪之比法無明條則或上或

下比附而成之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所以輕重深淺事與罰得相麗也自晉鄭制刑秦漢造律意論愼測無所用之而吏胥假律例以售其姦典獄者莫能正矣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楊氏時曰三宥者天子之德制刑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執周禮謂正爲鄉師之屬棘木爲左右九棘之位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解此三又皆非也正何以知是鄉師之屬周禮左右九棘附會此棘木之下爲說也又當作宥是已三宥卽如文王世子所言三宥之意不必定以三事寔之且其以爲不識過失遺忘尤有可議王制所言是聽訟察小大之比成獄辭以來史以成告於正正以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以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三公又告于王如此詳愼豈尚有不識過失遺忘之淺顯易見者而不知宥直待王始宥之乎周禮之誣說不可用明矣使三剌三宥果皆如周禮所言王制何以隱而不以示人卽不明于此亦當明于後如六禮七教之類乃必待周禮一一詳釋之則又是禮記爲經周禮爲傳耶可笑也　又曰究之三宥之說亦有可商先王行法以誠實爲主疑獄合宜詳愼再三至於果有確當其罪無可疑者亦豈必如是乎是徒爲虛文而啟人主市恩於已委過於下之心矣

姜氏兆錫曰成定也謂責取其辭已定也史掌文書者正謂士師之屬棘木之下外朝之卿位也參聽之者復與司寇正其平之也宥寬也周禮一宥曰不識

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必如此而後行刑者君爲愛下之仁臣有守法之義也此上三節總始終該本末極言正刑明辟之用而下因結言其意也

方氏苞曰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疏云鄉師不掌獄是也然合鄉士士師而曰鄉師則辭不當律疑註本鄉士而傳寫誤師耳蓋正掌鄉獄者鄉士正掌遂獄者遂士也士師則與大司寇共聽者本文云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則不得以士師爲正故獨以鄉士遂士等當之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

故君子盡心焉
歐陽氏修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
如是而後謂之盡心
張氏栻曰孟子言生道殺民雖死不怨蓋先王明法以示民使民知所趨避固生知之之道也至民不幸犯法而加辟以遏止其民是亦生道而已又況乎哀矜惻怛藹然存乎其間生意未嘗間斷也後世嚴刑峻法固不足道卽有得情而喜與果於疾惡之意一毫以萌則失所謂生道矣
馬氏端臨曰唐虞三代之赦或以情之可矜或以事之可疑或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臨時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也後世大赦則殺人不死傷人不刑盜賊姦宄不詰而赦遂爲縱惡長奸之門矣
姚氏際恆曰輕無赦卽無輕赦乃倒裝字法謂輕易爲赦則民多犯法故不可也若云雖輕不赦其言則峻刻矣
陸氏奎勳曰侀當作型謂範金合土一成不易也
姜氏兆錫曰輕無赦者立法之意所以使人難犯也侀形體也刑之爲侀猶人之有體也體一成而不變獄辭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矣故君子之心無不

盡而至刑則尤盡者凡以體立法之意而慎用法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邵氏淵曰數者似與殺盜殊科罪不至死然蠹民之害於是爲大故不以聽而直誅之聖人防微之心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刑故無小之例也或分散言詞破壞法律或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罔惑人心是皆足以亂政更若淫聲非先王之法音異服非先王之法服奇技非先王之法行奇器非先王之法物以至行雖僞而堅不可攻言雖僞而辨不可屈學雖非而涉獵甚博非旣順而文飾甚澤又或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而肆爲之詞是又皆足以疑衆也凡此亂政之類一而事有三疑衆之類三而事十有一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爲迹似小而其害寔大也抑又按上言君子盡心於刑者愼刑之總例而此言四誅不以聽者正刑之特例且所謂不以聽者亦謂獄成之後如正與司寇三公之屬不必過加審聽耳夫治獄無不以聽者況殺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三 王制

八哉學者詳之
朱氏軾曰析剖碎劃裂也亂變易也律令有文詞析之則律破法度有名目亂之則改作
陸氏奎勳曰與孔子誅少正卯者相似愚謂孔子本無此事家語因王制而緣飾成文耳
任氏啟運曰劓刑椓黥本出蚩尤而三代因之不害爲仁者教化明而刑罰當也自漢文易肉刑以笞降死一等即笞似爲過輕而笞重者反致死更爲過重進退兩無據焉隋文制死刑二流刑三徒刑杖刑笞刑各五歷代因之可謂有輕重之差矣而民或無所

措手足者養之無道教之無素而法吏又以私上下其手也有冢宰之足民食司空之安民居司徒之節民性興民德而又有司寇之正刑明辟其庶幾乎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中去聲
方氏慤曰首五事禁民之不敬次四事禁民之不法次二事禁民之不儉末三事禁民之不仁
李氏覯曰理財之道去僞爲先姦僞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愚民見其利將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物無用則國不實下去本而上失寔禍自此始矣至於侈靡雖不能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之謂也
姚氏舜牧曰聖王制刑以遏惡又設禁以防奸禁于

未然則不陷于刑矣故因論刑并及之
姚氏際恒曰命服不粥于市則他服可粥矣云五穀不時果食未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則時熟中殺者可粥矣又云衣服飲食不粥于市不可曉孔氏以爲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言此爲飾說耳已上言司市之職
朱氏軾曰兵車田賦所出車也姦色另是一種豔異之色也若紅紫爲婦人女子之服可不禁也衣服飲食蒙上服器謂不止玩好之器不粥雖以錦文金玉爲衣服及飲食之具亦不得粥也

姜氏兆錫曰此因刑而言禁也赦小過者仁也此雖過不赦者所以齊衆之不齊也義也若妄赦則人輕犯禁而不齊矣蓋刑以救於已然者嚴而寬禁以過於未然者寬而嚴也金璋謂以金飾璋考工記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是也圭璧金璋獨言有者非民間所易有也五者或慢君或褻神或玩軍皆以禁民之不敬也用器謂凡日用之器戎器不粥而兵車得粥者古者巨乘出車賦也度廣輪之度數升縷之數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四者皆以禁民之不法也成猶造也以錦文珠玉造爲器也造服食

爲市亦長人淫靡矣二者皆以禁民之不儉也五穀不時以下三者皆以禁民之不時也四條其十有四事凡以齊衆而同風俗也關者禁上門也譏關則郊門城門在其中矣周禮司徒之屬有司門司關也譏察也劉氏曰凡上所當禁者雖治以司刑司市之屬然不有以譏察之則倖免者衆矣故令司關執以譏也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識異服異言二者尤上文諸禁之外所加嚴也

李氏光坡曰衣服粥于市則縫衽不事飲食粥于市則男饞女惰好衣食而自游則殺越取貨訟獄滋豐並行天下見有此俗矣

方氏苞曰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何既曰凡作刑罰輕無赦又別出此條其事各異也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刑也圜土嘉石所收罷民及書所稱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者罰也士師以五禁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于朝書而縣以門閭則此記所謂執禁以齊衆也過者怠慢而違禁尚未麗于刑罰也各隨其輕重而懲之無赦則習而陷于大惡者必漸少矣　又曰此數條不粥同而所以不粥則異圭璧金璋天子

所以命諸侯也粥於市則委王命於草莽矣寄公之子孫無所用之則以獻所寓國君或遺兄弟婚姻之邦俾以其聘享亦所不禁但不可粥於市耳車服君所命也宗廟之器君所以隆其祖考也粥之則辱國與親莫大焉即終見廢退不敢復用亦使子孫收藏之可也大夫雖用索牛不得如天子諸侯有養獸之官然必前期求索毛體完善者異其牢棧豐其芻豢旬日而後用之若旋取于市是儕神饗於生人之膳羞也且祭以犧牲必有田祿者也牲不夙具得非苟簡于追養乎故禁其粥所以使用牲而不預備者知

所恥也戎器非弓矢之比故戈戟必出師而後授漫陳於市近於不祥士大夫休老而無賦於軍行則以假其同官卒伍則與比閭交易可也戎器不粥而兵車得粥者古者家不藏甲而大夫皆有賦乘周官士大夫之兵器司兵司戈盾臨事授之卒伍之兵器小司徒率其屬以歲時簡稽故不得私粥若大夫中廢或既沒所有兵革不聽其粥則棄于無用故無禁也

又曰衣服飲食不粥于市防民之偷也

任氏啟運曰周禮太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以供王膳服是固未嘗無所取也然取者市宅之稅與貨之

不出於關及財物之犯禁非物物而稅之法之不建而惟賄是聞其不至爲暴者幾何哉

齊氏召南曰注賴疏而顯据疏則鄉與師分讀地官鄉師職雖有掌其刑令糾禁聽其訟獄之文知鄭必不誤引者以下節注周禮鄉師之屬云云直引秋官鄉士及遂士縣士朝士職也　又曰按周禮太宰九職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金曰貨布帛曰賄賈疏曰王制云錦文珠玉不粥于市此商賈得通之在市者彼据珠玉有錦文者或彼異代禮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大音泰惡去聲齊音齋

陳氏澔曰周官大史典歷代禮儀之籍國有禮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禮之儀并奉所當知之諱惡以進天子重其事故齋戒以受其諫諫猶教詔也

王氏明齋曰周禮小史詔王之忌諱與此奉諱惡同蓋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即吉而忌凶王之忌諱莫如惡若地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先王之死日名諱則孝子慈孫自不忍忘不得詔矣

朱氏軾曰按下節鄭注云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所當改爲也愚意此節亦是歲終所奏大史平日記王言動之善惡于簡歲終則執而奉進諱惡者不善之

舉人情所諱言惡聞也奉不獨諱惡者言諱惡者所重在是蓋以諫也天子受諫句陳氏集說接諱惡下爲一節似當

姜氏兆錫曰此因上冢宰至司冠各職而終及君臣之受諫受質者以結言之也大史禮官宗伯之屬典猶掌也其職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祭祀會朝讀禮書而協事執以詔王而其屬小史掌詔王之忌諱此所稱典禮執簡記者即其所執讀之禮書奉諱惡者即小史所詔廟諱忌日之類蓋統詞也稱齋戒受諫者重之之詞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成歲事制國用在此上下全無所屬按周禮大史職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則此一經當在不覆巢之下冢宰制國用之上蓋文承巡守師田之後言大史秉禮從王正與周禮合下文則因王受教諫而及百官互正當否之事以起下文冢宰制國用之端也又按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以禮籍入註云禮籍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適諸侯正巡守征伐之事又其証也

方氏苞曰受諫即受簡記中所列之儀法所避之諱

惡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親立于澤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春秋傳申之會楚子使椒舉侍以規過猶古之遺法

齊氏召南曰按此註依注疏爲司會節引首與下冢宰齋戒受質三官齋戒受質百官齋戒受質正是一例但經文明云受諫下文會計歲用非諫也故宋儒以此句上連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之下

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齋戒受質

姜氏兆錫曰司會治官冢宰之屬成謂歲計也質正也其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會邦財邦治以詔王及冢宰故歲將終則質正其歲計於天子而冢宰敬受其質也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

姜氏兆錫曰市周禮謂之司市司徒之屬也司會所質冢宰既受之矣此樂正司寇司市之三官各以其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教受之如冢宰之於司會矣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姜氏兆錫曰於三官者百官卑不敢專達故曰三官以達於司徒司馬司空而爲之質天子受而平之還報於下而百官亦祇受焉蓋君臣上下莫不一於敬也休老勞農三王之道一張而一弛也成歲事制國用即前文歲杪制用之意司會所謂會邦財者此也而其所以會邦治者固無不備其中矣故以畢歲會之始終也　劉氏曰六官質成獨不言大宗伯者蓋宗伯行禮天子六卿皆在無可歲會者惟其屬大樂正教國子凡一歲之費用當質正之耳石梁王氏曰大史典禮以下至此與周制多異同夏殷亦無考愚

按此章與諸經互異處註亦歸之夏殷故王氏及之也今考自冢宰受質而外其司樂司寇司市三官質成于天子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受質而凡百官受質成亦惟三卿以其成質於天子者此漢世誤以周時侯國三卿之制爲天子之制故漢初立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而漢儒亦不考而成書也疏云左傳杜洩謂季孫云吾子爲司徒叔氏爲司馬孟氏爲司空則司徒司馬司空侯國之三卿也崔氏云周制侯國三卿立司徒兼冢宰立司馬兼宗伯立司空兼司寇也吳氏云周侯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卿則司徒也

其下大夫二人如王之小宰小司徒亞卿則司馬也其下大夫一人如王之小宗伯下卿則司空也其下大夫二人如王之小司寇小司空侯與王異者此也書牧誓立政二篇所述司徒司馬司空乃周先世爲諸侯之制漢初以其爲周天子之制也而建官與說經乃交受其誤矣學者推此三說則不但鄭氏王氏可無疑於本章卽劉氏亦可不爲此解而凡全篇之駁雜者不又可明其意乎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司會一歲之計要于天子而先之冢宰非也觀下文司徒司馬司空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則司會所質乃徑達于天子明矣冢宰齋戒受質者天子省之而復下於冢宰使聽決也三官以其成從質于天子者總司會而質非因司會而達也司徒司馬司空齋戒受職者亦復下使聽決也又謂六官獨不言宗伯爲無可歲會亦非也司會曰歲成計要也周官司會職所謂以歲會考歲成也三官及百官第曰成乃治狀非財用之計也周官小司徒所謂考屬官之治成也冢宰歲終會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所謂受其會卽司會所考之歲成也所謂正其治乃百官之治成也謂宗伯無可歲會是以百官

三官所質爲用財之計也誤矣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特以其成質於天子者人材之成敗刑獄之多寡百物之豐耗尤天子所當留聽也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者百官所治各有定式或其事細微故先之三卿三卿先自聽決而後總質於天子不每事以煩天子之聽也此三官卽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也大司寇以六官之長而與樂正司市同質其成天子受之以下於司徒司馬司空而不使參決者刑獄至重司寇所聽不復使自決之欲參伍出入以得其情寔愼之

至也司寇以獄之成獻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意亦如此宗伯無所質亦不受百官之質者國子之進退則樂正主之其餘所涖禮樂之事無可質者又秩宗之職惟寅惟清不宜以他事紛擾其心故百官之成亦不使聽也百官之成不關於冢宰者冢宰統衆職不能一一致詳故先之三卿使聽決而後冢宰正焉小宰職所謂歲終令羣吏致事冢宰職所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是也

任氏啟運曰姜說甚明然則多爲鑿說者皆不必矣

陳澔曰君臣上下莫不齋戒以致其敬以天工天職

不敢忽也然後食饗以休老蜡飲以勞民皆樂今歲之中飭國典論時令以成歲事量入爲出以制國用復慮來歲之始其憂勤無己可見矣按考績之法雖統于冢宰然特其綱而已周禮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之治成小司寇歲終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小司馬司空文雖闕而卽是以推則長無不考其屬可知宮正會其行事內宰稽其功事則屬又無不考其下可知下各考其屬故寡而難欺冢宰提其綱故簡而有要也

李氏光坡曰疏解三官則司徒司馬司空非上樂正等之三官也一說百官位卑不敢專達故但質于三官三官達于司徒司馬司空而爲之質于天子

陳銓問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註言百官質于三官三官達于司徒司馬司空云云夫天子之五官司寇與司徒司馬司空等耳豈司寇三官不能竟達于天子而必假於司徒司馬司空乎 世駿答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卽上所謂三公也三公主分九卿列兼羣官故三官不能自達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三終

浙江書局重刊

吳道堪校

戴克敦校

樊熙校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王制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食音嗣

輔氏廣曰修者周人總三代之禮而兼取其善者以爲一王之禮也

熊氏安生曰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四也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總爲七也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案饗禮酒淸人渴而不敢飮肉乾人飢而不敢食安得兼燕食二禮春人所云米亦其之歸于其館耳

董氏文驥曰周人養老兼饗食燕之禮一日而相因天子袒而割牲是用饗之體薦以爲折俎也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正饌庶羞經所云饌是用食之正飯加飯也酒正供酒無酌數先設醴齊經所云省醴是用燕之脫屨升堂修爵無數也陳氏云食醴酳用醆而

用酒優老也燕禮宰夫爲主而此親執醬饋自爲主人正饌兼三牲不惟用狗詩云肥牡肥羜此言珍具則備八珍燕禮旅卿大夫而後升歌笙間鄉飮歌備而旅酬此登歌下管而後于旅也語所謂悟史乞言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樂舞勺此笙歌淸廟下管象舞大武矣天子諸侯侑食有樂他食禮無樂此割牲饋食先有樂舞以侑食而旅酬無算爵之後又有樂舞無算以侑酒管重于笙大射祭享用之燕不當用而此用之優老也享元侯賓入門而奏肆夏二王後相見不歌文王而歌淸廟此俱用之優老也舞動其容而曲隨之此舞大武則堂亦歌勺賚桓之詩矣饗有酬幣食有侑幣燕有好貨禮兼饗食燕則宜亦兼有之矣養老禮散見諸篇集而言其畧如此

姜氏兆錫曰此章申言養耆老恤孤獨之制也養老有四三老五更一也死事者之父君祖二也致仕者三也庶人之老四也一歲凡七行飮養陽氣則春夏食養陰氣用秋冬四時各一又凡大合樂必養老故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及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皆養老通前爲七也燕禮者一獻旣畢皆坐飮

以至醉禮凡有二一燕同姓二燕異姓也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獻畢而止禮有四諸侯來朝一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二也戎狄之君若使來三也享宿衛及耆老孤子四也食禮者酒雖設而不飲以飯爲主也禮亦有二大行人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及公食大夫之類謂之禮食其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則謂之燕食也兼用者春用虞燕夏用夏饗秋冬用殷食周尚文故也饗食於廟燕於寢春秋傳享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也此首言四代養老之制之異也

任氏啟運曰燕禮有二一同姓則夜飲異姓則讓而止饗禮有四上公九獻其牲體薦立而成禮亦有飲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其牲折俎其酧依命數亦有飲食戎狄來坐諸門外體委與之若其君則與中國子男同禮饗宿衛及耆老孤子無酧數以醉爲度食禮有二一禮食一燕食養老更致仕用正燕正享正食養庶老及死事用異姓之燕折俎之饗燕食之食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朞不從政所謂養耆老以致孝也繼于司寇文後秋養耆老故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劉氏彝曰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始與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賜饋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則君就行焉

孔氏穎達曰此言子孫爲國死難而王者養其父祖盧王等以養於鄉者不從力政養於國者不與服戎皆庶人之老非鄭義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國爲國中小學學爲大學者因下文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遂附會上

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而因以此國爲國中小學學爲大學也不知右學左學絕不合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之文而小學大學又絕不合養于國養于學之文皆牽合無謂且此文明分國與學爲言豈得謂國亦爲學乎按養于鄉養于國猶杖於鄉杖於國之義養于學即下文養於庠序學膠諸義耳

姜氏兆錫曰鄉謂鄉學國謂國中之小學學謂大學達自天子達無隆殺也養自五十始者始衰故也八十與無目者雖君有命但足一跪首再至地以備再

拜而已九十則又使人代受不必親拜矣此次言五十以下受養之異數也

方氏苞曰五十養於鄉乃鄉遂都家公邑庶士之老也（知非庶民之老者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黨正縣正之類屬而飲食之故曰養于鄉也六十養於國七十養于學則朝士大夫之老也黨正縣正以上之老宜附焉其庶士雖至六十七十仍宜鄉之大吏州長遂大夫主養之不言者五十且養則過此不待言矣朝士之五十者無文何也祭祀賓射凡士之與執事者皆賜爵有薦俎至于煇胞翟閽無遺焉又何事特聚而飲食

之哉庶氏之老則引年者是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州有序所謂鄉學也五十者家一人亦萬二千五百州序能容之乎即置遠縣邑國中及郊外六十者亦不可以數計國中小學能容之乎此于經傳雖無明文而以理測之決知不然也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朱氏軾曰常珍常亦珍也

姜氏兆錫曰粻糧通異粻者與少者殊也宿肉者以隔日備也貳膳者有副不缺也常珍者凡食皆珍也不離寢內則所謂有閣也從隨也此推言五十以下常養之異物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

陸氏奎勳曰孔疏歲制者爲棺時制是衣物難得者月制是衣服易得者此亦強分當謂七十而未制須以時制八十而未制須以月制蓋送死之具視年加意也

姜氏兆錫曰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服用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時制其易得者一月可就故

月制九十則棺衣之屬皆具無事制作但每日檢修之而已絞以束衣紟單被也衾大被也冒以覆尸冒以韜尸四者並詳喪大記死而后制物易成不逆爲也此因言六十以下時日之異備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姚氏際恒曰此與孟子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之文不同非人不煖之人當買之人子與

姜氏兆錫曰此又因言五十以下飽煖之異宜也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

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伏生書傳曰以此爲文王之政春子述樂正子語告
齊宣王
姚氏際恆曰九十天子有問方性夫曰前言巡守之
禮曰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
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有爵者故其禮爲殺此之所
言則天下之老惟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爲備按此說
亦未悉此所問者問其道德及政事彼所問者但問
其年耳非僅謂有爵與無爵也
姜氏兆錫曰杖以扶衰始衰故扶也巡守就見有年

者泛言庶老也此就見九十者蓋指有爵者與祭義
八十君問則就之亦此類也以珍從者往致尊養之
義也此又因言五十以下杖履之異節也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姚氏際恆曰告存謂每月遣人告問而撫存孔氏謂
告問存否非也
姜氏兆錫曰俟待也入至朝位君出揖則退不待朝
畢也當致仕而不得謝故禮如此告猶問也每月使
人致膳告問存否也秩謂常膳也日使人以常膳致
之矣此又特言七十以下國老之有加禮也

齊氏召南曰按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注引
此文賈疏曰謂日月有秩膳即此經秩酒是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
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音預齊音齋
許氏愼曰漢制二十三而役六十五而免
季氏本曰老者之役止於五十其曰六十不與服戎
謂不得已之兵變非謂軍旅亦至六十而始免也祭
義王制二條可正鄉大夫六十六十五皆征之失許
愼謂五經說皆不同無明文可據夫祭義王制之言
五十即文王所謂老者非可據之明文乎

姚氏際恆曰五十不從力政其義是周禮鄉大夫國
中以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
之此苛政不可用也又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則未
六十即不與服戎矣其說不同陸農師曰祭義五十
不爲甸徒即此所謂不與力政雖不爲徒猶以爲士
是未免服戎之事也此曲說
姜氏兆錫曰力政力役之征服戎兵戎之事也齊註
謂齋戒也八十不齋則不祭子代之祭矣喪則喪服
也或謂齋喪爲齊衰之喪八十或有親喪必執之齊
衰以下則不及也按曲禮七十已老而傳不至八十

始代之祭且八十或有親喪豈樂不及乎或說爲是
方氏曰事之常者五十已不從其變者六十然後不
與也從者力從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及者旁加之
也謂非特不能從與於事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以
其老甚故也此又類言五十以下凡老之無苛禮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姚氏際恆曰五十而爵與曲禮艾服官政同或以爲
士或以爲大夫也鄭氏必謂命大夫者以王制爲殷
法殷則士無爵故也不可從不親學或謂不能備弟
子之禮或謂以前未學至六十始親學既矣故不親

學二說未知孰是
姜氏兆錫曰爵謂命爲大夫也不親學以不能備弟
子之禮致仕以不能勝職任之勞有喪唯服衰麻而
已禮節皆所不責也此亦上文之意但指國老而言
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
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
西郊
陳氏澔曰養老必於學以其爲講明孝弟禮義之所

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
上西或上東按鄭註惟此數語是其餘之說皆附會
前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之文也其註小學
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曰殷之制又附會此處
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之文也何以見
之其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此本大學在郊爲
說也其云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此本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爲說也蓋以云虞殷同制也其
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此又反大學

在郊爲說也其云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
周立小學于西郊此又反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爲說
也蓋以爲夏周與虞殷異制也後世鄙儒見鄭此等
之說以爲康成去古未遠其言典制必有所據而遵
信之即有心疑其非者然亦不得究其說之所從來
則亦姑置之今爲摘抉其根柢以見鄭之執禮解禮
其武斷欺世如此鄭又謂或貴在郊據本文惟謂虞
庠在國之西郊初未嘗以爲貴則其妄亦可見矣又
謂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其云周之小學固非
其云有虞氏之庠制亦非也豈有大學爲東膠而反

以小學法有虞氏之庠制乎此必謂周養庶老之地適在昔日虞庠之地其虞庠之地在國之西郊耳又曰此外別有解者又有二家陸農師曰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于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于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于小學而已按王制無養三老五更于大學之文何以知其皆爲小學此臆解也郝仲輿曰上庠國學下庠鄉學夏以東序爲國學西序爲鄉學上左也殷以右爲國學左爲鄉學上右也周建東膠于國東爲國學建庠于西郊爲鄉學亦尚左也此說雖近是然亦無徵未敢以爲必然耳

姜氏兆錫曰養老必于學以其爲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國老致仕之老庶老庶人之老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于小虞虞之上庠殷之右學皆大學也在西郊虞之下庠殷之左學皆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夏周反是夏之東序周之東膠皆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夏之西序周之虞庠皆小學也在西郊此獨言虞庠所在省文也

方氏苞曰國老卿大夫之老也庶老庶士之老也庶人之老及死事者父祖則有司各就其地養之引年之政是也若並養于學則無地以容其席位先王制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士爵卑則朝不坐燕不與五十養于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于鄉皆謂士大夫於學校設與臺席位而天子諸侯親與爲禮非所以示民也

任氏啟運曰按建學之制諸侯互異鄭氏謂虞殷太學在西郊小學在王宮之東夏周太學在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朱氏謂諸侯小學在內太學在外天子大學在內小學在郊陳祥道東西如鄭說似皆以大小對舉爲二學矣然鄭又謂鄉學如虞庠似大小皆國學與鄉學而三陳又謂周之大學成均居中其左

東序亦曰東膠曰大學所以養老其右瞽宗亦曰右學曰西學所以祀先師先聖似周之太學又有三與小學而四矣劉敞謂周辟廱居中北爲虞學東爲夏學西爲殷學是周之太學又有四也孔氏謂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賜則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立三代之學是周諸侯有一學二學三學之不同而天子必四學也陸佃謂辟廱周學居中成均黃帝學南上庠虞學北東序夏學東瞽宗殷學西是太學又五矣愚考易太初篇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是四學必近

在一地而不在四郊大戴禮云帝入東學尙親而貴仁入南學尙齒而貴信入西學尙賢而貴德入北學尙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賈誼引禮亦云是四方有四學而中有太學爲五也皆總而論之小學大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而國學之在四郊者亦時名小學則以對成均之最大而言也人生八歲皆入小學天子小學在虎門之左王宮之東卽東宮之地天子之子入焉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不在東避天子也諸侯之子入焉大夫士庶之子各入其家之塾是天子諸侯之小學各一而大夫士庶之小

學無算要各就其近者居之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八歲入四學之小學則太遠而不情若謂及士庶之子同此一小學亦大雜而不類矣及其十有五年則所入者皆謂之大學五百家爲黨黨有序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是也士庶之大學在此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萬千二百家爲鄉鄉有校卿大夫之子及士庶之由庠而升者入焉皆鄉學也自鄉而升乃入四郊之國學諸侯之國無州序而國學或一或二或三要皆在郊亦名鄉校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民之俊秀自黨庠升者皆入焉學成卽任

大夫士之官而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亦取諸地故曰諸侯之大學在郊將出而效之天子也天子之制則校學四郊各一東之前爲南學曰東膠周制也養致仕之老于此東之後爲東學曰東序以法夏養三老五更于此西之後爲北學曰虞庠以法虞養庶老於此西之前爲西學曰瞽宗曰右學養死事之老于此夏周貴左虞殷貴右各用其所尙而左陽貴故養國老右陰賤故養庶老左陽仁故養老更右陰義故養死事之老也蓋教士之法至周而詳六卿六遂之所升旣衆而千八百國歲貢士于天子一國學不足以

容故各就其方居之大司徒掌其教三年大成乃升于成均之太學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賢才入而用之者指此非八歲之小學在郊也若尙書大傳所云使公卿之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太學者此卽郊學國學之分非公卿大夫士子八歲不入小學必至十三始學也而成均一學亦備四國之名規制略如明堂中一區曰太學卽太廟太室之地其東曰東序卽青陽一區南曰東膠卽明堂一區西曰虞庠卽總章一區北曰瞽宗卽玄堂一區而雍水四周其外故又曰辟雍天子之

學以辟雍爲重諸侯雖或兼異代而要以周學爲尊
故半辟雍之形而曰泮宮也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及郊學所升皆在此所謂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皆指此若天子
年少如太甲成王亦學於此則太師太傅太保三公
少師少傅少保三孤莅之不僅受教于樂正故天子
自旦至夜一日而周四學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亦
以成王與伯禽俱學於此也天子常視學于成均祀
先師先聖于西學養老于東序特視學於明堂郎以
總章爲西學靑陽爲東序巡狩朝諸侯於明堂而率

諸侯祀于太廟食老更于東學祀先賢于西學則又
郎明堂爲大學爲成均故蔡邕謂淸廟明堂辟雍一
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冔火羽反
陳氏澔曰夏玄冠緇帶素韠白舄
姚氏祭恆曰鄭氏曰夏尚黑而黑衣裳殷尙白而縞
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鄭欲强合上脩而兼用
之之文故爲此說但據朝服或是素裳而玄端則玄
裳黃裳雜裳爵弁亦纁裳周人何嘗皆用素服乎謂
夏黑裳殷縞裳尤武斷　又曰按記文但言衣不必
增以裳然以玄衣論之當是纁裳何也記文云冕而
祭玄衣而養老則此爲冕服衣以象天故用玄服以
象地故用纁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纁赤黃色閒色
也鄭注周禮司服亦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此之
證彼以不合素裳之說故隱其冕服而用朝服爲說
耳
姜氏兆錫曰皇收冔皆冠名深衣白布衣也其制深
邃故名深衣也燕衣黑衣也燕飲服之故名燕衣也

縞生絹素色制如深衣故得本名也玄衣一名緇衣
六入爲玄七入爲緇故亦可通名也夏尙黑衣裳皆
黑殷尙白衣裳皆白周兼用故玄裳素裳此又言四
代養老之服之異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
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
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
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政同征
方氏慤曰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
徙故王政恤之

姚氏際恆曰引爾雅陳也謂陳其年數如八十九十分別而存恤之也又曰按以上言養老之政可謂詳悉矣然猶是枝葉耳孟子曰西伯善養老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此養老之根本也

朱氏軾曰引引重也凡養老必兼年德然所重究在于年故雖庶民中無德之老亦必復其子復其家使之得所養焉廢疾以下因言養老而類及之

陸氏奎勳曰漢代有徙民之法以之屬周說皆不合

姜氏兆錫曰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故待禮畢卽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也此又通言三王

養老兼引年之制之同也政亦謂力政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蓋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皆王者所宜恤也疏曰將徙於諸侯者謂王畿采地之民徙於諸侯自諸侯來徙者諸侯之民徙於王畿采地也故周禮旅師新甿之治無征役鄭註引此爲證也王肅及盧氏謂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矣愚按將徙不從政謂舊國之政來徙不從政謂新國之政凡有將徙卽有來徙義互見也此又因養老而泛言老者之類也

方氏苞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註謂庶人之老衆多當校其年以行復除疑復除之外尙有恩賜如漢法百戶牛酒之類至死事者之老孤其有爵者君親饗之周官外饔職邦饗耆老孤子是也庶人則有司各就其地饗食之記云春饗孤子秋食耆老是也庶民之老之有德行者則當附鄉遂庶士之老而地有司饗食之

謝得清問王制將徙于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舊說主民一說主出仕退仕請問從何說爲當集說未有明斷豈兩說可並行乎

舊說又云諸侯地寬役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豈先王立制亦有以貪誘民者乎然此皆主民者也若主仕三月與期不同之故又當作何解　世駿答曰疏云周禮旅師云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註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盧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愚按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是也從諸侯退仕大夫春秋中無此事則主民說爲長且既云從政則

力役之事也民有力役士無力役也益以知王肅
及虞氏之說不可據令人貪慕此亦末世之法王
制出於漢文帝時則尤難以先王之制律之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
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
者也皆有常餼
姚氏際恆曰此取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語天民猶
天下之民
姜氏兆錫曰此乃言恤孤獨之制也常餼謂餼稟有
常也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以其器食之所謂恤孤獨以逮
不足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姚氏際恆曰此取國語八疾爲說荀子五疾亦同
陸氏奎勳曰約晉語胥臣所對八疾而爲文觀優旃
之呼陛楯郎則侏儒亦苦秦法矣
姜氏兆錫曰此因言矜疾苦之制也瘖者不能言聾
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躃者兩足廢斷者支節脫絕
侏儒身體短小百工衆雜技藝也器猶能也六者各
以所能受食如國語戚施直鎛籧篨蒙瞍侏儒扶廬

蒙瞍修聲之類是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
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
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高氏愈曰道路之行飲食之際莫不有尚齒之禮
萬氏斯大曰註云道中之塗是已然必左右皆一定
往來悉由之男女方不雜竊意塗之從者以西爲右
以東爲左塗之橫者以南爲右以北爲左如舊說則
往之男與來之婦遇來之男與往之婦遇不病雜乎
朱氏軾曰輕任六字當在提挈之下任卽提挈也不

得已而分其偶然也
姚氏際恆曰徒行出論語遂生出徒食妙
姜氏兆錫曰此因言遠男女之制又推言尊耆老之
義也凡男子婦人同出一途者男子常右婦人常左
爲遠別也父之齒兄之齒謂年與父若兄等者朋友
謂年相若者隨行隨其後也雁則並而稍後不相踰
蓋並行而齊也皆輕者并而獨任皆重者分而使輕
不提挈則輕重皆無任矣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
徒食謂無菜而食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
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

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愚按由方氏應氏二說推之此雖言養老之意而選賢舉能之典爲親敬長之道一道同俗之化無不畢具蓋即此一端而王道之成益見矣學者詳之

齊氏召南曰按註以黨解徒是隨衆其行隨衆相食之意孔疏未有明文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以空解徒較鄭爲勝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不徒食則禮讓成孝弟中王道四達此一道德以同俗之成效極致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

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億於力反

陳氏澔曰方千里則一百箇百里之方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

姚氏際恆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取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之文已下以開方之法推之十里爲百里是十倍也九萬億畝當是九千億畝舊說是

陸氏奎勳曰皆覆解前文其詳於建國分田制祿者蓋本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意　又曰漢儒乘以十倍故訛九千億畝按開方之法自一里至百里皆用百倍乘之而四隅缺額另當相準試以百畝之田計之四隅缺二百五十六步則減田二畝半有奇孔疏及陳氏集說於後文周尺漢尺之分算法亦未細密

姜氏兆錫曰九萬億畝陳本定作九千億畝誤文也此章推言井田封建之形體以申首章班祿之制也方里謂長闊各一里也蓋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步畝百爲夫是長闊各一百步夫三爲屋是長一百步闊三百步屋三爲井是長闊各三百步通計田九百畝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以下倣此十萬

曰億九十億畝乃九百萬畝九千億畝乃九萬萬畝也

任氏啟運曰億數不足皇說極然但此不應一節中上億爲十萬下億爲一萬也當從孔氏縱廣一里爲田九百畝縱一廣十則九千畝縱十廣十則九萬畝縱十廣百九十萬畝縱百廣百九百萬畝此大國之數也縱百廣十九千萬畝縱千廣千九萬萬畝此一州之數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
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
億畝
葉氏時曰古言九州者三禹貢之冀兖青徐揚荆豫
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冀幽營兖徐揚荆豫雍商制也
職方之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
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
九州之不同也爾雅何以知其爲商制以郭璞註云
也賈氏乃謂之夏制蓋以詩譜所謂梁雍荆豫徐揚

之民被文王之化文王當商之末有雍梁之名爾雅
無梁州則不可爲商制然爾雅有九州之名無九州
之界而禹貢職方之界有相侵者冀州視禹貢爲小
以分冀而爲幽并如舜時制是一分而爲三也禹貢
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大野既豬今職方青州之
川淮泗兖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兖可知禹貢
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厥貢璆鐵銀鏤砮磬今職
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於雍豫
可知職方既以青兖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
兖州多入禹貢之青禹貢豫州曰被孟豬而職方青
州曰其澤望諸豈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鹽絺
海物而職方兖州曰其利蒲魚豈非兖之入青乎職
方既分冀而爲幽并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冀州
多入禹貢之雍職方曰幽州其山醫無閭醫無閭在
遼東屬青州後又入幽州玆非幽之入青乎職方曰
幽州其澤貕養其浸菑時貕養在長廣菑在萊蕪地
理志以長廣屬徐州瑯琊有萊山玆非幽之入徐乎
職方曰冀州其澤楊紆爾雅謂秦有楊跨李眉風以
爲在扶風玆非冀之入雍乎大抵周以禹之一冀州
分而爲三以禹之八州合而爲六杜氏與二鄭不本

此說不改職方之字則改職方之意後鄭以潁宜屬
豫湛宜屬荆不知幽青雍梁兖豫尚多侵入況荆豫
相距之州乎改其意而釋者此也先鄭以青之包徐
也謂雍之弦當爲汧蒲當爲浦直謂雍有汧水曾不
謂吳山在汧而有弦蒲之藪杜氏以荆之湛當爲淮
後鄭以兖之盧維爲雷雍直以湛與盧維無所經見
曾不謂地名變易不一不可一一知也改其字而釋
者此也至如山鎭藪澤又有可得而辨者九州山鎭
分言之則曰四鎭五嶽總言之皆曰山鎭揚之會稽
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故爲四鎭矣而五

嶽在虞夏商周與漢世皆有不同舜典南嶽孔安國以爲衡山職方曰山鎭曰衡山是衡爲南嶽明矣而漢武帝以衡山遼遠又移其神於霍山此漢嶽與虞咸不同也王制南北以山爲至東西以水爲至故五嶽言其二舜典言四方巡守所至之地故五嶽言其四嵩高大室即禹貢之外方初無嶽名職方山鎭有岱有華有衡不言嵩高而有嶽山蓋周都在五嶽之外故以雍之吳山爲嶽山此周嶽之與虞夏商不同也故曰山鎭之有可辨者此也九州藪澤在職方爲九在爾雅爲十蓋職方以州言爾雅以國言也爾雅

吳越有具區即揚楚有雲夢即荊鄭有圃田即豫宋有孟豬即靑魯有大野即兗秦有楊陓即冀燕有昭餘祁即并此藪澤之名同也獨晉之大陸齊之海隅周之焦穫爾雅與職方不同然爾雅之徐即職方之幽此其幽之澤藪貕養而貕養在徐也爾雅之燕爲職方之并以其并之昭餘祁而燕爲幽州也爾雅之周爲職方之雍爾雅之秦亦爲職方之雍職方既以弦蒲爲雍所以不受焦穫爾雅之晉爲職方之冀職方既以冀之界入於秦以楊陓爲冀所以不受大陸此藪澤之名異也故曰澤藪之可辨者此也

姚氏際恆曰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取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爲說又變朔南暨之文以爲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也其云不盡者亦較禹貢爲說彼言聲教之所訖此言疆理之所訖也

陸氏奎勳曰此計南北里數以豫州爲主衡山直南爲倉梧日南諸郡若大江以南至於浙閩偏倚東南故不言及非謂禹貢揚州之域盡於三江也　又曰此計東西里數亦以豫州爲主自東河而左右計之雖較贏於江南北準以千里約畧之詞耳愚謂九州大勢本不能方而東南澤國無所藉于畫井漢儒方

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畝之說自以爲通盤打算不知其大而無當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應氏曰四海獨舉東者東海在中國疆內西北則夷徼外也南以疆與衡山爲限者其時百越未盡開也應氏曰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乃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藩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之聲教所及非貢賦可限也於上衡山以上凡三千里自以縱而言河東以下凡三千里自其袤而言通計四海之內方三千

里即孟子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是也方千里者九千億畝則方千里者九通計有八十一千億畝今云八十萬億一萬億畝猶言千八萬億又一萬億畝蓋承上爲田九萬億畝之誤也舊釋皆未明

方氏苞曰此舉東南西北大界故青兖揚梁之域無及言東河于東海徐州之域也舉此而徐州之青州徐州之兖也東西之界視此以至至於衡山之荆州之域也舉此而荆東之揚荆西之梁南北之界視此矣

任氏啟運曰分道里之遠近矣前見所謂九州皆方

千里及建國之數特約計之而非截然整方九州如一也其不盡者以與四夷又案據此疆界則虞界殷周大界相似鄭氏謂此殷自周分斥地六倍於殷妄矣若以周尺與夏較尺則在夏爲方千里在周爲方四千里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林陵麓州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姚氏際恆曰按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前亦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此云方三千里自屬誤文孔氏以三三而九曲解之固是不得已之見

陳可大又以爲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沿誤釋之也此說猶三千里之誤反以疏義爲誤益足以欺後學徐伯魯又謂若九千里則下文畝數合若三千里則不合必有一誤此又持兩端之見無取也郝仲輿曰此明前文千里內曰甸外曰采曰流州制九州之地自貢禹五服稱五千里周禮九服稱六千里秦漢以後開拓至萬里金據所記甸采流四方不過三千里蓋周衰以後之地此說亦非也前文甸采流之說因宜脫誤而此一段又不盡合必云據甸采流方四方三千里

周衰以後之地不知周衰何所指若春秋戰國之周何有三千里若通言列國又奚啻三千里則孟子方千里者之說反不足憑何且本文明曰四海之內斷長補短則亦不止言甸采流三千而已何必執一說以強通耶

姜氏兆錫曰獨明百里者以一大國爲率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蔡氏元定曰以十寸之寸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

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陳氏澔曰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今步比古步每步餘出一尺二寸八分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四十六畝三十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

季氏本曰六尺爲步古法也自后稷教民稼穡以來卽有以畝三畝畝皆廣尺深尺之說則六尺之爲步不始于周矣半步曰武回二武而步其長曰步此本人身自然之度不知王制何緣更起古步八尺之說至以六尺四寸爲步則尙省之尺之四寸八寸耳步田增不合人身步武之數此蓋陌阡旣開之後欲爲富國有之言注疏雖正其誤亦未究六尺爲步之過法也

萬氏斯大曰孟子安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百畝周人百步非實田授有多寡田尺步廣之狹也觀此文可見古者指殷時今指周時殷周之步皆六尺四寸但殷尺小於周尺五之一故殷之一步以周尺計之爲八尺畝之殷畝以周步記之爲首五十六步二十五畝也然則殷之七十畝周之百畝有

奇矣殷周加此夏從可知　按鄭註所算田以數畝與經文不同經文有誤鄭註爲是註又曰按禮周至猶十尺爲尺戰國時變亂法或言周尺八寸爲以是鄭亦不同周尺爲八尺也孔疏乃更以寸八尺爲以是確信周尺爲八寸以按說文釋咫字云八寸爲咫周尺也許君之意謂古意八寸爲咫周尺短于古尺五之一古八寸之咫以爲周十寸之尺故云爾也其釋尺字云十寸爲尺尺爲十寸則知周尺雖卽古之咫然自亦分爲十寸故謂周尺止于古之八寸則可謂周尺止分八寸則不可且則之長寸虞夏以前則於生列古書云同律度量衡周有天下其律度權衡與改正朔諸事皆與民變可見大傳故其律尺以自爲律尺僅守於樂官而民用之則玉璧以爲準考工正記玉人職於璧羨桂好三寸以爲度自也就官玉人制所恆恆琬琰珪中大璋宗璋皆九寸其于琢圭璋瑑琮則直言八寸使周尺止分八寸則凡八寸者何以不言尺九寸者何以不言尺有一寸乎范景仁不明尺者十寸而曰王制古步八尺之八寸寸也今步六尺四寸十寸之尺也然則古今步同已之何以古者百畝爲今之百畝六十五有奇何陳用之據

玉之典端註得周謂八寸十寸皆爲尺以而此以支
六尺四寸爲八尺取爲八寸之證此與范景仁之失
同皆由于並問而不考之經傳者也予有辨尺度書
二首詳言之附跋周官辨非後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周尺之數未嘗聞之按禮制周
田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是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尺八
寸按鄭謂周田以十寸爲尺者疏以職據玉人職云
鎮圭尺有二寸及桓圭九寸之說也但王制言八尺
爲步不言寸數說文有云尺八寸周尺也鄭云或言
周尺八寸者必是當時之書有此說耳其以十寸爲

尺者見周禮考工記諸文其云周尺十寸他經傳未
有其說鄭誤信周禮謂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
尺八寸尺以爲十寸後世尺爲八寸謬矣蓋王制所
兩云周尺乃八寸尺也後世變亂法度以八寸尺六
尺四寸變亂八寸尺八尺故王制之言曰古者以周
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以見今之日
田里增多于古如此也若謂以八寸尺八尺爲變亂
十寸尺八尺此豈本文意乎又六尺四寸者短于又
尺十分之二不可泥六尺四寸以爲八八六十四言
之陳用之曰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

步後世四寸乃八尺耳方性夫曰古者以八尺爲步
後世則以六尺四寸爲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則
以古尺當今適八寸爾此二說亦謬若是則十寸尺
六尺四寸卽是八寸尺八尺正是相合何必言之下
文何以云古者百畝云云乎此全不察本文且卽如
其說以八尺之八寸尺曰周尺以六尺四寸爲十寸
尺亦曰周尺不有兩周耶所以陳用之蔡元定之徒
皆以周法十尺八尺爲文嗟乎使周尺果有兩孔子
何以曰謹權量審法度乎故知本文兩周尺皆八寸
無疑也若其分步數之古今王制乃漢儒作是也以

古爲周今爲秦漢史記言秦以六尺爲步是也然管
子司馬法亦皆言六尺爲步則春秋以來已有自其
所謂古者指周初而言與陳用之以春秋時六尺爲
步遂謂古者六尺爲步而疑王制八尺之不同季明
德又襲其說一以司馬爲宗極論王制之附會其以
宗藩司舉所得周尺爲据蓋言漫無稽矣　又曰古
者百畝以下之下考之古皆不合而不合之中解者
又有不同焉鄭氏曰或曰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
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
十五步古者百當今百二一百五里孔氏曰古者以八

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十四寸今
以周尺爲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
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以此計之爲古者百
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
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出十二
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
十五步一十寸與此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
寸二分又不相應陳可大曰愚按疏義所算亦誤當
云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
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

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
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
一寸六分有奇與此百四十六畝二十步不相應里
亦微此推之愚按陳說卽註說也疏第以六尺四寸
之四寸寸分爲寸則以八分爲寸所以不同耳又曰
東田亦未詳方性夫謂卽詩所爲南東其畝然此言
東無南字郝仲輿謂古帝都西北墾田偏在東南用
秦漢偏居西中原稱東土故曰東田按古于本時各
地在后稷開粒食之先公劉往徹田之至皆在于西
河曾在東且南耶

陸氏奎勳曰古者指夏殷其步皆同周尺八尺也李
氏古者指秦非是秦自六尺爲步漢玉稍變其變也
故加四寸爾

姜氏兆錫曰古謂今今漢也周尺之數未詳鄭註以
曰按玉人職鎭珪尺有二寸桓珪九寸是周以十寸
爲尺六國時多謂尺度法或言周尺八寸也東川氏
謂卽詩南東其畝之東也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
十步以往推爲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孔
疏又推爲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奇陳
註謂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

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
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
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
寸六分十分寸之四也愚按諸家皆駁正記文百四
十六畝三十步之誤而陳註與鄭氏畧同蓋陳氏爲
詳也亦放此推之

李氏光坡曰此數如疏解儒者皆謂亦誤以從子鑑
通西算今爲細推曰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則一步六
尺四寸自乘得四千又九十六寸爲一步之積今以
六尺四寸爲爲步則一步五寸寸分以自乘得二千

六百二十一寸四十四分爲一步之積二積相較古步多一千百百七十四寸五十六分百畝其多一千四百七十四萬五千六百寸置司多所至爲實以今步積二千六百二十一寸四十四分爲法除之得五十六畝二十五步是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求里者以百里長三萬步以古步長今步長一尺二寸八分乘之得萬八千四百尺爲古百里多於今百里之長置今里三百步以今步長五尺一寸二分乘之得一千三百三十六尺爲今里之長古百里所多之長爲實今里長爲法除之得二十

五里是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也此解與註合可爲定數矣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姜氏兆錫曰首二句已見上文此蓋覆申識外一州封國之實以爲九州之例也百里之國三十蓋即首封大國者以申之餘剩也謂除封百里者三十國尚剩七十箇百里也

方氏苞曰東田疑秦人語也春秋傳晉人使齊盡東其畝齊人曰惟吾子戎車是利秦開阡陌必多東畝以利戎車故漢初儒者猶相承而曰東田

任氏啟運曰孟子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諸儒不得其說妄以己意推之皇甫氏謂夏時民多殷漸少周民至稀故周田特多愚謂天之生人有日益無日損非大疫大兵未嘗驟減何以三代之隆而戸口日減如此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繁故盡稅之愚謂王政有薄歛無加賦湯武豈肯厚歛以困民且如是民亦何樂於商周之加賦而歸之而孟子又何以言皆什一耶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田

尚少殷時寖廣周時大備故授田日增徐氏謂夏氏儉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加多是二說者朱子嘗疑之謂先王疆理天下溝洫畎澮大段費力一旦加增許多疆理都要更改煩擾已甚恐無是理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十一商一井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至周乃一人區一愚謂夏始畫井何不一人一區而故煩配合卽金氏以謂周世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豈夏商君臣眞並耕而治而工商亦耕且爲耶其說尤不可曉

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殷以三十爲萊田周萊田在別井愚謂遂人上地夫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田百畝萊三百畝必荒遠之地田未盡闢又地廣人稀故爲此法必無夏殷所受民田皆半熟半荒之理不可以之附合也惟蔡邕夏尺十寸殷尺九寸周尺八寸之說庶幾可通然不若此文之明白而有徵也殷以八尺爲步周以六尺六寸爲步推而上之則夏當以十尺爲步而百畝卽七十七十卽五十瞭然矣朱子曰孟子之言雖本三代遺制然舉其大不必盡其細師其

意不必泥其文乃經綸活法則所云五十七十百畝亦大槩云爾豈若算博士之沾沾哉又按今制方五十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以周尺較今尺周百畝約當今二十四畝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

姜氏兆錫曰此又卽封次國者申之也於上所剩地內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國通除三等封國偹剩四十箇百里及六十箇十里也方百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卽封方七十里者六十之數下並放此

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姜氏兆錫曰此復卽封小國者以申之也又於上所剩地內封方五十里者四十國通除三等封國止剩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而已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姜氏兆錫曰通除三等封國及名山大澤不以封之所餘而因以爲附庸之國及閒田也方氏曰有功者取於閒田卽前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削地者

歸之閒田卽前不敬者削以地是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陳氏祥道曰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姚氏際恆曰此從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一句推出

姜氏兆錫曰此分三節皆推如畿外之法其餘田當如前文以祿士與閒田而不申言之者蓋從省文與畿外封國多餘地少而畿內則封國少餘地多以附庸少於五等諸侯而士多於公卿大夫故也

任氏啟運曰畿內九十三國即公卿大夫食采也其餘則爲賓戎喪祭諸國用所出耳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姜氏兆錫曰此下三節又明侯國君臣之祿之詳也

大國祿食之數即孟子中士以上皆一倍卿四倍大夫君十倍卿是也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姜氏兆錫曰次國之卿祿三倍大夫故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祿一倍大夫故食百四十四人而君之十倍其卿者自各異矣餘並如大國如小國之卿謂其食祇百四十四人以其降於天子所命故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方伯之地

姜氏兆錫曰此節又明監牧之祿也爵尊者崇王朝祿降者替臣職也前言監於方伯之國而此言諸侯之國者方伯乃擇於諸侯中以爲之牧也

方伯爲朝于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姜氏兆錫曰湯沐之邑春秋謂之朝宿之邑蓋齋止於此齋潔而往朝也惟方伯乃有者許慎謂周千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之地亦不能容也

任氏啟運曰諸侯有功德亦特賜之若魯有許鄭有

祊也

齊氏召南曰按許慎說是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姜氏兆錫曰此分三節復申王侯國臣疏戚之意也世子世國畿外之制也天子大夫則世祿而不世爵者先王使人爵人必以德功爲準也諸侯嫡而其子未得賜爵則雖君其國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而已重王命也諸侯之大夫爵祿俱不世惟有大功德者世之耳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

任氏啟運曰內諸侯有爵任政者春秋所書周公劉子之屬也世祿而未賜爵但任使令者武氏之子仍叔之子之類也未賜爵而年五十則稱字單伯祭叔之類也胡氏以書之子爲童穉誤矣諸侯之大夫不世祿其子孫猶以祖稅養之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姜氏兆錫曰此章又卽司徒所學者申之也冠昏以下並見儀禮陳注曰六禮今之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特牲饋食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也愚按今儀禮十五篇除覲聘燕大射四篇餘皆爲司徒所修之

六禮而陳氏所引如此何也大鄉射亦鄉也喪服及士虞皆喪也豈其未之考與

七教父子夫婦君臣兄弟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姜氏兆錫曰七教於五倫外又加長幼賓客者蓋以五倫而言則長幼賓客統於父子兄弟朋友如閭位然而七教則析而言之也八政首飲食衣服者以民生日用所急而導其正也若百工技能之事爲而必安於常五方習尚之異別而不流於詭以至度則不使有長短之判量則不使有大小之殊數則不使有多寡之分制則不使有廣狹之異皆有籍以或苟者此明禮修教更必以政齊之也　陳詩曰此篇先儒謂雜舉列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且多祖緯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夫此亦疑其無徵矣然只據大綱而言興學以上修六禮以下其坦明者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方氏苞曰五倫獨朋友列而爲二蓋其道非一長幼者以齒相次泛交也朋友者以義相合深交也賓客者以政事相接者邦國之交也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四終

浙江書局重刊

吳道堪校
戴克敦校
樊　熙校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月令

陸氏德明曰此本呂氏春秋後人删合爲此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

柳氏宗元曰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漢儒措諸經以爲大法然而政令有必俟時而行者若孟春修封疆端徑術季春利隄防達溝瀆備蠶器合牛馬孟夏勸農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孟秋納材葦

黄氏震曰中雖多雜秦制然以修人事以授民時庶幾唐虞欽若之遺意故君子有取焉至其以五行配五帝則本鄒衍五運之說而推衍之天子南面有常位而月異其處五輅各有用而時拘其色以至五穀六畜日用飲食之常亦隨時而變不太拘哉且五氣運而四時行天地間無乎不在苟拘於一則機緘不運何名造化大抵秦漢諸書多以先王遺說爲本而雜以後世煩碎爲博亦不特月令一書然也若其文詞與呂氏春秋異者則大約本文多是而月令傳寫爲訛間亦有是者當參考以定之

湯氏三才曰明王奉若天道莫先于敬授人時故舜齊七政周協五紀自堯以來莫之有改也不韋去古未遠傳聞有在其書雖成于諸子而實摭列代之遺文雖紀于巨姦而實具帝王之善制

芮氏城曰與先王輔相裁調之旨雖未必盡當質諸洪範庶徵之休咎亦未可厚非乃或喜其精并護其失摘其短并掩其長如王肅蔡邕謂非周公不能作柳宗元又貶爲近于瞽史皆過也又云杜佑通典言月令明堂馬融所增但鄭親師馬氏而目錄惟云此于别錄屬明堂陰陽云云不言馬氏不知杜說何據也

萬氏斯大曰按月令每月首言日在此指日躔言俗所謂過宮也鄭注以日月會言之誤矣夫日月之會必在朔日而日躔必隨中氣故日月之會多在前宮如孟春以娵訾爲本宮而日躔未至十月之會尚在玄枵餘月類推至日躔本宮月與日相去有遠至數宮者一晝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宮凡三十度有奇約二日有奇而月過一宮惟閏月後月之朔日月之行同宮然其相會之時刻亦未必與日躔之時刻脗合有先一二時或三四時者夫月之行速一日差日十二度有奇惟會在躔後則在本宮若會先一時則至躔時已約差一度先二時或三四時已差二度若三四時

是則日躔在娵訾行同宮而其會尙非本宮況日躔之朔遠遠者哉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宮日躔一月一宮有閏月之歲日月多一會而躔次止十二宮也如以日月會言日在何以處閏月之一會乎又況記文止言日原不必牽月爲言也又曰按太皥炎帝黄帝少皥顓頊此五人帝配五行者也五時迎氣祭五行而人帝配焉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則五行之官是爲五行從祀於五人帝左傳家語謂之五祀者也此惟天子得祀之至戸竈中霤門行之五祀則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皆得行

之祭法天子七祀云云皆不可信說者謂夏祀竈冬當祀井月令冬祀行是記之誤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夫井水日用所資不輕于竈行非水類何獨祀於冬其理頗長故後世多因之又曰此等名號惟明堂自古有之其餘不見於他經必呂不韋以意定之欲施之乎一天下之後者也然自古惟天子之始祖廟得稱太廟今以生人所居于其中堂俱稱太廟此何義乎不韋自成不韋之書吾還其爲不韋之制而已必欲多爲之說奚爲乎

陸氏奎勳曰月令者馬融所作非作也集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以成書而托名周公以高自位置也然太尉秦官建亥秦正內中多不可掩護故鄭氏直指爲不韋作不敢曲徇其師說孔晁云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此僞周書之序更無足辨余謂月令筆力勁峭勝於王制而拘拘於陰陽五行其識又在王制之下唐明皇御刪李林甫注而升爲禮經之首則過矣

姜氏兆錫曰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凡十餘萬言禮家刪定爲此篇稱月令者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

事爲之也

任氏啟運曰此篇本王者奉天出治語以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而雜取時政條附之蓋秦處西陲多未見成周大經大法故時政最大如冬至南郊夏至北郊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春誦夏絃秋禮冬書皆弗之及特不韋將以爲秦禮而後亦不行也今考前此小正時訓猶存後此有淮南時則訓唐月令遞相祖述取四書及呂氏春秋本文攷其脫誤與王制相次以事殊以時別正相爲經緯也至與周禮異同

則秦漢代降後儒各據所聞以傳述苟有損益百王之大聖亦在所取裁也何過訾哉

齊氏召南曰按十月歳首疏已解明而諸侯及布德施惠云云疏未解釋蓋不韋奸人之雄既爲秦相招集賓客著書亦欲取法前古立法定制以致太平其志非不壯也至始皇既併天下用李斯計盡去前古之制豈不韋所及預料者哉故月令中有古制有秦制相雜而成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參所林反或讀驂又日在營室淮南子作招搖指寅昏參中夏小正作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爾雅曰正月爲陬斗柄建寅則日月會于營室娵訾之次寅與亥合也中正南也昏時參星旦時尾星在南方之中人君南面而聽天下故舉此以驗也

高氏誘曰營室北方宿衞之分野

姚氏際恆曰嘗考二十八宿之名三代未有即爾雅星名亦不全合而月令昏旦之中其不全合亦然蓋月令自據當時周歷而云也堯典唯見虚昴二星而火非房星鳥又無可徵自孔傳以鳥爲南方朱鳥謂朱鳥該南方七宿不知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等名此後世之說始見于曲禮而史記以列宿分屬之堯時甯有此乎且于彼三時不言元武青龍白虎何獨於春言朱雀又虚昴以宿言何獨於房心之宿言火又虚昴各屬秋冬何獨以房心二宿爲夏且以朱鳥該七宿屬春觀此則其不可以列宿强合堯典明甚況月令于列宿尚不全合而後人乃欲以月令强合堯典尤惑之甚者也下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鄭氏曰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孔氏曰仲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星火總爲大火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仲秋昏牽牛中尚書云宵中星虚仲冬昏壁中尚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

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理亦不異熊氏云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寛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星建星也鄭惟云弧在鬼南其實仍在井之分域此仲春昏弧中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意南方七宿總爲鳥星井鬼則鳥星之分故曰鳥星與此同也愚按此說無論鳥非朱鳥七星即曰弧星當井鬼之間屬之朱鳥七宿矣若謂建星近斗斗屬北方玄武豈屬朱鳥乎孔明知之所以但舉井鬼而不言斗也陳用之曰書

于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于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于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按此即襲孔說其言夏秋冬而不言春與孔正同大抵義理有所不通故其辭遁窮如此孔氏曰三統歷立春昏畢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歷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觹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歷在立春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蓋月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但二十八宿其星體

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則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略耳按孔舉漢二歷以見日躔中星之不同乃是歲差之法也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有餘歲日四分之一不足故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所謂歲差者如此自晉虞喜發其端而唐一行闡而已孔似未達斯旨乃謂星體有廣狹及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未免鶻突耳

朱氏軾曰中南也人君南面故以南方爲中日月會于營室參尾昏旦見于南可知爲建寅之月也

姜氏兆錫曰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參尾皆宿名餘月放此營室在亥娵訾之次孟春時日與月會于此也昏時參當南方之中旦則尾當南方之中後凡言在中者放此疏曰月令昏旦中星不盡與歷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故其昏旦之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略耳

任氏啟運曰今立春日在女六雨水日在危初此歲差也淮作招揺指寅唐作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心中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

齊氏召南曰按豳風作于周公凡所謂月者皆從夏正而周之正則以日目之可見夏時爲不易也周禮言正月朔日者爲周正建子之月凡言正歲者則夏建寅也

其日甲乙（句上淮南子有其位東方句）

爾雅歲在甲曰閼逢乙曰旃蒙月在甲曰畢乙曰橘甲孚甲乙軋出也是時日行至角月從青道草木皆

解甲抽軋而出故以名日焉十干循環獨言甲乙以
木之屬也
彭氏廉夫曰十日名干幹又名曰十干謂十日出乎
天若木之有幹支應十二月若木之有支也
張氏虙曰天有十日以應五行播於四時故十日各
有所屬甲乙屬春以春德在木也
姚氏際恆曰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陰
所以佐陽故鄭氏曰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故也孔
疏未明
陸氏奎勳曰立文太略不言日月合朔此右行之疑

所以至今未破
姜氏兆錫曰四時之日皆十干循環而其間各有所
屬春獨言甲乙者春時屬也
任氏啟運曰其日上推有其位東方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皞昊通 句音鉤
馬氏端臨曰五帝之祀見于周禮五帝之義見于家
語程子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如此則曰
帝可矣何必列於五且于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
之禮乎蓋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岳爲五行
之鎮而在地五帝不出天之外而謂五帝卽天不可
五岳不出地之中而謂五岳卽地不可
盧氏翰曰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句者物之始生芒之
萌也
于氏曰其帝卽易帝出乎震之帝
姚氏際恆曰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自左氏記蔡氏之
言有句芒等五官名及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
諸說本屬荒誕而月令因之以爲五神又增配五帝
後人遂以爲君臣之號悉不足信也
姜氏兆錫曰太皞木德之君號伏羲氏亦曰包犧氏
句芒木官少皞氏之子重也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

德于民故後王於春祀之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
周氏發曰國語柳下季言法施民死勤事勞定國禦
大災扞大患則在祀典故述烈山氏以下有禘郊宗
祖報之別月令每月必舉其帝某某其神某某大約
其人於此一時有功則遂主此一時皆人鬼也非謂
在天之帝與神有此等名號
其蟲鱗
戴氏德曰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
高氏誘曰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爲鱗魚屬也
盧氏翰曰東方蒼龍七宿木屬其類爲鱗故春則其

蟲鱗

朱氏申曰春則左而仁鱗蟲屬焉

吳氏澄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之有鱗者屬木

姚氏際恆曰尙書于鳥獸言孶尾希革毛毨氄毛皆體察造物化生之意以知時令自是確當不易此以鱗羽倮毛介五蟲分配四季五行殊鑿且無意義

姜氏兆錫曰魚曰鱗蟲木之屬

其音角律中太蔟中去聲七豆反

國語曰金贊陽出滯

蔡氏邕曰太蔟鍾名正月之律清濁與太蔟鍾聲相應

高氏誘曰角木也位在東方太蔟太陰氣衰少陰氣發萬物動生蔟地而出竹管與太蔟音和

韋氏昭曰正月太蔟乾九二也管長八寸陽氣太蔟達於上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以鳴下六字疑衍太史公云角動肝而和正仁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又曰十二律之名必有深指然國語漢志所言如此支離附合恐非眞本今姑存之不作深究

王氏喬桂曰太蔟長五寸四分自大呂益九分也向於春陽日隆也

姚氏際恆曰以五音配四季五行可餘說見中央土下同以十二律配十二月可

陸氏奎勳曰裁竹爲管此古制也春秋內外傳周分康叔以大呂唐叔以姑洗周景王鑄無射則已屬鍾律矣況月令爲秦書乎乃鄭氏强註爲候氣之管而諸儒皆傅會之愚按遷固所云黃鍾九寸徑一圍三皆誤以鐘律爲律管後人依其法三分損益上生下生不惟不可以調樂并不可以候氣魏杜夔嘗爲之而灰皆不飛隋毛爽再行之有應有不應即應者亦遲速不等蓋裁管之巧秦人所不能知故漢儒皆以臆度若鄭氏因六呂之名六同而謂六律爲竹六呂爲銅尤屬無稽

姜氏兆錫曰五音角爲木單出曰聲雜出曰音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爲之或云竹爲之太蔟寅律長八寸中猶應也蓋每月陰陽之氣距地而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法用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應則灰飛而管通也

其數八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孔氏曰鄭註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併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併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併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併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併也是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

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云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此非鄭義今所不取愚按書之洪範自言五行易之繫辭自言陰陽奇耦各不相通鄭据五行解易辭分別天地生成之數今又以解易辭者解月令並謬也月令所謂其數八者固以五行言然亦非天地生成之謂孔疏引皇氏之說所不取者乃是也蓋五行之始於一而卒於五故一二三四合五而成六七八九以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必以水火木金四者合之而水火木金成土亦成矣若如鄭分成之數月令何爲但言成數而遺生數乎若曰以成數爲功故舉之夫生數統於成數成數本之生數生數豈反無功乎于是於中央推說不去則又曰言生數竊恐作月令者必不舉此遺彼及此同彼異之若是耳

姜氏兆錫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八者木之成數也

任氏啟運曰數八下唐有其性仁其事貌

其味酸其臭羶

班氏固曰物初出地故其氣羶羶者木之氣

鍾氏惺曰東夷氣羶亦一驗也

姚氏際恒曰五味配五行本洪範五臭則月令所增也

姜氏兆錫曰見於口者謂之味通於鼻者謂之臭臭即氣也酸羶皆木屬

其祀戸祭先脾

高氏誘曰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戸故祀戸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春木勝土先之食所勝也

彭氏廉天曰戶者人所出入有功於人則祀之

馬氏晞孟曰五祀七祀不言所祭之地然惟司命泰厲未悉耳祭法王及諸侯言國門國行大夫士言門行則有國者祀此二神於國門大夫以下在家門而已中霤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于其所也隋唐以來祀之太廟皆本鄭註然孔疏言殷於廟周於宮竊意於宮爲當蓋大廟以奉祖宗不當雜祭於其地如門中霤廟亦有之若司命竈行於廟何與且泰厲乃古帝王無後者祀之於廟非我族類得毋曰相奪予享矣

姚氏際恆曰五祀之說見於曲禮王制及士喪禮其以戶竈中霤門行之名分配於四時中央者則見於月令也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皆無意義所以諸家之解悉不可通鄭氏曰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按五藏之位肺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爲下則肝爲中可直陰中之秋參脾非中何以直陽中之春一合一否餘可類推此一說之不可通也孔氏曰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〻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卻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卻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据牲之五藏而當春夏秋冬之位按謂腎則在後而當冬則肺在前宜當春矣何以當夏其或云稍前或云稍卻可見無一定之位故辭費如此何得據牲之五藏而當四時之位乎此二說之不可通也馬彥醇曰春祭先脾爲其木勝而養土夏祭先肺爲其火勝而養金秋祭先肝爲其金勝而養木至其靜而辯于物于道爲復于時爲藏各反其本冬祭先腎爲是故也土於氣爲中而主五行心於形爲中而主五官中央祭先心爲是故也按此說尤

混于春夏秋以相先言于冬以所屬者言于中央以居中言一事而分三義此三說之不可通也吳幼清曰以人身五藏之次明之肺最在上心次于肺故候心肺二脉皆在中部腎最在下故候腎脉在下部四時之則夏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夏至後日漸南夏末比夏至之日微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先祭心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腰脾肝之位象之故春先祭脾秋祭先肝冬至日近南極最下腎之位象之故冬〻祭先腎按如其脉部之說肝脾在中部土在中央正宜取脾

肝何以反取上部之心乎如其日行之說肝脾俱在中位何以知脾單屬春肝單屬秋乎亦無確義且脾本次于肝其謂肝次于脾者妄矣此四說之不可通也至明張氏執五行相勝之說謂中央先祭心心當作腎冬祭先腎腎當作心改古人之書以就己說益妄不足辨

姜氏兆錫曰在內曰戶在外曰門皆人所出入神實司之春祀戶秋祀門者春氣自內出秋氣自外入也祭先脾者謂以脾列于先也鄭註曰春先脾春爲陽中于藏直脾也秋先肝秋爲陰中于藏直肝也夏先

肺陽位在上肺亦在上也冬先腎陰位在下腎亦在下也季夏先心者心次肺也蔡邕曰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

周氏發曰五祀不言所祭之地孔疏言殷于廟周於宮竊意于宮爲當太廟以奉祖宗不當雜祭他神焉氏晞孟之說如此愚按爾雅廟者室有序有廂者是馬以棲神之地解廟故有此疑若春秋考仲子之宮震夷伯之廟則宮與廟乃祖廟之通稱又云五行勝者則王所遇勝者死先王各於其時養所遇勝者也故春祭先脾爲其木勝而養土夏祭先肺爲其火勝而養金秋祭先肝爲其金勝而養木不知此但當云用其時所勝不當云養所遇勝中霤不先腎而先心謂土主五行居中心主五官居中尚可通至冬不先心而先腎則曰凡五行動而與物交則彼勝矣而此養焉至其靜而辨于物于道爲復于時爲藏牽強晦滯不如張氏虙云心當作腎土所勝也腎當作心水所勝也作字之訛爲直截老當

齊氏召南曰春祭脾夏祭肺秋祭肝皆祭其所剋季夏祭心則祭其所生冬祭腎則祭其所旺若以五行分配五臟則春肝夏心季夏脾秋肺冬腎醫家用之

以療病者也許愼據月令四時所屬郎配所屬宜爲康成所駁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淮南子振下有蘇字上下有負字鴻雁來夏小正作雁北鄉呂氏春秋云及淮南子亦云候鴈北唐月令作鴻鴈來）

朱子曰唐月令作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鴈歸後五日草木萌動後分六候放此

萬氏斯大曰呂氏春秋作候雁北當從之蓋仲秋之鴻雁來季秋之鴻雁來賓自北而來南也孟春則自南而北矣

姚氏際恒曰凡十二月每月二氣爲二十四氣每月六候爲七十二候皆後世所造月令固無之二十四氣始於漢太初歷七十二候後魏始入于歷而僞周書始妝點之爲五日一候故孔氏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據此皆撮取月令之文爲之者也而月令則不然其紀候每月多寡不一寡則或四多則或九又叙述參差每月取行文章法相配不于一處見之也徐伯魯習見後世歷書整排六候以月令之叙次隔越每指爲錯簡大可嗤也且月令紀候中多兼叙事如孟春草木萌動下言王命布農事仲春玄鳥至下言祀高禖事雷乃發聲始電下言木鐸令民事餘不備述未嘗止爲一句如後世之紀候也又如季春以鳴鳩拂羽戴勝降桑叙于毋伐桑柘之下孟夏以靡草死麥秋至叙于聚畜百藥之下季夏以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叙于燒薙行水之上餘不備述此取上下文義聯屬也此之不辨安得溺今以疑古乎上古作歷無所謂氣但有候耳堯時敬授人時既審日月星辰又必驗之民與禽獸之間此紀候之祖也下此多散見于春秋內外傳其夏小正則專述其義蓋古人見候

之所著即可以定時以是令民事而布政爾若夫所謂氣分至啟閉此八者春秋分夏冬至立春立夏爲啟立秋立冬爲閉乃四時遞嬗之大端不可與其他竝列爲二十四況其他亦即是候何必多增以名色乎觀此則月令猶爲近古矣後世二十四氣固多增設而七十二候尤爲附會也謂五日一候于何驗之謂每三分之以爲七十二候夫氣之所至即爲候氣與候又何以別之且必欲取盈此數便多牽湊之弊今以氣候二者考之于月令如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皆是也乃取以爲氣何耶白露降既取以爲氣又仍列于候氣候相重猶可笑也言候者必準于六故于月令之多者删之而月令孟冬止有四候曰水始涸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于是無以足其數乃取其命有司之辭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以爲二候焉不知孟春亦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正與此反正何爲取此而遺彼乎且命有司之辭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四句文義貫通直下豈可截作二候乎更不通也鴻雁來呂紀作候雁北是不應仲秋言來孟春亦言來說見季秋下

姜氏兆錫曰此說寅月之候振動也上冰魚始上浮如冰然也獺獸名祭猶祭食之祭先以魚爲祭而後取以食也陽鳥大曰鴻小曰雁來者自南而北也

任氏啟運曰小正作魚陟負冰淮作魚上負冰呂淮作候雁北宋作鴻雁歸今本作來誤時訓合下草木萌動分六候云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云云又分雨水下爲第二章唐月令同後倣此

齊氏召南曰据漢志猶云立春驚蟄雨水春分左疏云太初更改節氣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氣疏以達倉蒼通載如字陳讀載上衣去聲下衣如字後並倣此

淮南子有東宮御女鼓琴瑟其兵矛

許氏慎曰个古作介蓋介夾也

陸氏佃曰鸞青鳳故青路曰鸞路

張氏虙曰載建之車上周禮交龍爲旂旂必有鈴

又曰近世夏休辨六服之色以衮如裳青草也鷩赤毳黃希白玄黑皆然案周禮司服注謂六服皆玄張說不知何據且如其說則春必服衮冕夏必服鷩冕矣不可爲訓

朱氏申曰左个以其介于左也案說文無个字書秦誓一介臣大學作一个臣徐氏鉉謂即介字之誤蓋左右个即左右夾室也

黃氏震曰器則疏鏤通達象陽氣之射出

徐氏師曾曰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爲金穀而鄭曰木兌爲羊當屬金而鄭曰火蓋本洪範五行言之或陰陽多塗不可一定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凡此車馬衣服皆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朝祀禮戎獵車服各以其時不以四時異按周禮亦非周制月令亦非殷制執周禮爲周制謂月令爲殷制是兩誤耳殷禮孔子無徵豈呂不韋反得徵之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則是王者聽政之所

南面嚮明而治終歲有大事必在於是焉可知矣而月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如是則春秋冬三時皆不得居明堂矣而冬時北面尤非所宜又以中央正位名爲大室僅于每季月之十八日居之如是則四時之正皆不居中央矣其以青陽明堂總章玄堂之大廟取配四時以各分之以爲左右个取配十二月以大室取配土王月計天子一歲之中凡遷徙其居者一十有六次十二月徙十二次季月徙四次是十六次也又如朱元晦九室之說十二月徙八次餘以隨室之方位開門故也四季月徙四次則亦十二次也不將日無甯處乎又車馬旂衣服悉分五色殘

同近世梨園子弟演劇花簇好看矣人之食性嗜好不同恐不能拘某時而食某物又一切器用什物熟習既久豈能屢易大抵皆可言而必不可行者也倉能釋者曰馬八尺以上爲龍若然則龍馬豈能必得尤不可訓食麥與羊亦無意義鄭氏謂麥實有孚甲屬木或謂麥爲火穀或謂麥以金王而生當屬金皆無定論鄭氏謂羊火畜時尚寒食之以安性夫曰禦寒則冬時尤宜食何以不食乎或謂羊屬土或謂兌爲羊當屬金亦無定論餘三時放此不詳辨

姜氏兆錫曰青陽者明堂之東堂左个謂東堂之北

偏凡明堂四旁皆謂之个也鄭註謂大寢東堂者借言也朱子曰論明堂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方爲青陽太廟東之北爲青陽左个東之南爲青陽右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爲明堂左个南之西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爲總章左个西之北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爲玄堂右个北之西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其左右个則玄堂右个即青陽之左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之左个但隨其

時之方位開門耳古人制事多用井田之遺法此恐然也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也春言鸞而夏秋冬言色與名者互文也馬八尺以上爲龍服玉謂冕佩之玉食麥與羊未詳鄭氏麥爲木羊爲火畜之解疏謂本五行傳而言然例之他時亦多不合則四時所食及彘嘗麥雛嘗黍之類皆門之可也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清疏而通達也

朱氏軾曰明堂九室制如井田正中一室爲太廟太室東西南北四中室爲青陽太廟明堂太廟總章太

廟玄堂太廟俱謂太廟者以饗神于是也其四隅四室爲左右个个介也以副于中室之側也青陽之右又爲明堂之左左又爲玄堂之右餘放此正中太室夏季土王時居之四時仲月居四方中室四隅四室一歲兩月居之孟春所居之青陽左个即季冬所居之玄堂右个東西南北各如其向先儒所論大率如此又吳文正公謂此記所爲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別無他文惟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陳氏謂王大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大寢聽政小

寢燕息也五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東居西北土王之中居中此說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古制事宜兩不背矣

陸氏奎勳曰謂每月聽朔所居也先儒皆指爲平居豈有食息于明堂太廟者耶明堂之說紛紜不決鄭氏有十二室差得之朱子謂室止于九青陽左个即元堂右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似簡而不合于制吳幼清疑以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爲嫌又云冬寒而北面尤不可居余謂鄉飲酒義曰天子之立也

左聖向仁右義偝藏亦屬暫時行禮而言草廬自誤認耳

方氏苞曰陳氏據孔氏曲禮疏謂王有正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正寢聽政小寢燕息小寢一居中四居四角春居東南夏居東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或據以釋此記非也小寢五不宜用明堂之制且與此記左右个不合周官閏月太史詔王居門終月則此記謂居明堂聽政明矣門中可居以終月且與嬪御同居乎

齊氏召南曰陳澔謂麥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兌爲羊當屬金而鄭云火畜皆不可曉又按孔子言乘殷之輅木輅也殷世朴質而服色尚白則衣服車馬豈隨四時以變易乎康成特以非周制而疑其出於前代耳又按周禮大宗伯唯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用其方色牲幣不同耳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

當先去聲齊音齋帥入聲篇內並同還與旋同

張氏虙曰天地之大德固難形容王分而爲四時則各有所在凡見於萬物之生者皆木之德也迎之郊重其至示敬也又曰迎其氣非有神矣

陳氏祥道曰迎青帝配以大皞從以句芒迎赤帝配以炎帝從以祝融以及中央秋冬之禮亦然

萬氏斯大曰迎春于東郊還反呂氏春秋反作乃屬下句讀

姚氏際恒曰按帝太皞神句芒等名本左傳其所言迎春於東郊或如賈馬蔡王之說謂即迎大皞句芒

猶可也鄭又別據緯文謂蒼帝靈威仰炎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尤爲誣誕矣孔氏曰鄭獨以爲蒼帝靈威仰者以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大皞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按禮器饗帝于郊即郊祀上帝之禮豈所謂靈威仰乎且既曰人帝亦當能使風雨寒暑得時不然祀之何爲乎然記文亦祗言迎春于東郊未嘗言祭某帝總不必以某帝實之耳

陸氏奎勳曰鄭註祭蒼帝靈威仰于東郊之兆也余謂天子祭天地帝者天之主宰一而已矣民無二王

天可有五帝乎若五方之神乃祔于地者以時祭之不過如詩所云方祀而已自月令沿秦舊制有五帝稱已惑于五德之說然依賈逵蔡邕之說迎春于東郊而祭木帝大皞即伏羲也從以木官之句芒即少皞之子重也五方有神配以先代有功德之君臣義猶可通鄭氏信春秋文燿鉤盛稱所謂威靈仰赤熛怒者惑後世而瀆典禮其失非小孔疏引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冕祀五帝以證之亦爲不善讀周禮者矣

姜氏兆錫曰大史禮官之屬謁告也迎春于東郊祭太皞句芒以迎之也

方氏苞曰易大傳曰帝出乎震則元氣發動實有主宰以鼓其出入者迎春當祭位東位而主春氣之天神以配大皞句芒從祀康成專主緯書固爲蔽惑賈逵馬融蔡邕謂獨祭人帝及其臣亦偏而不該盛德即帝之神所以妙萬物者實不及諸侯者諸侯來朝錫予有常典也注德謂善教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是也教典故曰布歲有豐凶事有變遷則政教當革易以從宜故于歲始調劑而布之慶行于有位者惠則施于庶民

齊氏召南曰周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齋據周語

先時九日大史告以耕是也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鄭讀慝又如字貸或同）

蔡氏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案日躔每日一度故日在月每日經十三度故日歷）

徐氏師曾曰宿謂守其次離謂去其次

萬氏斯大曰宿離不貸呂氏春秋作不忒

姚氏際恒曰鄭氏以月令爲殷禮獨因此處典法二字可合於周禮六典八法遂以凡日月行度之離宿謂離讀如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相與宿

偶當審候伺甚矣其妄也宿留止也離經歷也即詩月離於畢之離謂候日月星辰留止經歷之處爲祥爲災無令差貸也

姜氏兆錫曰守典奉法周官大史所謂掌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六法以逆官府之治也宿猶止也離猶行也貸謂假借也經紀猶言度數初舊也謂推步之舊法也此則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於官府都鄙也

周氏發曰孟春命大史守典奉法典常也即下以初爲常之常法即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之法王者所重在授時治歷故堯首命羲和舜先齊七政月令迎

春命相布德之後政無大于是者鄭氏以周官六典八法證守典奉法所謂似是而非也玩文法乃命大史八字是題下事不當牽合周官大凡三禮中其偶異者固不必比而疑之其偶同者亦不必强而合之也

方氏苞曰典歷象舊籍也法推步候驗之成法皆治歷之事注作六典八法非也離麗也陳氏集說以宿爲止離爲行非也日月星辰之行晝夜不息不可以行止相對而言詩云月離于畢亦謂所經歷耳

任氏啟運曰唐下有是月也命有司祭風雨

齊氏召南曰按陳註誤宿離即承上句日月星辰言日月星辰所止曰宿所行曰離不貸言占驗不可差忒也注以馮相保章相與宿偶解宿離二字則鑿矣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參音驂帥入聲推吐回切勞去聲

朱子曰保介蓋農官之副

陳氏澔曰車右及御人皆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

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案保介朱子以爲農官之副則不得爲車右矣或者以祈穀爲農官所有事而偶得參車右與故以朱說與注並存之

張氏虙曰應劭云千畝之田必有籍以紀之曰帝籍則與民之公田異矣周禮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帝籍即王籍也

盧氏植曰郊天是陽故用日耕籍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又曰帝天也籍耕也又曰天子耕籍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爲耦一耜三伐廣尺深尺伐發

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之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

萬氏斯大曰措之于參保介之間呂氏春秋參在於上

姚氏際恆曰此言祈穀不言郊然亦可謂郊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乃祈穀之郊而非郊天大祭之郊也上帝卽天鄭謂大微之帝帝籍卽天子之田鄭謂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皆誕妄孔氏疏天神之田曰國語謂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

大事在農上帝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其上帝故曰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按虢文公又曰民之蕃庶于是乎生則何不可謂之民田而必謂之天神之田乎此說如此保介卽田官之副鄭氏謂車右亦非周頌呼嗟保介而云如何新畬於皇來牟若車右之勇士何必問之以新畬來牟乎御車右也

朱氏軾曰參保介之御間御侍也與下皆御之御同謂置耒耜於參乘甲士所侍之處也又呂氏春秋參字在于字上謂措耒耜參錯于保介之間更覺直截

陸氏奎勳曰鄭註保猶依也金華應氏云保介謂神之保右介助乎農者說皆未安集說補正云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所以備非常而保護之也故曰措耒耜于參保介御者二人之間

姜氏兆錫曰元之言善謂卜辛日之善者也郊祭天配以后稷而祈穀也元辰郊後之善日稱辰變文也元日卜而用之故重其詞曰以元辰則擇取之而已故曰擇也保鄭注猶依也陸氏猶護也介甲也君車必以勇士保王衣甲居右而參乘故名參保介也措置也之猶及也天子在左御者居中參保介在右而耕器則避君而置於參保介及御者之閒也親載之

者以敬帝也避君而置其間者又以敬君也帝籍謂籍田也方氏曰以其借民力以耕故謂之籍又爲粢盛以供典籍故謂之籍也九推而止者其後庶人終之也御侍也耕藉皆有大夫而推數無大夫者從卿也獨士不與耕藉者卑故也

周氏發曰元日元辰日辰一也孔氏穎達以干屬日以支屬辰盧氏植蔡氏邕以爲陽事用日陰事用辰皆可不必　又曰孟春祈穀爲耕籍而祈也上帝卽天也祈禮與大郊恐有別未必以后稷配參參乘副車也保介農官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副車及保

介之車中非天子車中參御之閒亦非天子車中有保介也帝籍卽籍田尊之以爲此祀帝之田與下經神倉相對古字通用言典籍者非

方氏苞曰參保介者參乘之保介也加參者明保介卽與天子同車之車右也如曰措之于保介之御閒則似别有保介之官乘副車以從而無以顯其卽天子之車右矣天子居左御者居中車右則知不措于天子之旁矣蓋恐尊者動作偪仄也

任氏啟運曰呂氏春秋大夫亦九推此不言從卿也

又曰唐上有雨水之節云云别爲第二章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上時掌反又唐月令無此節陳澔連下節令分

吳氏澄曰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交泰故草木發生於其時

任氏啟運曰唐無此節夏小正初歲祭耒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術遂同相去聲阪音反又蒲版反隰音習道去聲

張氏虙曰既盡也

朱氏申曰言農事之所以飭者由準直之先定民無所惑而一於耕也

胡氏銓曰鄭以田爲田畯非也但謂凡趨田者爾

姚氏際恆曰審端徑術鄭執周禮夫閒有遂遂上有徑以術作遂不知術遂古字通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

朱氏軾曰五穀句補足上文宜字宜卽五穀種殖之宜也田事以下註謂說所以命田畯舍東郊之意愚意飭田事謂土地五穀之宜準直謂封疆徑術既字先字與乃字相應謂所以如是者蓋必田事既飭準

直先定而後民有遵守而不惑也

姜氏兆錫曰布宣也天地交而萬物通故命先布農功田謂田畯舍居也舍東郊爲春也其修飭則徧于四方矣故稱皆也封疆謂井田之界徑遂所謂夫閒有遂遂上有徑也準直猶言準繩也封疆恐其紊故須修徑恐其夷遂恐其塞故須審以端土地有剛柔燥溼五種有宜否故須善爲相凡此皆必田畯躬親教飭先定其準繩而後農民乃無疑惑也

方氏苞曰後世郡縣獄訟出于爭田界水道墓地者十六七蹟日相持吏疲于聽斷民失其作業蓋由此

疆彼界乃郡縣吏所不習一旦有爭卽親履其地無由別其眞僞周官司徒之屬有遂人以掌田萊溝洫宗伯之屬有墓大夫居墓中之室以巡墓厲民有爭質卽時可決且耳目素習姦人無所施其變詐此吏治所以不煩而民安其業也此記命田舍東郊審端徑遂猶有周官遺意然詳考篇中所載補地政乃秦開阡陌後所用爲補苴之法若遂人之職不廢又安用此紛綸哉　又曰同曰邱陵而其土地又各有所宜阪險原隰亦然

齊氏召南曰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注云若氾勝

之術也賈疏曰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氾勝故云氾勝之術也

任氏啟運曰淮無二節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淮南子無此節

高氏誘曰樂正樂官之長入學教國子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

徐氏師曾曰周禮大司樂教國子以習舞之事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樂師教小舞有帗羽皇旄干人六舞大胥正舞位序舞者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也旄人掌教舞散樂夷樂籥師掌教舞羽籥司干掌舞器舞師掌教兵帗羽皇四舞以供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凡野舞皆教之此獨舉樂正總其綱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習舞爲仲春將釋菜又於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下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鄭謂前習舞爲將釋菜是釋菜用舞也後謂將舞必先釋菜是釋菜不用舞也前後矛盾按文王世子曰釋菜不舞則釋菜本不用舞故孔氏無說而詳于仲春之下餘亦詳彼處

姜氏兆錫曰樂正樂官之長修註謂省錄也周禮大

司樂掌以樂舞教國子序樂以祭享祀故習而修之此命順時以行禮也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仲春上丁乃命樂正習舞釋菜以此若仲丁之習樂以季春將大合樂孟春之習合禮樂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仲夏之修鞀鞞之類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季秋之習吹以是月將大享帝季冬之大合吹以樂其成于終也愚按方說謂將釋菜而習舞蓋本鄭註也然鄭註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則固謂將舞必釋菜與前若相反何哉蓋樂與祭二者多相連有起于祭而習樂者有起於習樂而祭者如記及詩書

凡因祭而言樂者是義起于祭也如此篇孟春習舞及其下習舞合樂而或言祭或不言祭者是義起于樂非起于祭也故仲春因舞言祭而天子以下往視季春言樂不言祭而天子以下亦往視明其爲舞與樂非爲祭也今通攷四時孟春止習舞仲春乃大合樂孟夏又合樂于禮仲夏乃大修樂器習之序樂事皆相因季秋季冬時習吹者吹以入聲較難故耳故曰義起于樂也學者詳之

任氏啟運曰周禮大司樂掌以樂舞教國子序樂春習舞時教之正業也蓋春樂秋禮者陰陽之大分就

樂分之則舞鼓動爲陽吹籥定爲陰故春習舞秋習吹也鄭云爲將釋菜非　又曰淮無此節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牝頻忍反

高氏誘曰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以植嘉苗故祀之毋用牝尚蠲潔也 樂大祀皆不用牝以牝有產育之事不蠲潔也此山林川澤亦不用則以鄭傷處妊生爲確

彭氏廉夫曰牛羊曰犧將用曰牲

徐氏師曾曰修祭典凡一年所當祭者皆舉而列之

姜氏兆錫曰此又命順時以行德也命毋用牝者非其時牝可用孟春不可傷孕字也獨祀山林川澤言之者祀大神祇雖非春不用牝矣

禁止伐木

高氏誘曰春木王尚長養也

姜氏兆錫曰禁止伐木者盛德在木也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 覆音福夭烏老切麛音迷卵力管反

高氏誘曰蕃庶物也

張氏虙曰凡此皆方春物生遂其性也

萬氏斯大曰按魯語澤不伐夭韋昭註云草木未成曰夭此文已及孩蟲胎飛鳥又言毋麛毋卵則恩及

飛潛動矣天字從國語解則植物亦得所益見周王上文禁止伐木則成材者也

朱氏軾曰蟲之孩者凡物之胎者夭者鳥之學飛者皆不殺獸之麛鳥之卵亦不殺不毀此四時皆禁而孟春尤謹故特命戒之

姜氏兆錫曰孩蟲蟲方稚者飛鳥鳥初飛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獸子曰麛鳥子曰卵毋覆殺麛卵遂其生養也

周氏發曰毋覆巢是泛言毋覆鳥巢孔疏乃以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此月亦禁爲言遠矣

毋聚大衆毋置城郭
張氏虙曰毋聚大衆不集大師徒毋置城郭不興大
力役
姚氏際恆曰毋卵王制云春爲韭韭以卵與此不合
毋置城郭大抵謂春方發陽勿爲蔽固之義
姜氏兆錫曰聚集也置造也恐違耕作故毋聚置也
掩骼埋胔
姜氏兆錫曰骼者枯骨胔者漬肉也爲隱其死亾故
掩埋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

始
高氏誘曰春當行仁非與兵征伐時也
任氏啓運曰淮無此節
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陳澔連上節今分）
彭氏廉夫曰天道卽上文春氣時令之類當奉若而
不違地理卽上文農田土地之類當經理而無失人
紀卽上文禮樂賞賜之類當循行而無悖此三句總
結上文
朱氏軾曰變道絶理亂紀俱就稱兵言
姜氏兆錫曰天地大德曰生春則生德之盛也兵凶

戰危不得已而禦寇可也兵是我起自變易天之生
道斷絶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宜
哉此蓋謹飭兵刑之意也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
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
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猋音標莠音有摯音至種上聲又兩水呂氏春秋作風雨大摯淮南子作大雹下有正月官司空其樹楊陳澔分三節今合一節）
高氏誘曰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
火令火性炎上故草木槁落不待秋天氣不和國人
惶恐也木仁也金殺也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

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數至而荒穢滋生春陽也
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其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摯
傷害五穀春爲歲始稼穡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
入
張氏虙曰氣寒故春當先種者不得入土
吳氏澄曰亥屬水亥氣乘陰故水潦爲敗冬陰勝春
陽故雪霜大至春寒傷稷種故不收成
陳氏澔曰行夏令爲巳火之氣所泄秋令爲申金所
傷冬令爲亥水所淫也
萬氏斯大曰按諸家于行令俱云君于孟春行孟夏

孟秋孟冬之令仲春行仲夏仲秋仲冬之令餘倣此
又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
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愚謂人
君行令或失于怠或失于忽必無擇時而失者也必
若諸解是孟月必擇孟月而失仲季必擇仲季而失
矣且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爲失令將孟春行仲夏
仲秋仲冬之令及季夏季秋季冬之令爲非失乎孟
春行孟夏孟秋孟冬之令則感召咎證如此設人君
於孟月有行仲季令者即無所感召乎記文言此戒
人君行令不容差忒解者當渾融以會其意若過爲

分析反失之矣或曰如此則寅申巳亥子午卯酉辰
戌丑未其數不相應奈何曰咎證之應或以其類人
君之行令不能保其孟月必不行仲季之令仲季必
不行孟令也再按每月之令有因時而行不可通於
他月者有可以常行者有是月不可行即他月亦不
可行者即以孟春言之如迎春祈穀耕籍布農諸事
此因時而行不可通於他月者也如布德和令行慶
施惠守典奉法掩骼埋胔諸事此可以常行者即行
之他月必不召災也至如變天道絶地理亂人紀兵
戎從我起諸事此是月不可行即他月亦不可行行

之不但如記所言咎證之應已也然則所謂行某令
行某令者豈犯其所禁如伐木覆巢諸事乎然此瑣
瑣之事必非天子自行而謂君於某時行某令則咎
應如此其說終未可通反覆思之蓋天時之失令也
其咎應則如今之田家占驗也曰若是則人君失令
可弗恤乎曰吾非謂人君可以失令也特就所應咎
證驗諸所行之令有以知其爲天時之失若夫人君
之令已詳于每月從之則得違之則失不既昭昭哉
姚氏際恒曰摯至同尚書西伯戡黎大命不摯蔡氏
謂傷折非月令于每月之末皆作此一段註疏各有

誤解向來皆踵其誤無有覺者今詳之其云孟春仲
春季春行夏令者於此則分言三月于彼則統言一
時不定謂孟春行孟夏令也鄭氏于孟春行夏令曰
巳之氣乘之按孟春行夏令曰雨水不時仲春行夏
令曰國乃大旱季春行夏令曰時雨不降此三句文
異義同不過謂夏屬火則水少之義何所別巳氣乘
之爲雨水不時午氣乘之爲國乃大旱未氣乘之爲
時雨不降乎餘倣此不備論且本文亦有不足盡據
者如草木蚤落當屬秋何以屬夏孟春行秋令曰其
民大疫季春行夏令曰民多疾疫民疫屬秋又屬夏

其義何居餘亦不備論是其正言四時月多游移之病況可謂此之孟仲季月必合彼之孟仲季月乎此註之誤解者也若其謂每月行某令則應某事者蓋指天道變常陰陽舛錯則災沴之應乃有如此而人主警是所當預爲修省以維持調護之之意自在言外如孟春行夏令國時有恐則當防患行秋令其民大疫則當救疾行冬令首種不入則當備荒其義如是焉爾而孔氏曰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適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興此以下論政失致災之事此蓋拾劉向五行傳之餘說初非記

文意也試即依其以孟春行孟夏令言之孟夏之月所施之政如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乃大田獵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等事豈天子於孟春時或一行之卽足以招災致害乎餘不備論是其說必不可通所以後儒多疑之黃叔陽曰四時之令分而言之雖有對時育物之與合而言之亦有相通互法之機此篇云反某令則有某應則是四時各專其政而不可相通者其限于時而廢闕者多矣洪範論休咎槩醜五行孔子作春秋不著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也若必著之一有不

中其不息且玩乎郝仲輿曰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劑權時用中非舉一廢餘也若謂某時反某令則召某災十二月各專一事而不相通政之拘于時廢閣者多矣按上二說固是但不辨疏之誤解而歸咎于記文非也此疏之誤解者也姜氏兆錫曰孟春行夏令巳火之氣所洩也恐驚也人君於是時而行政令有犯此者則感召咎徵如此疏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三時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三時季月之氣乘之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也　又曰上云毋變天

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今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人與天地其相感動也失則應亦如之雨水不時天也草木蚤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內三才俱應者多二才應者亦有之三才中或先天或先地或先人爲害重者先言之無義例也後皆放此行秋令申金之氣所傷也爾雅扶搖謂之猋風總至會合而至也藜莠蓬蒿皆惡物行冬令亥水之氣所淫也摯猛也猶摯獸摯鳥之義首種稷也百穀惟稷先種也按十二月失令稱五行所淫所洩所損所傷所應不同者生我謂之淫我生謂之洩尅我謂之

傷我莖謂之損比肩謂之應也後倣此

任氏啓運曰呂准作風雨霜雪大摯淮雨霜大雹下有正月官司空其樹楊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五終

浙江書局重刊

鄒寶僡校

吳錫庚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月令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苦圭反弧音胡日在奎淮南子作招搖指卯

高氏誘曰奎西方宿魯之分野在輿鬼南弧九星近井建六星在斗上

皇氏侃曰弧當井之十六度建當斗之十度

姚氏際恒曰仲春昏旦舉弧與建星二者皆非宿名註疏曲說非是餘詳孟春

姜氏兆錫曰仲春夏正建卯之月奎宿在戌降婁之次弧建星名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獨舉弧與建星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也

任氏啓運曰淮作招搖指卯唐作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二月中氣日在奎皆東井中曉南斗中今驚蟄在危十五春分室九

齊氏召南曰鄭註稍誤弧在井南其去輿鬼稍遠故疏云寔當井之分域也按堯典月令中星不同自緣歲差而異先儒必欲融會為一故彼此各出意見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案其音角以上凡說見孟月者茲不復載下並放此

漢志曰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萬物也

班氏固曰夾甲鍾種也萬物孚甲種類分也

高氏誘曰萬物去陰助陽聚地而生

韋氏昭曰二月夾鍾坤六五也夾助陽聚萬物

朱子曰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陳氏祥道曰夾鍾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爲陽中矣故曰夾鍾

張氏虙曰夾鍾又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也

姜氏兆錫曰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餘同孟春三時仲季並倣此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姚氏際恆曰孫文融曰全同孟春獨夾鍾二字異何不用簡敘法下節亦只大廟二字異按此駁月令之爲文誠是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夏小正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榮堇昆小蟲抵蚳榮芸桃始華埤雅作小桃華呂覽作桃李華倉庚鳴夏小正作有鳴倉庚鷹化爲鳩小正作鷹則爲鳩而見於正月

高氏誘曰鷹化爲鳩其喙正直不復摯擊

馬氏晞孟曰始雨水陰陽交而成和也

朱氏申曰鷹以秋殺仲春仁氣盛故化爲鳩

盧氏翰曰桃五木之精能伏邪氣亦有多品其曰花者小於眾桃花多實小不堪啗唯堪取仁此正始華之桃埤雅作小桃華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鳥名一名黃鸝鶹一名布穀鷹摯鳥也按王制鳩化爲鷹蓄秋殺時也故春生時鷹化爲鳩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田鼠化爲鴽鴽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體

者也

任氏啟運曰鴽化鼠鳩化鷹不言變而之惡也惡之也鼠化鴽鷹化鳩則言變而之善也喜之也君子于一物化于善猶喜之而況于人乎　又曰始雨水時訓唐作驚蟄之日桃始華古作小桃華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張氏虙曰當卯上二月位也仲月所居在左右之中不謂之中而謂之廟方氏云以或享神于此尊之曰太天子不當以爲己居此呂氏之制也

姜氏兆錫曰青陽太廟謂東堂之當太室者餘亦同

孟春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

顧氏炎武曰注引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漢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爲社元宗開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又曰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鄭註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

姜氏兆錫曰安者無摧折也存猶安也命民社令祭社也郊特牲祭社用甲日此蓋謂擇甲日之善者與

邱氏曰郊特牲社用甲書召誥社用戊恐郊特牲或異代之禮也唐人註月令亦取春分前後戊日蓋以社祭土故也

方氏苞曰春饗孤子并存卹其家也

任氏啟運曰諸孤准作孤獨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召誥用戊唐月令亦戊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省悉井切囹音零圄音語掠音亮

蔡氏邕曰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譙氏周曰夏曰均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室案均平也形欲其平羑善也猶言福堂欲其遷善以致福或謂羑里地名未知孰是

黃氏震曰助生氣禁其逆生氣者

姚氏際恒曰囹圄舊說皆謂周曰圜土乃秦獄名非也圜土之名出周禮未足據按宣四年左傳曰囹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則囹圄正是周獄名也

姜氏兆錫曰囹牢也圄止也疏曰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者秦獄名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

陳户曰肆捶治曰掠止謂諭使息爭也

陸氏奎勳曰孔疏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秦曰囹圄圜土之說是矣文王囚於羑里非比尋常詔獄若夏啟有鈞臺之享吾不聞獄中可享也

方氏苞曰周官掌囚上罪梏拲而桎拲既在手安得更以梏加易曰童牛之梏防其觸也則梏在脰拲在手桎在足明矣所謂關三木也易又曰何校滅耳則校與梏其一物而二名與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

媒之前禖音媒𫄨大木反夏小正作來降燕乃睇

盧氏植曰元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爲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

徐氏師曾曰此言祈嗣之禮

朱氏申曰后稷生于姜嫄故周人祀之爲媒神

張氏虙曰商頌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因謂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而生契其言遂流于誕孔氏詩疏引此謂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詩記其祈福之時耳孔氏垂教怪神不語凡經所言爲農

有祈爲兵有祈與凡水旱有祈皆正也周禮六祈獨不見媒官嘉祥之事然則高禖之祥豈容億度禮有舊典後王確守其禮可已

姚氏際恒曰此附會商頌玄鳥之詩爲此說也

陸氏奎勳曰殷祀帝嚳而配以簡狄周則改祀姜嫄故有生民一詩世本記載始制儷皮嫁娶之禮者伏羲也後人嘗祀之愚謂秦漢以後禮多缺略不必究切于高禖之禮

姜氏兆錫曰玄鳥燕也以春分時巢人堂宇而乳故以其至之日祀高禖以祈嗣名高禖者尊之之稱變

媒言禖神之也御猶侍也所御謂有娠者也后之下有三夫人九嬪世婦御妻皆率侍褻事故祭畢大祝酌飲其有娠者而以神賜顯之獨言率嬪御者約舉之也韣弓矢衣也弓矢者男子之祥故以此爲事帶而授之也古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禋祀上帝則亦祭之故又謂之郊禖周詩生民篇姜嫄出祀郊禖而生稷而商頌玄鳥篇簡狄亦以玄鳥至之時祈於郊禖而生契皆謂此也但玄鳥詩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耳而殷本紀及詩鄭註乃云鳦墮卵簡狄吞之而孕何哉甚矣其好

事也

方氏苞曰此秦人妄舉之慝禮或吕不韋欲立而未立之祀也周官宗伯之屬凡國之典祀細大畢具參以儀禮春秋三傳國語無一語及禖祀者內宰專掌王后之禮事以下五職無一及焉佐后共祀事者九嬪以下五職春官世婦內外宗三職無一及焉女祝所掌王后之內祭祀至於禱祠招梗禬禳女巫所掌至于歲時祓除釁沐以及弔事無一闕遺內宰佐后立市設次特著祭以陰禮若果祀天而配以高禖天子親往六宫嬪御盡從王后則宜如宗廟賓客之事

大書特書且散見于各職而竟沒其文則三代以前
絕無此典禮斷可識矣且先王制禮養廉遠恥莫嚴
于男女故妻將生子夫出居側室使人日一問之乃
于禂人廣眾中別其孰爲天子所已御使帶弓韣受
弓矢于高禖之前瀆亂不經甚矣王莽篡漢娶史氏
女爲后依古備嬪御之數同日入宮皆使帶弓韣正
與此記相合或亦莽歆所增竄也周官惟九嬪有數
以應九卿世婦女御本無數以三相加而定其數自
莽始先儒不察乃據月令之數以訓周官據此記爲
詩箋傳矣詳見大雅生民詩辨　又曰六國僭王秦

欲稱帝而眾不從至不韋時并兼之勢已成故篇中
皆稱天子而王后亦稱后妃蓋以稱王及王后則僭
于六國也
任氏啟運曰王居明堂禮下有其子必得天材句唐
下有是月也祀日于東郊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夏小
正正月啟蟄雉震呴
馬氏融曰日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
高氏誘曰日夜分晝夜鈞也冬陰閉固陽伏于下是
月陽升震氣爲雷激氣爲電蟄伏之蟲始感陽而蘇
開戶而出也
孔氏穎達曰庾蔚之云先記時候以應節後記時候
以應二分二至故重記之
姜氏兆錫曰分者晝夜各五十刻如均分也啟戶謂
始穿穴而出也四仲月再記候者以二分二至慎之
故也
方氏苞曰凡再記物候後所記必是月之末也雷電
蟄出必仲春之末麥秋至必孟夏之末蟬始鳴必仲
夏之末雷始收聲水始涸必仲秋之末草木黃落蟄
蟲墐戶必季秋之末芸生泉動皆感陽氣必仲冬之

末餘可類推
任氏啟運曰夏小正正月啟蟄雉震呴古下有芍藥
榮句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
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先去聲
高氏誘曰鐸木鈴也金口木舌曰木鐸金口金舌曰
金鐸所以振告兆民者
陳氏澔曰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
不備謂體形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彭氏廉夫曰春分後六日其候曰雷乃發聲則有司

之令其春分後四日與
姚氏際恒曰先雷三日此語未允天官家推日月星
辰行度故能逆知日月之食若雷之發聲則無由知
之解者或以爲春分前三日或以爲春分後三日或
以爲驚蟄前數日欲爲記文彌縫無非臆論
朱氏軾曰仲春之月天子既禮所御于高禖又奮木
鐸以令娠婦誠以嗣續所關甚重貴賤一也不備則
當從孔說所生之子形體性情不全也
姜氏兆錫曰先雷三日以節氣而言蓋春分前之三
日也容止猶言動靜聖人必變以敬天也不戒則或

男女近狎而褻天無所不至矣此所以孕育虧而親
體凶也古人言不斥而意獨切類如此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度音杜量音亮甬音勇概古代反淮南子下有令官市字
孔氏穎達曰律歷志累秬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
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丈爲一引五度審也黃
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其寔一龠容千二百黍合龠
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嘉矣黃鍾
之龠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十六兩爲斤三
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五權正矣　又云權與物

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紫律歷志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
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于分忖于
寸蒦于尺張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龠者黃鍾
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
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
之量也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
斛也以井井準其概銖者物繇忽微始至于成著
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
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是二篇
之爻陰陽交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
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
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
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
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
于兩明于斤鈞于鈞終于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
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于
十二辰而復于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
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

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
吳氏澄曰鈞謂均平之與同角正一義非三十斤之
鈞也
顧氏炎武曰左傳異議云北魏及齊斗稱于古二而
爲一北周及隋斗稱于古三而爲一又唐六典外官
司皆因隋制大史大常大醫用古制故詩有大斗小
斗大兩小兩之名歐公集古錄得漢銅甬銘曰容十
斗重四十斤以今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是斗則三
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又莽布長二寸五分今一寸
六分有奇廣一寸今六分半是後之大于古量爲最

權次之度又次之又沈括云秦漢六斗當今一斗七
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大于唐元史
云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斛又大于宋
姚氏際恒曰按虞書歲二月東巡守同律度量衡此
因巡守其方而校驗之耳今亦謂二月日夜分之時
而始平之未免附會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之總名甬
據舊解為斛衡石亦權類義皆重複又仲夏曰同度
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此不過變文以示異耳陸
農師曰仲春鈞衡石以角斗甬以正權槪變也變者
陽事仲秋平權衡以正鈞石以角斗甬陰有順而已

此求之過深况記文仲春鈞字作均平解仲秋鈞字
乃三十斤之謂字且異義乃欲拘牽文法以求之乎
姜氏兆錫曰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為鈞四鈞
為石甬即斛也權稱錘也槪平量器也同之言齊也
衡以平款角以較其異正則定於一也鈞衡石為衡
鈞石者鈞石數相連衡則平之而已此即夏書關石
和鈞之義而仲秋正鈞石尤明蓋傳寫之誤與鄭註
亦云三十斤曰鈞則是鈞石之鈞而非平鈞之鈞審
矣俗本蓋仍而未改也首一句總言同度量也次二
句衡鈞石乃權之事角斗甬即量之事先總言度量
而次分言權量也者互文也末句更以正權槪結之
蓋惟正權則鈞石無不平正槪則斗甬無或亂矣此
本節先後分合之義也
周氏發曰仲春鈞衡石吳氏澄不作三十斤解鈞于
文義協
方氏苞曰量既同而又曰角斗甬者量之器多斗正
則升合以下皆正矣甬正則鍾籔以上皆正矣舉其
中以括上下也
任氏啟運曰准則下有令官市三字姜云當作衡鈞
石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
農之事闔戸臘反夏小正二月往耰黍
高氏誘曰耕者少舍言耕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
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傳曰震雷出滯土不備
墾辟在司寇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寢以安
身廟以事祖大事兵戈征伐也案鄭以廟之寢言高以人之寢室言二說相兼乃備
張氏虙曰當寒之時塞向墐戶修之者去其向之塞
闔其戶之墐古人慮農事之或妨也謂農之闔扇可
乘閒而修之若國之寢廟既以畢備不必作此大事

以妨農之事蓋寢廟告成無有廚鈌不必修也
姜氏兆錫曰少舍暫息也凡門戶以木曰闔以竹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畢備亦謂門戶之屬大事謂軍旅之事也
周氏發曰乃修闔扇寢廟畢備言寢廟之闔扇畢備寢廟是通言凡人所居故左傳云民有寢廟不知何故昔賢必以接神解廟
方氏苞曰周官比長爵下士即耦耕之農也故耕者或得有廟周官閭胥比長通計爲中士下士者十餘萬人豈能徧祿乎必于百畝之外量增其田而以禮

數寵厲之非朝廷之士之比惜古籍湮滅無可考耳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漉音鹿陂彼宜反
高氏誘曰爲盡天物也
張氏虙曰周禮春蒐火弊獻禽因焚萊除草也然惟蒐時爲然常時固有禁
姚氏際恒曰以網罟入水曰漉陸德明亦謂竭非
姜氏兆錫曰川澤大陂池小漉撈取之也三者皆恐傷生之意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讀獻夏小正頒冰在三月
高氏誘曰春薦韭卵取冰以祭

孔氏穎達曰此開冰在卯月左傳火出爲辰月周禮夏頒冰乃巳月不同者建辰火星始見建巳火星漸高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又三月內得有四月節也月令季冬藏冰詩二之日納於凌陰鄭云幽地晚寒所以較遲一月也
蘇氏軾曰十二月陽盛于下故納冰地中二月陽作則啟冰而廟薦之四月純陽冰于是大發而食祿之家老疾喪祭無不受冰以節陽氣之盛
胡氏安國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也獻羔以享司寒之神先薦寢廟先神後人也主未入廟薦祭皆

于寢
葉氏時曰周官外饔之膳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亦以鑑是飲食不可無冰也祭祀共冰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是賓客喪祭不可無冰也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二月將開冰始治鑑夏頒冰秋刷冰室是四時皆治冰政也蓋陰陽二氣流行一氣未至則閉而爲災一氣或過則乘而爲疾故方陰盛而陽微也則鑿冰以達陽而備暑方陽盛而陰消也則出冰以助陰而禦暑
董氏應暘曰冬藏冰以節地下陽氣之盛此開冰以

節地上陽氣之盛
姚氏際恆曰鮮吕紀作獻是昭四年左傳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是也又曰火出而畢賦火出季春也此於仲春言之不合鄭氏謂後乃賦之者旣主傳文兼主周禮凌人夏頒冰爲說然豈有二月開冰而四月始頒者乎
姜氏兆錫曰古者日在虛則藏冰仲春則獻羔於司寒而開之也先薦寢廟者敬祖也薦後天子乃用冰而遂達于下矣
方氏苞曰卯月尙寒而開冰者歲或旱燠則祭祀賓

客殽羞夙具者宜用冰鑑耍浴亦不可無冰也
齊氏召南曰按月令藏冰較豳風先一月頒冰較周禮左傳先兩月
任氏啟運曰鮮吕作獻此字誤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菜吕氏舍作采
高氏誘曰上旬丁日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習舞也舍猶置也樂六代之樂中旬丁日又入學習樂樂所以移風易俗協和民人也　又曰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于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此之謂也
黃氏震曰月令皆用吕氏月紀此以采爲菜傳寫誤爾
董氏應暘曰仲丁不往視上丁巳視之也
張氏虙曰習樂于學無所不習不特舞也古人作樂所以導和于天下乃時之常事豈必有所爲乃一習之哉
萬氏斯大曰吕氏春秋作入舞舍菜註云入學官也舍置也置采帛于先師之前以贊神也按夏小正云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之

舞也入學也者太學也謂今時大舍菜也據此相參益知當從吕紀原文
姚氏際恆曰祭用丁日未詳鄭氏但引夏小正丁亥萬舞入學而不詳其義疏亦無論馬彥醇曰釋菜用丁爲文明故也此世俗之說儀禮少牢祭祖日用丁巳豈亦爲文明耶陳可大曰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按以易釋月令說巳非撮取易中兩處之文又兩處每二句僅撮取一句合夾出丁字與猜謎相似大可笑也此本劉原父言郝仲輿曰丁當也當祭日也丁成也樂以教成也亦臆說愚前謂鄭氏於孟春

曰習舞爲仲春將釋菜是釋菜用舞於仲春曰將舞必釋菜于先師是釋菜不用舞前後矛盾今據孔疏猶足爲證其言曰鄭以經習舞釋菜恐其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按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是知釋菜不爲舞也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卽釋也觀孔疏此說非矛盾而何鄭因月令習舞在前釋菜在後故云習舞爲仲春將釋菜有因周禮釋菜在前習舞在後故又云將舞必釋菜于先師若是則何取于註經哉按習舞釋菜呂紀作入舞舍菜高註曰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

學宮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于前以贄神也按諸禮云釋菜或云奠菜解者皆以菜爲芹藻之類惟呂紀高註不同今摘出亦可以廣異聞

姜氏兆錫曰上丁上旬之丁日仲丁則仲旬也必用丁者舊謂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之意也孟春習舞不釋菜者至是習將成而天子且帥三公以下往視之矣故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習樂註謂習歌與八音也不言視學待季春也

任氏啟運曰必用丁者馬融謂取文明之義愚謂兌藏丁亦取虛受而相說也陳謂先庚三日後甲三日欲丁寧于更變之前更始之後似鑿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采采幣釋奠而用采幣也習舞旣成故釋奠以告鄭謂習舞象萬物出地鼓舞或謂習舞象雷出地奮有聲愚謂總順陽氣之發也仲丁不親往以上丁巳親之也　又曰唐上丁釋奠于國學祭周公上戊釋奠于太公廟按古出兵受成于學反釋奠于學文武一也唐分周公爲文太公爲武何居采陳作菜今從呂

齊氏召南曰按此註下應有疏何以獨闕上丁之義

陳澔曰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釋菜之義則周禮大胥入學舍菜合舞注曰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其先師詳文王世子註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祀蔡邕作祈唐月令有是月也祀日於東郊

蔡氏邕曰祈者求之祭也預說水旱疾疫諸事必用圭璧但以皮幣更犧牲左傳所謂祈以幣更也

高氏誘曰時尙生育故不用犧牲

姚氏際恆曰記文前云祀高禖用大牢又云獻羔開冰此云祀不用犧牲是自爲矛盾也黃叔暘曰此雖

云愛物之仁其流之獘將至以麪爲犧牲非古禮也
此說甚是用圭璧更皮幣孔氏曰應祀之時圭璧更
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此解
迂曲非記意蓋亦謂以圭璧更其皮幣以皮亦獸皮
故耳
姜氏兆錫曰註曰不用牲以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
疏曰此謂祈禱之小事如大牢祀高禖之類大典不
在此限也更易也稍重者用圭璧輕則易以皮幣
朱氏軾曰小祀不用犧牲視所祀之輕重重以圭輕
以幣此亦𥹋儀非古禮也

任氏啟運曰蔡邕作祈唐月作祀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
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
煖氣早來蟲螟爲害掠音亮淮南子下有二月官倉其樹杏
高氏誘曰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殺戮故寒氣
猥至而寇害之兵來伐其國也冬陰縮殺而行其令
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熟而民飢民飢則相掠
夏氣炎陽而行其令火氣故旱煖極陽生陰故蟲螟
作害
陳氏澔曰行秋令爲酉金所傷冬令爲子水所淫夏
令爲午火所泄也
張氏虙曰麥爲寒氣所害故不熟
朱氏申曰麥火穀陽不勝故不熟
姚氏際恒曰寇戎來征鄭氏曰金氣動也然則非特
八月矣餘不備論
姜氏兆錫曰仲春行秋令酉金之氣所傷也行冬令
子水之氣所淫也行夏令午火之氣所洩也未至凝
聚而至也多掠註謂陰姦眾也螟食苗心者按此行
夏令應在行秋令冬令之前蓋錯舉也後倣此
任氏啟運曰多水而寒陰氣勝也寇戎來征金氣應

也麥本金穀陽始而生陽極而成泄其始氣故不能
熟民相掠亦陰勝也大旱而煖午火之氣螟食苗心
者午爲心火午氣早洩故蟲害心淮下有二月官倉
其樹杏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胃音謂日在胃淮南子作招搖指辰夏小正三月參則伏
高氏誘曰胃西方宿趙之分野
徐氏師曾曰七星星也其星亦七故曰七星
姜氏兆錫曰季春夏正建辰之月胃宿在西大梁之
次七星謂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辰唐作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今清明在壁八穀雨奎九

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洗蘇典反

國語曰修潔百物考物納賓

漢志曰洗潔也陽氣洗物辜潔之也

班氏固曰洗鮮也萬物去古莫不鮮潔也

高氏誘曰姑故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物皆去故就新也

朱子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一分

王氏喬桂曰姑洗長七寸二分自夾鍾益九分

姜氏兆錫曰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鴽音如虹音紅見賢遍反萍步丁反夏小正有委楊羊羵則鳴桐始華作拂桐芭呂氏春秋淮南子唐月令萍作蓱

高氏誘曰桐梧桐也是月始葉也鴽青州謂之鵖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鶕

朱子曰虹隨日所映故明西而莫東虹者天地之淫氣也

盧氏翰曰萍無根而浮與水長平故謂之萍楊花入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生一夕生九子江東謂之薸

姜氏兆錫曰此記辰月之候鴽鵖鶕之屬

任氏啟運曰爲鴽下古有牡丹華句時訓井下鳴鳩二句分六候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張氏虙曰當辰上三月位也

朱氏申曰右个以其介於右也

姜氏兆錫曰青陽右个謂東堂之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陳氏澔曰將蠶祈穀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

姚氏際恒曰鞠菊通鞠衣未詳所用之意鄭氏謂鞠衣黃桑之服爲將蠶求福祥之服此因周禮內司服之鞠衣而混解及之也夫曰鞠衣取象鞠之黃也何以又謂之黃桑之服何不直曰黃桑衣而曰鞠衣乎古無祈蠶之禮亦似杜撰借曰有之下文明曰祈麥實此何以不言祈蠶且下文別言蠶事則此處必非言蠶矣或謂郎下祈麥然尙間命舟牧覆舟一節安

得通之

姜氏兆錫曰鞠衣衣色如菊註又謂黃桑之服者亦象桑葉始生色也先帝卽謂先代木德之君薦之者以祈蠶事也

方氏苞曰非聖人不能刱物先帝宜爲始教民蠶桑者但經傳別無所稽恐亦秦人所刱立

任氏啟運曰愚疑黃帝之妃西陵氏始蠶後世祀爲先蠶當天子先告黃帝后妃乃祀西陵王樵曰薦之于明堂爲祈蠶也　又曰淮無此節

齊氏召南曰按內則司服掌王后之六服有鞠衣是王后服以親蠶之服此則薦于神坐者也衣色則一

所用則不同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覆芳服反音福鮪于軌反夏小正祭鮪見二月

高氏誘曰天子將乘舟始舟恐有穿漏反覆視之至于五愼之至也鮪似鯉而大詩曰鱣鮪潑潑進此魚于寢廟禱祈宗祖求麥實也

方氏慤曰先王享親牲必親牽殺必親視鮪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

張氏虙曰天子於是乘舟其眷遊與惟天子不以無事出因薦鮪于寢廟

董氏應暘曰薦鮪以薦新也非爲麥祈而祈麥則因薦鮪而舉

萬氏斯大曰按夏小正二月祭鮪鮪者美物也魚之先至者也其至有時謹記其時三月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見之也據此則薦鮪祈麥是二事不相因

姚氏際恒曰潛詩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月令于季春季冬言薦鮪薦魚與之合　祈麥亦祈于上帝也

鄭氏曰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按穀麥一類孟春祈

穀於上帝此何以祈於寢廟乎不可通

姜氏兆錫曰舟牧主乘舟之官也五覆五反詳視罅漏之意因薦鮪并祈麥實致仁孝也

任氏啟運曰周禮𡡾人春獻王鮪以鮪最先至薦之示尊也夏小正祭鮪在二月祈麥在三月本屬二事此合言之豈以禮食麥以魚魚者麥之配故薦魚以祈麥與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句古侯反音鉤內入聲

朱氏申曰發動而有所主泄出而有所續天地之化

方宣而外達人之政事顧可內之使內入乎
彭氏廉夫曰布于萬物曰生氣原于造化曰陽氣
陳氏澔曰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
泄不可否畜閉藏也
姜氏兆錫曰句屈生者萌直生者內猶歛也季秋務
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若季春當宣散不當畜
閉下文布德行惠卽其事
方氏苞曰草木始生必屈旣出土然後直上萌卽句
之出者鄭註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詷義本明陳氏
易之以直生屈生對列若種類有二失之矣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
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廩呂氏春秋作窌）
蔡氏邕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高氏誘曰方者曰倉穿地曰窌無財曰貧鰥寡孤獨
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府庫幣帛之所
藏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興化致理
也
吳氏澄曰天子旣自有所聘所禮已而在諸侯境者
又勉諸侯聘禮之欲周于天下而一無所遺也
陳氏澔曰在內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

凡此皆天子之德惠
徐氏師曾曰凡此皆不內之謂也
姚氏際恒曰名士鄭氏謂不仕者近是疏引皇氏謂
賢者名士之次較量高下非
姜氏兆錫曰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振猶救
也周濟也勉猶助也小則發倉廩以賜賑之大則開
府庫出幣帛以周勉而聘禮之也一云內命有司施
開發之恩外勉諸侯行聘禮之典亦通
方氏苞曰發倉廩以下行惠也開府庫以下布德也
任氏啟運曰淮無首句及周天下句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
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上上聲行如字隄丁奚反道去聲塞入聲淮南子塞下有自國始至竟止）
朱氏申曰隄防以捍水者溝瀆以行水者道路人所
往來
姜氏兆錫曰命司空者周禮司空掌邦土也騰滿溢
之象道引也
方氏苞曰近夏江河之流浸長而騰起非雨潦所積
故以下水別之
李氏光坡曰下水上騰者恐時雨過多下流之水將

上泛濫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罝音嗟子斜反罘音浮翳於計反音曀餧音委又去聲於僞反九門呂氏春秋唐月令並作國門

吳氏澄曰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則當禁之

姚氏際恒曰九門鄭氏曰天子九門者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按周禮鬭人鄭司農註云王之五門皋門雉門庫門應門路門鄭氏增以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記所謂九門非實有稱九如九逵九衢之謂卽曰實有之亦是秦制安

得以周之門制混填而妄傺之耶又若路門以內天子之居當曰入不當曰出矣而九門爲天子都城之門皆可稱城門何得以爲一門其郊門關門亦取孟子臣聞郊關之內爲說悉杜撰也孔氏曰自路門皋門以內皆宮殿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有宮殿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按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別屬郊野之地故芻蕘雉兎皆得以往若天子路門皋門宮寢林死所在百姓安敢以羅網毒藥入之豈有空閒之處乎如孔氏之說可謂欲蓋彌彰矣

徐氏師曾曰此仁及鳥獸之禁也

陸氏奎勳曰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南北九經東西九緯皆從陽九之數故門亦以九稱鄭氏舉路門應門之類以當之豈有罘罝畢翳餧獸之藥而出入於公宮者與

姜氏兆錫曰罝罘以捕獸羅網以捕鳥畢長柄小網形似畢星以掩兎翳則射獵者用以自隱也餧之言啗藥謂毒藥也九門舊謂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并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凡九也七物皆田獵之具禁其出用于門外者以逆生道也

續禮記集說　卷二十六　月令

方氏苞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則王畿通十有二門春秋新作南門以非禮書而內外傳無言侯國之南門者則降殺可知此記所稱九門或舉侯國之制或秦變周禮皆未可知而其爲國門無疑也路門應門內不宜有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疏集說並誤

任氏啟運曰對舉則分散舉則通也翳獵者自蔽之器餧啗之也九門國門也天子之城十二門侯國九門秦因國之舊故曰九或曰天子東門不出獵具順生道也至此陽氣盛長故并九門禁之亦通鄭謂路

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凡九獵者安得出天子路門恐非　又曰唐無冡字宋本騶作弋　呂唐九作國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柘之夜反植音治直吏反籧音渠筐曲狂反齊側皆反同呂反或作繭古典反共音恭同呂氏春秋戴勝作戴任曲植作挾曲籧作篆鄉許亮反觀並去聲省生上聲）

孫氏炎曰鳴鳩關東謂之戴勝一物而舉異名耳拂鼓其羽而飛降歛其翼而集

李氏巡曰祀先蠶禮爲壇桑壇東南或在西祭或太牢少牢三獻一獻歷代異也

李氏時珍曰自桑葉大而厚謂之魯桑葉細而薄山桑葉細而長子桑先葚後葉

王氏盤曰荊桑多椹枝葉堅勁魯桑少椹枝葉豐腴

柘葉似柘而小

高氏誘曰鳴鳩班鳩是月直刺上飛高數十丈乃復下戴勝鷗鳩爾雅云鷗鳩生於桑是月其子彊飛自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曲三輔謂之栚（案栚讀）關東謂之椄（案得讀滴）靑徐謂之曲圜底曰蒙方底曰

筐皆受桑器王親耕故后妃親桑以爲天下先勸衆民也（案栚椄橫者植直者加曲于上以受蠶非曲異名也）

張氏虙曰野虞如周禮山虞澤虞

朱氏申曰鳴鳩拂羽則人當效其儀戴勝織紝之鳥所以示婦功降桑則人當務其本曲薄也所以藉蠶植柱也所以承曲室謂之籧以宿蠶器謂之筐以求葉

徐氏師曾曰命野虞以下將蠶之事后妃以下方蠶之事既登以下蠶畢之事

姚氏際恆曰禁婦女毋觀呂紀高註以爲游觀是也

古人稱游爲觀齊景公問晏子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卽此義鄭氏以爲去容飾非

姜氏兆錫曰野虞主田野山林之官也羽拍身曰拂戴勝鳥名頭上有勝主織紝一名戴鵀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槌也曲而織曰曲直而立曰植圓曰籧方曰筐四者皆蠶具也東鄉以迎時氣躬亦親也使猶令也禁止其容觀之飾減省其箴線之令使勸力蠶事也登成也效驗也衆婦各分繭以繅而稱絲之多少以驗功之上下也共服說見孟夏

周氏發曰季春禁婦女毋觀鄭氏云去容飾孔疏云

無暇容飾皆與禁字意不合竊謂觀遊觀也如鄭國之俗三月出遊故禁之使專一於蠶也若容飾之事與蠶事無礙何必禁

方氏苞曰觀遊觀也婦容宜修若豔冶之色雖無蠶事宜有常禁分繭之多寡稱絲之輕重則蠶者之勤惰巧拙可辨所以效其功也或曰辨其良苦之物以授嬪婦使効其功以共郊廟之服

齊氏召南曰按賈疏曰月令云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與彼不同者仲春始蠶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之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文異也與此疏

相發明

任氏啟運曰庸有事先蠶句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監號並平聲

張氏虙曰咸理不特一工為然日號不特一日為然

朱氏申曰淫巧蕩上心玩物足以喪志也

彭氏廉夫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故為淫巧以蕩上心乎

邱氏濬曰虞廷九官共工居一蓋事雖小而君心之檢蕩係焉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係君心心一蕩則宮室服用必費財勞民而人有不堪矣然是心也檢之則難蕩之則易其始未嘗不起于微細而終于莫救此箕子于紂以象箸而知其不至于瑤臺璇室而不已也古防未然之欲而謹其微者豈不深哉

姜氏兆錫曰工師百工之長五庫五材之庫一云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凡諸物之至皆有舊法謂之量一云量者多寡之數也審考察也理治也監工謂工師也號令也時如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冬定體之類淫巧謂淫奇巧變也蕩惑溺也百工皆治厥事而監工者日以悖時違制二者為戒也

方氏苞曰金鐵皮革箭幹宜為三庫其物多也筋角齒羽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其質細也

任氏啟運曰唐無于時字作為一作詐為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黃氏乾行曰前既習舞樂此又大合之則聲容大備歌舞相成因陽氣之盛以風天下不特國子民俊已也

姚氏際恆曰按樂爲總名吹與舞皆樂中之事凡或言習舞或言大合樂或言大合吹亦各出以見異耳解者不必泥

姜氏兆錫曰大合樂註謂大合聲容以助宣陽化也其禮今亾馬氏謂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谷樂於春末則中聲之所止也今按周禮大司樂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鄭謂助宣陽化蓋以此與仲春習之故至此大合而亦帥視之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累上聲讀纍讀縲皆非

高氏誘曰累父牛牛騰馬父馬皆將羣遊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

朱氏軾曰遊則皆遊止言牝者從其重也畜產孳生所重在毋故言牝先于牡

姜氏兆錫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縈之牛騰躍之馬遊牝于牧地以蕃其生而其內有中犧牲之用及馬駒牛犢皆書數以備稽校也

方氏苞曰于牛曰累則馬亦縶綱可知于馬曰騰則牛亦求牝可知牛馬在欄廐並維縶之不得通淫及宜乘匹先解縱其牡之累者騰者于牧然後使牝遊而就合焉所以防途中風逸之患也

任氏啟運曰累呂作纍淮作惵並非

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儺乃多反儺同磔竹栢反攘如羊反

高氏誘曰南西北九門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使木氣盡達

吳氏澄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爕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案難者蒙熊皮黃金四目執戈驅逐有似于戲耳未嘗聚衆戲劇若後世魚龍曼衍之爲也

張氏虙曰聖人順陰陽之理惟恐邪之足以干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於是難之以畢春氣逐其不正使氣得以成功也

萬氏斯大曰命國難呂氏春秋作國人難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又於仲秋天子乃難下云此難難陽氣也陽氣至此不衰害將及人者陽氣左行又于季冬命有司大難下云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于此陰氣右行按鄭于此三時之難其說之謬有六于季春季冬皆云難陰氣而一云陰寒害

人一不云陰寒害人所以然者據彼以春時貴陽氣故以陰氣右行爲害秋時貴陰氣故以陽氣左行爲害若冬時則正貴陰氣所以不能云陰寒害人然則何以難耶其說不一一謬也者以季春爲陰寒害人亦當于季秋爲陽暑害人若于仲秋爲陽暑害人亦當于仲春爲陰寒害人今無仲春季秋之難何也二謬也季冬謂難陰始于此者陰氣右行則季夏亦當謂難陽始于此陽氣左行今無季夏之難何也三謬也又於季春下曰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又於仲秋下曰此月宿

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又於季冬下曰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强陰出害人按星經司命司祿司危司非各二星在虛北各主天下壽命爵祿安泰危敗是非之事本非凶星第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故鄭卽以鬼官之長附會爲厲鬼將隨强陰出害人誕妄難信四謬也據云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則孟夏日在畢何以不難五謬也據云仲秋月宿直昴畢是仲冬月宿則虛危季冬日歷虛危既難則仲冬月直虛危何以不難六謬也孔疏之謬亦有三

於仲秋下曰十一月陽氣至於虛危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于虛危而爲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疾疫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爲難者以陰氣居虛危按鄭謂陰氣陽氣者皆是宜陰而陰宜陽而陽過時陰陽之邪氣也其謂季冬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邪氣爲陰氣也今謂十一月陽氣至虛危又曰陽氣初起又曰六月陰氣至微則是以陽生于子陰生于午之陰陽爲過時之陰陽矣混雜不楚一謬也又曰季冬行大

難稱大則貴賤皆爲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惟天子諸侯有國爲難此云天子乃難惟天子得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按謂陽氣害人則此陽是厲邪氣若君象之陽乃正陽之氣可云天子難此君象之陽乎然則邪氣之陽卽庶人亦可難何得謂天子得難諸侯亦不得難也二謬也季春季冬皆難陰氣何以一則有國者始可爲一則貴賤皆爲之三謬也難雖非古禮然論語有之鄉俗所行由來久矣大槩是袚疫除沴之義據鄭引王居明堂禮云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漢時三月三日臨水修禊祓除災疫卽其意

又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其義不過如此特月令不言耳非如鄭孔創爲誕妄不經之說以致種種譌謬如此也其本文云國難天子難大難者皆取行文立異非有殊别觀逸禮不分可見又云以畢春氣以達秋氣以送寒氣畢春氣謂畢止春災之氣送寒氣以寒字代冬字以送字代畢字亦取行文立異非有殊别也若仲秋未畢則言達而已孔疏及諸解亦皆屑屑比擬殊無謂

姜氏兆錫曰儺以逐厲曰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之國難難于國中也殺牲謂之磔除禍謂之禳畢盡也

厲氣除故春氣無有留滯猶達秋氣之意也方氏曰儺以儺陰慝而敺之此儺陰慝之作於春者也仲秋儺陰慝之作于秋季冬儺陰慝之作于冬獨夏不儺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曰磔攘冬曰旁磔秋雖不言從可知矣吳氏曰儺者使人之和氣充盈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先王燮理之一端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愚按陰陽和而後萬物遂儺固所以和陰陽也而方氏惟謂儺陰慝者蓋陰陽二者不能相無而先王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以陽善而陰慝故也然而亢陽之已過則先王固亦抑之矣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是也季春陰慝深故儺惟及國季冬陰慝深故儺偏于鄉若仲秋平陽畧而已故惟天子行之天子儺于朝國儺自朝及國大儺自朝與國以及鄉義各有當未可偏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淮南子下有三月官鄉其樹李

高氏誘曰春行冬寒殺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上竦曰肅木不曲直也氣不和故國大惶恐行夏炎陽之令火干木故多疾疫雨澤不降故山陵所植不收行

秋金之令金者水之母故多沈陰爲淫雨又金爲兵故並起

姚氏際恆曰民多疾疫鄭氏曰六月宿直鬼鬼爲天尸按孟春亦言行秋令則其民大疫七月宿直觜參豈亦天尸乎既可見其强合月令之非又可見其附會列宿之謬

姜氏兆錫曰季春行冬令丑土之氣所應也行夏令未土之氣所應也行秋令戌土之氣所應也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山林高無所成也沈陰不舒貌按四季皆屬土故註皆曰應而與孟仲遞曰洩曰傷曰

損曰淫者別也餘時放此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御共樹李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六終

浙江書局重刊

鄒寶僡校

吳錫庚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月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婺音務又夏小正四月昴見初昏南門正日在畢淮南子作招搖指巳

高氏誘曰畢西方宿晉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孟夏夏正建巳之月畢宿在申實沈之次

任氏啟運曰今立夏日在胃一小滿昴三淮作招搖指巳唐作四月之節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今立夏日在胃一小滿昴三

爾雅曰四月爲余實沈之次巳與申合也翼南方火宿二十二星爲朱鳥之翼廣十九度女北方土宿四星如箕廣十一度婺須皆女賤之稱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高氏誘曰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號爲神農死祀南方爲火德之帝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爲高辛火正死爲火官

張氏虙曰漢魏相傳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而司

夏火性炎上故曰炎帝融者火之明盛也
姜氏兆錫曰炎帝火德之君號神農氏一曰烈山氏一曰大庭氏祝融火官顓頊氏之子黎也
爾雅曰歲在丙曰柔兆丁曰強圉月在丙曰修丁曰圉丙炳丁強也是時日行至井月從赤道長養萬物物皆炳明而強大故取以名干

其蟲羽

戴氏德曰羽蟲三百六十鳳爲長
高氏誘曰盛陽用事鱗散成羽鳥屬也
朱氏申曰夏則前而禮羽蟲屬焉以其色文也

吳氏澄曰南方井鬼柳星張軫翼七星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
盧氏翰曰南方朱鳥七星火屬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
姜氏兆錫曰鳥曰羽蟲火之屬

其音徵律中中呂徵音止仲呂之中仲通

國語曰宣中氣也
白虎通曰呂拒也陽氣將極陰始自中拒難之
漢志云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中呂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
班氏固曰呂拒也陽氣將極陰始自中拒難之也
高氏誘曰徵火也位在南方仲呂陰律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類陽也
韋氏昭曰四月仲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陽氣宣散于外陰氣閉藏于內所以助陽成功也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太史公云徵動心而和正禮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
王氏喬桂曰仲呂長八寸一分自姑洗又益九分
姜氏兆錫曰五音徵爲火仲呂已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

姜氏兆錫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者火之成數也苦焦皆火屬

其祀竈祭先肺

高氏誘曰吳回回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肺金也祭先之用其所勝也
張氏虙曰夏與冬爲對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夏祀竈賴其養于家冬祀行賴其利于路也
朱氏申曰竈者物之所以化夏則陽極而陰化也故祀之祭先肺夏火之勝金也

黃氏震曰夏火盛克金故祭先肺以金養之
姜氏兆錫曰竈火之養人者故夏祭之也蔡邕曰祀
竈之禮在奧先設主祭於竈陘
任氏啟運曰惟有其位南方唐有其性禮其事視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螻音婁蟈音國螻蟈鳴夏小正作鳴蜮蚓淮南子作螾王瓜呂氏春秋作王菩生夏小正又有鳴札囿有見杏
高氏誘曰蚯蚓自土中出王菩或瓠瓠也是月乃生
爾雅不榮而實曰秀
張氏虙曰王瓜大瓜也種最多有大有小以大者為
善苦菜詩謂之荼　又曰蛙能鳴蟈鳴尤甚故周禮

蟈氏掌其禁
盧氏翰曰蚯蚓無心與阜螽交引而後伸一名土龍
又曰螻一名螻蛄當夏氣之盛則夜鳴聲似蚯蚓亦
謂之土狗
朱氏申曰王瓜感火之色而生荼菜感火之味而成
也
姚氏際恒曰螻蟈鄭氏謂蛙非郝仲輿謂土狗似螻
蛄者是也王瓜鄭氏曰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
小正云王萯秀如鄭說王瓜即王萯無疑 王萯本草謂拔葜俗
名土茯苓兼明書謂栝樓非 或又謂即今所食俗名之黃
瓜益謬
姜氏兆錫曰此下脫靡草死二句在聚畜百藥之下
說見後此記巳月之候螻蟈蛙也王瓜萆挈也本草
作菝葜謂之瓜其根似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
又云王萯秀朱氏曰王瓜色赤感火色而生苦菜味
苦感火味而成也
任氏啟運曰王瓜生古作赤箭生小正作王萯生苦
菜秀古作吳葵華小正作秀幽詩作秀葽時訓下有
小暑至句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騮音留粗七奴反淮南子下有南宮御女吹竽笙其兵戟
高氏誘曰乘朱路駕赤騮順火德也騂馬黑尾曰騮
姜氏兆錫曰左个謂明堂之東偏騮馬名赤色淺朱
色探高而粗大象物之盛長也
任氏啟運曰惟有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
兵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
欣說 說先悉蔦反

高氏誘曰火王南方故於南七里之郊還從南郊還也封諸侯賞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之謂也

陸氏佃曰於天子言無不欣說於相言無不當亦立言之法

顧氏炎武曰此鄭紏經之違

姜氏兆錫曰春秋言帥諸侯而夏冬不言者豈以大寒極暑而不勤諸侯與不然則省文也迎夏於南郊祭炎帝祝融也

方氏苞曰周官大司馬時田春秋具列王暨諸侯之

旗鼓而冬夏第舉羣吏蓋盛暑隆寒所以優尊者又軍禮繁重雖有宗遇之諸侯不以與苗狩也詳見周官析疑若首夏初冬迎氣之際諸侯宜與而月令于夏冬亦第舉公卿大夫蓋朝覲者旣歸而宗遇者未至爾　又曰冬夏不合諸侯而封國何也朝覲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不宜于冬夏此始封之國策勳錫命宜于盛夏若加地進律由附庸而賜國由子男而進階則宜于嶽狩命之

任氏啟運曰封賞之大也可賞卽可封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淮南子作脩禮樂饗左右）

高氏誘曰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民人樂所以移風易俗蕩人邪心存人正性故使習合之

張氏虙曰禮樂不可一日廢以時習合非有所爲也

姜氏兆錫曰舊謂飲酎故習合之也

任氏啟運曰禮秋所習而此命樂師合而併習之順陽盛陰始交也若夫君子斯須不去禮樂豈至此始習哉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去聲舉長大淮南子作舉孝弟必當其位淮南子作左天長養）

高氏誘曰贊引也遂達也材過千人爲俊萬人爲傑

有賢良長大之人皆自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鄉有孝於父母聰慧質直仁秀出于眾者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而罪之此之謂也

王氏肅曰長大形貌壯大者

孔氏穎達曰中候握河紀舜爲大尉是堯時置之三王不置

徐氏師曾曰長大以力言王制云執技論力是也

姚氏際恒曰大尉秦官而上言封諸侯又非秦事也月令之尨雜可見

姜氏兆錫曰大尉秦官也傑俊以才言贊者引而進

之賢良以德言遂者達而行之長大以力言舉者選
而用之凡此爵必有德祿必有功皆無不當也
周氏發曰孟夏舉長大王氏肅謂形貌壯大者則是
國語所謂使富都貲焉不知其美者以之行爵出祿
豈能當乎且與下養壯佼複
方氏苞曰周官司馬論辨官材司士諸子皆屬焉故
秦仍其法亦使大尉掌之
任氏啟運曰按尚書中候舜爲大尉亦古有之歟呂
作大封唐作柏
齊氏召南曰中候疏非是中候出後人僞造非堯時

實有大尉官而三王改之也鄭氏甚確疏不當引緯
以曲解之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無發大眾毋伐
大樹　壞音怪墮隳通許規反
張氏虞曰當夏之時物無不長無不高也勿使人壞
是繼之勿使人墮是增之也土工一起築城鑿池能
無壞墮乎大眾一發車徒征行能無壞墮乎若伐大
樹則壞墮又甚矣皆所當戒也
徐氏師曾曰起土功發大眾則妨農桑之事伐大樹
則傷條達之氣故皆禁之

朱氏軾曰長高謂隄防已于季春修利矣至此又繼
之增之毋使壞墮也
姜氏兆錫曰繼之益長增之益高若壞墮是損其已
成也起土功發大眾則農業廢伐大樹則盛氣傷故
皆禁
方氏苞曰繼長增高即動植之物以驗天地之氣也
天地之氣暢達故不宜有所壞墮馬氏乃以繼增爲
人事不識所謂
任氏啟運曰長淮作脩呂作嘖
是月也天子始絺

高氏誘曰絺細葛也
張氏虞曰夏葛冬裘天下之常惟天子尤以順時爲
道也
姜氏兆錫曰葛布精曰絺麤曰綌
任氏啟運曰唐有命有司祀雨師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
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行爲勞並去聲
高氏誘曰野虞位卑故命之出行田原曰爲天子者
見天子留意於農野虞之行如天子親勞然也司徒
位尊命之循行縣鄙都者人情所樂居命農勉作以

趨時在田而不在都也
黃氏震曰夏則農居田閒之廬舍冬則歸都邑之居
彭氏廉夫曰命野虞又命司徒尊卑勸飭殷勤之至也
姜氏兆錫曰時謂農時也勉興作於田野禁休息於都邑皆恐失時也
方氏苞曰嚴陵方氏以內外官爲別臨川吳氏謂由卑而尊皆近似而非也周官山林川澤各分三等虞衡之設隨地徧布秦之四監即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各巡其境內故能周視田原見農夫則勞之遇園圃

藪牧之民及百工商賈則勸之大小司徒不過三人庶政繁殷故惟躬臨縣鄙申戒有司命農勉作毋休于都使震動恪恭于穡事而已必不能徧歷田原與農民相勞勸乃分職命事之理勢如此不以內外而分亦無所爲先後也統之曰司徒或正或貳不可預定也曰縣鄙則至六遂而止其公邑家稍小都大都則各有其長皆以司徒之命命之周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其餘八職俱不可失時故勞農勸民並列也野虞司之以不事于農事
任氏啟運曰休宋作伏

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毋大田獵
高氏誘曰毋大田獵爲夭物也
張氏虙曰五穀正長獸或害之不得不驅重其所當重然不敢多殺以傷長氣也
姜氏兆錫曰夏獵曰苗驅獸之害苗者耳與大田獵自不同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高氏誘曰麥始熟故言嘗彘水畜夏所宜食也先薦寢廟孝之至也
許氏愼曰麥者金穀故感火之旺而成其位東方故

以彘水畜配食迭相生也
姚氏際恒曰王制庶人薦麥以魚而此云天子以彘嘗麥不知皆何所分別取義也
姜氏兆錫曰登升也始熟而升於場也後凡言登者放此
任氏啟運曰唐有羞以含桃句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斷丁亂反麥秋至句當在農乃登麥上呂氏春秋作靡草死斷薄刑無決小罪二句淮南子無斷薄刑三句
蔡氏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成熟爲秋

高氏誘曰陽氣極故藥草成微陰已伏于下故斷薄刑決小罪以應之也輕繫不及於刑者故出之

徐氏師曾曰此恤刑之事是時氣始炎恐罪人之繫於圜土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刑之薄者卽斷決之不久繫也罪之小者卽決遣之不收繫也繫之輕者卽縱出之不復繫也今時熱審減刑卽其制

姜氏兆錫曰聚藥爲供醫事也靡草枝葉靡細陰類也陽盛則死百穀至秋而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矣按靡草死二句亦記候也當在苦菜秀之下因聚畜百藥而錯簡在此耳此聚畜百藥及下三句通爲

一節皆以導民於生而惜其死也深體味之可見刑者上所施罪者下所犯決如決水之決出謂縱也薄刑當加爲審斷之小罪相告卽決遣之輕繫在獄直縱出之蓋夏令長養雖刑亦仁也仲夏挺重囚益其食雖重者猶然況薄小且輕者乎

方氏苞曰于此日斷之決之出之者非極惡大罪不忍使盛暑之月困于囹圄也

任氏啟運曰薄刑是鞭扑之類　小罪可決以微陰已生輕繫卽出以純陽方盛也　又曰淮無此節呂無下二句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長上聲

高氏誘曰均平也桑多稅多桑少稅少

張氏虙曰周禮內宰職后妃率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以蠶于蠶室者內外命婦也后妃因內外蠶事之畢以其繭獻于天子當季春蠶事之興天子薦鞠衣以求福今蠶事既畢后獻于天子以告成功禮也

徐氏師曾曰季春言蠶事既登要其終而言此則正終之以給郊廟之服無敢私用敬之至也

張氏虙曰貴賤長幼如一什一則皆什一什二則皆什二也

姚氏際恒曰祭義云世婦卒蠶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故鄭云后妃受內命婦獻繭然禮言不同不必強合

姜氏兆錫曰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也均猶平也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之公桑故收其繭以爲稅而受桑多則稅多少則稅少皆均齊如一也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謂婦之老少也給服舊謂給天子之祭服一謂再命受服及給助祭者之祭

服也按二說相須始備內命婦獻繭以給主祭之服而外命婦繭稅以給助祭之服古人造祭服必親蠶正此意也

方氏苞曰舊說內命婦獻繭于后妃乃收外命婦繭稅非也季春之月分繭稱絲效功則內命婦之蠶事畢矣無緣孟夏後獻繭蓋外命婦獻之也收繭稅則并士庶人妻女故曰貴賤長幼如一季春專言王宮之繭事故曰既登孟夏兼言國中之蠶事故曰畢蓋事蠶者眾成有早晚至是始畢也周官閭師職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則非匹婦不稅其繭貴賤長幼如一

秦法也周官人達其情物有餘裕考課劑量而教化行于其閒秦則一斷以法以取必于下而待上用凡事類然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直又反）

高氏誘曰酎春醖也詩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酎謂重釀之酒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此說据左傳襄二十二年見於嘗酎及史漢嘗酎獻金皆是在廟之祭非在朝燕飲也

姜氏兆錫曰酒重釀曰酎稠濃之義也春造夏成始用禮樂飲之蓋盛會也

任氏啟運曰淮無此節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數音朔蝗音皇又淮南子下有四月官田其樹桃）

高氏誘曰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故苦雨殺穀而不滋四境之民畏寇賊之來而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蚤枯水來敗郭奸時逆行之徵也行春時啟蟄之令故蝗蟲敗穀木氣多風故暴疾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成

陳氏澔曰行秋令謂申金所泄冬令爲亥水所傷春令爲寅木所淫也

姚氏際恒曰四鄙入保謂鄉鄙之民或避寇或就食以入城堡

姜氏兆錫曰孟夏行秋令申金之氣所損也行冬令亥水之氣所傷也行春令寅木之氣所淫也鄙野也小城曰堡蓋野人避寇患而入依以爲安也格至也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其官田其樹桃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亢音剛一音抗夏小正五月參則見時有養日初昏大火中日在東井惟南子作招搖指午）

高氏誘曰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仲夏夏正建午之月東井在未鶉首之次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午唐作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今芒種日在畢九夏至參九

爾雅曰五月爲鶉首之次午與未合也亢東方金宿四星狀如彎弓廣九度危北方陰宿三星中曲而東廣十六度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蕤人誰反

國語曰安靜神人獻酬酢

漢志蕤繼也賓導也陽始導陰使繼養陽也

高氏誘曰陰氣萎蕤在下如主人陽氣尊重在上如賓客也

韋氏昭曰五月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二分

朱子曰蕤賓律長六寸二分八厘

王氏喬桂曰蕤賓得九寸當午之中陽之極也

姜氏兆錫曰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任氏啟運曰愚反復蕤賓之義而惕然也是時陽德方盛陰氣始萌似陽爲主而陰爲客然一陰旣生則陰在內而爲主陽在外而爲客矣陽方喜陰之至見其柔順導而進之歡對酬酢似相見之晚不知履霜堅冰由姤而遯而否而剝卽在此也吾心理欲之介國家治亂之分莫不始于至微成于至著嗚呼可不愼哉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螳音堂蜋音郎鵙工役反夏小正有浮游有殷乃瓜鵙小正作鴂

高氏誘曰螳蜋一名天馬一名齕疣兖州謂之拒斧

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故伯勞鳴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謂之百舌應陰故無聲

孔氏穎達曰螳蜋一名不蜩方言云譚魯南謂之蟷蠰齊杞東謂之馬穀三河曰螳螂燕趙曰食庬其子總曰螵蛸爾雅作蜱蛸伯勞鳴將寒之候幽地晚寒故詩曰七月鳴鵙時候異也反舌春始鳴至此稍止蔡云反舌鳴蛙非也蛙正聒耳何云無聲乎

陸氏佃曰伯勞賊害之鳥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也反舌非不鳴特鳴而無聲耳

張氏虙曰火流則暑退暑極於火中此時方至也
陳氏澔曰凡物皆感陰陽而成故得時則鳴失時則
瘂
姜氏兆錫曰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初見也螳螂
蟲名一名斫父一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鶪反舌
皆鳥名鶪一名伯勞一名伯趙反舌一名百舌凡物
皆稟陰陽之氣鶪陰類反舌陽類乘時故鳴背時故
無聲也
齊氏召南曰注指鳥而疏兼引蝦蟆備異說也終以
鄭注爲正

任氏啟運曰小暑至句應屬上章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張氏虙曰當午五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明堂太廟謂南堂之當太室者
周氏發曰四仲月天子所居皆曰太廟以其居中而
有兩廂故曰廟非以祀五帝于此而得名
養壯佼 佼古卯反
高氏誘曰壯佼多力之士養之愼陽施也
萬氏斯大曰佼嬌通强也

陸氏奎勳曰舉長大已不免有相馬舉肥之譏養壯
佼而以爲令宜乎鄧通韓嫣之接踵也
姜氏兆錫曰此句當在益其食之下壯謂體力壯大
佼謂形容佼好亦順長養之令而養之也
齊氏召南曰按三代必無此法當是秦人尙戰功故
貴少壯耳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
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 鞀同鼗鞞音卑竽音于箎音池柷昌六反音祝敔魚呂反音語 箎簧呂氏春秋作壎箎
高氏誘曰鞀鞞鼓以節樂故修之琴瑟管簫以宣音

故均之干戚戈羽以持麾故言執竽笙壎箎音上調
故言和鐘磬柷敔以正樂以和成故飭整之也
許氏愼曰女媧作簧隨作笙
陳氏祥道曰詩云左執簧非笙中之簧也
姜氏兆錫曰十八物皆樂器或謂十九者蓋以竽笙
之簧別爲一物耳鞀卽鼗也以導樂之作鞞雷鼓之
屬以助鼓之節管如箎而六孔干卽盾也戚卽斧也
簧者竽笙中金薄葉也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箎如
管而七孔一孔上出凡八孔也柷如漆桶以合樂之
始敔狀如伏虎以節樂之終此以上鞀鞞鼓三者革

音琴瑟二者絲音鐘金音磬石音柷敔皆木音管簫笙三者竹音干戚戈羽四者舞器笋笙皆匏音修以理其破壞均若調以致其和平執以操習其儀飭以整治其物舊説以將用盛樂雩禮故謹備之也

任氏啟運曰笙簧吕作壎篪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爲去聲雩音余辟音必

高氏誘曰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一故言百爲民祈雨重之故用盛樂六代之樂皆用之百辟畿内之縣大夫

服氏虔曰雩遠也爲百穀祈實也

徐氏師曾曰此天子雩祀之禮侯國亦有舞雩但殺於天子耳

陸氏奎勳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上公者應上公也定元年九月大雩穀梁傳云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鄭注誤以勾龍后稷當之百縣及後文四監皆秦制鄭注以百縣爲鄉遂之屬孔疏以四監爲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漢人作王制猶不肯襲用周禮何況於秦

姜氏兆錫曰有司禮官凡川發源於山欲禱雨故祭山川百源亦祭川先河後海之意也雩祭名吁嗟其聲以禱雨故名雩周禮凡邦有大災女巫歌哭而請是也天之主宰謂之帝舊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行之帝而配以五人帝也盛樂卽韶舞以下十八物百縣謂凡内外之邑百辟卿士謂古句龍后稷之類

方氏苞曰天子之雩上及於帝百縣之雩旁及於百辟卿士百縣之雩以祈穀實則天子之雩可知矣

李氏光坡曰沂在魯城南浴乎沂而風乎舞雩則雩在南郊信矣

齊氏召南曰諸侯雩祭百辟卿士自不待言此百縣

似專指畿内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注曰百縣鄉遂之屬是也

任氏啟運曰唐屬上章大尉節下

夏小正曰四月越有大旱四月盛陽容有旱者故周以此爲雩月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雛仕于反陳氏澔移是月也字置農乃登黍上

蔡氏邕曰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

許氏愼曰黍以暑得名小暑至農遂登黍

高氏誘曰雛新雞也

姜氏兆錫曰黍於是始熟而登蔡氏曰今蟬鳴黍是也雛未詳舊注云內則雛爲稚鳥此雛爲稚雞也羞進也含桃果名一名櫻桃疏曰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後孟秋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矣明仲夏未熟也請月無薦果之文獨此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他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於時薦也愚按本文明云農乃登黍而顧以爲取舊黍非新成何率至此蓋注不審孟秋農乃登穀專指乎稷之義故誤以其穀爲黍稷之總名而遂誤以此黍爲舊黍也詳見孟秋登穀

方氏苞曰下文曰以雛嘗黍則不得爲舊黍明矣蔡邕云今蟬鳴黍是也乃目見耳聞之辭管子亦云河汝之閒四種爲五種則黍必有登之最早者故繼麥而薦

任氏啟運曰雛呂作雛淮作雉

令民毋艾藍以染 艾刈

高氏誘曰毋艾以染青未成也

陳氏澔曰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毋刈之亦傷時氣也

姜氏兆錫曰毋艾藍未詳鄭注曰夏小正五月啟灌藍蓼此月藍當栽培未可遽刈也陳注曰藍色青爲赤之毋刈則毋傷矣二說未知孰是

毋燒灰毋暴布 暴步卜反灰呂氏春秋作炭淮南子同今從之

高氏誘曰毋燒炭草木未成也不欲天物是月炎氣盛猛布暴則脆傷之

徐氏師曾曰毋燒炭不伐薪也

張氏虙曰此二事亦爲染而發考工記㡛氏湅帛以欄爲灰言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又曰晝暴諸日則布亦必暴矣而曰毋者燒灰暴布則耗傷陽氣不欲張而用之也

萬氏斯大曰毋燒灰呂氏春秋作毋燒炭

姚氏際恒曰灰呂紀作炭是高注謂草木未成不欲天物若灰則何以禁其燒乎

陸氏奎勳曰余幼閱鄭注不以爲然妄謂季秋伐薪爲炭此必炭字之訛後閱張清源雲谷雜記云呂氏春秋本作無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物則灰當爲炭無疑後人愚而自用并改呂氏春秋可嘆也

姜氏兆錫曰火性滅而爲灰燒之嫌傷火也陰功成而爲布暴之虛干陽也

方氏苞曰灰燼無更燒之理蓋燒石爲灰也飛地碧月不燒石爲灰窰者曰地氣上蒸窰內濕强燒卽粗

礦不可用推此則艾藍暴布亦爲非時不能爲艮非恐傷時氣干盛陽也後漢書禮儀志曰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

夏小正曰九月伐薪爲炭此時禁之以木正長亦火太盛也布衣禦寒若於此時視爲無用不務珍藏而任其暴殄非豫備之道故禁之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

高氏誘曰門城門閭里門也毋閉民順陽氣布散於外也關要塞市人所聚毋索不征稅也

馬氏晞孟曰毋閉利宣也毋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

陳氏澔曰毋閉一順陽氣之宣通一使暑氣之散宣毋索當時氣盛大之際人君亦當體之而下寬大之政也

朱氏軾曰關市有索秦人苛政也

姜氏兆錫曰閉謂阻行旅索謂索匿貨也毋閉者順適遂之氣而宣之無索者體盛大之德而寬之也

周氏發曰仲夏關市無索孔氏以商旅或隱藏其物以避征稅爲言此非三代之時所有恐非

挺重囚益其食

高氏誘曰挺緩也

張氏虙曰恐以瘐死傷助長氣也

陳氏澔曰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輕囚不如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脫養壯佼句在器高以粗之下挺者拔出之義益加也重囚禁繫嚴密故加恩也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輕囚則不如是非也輕者已月已出矣其未出之重囚至此亦稍寬假也

周氏發曰仲夏挺重囚挺特也天炎不羣繫上月出輕繫則囹圄空處多至此并重囚亦特繫之昔人以寬緩拔出爲解未的益重囚不可寬緩若拔出則更非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高氏誘曰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別其羣

朱氏申曰班分布也

姜氏兆錫曰季春游牝於牧今妊孕已遂故別之縶者止踶嚙也班布也馬政周禮圉人圉師所掌是也

任氏啟運曰廟下有是月也祀皇地祇於方丘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齊斎同處上聲和去聲刑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徑

高氏誘曰至極也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晝之長極矣陰氣始起於下盛陽强蓋其上故爭捽深也止節也薄猶損也靜事無徑言當精詳而後行也

徐氏師曾曰聖人扶陽抑陰則安靜以養微陽可也今養微陰何歟曰天地不能純陽無陰人身亦然陰陽所以當交養也

吳氏澄曰晏爾雅云柔也凡內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完成而無所虧傷

朱子曰止聲蓋亦處必掩身無躁之義者以正樂言

則拘矣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注以此為非則失其指

姚氏際恒曰月令以夏至為長至冬至為短至郊特牲言迎長日之至蓋以冬日為長至蓋月令指冬夏至而言以至訓極郊特牲指冬至之後而言以至訓到似郊特牲之說為長故今世以夏至為短至冬至為長至也止聲色鄭氏引緯書及乾鑿度謂人主與群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證月令為非人皆知其妄不復辨晏晚也陽乘朝氣陰乘暮氣故曰晏陰鄭氏訓晏為安孔疏謂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牽強殊甚

陸氏隴其曰君子之養微陰也與養微陽同陰之不正者防之大易之履霜是也陰之正者亦正養之此之晏陰是也鄭引緯書二至日人主與群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駁此止聲色為非其道

陸氏奎勳曰爾雅晏柔也當從吳草廬作柔陰解

姜氏兆錫曰至猶極也靜息也刑陰事也晏爾雅云柔也成亦定也夏至日長已極陽盡午中而微陰形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於是君

子齋戒以養心掩蔽以防身而舉動必安卻聲色之奉省滋味之調而氣欲不縱且令百官皆息事戒刑而罔或苟作焉凡以和陰陽而愼死生也蓋天地之氣順則和競則逆於柔陰初生之際順時保養如此則循序以行安定而無所虧傷矣

方氏苞曰祭祀賓客所奏雅樂自不可廢此聲與色並舉則必燕私之樂所謂繁手淫聲慆心堙耳者也聽之而有動于中必搖其精齋戒靜定之時不宜以此亂其心曲

齊氏召南曰鄭据緯書以糾此記之違是也但記言

聲色是嬪御華美不主音樂以上下文連接處知之
猶云省嗜欲耳鄭必以樂解聲字則太拘矣
任氏啟運曰此聲色乃指可淫心蕩志者耳豈謂審
一定和之樂亦不一御五服五章之色亦不一槪哉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堇音謹又蟬始鳴夏小正作良蜩鳴又有唐蜩
鳴
高氏誘曰蟬以翼鳴木堇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
作蒸雜記謂之朝生一名蕣詩顏如舜華
孔氏穎達曰爾雅椵木槿櫬木槿郭云二名可食或
呼爲日及

張氏虙曰鹿山獸麋澤獸山高而澤卑鹿受高燥之
氣必資于陰麋受卑濕之氣必資於陽故其角生新
而解舊也
朱氏申曰蟬陰類感陰生而始鳴半夏陽氣上而陰
已生木堇陰氣兆而陽不固也
徐氏師曾曰鹿以陽爲體以陰爲末角末也故應陰
而隕
盧氏翰曰蟬兩翼喙長在腹下或以爲無口以脅鳴
有數種蜩螗皆大蟿螿皆小
姜氏兆錫曰此又記午月之候也說見仲春鹿獸名
解脫也半夏藥名生於夏半故名木堇木名刖於堇
草故名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高氏誘曰爲太陽火氣也
朱氏申曰隆者不可復益也
姜氏兆錫曰南方火位又因而盛之則爲微陰之害
矣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高氏誘曰積土四方而高曰臺加木曰榭皆所以順
陽而宣明之

張氏虙曰言可以者惟仲夏爲宜也眺望可遠或因
目力山陵可升或有嵐障臺榭可處或避高寒則亦
有時不宜矣
姜氏兆錫曰此皆順陽明之時也
　爾雅曰闍謂之臺無室曰榭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
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冬令則草木零落
果實早成民殃於疫螣音特又果實呂氏春秋作果蓏淮南子下有五月官相其樹榆
高氏誘曰冬寒冰凍故雹冬陰閉藏故不通春生育
故五穀晚熟百螣動股之屬充人謂螟爲螣蟲害稼

故國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行秋令故草木零落而果蓏早成非其時氣故疫

朱氏申曰草木零落秋氣肅物也果實早成秋氣成物也

陳氏澔曰行冬令爲子水所傷行春令爲卯木所淫行秋令爲酉金所泄也

徐氏師曾曰百螣言多也春氣盛於未故蟲食稼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相其樹榆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七

浙江書局刊

金承詒校

鄒在寅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月令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夏小正六月初昏斗柄在上月在柳淮南子作招搖指未火呂氏春秋淮南子作心

高氏誘曰柳南方宿周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季夏夏正建未之月柳宿在午鶉火之次火大火心宿也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未唐作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六月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曉奎

中今小暑在井十二大暑井二十七

爾雅曰六月爲且鶉火之次未與申合也火大火

心星東方陰宿三星廣六度奎見仲春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淮南子作百鍾

國語曰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白虎通曰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多

漢志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衆物使長大楙盛也

高氏誘曰林大鍾聚也萬物大聚 又曰林盛也陽

始衰而猶盛陰繼起長養萬物眾聚而成之
章氏昭曰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于正聲爲
徵
朱子曰林鍾正律六寸變律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
絲一忽三初
王氏喬桂曰五月當午之中于卦爲姤陽之極也陽
歸漸損故六月林鍾八寸四分陽尚隆也故止降六
分
姜氏兆錫曰林鍾未律長六寸
任氏啟運曰林鍾淮作百鍾周禮函鍾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蟋音悉蟀音率螢釋文作熒戶扃反又呂氏春秋作涼風始至蟋蟀居宇腐草爲蚈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六月鷹始摯
高氏誘曰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故曰涼風始至蟋
蟀蜻蛚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秋節
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舞爲將搏擊也蚈馬蚿也幽
州謂之秦渠亦曰螢火
李氏巡曰螢火夜飛腹下有光如火故又名卽照
朱氏申曰離明之極幽類化爲明類也
姚氏際恒曰溫風呂紀作涼風是高注曰夏至後四
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按孟秋曰涼風至此

於季夏故曰始至又蟋蟀居壁鷹乃學習以蟋蟀之
秋吟者而此時已居壁矣以鷹隼之秋摯者而此時
已學習矣是皆取物之感氣候之先者爲言也若溫
風則四月已至何待六月乎陳可大不達乎此以其
難通訓至爲極按下涼風盲風之至皆非訓極安得
此獨訓極乎且曰始極文義豈通
朱氏軾曰溫風始至季極也盡也無以復加也呂覽
溫作涼
姜氏兆錫曰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蟲名時猶
未能飛但居其穴之壁耳至七月則飛而在野矣習

數飛貌其雛始學飛也腐草感暑濕之氣故變而爲
螢朱氏曰溫風溫厚之極涼風嚴凝之始腐草爲螢
者離明之會故幽化爲明也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
氣未肅而摯鳥已習擊迎殺氣之微也涼風未至而
陰蟲已居壁迎涼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張氏虙曰當未上六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明堂右个謂南堂之西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唐月令屬季秋

高氏誘曰漁師掌漁官鼉皮可冒鼓詩鼉鼓韸韸黿可爲羹傳曰鄭靈公不與公子家黿羹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也

姚氏際恒曰命漁師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按鄭執周禮强解月令故謂周禮據夏時月令誤據周時如是以紐合之不知月令皆據夏時必無此獨據周時者且閒周禮宜據周時何以反據夏時耶可爲一笑

姜氏兆錫曰蛟言伐以暴惡不易攻也龜言登不尊異也鼉黿言取易而賤之也

方氏苞曰吳楚山澤閒時有蛟起則水湧山崩沙徙損民田宅動數千百家相傳蛟卵如石其未起時恒埋藏山谷中有能辨其土壤物色者先期掘發而戕敗之則不能爲害惜乎能傳古法者鮮矣取他物但以網罟惟蛟必掘以鋤鏄會其旣成形而將起則必以戈矛斧鉞斷之故曰伐

任氏啟運曰周禮秋獻龜鄭云四者甲類當秋乃成

此恐因周正而誤唐屬季秋章

命澤人納材葦葦于鬼反

高氏誘曰澤人掌澤之官

姜氏兆錫曰蒲葦生於澤而可爲用器故稱材葦澤人周官澤虞之屬數者不以是月起或省文或錯簡也

顧氏炎武曰此鄭紏經之遠

齊氏召南曰呂氏集諸客以成書其于考古自有疏處

任氏啟運曰唐無此節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共音供爲于僞反

高氏誘曰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爲百縣有四郡郡各一大夫監之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乃以郡統縣此四監監四郡之大夫也

徐氏師曾曰此亦秦制周人郊廟大祭祀不言祈

姜氏兆錫曰四監未詳舊謂卽周禮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四官也今按季夏季冬兩言四監葢收秩芻秩

薪柴之職也在周禮惟甸師委人各言薪芻及山虞澤虞言菜田與供蒲葦而已若川衡安得薪芻乎前百縣兼內外而言此百縣指鄉遂而言秩有常也斂芻爲牧養之用各有常數也馬氏曰令民咸出其力非獨共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共神祠靈爲民祈福則爲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豈私福哉凡以爲民也

方氏苞曰季秋之令以制百縣與合諸侯對舉則百縣爲畿內無可疑者仲夏雩祀疏謂百縣兼內外諸侯至秩芻不可通復遷就以合鄭注曰止于鄉遂不

兼公卿大夫之采邑注云之屬正兼采邑不思周分稍縣疆之地以處公卿大夫王子弟雖有秩祀而祭祀以致福于國禱祠必反命于王況秦制郡縣畿內并無所謂內諸侯開阡陌廢井田豈尙如周之鄉遂而乃憑臆以決之乎且下曰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則通乎畿內外甚明毋庸別爲異義也

任氏啟運曰周禮惟甸師以薪蒸役事秦人供薪芻則鄭言令作田是也大言之故曰四監言四國皆所監也以形言曰天以主宰言曰帝實一而已民神之主也合民力以奉神求神福以佑民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義固如此　又曰唐無此節淮下有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薶席以送萬物歸也

齊氏召南曰按鄭注分說繫矣猶云昊天上帝及皇皇后帝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貸音二又他得反等給呂氏春秋作等級）

張氏虙曰黼黻文章見於冕服其事爲重法古人所創故古人所用一或差貸則爲不衷之服矣黑黃蒼

赤泛言五采又非冕服比質取其實良取其善一有詐僞則邪慝物也且不特用之于服也以爲旂章而貴賤等給皆從此定可不謹哉

徐氏師曾曰祭服旂章之等皆以此別之所以防僭亂也

萬氏斯大曰無或差貸呂氏春秋貸作忒

姚氏際恒曰給呂紀作級是

姜氏兆錫曰婦官舊謂周禮染人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故舊也染造必用舊法使之質正良善而毋參差假借以

滋僞也旗九旗之屬章者明顯之義或云書其事名號於旗以爲章識也詳見春官司常

方氏苞曰染采雖用法故然使黑黃蒼赤之料或不質良則所染亦漫漶不鮮料有精粗美惡其産之地取之時皆有辨焉故以詐僞爲戒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必有天殃待呂氏春秋作干時神農將持功呂氏春秋作命神農將巡功

高氏誘曰土功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不舉兵

衆息封疆也大事征伐也毋發干時之令奪衆人功以反害神農耘耨之事昔炎帝神農能植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因水潦盛昌命神農于此修堰畝修治之功于此時或舉大事妨害神農事天殃之矣

徐氏師曾曰神天之功用違神則違天矣

萬氏斯大曰呂氏春秋以搖養氣作搖蕩于氣毋發令而待作發令而干時神農將持句首有命字

姚氏際恒曰仲春云以妨農之事此言以妨神農之事神農之事卽農事也特變文耳鄭氏遂謂爲土神發令而待出徭役之令以豫驚民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皆妄

姜氏兆錫曰大事卽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之類搖之言動恐舉而搖動長養之氣也神農謂主農事之神也未及期而發令徵召將使民待而廢事也水潦大則農功迫此時舉大事以妨農天殃必矣況又慢令而待乎

周氏發曰季夏毋發令曰而待者發令以興土功起兵動衆使民守候而不暇農事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溽或作辱音同薙他計反

高氏誘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至疆界畔也

孔氏穎達曰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土旣潤溽又大雨應時而行五月夏至先芟草暴之至六月合燒之又取所燒田中壅遏蓄水積之卽草根爛死是時日暴水熱沫沸如湯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

吳氏澄曰田疇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耕難而其土磽确者

萬氏斯大曰呂氏春秋美作化

朱氏軾曰土爲火蒸故潤溽則不獨土也凡金石木革之物無不濡濕矣溽字連下暑字讀蓋火氣蒸鬱而爲溽愈溽愈熱愈熱愈溽此大雨所以行也

姜氏兆錫曰溽濕也土氣潤故蒸爲濕者而大雨時行也薙芟草也利猶善也水氣與火性迫其殺草如熱湯然也注曰謂欲稼其萊地者先薙草乾燒之至此月雨潦流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宜稼周禮薙氏職云夏日至而萌之又云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是也凡土磊塊難耕謂之疆田疇糞則土疆美矣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欬苦代反隼息允反鷙音至又淮南子下有六月官少內其樹梓

高氏誘曰春木性墮落故穀落民病多欬土氣勝也多遷徙陽布散也高下水潦象金氣也故殺禾稼使不成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冬陰閉故風寒不節鷹隼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

張氏虙曰夏季穀垂成矣今行春令氣不足以成之所以鮮而落非實而落也肺受風故欬春主發散人情亦然故遷徙水潦金生水也

朱氏申曰鮮而落生氣過盛也女災陰氣過盛反傷之也風寒感隆冬之氣也

陳氏澔曰行春令爲辰土之氣所應行秋令爲戌土之氣所應行冬令爲丑土之氣所應也

姚氏際恒曰鮮落之鮮平聲方性夫謂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

陸氏奎勳曰當依孔疏作鮮少墮落

姜氏兆錫曰鮮落方鮮而殞落也風欬因風而欬疾也女災謂妊孕多敗

任氏啟運曰鷙呂唐作鷙淮作摯又有官少內其樹梓

中央土

彭氏廉夫曰土爲木火金水之主無乎不在三百六十日無日不然亦猶冢宰列六卿中實爲卿之長無所不統也

姜氏兆錫曰土寄旺四時之末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蓋土無定位無專氣故寄旺如此而末月在火金之交又居一歲之中故持揭中央土於此以成五行之序也

任氏啟運曰十干自河圖出其體圓故居中十二支自洛書出其體方故土居隅蓋自天論則天包乎地而土居中就地論則木金水火皆載土之上而土最大也

其日戊己

孔氏頴達曰律歷志云戊茂己理也豐茂於戊理紀于己

陳氏祥道曰戊數五己數九同于爲土爲信

張氏虙曰五行播于四時戊己屬中央

葉氏世極曰南北二極以定子午之位歷家因以立

赤道以定卯酉之位赤道是天腰最闊處

陸氏奎勳曰若論後天之易致役乎坤在離兌之中成言乎艮在坎震之中則夏季有己土冬季有戊土月令以土強配乎四時之中其義固疏孔疏每時輒寄一十八日亦嫌硬配觀甲子干支則土氣流行不必定在季月也

姜氏兆錫曰四時各屬十干之二而戊己復屬於季夏者戊己屬土居十干之中於序爲順也

任氏啟運曰北極出地故赤道稍倚而南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爲日經行之道此陰陽之交萬物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取以名日焉若月有九行惟赤乃崑日道餘避而稍北矣　又曰周有其性信其事思

爾雅曰歲在戊曰著雍己曰屠維月在戊曰厲己曰則戊茂也陽之盛也己起也陰之始也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高氏誘曰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而爲中央之帝后土官名共工氏子句龍能平九土死爲后土之神

張氏虙曰相傳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

黃者中央之色也五行獨土神稱后后君也位居中領四方故稱君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孔氏曰昭二十九年左傳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黎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黎則兼之邱氏駁之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方故稱君也按左傳云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位非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

合康戒失之於前顓達徇之於後皆非也愚按不特
鄭謂黎兼土官孔謂句龍轉社神之非即以后土爲
句龍以合左傳又安足据耶古以天爲上帝地爲后
土是后土乃地之總名今月令因中央屬土遂以后
土爲神其實附會也又因黃爲中色屬土遂以帝爲
黃帝亦附會也
姜氏兆錫曰黃帝土德之君軒轅氏也后土土官顓
頊氏之子黎也舊注句龍爲后土旣死祀以爲社后
土官闕黎以火官兼之也
任氏啟運曰黃帝土帝黃者土之色中之德古所稱

乘坤艮執繩而司下土者其配有熊氏土德之君后
土司土之神其配共工氏子句龍土官之臣也後祀
句龍爲社仍兼土官或曰以黎兼之
齊氏召南曰此注誤也句龍官爲后土而祀于社即
土神矣何乃疑祝融之兼火土乎
其蟲倮倮力果反呂氏春秋作蠃
朱氏申曰中央則中而信故倮名屬焉以其質順也
吳氏澄曰倮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
尊于木火金水故以蟲之倮者屬焉
方氏愨曰蛙螾之屬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象物露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
毛孔氏曰大戴禮及樂緯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
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
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
之長鄭所云皆据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
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方狐貉之屬東
方兼言蛇北方兼鱗也陳可大曰人爲倮蟲之長鄭
氏以爲虎豹之屬吳幼清遂祖陳說爲人類之貴猶
土之尊以鄭爲非不知此說巳屬孔疏駮過不用者
也按大戴禮諸子書謂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長其

說自屬不經然亦第取倮字爲義非以聖人爲蟲也
今泥之以月令其蟲倮爲人然則月令呼人爲蟲乎
謬妄可笑如此然鄭謂倮蟲爲虎豹之屬亦非也倮
蟲乃鼃螾之屬鄭意亦以土爲尊須得蟲之尊大者
當之故曰虎豹之屬又明知虎豹爲毛蟲不得爲倮
蟲而曰象物露見不隱藏恒淺毛斯其爲詖遁之辭
也與
姜氏兆錫曰倮之言露人曰倮蟲大戴禮曰鱗蟲三
百六十龍爲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長毛蟲三百六
十麟爲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長倮蟲三百六十聖

人爲長故人亦有蟲稱鄭氏以倮爲虎豹之屬非也
陸氏奎勳曰鄭注虎豹之屬恒淺毛固爲不的然觀
大戴禮所云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何以夷人
于物類耶且安見其數悉準天度也本出樂緯不可
從當指爲蠶蚓之屬
任氏啟運曰倮蟲人也凡有知覺運動統謂之蟲以
無鱗介羽毛故謂之倮傳曰毛羽之蟲陽氣所生鱗
介之蟲陰氣所生惟人受天地之中故倮而爲萬物
之靈也倮蟲通指大荒諸國故謂倮蟲三百六十聖
人爲之長鄭謂虎豹蘪謂蠶螾皆非也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漢志云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方綱
也
高氏誘曰宮土也位在中央爲五音主
孔氏頴達曰律歷志五聲始于宮陽數極于九九九
相乘故八十一而數最多聲最尊黃鍾之宮於諸宮
最長與中央土聲相應賀瑒云黃鍾十一月管何緣
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主其月實不用
候氣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
者一欲與四時爲互一應從四時之管不別候也蔡

氏熊氏以此爲黃鍾少宮半黃鍾律六月中用以候
氣則六月之律林鍾六寸七月之律夷則五寸三分
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于此候之乎黃鍾之調均
則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
生姑洗爲角凡十二律各有五聲總之則六十聲也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太史公云宮動
脾而和正氣問宮聲使人溫舒而廣大　又曰律中
黃鍾之宮詹卿以爲陽生于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
出一黃鍾某思量得不是恁地如京房律準十三絃
中一絃爲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拄起應十二月　又

曰京房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
則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
絃一絃是前音底黃鍾只是散聲又是黃鍾起至應
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
取聲
姚氏際恒曰月令以五音配五行以十二律配十二
月皆可也今以土爲宮音矣於十二律之外無律可
配乃以爲律中黃鍾之宮非也若是則有十三律矣
鄭氏謂十二律轉相爲聲具中於六十按六十者聲
也非律也今云律中黃鍾之宮若從此推之又云黃

鍾之商云云不更有六十律乎且黃鍾屬子月而黃鍾之宮分屬四季土王之月此又何理與鄭又謂十二管還相爲宮而不得謂之黃鍾之宮矣孔疏引賀瑒曰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此說已能見其大意而孔乃曲爲解曰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別無候土氣之管故也按謂取聲相應非候氣夫氣應斯聲應豈聲應者氣反不應乎又謂土無候氣之管夫截竹曰管斯名曰律若既無管何得名之不與本文律中之說相背戾乎雖然所謂土無候氣之管之說於本文固相背戾於理

則爲不誣也於理既爲不誣則本文律中之說吾安得而信之哉

毛氏奇齡曰宮前有羽徵二聲宮後有商角二聲自中聲漸高則爲商極高則爲羽商與宮遞接而羽又與宮環接羽盡而宮又生焉故十二月其音羽律中黃鍾乃三寸九分之黃鍾高宮也此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乃九寸之黃鍾低宮也

陸氏奎勳曰黃鍾爲子月之建土寄王而無月言其音宮足矣不當復云律中黃鍾之宮以惑後人耳目嚴陵方氏强爲疏解謂六十律以宮爲本以角爲末起于黃鍾而終于中呂起于黃鍾之宮而終于南呂之角故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之宮焉據此則將特設一律長于黃鍾本律九寸者而以候土王之氣乎必不然矣若謂聲應而非氣應則不當云律中若謂黃鍾五聲原有五律吾未信黃鍾本律不以宮爲主反以商角徵羽爲主者

姜氏兆錫曰土爲君象故以人屬五音宮爲君最尊而十二律迭相爲宮獨黃鍾之宮冠於十二律而爲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長故與土爲君象者相配又季夏律中林鍾林鍾之外中央土別無候氣之管因

擬此律聲之尊而且長者以應之故曰律中黃鍾之宮明非如十一月之律中黃鍾亦非諸月各以律管候氣之比也

任氏啓運曰宮中也聲之始也凡律皆有五音分之爲六十律加變宮變徵則八十四調黃鍾之宮爲六十律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故取以爲配鄭謂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熊安生謂此少宮半黃鍾之律長四寸五分六月中用以候氣恐未然蓋自三寸九分之宮極九寸之宮皆黃鍾之宮也

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

高氏誘曰五行之數土第五也

馬氏晞孟曰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也所以養萬物也土主四時而分王故五味以甘爲主五氣以香爲主

方氏慤曰土可稼穡故有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香甘味之主香氣之主中氣之爲用如此而已

朱氏申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指成數獨土主生數者土分王四時以成物則不嫌于不能成也

彭氏廉夫曰土言生數土爲生之本而均四時且洛書無十取五以爲中也甘爲五味之主香亦爲五氣之主

姜氏兆錫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各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又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水之數以成十木火金水之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故不舉成數而以生數明之也甘香皆屬土

任氏啟運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者土之生數不言成數者水火木金非土不生又各以其生數加五而成故河圖中五十而洛書有五無十以妙于用也

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甘者土之味也物有五臭惟香入脾香者土之氣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霤力又反

高氏誘曰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先心心火也用所由申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

張氏虙曰心當作腎土所勝也

姜氏兆錫曰室中爲中霤中霤土神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霤之後因名室中爲中霤也祭先見孟春蔡邕曰中霤神在室祀則設主於牖下

任氏啟運曰古者穴處開其上以受明雨則霤于此後世因謂室中爲中霤蓋祭一室之土也祭先心者心居中故以配焉且土德盜靜不尙克戰更不可使心之尊受制于卑也祀中霤之禮先設席于廟室之奧設主于牖下制心及肺肝爲俎祭肉心肺肝各一餘[illegible]之禮

天子[illegible]太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閎音宏圜于權反呂氏春秋作高以揜又淮南子有中宮御女其兵劍朝于中宮

高氏誘曰南向中央室曰大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大

室

李氏謐曰考工記得之於五室而膠於堂之修廣何者五室合於五帝各舉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各居其一止又聽朔布令咸居其月之辰也鄭康成乃爲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交以用事可謂攻乎異端誤後學者也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每室二筵則五室復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纔有四尺五寸之堂且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戶之兩頰纔各七尺全置八尺之斧依且不容矧戶牖之間哉盛德篇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得之戶牖失之九室以論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義無所據也且堂之修廣纔六十三尺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一室僅可一丈戶牖於何容之蔡伯喈假其法象因僞飾辭亦可歎矣

袁氏翻曰考工明堂同是五室其九室著自戴記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制鄭王亦云周是五室於今不同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乃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不叵異乎晉人穿鑿謂之一屋更屬不經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非一竊意堂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敷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姜氏兆錫曰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季夏居明堂右个而又居太室者蓋一至明堂右个而即居太室以應土之中氣而順時序與或曰土寄旺四時每季十八日亦居此室也圜者象土之周四時閎者象土之容萬物也

任氏啟運曰呂作高以揜淮下有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又淮無此章於季夏節載其日戊己節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夏小正七月漢案戸初昏織女正東鄉斗柄在縣下則旦日在翼淮南子作招搖指申

高氏誘曰翼南方之宿楚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孟秋夏正建申之月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說見仲春

任氏啟運曰建星呂淮作斗淮作招搖指申唐作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今立秋日在柳八處暑星五

爾雅曰七月爲相鶉尾之次申與巳合也

其日庚辛淮南子上有其位西方

班氏固曰辛者陰始成也

張氏虙曰庚辛屬秋以秋盛德在金也

任氏啟運曰淮有其位西方唐有其性義其事言

爾雅曰歲在庚曰上章辛曰重光月在庚曰窒辛曰塞庚更辛新也是時日行至翼月從白道萬物肅栗將更其舊以就新也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蓐音辱

張氏虙曰相傳西方之神少皞乘兌執矩而司秋元氣廣大謂之皞春爲大皞則秋爲少皞

高氏誘曰少皞帝嚳之子摯兄也

姜氏兆錫曰少皞金德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少皞氏之子該也

其蟲毛

戴氏德曰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

朱氏申曰秋則右而義毛蟲屬焉以其力強也

吳氏澄曰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物之毛者皆屬金

盧氏翰曰西方白虎七宿金屬其類爲毛故秋則其

續禮記集説　卷二十八　月令

蟲毛

姜氏兆錫曰獸曰毛蟲金之屬

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

國語曰咏歌九則平民無貳

白虎通曰商張也陰氣開張陽始下降也三分徵音益一生商數七十二其音屬金故秋以商爲主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自大呂三分去一而上生曰夷則者夷傷也萬物始傷被刑法也

班氏固曰漢志云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商爲金

聲金稍重其數稍多故為臣則法也陽氣正法度而
傷故陰氣當傷之物也
高氏誘曰太陽氣發太陰氣衰萬物肅然應法成性
故曰夷則
鄭氏康成曰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孔疏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可詠九功之法平民使不忒
韋氏昭曰九月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夷平
則法也萬物既成可法則也
歐陽氏脩曰商傷也物過老而悲傷夷僇也物過盛
而當殺

陳氏祥道曰夷則建申之律人至申而氣夷物至申
而有成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商如離群羊太史公云商動肺
而和正義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　又曰夷則之
律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王氏喬桂曰自是而後已向於秋矣故夷則長七寸
五分自林鐘降九分
姜氏兆錫曰五音商為金夷則金律長五寸七百二
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九者金之成數地四生金
天九成之也

其味辛其臭腥
鍾氏惺曰今西戎氣腥亦其驗也
其祀門祭先肝
高氏誘曰孟秋始內由門而入故祀門肝木也祭先
之用其勝
黃氏震曰肝屬木金克木故祭先肝以養金
姜氏兆錫曰蔡邕曰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
齊氏召南曰按對春祀戶之內陽按門戶一也既對
言而分為春秋二祀則戶屬在內者門屬在外者
是月也草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方氏苞曰周官山虞職仲夏斬陰木故季月則止之
入山行木視其已斬未斬而稽其數也古者山澤
官守之而不頒于民山虞之法萬民斬材有期日則
取者不敢濫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則守者不敢怠
凡竊木者有刑罰則耗敗之塗閉此材木所以不可
勝用也後世山澤賦于民則非時妄取竭用無餘官
司不能禁而盜竊者無所忌是以山則彌望而童道
無列樹暫遇水旱薪芻不屬黎民重困然後知先王
之慮民遠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夏小正曰秀雚葦貍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荓秀時有霖雨灌荼

高氏誘曰涼風坤卦之風爲損降也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是日鷹摯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

彭氏廉夫曰夫涼風八風之一西南風也

盧氏翰曰涼薄也寒也未至於寒特爲寒之漸爾嚴凝之始也陰生於午而嚴凝之氣乃申方始陰極于亥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終主秋冬而以收藏爲事也天地之氣陽盛則散爲雨露陰盛則凝爲霜雪白露感秋金而變色猶未凝也

張氏虙曰鷹祭與豺獺祭小異祭時猶生祭後始殺之故云用始行戮

陳氏澔曰用始行戮順時令也

徐氏師曾曰此記時候不言收事陳說非也

姚氏際恒曰用始行戮下云戮有罪嚴斷刑故鄭氏蒙上鷹乃祭鳥解然語義終不類

朱氏軾曰用始行戮者謂既祭乃行擊殺鳥也

姜氏兆錫曰此記申月之候戮殺也猶季秋祭獸戮禽之戮凡鷹欲食鳥先殺鳥爲祭然後方殺以食如豺獺也舊注用始行戮爲人主順時行令之義非十二月記候之例矣

方氏苞曰始戮鳥也季秋豺乃祭獸戮禽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駱音洛淮南子有西宮御女撞白鐘其兵戈）

高氏誘曰總章向西堂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也左个南頭室也白順金也廉利也象金斷割深象陰閉藏也

張氏虙曰秋爲白藏不言白而言章赤白爲章白在其中矣四時惟秋繼夏爲剋我赤白不相離故以總

章名秋所居此當申上七月之位也秋所乘路宜尙白而言戎路以用言之若詩元戎小戎重兵也但兵車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此飾以白耳麻木穀金王之時恐其或過取物之竊我者以殺之犬金畜金王之時恐其或悖取物之同類者以調之食得其調則疾不生亦所以安性古人之食惟取其宜而已不以珍異進也廉稜也以春對觀圜則深廣廉則方嚴達則顯深則隱

姜氏兆錫曰總章左个謂西堂之南偏戎路兵車也白馬黑鬣曰駱廉稜角也所謂義以方外深則收藏

之意耳

任氏啟運曰淮有西宮御女白色衣揰白鐘其兵戈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高氏誘曰迎秋於西九里之郊金氣用事治兵討罪非帥不整非武不威故賞軍帥武人於朝與衆共之也

徐氏師曾曰賞軍帥武人順時令將振武也

黄氏啟蒙曰西郊以上行迎秋之禮還反以下行耀

武之政軍帥句賞武臣也天子乃命七句張武功也重義字發揮葢天地閒之正氣爲義氣人中之正直爲義人時天地方以義正萬物而王者可令不義之人橫行天下乎征之正以扶生人之義理卽以扶上天之義氣也　又曰是月也秋氣至矣太史以天地之盛德在金也而告諸天子天子乃迎其氣于西郊焉當其反也以秋主肅殺爲兵之象故賞軍帥武人于朝乃命將帥選士而取其精勇厲兵而尙其堅利於士中之特出而俊傑者則簡擇而練習之於將之已試而有功者則專主而任用之凡此皆用以征乎不義者如殘下爲暴慢上爲慢皆不義也詰以問其罪而誅以戮其人在所必征也則有以明上之所惡在不義所好在義遠方之人莫不服其好惡之公而思效順于義矣

姜氏兆錫曰迎秋西郊祭少皥與蓐收也武人帥以下也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將好惡並去聲

劉氏恕曰天地方以義正萬民而可令不義之人橫行天下乎則用兵以征不義扶生人之義理卽助天

地之義氣也

朱氏申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案禮夏官文

董氏應暘曰命將所以征不義詰誅卽征暴慢卽不義也明所惡卽以見所好順聲教四訖之意

彭氏廉夫曰此說雖善然亦以天地肅殺之義著此令耳非拘泥以爲出師必此時也觀者無以辭害義

姜氏兆錫曰士言人兵言器簡擇練習也桀俊以可用者言有功以已試者言詰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

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遠方服矣

方氏苞曰罪大者征之其次詰誅之古稱誅戮有重有輕周官司烜職邦若屋誅則爲明竊謂明辟也宰夫職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曲禮齒路馬有誅則責讓也以九伐之法言之如馮弱犯寡野荒民散犯令陵政必讓責不改而後加罰焉餘六者非征伐則勢不行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

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繕市戰反搏音博創平聲折音舌舊音哲非審斷之斷音段嚴斷之斷音鍛舊以斷決爲句非

蔡氏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斷曰斷

朱氏申曰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

張氏虙曰此章反覆用刑之道爲秋主肅殺天之道不可以不順然天道化生聖人之刑將以教民非以虐民又未嘗不寓其惻隱之仁也又曰斷決囚欲如片言折獄然不可不審

徐氏師曾曰用刑而致有傷創折斷所以致其義恤刑而命瞻察視審所以致其仁　又曰天地始肅當因時致刑不可使陽道常贏

黃氏啟蒙曰首節言制刑之嚴義也次節言恤刑之恕仁也末節是推其所以嚴而恕扶陽抑陰之意也嚴一于嚴則謂之慘刻不謂嚴矣必嚴中有寬乃謂眞嚴王者用刑之恕正所以成其嚴也

姜氏兆錫曰法制猶言法律脩者脩明之也繕治也姦在於心故禁以止之邪見於行故愼以罪之務事搏戮執拘也理者治獄之官也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斷者損筋骨猶續曰折已絕曰斷嚴者謹重之意非峻急之謂也　又曰朱子曰陽道常饒陰道

常乏故贊化者陰氣不可使之贏也

周氏發曰孟秋視折審斷不與瞻傷察創一例視所折之輕重而審斷其罪之輕重也

方氏苞曰傷謂傷于疾病者創謂瘡痏者斷謂當大辟及宮刵者仲秋百刑皆決故先于此月察其傷者創者折者或應放流或當宮刵必少寬其期恐以傷重致死也而斷者不可以復屬尤宜審定既曰審斷而又曰嚴斷刑者前則獄已成而將致刑于仲月者故更審之後乃獄訟之將決者故戒以嚴愼也

任氏啟運曰桎梏下准有禁奸愼邪審決獄平詞訟

十字唐止斷薄刑決小罪六字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唐月令是月也下有築塲圃三字）

高氏誘曰先薦寢廟不忘親也

朱氏申曰不言所配以萬物新成不可偏舉一物也

姜氏兆錫曰穀謂稷也稷於是始熟而登也方氏曰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獨稷以穀言者稷爲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以是而已皇氏曰諸月以彘嘗麥雛嘗黍犬嘗麻嘗稻獨此無牲者記文略也

任氏啓運曰唐下有築塲圃句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墻補城郭（坏音培）

高氏誘曰坏猶培也

張氏虙曰宮室當修垣墻當坏城郭當補此治國之常經蓋治國猶治家也藩籬衰敗則盜生心棟宇傾欹則人肆侮國體所係豈止禦災捍患已哉

黄氏啟蒙曰寢廟分上因穀熟而行薦新之禮見奉先之孝下因收斂而行預備之政見恤民之仁水潦以上備水患修宮室以下固民居總之皆收斂之備蓋秋嘗之後此時斂藏爲急務以登穀爲斂藏之候以備思固居爲斂藏之先所以然者一歲之積儲全在斂藏故王者汲汲於民收斂計也

姜氏兆錫曰坏益也注曰始收斂順秋氣收斂物也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建酉畢星好雨也修坏且補亦象秋收斂物當藏也

方氏苞曰古者井田之溝洫所以備水潦非如東南下濕可蓄水以溉田小雅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蓋豐鎬之間偶或有此周官稻人掌稼下地蓋必積水之區始可用溉其餘平原廣陸惟望雨澤故旱則雩祀未聞有蓄水溉田之法季春之令曰修利隄防道達

溝瀆毋有障塞此月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完隄防者近川之地以防汎溢如齊趙沿河爲隄也導溝瀆去壅塞者使隴閒之水順達于川而不害稼也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孟子曰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則主于宣洩而非以蓄以灌溉明矣井田既廢齊魯周鄭之閒往往困于水災無溝洫而積潦不得達于川也春秋書雩旱甚多而大水僅一見於宋蓋非常之災始害于粢盛而其餘水潦俱不能爲敗季春修利隄防毋有障塞孟秋則完隄防謹壅塞何也修利者溝澮閒之小隄防也自

四月至六月雨之大小久暫無常惟開通其障塞使
田隴之水得達於川而已季秋所完則近江河之大
隄防也伏秋之汛期日有定雖水潦盛昌但隄防完
固于水勢衝激土性墳墟之所壅塞惟謹則汛期一
過即終歲無虞矣
任氏啓運曰坏吕作坿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使去聲
高氏誘曰封侯裂土封之大官上公九命割地以地
賜人大幣金帛之幣大使使命也方金氣之收藏所

以皆不宜行
張氏虙曰封諸侯始建國者割地則有功而加地也
又曰雖與祭統不合然亦不相悖也
陳氏澔曰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故言如此
姚氏際恒曰鄭氏執祭統之說謂古者於嘗出田邑
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按月令主夏出
秋取之義不必執祭統之說以駁之也孔氏曰鄭惟
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使
無出大幣爲得理以其收斂之月故也按月令之辭
等爾何以一是一否注疏執禮解禮之謬如此

姜氏兆錫曰割地諸侯有慶劃與之也傳云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故皆禁止焉以其違收斂之意也注曰
古者於嘗出田邑而此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彔疏
曰嘗出田邑祭統文謂於秋祭之時割出田邑以與
諸侯而令禁之故云失其義也愚按注疏蓋近之而
未審也凡本條所稱皆重大之義祭統所稱出賞者
乃謂其輕小者也賞以春夏而未嘗不有輕且小之
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以秋冬而未嘗
不有輕且小之賞祭統於嘗出田邑發公室及孟子
秋省斂助不給是也審此則孟秋之不行重賞其義

瞭然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
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
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淮南子下有七月官庫其樹楝
高氏誘曰冬水王故陰氣大勝介蟲敗穀冬玄武之
屬金水相并則戎兵來侵春陽亢燥故旱是月涼風
用事而春燠乘之故穀更深而不實夏火王故多火
災金寒水熱金火相干故不節而使民病瘧
朱氏申曰戎兵乃來陰氣大勝而主殺也以三陰之
時行三陽之令故陽氣復還以秋成之時行春生之

令故五穀無實熱極生寒故不節

陳氏澔曰行冬令爲亥水之氣所泄行春令爲寅木之氣所損行夏令爲巳火之氣所傷也

張氏虙曰陽氣復還宜萬物之所畜而反不能成實則出之無時非徒無益也

姜氏兆錫曰介蟲如蟹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之類也

任氏啟運曰𤸪疾唐作厲疫宋作瘧疾淮下有宜庫其樹棟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八

浙江書局刊

金承詰校

鄒在寅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月令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音茲觿音攜夏小正有反則伏參中則旦月在角淮南子作招搖指酉

高氏誘曰角東方宿鄭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仲秋夏正建酉之月角在辰壽星之次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酉唐作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　又曰王奕謂星度止据日躔斗井非星廣也

日躔不與他宿相當則其度不得不廣觜鬼非甚狹也日躔止一二日故其度不得不狹凡星多少率以是推之然愚觀觜實狹與參同體耳今白露日在張十二秋分翼九

爾雅曰九月爲壯壽星之次酉與辰合也觜觿西方火宿三星如熒漢二度至明半度今法十度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國語曰贊陽秀也

漢志南任也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

班氏固曰陽猶任事陰故拒之
高氏誘曰陽氣內藏陰呂於陽任其成功也
韋氏昭曰八月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陰任
陽事助成萬物不榮而實曰秀
王氏喬桂曰南呂長六寸六分自夷則降九分
姜氏兆錫曰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盲亾庚反夏小正有鹿人從鷰爲鼠
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
高氏誘曰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
燕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於蟄所傳曰玄鳥氏司分

者也　又曰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以禦寒也
故曰羣鳥養羞
陸氏佃曰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
養之仁也羞之義也先仁後義不遽取于下是君道
也
項氏安世曰人始取鳥以爲養羞
陳氏澔曰衆鳥藏食以備冬月之養
姚氏際恒曰鴻鴈來呂紀作候鴈來是不應仲秋言
鴻鴈季秋又言鴻鴈也說見季秋下
姜氏兆錫曰此記酉月之候盲風疾風也鴻鴈來者

孟春自南來北而此自北來南也玄鳥歸者仲春自
北至南而此自南歸北也羞謂美食也藏羞以備養
故曰養羞
周氏諝曰夏小正丹鳥羞白鳥與月令仲秋羣鳥養
羞各是一事不得以丹鳥羞白鳥爲羣鳥養羞至羣
鳥養羞之義方氏慤云備冬藏是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張氏虙曰當酉上八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總章大廟謂西堂之當太室者

顧氏炎武曰以八月爲九月此康成據引之誤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
高氏誘曰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
麋粥飲食之事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
耆氏掌共老人之杖令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
餈是也
彭氏廉夫曰几以安其體杖以助其力麋粥所以滋
養也
張氏虙曰養老古之盛禮也若衰老之人則其禮不
同矣然授以几杖與致仕者同則其禮不薄爲之麋

粥憫其不能食也此與祝餲祝噎之意同正未可輕
視也
徐氏師曾曰杖以賜國老非庶人之老可與故特言
授
姚氏際恆曰此與郊特牲秋養耆老之說同
朱氏軾曰老入陽衰故於四陰之月養之
姜氏兆錫曰時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
老故秋養衰老也几杖以安身飲食以養體行猶賜
也糜亦粥也
方氏苞曰王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此篇仲春存諸

孤仲秋養衰老卽其事也曰存則不獨饗之而又存
恤其家曰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則不獨食之而又有
賜予也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必各就其地行之始能
周徧而無煩擾天子諸侯所養于學中者非庶人之
老于此益可信矣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
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淮南子作文繡有恆衣服有量冠帶有常必循其故）
高氏誘曰司服主衣服之官故飭正命服故命之也
上曰衣下曰裳五色備謂之繡周禮司服掌王之吉
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冠服者素幘也

黃氏震曰小大長短皆主衣服言之禮服也衣服則
主燕服及他服言之
黃氏啟蒙曰此當以衣裳衣服冠帶分二項平看而
以具飭二字貫之五個有字通以自然者言工夫在
具飭內舊以具飭句作總文繡三句與衣服句對必
循句通承不知文繡從衣裳上見如何可作總衣裳
衣服既分兩項則必循其故自當屬衣服如何可通
承至于冠乃首服帶如大帶素帶玉藻獨詳其制皆
視衣更重者如何可泥注并及字而輕言之
姚氏際恆曰具飭衣裳謂秋當授衣之節此時乃宜

具飭先統言之也文繡有恆指衣裳之文繡必須有
常制有小大度有長短也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指衣
裳之制度必須有量以循其故也其義如此鄭氏分
衣裳爲祭服衣服爲朝燕及他服迂滯特甚
陸氏奎勳曰制有小大謂橫而裁之之廣狹也如衣
裳袂各用幾幅之類度有長短謂縱而度之之長短
也如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裳及踝無被土之類此今
說之當從者
姜氏兆錫曰司服官名宗伯之屬具飭條具而飭正
也上曰衣下曰裳衣以繪裳以繡小則玄冕一章大

則袞冕九章衣用長裳用短皆指祭服言也衣服通
謂朝服燕服之類量劑量也常猶故也謂皆有成法
也
方氏苞曰文繡有恆者毋亂以姦色也制有小大度
有長短者制作必以法也衣服有量必循其故者貴
賤各有等也冠帶有常則文從省而兼此數義
任氏啟運曰鄭謂祭服有文繡孔据尚書日月山龍
釋之因謂朝服燕服無文繡愚按詩東人喜見周公
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周公居東無廟社之祭東人
何從見公服祭服乎孟子言舜被袗衣鼓琴二女果

是燕服有文繡矣玉藻言諸侯禆冕以朝儀禮言侯
覲墨車詩韓奕言王錫韓侯元袞赤舄鉤膺鏤鍚采
菽言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元袞及黼蓋公卿出封皆
加一等故公袞冕九章侯鷩冕七章入覲則仍用公
八命卿六命之章服故曰禆冕以朝此朝用章服之
明証也既朝天子仍賜以出封加命之章服之韓奕
采菽所云者歸即服此受賜之服以臨臣民故秦人
誇其君曰黻衣繡裳其君也哉此又章服以臨臣民
之明証也特常日視朝不之服故惟言緇衣羔裘爲
朝服耳若采芑之詩言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臨戎

亦章服矣若拘泥鄭說則鄭又言王祭天服大裘不
服袞享先公鷩冕不服袞社稷山川五祀遞降不服
袞諸侯公卿助祭視王服遞降一等則龍袞之文繡
不幾虛置乎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
受其殃當去聲橈女教反
高氏誘曰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殺
人命至重故必當凌弱爲枉違強爲橈反還殃咎也
徐氏師曾曰反受其殃言殃在有司也
張氏虙曰呂刑一書反覆用刑之道謂苗民殺僇無

辜上帝降咎乃絕厥世反受其咎信不誣也夫人臣
任用刑之責以枉橈受殃固其自取惟國家以若人
掌刑使一婦銜冤三年大旱一夫茹苦六月隕霜怨
恨所鍾乖氣成象至於促國之脈銷國之福殃在一
人而并毒流四海掌刑之責可輕付哉
姜氏兆錫曰孟秋已命此又申戒之也嚴而百刑大
而斬殺如枉法則受失出入之罪矣
任氏啟運曰准無此二節唐俱屬季秋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
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

饗行中當並去聲

王氏肅曰純色曰犧體完曰全

高氏誘曰養祭祀之犧牲繫於牢芻之三月祝大祝以騂牲事神祈福祥也循行犧牲視其全具恐毀傷也案所芻豢察其肥瘠恐失養也　又曰宰于周為充人掌養牲

吳氏澄曰一全具二肥瘠三比類四大小五長短五者皆中其度是謂備當

徐氏師曾曰季秋將饗帝故豫命宰祝循行之

黃氏啟蒙曰中度以上命官巡牲之法末二句命官

巡牲之意將舉大享必用犧牲故先有巡牲之命宰祝二官司巡牲之責者視按瞻察量五件平看察物色必比類作一句量小大之中度作一句備是視按瞻察量五者兼舉無遺也當是各舉一物言凡視按瞻察量件件恰好也註悉備而當于事一串看外補誠敬意蓋備當外心之敬而內心之誠敬可知故上帝其歆享矣況羣神乎此二句論其理尚未及祭玩其字是逆料語

姜氏兆錫曰宰主牲者祝告神者視全具謂體全無損也瞻肥瘠謂得養充也物色以毛言類如陽祀騂牲陰祀黝牲之屬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度如牲犢尺握繭栗之屬凡此五者悉備而當於事上帝且歆饗之矣況羣神乎

方氏苞曰五者以全具肥瘠物色小大長短言芻豢因肥瘠而及之不得為五者之一也五者指牲體言故曰備當

任氏啟運曰准無視全具句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難儺同呂氏春秋難下有禦左疾三字

高氏誘曰通達秋氣使不壅閉也

成氏伯璵曰天子難陽氣諸侯不得難陽氣避天子

也　又曰方相氏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索厲疫之氣於宮中禳送之意也天以氣化物五帝各行其德餘氣留滯則時為之不和而災疫興焉大難者貴賤至於邑里皆行之國難但於郭城中行耳季春日在昴畢仲秋斗建昴畢俱當大陵有積尸之氣季冬日在虛危又有墳墓之星陰陽相沴則淫厲憑之而出助天行虐也

吳氏澄曰難以消去殘暑煩鬱之氣而達秋月清涼之氣於民間

陳氏澔曰暑氣退則秋之涼氣通故曰以達秋氣也

張氏虙曰聖人有以順陰陽之氣深慮夫邪之得以干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故難曰以畢春氣令春氣使畢出也秋氣告成而不正干之則氣必抑鬱故難曰以達秋氣令秋氣得以行也夏不難則氣極盛邪氣自消不待難也　又曰至冬大難則磔牲秋則不磔蓋達秋氣有輔相裁成之意焉惟天子能之不假有所磔也

姜氏兆錫曰季春國儺以畢春氣季冬大儺以送寒氣獨仲秋天子儺以達秋氣者其儺以除過時之陽暑陽爲君象非天子不得儺以除之也達通也暑氣

除則涼氣達矣儺必於仲秋者其前陽暑猶不爲過時也

任氏啟運曰唐下有是月也命樂正習吹上丁釋奠于國學天子乃帥公卿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命人祀八月中氣云云是月夕月于西郊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按壽星謂南極老人星故無祀又按王居明堂禮九門磔攘以發陳氣蓋陽已過時故謂之陳舊說此驅過時之陽陽爲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行然則天下又可以逐君令乎孔謂月值昴畢有大陵積尸氣故禳除亦通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高氏誘曰犬金畜也麻始熟故嘗之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竇音豆窖音教呂氏春秋作窌囷邱倫反

高氏誘曰穿窌以盛穀也仲秋大內故修囷倉圓曰囷方曰倉

朱氏申曰城郭崇土爲之故曰築都邑晝地爲之故曰建

吳氏澄曰築城郭建都邑以居民也穿竇窖修囷倉以藏物也

徐氏師曾曰農事畢故可以興土工城郭都邑功之作于上者竇窖囷倉功之作于下者

董氏應暘曰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土功之時也孫氏謂此築城郭建都邑是秦法

黃氏啟蒙曰築城郭建都邑安其居以爲儲穀之備也竇窖囷倉儲穀之所在故穿之修之

姜氏兆錫曰四者皆斂藏之備也註曰穿地隋曰竇方曰窖疏曰隋者似圓非圓似方非方也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趣音促積子賜反畜菜呂氏春秋作

南子皆作畜采

高氏誘曰有司於周禮爲場人

吳氏澄曰言菜之外他物皆當積聚而畜之以備御冬也

黄氏啟蒙曰此時穀已收熟正當爲斂藏計菜助穀之不足者故務畜之積聚是凡可以爲歲備者非一物故多之

姜氏兆錫曰孟秋曰命此又促之也蓄菜以助穀而凡積聚皆多則儲跱無不備矣

任氏啟運曰王居明堂禮命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城郭都邑爲入處計實窖囷倉爲積貯計促民收斂惟恐後時使務于畜藏采取多其積聚以待乏也舊謂菜亦可助穀之不及非　又曰畜誰作蓄菜呂誰皆同今本作采唐無此節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夏小正樹麥在九月

高氏誘曰罪罰也

孔氏穎達曰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

黄氏啟蒙曰麥乃續舊穀而待新穀者故勸種之總是慮穀之不足而多方補爽以充民食此重本之深

心也

姜氏兆錫曰麥尤以續新舊之穀者故特勸且罰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坯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坯步回反涸戶角反

高氏誘曰是月秋分晝夜漏各五十刻雷始收藏其聲不震

朱氏申曰雷發聲於陽中之時故收聲於陰中之時蟄蟲啟戶於雷發聲之時故坯戶於雷收聲之時

陳氏澔曰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

彭氏廉夫曰陰氣吸故水涸

姚氏際恒曰水始涸鄭氏謂八月宿直畢雨未止及引周語天根見而水涸爲九月以月令爲非亦拘也云始涸者非必謂盡涸耳陳可大曰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

陸氏奎勳曰鄭注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今甫八月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康成能依此條注釋月令王制則有救正之功無傅會之失矣

姜氏兆錫曰此又記仲秋之候也說見仲春收斂也謂始收聲在地陽伏於內也坯益也益其蟄戶使通

明處稍少及寒甚乃塞也水乘乎氣春夏氣至故長
秋冬氣返故涸
任氏啟運曰陳云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盛故盈秋
冬氣反故涸亦通鄭謂九月天根見而水涸不當屬
此似拘又古坯戸下有曇天華句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吳氏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
權之二斗甬五量之二舉二而他可知正之角之所
以同之平之也
任氏啟運曰義與仲春同唐下有命有司祭馬社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
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易去声匱其位反
高氏誘曰易關市不征稅也市賤鬻貴曰商旅者行
旅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是便也上無乏用所
求得也遂成也
朱氏申曰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謂無重
征以致苦難也貨爲化之以爲利賄爲有之以爲利
凡此皆以便民事也
彭氏廉夫曰上下兼足皆由關市寬征以總結上文
張氏虙曰仲夏關市無索矣至秋則萬寶告成焉先

王之制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此來商旅之至要
其道未嘗不易此商旅所以願藏於王之市願出於
王之塗也夫四方之集遠方之至豈有以號召之哉
成周之時司關司市設官分職無非爲民也以此理
財財若無求而足而君有餘財民有餘力其道乃自
易中得之後世設關則爲暴於市則罔利豈知易之
義哉
姜氏兆錫曰朱氏曰關者貨所入市者貨所聚易謂
無重征以致苦難也如是則商來貨納而民以便矣
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而在外故言皆至財以待用

不匱則用無乏用以作事無乏則事皆遂
方氏苞曰周官職門市譏不物所征甚薄而爲之符
節以通達之皆所以便商旅無所爲難易也孟子曰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蓋戰國分爭凡轉貨鬻財經
其境內者必阨之于關市以奪其利所謂難也而秦
法於百貨皆成之候爲關市以來商旅九爭利之巧
者蓋不惟便已國之民豐已國之財又所以窘鄰國
之用而乏其事也
任氏啟運曰唐屬孟春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

高氏誘曰數天道時天時類事類順其事類不干逆也

張氏虙曰季夏戒之言舉大事之殃仲秋教之言舉大事之道

黃氏啟蒙曰事者王政之舉數者天時之運類者天人相屬之機時卽大數類卽大事上二句反下二句正說一直下此四句可槩月令一篇但此綴在仲秋之月尤當相時發揮須要看個愼字愼愼于心也大數在天因之在人之心愼因者于順時舉事中詳審斟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固不失時而不舉亦不因時當舉而妄動輕舉也

朱氏軾曰薄賦稅以集商商集而賦自充此大賈居奇之故智也若王政譏而不征法而不廛何有于是大數謂陰陽消長盈虛之數數運而爲時時各不同故曰類毋逆則順而因矣此語庶幾近道然在不韋意中亦不過徵賤徵貴之術已耳

姜氏兆錫曰大數謂陰陽消長之數因猶依也如長養乃陽之類嚴肅乃陰之類順時令而謹依之則不逆矣

方氏苞曰孟秋之令選士厲民以征不義則舉兵衆合諸侯之事正在此月完隄防修宮室牆垣城郭則土功徭役之事正在此月然有大數焉如車馬將卒之有鉄資粮屝屨之無因則兵衆不可輕舉也適當凶飢厲疫之作或承軍卒喪荒之餘則功役不可輕舉也而事又有其類焉如征討不能驟舉則先之以文告威讓或授意於方伯大邦以震懾之凶扎之方隄防不能自築則移用其民以救之急戎之後城郭不能自完則藉力於兄弟婚姻之國以圖之皆所謂愼因其類也

任氏啟運曰淮唐無此節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艸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復扶又反數音朔淮南子下有八月官尉其樹柘）

高氏誘曰秋陽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尙生育故草木榮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民大恐行夏令夏氣盛陽故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而五穀萌生也於洪範爲恆燠之徵冬氣寒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未當故曰先也

張氏虙曰雨不降則無以助陰氣之肅所以草不榮國之有恐殺氣不行人有玩心也蟲當藏而不藏穀

不當生而生皆非正也雷已收聲謂之收雷先行者非時而發也艸木未當死而死亦失正也

陳氏澔曰行春令爲卯木之氣所應行夏令爲午火之氣所傷行冬令爲子水之氣所泄也

姜氏兆錫曰桊華也先行者謂未至日夜分而雷先已收聲也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宵尉其樹柘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夏小正九月內火日在房淮南子作招搖指戌）

高氏誘曰房東方宿宋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季秋夏正建戌之月房在卯大火之次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戌唐作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今寒露日在軫十六霜降角十

爾雅曰九月爲元大火之次戌與卯合也虛北方陽宿二星正直廣九度

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射亦音）

國語曰宜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蓋一陽爲哲人五陰爲民所謂君子德輿也

班氏固曰射終也萬物隨陽以終復隨陰以始

曹氏丕曰羣草木無射地而生

韋氏昭曰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徧布前哲之令德使民道法也

高氏誘曰射出也陰氣大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著見者也

王氏喬桂曰無射五寸七分自南呂降九分

姜氏兆錫曰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周氏發曰季秋律中無射韋氏云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是也若以陰陽終而復始爲無厭射則牽強

任氏啟運曰陰不始物班義恐非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蛤古荅反鞠菊同華花同夏小正作遰鴻鴈爵入于海爲蛤榮鞠樹麥又有陟玄鳥則蟄熊貊貉鼶則穴豺祭獸夏小正在十月）

高氏誘曰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穉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而過商雒　又曰賓爵老雀也棲息于人房戸之閒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

朱氏申曰爵入大水爲蛤亦飛物化爲潛物也
彭氏廉夫曰獸言其大禽言其小
陳氏澔曰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如先登者爲主人從之以登者爲客也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鱗羽皆在內是禽亦可言獸也
姚氏際恒曰考月令從呂紀季冬言鴈北鄉者雁始同北鄉也夏小正所謂見鴈而後數其鄉是也孟春言候候鴈北者候鴈候時之鴈北自南至北也仲夏言候鴈來者來自北至南也季秋又言鴻鴈來賓者鴻乃

鴈之大者賓濱同王莽傳率土之賓以其時更寒鴻鴈悉來南而宅于水濱也鄭氏以賓爲賓客之賓謂客至未去殊迂陳可大又以爲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尤無理
朱氏軾曰仲秋言鴻鴈來來而未有止也來而賓則居停矣註謂客止最當
姜氏兆錫曰此記戌月之候仲秋云鴻鴈來者方來而未至也此云鴻鴈來賓者已至而爲賓也一云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味文義卻非爵鳥名大水謂海也蛤介蟲名國語云雀入於海爲蛤

蓋飛化爲潛也菊色不一專言黃者秋令以黃爲正也豺獸名言戮禽者禽乃鳥獸之總名曲禮猩猩通曰禽是也餘見孟秋記候
周氏發曰祭獸戮禽只是一事不必分別
任氏啟運曰鴈非中國之鳥也非中國而知有中國故來之而賓之七月南鄉不言三月至其鄉不言非君子所見也不書慎也爵最淫陽之盛也蛤無牝牡而生珠一于陰也一于陰者須陽化也蛤雖老不化其陰微故一于陰也祭仁者之事鷹豺獺不仁之物也其言祭貴仁也苟有合于仁君子斯樂之耳

獺言祭不言戮春生仁也鷹與豺皆言戮秋殺義也仁不言殺義乃殺也而于鷹言戮不言禽此乃言戮禽者不忍遽盡其辭也君子于一物之戮猶不忍遽盡其辭而況于人乎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也　又曰大水小正作于海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氣廉以深
張氏虙曰當戌上九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總章右个謂西堂之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

藏無有宜出內納通

高氏誘曰秋季物成故務入也會合也

陳氏澔曰專務收斂諸物於內以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宜出則悖時矣

張氏虙曰天地之氣有發亦有藏人豈能自異於天地哉藏則不復宜出矣會猶參也人之一身與天地竝頃刻之中或呼或吸皆有陰陽一日之中或作或息必須晝夜則一歲之中或出或內豈能離春秋之舒慘乎

黃氏啟蒙曰孟秋命百官始收斂仲秋促民收斂此又申嚴收斂之號令焉務內內字正與季春不可以內內字相應玩無不字則凡事皆當收斂不特專以財用言也會字甚有味謂天地氣藏而無所爲發散便兩不相會凡事務收斂毋務宣洩則無所不藏與天地之藏兩相會矣會而藏之特以合此時閉藏之令耳一待宣洩之時則賑濟貸發悉取之以廣吾散財發粟之仁者于此乎在豈曰積爲朽蠹之計而已乎藏之之散之之爲地也

姚氏際恒曰孟子曰秋省斂而助不給則此時遇有歉之必宜發藏捐賑月令務爲此膠滯之說使人主法之豈不誤乎

朱氏軾曰會順也季秋天地閉藏故順時令而內物

姜氏兆錫曰凡事務斂於內以合天地閉藏之義若宜出則悖時令矣此與季春不可以內相反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高氏誘曰冢宰於周禮爲天官主治萬事故命之飭正也不有傾邪

徐氏師曾曰此養人事神之大禮皆不可苟故必謹其事而祗焉一其心而敬焉各致其力而飭焉

張氏虙曰冢宰將以制國用不舉其要國用何由而制然此特舉其要而已漢文帝問宰相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幾何周勃辭以不知是失舉要之職陳平辭以有主者又失舉要之義唐以宰相領度支領鹽鐵失之益遠矣

黃氏啟蒙曰農事備收該下兩項五穀之要乃公田所入是係國用舉之有量入爲出意帝籍乃籍田所入是係祀典藏之有備物待用意末句總承重祗敬二意祗敬則力必致不待言矣

姜氏兆錫曰仲秋趣民收斂而已至此而後百穀皆

收也要者穀入之數如周禮月要歲會之要收之神
倉將以供粢盛也祇敬謂內盡志必飭謂外盡力
周氏發曰乃命冢宰農事備收一節單言籍田之收
斂不言國用舉五穀之要者黍稷稻粱所以為粢盛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朱氏申曰霜始降陰始凝也以將效功故休息也
張氏虙曰將休老勞農凡終歲勤動者無不休矣百
工之役使之少息亦聖人順時之政也
周氏發曰霜始降則百功休所該甚廣鄭氏以膠漆
不堅為解小哉言也下經曰民力不堪農亦百工之

一也
任氏啟運曰有不休者如月人冬折幹寒奠體然亦
非合之而成器也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高氏誘曰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眾故命之使
民入室也詩云穹窒薰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
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
張氏虙曰聖人視民猶父母之於子疾痛痾癢甚于
在己民未嘗以力不堪告而上之人探其情為是恩
勤嗚呼仁哉

姜氏兆錫曰入室以休力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去聲）
高氏誘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笙竽籥詩云
吹笙鼓簧此之謂也
張氏虙曰以季冬大合吹鼓也
黃氏啟蒙曰吹主樂聲言備享嘗之用也
陸氏奎勳曰此與春之習舞同為教士之法下節饗
帝另為一條觀起句是月也可悟鄭註入學習吹為
將饗帝也非是
姜氏兆錫曰吹謂笙簜之屬如燕禮記下管新宮笙

入三成之類是也
任氏啟運曰吹有聲無歌如南陔六篇本無辭而以
笙吹之所謂笙吹也象舞有辭而不歌以管吹之所
謂管吹也其不歌以秋貴寍靜也唐屬仲秋與仲春
對得之或謂以將大饗帝非也
齊氏召南曰仲春上丁釋奠無疏据此疏云云則亦
取丁壯成就學業之義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鄭康成並以嘗字為句今不從）
蔡氏邕曰嘗犧牲使有司展其犧牲而告備具也
張氏虙曰仲秋告全具矣至此又告備焉古人於祭

祀誠篤如此不厭其煩也
吳氏澄曰大饗帝者以周禮言祀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也　又曰嘗宗廟秋祭之名將舉二祭其所用犧牲當前期告備於天子方氏曰以宗廟秋祭之犧牲告備於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可知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
黃氏叡象曰此季秋饗嘗之禮饗是因五穀之成而報之嘗是因五穀之熟而薦之蓋因時報乎天親禮之最重者故曰大下是人臣告祭物之備備全具也

兼當意卽宰祝告之也告備而後用先事之敬也享而燔柴之具嘗而腥爓之需皆於是取之此外則盡物而內之盡誠可知
姚氏際恒曰大饗帝祭天也嘗時祭祖廟也其犧牲皆告備於天子
姜氏兆錫曰註曰大饗帝者徧祀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是也嘗者謂嘗羣神也疏曰仲夏大雩帝命祀百辟卿士祈也此大饗帝嘗羣神報也犧牲仲秋已全具矣此告備而用也
周氏發曰王制天子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月令孟春乃修祀典、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季秋大饗帝嘗孟冬、大飲烝正謂是也孟春所修之祀典固不止於宗廟而宗廟自在其中書曰飲惟祀孟夏之飲酎孟冬之大飲皆爲祀而嘗酒先言大飲而後言烝者與薦時物先言嘗而後言先薦一例季冬大饗帝與嘗原屬二事蓋孟春祈穀於上帝故至收斂之後而饗帝孟春耕籍季秋藏帝籍之收五穀畢登故於饗帝之後而行嘗仲秋五穀未畢登則嘗祭當以季秋爲正蔡氏邕孔氏穎達以嘗犧牲爲句意不可通鄭氏以烝爲牲體而孔氏引房烝爲證皆曲說

方氏苞曰註謂嘗羣神以月令圜丘方澤宗廟之典祀皆不載又宗廟時祭周以仲月後世以孟月不宜用季且亥月曰飲烝非烝祭之正則戌月之嘗亦非宗廟之嘗也但謂大饗不問卜卽此記所云則恐未然周官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饗無一定之期理宜卜得曲禮所謂不問卜者惟圜丘方澤耳若大饗則或以爲宗廟之祭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或以爲賓客之事雜記子不見大饗乎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羣儒各記所聞不可以單辭片言之合而强爲傅會

也
任氏啟運曰鄭謂嘗秋祭羣神陳謂秋祭宗廟愚謂
外事無嘗名秋祭無于戌月者二說皆非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
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
無有所私上為去聲
高氏誘曰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
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家也遠者
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郊祀天廟祀祖取其事而
已無多少不如法制也

劉氏倣曰合諸侯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敕也百縣
諸侯所統之縣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為來歲受
朔日與稅法貢數
張氏虙曰遠近所宜若周禮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
物之類土地所宜如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揚州貢金
三品之類
馬氏晞孟曰陽終於戌歲功終焉故於歷以自戌至
戌為歲終戌之月而來歲受朔日終則有始也
吳氏澄曰合諸侯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註非也
黃氏啟蒙曰首二句作讀是總命諸侯各勅屬縣也

為來歲二字貫下兩項受朔日是頒正朔以一天道
與諸侯以下是定貢稅以齊王政總之無非預奉來
歲當行之典
萬氏斯大曰舊說因秦建亥以此月為歲終非也考
史記秦之以十月為年始在始皇二十六年一天下
之後月令成于不韋主用夏時意其時東周既滅不
韋擅政已改周政之建子而建寅至始皇一天下之
後卽因建寅而改十月為年始是謂建亥然非不韋
著此書之本意也因始皇後日建亥遂取以釋是書
可乎然此季秋而曰為來歲受朔日何也頒明年正

朔也諸侯國有遠近故於季秋頒之而正朔則是建
寅此時秦雖未一天下而有天下已過半必有頒朔
之事若據此來歲受朔日之文謂此書卽主建亥則
孟冬有云祈來年于天宗季冬有云順時令以待來
歲之宜者來年來歲又將何指乎
姚氏際恆曰為來歲者為來歲之正月也蓋受來歲
之朔日與稅貢之法諸侯有地遠者必於九月定其
制鄭氏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
及鄉遂之國受此法焉然則諸侯之地遠者豈能至
乎月令主夏時非以建亥為歲首說詳孟冬

朱氏軾曰合同也書所謂同律度量衡是也制卽所合之法制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季秋合制以俟來歲受朔頒之也又按月令所記爲夏時意不韋欲改建子爲建寅故爲此書頒朔于寅月令制于戌月者預爲之也

姜氏兆錫曰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百縣二句註云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合卽合諸侯而命事焉之合言合不言命猶言屬不言告省文也制卽制令之制謂奉王制以制令之也朔日猶言正朔卽虞書所謂人時也貢職謂入貢於王之職諸侯稅於民而貢於

王其輕重多寡之度數皆王者以遠近土之宜制之也蓋頒正朔授民時以端事之始簽貢賦給郊廟以正事之終此所以民定而國事舉也　劉氏曰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命百縣使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或疑秦時秦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今考呂不韋相秦政十餘年大集羣儒損益先王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爲一代興王之典禮又昭襄王之時封魏冉穰侯公子市宛侯悝鄧侯則封諸侯亦已久矣不韋相時已滅東周君六國削甚秦得天下大半故立制欲如此其後徙死秦并天下李斯相盡廢先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亦當時儒生有志者所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

周氏發曰季秋爲來歲受朔日天下路有遠近朔宜早頒非必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季秋爲歲終也周官正歲所懸所以示民非是頒朔鄭氏引爲周不用季冬頒朔之証未的　又曰郊廟之事卽祭事重之之詞不得言取供事而已作輕之之詞無有所私者毋以玩好之私貢於天子也

方氏苞曰受朔外諸侯內百縣之所同也稅民之法

貢職之數獨舉諸侯何也稅民無異法外諸侯皆有貢職以給郊廟之事則縣內公卿大夫之采地不待言矣六服遼闊豐凶不齊而來歲民賦之重輕可預定何也若此年其國有飢戎荒札則來歲稅宜從輕至本年則或上或中或下稅法自有常經不待言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非也亥月祈來年于天宗丑月之令曰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又曰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則非以此月爲歲終明矣所以飭班朔及稅法貢職之數者以此月合諸侯故豫勑之也呂氏此書蓋雜採古

法參以己意欲待秦并天下而行之所以合諸侯議貢職於此月者春朝秋覲而夏與冬不合諸侯也立夏立冬之日皆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而不及諸侯

任氏啟運曰周以子正頒朔當於亥月而此于戌月者秦自德公已改正而不韋將以此爲法也或曰歲之文從步從戌爲歷之推步至戌而成也蓋周九服四千五百里吉行日五十里則頒朔遠者九十日乃至周禮季冬頒朔舉其遠互相備也又誰無以給字唐屬季冬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高氏誘曰五兵刀劒矛戟矢也爲將田獵故習肄五兵選擇田馬取堪乘也

姜氏兆錫曰此因獵而教之以習用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又班布乘馬之政令使色力各以類從也

齊氏召南曰按司兵注先引鄭司農曰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註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高氏誘曰僕於周禮爲田僕掌馭田輅七騶於周禮爲趣馬田獵掌佐車之政級屏樹垣也衆當授田車者各以等級陳於屏外搢插也所以教也插置帶閒誓告其衆

皇氏侃曰七騶種馬駕玉輅齊馬駕金輅道馬駕象輅戎馬駕戎輅田馬駕田輅駑馬駕宮中玉車并總六騶者爲七

徐氏師曾曰周禮有司表貉誓民鄭据此以有司爲大司徒案大司徒不可謂之有司而搢扑誓衆亦非大司徒之職司徒二字恐有誤

姚氏際恆曰僕指御車之人鄭氏以周禮戎僕及御夫釋之七騶亦當時之制鄭氏以周禮趣馬職釋之疏引皇氏以七騶爲六馬亦謬旌旐二物也鄭氏以周禮司馬之七旗釋之疏直以司常之九旗言皆絕不合大抵鄭執周禮解月令尤謬据其謂周禮周之禮也而以釋秦禮何耶至於司徒之誓鄭註司馬仲冬大閱則以月令之季秋爲誤註司馬有司表貉誓民則又謂有司爲大司徒以合於月令其或從或否前後矛盾又如此

姜氏兆錫曰僕周禮戎僕也七騶舊說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圭之并總主者爲七騶也析羽曰旌龜蛇

曰旐周禮司常等級有九此約舉之也屏謂軍門之屏司徒周禮大司徒也扑卽夏楚二物也北面誓之者以六軍皆南向而陳也蓋六軍統於司馬而隸於司徒故命僕騶建置車旗整飭等列而司徒因搢扑以誓戒之也

方氏苞曰扑教周軍旅之事而掌以教官誓以教刑教以親上死長之義也

任氏啟運曰田以習戎金玉象輅非所當駕恐非析羽爲旌龜蛇曰旐周禮天子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約

舉言之也以馬駕車載旌旐畢自軍將至公司馬以尊卑爲等級南面設于軍門之屏外司此徒衆者乃帶間搢扑立于陣前北面誓以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此班馬政之事也誓戒畢天子戎服親射羣臣以次殺焉此習五戎之事也獵竟命典祠之官取所獲之獸以祭四方所謂致禽以祀祊也又七騶蔡作六騶

齊氏召南曰按馭夫本文云掌馭貳車從車使車註貳車象路之副也孔以此文言田獵故不及之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高氏誘曰是月天子尚武容服猛厲周禮司服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主祠掌祀之官祭禽四方報其功也

李氏覯曰先王之田外以彰事神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按此司馬中秋治兵之文其於司馬中冬大閱致禽饁獸於郊註云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鄭既以周禮中秋釋月令季秋又以月令季秋釋周禮中冬其展轉謬誤如此

姜氏兆錫曰必嚴厲武飾以親獵者愼武備以敬祀典也主祠謂祠官也獵竟因命祭四方以報本也

任氏啟運曰以獵禁作以射唐屬季冬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高氏誘曰仲夏草木未成故禁燒炭至是斧斤入林乃燒之

張氏虙曰炭以禦寒人之所資非不急也然必待草木黃落之後始取之物既歸根用亦隨宜斧斤以時亦王政之一事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趣音促當去聲）

姜氏兆錫曰俯垂頭也

黃氏震曰因蟄蟲咸俯而趨刑殺氣已至不敢留獄也收祿秩之不當收供養之不宜飾於春已凡以盛斂藏之義而已

張氏虙曰為政無取乎督促獄刑則惡乎留滯入秋以來孟則嚴之仲又申嚴之至季乃趨之桎梏之苦箠楚之痛望而畏之此豈可留者易曰山上有火旅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旅不處也聖人以不留獄象之信乎

董氏應暘曰漢陳寵奏月令孟冬之月趨刑獄毋留罪明天刑畢於立冬也仲冬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

威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且子丑之月行刑則殷周歲首流血所必無也曾公言中孚十一月之卦君子以議獄緩死則至十一月宜緩死矣漢世斷死盡三冬至酷吏謂再展一月足吾事何哉此後世決囚所以常在秋後冬至前也

黃氏乾行曰祿秩濫恩供養僭踰若必待時而收豈非失政哉先王重爵祿之典明貴賤之等自無此失縱或有之亦必隨即修改以正紀綱記者之說恐未然也

湯氏三才曰濫恩過制不可一日有豈待時而後收哉

姚氏際恒曰祿秩不當供養不宜終歲宜然不必此時始收也前後多放此不一一悉

姜氏兆錫曰俯垂頭也內謂穴之深處墐塞也人事應乎物候故皆墐之詩所謂塞向墐戶是也或作蟄蟲墐戶則言候非言令矣毋留所謂促也刑與罪相得即決之不淹繫也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不當謂恩賞之混濫者不宜謂膳服之侈僭者收之亦順嚴肅之令也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供養之不宜謂膳服僭侈踰制

者果爾則有常禁不當曰收註所云貪者饒膳之屬亦未盡蓋凡嬪御及王子姓服膳之過靡者古者位定而祿安得有不當羞服有式安得有不宜凡此皆戰國之亂政也姦回如不韋尚思立法以止時君之欲唐宋而下雖大臣忠直者亦以為難矣

任氏啟運曰唐無在內六字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高氏誘曰稻始升故嘗之先薦寢廟孝敬親也

姜氏兆錫曰稻最遲今始熟不言登省文也

李氏光坡曰內則以稻與秫對言則秫是稬稻是稉

稉同杭秫之不黏者九月始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氣來至民氣懈惰師興不居鼽音求嚏音帝解懈同又嚏呂氏春秋作窒淮南下有九月官侯其樹槐

高氏誘曰秋金氣水之毋也夏陽布施多霖雨二氣相并故大水火干金故肝氣不通冬令純陽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竟之人不寧而土地爲鄰國所分裂也春陽故煖風至而民惰懈木干金故師旅並興

陳氏澔曰行夏令則爲未土之氣所應行冬令則爲丑土之氣所應行春令則爲辰土之氣所應也

黄氏斯大曰呂氏春秋作師旅必興

姜氏兆錫曰季夏大雨時行故大水其窖藏爲水所侵故殃敗鼽者氣息於鼻嚏者聲散於口皆肺病也土生而火剋之故多鼽嚏分裂地隆圻也居止息也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侯其樹槐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九終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月令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夏小正初昏南門正北鄉則旦日在尾淮南子作招搖指亥

高氏誘曰尾東方宿燕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孟東夏正建亥之月尾在寅析木之次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亥唐作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今立冬日在氐二小雪房初

爾雅曰十月爲陽六陰坤卦嫌于無陽故以陽名之析木之次亥與寅合也

其日壬癸淮南子上有其位北方

張氏虙曰壬癸屬冬以冬盛德在水也

任氏啟運曰淮上有其位北方唐有其性智其事聽

爾雅曰歲在壬曰玄黓癸曰昭陽月在壬曰終癸曰極壬任也癸揆也是時日行牽牛月從黑道陰始任事而物以終終始之際尤所宜慎必揆其事之終以爲後事之始也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張氏虙曰漢魏相傳北方之神顓帝乘坎執權而司冬顓之言專也陰盛則靜而專頊之言正也冬氣升而其位正故帝曰顓頊春爲蒼天知冬爲玄南爲明方知北爲冥故神曰玄冥
彭氏廉夫曰水北方玄深而冥昧故取爲神之名主冬而位北
姜氏兆錫曰顓頊水德之君高陽氏也玄冥水官少皞氏之二子曰修曰熙左傳修及熙遞爲玄冥是也
其蟲介
戴氏德曰介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

高氏誘曰象冬固閉皮漫胡也
朱氏申曰冬則後而智介蟲屬焉以其性辨也
吳氏澄曰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之象故凡物之甲者皆屬水
盧氏翰曰北方玄武七宿水屬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
姜氏兆錫曰介甲也蜃蛤之類曰介蟲水之屬
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
國語曰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孟氏康曰應無射陽氣藏塞爲萬物作種
高氏誘曰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應鍾
漢志曰羽聚也聚藏萬物而宇覆之曰應鍾者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
班氏固曰萬物應陽而動下藏鍾聚也
韋氏昭曰十月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程度庶品皆使應其禮復其性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太史公云羽動腎而和正智聞羽聲使人整齊而好禮　又曰應鍾長四寸六分六釐

王氏喬桂曰應鍾長四寸八分自無射降九分
姜氏兆錫曰五音羽爲水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六者水之成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鹹朽皆水屬受惡穢故氣朽腐也
其祀行祭先腎
高氏誘曰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祀之一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祭先腎行屬水自用其藏也
張氏虙曰凡有功於人則祀之冬與夏爲對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賴其養於家行資其庇於路其祀於冬者役車其休之時也

朱氏申曰行者人之所以往冬則陽復而陰在也祭先賢不敢相勝者以陰靜而物辨也

張氏虙曰賢當作心水所勝也

姚氏際恒曰行謂道路往來之處冬時祀此殊無義亦可見配合之強矣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按下云盛德在水又仲冬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是方祈祀之不暇反辟除之乎謬矣又因檀弓有毁宗躐行遂以爲行在廟門外之西及祀之於軷上亦鑿矣淮南子時則訓冬祀井故陳用之以行字爲井字解然觀仲冬命有司祀

井泉則此處必非井字也郝仲輿曰謂行即井古者井閒有道道閒有溝故曰井按道亦謂之井者以井田阡陌之道得名非泉井之井也解者以行爲泉井之井不過合冬當水之所有事耳如郝說不仍是行乎

姜氏兆錫曰行以通往來冬貞元之交往來之義故祀行也　蔡邕曰祀行在廟門外之西北面設主於軷上

任氏啓運曰按白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牛卿大夫羊又云戶羊竈雞門犬井豕中霤豚或曰天子諸侯中霤用牛大夫士豚井皆以魚鄭謂凡祭五祀皆特牲愚謂五祀不重于社稷諸侯社稷少牢無五祀以牛之理當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牲適士二祀門以犬行以豕庶士庶人立一祀竈以雞井以魚可也鄭以天子諸侯五祀有主無尸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亦無主愚謂主當皆有之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雉入大水夏小正作玄雉入於淮唐作野雉入於淮

高氏誘曰傳曰雉入於淮爲蜃虹陰陽之交氣是月陰壯故不見

張氏虙曰水冰地凍皆氣凝也雉之爲蜃雉不自知由得水而然也虹天地之淫氣見於春乘陽也藏於冬伏陰也

朱氏申曰陰陽極乎辨故虹不見

陳氏澔曰虹非有質而曰藏者亦言其氣之下伏耳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大蛤曰蜃晉語呂紀韋註高註皆無異說獨陳可大以爲蛟屬引晉張華識蛇化爲雉以證不知蛇化爲雉何以證雉化爲蛟又按晉語趙簡子曰雀入於海曰蛤雉入於淮爲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据文義爲蜃蛤一類故下推廣爲語曰黿

鼉魚鼈莫不能化若果蛤爲蛟屬蛟即鼉之屬矣何必推廣爲說乎

姜氏兆錫曰此記亥月之候雉鳥名大蛤曰蜃雉爲蜃猶雀爲蛤也晉武庫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開視雉側果有蛇蛻亦其類與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也

任氏啟運曰大水夏小正作玄雉入于淮唐作野雞入于淮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呂氏春秋作宏以弇淮南子有北宮御女擊磬石其兵鍛）

高氏誘曰玄堂向北堂左个西頭室也玄黑皆順水色也宏大弇深象冬閉藏也

張氏虙曰冬爲玄英故取以名冬所居此當亥上十月位也寒氣不可過故食火穀以減之寒氣不可抑故食當方之牲以存之

姜氏兆錫曰玄堂左个謂北堂之西偏鐵驪驪馬鐵色也深爲黑淺爲元閎者中寬奄者上窄

任氏啟運曰元路鄭云今月令作軫路軫當作袗淮有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閎以奄呂作宏以弇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高氏誘曰迎冬於北六里之郊水氣用事其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

朱氏申曰賞君帥武人所賞者猶寡賞死事而恤其孤寡所賞者爲多蓋秋爲少陰而冬爲重陰故也

張氏虙曰念死事之人慮其孤寡不得所養從而賞之順時之政於是爲至

姜氏兆錫曰迎冬北郊祭顓頊玄冥也死事謂爲國

事而死者孤寡謂其妻子也

任氏啟運曰死事爲國事而死者之子孫孤寡通一國之窮民因陰氣之盛故恤死窮之民也鄭謂孤寡死事者之妻子恐未該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刃城曰句）占兆（句）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筴初革反又呂氏春秋作命大卜禱祀龜筴審卦兆以察吉凶于時有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

高氏誘曰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曰兆筴曰卦故命太卜禱祀龜策占兆審

卦以知吉凶於是有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者必察知之則行其罪罰無敢强匿者

孔氏頴達曰非但釁此龜筴又釁此占兆繇文易六十四卦有吉有凶故曰卦吉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

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黨掩自上掩之蔽從旁蔽之

張氏虙曰阿黨之察亦係之太史者如董狐趙盾之書南史崔杼之書其阿黨之罪毫無掩蔽也

吳氏澄曰兆謂龜所坼之兆卦謂筮所得之卦既命

太史釁其龜筴乃以龜卜之觀卜之所遇爲何兆以筮筮之觀筮之値爲何卦於是推占其兆測審其卦以定吉凶何如也

黄氏啟蒙曰王者預明卜筮之事孟冬萬寶告成乃登龜入筮之時太史掌卜筮者故命之首句備卜筮之物下二句明卜筮之理皆是預備來歲卜筮之用吉凶單承卦言然兆内亦有此意占審二字重看筮龜取數者也數根于理理不在玄遠而在人心必要明理之人以占審之庶心上之理明自與鬼神合幾若無理則造幾不出矣　又曰王者以至公之心用刑而獄吏未必心王者之心豈無阿曲而偏黨者乎故必正之使不輕重其等察之使不上下其心則罰麗于事直者固得以自白曲者亦不得以自文無有掩蔽不明矣

姚氏際恒曰鄭氏執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爲上春建寅之月秦以十月建亥爲正欲以歲首釁龜按月令並非以建亥爲歲首説見下　呂紀作察阿上亂法者則辠之無有掩蔽是則罪乃絶句也

陸氏奎勳曰釁龜句絶鄭註以釁龜筴爲句釁龜周禮有之豈有著草而塗以血者耶孔疏并塗及龜之

繇文尤謬

姜氏兆錫曰釁塗也古者器成殺牲取血以釁一以弭釁隙一以禳災祥而龜甲與蓍筴亦用之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以待卜審卦者審易書之象以待筮凡以豫明其理而應事也是猶正也謂治獄恐有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犯罪者不至掩蔽曲直也是察阿黨乃命戒之詞而不言所命之人文義未完疑有脫誤

方氏苞曰周官司寇之屬所以求獄訟之情者至詳至悉矣而無一語及官司之枉法者蓋道教彰明忠

貪之風未遠也不數世而呂刑之命遂列五過之疵世教之難持人心之可畏如此凡罪有掩蔽皆由有司之阿黨阿者或怵迫於威權或承迎長吏卽呂刑所謂惟官也黨者挾私偏徇所謂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總于是矣故是察不可廢然使能守周公之舊典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分掌之獄訟司寇聽斷於外朝羣士司刑咸在各獻其議以麗其法而又詢之羣臣詢之羣吏詢之萬民則阿黨者皆知公道難違人言可畏而姦心自不蘊矣

任氏啟運曰鄭云釁下今有祠衍呂作命太史禱祀龜筴審卦兆以察吉凶于時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淮南作命太史祝禱祀龜筴占審卦兆以察吉凶而是節上有命有司修羣禁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則誤分而緣節之唐分命太史下屬孟春則以爲秦正故阿黨下仍孟冬又緣淮南而分之也

齊氏召南曰龜可釁蓍草不用釁也注似鑿

是月也天子始裘夏小正王始裘在九月

高氏誘曰始猶先也裘溫服優尊者故先服之

張氏虙曰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季

秋獻功裘至此天子始服之以順時爲重也

姜氏兆錫曰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乃衣之也

任氏啟運曰夏小正王始裘在九月唐下有是月也

祭地祇於北郊命有司祭司寒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高氏誘曰天地閉冰霜栗烈以成冬也

陳氏澔曰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

張氏虙曰天地交泰故春言和同天地不交否故冬言閉塞和向之時天下皆知春之爲春不必詔告也閉塞之時天下雖知之而或有不謹則無以爲藏節無以爲發故特命有司人苟知閉藏之義則事事物物皆不敢肆矣

黃氏啟蒙曰上一節是天時下一節是人事命之如此所以謹人事而順天時也

姚氏際恆曰自此下三節亦皆命辭所以詳其事也

姜氏兆錫曰上下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矣按此條文義亦未完斷無所命之詞單舉氣候而不及政令之理疑節末脫前是察阿黨二句蓋是察乃以導鬱塞也學者詳之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黃氏啟蒙曰王者因時而行閉藏之政謹蓋藏令致謹于公儲也循行二句令悉斂于私家也無有不斂句止承有司邊

任氏啟運曰司徒陳誤作有司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鍵其輦反蹊音奚

高氏誘曰要塞所以固國關梁所以通塗塞絶蹊徑爲其敗田

何氏子季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

將關門以內孔中者

陸氏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修鍵閉而管籥不愼固封疆而邊竟不備完要塞而關梁不謹蹊徑不塞猶無益也故辭遞進而加詳

朱氏申曰城郭既補矣又坏之謹之至也門閭出入或有不虞故言戒管籥猶今門鎖不容有僞故言愼封疆限於內故言固邊竟接於外故言備邊必有竟塞必有要不可虧故言完關以禦暴梁以濟險不可慢故言謹蹊徑非人所由不可以通故言塞凡此皆以順時之閉塞也鍵閉猶今門鏁不能無壞故言脩

黃氏啟蒙曰王者修德之事人但知正身愛物爲修德而不知思患預防使國家寔受安寧之福正是修德中要務立國之根本　又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籥不愼無益也坏城郭而戒門閭修鍵閉而愼管籥則嚴扃于畿內者至矣固封疆而邊竟不備要塞不完無益也謹關梁而蹊徑不塞無益也固之而有備有完謹之而有塞則愼守于斥堠者至矣蹊徑是邊梁關要中或有旁蹊曲徑可由以潛達者故加閉塞在固備完謹之下注野獸往來之路謂蹊徑之初乃野獸往來而成者塞之則不爲

野獸所通也

姚氏際恒曰何氏曰鍵是門閭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扃關門以內孔中吳幼清曰鍵閉二字何氏說得之管者鏁之牝籥者鏁之牡鄭氏誤以鍵閉爲鏁之牝牡遂別釋管籥爲搏鍵器孔氏亦從其誤是以徒費辭而義愈不明愚按鍵字從金爲之楗字從木屬木爲之皆所以爲關門止限之具何氏之說但是木鍵耳

姜氏兆錫曰坏者補其缺壞也城郭守欲固故言坏門閭備欲嚴故言戒鎖須曰鍵鎖筒曰閉鎖匙曰管

篇或有破損故言修不可妄闕故言愼要塞謂要害之地也關梁猶言關津徯徑謂𨀛岐之跡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塋呂氏春秋作營棺槨下淮南子有衣衾字貴賤之等級淮南子作貴賤尊卑皆有等級

高氏誘曰紀數也棺椁衣衾尊者厚卑者薄營度也丘墳壟塚也貴者高大賤者卑小

朱氏申曰厚薄主禮言貴賤主人言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飭之

徐氏師曾曰厚施於貴非以美沒禮薄施於賤非以

薄爲道皆分所當然也

姚氏際恆曰塋呂紀作營是

陸氏奎勳曰當於大小句絕塋字依呂覽作營與上文審棺槨之厚薄相對

姜氏兆錫曰飭喪紀者飭正喪之紀律若辨若審是也死者襲斂之衣數有多寡及生者親疏之服制有麤細故宜辨棺椁有厚薄塋有大小丘壟有高卑及凡禮有厚薄之度數位有貴賤之等差故宜審也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飭焉馬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冠丘壟之厲執不欲致美以爲悅者然窮其欲而費節則寡者僭於有餘貧者慊於不足而將不安其性命之情矣故先王視其等而制爲禮以紀之使各體其分而不敢踰也

任氏啓運曰塋呂作營宜從之淮棺椁下有衣衾字末二句作貴賤尊卑皆有等級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黃氏震曰誠即功致者也不當即不功致者也

黃氏啓蒙曰工師于季春之月已因其作而戒之矣

至此造作已成功有可獻故命之效功爲效功何如祭器以成度程爲正諸器以去淫巧爲正然度程雖合淫巧雖去而功或不精亦非器之善也又必以功致爲上然何以考之於物成之時取工自勒其名以考其合於法而精者爲成不合於法而粗者爲僞僞則無功所謂功有不當也必行其罪於不功致者窮其目破之情作淫巧者窮其敝侈之情此效工之事也

姜氏兆錫曰工師者百工之長效功謂驗其功實也陳列也按按也諸器皆驗實獨陳祭器而校以法式

者尊祭器也此總命之也淫靡巧變也此戒其過也
功緻謂功力密緻也上猶善也此勉其不及也勒刻
誠實行治也每物勒名以察實而因治罪以窮情此
又深警之也
方氏苞曰不當者或不能密緻或傷於淫巧也
任氏啟運曰功致淮作堅緻
是月也大飲烝
高氏誘曰烝俎實謂有肴烝也
陳氏澔曰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也
黃氏啟蒙曰歲功之成祖宗庇之而亦臣工相之冬

物既成故舉烝以祭宗廟因之大爲會飲以燕羣臣
則神之惠及于臣所以洽臣情也
萬氏斯大曰大飲者天子饗國老庶老鄉國則徧行
鄉飲酒之禮也烝冬祭也是二事
顧氏炎武曰引詩萬壽無疆此鄭之誤
姚氏際恒曰此言烝祭也月令於季冬言嘗於此言
烝四時之祭所見者二或作者錯舉爲說不必備也
鄭氏執豳風十月滌場之詩以爲十月農功畢天子
以其諸侯羣臣飲酒于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其
禮亡又引周禮黨正職爲證按豳詩所言止謂農功

己畢小民尊君親上故躋堂稱觥以祝天子萬壽耳
詩及序既無飲烝之說而月令又不涉豳詩一字何
得妄援以相合耶其曰飲酒於大學者攝毛傳也又
曰以正齒位卽黨正職又豈天子與羣臣亦正齒位
耶　又曰其禮亡可見其辭遁也
姜氏兆錫曰註曰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於
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羣
國以鄉飲酒禮代之也烝謂有牲體爲俎也疏曰按
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又左傳王饗有體薦燕有
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此大飲是王公大饗之禮當用

房烝半體也
李氏光坡曰不著祠禴而言烝嘗且九月嘗十月烝
于祭月又不合如註之解未有可以破除之也學者
詳之
任氏啟運曰四時之祭不見月令且如陳說是因大
飲而烝矣時祭無燕及羣臣者且九月嘗十月烝何
居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
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盧氏植曰天宗六宗之神

高氏誘曰祈求也宗尊也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公後私之義也是月農夫空閒故勞犒休息之不役使也　又曰天地四時皆爲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黄氏啟蒙曰農事之修羣神祐之而實民力致之故歲終舉蜡祭報今歲之功以祈來年之始合羣神索饗也曰天宗至五祀或祈或割或臘皆是蜡祭祭畢乃縱民暢飮爲樂是謂勞農不興工動衆是謂休息

如是則神之惠及于民所以息民力也

萬氏斯大曰此秦國所行之禮不韋卽著之以爲天子禮耳孔疏謂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按郊特牲言天子大蜡八不及此數者豈數者之祀反小而不得謂之大蜡乎必不然也所以於此月祈來年者秦初奉周正朔此月之次月卽是來年故祈於此月此改建寅尙因之而未變耳　又曰臘祭在周爲蜡祭但郊特牲載八蜡不及先祖五祀而此言臘先祖五祀亦是秦國所行之禮且是月旣烝則已祭先祖五祀已分祀於四時此復臘之不病數乎是月索饗萬物卽名蜡祭秦則直名之曰臘其祭之神亦異獨勞農休息則同於周耳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按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飮酒於序以正齒位此卽指蜡祭而鄭於上大飮烝已引黨正職文於此勞農休息句又引之故於天子祈年下不能再引但曰周禮蜡祭此辭遁處也則其前後所引黨正蜡祭事皆無一合可知又黨正飮酒在蜡之後今大飮在蜡祭前孔氏乃爲之說曰天子諸侯羣臣大飮在蜡祭之前其可笑如此月令相傳作于不韋其紀

月悉用夏時竝非以建亥之月爲歲首也觀其於十月而曰祈來年則十月非歲首矣於十二月而曰數將幾終歲且更始且又曰以待來歲之宜則十二月爲歲終矣按秦政二十六年始以十月爲歲首而不韋十二年已死其作月令正爲相之時故懸之國門莫敢易其一字則謂月令十月爲歲首其妄可知自鄭氏於季秋合諸侯之百縣下主建亥之說諸家誤從至今皆聾瞽相傳者也宋儒目左傳爲秦人所作舉宮之奇曰虞不臘矣爲證謂秦始用臘按史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曰始效中國爲之故曰初臘

是臘乃周制而秦因之也又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曰嘉平則秦正不名臘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故宮之奇有不臘之說周臘在十二月此叙於十月是皆建亥之月正本左傳乃反因月令以疑左傳乎宋儒坐不考如此秋既祀門此又云門閭既以五祀分配四時中央此又云臘五祀錯雜不一

姜氏兆錫曰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牲以祭謂之割祠公社卽大社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是也門閭謂其神也臘冬祭名勞猶命曰勞酒之勞謂因蜡而勞農燕樂也註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黨正屬民飲酒正

齒位是也疏曰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此祭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也又按雜記子貢觀蜡一國皆若狂蓋鄉飲酒禮初正齒位至無筭爵之後則若狂矣蔡邕云夏曰淸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今考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愚按周固稱臘但其臘在丑月黨正索祭鬼神正指季冬建丑之月也而今行於孟冬建亥之月此眞秦人之書與

方氏苞曰祈來年不於歲終而於此月者陰極于此過此則一陽復生爲生育長養之始所謂天地盛德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也

任氏啟運曰蜡臘皆祭名非月名也秦雖改亥正而順以祭猶在此月故因名之臘勞吕作賚

齊氏召南曰祈來年卽蜡籥章祈年歌豳雅祭蜡歌豳頌又似分說按此疏甚明以郊特牲証之則所云蜡也者索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此文之祈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也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是此文之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也又按蜡與息民相連而異本文臘先祖五祀當與下勞農以休息之句爲一

節此言息民也疏以注隔斷而分節耳詩檜風孔疏曰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飮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甚明又按息民通謂之蜡則禮運與于蜡賓是也其事卽此文之臘先祖息民亦稱蜡也若細別言之則異則郊特牲之說也卽此文之兩層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高氏誘曰習肄之也角猶試也

黃氏啟蒙曰孟冬講武以備仲冬大閱之事將帥提

起三事平看講者講明其道卽坐作進退攻殺擊刺之法習者習熟其事如射有破的之法御有馳驅之節角則較其力之優劣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爲仲冬將大閱按月令仲冬無大閱之文安得以周禮强入之

姜氏兆錫曰註曰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也凡田之禮惟冬狩最備愚按周禮註曰仲冬大閱之禮其孟冬先命豫習於禮無文且非左氏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之義也考下月仲冬並無大閱之令豈有豫習者載爲令而正行大閱反不載其文之理又考仲冬之

令有飭死事一句文無首尾先儒以爲衍文而通考十二月之中文亦多脫札錯簡則此乃下月之令所錯無疑蓋此篇原名呂氏春秋本十餘萬言而漢儒刪集爲篇故其舛如此今以義推之庶政令以時與周禮春秋傳諸文皆合而兩月中之篇簡亦各完首尾矣餘詳仲冬

任氏啟運曰周禮仲春教振旅遂蒐以祭社仲夏教茇舍遂苗以享礿仲秋教治兵遂獮以祀祊仲冬教大閱遂狩以享烝今按月令仲春言社不蒐孟夏驅獸似苗季秋祭禽四方似祊皆非其月而亦不言苗獮安見冬之大閱歟蓋秦以亥正故于戌月卽大閱天子親之此但命將帥講武耳其制初不與周合也又古之講武以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此但言角力眞秦俗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高氏誘曰虞官師長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稅斂重則民怨矣

張氏虙曰魚至冬而美故冬取魚民皆取魚故有水泉池澤之賦後世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海之蜃蛤祈

望守之守之嚴則征之嚴而民始失利矣月令戒其侵削取怨亦恐有司苛取以病民乎

朱氏申曰自此犯彼謂之侵減彼益此謂之削

黃氏震曰收其賦又禁其擾恐不若澤梁無禁之相安也

黃氏啟蒙曰孟冬水潦既降則水泉池澤之賦可以收矣然可收而不可毳故命水虞漁師收其賦而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所以然者蓋或侵削則利歸于官而害在于民怨在于君是爲天子取怨于下不可長也敢有若此者則治其方命虐民之罪而必無赦

也

姜氏兆錫曰水虞漁師周禮澤虞𢿱人也水至冬涸故收其賦

周氏發曰孟冬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澤之賦者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天子收其賦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則其利與民公之所收者在官之稅耳

方氏苞曰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於萬民𢿱人凡𢿱征入于玉府曰入于玉府者明所征卽角人羽人掌葛所徵齒角骨物羽翮葛材草貢以當邦賦者而刑無他賦也泰法

乃刑收其賦而并及於水泉其以侵削取怨爲戒蓋由始立苛政故用此自塗飾耳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淮南子下有十月官司馬其樹檀）

高氏誘曰春陽散越故冬不密而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象陽布散也夏陽炎温故盛冬不寒而蟄蟲復出於洪範恒燠之徵秋金介于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鄰國來伐土地侵削於洪範恒寒之徵也

朱氏申曰凍閉不密以行東風解凍之令也地氣上泄以行地氣上騰之令也

陳氏澔曰行春令爲寅木之氣所泄行夏令爲巳火之氣所損行春令爲申金之氣所淫也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司馬其樹檀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辟必亦反又日在斗淮南子作招搖指子）

高氏誘曰斗北方宿吳之分野

姜氏兆錫曰仲冬夏正建子之月斗在丑星紀之次

任氏啟運曰唐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日入而昴中

虞書所謂日短星昴是也秦莊襄元年差二十七度冬至日在牛三度而言斗者斗度廣牛度少仲冬交節猶在斗十四度姑約言之也漢元和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在斗十四度唐麟德在斗九度唐月令所言是也宋崇天在斗四度明大統在箕五度今時憲康熙甲子冬至日在箕三度今乾隆大雪日在尾二冬至箕二度矣大約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二千一百十七年而差一宮二萬五千四百十年有奇而差一周此歲差也餘月率以是推之　又曰淮作招搖指子唐作十一月之節日在箕

昏營室中曉軫中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
曉角中
爾雅曰十一月爲星紀之次子與丑合也東壁
北方水宿二星廣九度軫星南方水宿四星似張
廣十七度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
鍾
國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漢志曰黃中色鍾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尚宮
五音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主色色尚黃五

色莫盛焉陽施種于黃泉孳生萬物爲六氣先
班氏固曰鍾動也陽氣聚黃泉之下萬物萌動也
高氏誘曰鍾聚也陽氣聚於下陰氣聚於上萬物孳
萌聚於黃泉之下也
朱子曰正黃鍾九寸變黃鍾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
絲二忽
韋氏昭曰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名黃者重元正始
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林
鍾坤初六陰之變也坤之始也故長六寸九六爲陰
陽夫婦子母之道也

姜氏兆錫曰黃鍾子律長九寸
任氏啟運曰按司馬遷謂下生倍其實三其法卽三
分損一上生四其實三其法卽三分益一陽律黃鍾
太蔟姑洗下生陰蕤賓夷則無射上生陰陰律林鍾
南呂應鍾上生陽大呂夾鍾下生陽仲呂亦當下生
而上生者律終于十二以黃鍾始之以黃鍾終之也
故上生者七下生者五又黃鍾有高宮有低宮高宮
九寸低宮則三寸七分也舉高宮而低宮之損益可
知舉黃鍾而他律之旋相爲宮者皆有高低可知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鶡戸割反

高氏誘曰始坼凍裂也鶡旦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
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
張氏虙曰寒氣增於地之上故冰益壯暖氣生於地
之下故凍者坼
姜氏兆錫曰此記子月之候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張氏虙曰此當子上十一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玄堂太廟謂北堂之當太室者
飭死事

萬氏斯大曰呂氏春秋無此句
姚氏際恆曰此猶孟冬言飭喪紀之義前飭其紀此飭其事也蓋冬爲收藏故言死喪之事鄭氏以爲飭軍士戰必有死志其意欲暗合仲冬大閱附會可笑且與下命有司毋起大衆之義相左也
姜氏兆錫曰註曰飭六軍之士心厲必死之志也疏曰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也朱子曰此三字無首尾蓋衍文也愚按此句文義未完宜朱子以爲衍文今考孟冬有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之文乃此月仲冬所行大閱之禮錯簡在彼而此句則因大

閱以戒軍士而使之爲國赴義也故今本先儒之意而考論之如此
任氏啟運曰此因仲春養幼少仲夏養壯佼仲秋養衰老而言人而衰老則不徒養之而所謂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者皆不可不預故飭之也鄭謂誓戒軍士以戰陳當有必死之志非也聖人足兵以衛民生也豈以必死驅民哉　又曰淮呂唐皆無之朱子曰衍文姜移上章講武節屬此爲大閱之事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沮上聲又沮呂氏春秋作且唐月令無命之曰句
高氏誘曰有司於周爲司徒掌邦土與民人之教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事作
朱子曰暢月謂陽久屈而得伸也
張氏虙曰黃鍾動而萬物潛起則天地之房其隱然萌動者原未嘗不暢非閉塞之令所得遏也命之名而曰暢豈苟乎哉
陳氏澔曰言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充實於內故也

姚氏舜牧曰暢達也時月當閉而我暢之命之曰暢月與後命之曰逆同義見失時之甚也
萬氏斯大曰是月陽生故曰暢月陽方生而曰暢者扶陽之義之詞也不與上文連
姚氏際恆曰命之曰暢月根上文來皆反說也云如是之泄發則以閉藏之時而爲宣暢之月非宜也後人不覦稱十一月爲暢月誤矣
姜氏兆錫曰土事猶言土功蓋謂凡掩蓋之物也起大衆亦指興作而言但此較諸事爲大耳以上下文推之可見固堅也而汝也猶其也此皆順閉藏之令

以安伏蟄之性沮泄猶言滲漏馬氏曰自內漸外曰沮自下達上曰泄暢猶充也承上文而言天地之固閉氣類猶凡室之安藏人也若發散以干陰陽之令則諸蟄且死而民必疾疫喪亡相隨而見矣所以然者以此月命為暢月萬物皆當充實於內故也

周氏發曰仲冬命之曰暢月與上是謂發天地之房文義相承非謂萬物充實于內

方氏苞曰起大眾謂興師征伐之類大閱於境內行之且一日而罷不可云起

任氏啟運曰舊說暢猶充也言當充實于中愚謂暢無實義充暢是條達於外其說非也　又曰沮呂唐皆作且宜從之唐無命之曰句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黃氏幹曰周制內宰宮正宮伯皆士大夫為之而又統於冢宰凡嬪御奄寺皆在所統漢初中常侍大長秋猶參用士人為之東漢以後專用宦官而宮壼之事大臣無復與知矣

郝氏敬曰周禮奄人之制最善卿大夫至庶人在官者不下七萬有奇而奄止四十七人未有為官長者宮宰之制掌之內宰宮伯皆大夫士為之故先王之世宮府如一是書以奄為尹內宮之事毋有不禁權不已重歟此秦作法之弊趙高所以專制也此稱奄尹是直以奄為尹內宰宮正之職移而屬之奄矣秦風首章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次章乃云既見君子見由寺人也司馬欣奏事七日不得見之兆形矣貴戚近習毋不禁已開趙高秉政之漸君子見微知著可不謹哉

黃氏啟蒙曰宮令陰事故于盛陰之月命申之

姚氏際恒曰奄尹陳可大謂羣奄之長是也鄭氏欲

强合周禮內宰掌治王之內政故以為領羣奄之官可不從

姜氏兆錫曰奄者精氣奄藏之稱也奄尹主領奄豎之官周禮內宰掌奄寺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是也重閉內外皆閉也省考也淫過也內宰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歲終稽其功事是也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則嬖幸也　黃氏曰周宮禁之事掌於內宰宮正宮伯之屬皆士大夫為之而又總於冢宰凡嬪御閽寺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聞宮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中常侍猶

參用士人東京以降專用宦者而人君燕游居養之
事大臣無復知矣
周氏發曰仲冬陽生甚微故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
謹房室必重閉者禁止嬪御毋得出入王所也省婦
事毋得淫者不使女子因緣婦事而出入也淫放也
貴戚近習亦禁止猶下文君子齊戒去聲色之意禁
盛陰乃可以養微陽也
方氏苞曰周官小宰治王之政令內宰中之宮中之
事無細大皆掌於外臣此則一歸於奄尹蓋列國不
用周禮久矣故羣儒述所習見而不知其非耳秦變

周法自襄公立國之初已廢太僕羣僕之職並屬寺
人始皇卒於沙邱受遺者惟丞相斯中車府令高則
奄尹即以宦者為之必矣省察也
任氏啟運曰奄尹得制貴戚近習已開執柄之漸趙
高之禍萌矣後世可不鑒哉又奄尹唐作內宰閭蔡
作闈
齊氏召南曰按註中以淫雖二字連文必誤雖字當
連下讀今從別本改謂字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櫱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
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酋音 糱齊

如字湛音沈又音尖 齊劑同貸音二忒通
高氏誘曰大酋於周禮爲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
度授酒材六物秫稻麴櫱水火也
吳氏澄曰秫說文稷之黏者案黍全黏曰秫而稻梁
之黏者亦曰秫此稻既別出則秫乃黍稷粱之統名
黃氏啟蒙曰酒以供祭祀賓客其用爲重故宜製造
有法尤必監臨有人大酋作肙下皆命辭六物以上
欲備其法末二句又戒其失毋有字與六必字相應
一正一反語差忒不中法程即不時不齊等類
姜氏兆錫曰酒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周禮所謂酒

人也秫稻酒材也湛漬也熾炊也必齊而裁以量必
時而制以時必潔而形無污必香而氣無惡必良而
泯完虧之迹必得而適生熟之宜以上六事皆大酋
監之如法不致差忒也
周氏發曰秫稻一物即糯米吳草廬謂稻別出而秫
乃黍稷粱之統名恐非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高氏誘曰以皆有功於人故祈祀之
董氏師讓曰四海水所聚大川名源江源岷山河源
崑崙淮源桐柏濟源沇水淵澤水所鍾井泉人所汲

仲冬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故祀之
陳氏澔曰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爲民祈而祀之
黄氏啟蒙曰爲民祈祀欲來年有潤澤之利而無旱濫之害也
任氏啟運曰唐上有是月也祀昊天上帝于圜邱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高氏誘曰詰誅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道音導）

高水誘曰無水曰藪有水曰澤野虞掌山澤之官不赦必罰之也
張氏虙曰上節游惰之民爲人所取上未嘗加問惡其游惰也此勤力之民爲人侵奪上爲之罪其人喜其勤力也上之示民好惡者如此
吴氏澄曰必教道之以非農人所素習故也
姜氏兆錫曰取之不詰惡其不謹罪之不赦懲其不公二者一以反用一以正用皆愛民之至也
任氏啟運曰唐下有命有司祭馬步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齋同）
張氏虙曰夏之日至陰方來而與陽遇冬之日至陽方來而與陰遇未止其所故爭夫天地造化陰陽消息自然之運何嘗有爭其爭以人度之耳昆蟲草木生於春夏者死於秋冬顯然可見故曰生死分若自死而生則起於萌芽之微初無可見之迹故惟言諸生蕩而已然此論時令則然若君子所以治身其至誠深慮退藏於密固無分於冬夏而身不止毋躁且欲寧爲於聲色不但止之而且去之耆欲不但節之

而且禁之外養其形內養其性其一歸於靜者更重於夏日至之時也月令一篇聖人所以順陰陽之序相天地之宜上爲國家計下爲生民計無遺憾矣未見修身養心之要至此然後知聖人齋戒之誠入於至靜而無間修身養心之要誠不苟也
徐氏師曾曰觀仲夏尤謹者養陽尤重於養陰也
彭氏廉夫曰夜漏六十五刻晝漏三十五刻是日短之至
陳氏澔曰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仲夏之陰猶微陽未至於甚傷此時之陰猶盛微陽當在於善

保故也

黄氏震曰陰生于午而終于子日短極則陰衰陰衰則陽生陽生則萬物之生機復萌動故曰諸生蕩又曰與仲夏意同惟末句與前少異前是重微陰邊此主扶陽邊身欲寧須掩身來寧身在安形性安形性在去聲色禁嗜欲然不止身而已凡事皆須安靜則可待陰陽之所定而不至于爭也身欲寧事欲靜從齋戒說起惟此心齊一而不亂戒儆而不忘然後可寧身而靜事易曰聖人以洗心退藏于密是齋戒之極至處形與性本不相離汨沒于聲色嗜欲則形

勞而性裂如之何其得安事字該得極廣說仲夏無刑句即以事指刑罰甚拘勿從可也

姜氏兆錫曰短至日短已極也陰陽爭見仲夏蕩動也謂萬物之生機動也齋戒以下與仲夏亦畧同但彼言止聲色而此直言去彼言節嗜欲而此嚴言禁者蓋仲夏陰初生則盛陽未甚傷至此陰極盛則微陽當善保也

周氏發曰諸生蕩者諸春生之物皆蕩然無一存也君子觀舊陽之蕩盡睹新陽之復生能無齋戒乎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結呂氏春秋作紓

高氏誘曰荔馬荔一名鐵掃箒根可爲刷　又曰挺出挺然而出也

熊氏安生云鹿是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蓋鹿情淫而遊山角解從陽退也麋情淫而游澤角解從陰退也時有早晚故夏小正十一月十二月俱隕麋角

張氏虙曰蚯蚓在穴氣動則交

陸氏奎勳曰高誘註呂氏春秋荔草挺出可以正鄭註之訛周書時訓解云荔挺不生卿士專權夫惟僞書故多謬舛

姜氏兆錫曰此又記子月之候說見仲春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蔡氏謂首下向陽動則宛而上也麋鹿之大者熊氏謂鹿是山獸爲陽故夏至得陰而解角麋是澤獸爲陰故冬至得陽而解角也動者亦陽動而水泉滋也

周氏發曰蚯蚓結以寒而結句當在地始坼之下與芸始生四句不類昔人皆以氣動而交其結未解爲說太曲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高氏誘曰竹木調勁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

張氏虙曰箭又竹之小者
姚氏際恒曰陳可大分大曰竹小曰箭成容若明其爲一物以駁陳故是然又以竹箭爲竹之可爲箭者非也竹箭謂竹之細美而鋭者故爾雅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禮器云如竹箭之有筠也皆非謂竹之可爲箭也且古名矢亦不名箭自劉熙釋名始曰矢亦謂之箭則箭其實俗稱耳取竹箭者以爲諸器物之用亦不專爲作矢也
姜氏兆錫曰陰己盛則材堅成大曰竹小曰箭
是月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陳氏澔曰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時宜而造皆取一時之便至此休息之時故皆可罷也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高氏誘曰闕門闕也於周爲象魏皆塗塞之使堅牢也
張氏虙曰月令自入秋來凡所動作施爲無非示收藏之義至冬又從而閉藏矣今於仲冬之末反覆之總括之以一陽既生物皆嚮榮氣不可少泄正易所謂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者惟持養之深則其鋭無挫保護之堅則其鋒不折助天地之閉藏乃所以助天地之發達也
吳氏澄曰門各家廟寢之門閭二十五家巷口之門闕廷畚土以補其凹陷門閭埏埴以塞其罅隙皆塗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氛音分雨去聲又淮南子下有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
高氏誘曰夏火炎上故國旱淸濁相干故氛霧夏氣發泄故雷動聲秋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金用事以干水故瓜瓠不成蟲食穀心曰螟春木生蟲故

也陽氣炕燥故水泉竭水木相干不和故多疥癘
陳氏澔曰行夏令爲午火之氣所乘行秋令爲酉金之氣所淫行春令爲卯木之氣所泄也
姜氏兆錫曰火燥而旱火蒸而氛霧陰不能固陽而雷發也雨雪雜下曰汁方氏曰瓜瓠不成柔脆爲金傷也於孟冬言小兵仲冬言大兵氣有淺深也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都尉其樹棗
齊氏召南曰此及仲夏鄭皆科紀之違瓠瓜誤倒作瓜瓠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日在婺女淮南子作招搖指丑）

高氏誘曰婺北方宿越之分野案說見仲冬
姜氏兆錫曰季冬夏正建丑之月女在子玄枵之次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丑唐作十二月之節日在
南斗昏奎中曉亢中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
曉氐中今小寒日在斗廿二大寒斗七
爾雅曰十二月為涂元枵之次丑與子合也婁西
方金宿三星直而不匀廣十一度氐東方土宿四
星似斗而側廣十六度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
呂

國語曰元間大呂助生物也
班氏固曰呂拒也陽始欲出陰旅抑拒難之也
高氏誘曰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此去陰郎
陽助其成功故大之曰大呂也
韋氏昭曰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陰
繫於陽以黃鍾為主故曰元間不名其初臣歸功於
君之義也
朱子曰大呂管長八寸三分七釐六六毫
王氏喬桂曰大呂長四寸五分由黃鍾益六分陽尚
微也

姜氏兆錫曰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
百有四
任氏啟運曰呂之為義一曰助也一曰拒也兩義相
反而實相因蓋天下之理有陽不能無陰有男不能
無女有君子不能無小人陽得其道則順而助陽者
陰陽失其道則逆而拒陽者亦陰蓋陰之性柔而善
下陽見其下已則縱之而不為備愛其順已更暱之
而假以權彼竊其權而乘其所不備則陽方樂其佀
已而不知忽變而拒已矣古今賢奸勝負之機家國
輿亡之故莫不如此吁可畏也哉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鄉音向雊音豆夏小正作雉震呴雞桴粥在正月呂氏春秋作乳雉雊淮南子作雞呼卵
高氏誘曰鴈在彭蠡之澤是月北鄉將歸至北漠也
鵲陽鳥隨陽而動故始巢乳雉雊乳卵也
孔氏穎達曰易說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視此
為遲詩緯推度災復之日鵲始巢視此為早易通卦
驗小寒虎始交立春雉雊雞乳亦視此為遲皆以氣
有早晚不同也
黃氏震曰鴈此月方北鄉後月乃歸
彭氏廉夫曰鴈為隨陽之鳥冬至日已南至故反而

向北夏至日巳北至故運而向南鵲營巢門知避方此時冬將告終春將更始又識時而知營構

萬氏斯大曰呂氏春秋作乳雉雊

姜氏兆錫曰此記丑月之候鵲亦鳥名雊鳴乳育也按此下脫征鳥厲疾句

任氏啟運曰夏小正作雉震呴雞桴粥在正月呂作乳雉雊淮作雞呼卵鵲一作雀征鳥舊錯寒氣下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張氏虙曰此當丑上十二月位也

姜氏兆錫曰玄堂右个謂北堂之東偏

任氏啟運曰唐下有命將講武教田獵蜡百神於南郊爲來歲祈福于天宗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磔作百反）

盧氏植曰大難所以逐衰而迎新也

高氏誘曰大難逐盡陰氣爲陽導也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旁磔犬羊於四方出土牛今鄉縣立春節出勸耕送土牛於東門外是也

張氏虙曰東漢志季冬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又于立春之日立青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後世惟存立春之制而無季冬之制矣（案此言其常耳若立春於季冬則亦季冬出之矣）

姚氏際恆曰陳用之曰土勝水牛善畊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按此取月建丑及土勝水之義故曰無取寒氣牛善耕意在內

姜氏兆錫曰季春惟國儺仲秋惟天子儺此則下及鄉人而大儺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磔牲以禳不但如季春九門磔禳而已出土牛謂月建丑爲牛又土能制水之陰氣故特作以出之蓋此時强陰既盛若不去陰邪恐來歲滋爲厲害故磔牲出牛以畢送寒

氣也

任氏啟運曰此之出土牛以送寒氣迎春之立土牛以兆農祥兩時兩事宋明諸儒合爲一事殊誤

征鳥厲疾（夏小正有鳴弋玄駒賁）

高氏誘曰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飛行高且疾也

張氏虙曰征鳥過鳥爲寒所逼行於空中皆猛厲迅疾也

姜氏兆錫曰句錯簡當在記候節征鳥謂鷹隼之屬善征擊也厲猛疾速也

任氏啟運曰夏小正有鳴弋元駒賁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高氏誘曰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益稷之屬皆是也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凡祀典諸神畢祀之也

黃氏震曰天曰神地曰祇此總言之地亦統於天也

黃氏啟蒙曰此季冬歲終徧舉報成之禮畢字貫下三項是徧舉意亦停頓意言向所未祭者于此而祭之則無不祭之神而祭于是已矣山川有生物之功大臣贊相於四方神祇調燮于一歲歲終功畢故徧

舉羣祀以報其功也

姜氏兆錫曰山川之祀地祇也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人鬼也天之神祇天神也亦言祇者便文耳舊註孟冬已祈天宗此天神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與

周氏發曰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言此月凡祀典之當脩者已畢非謂此月可祀諸神

李氏光坡曰此三祀攷周禮各有其方因方而祀各有其時此言季冬乃畢祀則秦禮也畢徧舉也

任氏啟運曰呂天下有地字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張氏虙曰冬月魚性定故充肥

陳氏澔曰獵而親殺爲奉祭也漁而親往爲奉先也

姚氏際恒曰嘗魚必先薦寢廟而後嘗也

姜氏兆錫曰親往爲薦先也猶獵而親殺之意也

任氏啟運曰夏不漁魚方孕也秋不漁魚未成也而周禮龜人有秋獻龜魚之文則魚之附土與龜鼈同類故以耤得之耳觀統名互物可知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腹呂氏春秋作復或作複

高氏誘曰復凍重累也入入凌室也詩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

張氏虙曰盛無處不冰也腹堅言其堅達於水之腹也

蘇氏軾曰十二月陽氣蘊伏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二月四陽作陽始用事則啟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必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無不受冰皆以節陽氣之盛

胡氏安國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非專恃此爲治也

黃氏啟蒙曰上節陰事之終所以爲喪事之備下節陽事之始所以爲東作之備

姜氏兆錫曰冰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腹堅可藏故命取冰以入之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高氏誘曰出之於窌簡擇之也計會也耦合也

姜氏兆錫曰五種謂五穀之種田器謂凡耒耜以外田器也令農官告民出種以檢料之又命計耦耕之事以糾約之修具諸器以豫備之凡以東作將始也

方氏苞曰此秦所未盡變之周制也周官里宰以歲

時合耦於耡蓋以其井之家或有疾病死亡耦非更合力不可齊故歲合之又以時合之秦法惟於歲終一命農夫而無官司以董之則是時鄉遂之法已久變矣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張氏虙曰季春大合樂固有吹矣樂以導和此大合吹而罷所以畢一歲之事也

朱氏申曰以樂成於其終也

黃氏啟蒙曰天子歲終合族人以燕飲之禮其禮盛者其樂必隆故命樂師大合樂以吹之所以綴恩也

然行之有節必頓停一歲至後年季冬而復舉故曰罷此間年而行恩之節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今按月令不言飲酒之事王居明堂禮不言作樂之事如何合得來鄭之牽合類如此

姜氏兆錫曰疏曰自今至後年季冬復如此中間一年停頓故曰罷

陸氏奎勳曰罷者燕禮之終也非如鄭氏間年後用之說

周氏敘曰大合吹而罷者歲終罷弟子出學也與孟春季春季秋言入學對

任氏啟運曰按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是飲徧于國也君之大飲必有之但本文未見其爲大飲耳又世子記言族食世降一等孔云間一年專指親盡者歟抑國民如此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共音恭

高氏誘曰薪燎聚薪與柴置壁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烟氣

董氏師謙曰周官有燔柴標燎之祭故收以待用

張氏虙曰季夏已命四監收秩芻以養犧牲至此又命收秩薪柴以供燔燎

姜氏兆錫曰大曰薪小曰柴薪燎總謂炊爨及燔燎之用也餘見季夏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幾音祈

高氏誘曰次宿也月遇日相合爲紀夏數得天故於是月言幾終將更始于正月也

黃氏啟蒙曰日以所舍之神言故曰次月以會日之處言故曰紀星以復其故處言故曰回數將盡而未

盡故曰幾歲將始而未始故曰且　又曰日月既窮星辰既回則數將幾終矣吾見日月將會于營室參尾將終于南方而歲且更始也蓋惟天象復其故處故歲數相爲終始言此以見天道更始于上人事豈可不更新于下凡今歲之當仍當革宜一一更定以待歲始看有提醒君心之意　又曰歲且更始則東作可與故當專一農功不可他役

姚氏際恒曰此節皆協韻或分歲且更始三句別爲一節或分專而農民二句別爲一節者皆非

姜氏兆錫曰窮盡也次謂日行於天之次紀謂日與

月會之紀回復也日窮於次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每日行一周天而又過一度至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恰行過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則其次盡也月窮於紀者分周天之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爲十二舍每月而日與月會於一舍至一歲十二月恰會過十二舍則其紀盡也星回於天者二十八宿附天體而不動亦每日行一周天而過一度至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二十八宿恰歸其故度則其天復也將幾猶將近也且將也以節氣言則每歲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恰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之數爲

氣盈以月朔言則每年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未滿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之數爲朔虛此於歲數不爲正始正終故云將終將始也專壹而汝也承上而言又君當壹汝農民毋得役使以妨始穀也按韻七句當合爲一節且上五句言候必得末二句乃言令也舊以末二句別爲一節非

方氏苞曰農民不惟三時勤動卽孟冬尚坏城郭完要塞塞蹊徑公旬三日必於是給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則卒伍必預習焉古之卒伍卽農民也仲冬取蔬食田獵禽獸伐木取竹箭塗闕廷門閭築囹圄舍

農民無使也惟季冬歲宴公私之事皆畢可以休其餘閒為父母妻子兄弟族姻閭黨之歡故不得復有所使所以體其情弛其力而蓄之以勤東作也古者四民之中士與商賈自宿其業而無役于公家百工官作霜始降則休之使自得營其私惟弓人寒定體冰析濯事極輕簡日力無多惟農則必待歲之將終而後得暫息焉是以先王畏敬戚農以其為四民之根柢萬事所總會也可不戚哉可不敬且畏哉

任氏啟運曰日因日之出沒月因月之晦朔節氣因天之一周故必自立春至立冬得三百六十五日三

時而後為一歲之正數而月之與日會止二十九日半積十二會止三百五十四日耳一年餘十一日三時兩年餘二十二日六時上古簡易但隨時修改唐堯始制閏法然亦總在歲終左傳所謂歸餘于終也漢劉歆三統歷立積年日法于是閏法始詳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吳氏澄曰國典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隨時之政令變而從宜者也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來歲之宜謂時令也論時令必先飭國典者時之所宜雖不同要無一不出於國典也

彭氏廉夫曰國典之宜飭正者天子與臣下共飭之時令之當酌論者天子與臣下共論之於今歲之末豫待來歲之宜易所謂終則有始天行也

湯氏三才曰以此始以此終王者慎始敬終之心直與天地之元氣流行四時而不息矣

黃氏啟蒙曰天子體元公卿大夫調元故相與共謀來歲之政國典國所行之典如禮樂刑政之類飭者整齊而飭正之時令四時當行之令如宣洩閉藏論者比次而敬授之所以然者蓋以歲既更始事亦異

宜故典之輕重雖有常而時勢推移變也惟先飭之則使來歲國典體常盡變各得其理雖變猶不變也令之先後雖有序而氣節有早晚差也惟先論之則使來歲時命推行有漸因時制宜雖差猶不差也此君臣先事協謀以豫防斯來歲之政所由善也

姜氏兆錫曰猶周官歲終之政令也朱子曰國典有常飭之以御其變時令有序論之以審其差蓋歲將更始事亦異宜故以待之也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

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高氏誘曰諸侯異姓者寢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共之宰於周爲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眾故命之咸皆獻致也

吳氏澄曰歷土田之數謂校數臣民之土田以定其數之多少

黃氏震曰謂民皆得盡其力然後舉以事神無愧耳如必盡天下之供輸以爲祭不幾於擾也哉

黃氏啟蒙曰此皆豫備來歲之祭首節外姓之臣供外祭也二節內姓之臣供內祭也三節羣眾供羣祀也末節在上三節見出作結論總之以民者自天子而下由異姓諸侯至庶民皆民也

姜氏兆錫曰列謂大國次國小國之列故次而賦之此通指諸侯而言也芻豢亦指犧牲而言變文也此專指同姓諸侯而言也歷亦次也宰長百官故次其數此自卿以下而言也供力凡民事也言自諸侯以至庶民賦牲與供力如此者以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

方氏苞曰周官九式之用待以九賦農夫自合作公田及公旬三日而外百役不與焉所以養生送死純有餘地而寬然自樂其生也古惟社事民咸與焉然用其力而不斂其財秦法乃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又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之其於民悉矣不韋作月令田賦徵輸之法無一見焉獨因祭祀而附見者其科條煩細若此足徵其取民之術多端而不勝其擾矣又收池澤之賦并及水泉則知依山濱河通流之地田賦之外別以水泉之賦故曰秦人收大

半之賦蓋總計歲收私家衣食之數尚不及所入于公之半也

齊氏召南曰秦既并天下雖帝子弟並爲匹夫而封建之制以壞則李斯等之謀也當不韋時其意猶欲倣放前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淮南子下有十二月官獄其樹櫟

高氏誘曰金氣白故白露冬降金爲兵革故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春溫仁也與寒氣不和故胎夭傷

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釋而消釋皆火氣溫于時之徵也

陳氏澔曰行秋令爲戌土之氣所應行春令爲辰土之氣所應行夏令爲未土之氣所應

彭氏廉夫曰月令本不葺所擬議制作而不及施行其書不過以賞刑生殺啟閉出納內外象天之春秋生殺開闔慘舒而以禮樂祭祀隨宜參錯其間泛而讀之似有得於聖人對時育物裁成輔相之道而聖人所爲修齊治平之要了無所得七月以後大抵與上半年逐月相配如孟春毋置城郭則孟秋命補城

郭仲春養幼少則仲秋養衰老仲春不可以內則仲秋無不務內仲夏門閭毋閉則仲冬毋發室屋季夏收秩芻則季冬收秩薪柴餘事亦多如此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獄其樹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終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問

陸氏德明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以其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

芮氏城曰通論冠昏喪祭諸侯所遭之變吉凶雜出擬議無從際會雖不可知而曲禮必不可闕曾子圖其變而豫爲之問夫子因其問而豫爲之處曾子所問或事所有或所不必有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禮所有或未有而以義起雖

權制也而經常在焉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易曰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此之謂也

顧氏炎武曰讀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岩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

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淸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其議從明山賓朱異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以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舊唐書李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之裴守眞傳爲太常博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眞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爲之宋史章衡傳熙寧初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篇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捃摭墜殘茫無所據今宜爲厚陵集禮以

貽萬世從之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上議以紘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据但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儀禮喪服篇不杖章爲君之祖父母下疏亦引此趙商問答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

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不敢輕議漢儒以此嗚呼若曾子子游之論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爲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淸談而干王政是尙不足以闚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姚氏際恒曰當時老子之徒欲絀吾儒以崇其師故莊子有孔子問禮於老聃之說而史遷妄述之

世俗遂爲口實可歎也此篇多作吾聞諸老聃及老聃云之語論語孔子之徒多曰吾聞諸夫子此用其說以見孔子爲老子之弟子也夫老子絕仁義毀禮孔子必不問禮於彼而津津述其所聞如此此爲老莊之徒所作無疑後儒無識漫采入記遂致以儒書而甘心崇老紬儒更可恨也至其問答多近迂僻鮮可施之實用而蹐駁處時見

陸氏奎勳曰曾子而外言氏之問一卜氏之問二曾子獨以子稱書成於曾氏門人也就中亦有疑者如請期之女因喪而或改嫁太廟火而接祭魯

昭公喪慈母衛靈公弔季桓子當由漢人記錄之訛曾子在聖門隨事精察能悟一貫之道者此書可以想見豈徒議禮者所當切究乎

姜氏兆錫曰此篇多論喪祭之事內無問詞而孔子自言者四條游夏問答者三條餘皆曾子與孔子問答之詞故名篇應氏曰曾子以醇愨之資爲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故歷問吉凶雜出不齊之事於聖人而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經事而不失其經也其後眞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應答略無留難見益高矣

任氏啓運曰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此篇便見曾子精察處唯能精察方能力行故王伯厚曰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祝音泰裨婢支反

毛氏奇齡講曰曾子問一篇多舉變禮此言生子告君之變者故問曰君旣薨而世子始生其禮如何夫子曰當先告於殯凡在朝之臣自卿大夫至於士皆從攝主北面而立於西階之南所云攝主謂上卿之代國政者其在西階南以殯在西階立其南將以告也　徐氏東曰此君字無明註以世子推之則天子諸侯皆稱世子若君薨推之則天子無稱薨者此專指諸侯言也註疏闕也　章氏大來曰疏引公羊云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旣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也若然則春秋桓二年書子同生是時

桓公尙在且適夫人文姜所生也稱子何耶　毛奇
齡答曰三禮惟儀禮最叵信三傳唯公羊最叵信春
秋書杞伯姬以其子來朝其子時杞惠公尙在且亦
伯姬適夫人所生然而夫子書子此經文非左氏傳
也若謂君在稱世子則衞靈公薨而夫子春秋直書
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於戚滕定公薨而孟子
稱世子謂然友又曰是在世子豈孔孟非也　盛氏
唐曰攝主二字不得明白据鄭註謂上卿代君聽國
政者孔氏不能疏竟闕此一句不置解說揣鄭氏之
意似指冢卿攝職如論語所稱君薨百官總己以聽

於冢宰爲言第其所云代君者不知所代何君君薨
而世子始生則從前無儲君槩可知矣先君可無子
而社稷宗廟則不可一日無君吾不知其時有長庶
與否卽無長庶亦必擇五廟支庶受顧薨蓋腹中之
子其爲生死與雄雌未可據也考之攝政之典凡見
諸經者有三一則上卿攝職如論語所云是也一則
親臣攝政如明堂位稱周公居攝之禮是也一則支
庶攝位如魯隱攝其位以與魯桓宋穆攝其位以與
宋殤是也此云攝主必是親臣居攝與支庶攝位二
等恐鄭註上卿聽政或有誤與　毛奇齡答曰以禮

敎難明之日獨能朗朗言之且宛委曲折以盡禮意
此眞空谷一足音也第前人說禮但解儒說而不能
解經此當解經文攝主二字不當祇解攝字也喪大
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言死者雖無子亦不可無主
喪者故喪有攝主必借他人攝行之喪小記所謂男
主使同姓攝之女主使異姓攝之是也第攝有不同
小記士不攝大夫謂位有等差士以士攝大夫以大
夫攝故雜記士之子爲大夫而死則父士不爲喪主
必借一他大夫之子暫爲主喪而喪畢而徹今國君
攝主則定無有一他國君可借之來主喪者亦定無

有一主喪國君可喪畢而徹去者則其爲親臣攝政
支庶攝主二等無疑也蓋以此攝君卽以此主喪無
二攝亦無二主也但此云攝主則專以喪主言而攝
政攝位皆在其中觀後經又云衆主人則唯喪有喪
主有衆主衆可主喪衆不可主國也但宋後言禮多
尙臆見蔡沈注周書必謂周公無居攝事使尙書三
禮春秋傳國語史記諸書一槩滅沒且防微杜漸而
唯恐操莽諸奸得以藉口夫操莽所行亦惟以異姓
居攝陰藉殷商冢宰攝職一例以濟其奸與喪大記
所云同姓攝主大別此正需擇一貴戚親臣以鎭定

之而反日周公必無此事得毋非種之鋤先當去葛藟之本根與若魯隱攝位亦春秋變禮然以季友之奉子般例之則亦國家所必有之事但此時當據周公不當据魯隱者以周公居攝原有成王魯隱攝位則國無二君隱爲君則桓不得並爲君也此又攝位之不可比例者也　王氏錫曰攝主不獨主喪兼主國政如春秋文六年晉侯驩卒按左氏傳至明年而始立靈公以有趙盾爲之政也此即上卿代君聽國政之說也但後經如已葬而世子生其告無攝主此是省文孔疏遂謂君既葬訖則喪之大事已畢攝主

可不必與羣臣列位西階下則似攝主專爲主喪而設矣且此時先君既葬則世子應立與否正需一攝政者爲之主國曾子所云可以託六尺之孤者全在此際而反謂攝主可徹以此解經毋怪乎議與獻禮者謂六經無一可据嗟乎豈六經無可据與　李氏日焜曰疏云西階近殯謂周人殯宮在西階上也第周人西殯所以賓之此在檀弓解義甚明祇殯不當棟而當楹不在堂而在庭階之間則偏頗偪仄何以自安且此義從來莫解何與　毛奇齡答曰先仲氏嘗言三代殯宮皆在祖廟祖廟堂上雖不藏主然迎

尸出祭則凡尸與主皆必在堂行享獻之禮此先王先公神靈陟降之所豈可容殯不得已而殯之庭階之間此先聖制禮之最苦心者或以爲商殯祖廟周殯路寢寢即是階路寢者大朝之階也則生時負牖負扆牖閒在死降於階路寢聽政之所非居位之地似乎非禮況歷考周制僖八年致哀姜於廟則左氏譏之曰不薨於寢則不殯於廟分明別寢廟爲二而襄四年季孫欲貶定姒不使殯廟則周制殯廟歷朝顯然儀禮後起誤以殯在正寢實非是也此皆舊註所未及也　毛氏遠宗曰禮凡君在生子必先行告子禮內則所云告於君是也及三

日行負子禮春秋傳所云卜士負之是也然又必於此三日之內擇一日行接子禮內則所云接子則擇日接以太牢是也今以三日負子之禮改作見子并名子之禮而接子則不及焉此正君薨變禮也但告子於殯亦必有日不知是時生子幾日設殯又幾日耶　毛氏文輝曰經無明文解亦不備第熊氏云下稱奠幣於殯東則此告子在既殯以後若未殯以前則世子主亦不告也据此似必既殯而生者始行告禮殯前雖生子總不得告爲能計日乎　毛奇齡答日熊氏既語滯而孔氏引此又無明斷遂多疑義夫

熊氏所云不告非竟不告也謂告無禮位必待殯而後告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凡在殯前所生者或待七日或待五日總增減亦只在七五日內何謂無日但與君在時生日卽告爲不同也故云此變禮也　奇齡又講曰凡告神必有幣乃以接神之官名大祝者服緇衣或元衣而加冕持一束帛凡十端以爲告神之幣於時從西階上升至等級盡處止不上堂恐告時亂神聽先命勿哭　遠宗曰周禮春官有大祝小祝大祝者祝官之長註疏闕　盛氏唐曰裨冕鄭氏謂是祭服又謂諸侯之卿大夫所服又

謂裨冕則大夫按玉藻諸侯裨冕以朝又覲禮侯氏裨冕至覲禮注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則裨冕用廣不止祭服且天子諸侯皆服裨冕何言卿大夫耶　奇齡答曰裨者卑也言服之卑者天子諸侯皆有卑服不止卿大夫天子以袞冕以下爲卑諸侯以鷩冕以下爲卑卿大夫以絺冕以下爲卑此註云絺冕元冕則卿大夫服耳然而裨冕以衣言冕以冠言袞衣自山龍以鷩衣自華蟲以下毳衣自宗彝以下皆畫繪者至絺衣則刺藻米黼黻以爲繡又名繡衣若元衣則無文矣蓋諸衣皆以元爲質而加繢加

繡唯元則有質無文大夫之服也其曰卿者以兼有絺衣耳至於冕則各以旒玉之數分別等數絺冕五旒十二玉元冕三旒十二玉大相懸絕而其稱裨冕則無勿同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服裨冕而實有分別此須知禮者一指出之若註疏則焉能詳乎　文輝曰此時宜服衰因重告事故服冕因接鬼神宜自下故服裨冕必兼二義始備　盛氏唐曰束帛据孔疏謂一束帛卽十端也然又以十端爲五兩夫十端兩分則以五端爲一束兩五端卽兩束矣然又稱一束何耶且雜記云一束五兩一兩五尋古八尺爲尋

五尋者四十尺也每兩四十尺則一端當有二十尺疏云端則二丈是也然疏旣以二丈爲鬼神尙質故用偶數乃又云鬼神以一丈八尺爲端蓋用陰陽之故以求之一丈象陽八尺象陰則二丈與一丈八尺卽相矛盾矣且未聞一丈是陽數八尺是陰數也且周禮註云幣用半元半纁陰陽備也何也以元是天色纁者赤黃是地色也乃又云十端六元四纁五兩三元二纁故作嬴縮以分之豈色分陰陽六四三二亦分陰陽耶　毛奇齡答曰帛無稱一端者亦無稱五端者十端卽五兩然是五兩端非兩五端也古束

帛之法每端二十尺則必取四十尺帛聯而不分從兩頭卷至中間各得其半而中仍五斷謂之一兩合五兩而成一束是一束即十端亦即五兩然而祇可作一束不能作兩束者以端但有二四六八十而無一三五七九不能中分故云束帛者是五兩端非兩五端也若謂每端二十尺是鬼神尙質之數則古凡用幣皆以二十尺爲一端即昏禮聘禮覲禮所謂束帛皆然豈亦交鬼神耶夫既云二丈交鬼神又云一丈八尺交鬼神其矛盾無理固不待言矣且亦無有以一丈分半端八尺又分半端者鬼神用幣應減去

二尺比之喪禮所云明器不備者名爲制幣朝貢禮有云制幣一丈八尺是也特此一丈八尺作一端三丈六尺作一兩愚嘗臆推其陰陽之數深歎古先聖用心眞有非後世經儒所能測者考陽數九九陰數六六周易以陽爻爲九陰爻爲六是也乃以一端計之則二九一十八一丈八尺者九九也以一兩計之則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者六六也九九六六所謂合陰陽之數以交鬼神義固如此至云十端之色六元四纁則色固宜分陰陽而六四之數又全不合六四皆陰數何有乎陽既成五兩則但以三元二纁分作陰陽足矣若又分六四則必仍有一三五七九之端數而後於五兩之外可加以六是暮四朝三尙不能辨而欲以之辨陰陽不其難乎況色分陰陽亦凡幣盡然何必定交鬼神乎　章氏大來曰升自西階以殯在西階上也然而殯在堂外升階但至階不能至堂今曰不升堂則堂又在殯外矣何以言之　毛奇齡答曰此堂字原宜註明而鄭氏失之孔氏又失之考堂有二義一是堂室之堂古寢廟之制室又棟後堂與序則皆在棟楹之間而自楹以前並謂之階故檀弓謂夏周殯階殷殯兩楹正以階與楹並相值

也今殯在西階則殯且不能上堂何況告殯此非其義也一是堂壂之堂凡寢廟內外不拘阿棟欄楹自階級以上並謂之堂故明堂九室總稱堂壂爾雅曰堂堩壂也而階級多寡亦即以堂之高卑爲準如白虎通曰天子之堂九尺則階是九級以一尺爲一級也且亦名九等以一級爲一等也降而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堂階皆然故此云升階盡等即可升堂則正是堂壂之堂而注疏不及總是闕也　遠宗曰然又有疑者一階是一等此爲每級言之也然又有繞緒級爲三等之說無問九七五三而槩以三等分之如

天子九階則以三階爲一等士三階則以一階爲一
等是也考升階之法吉禮拾級以吉禮而兼凶禮卽
用散等拾級者左足此級右足亦此級也散等者則
於盡階一等左足此級右足卽彼級然後一躍而升
堂謂之散等今生子告殯正吉凶兼行之禮此時散
等則一足著級並無兩足可兼著之理焉能駐足況
告殯大事當有定位觀後經告見在殯東南隅則此
東南隅卽告位也天下有堂壁未升踞階橫叫而可
以成告禮者乎　毛奇齡答曰禮原有不可解者据
所云拾級散等亦甚明切且盡等無駐足尤精核之

續禮記集說　卷三十一　曾子問　十四

至講禮如是則孔鄭蒙昧俱可開闢斯禮當大明於
天下矣但說經不當執一經說禮不當執一禮愚嘗
謂三禮唯儀禮最劣顧他經可通則未嘗不取以相
證如此踞等呼告之說他經鮮有而唯儀禮則屢見
之旣夕禮商祝告啟柩亦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
盡等不升堂而告聘禮使臣歸而君薨則使臣復命
時亦執圭入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而告則此西階
盡等處正是告君行禮之位與他禮吉凶散等又別
然且士喪禮浴屍則管人升階亦盡等不升堂而受
濬按喪大記管人汲亦如此燕禮君饗樂工則笙人升階亦盡等

不升堂而受爵禮嘗數見卽不得執一是以疑衆非
矣所謂說經須裁決又須博通經儒於此際則倍宜
猛省耳　毛奇齡又講曰於是大祝作聲者三以警
神聽而然後告之其曰某之子者以所生之母表其
子也聲不知何聲　徐東曰鄭註聲噫歆警神也則
必噫歆二字並是聲孔疏謂論語子哭顏淵曰噫檀
弓公肩假曰噫皆歎聲歆者享也則祗噫一字是聲
而歆與警皆噫義夫享與警不並出享卽不警警卽
不享矣且祗此一歎亦安能享況此時告神何享之
有　毛遠宗曰此孔疏誤也据儀禮注噫歆皆作噫

續禮記集說　卷三十一　曾子問　十五

興是噫歆二字連見歆卽興也歆可解享則興亦可
解享乎　章大來曰旣有噫歆字此卽聲也又疏曰
不知何聲然則何以知其爲噫歆耶　毛文輝曰噫
歆必當時相傳之言如此與論語稱文莫公羊稱登
來並同特不能舉似其聲耳　毛奇齡答曰旣知爲
噫歆又不能舉似其聲終是疏失按噫卽楚詞之款
發聲之字歆卽佛書之訶收聲之字若欲舉似其聲
大抵如咳聲作唉𠾑音嗽二字以噫與唉與𠾑與嗽皆聲
轉字也
邵氏燕雯曰然則朱子家禮凡廟祭獻享旣畢必主

人以下皆出闔其門使祝噫歆作咳聲者三然後又
啟門而入餕福受祚所云亥聲與今所云咳嗽作唉
嗽相合豈朱子當時亦早有受之者耶　毛奇齡答
曰以唉嗽解噫歆此是愚見從前未有言之者朱子
所云咳聲亦想像當如是耳但此是凶禮歷考羣書
皆是主廟未定神魂無所依而作此聲以警覺之故
既夕禮啟殯士虞禮反哭遷廟禮安主及此初喪告
子禮皆未經作主或有主而遷徙震動不得已始作
此聲今朱子誤作廟祭則明明寢祏棲息已久而反
呵咳以警之是驚之也非享之也且吉凶不並行以

廟祭而行凶禮可乎　毛遠宗曰某以后夫人之氏
言禮諸侯一娶三姓公羊謂魯有三宮即三國女也
每國有姓故得稱某氏若三姓姪娣則何稱耶左傳季氏
告生有云南氏生男敢告嫡庶未詳曰姪娣雖同姓然各自有稱如魯
隱之母爲孟子之娣俱是子姓魯閔之母爲哀姜之
娣俱是姜姓然一稱聲子一稱叔姜則隱閔生時其
各稱某子某姜之子無所闕也此不患以同姓溷也
　毛奇齡又講曰告畢始將所執束帛升堂而奠安
於殯東之几上哭畢降階　毛遠宗曰殯東有几者
鄭注謂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此語原未明乃疏引

說則未免杜撰據庾氏謂天子諸侯惟下室喪奠有
几殯前無几此必重繼體而特設之者則下室有几
之說諸書無据故孔氏非之乃皇氏熊氏又以爲殯
前原有几但爲朝夕奠而設常在不去因又特設此
殯東之几孔氏主其說以爲不易按儀禮喪奠有堂
室之分唯始死奠襲奠含斂奠皆在尸東謂之堂奠
至大斂以後則凡大斂奠朝夕奠朔奠薦新奠皆移
之入室而奠於奧間東設西向鄭氏所云不在尸傍
又云不統於柩者總謂之室奠若然則此朝夕奠正
室奠也奠已入室而尚曰奠於殯前常在不去何皇

熊孔氏皆夢夢與　毛奇齡答曰所貴権是世嘗謂
予祖漢儒而薄宋儒予甚不平舊儒說經原有駁
不可道者特宋則倍甚耳如此經初似易明而展轉
研究即轇轕頓起此非以經解經不可大抵几不爲
奠設諸說必以几屬奠故致轇轕按几者案也所憑
按之物也唯吉祭則肆筵設几按席具備喪奠荒略
即厝地已耳故士喪禮於大斂始用席而檀弓曰虞
而立尸始有几則大斂以前奠皆厝地至大斂而始
用席席即筵也若几則於喪奠禮一槩不用然而殯
前則實有之按顧命設几並非燕享然而牖間及兩

第101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版反內

序兩夾並設五几此豈有五筵則其閒耶故宗伯司几筵有云喪事設葦席右素几此或以席連几喪事即是喪奠乃又曰每敵一几謂每一殯前必設一几是分明於柩堂前虛設一案以爲憑並非奠席是以鄭氏廣其義謂周制雖合葬而當其並殯則必各几以判其體至並藏於匱則然後共几以合其氣夫父母並奠先父後母後經所云奠先重而後輕者假使几爲奠設則父母並殯祇几一而先後奠之足矣乃並設兩几而仍不並奠則几不因奠而設斷可知也故此所用几即在殯前原設之几以殯前即殯東殯

以東爲前故直曰殯東几上是固以經解經之曒曒然者諸說紛紛何爲乎　毛氏奇齡又講曰當大祝哭時君之親臣與卿大夫及婦人在房者皆哭不踊祇盡哀而各反初位遂行朝夕哭奠之禮以殯後哭有時時在朝則行朝哭奠禮耳　盛氏唐曰衆主人在喪大記註謂父兄子姓士喪禮註謂庶昆弟此註曰君之親總以同姓諸臣槩之卿大夫則異姓臣也衆主人位在主人後卿大夫位在主人南註疏總未詳　毛文輝曰房中註疏義亦未備喪大記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以下有東房而無西房此諸侯婦

人則當在殯西夾房名西房者蓋以左右位言則男主殯東婦主殯西令殯在西階則西牖偪仄故婦退而入西房南向拜客大記所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以是故也　章大來曰未殯以前則哭不絕聲因有代哭之禮既殯以後則朝夕二奠始立哭時然又非門內居廬思憶即哭之比哭有時且亦有位今行朝奠禮則哭位宜在殯東乃攝主卿大夫總立階南而曰反朝夕哭位將復上階詣殯東耶抑即在階東就外位耶　毛奇齡答曰朝夕哭位在前篇亦周章不明若條理之大抵主人先就外位立門外東方拜

司奠者此是一節然後入門就內位立堂下直東序西面俟奠者入此又一節至於奠時則奠者入室主人雖不隨入然必位近殯東不降立堂下俟奠者出而哭踊拜送此又是一節則即此一位原有三節並非反位二字得以盡之註疏闕也　章大來曰朝夕哭禮皇氏謂先奠後哭今以告子故先哭後奠而孔氏非之但考士喪禮則奠先既哭奠後又哭今以告子故一哭即已則第行變禮而常禮總廢可乎　毛奇齡答曰襍記國有大祭祀禁哭則雖朝夕哭亦不哭而奠今告子大事雖不禁哭然第重其事而一哭

而止何不可也　章大來曰此告子哭而不踊至後
見子則踊三者三一過輕一過重何也　毛奇齡答
曰此不踊非輕也以告子兼吉事哭而不踊謂夫吉
凶當兼行也此爲告者言也踊又踊非重也孝子而
見殯痛也宜踊也以孝子初生而即見殯又痛也又
宜踊也此爲孝子言之也此皆注疏所未及也　毛
奇齡又講曰於是大宰之副掌贊弊之官所稱少宰
者升舉前所奠幣降而埋之階閒而禮終焉　徐東
曰但舉幣耳何以知其埋階閒耶　毛遠宗曰禮多
省文旣已奠幣則舉之安用定無有舉而弃之者禮

事神幣玉必藏階閒藏者埋也　徐東曰然有疑者
階閒兩階閒也兩階即東階西階則兩階之閒即中
階也豈有中階埋幣玉者　毛氏奇齡答曰豈惟幣
玉凡喪祭闕物苟涉神事如毛血膋甒主重栖續類
未有不埋階閒者至士禮無狀於沐浴櫛笄時甚至
掘坎播藩於階閒稍西是豈中階出入不避蕨蹶竟
以此爲坎瘞之所初亦疑之及讀顧命篇是時成王
大漸當危疑之際且將行大禮甚備乃自門及堂及
階皆有二人執兵器捍扈其閒而中階獨無有其在
路寢南面祇設四人每階兩人各綦弁執戈上刃夾

東西階戺至東垂之階西之垂北之側階亦有執戣
執鉞執銳者與兩階合而爲五始知朝寢宗廟凡殿
堂正室皆無中階大抵南面兩階東西北各一階合
五階唯明堂九室其在南面者始有中階且東西北
各兩階合九階若禮註又稱三階則每以一階分三
等（說見前盡等句）此豎三非橫三也自鄭氏誤解考工記謂
宗廟朝寢與明堂同制遂昧此義予向答明堂問已
備舉其誤第世人疏忽少見多怪每言禮到極核處
反似不經一若獻子說笑話者眞可歎也　朱氏襄
札問昨偶反覆講論辨證鑿鑿深歎此書成後加惠

後學眞如闇室一鐙自曾子問以來未之嘗有也第
私議第一節所辨天子無稱薨之理則此世子當專
指諸侯而言其說固是但論語載孔子答高宗諒陰
三年不言之問亦有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
年則君薨可因天子而推及諸侯此君薨世子生之
禮亦可因諸侯而推及天子不必專指諸侯也其說
何如　毛奇齡答曰此一條係徐曼倩講義曼倩爲
徐仲山先生之子世嫥家學其言當不謬雖此禮本
天子諸侯通禮必指定諸侯反似拘泥且無大關係
要其義則不可非也來敎以論語君薨與此君薨比

較似謂高宗本天子不當引此諸侯禮一若崩薨二字可通見者不知此是古制與商制周制不同按夫子答子張問凡有三見一見論語一見檀弓一見尚書大傳論語指諸侯言檀弓則曰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指天子言而書傳則又曰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若合天子諸侯以爲言要是古制遺文如此在天子諸侯原可通用而夫子一答三書各出此與曾子問篇不得相比傚者蓋曾子問篇係周制定後一如曲禮所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雖生世子禮亦天子諸侯通見而君薨

二字則專指諸侯不可混也若云禮既通見何必諸侯則此禮後文有云世子命名大宰當即以其名告五祀山川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等殺矣況五祀極卑凡天子未殯與殯而未葬皆得廢五祀之祭乃君喪儼在殯而世子命名不告天地而反告之殯宮之五祀非諸侯乎

朱氏軾曰祝聲三註謂噫歆疏謂祭祀神之所享爲歆愚意噫如今祭文曰嗚呼歆如今尙饗蓋求神之辭必三者求之迫切也儀禮既夕士虞皆然唯虞祭闔門啓門義不可曉若後世以噫歆爲咳聲用於吉祭不知何據予校祭禮曾以噫論噫歆闔門啓門之義今讀曾子問悔前見之未當也

姜氏兆錫曰攝主謂上卿攝國事者王六服袞冕爲上餘袞冕以下諸侯卿大夫通得以其差服之總謂之裨冕茲服裨冕者重世子從吉之禮也等謂階等祝聲三所謂噫歆之聲以歆神聽而告之也某夫人氏也房中謂婦人也反位謂反朝夕之哭位升舉幣舉而埋之西階間也

方氏苞曰不曰冢宰而曰攝主者或冢宰喪疾亦得以他卿攝也告子生攝主涖之子見則就羣臣之列

以執事而不稱攝主別嫌也子未生朝夕之奠宰爲攝主宜升堂聞子生則與卿大夫同位於階下而不與祝同者三日子見然後從子以升示既有嗣君則致攝主之事而共宰臣之職也　尙書顧命太保太宗與太史俱此記子見宰宗人從祝以是知先君在殯太宰宗伯有大事必偕而四卿皆無堂事有司必專司其事然後得與故顧命無祝以無告神之事子見無史以無冊命之事也告殯而不升堂以別於子見而前導也

任氏啓運曰按此章先生卽告三日乃以名告非未

名不告也又按大戴禮太子生太卜持蓍龜御堂下卜名命曰某太師吹律定聲內則言適子君命之庶子使有司名之是名皆豫擬生之日即卜而定之或吹律而定之三月見於父父咳而名之以重其禮非三月前子尚無名也禮見子大史奉書堂上曰世子名某者三帝曰授太祖太宗社稷於子者三命名之重如此況君薨無主待子為主何如其急而曰未殯不告乎竊意未歛則尸在尸在則以生禮待之直告於尸既歛則告於歛隨襲歛之地皆可以為禮位殯即成服既殯則告於殯乃以神道待之也

齊氏召南曰君薨而世子生稱世子以別於餘子也其告殯則云某之子生即是君薨稱子某之例又按經文是舉天子以例諸侯故有小宰太宰此大祝即周禮大祝也又按士虞禮祝升止哭聲三啟戶注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也賈疏曰若曲禮云將上堂聲必揚故云將啟戶警覺神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一終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問

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祝太宗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大音泰少去聲奉捧同子從人從之從去聲見音現

彭氏廉夫曰三日既殯即名者國不可以無主又諸侯五月而葬若侯三月則殯或存或啟未可知故權為之禮

毛氏奇齡講曰此以三日行見子名子之禮據常禮三日負子三月始見而名之今遽行此者以喪禮略也於眾主眾臣一如告子時北面階南其中有掌教令之太宰主宗廟之太宗皆裨冕候事唯職養子之少師則以手捧子其身與子皆著衰前時所云太祝裨冕者今亦裨冕而先行將以告殯然後少師捧子在祝後太宰太宗又在子後入殯宮之門而階上階

下之哭者皆止侯告殯也　又曰少師乃奉子升殯前北面祝立殯前之東南隅作聲三告曰某氏之子某名從執事之臣敢見告畢子拜稽顙哭諸執事之臣衆臣皆哭三踊而三之凡九踊然後執事者皆從階降與階下諸臣並東反朝夕哭位且皆袒然後子踊房中亦踊如前數乃襲衰而授以杖成人之禮也於是亦朝奠出　毛氏遠宗曰此見子名子禮也然在三日則祇是負子之內據內則云三日而負子三月始見子名子則此時但當負子至階而不必告見況此時甫在殯諸侯當五月而葬則三日負子至三

月而始見子名子其於時日未闕也乃急急告見且註曰喪禮簡略果簡略與抑別有深意在與　毛奇齡答曰此又前儒之無識當刊正者古者三日負子爲養子也故卜士負之士之妻養之此固不必璵畢者故曰喪禮簡略謂當略此一節也若名子大事當君在時則從容命名無所關係今幼沖甫出腹正國家危疑之際宜早立名告天地山川以定其位使中外曉然何待三月況諸侯五月而葬雖有餘日然周禮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未葬而先卽位則亦稱君如魯僖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而文公以次年正月

卽位相距祇一月先公尚未葬卽稱爲公今此攝主自當仿周公居攝先使成王踐阼正君於上定非魯隱攝君魯桓尙爲臣之比則預行其禮此在夫子自有深意而第以簡略概之可乎遠宗曰季桓已立康子又以南孺子遺腹屬告生改立乃甫告而子卽被害豈猶故與　李氏日焜曰据疏云子自爲主故不從攝主則攝主但主喪而兼攝政其不攝主位可知矣　來氏燕雯曰太宰主教令則此時無教令可主安用太宰此及太宰則正以冢宰攝職兼作喪主故告子時有攝主而無太宰以太宰卽攝主也此見子時有太宰而無攝主以子自爲主而太宰

相之子旣爲主則太宰不必又攝主也此則太宰攝主彼此互見之顯然者得毋此太宰卽攝主乎

毛奇齡答曰攝主如親臣天子諸侯亦多有以親臣爲太宰者如周公爲成王太宰公子羽父請爲魯隱公太宰是也此之太宰或如尙書所云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則曰攝主卽太宰何不可乎　毛氏文輝曰太宗卽宗伯曲禮六太以宗伯爲太宗是也然又稱上宗顧命上宗奉同以宗伯爲上宗是也然並無稱宗人者宗人是宗伯之屬別是一官此以宗人爲太宗亦有据與　毛奇齡答曰太宗稱宗人不見他書

左傳有宗人釁夏國語師亥曰公室之謀不過宗人顧命授宗人同周禮春官職有都宗人家宗人皆是宗伯之屬與此不同　徐氏東曰周禮周官皆有太師少師總是尊官此以少師註養子之官微覺不合不知此何等官耶　毛奇齡答曰少師養子官禮無明文但周官師保係敎養太子之官則此少師當是師保之副故內則於負子時云保乃受子使士妻養之則保乃保副或者此師即師副因稱少師別無他義　章氏大來曰少師奉子以衰疏謂少師與子皆著衰也唯皇氏與王肅云謂以衰衣奉之此孰是也

毛奇齡答曰少師著衰何待言前告生時唯太祝裨冕今告見時唯太宰太宗太祝裨冕則餘皆著衰不必言也獨經文曰奉子以衰則既非少師以著衰而捧子又非捧子而使子著衰此斷如皇氏王肅所云以衰衣捧之是蓋句近顚倒文捧于以衰即以衰捧子此如喪大記子幼則以衰抱之詞例正同抱以衰裹子捧則以衰藉子也孔氏不善讀經因後文有襲衰杖語反疑子先著衰先袒然後襲之若非袒焉得有襲非著衰焉得有袒襲則以錯解後經之故而反疑前經誤之極矣世無袒襲而稱袒衰襲衰者前稱袒則後但稱襲從來禮文無袒衰之言則忽稱襲衰非詞例矣且亦知後經諸踊之各有說乎祇一見子禮而既踊三三一連十八踊踊法亂矣不知踊皆有節一是見子之踊前九踊是也斯時諸臣踊而子獨不踊何則諸臣執事以子見而子拜稽顙則子方身執見禮烏得輙踊此如行朝奠禮者男婦踊而奠者不踊故經尙省文而於此特曰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踊以明子反不踊也一是成服之踊後九踊是也斯時子踊婦人踊而諸臣又不踊蓋諸臣已成服而子未成服諸臣皆爲位而子未爲位故諸臣降

階反位而子則尙留殯東以殯東即主人位也乃爲位當成服且亦當踊故子踊而婦人繼之然而房中見殯近故踊諸臣階下見殯遠故不踊此如行朝奠禮者男子見奠者則男子踊而婦人不踊婦人見奠者則婦人踊而男子不踊故經於此又特曰子踊房中亦踊以明諸臣不踊也蓋袒與襲以諸臣言就位而袒爲位畢而襲襲是斷句不與衰連衰杖以子言向未成服祇藉而不著今則著之禮三日成服亦三日授子杖今既成服則不唯著衰抑且授杖蓋童子不踊童子不製衰唯三年製衰童子不杖今一以成

人之禮待之而踊而杖曰凡以為君也此則言禮之至當不可易者是以皇氏有云童子不袒正謂袒襲皆諸臣事與子無涉而孔氏非之固已誤矣若崔氏曰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未殯也彼豈不知五日成服以殯前言而乃以殯後三日較量遲速此正為世子告生至此始三日也三日而成服不無太速故云云則在前儒原有以著衰解成服者見子藉衰成服著衰吉凶次第毫不可亂而孔氏引其說而仍然不覺反曰子已著衰天下有未成服而可先著衰入殯門者乎孔氏去古

近尚有王肅及皇氏熊氏崔氏諸儒今盡亾矣向使善解經者得見諸書則其為疏當必有大加於孔氏十百者此則攷古者所當思亦所當痛也　王氏錫曰雜記云童子不踊不杖喪服四制亦云婦人童子不杖則此之踊杖明是少師為之是少師著衰固不必言但告往告見各有執事告生執事唯小宰衰而不冕告見執事唯少師衰而不冕一則小宰司幣宜並不交神一則少師若冕服則於世子哭踊諸節有不能代也此又禮意之各見者也　盛氏唐曰勿哭與哭止不同勿哭禁使勿哭也哭止者哭自止也既

闔殯門則凡同異姓男婦在階上下者無一不哭然大祝升階初不知所為必需禁令儆奉子入則一見而知有事矣此不必禁也孔氏乃以此較哀之隆殺則見子大事而哀反殺於告生無是禮矣　章氏大來曰疏謂子升于殯前為殯東稍南殯以東為前也乃于祝立東南隅又謂祝立在子之西北而面東南隅則直侵柩位矣且世無面東南隅而可曰立東南隅者此又非誤乎　毛奇齡荅曰孔氏誤以東南隅為東階南隅故改立作面以為去殯遠無告禮也不知此即西階之東南隅也大抵殯在西階子立殯以

東即是主位而祝則又稍東而近于南隅故曰東南隅皇氏所云祝以次立于子之東是也孔氏誤也

徐氏東曰某之子某上毋某字毋之氏下某字子之名也皇氏謂此時未立子名下某字是誤出者而孔氏非之謂定本原有某字何與

毛奇齡荅曰禮且未定何有定本按內則世子生三月必世婦抱子見君然後君咳而名之即眾子亦然故春秋子同生必卜士負子入見而始命以名未有先命名而後見君者若然則君尚未見誰當名之孔氏又誤也　毛奇齡荅曰太宰以子名命祝史徧告

室神及域內山川之神其何時立名并立名之人俱未聞又曰此別一節正名子禮也皇氏以爲見殯後始作名以見子與名子本兩事也　徐氏東曰然則究諱名之　毛奇齡荅曰据內則衆子使有司名之唯世子不然則君在亦即有臣命名者況是時變禮并名世子亦似無礙第不知有司是何官耳觀內則又云命名詑遂告宰以名然後宰又遍告諸同族并州閭等是太宰原有告名之司而此則竟以太宰掌其命則太宰即有司也或者太宰得擬上以名而名于殯前一如後文之所云名于禰者此亦變禮中之近禮者也　錢氏㬌曰古命子之禮凡見君君名之或父在而見于祖祖亦名之今皆無是矣若有司命名則但有衆子並無世子按春秋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命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當名曰友及生而果有友文在其手遂以名之則名固有不必立而第憑之卜詞中者今太卜法廢繇詞莫据仍欲以卜中得名不可再矣或者有司多立名而第聽諸神以卜定之不亦可乎

姚氏際恆曰子生三日少師奉而稽顙哭踊以盡喪禮恐不協于事情

朱氏軾曰襲衰杖奠出各一字爲一句襲謂子與衆皆襲出亦皆出也衰與杖謂負子者衰不待告時杖則出而杖喪大記曰寢門之外杖鄭注謂天子諸侯之子杖不入廟外此云衰杖者見成子禮也

姜氏兆錫曰如初位者如告子生西階北面之位也奉子以衰者以衰服承而奉之也子某之某子之名也子拜哭且踊奉之者代之也凡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凡九踊而三節各哭踊畢降而反位然後子與房中並踊衰服朝奠以成其爲子之禮而乃出也

方氏苞曰生時三月而見薨則三日而見者重嗣續急欲慰先君魂魄也　世子始生見於君卜士負之君薨則奉子以少師以生即嗣國故視猶君也　前曰太宰太宗後曰宰宗人省文也　告子生視升堦始命毋哭子見則有列於殯宮者已前知之故入門而哭者自止也禮行必以朝故並當朝哭之期始哭而不踊者象始死之號也後乃踊者象斂時之踊也問喪篇三日大斂而後有踊之文士喪禮未斂君使弔則踊大夫弔則不踊是常禮斂而後踊也皆袒者子袒則衆從之象始死之禮也疏謂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袒非也　奔

喪哭踊時位亦異序祝於宰宗人之上以奉子者哭
則祝繼之以倡踊也　世子之生急欲聞於先君故
既告而後朝奠子見之後曰奠出則奠已先陳矣蓋
世子生三日見於君接以太牢必朝食而後行禮故
朝奠亦設於子見之前也祝既稱子之名以見則宰
宗人必前期預定其名而記無文蓋一時問答非如
記禮之書儀節具詳既稱名則知名已預定猶云奠
出則奠已前設可知也　徧告於五祀山川於當作
及下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及當作於蓋互譌
也未葬子生無不告於宗廟社稷之理云徧告及五

祀山川則宗廟社稷不必言矣既備舉宗廟社稷山
川而曰及則贅矣故知當作於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
宗從太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
宗廟山川
徐氏師曾曰云太宰從太祝則無攝主可知其哭踊
袒襲升降由西階之類恐亦不同其餘當不異上文
也
毛氏奇齡講曰此又舉告子名子之稍變者以已葬
與在殯又有異也其禮當一如前文以省文不省禮

也告禰告殯宮中主也名子在三月從常禮也前不
告社稷宗廟此不告五祀相互明也　毛氏文煇曰
禰非禰廟主然何以稱殯宮主疏亦未備蓋葬則作
主祔廟及祔訖而主仍歸寢至三年吉禘然後入廟
則此時主既入寢而殯宮掃矣然而前之殯宮即今
之寢室以前所殯西階上亦名寢世所稱正寢者也
毛氏遠宗曰前在殯告子甫三日而即命名恐名
未遍也今既葬則正可命名之際反遲至三月以曲
合常禮何與　毛奇齡答曰禮未葬稱子既葬稱君
前急於告名者以未成君也今既葬可成君矣此時

當急於即位堂堂稱君然後以向所云攝主者爲之
輔之其於稱名何有焉　李氏日焜曰孔氏謂前告
無社稷宗廟此告無五祀是互明之文則無義矣乃
鄭氏又謂殯宮重五祀故越社稷告之葬後三月於
禮已祔廟故知可及廟則雖有說而仍未顯不知其
義果是如何　毛奇齡答曰前告無宗廟此在後經
有之君薨則祝斂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至既葬卒
哭而後主各返其廟則當在殯時廟且無主何由得
告若社稷則左祖右社相連遞及不告廟即不得告
社稷矣至於五祀則未葬以前自爲塗以至祭行一

往有事而既葬則祖社甚重安及室神此亦禮意之易明者特鄭語未顯耳孔氏既引鄭注而又以互明疏之則不可解　錢氏彥儁曰五祀之名襍見周禮禮記儀禮諸書皆無定稱月令爲戸竈中霤門行而無司命泰厲祭法多司命泰厲而不及戸竈左傳家語又以重該修熙黎勾龍爲五官白虎通諸書又以井易行已紛紛矣乃鄭注祭法又謂周制是七祀加司命泰厲與商制不同考司命之稱見周禮大宗伯注是文昌第四星下又別出祭五祀之文是司命非五祀也即國厲之祀左傳亦嘗言之然並不指爲五

祀之一也不知祭法所言有他證否若今所稱五祀鄭又云即殯宫之五祀豈殯宫五祀又有異耶　毛奇齡答曰五祀之名寶見大文者唯有月令雖周禮儀禮及曲禮王制禮運祭法曾子問諸書多五祀名然只是戸竈中霤門行五者無有他也即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五祀然亦只是此五者無有他也唯祭法分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士庶人一祀五等而其疏七祀則於戸竈中霤門行外加司命泰厲於五祀則反取司命國厲而去戸竈三祀則唯厲與門與行二祀唯門行而一祀反取戸竈曰或戸或竈則自天子諸侯大夫適士所共有者唯門行耳若司命則天子諸侯有之厲則天子諸侯大夫有之而戸與竈則唯天子與庶人共有而他皆不及此不知何代之制傳此異文而鄭氏不察目爲周制反以月令所見斷作商制且即以此五等五祀名强注之王制五祀之下而禮法亂矣按五祀二字歷見諸經而五等五祀則並不一見且論語王孫賈曰奧媚於竈此正指諸侯大夫五祀言之而此諸侯大夫反不祀竈禮運曰家主中霤亦爲大夫士五祀言之而此大夫士反無中霤又論語鄉黨篇鄉人儺

朝服而立於阼階註者曰恐驚室神也夫室神即五祀神也向使厲爲五祀之一則儺而驅厲已非禮矣然且曰恐驚室神豈逐室神又恐驚室神耶況周禮以槱燎祠司中司命與左傳祭厲皆非五祀誠有如來訊所云者則從而斷之曰月令五祀是周制祭法五祀是前代之制并有差也若左傳家語又以重該修熙黎勾龍爲五官此即五祀之人官一如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五人官之配五帝者此正五祀之配與他注之以五方五帝爲五祀并以禘祫烝嘗大祫爲五祀者又復不同至於白虎通文以井易行則

漢晉後儒凡劉昭范曄輩作史書者皆遵之然故是
後世典禮無關攷據觀其後隋末唐初仍改作行而
開元以後又改作井其不足憑準槩可知也若其稱
殯宮五祀則以此時毀竈遷戸掘肂作垼辟門躐行
極擾五神故特變其稱以專屬之然只此戸竈中霤
門行五者何異之有
姚氏際恆曰按天子諸侯之適子皆稱世子君薨無
子如後宮有遺腹將舉或已有庶子后夫人有遺腹
將舉是月宜暫命攝主行事以待生男則立之猶可
也若云已葬而世子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

葬此云攝主不知何人蓋以國不可一日無君故須
攝主也然豈可攝至七月五月之久而又移易之乎
況男女未可卜若非男則又如何此禮恐未可通
姜氏兆錫曰告於禰告於殯宮也名名其子也徧告
謂告於同盟諸侯也按國無曠月無嗣君之理今其
禮猶若虛位待之者蓋亦極言其變與
方氏苞曰疏云告殯宮中主以斯時尚未有禰廟也
但虞而作主諸侯五月而葬設始殯而子生三月殯
宮安得有主蓋卽以殯宮爲禰也始生卽云告於禰
則爲假禰之稱而非有廟有主明矣經傳多稱殯宮
爲廟與此同義　序社稷於宗廟之上者國君主社
稷旣名於禰則先社稷而後羣廟宜矣
任氏啟運曰子生三日當少師奉子以衰見於禰成
服三月哭於墓受齊衰以始生日如始聞喪爲始至
二十五月而畢　又曰愚謂此而知國之賴有重臣
也世子未生君位虛懸或一二月或七八月而朝廷
晏然覬覦不作倘所生或女或不育則擇一賢德可
繼者諸侯告之王王告之宗廟而畀之而莫之敢爭
此國有重臣之效也不然季康子攝而南孺子之子
死魯隱公攝而鍾巫之難生卽以周公之聖攝且不

免流言矣故凡攝者必非可據此位之人也顧後世
安得有此人哉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命
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
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黃氏震曰諸侯受天子命爲宗廟社稷山川之主將
暫違以適天子故禮必周徧如此
熊氏安生曰周禮校人王所過山川飾黃駒是天子
當用牲下云幣帛皮圭以告知諸侯禮不應用牲也
何氏瑾栗曰五官鄭氏謂五大夫典事者而孔氏以

周禮設其參傳其伍解之按太宰之職參是三卿卽司徒司馬司空伍是下大夫五人卽三卿屬官以三卿而屬五人謂司徒大夫二人司空大夫二人司馬大夫祇一人故云五人是此五人者本三卿副屬非典國事者焉得專稱國家五官夫既稱國家則未有舍參而反取伍者且五大夫是秦官周未嘗有此官名也　姚氏炳曰此五官舊亦疑之宋陸農師謂卽六卿言五則其一從行而明郝仲輿則直以卿大夫上中下士五等當之未知孰是竊意五官是合參與伍以三卿合每卿二官而統稱之亦可通乎　毛氏

奇齡答曰陸佃郝敬未明閒儒者純用杜撰此固不足據者若以三卿合五人則是八官且參則取全數伍則第分取其二亦無此合法又且三卿不皆有二屬倘以三卿合司馬之屬則司馬祇一人將四官矣此欲補救參伍之失而又失之者不知此五官卽曲禮天子之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在諸侯之國亦皆有之但周官命名各各不同隨所在分見原不一定鄭氏見官名偶殊輒曰殷禮此大是陋義曲禮五官以其與六太分別且以冢宰宗伯分入六太遂判謂是殷禮不知猶是此六官諸名而緜詩舉二官王制舉三官洪範舉五官國語祿舉八官九官未聞諸官皆殷禮也如此曾子問首章有太宰太史太宗太祝原與曲禮六太相同則此五官亦正是曲禮典司五眾之官其不及冢宰宗伯者侯國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第舉三而六在其中況司士卽夏官司士其職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凡進退臣庶一與太宰相表裏至於禮官則祝既遍告神事已畢國家典眾不必又及三宗也凡此皆注疏之所不曉者子嘗曰以經解經勿以註解經今以曲禮解曾子問不猶愈於儒說乎

姚氏際恆曰冕而出視朝尊天子也鄭氏曰爲將廟受也孔氏曰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裨冕之服者按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故鄭云爲將廟受也愚按祭義云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樂記云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此亦將爲廟受乎下諸侯相朝亦於廟受又何以僅服朝服乎孔又曰爲將廟受書其禮故著冕服其說尤陋皆執禮解禮之謬也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宗廟謂祖禰以上之廟統言之鄭謂臨行又徧告宗廟孔謂一告再告則記文爲重複矣乃命國家五官而后

行五官者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官倂中大夫二
人亦有專職故同謂之五官說詳古文尚書周官鄭氏謂五官
爲五大夫豈有諸侯出不命卿而命大夫者乎孔氏
曰卿或從君行或雖在國留守如三公然總主羣吏
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旣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
此皆枝辭遁說也陸農師曰言命五官其一官蓋從
行矣春秋傳六卿和公室宋也二王之後六官備與
按左傳宋六卿有右師司城諸名非周禮之六卿安
得謂宋備六官且謂此言宋乎又謂一官從行曲禮
五官豈亦一官從行乎郝仲輿曰五官卿大夫士中

下士按此是爵之五等非五官也從無合稱卿大夫
士爲五官者且出行亦不必徧命及士也已上諸說
於五官皆不能通如此故詳之凡告用牲幣反亦如
之鄭謂牲當爲制字之誤孔氏曰必知諸侯不用牲
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不知上言
牲下言皮圭者互見也豈必執泥

朱氏軾曰山川非一處故待五日而徧

姜氏兆錫曰告則必奠告於祖奠於禰者互文也奠
者奠幣爲禮而告之也觀禮侯氏裨冕故適天子必
冕而視朝乃命告羣祀也命之言誡方氏謂諸侯有

下大夫五人故命五官也道謂祖祭行道之神也喪
禮毀宗躐行其神位在廟門外西方若祭道路行神
則於城外委土爲山形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設主
於其上而伏牲其前以祭之祭畢乘車轢之而遂行
也告者通謂社稷宗廟之屬過五日爲非禮以敬爲
敬也牲爲制者熊氏謂王禮用牲侯則否也長二丈
八尺爲制幣

方氏苞曰不言卿而舉五大夫卿數不一而大夫必
五也命及大夫則卿不必言矣

任氏啟運曰天子三公八命鷩冕出封加一命衮冕

毳冕出封加一命鷩入朝仍用公卿之冕故曰裨冕
以朝本國臨民自當用加命之冕故言冕不言裨也
視朝畢卽以將出告社稷山川主也又言宗廟者凡
邑有先君之廟皆告之五官五大夫命之各恭其職
也不言三卿或居守或從行未可定也道祭行道之
神鄭云其神未聞或言黃帝子名纍妄也告用牲幣
重者用牲輕者用幣天子告祖禰用特山川用黃駒
諸侯疑用特羊鄭讀牲爲制幣長一丈八尺諸侯用
牲未知所據

齊氏召南曰諸侯三卿五大夫三卿謂之三官左傳

所云三官書之是也五大夫謂之五官此文是也

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徐氏師曾曰聽朝而后入以久不在國當飭政也

又曰反必親告下當別爲一節通上兩節而言諸侯適天子及自相見親告命祝史告皆如行時或告祖禰或但告禰也

朱氏軾曰出不言告祖文不備也前所告謂社稷山川

姜氏兆錫曰適天子冕服而視朝今諸侯相朝但朝服而已然諸侯朝服爲元冠緇衣素裳而聘禮諸侯相聘爲皮弁服乃鹿皮爲弁白布爲衣則相朝亦服皮弁矣稱朝服者蓋天子以皮弁服視朝亦謂之朝服也出告於禰反則兼告於祖禰蓋文有脫羨與

方氏苞曰諸侯見天子則慶賞黜陟行焉故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以致其震動恪恭之意也諸侯相見非社稷之役故不告於祖而境內山川亦不徧告也反必親告於祖禰者自禰以上出未親告也見天子不言者不必言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杜氏預曰若父母同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至虞訖反服父之服既練則服父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除訖而服母之服

姚氏際恆曰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猶可也此謂母喪自啟及葬不奠行不哀次何異路人乎鄭氏以其未可通作不奠父解然本文明云奠先重而後輕矣

陸氏奎勳曰鄭註改殯爲賓多此曲折吳草廬謂告殯以啟期自覺直截

姜氏兆錫曰並有喪謂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也今以若母例之葬先輕而後重先母後父也奠先重而後輕先父後母也及葬謂葬柩將出也自母啟殯以至柩出不設母啟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之屬以葬母反然後奠父辭殯故也舊說唯設母

奠不更為父設奠此豈奠先重而後輕之義亦豈自啟殯及葬不奠之義乎學者詳味之可也行葬者柩行而往也次者大門外之右生時待賓客之處也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尚在殯故不得為母伸哀於次也辭猶告也修營也及葬母而反乃於父殯設奠告以啟殯之期遂營葬父之事蓋葬為奪情故先輕奠以盡禮故先重也虞祭亦奠之類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此之謂也

方氏苞曰禮以義起事死如生母殯啟則父不奠原

父之情而輟之也父未葬則母不虞原母之情而俟之也或曰啟以後柩車為重主人不敢擅離而父奠又非他人可攝故不奠也　既夕禮夙興則夜過中即興而至祖廟滅燭則已質明矣以陳饌設器啟肂載柩事充時迫故無暇更設奠於在殯者蓋下室之饋饌具如常雖缺殯宮一日之奠情可安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吳氏澄曰因孔子有答曾子所問宗子事故附記此章

姚氏際恒曰郝仲輿曰此章亦不似聖人語七十之宗子繼娶取老婦乎取幼女乎幼則非偶老則改節烏可為宗範其言良是

姜氏兆錫曰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故年雖七十猶必再取重宗故也然此亦謂宗子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則可不娶矣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姚氏際恒曰按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國往哭異國乃哭於家則門外之喪皆當往哭何為哭於

家乎況冠之時冠畢往哭可也奚為徹奠掃哭於冠位豈不甚迂乎

姜氏兆錫曰冠者謂賓與贊也至而入者其人已及大門而與主人揖讓以入也門內之喪則廢者以冠禮行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門外之喪則喪在他處而可以冠但後不必醴以禮子唯徹去設饌而掃除之以即位而哭耳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

方氏苞曰外喪謂喪家在國外也蓋伯叔父兄弟仕於異國或被放聞喪不得奔或奔而未得遂行故即

冠所徹饌而掃爲位而哭若死者不同居或客死而妻子在本國則宜奔哭於其家不宜爲位於已之廟矣至王臣於后侯國之臣於夫人雖當祭聞喪而廢不宜於冠乃不廢也舊說大門内外誤矣

任氏啟運曰按子可不醴賓贊不可不禮當一獻賓卽辭以束帛儷皮歸之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徐氏師曾曰冠嘉事之重吉禮之始因喪而冠不可也未及期日而有喪齊衰期年耳大功小功九月五

月耳待除喪而冠未爲遲也何必因喪而冠乎疑有闕誤

姚氏際恒曰因喪而冠亦迂期年數月期皆未遠何不待喪畢而冠乎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謂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則不可蓋因曾子所問自齊衰而下求其義而不得遂意爲之說非也將以冠爲嘉禮不可加於凶服則小功之親且因喪服而冠矣將謂斬衰痛深不可以舉嘉禮則齊衰之服兼父沒爲母三年與祖父母之期其痛不爲淺矣曾子所問自齊衰以下正爲斬衰因喪服而冠至除喪之日去冠期已遠而服又極重自不得改冠故以齊衰以下或尚可改冠爲疑耳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是乎有冠醮無冠醴太廟之大音泰醮子妙反

張氏曰冠爲嘉事之重惟因喪而冠及諸侯大夫賜冠於天子孤子冠則禮殺餘不得輕廢也

徐氏師曾曰冠禮三加而醮冠畢而醴諸侯大夫服賜服不三加安得有醮而無醴乎疑當作有冠醴無冠醮

姚氏際恒曰有冠醮無冠醴鄭氏曰醴重醮輕按士

冠禮醴質醮文醴一酌而已醮則三酌安得云醴重醮輕乎鄭依違遷就如此徐伯魯曰二句有誤當云有冠醴無冠醮則又未然此或禮言不同姑闕之

方氏苞曰大夫而有未冠者亦謂內諸侯賜有采地如周召之支子耳卿大夫士之子未冠皆無爵者也故可因喪服而冠若繼世之諸侯與畿內公卿之適子則爵列甚尊將以冕弁冠則天子未命不敢私服也而又不可以無爵者之服冠故諸侯之嗣必因類見卿大夫之子必待終喪而後請命於天子天子假於太廟以賜之所以無冠醴者醴乃加冠之賓所以

禮冠者天子既賜以冕服不敢更加冠故唯設奠以告祖禰因使人酌酒而自卒爵焉自醮以榮君之賜而無加冠之賓則亦無享賓之禮故云酌而無酬酢曰醮耳　儀禮不醴而醮者亦有賓謂國俗不同用醮而不用醴者若此篇所謂冠醮則無賓知然者既已加冠則奠後有司執事者進醮爵而無賓猶女子未許嫁而笄則婦人執其禮而無女賓也禮以義起加冠重禮故以屬賓賓親加因親醮冠者若專醮屬賓則褻矣故知有司進之也歸奠而補醮者以受服於公朝無醮也

任氏啟運曰按內則言年二十而冠左傳言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年無定也夏小正冠用二月而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月無定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是即當二十亦可俟除喪而冠唯年十六以外當父母喪不忍以未成之服服其親故曰以喪冠者唯三年之喪可也期功之親同宮而適當期日乃因喪而冠耳因者從便之辭以者特用之謂觀武王既葬周公乃冠成王於廟是未十六天子父喪尚不以喪冠況齊功乎蓋以喪冠惟三年可期功不可也因喪而冠齊功內喪冠者已入門則可未及期日不可也此則字下有闕文當作則除喪而冠唯父母之喪可因喪服而冠曾子曰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且言可亦僅可之詞非謂必如此蓋冠嘉禮與凶喪異道且冠禮以示成人禮亦不可略也孔氏曰假如正月遭喪二月不可因喪而冠其服猶用童子禮必除喪乃冠

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見音現

孔氏穎達曰孔子既答其問又釋父歿加冠之禮父兄戒賓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已冠之後掃地而祭

於禰廟已祭之後見伯父叔父乃享冠賓及贊者

黃氏震曰父沒而冠之禮因上文不改冠者而併及之

姜氏兆錫曰因喪服而冠者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孔子之言而曾子疑除喪之後當更改行吉冠之禮故據以問也孔子言諸侯及大夫有當冠之年而天子於太廟中賜冕冠弁服則受者榮君之賜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是時惟有冠之醮無冠之醴是固可以見無改冠之禮矣唯孤子除喪而冠已冠則掃地以祭禰次見伯叔父而後享冠者引此

又以見斬衰自不可因喪而冠若齊衰以下因喪而冠則亦不必更爲改冠也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酌而無酬酢曰醮每一加則一醮三加後總一醴之醮輕而醴重也

方氏苞曰古者期之親即異宮必同都宮故可見伯叔父而後享冠者與伯叔父則同室之兄弟姊妹姑見於內寢者不待言矣

任氏啟運曰適則自爲主非適則諸父兄主之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二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王拱辰校
鄒寳德校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三

曾子問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孔氏穎達曰旅酬者主人西階上獻賓賓卒爵又自酢北面酬賓賓受奠之薦南不舉主獻兄弟衆兄弟內兄弟畢賓乃取所奠觶於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于西階前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自此以後有無算爵禮小祥賓不舉所奠酬爵以行旅酬之禮而遂止也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算爵漸漸備禮仍未純吉也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昭公行之故曰非禮大祥彌吉得旅酬孝公不行故亦非禮

姚氏際恆曰昭公取同姓孔子尚云知禮此以行祭之小失而併上及孝公皆曰非禮其得爲孔子之言乎

姜氏兆錫曰祭而旅酬禮也其有故不行者惟小祥

之練祭主奠酬爵於賓前賓不舉爵其後亦不別舉爵以旅若大祥則可旅矣孝公隱公之祖蓋並引二公以正之也朱子曰旅眾也酬導飲也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也主飲賓曰獻賓飲主曰酢主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時又自別舉爵而後旅酬行也方氏曰昭公於禮為不及孝公於禮為過故皆非禮然不及於禮近於薄過於禮近於厚故於昭公言非禮於孝公言亦非禮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為並去聲下同）

彭氏廉夫曰喪家殷奠非獨力所能辦族人身服其服親執其事非特助孝子所不及亦以伸己之情臣子於君父亦若是而已如是而後稱於其服天子諸侯之臣眾故重服方與其奠而輕者不必與士則徒屬無幾故必朋友助之若不足則大功以下周而復始

胡氏紹安曰饋奠注云在殯時夫在殯之奠不過殯奠朝夕奠耳此有何煩重而喪主不自奠必藉他人執其事且喪奠最多何止殯奠而注以在殯槩之何也　毛氏奇齡答曰喪主不親奠似無此事然遍讀禮文則實有可證者大抵因初喪劇哀不能行禮故倩人行之檀弓所謂未葬讀喪禮正恐其與禮疏也但饋奠二字不得所解按酒誥稱饋祀特牲少牢有饋食禮皆是以生人飪熟追事先世之義則初喪進食不忍死親尤為切合是以始死一奠直用養疾剩饌移之作享檀弓所云始死奠餘閣者其義甚明注與疏竟茫然也第喪奠不一自始死奠後即有襲奠殯奠朔奠朝夕奠以至祖奠遣奠何一非賓從執事則其專注在殯者固屬疏陋特奠亦有別始死無奠人時未斂未赴且未成服受弔誰則可主饋奠者則設之已耳若過此則皆立奠者一人如大斂奠主人先拜賓執事於階下然後行奠禮諸執事各以鼎俎脯醢次第升進而奠者乃執醴酒升奠而出是時主人主婦但哭踴而已其後朝夕奠朔奠皆設奠在奧惟司奠者得以入而主人主婦皆哭踴殯傍然且拜賓送賓煩費儀節而必不親奠此皆歷有可據而注

與疏全不解者，錢氏袒曰司奠有等天子諸侯以羣臣大夫以兄弟士以朋友朋友卽僚屬也但奠禮甚簡天子諸侯大夫不過以脯醢酒醴爲奠士則更殺矣有何煩重而反云不足若鄭注以殷奠爲解謂朔奠殷盛執事不備則直以人數闕匱釋不足矣是豈士之殷奠眞有加於君大夫耶　毛奇齡答曰士禮有何煩重常奠惟脯醢酒醴惟虞奠加俎歛奠加鼎殷奠最盛亦祇得特豚魚腊鼎籩豆而已但解經須讀經此經前文是朋友虞則單舉奠者夫奠者祇一人而有不足乎奠與祭總名執事然實有兩等一

是賓執事如主奠主祭者一是諸衆同執事如宗祝有司及升鼎俎持籩豆者此專爲主奠者言謂此一人也其云不足謂闕此一執事非謂少此衆執事也而乃以殷奠當之通乎不通乎　胡氏紹簡曰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小功緦麻者顧此小功緦麻者究是何人至又不足而反之則將反取之朋友僚屬之中而疏曰前人執事者是何前人何執事大不可解　毛奇齡答曰士有無僚屬者或有僚屬而適以事拘則不足矣無已則仍取之兄弟然祇取兄弟之小功緦麻者又所以避大夫之齊衰也士小功緦麻

兄弟據喪服爲從祖昆弟族昆弟其於士之父爲從祖父母族祖父母皆有所爲服者故及之若反則郎於其所取中反其所取如初取大功以下今反取大功以上初避大夫齊衰今反不避大夫齊衰故曰反反者謂從前事一反之也若前人執事則必前人。爲祝者今復取而爲相前人司鼎俎者今復取而司籩豆是復之非反之也且仍是衆執事非奠者也且祇奠耳亦何必越代至此　王氏錫曰觀下文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是大功以下專指兄弟讀經自明若士每不足則周官諸士無僚屬者甚多

郎僚屬亦不必爲長官立常制之服士虞禮祝澡葛經帶鄭註謂祝是士屬澡葛經帶則爲其長弔服且加麻矣不知弔服是無服者所服且禮明云賓執事如弔服則此弔服加麻者是賓執事之服非士屬爲長官服也僚友多不足而且不必爲所服則何如直取兄弟之爲得耶

朱氏軾曰反更迭也

姜氏兆錫曰饋奠謂殯奠反者反而上也大夫朔望皆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而恐不足也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饋奠之事否乎蓋已以喪

不可干他人也孔子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禮皆可也孔子蓋據爲所服者饋奠而言也曾子不悟此旨乃曰不太輕已之服而重於爲他人乎孔子答云非此爲人之謂也凡殯奠主人悲哀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避大夫不以齊衰者奠故朋友奠不充服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此蓋爲所服者而與耳若在他人則豈可以已喪與哉

方氏苞曰天子諸侯斬衰者奠皆異姓之臣同姓不

與所謂衆主人是也大夫齊衰者奠其臣斬衰者皆與不足然後取於齊衰也士則朋友奠不足始取於小功蓋親者不使執事以閒其哀上下所同也知大夫齊衰者奠以補斬衰之不足者禮盛於士而專取齊衰之兄弟則事不給也下文天子諸侯之喪祭不斬衰者不與大夫齊衰者與則以補斬衰之不足明矣士取於疏者而大夫取於親者何也執事者皆斬衰而以輕服閒焉則不稱也士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明從祖父從伯叔父之小功不與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胡氏紹安曰與於祭與與於饋奠不同主人不親奠未有主人不親祭者雖喪祭減於吉祭然較之饋奠則殷矣此或是相助執事未必是主祭與否經既無明文而注疏則但云祭謂虞祭卒哭時並不實指爲誰祭則鶻突矣且喪祭亦不一而祇以虞卒哭二祭限之何與　毛氏奇齡答曰喪祭不親祭原無考据第予較士虞禮有賓執事一人正指與祭者爲言又

有衆主人及兄弟則兼指諸執事爲言故註云虞祭尙是喪祭主人不執事觀特牲記云賓中有公有司即是僚友衆主人及兄弟即是兄弟大功以下者此主人不親喪祭之說亦彼此恰合而註疏並不及也第虞禮卒哭與祔一聯三祭而此祇舉兩祭者以虞與卒哭主人尙不執事至明日祔祭而主必親之以漸而變故虞祭唯尸入前全聽之賓至尸入後則主人酳尸主婦反兩籩棗栗將亦執事即卒哭入徹記者謂是兄弟大功以下之事故主人不親則餘多親之可知是虞與卒哭實與奠與祭一大界限也此可

据也　何氏瑾栗曰祔必親祭禮亦無明文但祔禮頗嚴捧新主入廟將閒一而並祭於皇考之堂此豈他人可代主者故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練祥猶必使其子親主之況父母喪乎

朱氏軾曰此章問答意與上章同斬衰以下謂自斬衰迄緦蓋合天子諸侯大夫士言之士祭不言何服蒙上齊衰士奠用朋友此虞卒哭主人親祭故兄弟與焉

姜氏兆錫曰祭謂虞與卒哭之祭即孔子所謂喪祭也大旨與上節同

任氏啟運曰按以吉祭對喪言則饋奠亦可言喪祭就喪分之則殯止可謂之奠虞卒哭乃可謂之祭也

毛奇齡曰虞祭尸入前全聽之賓尸入後主酳尸主婦薦兩籩棗栗此親執事之漸何瑾栗曰祔則子自主之故虞卒哭之祭其所取大約與饋奠同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熊氏安生曰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則士爲妾有子及大夫爲貴妾是也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襍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爲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彭氏廉夫曰前所謂大功小功斬衰齊衰皆爲之族而服其屬及爲之臣而服其主也喪祭者孝子之所自盡而爲之宗族爲之臣子亦欲內盡其心外盡其職非舍已之哀而爲人執事也若身有服而欲施於在外無服之相識則既無所施之恩又無所尊之義

進退兩無據於所薄者厚而厚者反薄矣

何氏瑾栗曰身有喪者自不得爲他人執事如襍記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大功亦然功衰弔則待事而不執事小功緦執事然不與於禮如饋奠等

姚氏際恒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据上應云相識之喪可與於祭蓋以朋友稱相識以緦服稱喪服耳故應之曰緦尚不得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鄭氏謂已有喪祭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如此解不但不合文義且與上兩問亦複蓋大功小功

即喪服也與饋奠與祭即所識者祭也豈有不相識
而與其饋奠及祭者乎
朱氏軾曰曾子兩問爲人奠祭夫子俱答以爲所喪
者奠祭曾子旣知爲所喪者奠祭之禮而所問可否
爲人奠祭終未聞命故此問開口先說相識謂知生
知死哀戚相關所當助其喪也若已在喪服之中亦
可如常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自祭宗廟何得助人
之祭言緦則他可知矣知祭則奠可推矣舊注謂上
旣問大功小功此專問緦麻又云祭爲吉祭俱未當
姜氏兆錫曰但言有喪服蓋指緦麻而言祭謂吉祭

也相識雖厚緦麻雖輕然旣有喪服即不得自祭其
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蓋極言已有喪服而與祭
於人之不可也
方氏苞曰緦不祭屢見於經然似可不通行如鄭宋
諸大族緦功之喪無時無之宗廟之祭必曠絕矣爲
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於母之恩尚以
承祭斷之乃以功緦廢祭不亦舛乎假令大夫之子
爲士乃以四世兄弟之服而廢高曾之祭先王之禮
必無是也詳見大夫之祭條
任氏啓運曰按熊氏謂同爨緦天子諸侯臣妾死於
宮中天子諸侯雖不服而父母虞祔卒哭之祭亦不
行愚謂非也緦之不祭爲吉凶異道耳虞祔非全吉
也況臣妾至卑可以是廢而父母歷三月不虞祔乎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
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說音脫 相去聲
吳氏澄曰詳酌人情禮意緦功之喪除服後踰月可
與人祭齊斬之喪則須自己行吉祭畢乃可爲人執
事也 又曰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斬齊
服重必不可執事於人疑大功服稍輕或可與人殯
奠而孔子答之如此則知有服之人但可爲所服者

奠而不可爲他人奠矣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於
大功或可與人殯奠後之喪祭而孔子復答之如此
則知但可爲所服者奠而小功亦不可爲他人祭矣
乃曾子又疑緦麻更輕於小功或可與所識者之吉
祭故孔子以不可答之以上三問論喪服則先大功
次小功次緦麻由重而漸輕於爲人則先殯奠次喪
祭次吉祭由凶而漸吉也曾子旣知此遂疑新除喪
之後或可與人饋奠乎孔子亦以爲不可而但言其
可擯相略許而不深許之則不若并擯相亦不爲之
爲得也

姚氏際恆曰此篇大抵每章有數問者皆是一事而更端起義解者必須聯貫始得如此章曾子初問大功可以與他人之饋奠乎孔子不答問意但答以唯有服之人可爲所服者奠曾子又疑小功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之祭乎又答以唯有服之人可爲所服者奠曾子又疑緦輕於小功可以與他人之祭乎始直答以緦尙不得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曾子又疑緦服雖不可祭或脫緦服可以與他人之饋奠乎答以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凡曰饋奠曰祭皆指喪祭而言不必添出吉祭自方性夫於第三問曰此所謂祭蓋吉祭故雖緦麻之輕亦不與吳幼清郝仲輿皆仍之如是則另生枝節使前後之旨皆不聯貫矣故正之

姜氏兆錫曰除喪與奠謂爲人奠也承上答旣知爲所服者奠之可而爲人奠之非矣故轉以除喪與奠爲問夫子言方脫衰而卽與人之奠是忘衰太速爲非禮擯相事輕亦或可耳按舊註本章脈絡多未明唯上臨川吳氏說爲近之但孔子据所爲服者而言首節答辭已明而次節猶以輕喪重祭爲問何也蓋參也魯故其問不厭反覆詳盡如此與

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羅氏欽順曰壻弗取免喪之初不忍遽從吉也女氏再請壻曰有先人之好在又重之以嘉命敢不敬從而後嫁之所謂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也

鄧氏元錫曰初免喪何忍遽從吉女家終請而後取之禮也不曰取而曰嫁若壻終不忍取而女家以歸之可謂曲而至矣

陳氏澔曰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

徐氏師曾曰舊說以而後嫁爲別嫁他族愚謂有父母之喪而不嫁不取孝也除喪而嫁取禮也且自議昏至請期夫婦之義久定矣壻免喪而別娶非義也女別嫁非貞也若謂恐其失時則三年不巳失時乎

張氏鶴門曰昏姻最重父命以父命所聘之婦父死

遂背而弗取其謂之何

萬氏斯大曰先儒於此章不得其解謹爲辨之其葬而致命謂雖已葬而喪未除不可行昏禮需除喪卜吉之意原非使之別嫁他人也其弗敢嫁蓋曉致命之意弗敢從前吉遣嫁以俟其除喪原非欲嫁他人而不敢也今乃以致命爲恐失嘉禮之時使之他以弗敢嫁爲弗嫁他人固已謬甚至壻弗取而後嫁之謂壻守前說不取而后此女嫁他族噫此豈聖人之言乎夫既云納幣有吉日則六禮已行其五特未親迎耳免喪之後何不可娶而必令嫁他族耶考士昏

禮宗子父母沒則已命人迎而不親往故有不親迎之禮此云婚弗取者不親迎也而后嫁之即嫁此壻也內則篇云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所謂有故即有父母之喪也二十三而嫁即嫁此十五許嫁之夫也曲禮云女子許嫁笄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豈適他人乎要知免喪之後男必娶女必嫁舍已定之婚配而求他偶即六禮豈能遽歲月更須有待所謂嘉禮之時恐因之而更失矣且前此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其父主之媒氏通之告於禰廟而行之亦既愼重其事矣一旦無故而絕之此豈近於人情乎或疑魯文公娶在三年之外君子尙譏其喪取免喪而娶志不忘婚君子惡其忘親也指喪中夫春秋所以譏喪娶者以爲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之薨未二十五月而遽行納幣諸禮故雖娶在三年之外而圖婚則在三年之內是以譏之也此既納幣有吉日而後居喪喪畢而成禮豈有圖昏之志乎若因其終娶而遽誅其志聖人不若是之已甚也

毛氏奇齡曰此問是臨昏遭喪之變禮謂臨嫁娶而忽有父母之喪則或廢或舉皆當有禮以處之此章是告吉遭喪與下章親迎遭喪俱應先廢昏禮俟三

年喪畢而後再舉而成昏但親迎者祗服喪待時已耳唯有吉日者則既告吉日當必覆告其所以愆期之故故一問一答專爲有吉日三字商致辭之法且審度他日免喪不必再請期而即遲踐前言以完此吉日之訂因反覆有辭不意解者之誤乃爲此中當絕婚也夫遭變者謂昏禮有變不是嫁娶可改易也向使嫁娶無期而遭大故則在壻家不過喪畢而取而在女家則一如所云二十三年而嫁者彼此寂然何必瑣瑣而無如其有吉日也既有吉日則男請女期女請男期不知經幾許申告始定此日此即儀禮

所云請期穀梁所云告期者有請必有應有告必有答因婉轉主客求所以應答如何而乃以别娶别嫁一别字了之夫經文無别字鄭注不敢下别字而孔疏忽云别娶已怪極矣乃後儒無巨然且多引此謬文以議昏禮如歸甯覲則天理人心幾乎滅絕亦思經有本文有前後文本文瞭然固自明白而後文男女嫁取千變百動亦並無彼此改易之事即冠禮在前其遭喪廢冠與遭喪廢昏彼此相等然所廢者謂廢其儀文易其時日耳而乃謂竟改嫁娶將必換冠爲履奪張帽而使李戴非大亂之道乎　錢彥雋曰

昏禮有六然止作三節大抵納采問名爲一節納吉納徵爲一節請期親迎爲一節六禮至納徵而昏成矣徵者成也請期親迎則就已成者而行之已耳此云既納幣有吉日則納徵即納幣請期即吉日昏禮既行安得復有改革之事且禮貴比觀請期與親迎二節也下節親迎不改昏而謂請期獨改昏可乎

陳氏佑日有吉日而女遭大故則如何一問原有娶乎不取乎五字在内故夫子謂先行弔禮而後有喪之家辭之而不娶禮也及免喪可以取矣不必再請期矣然又必無喪之家仍理前說而彼有喪者反以餘哀之故固辭固辭而後向不敢嫁者今及嫁之又禮也此大略也邃宗曰此說明達了豈爲千古不易之辭　毛奇齡曰壻使人弔一節此言先行弔禮婿家使人往弔向使有吉日而婿之父母死則女家亦先遣人弔如婿家禮

李氏庚星曰先行弔禮則其不絕可知矣然註疏固不可解　毛氏奇齡又曰洋固周章疏更陋劣經言婿使人弔者謂婿家當使人往弔與女家同婿即婿家互詞也註不能解經而疑婿當自弔其所以不自弔而必使人往弔者以婿此時尚未成兄弟也此本誤註然其言兄弟者謂古以婚姻指兄弟如下文有

不得嗣爲兄弟句因以兄弟代婚姻二字而孔疏又茫然不解矣曰婿爲妻父母緦服故稱兄弟則大謬矣禮無以服制定稱名之事且士禮婦爲舅姑服期家語婦爲舅姑服三年同是兄弟而一緦一期一三年誰爲伯仲況此出何書也初不意孔氏疏意其陋劣如此　李氏庚星曰然則康成以兄弟爲婚姻有据乎　毛奇齡答曰此固有据但當註之不得嗣爲兄弟之下不當註此此經固無此義耳按春秋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公羊曰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何休注云宋魯之閒指結婚姻爲兄弟則兄

弟婚姻也疏不識也　奇齡又曰父喪稱父四句皆言弔辭之稱名也女父母死不知是父死母死唯死有分別故弔名亦殊如彼是父則此以父名遣弔彼是母則此以母名遣弔蓋婿不自爲主人必父主之父死母主之母死則伯叔父主之皆以主婚者出名據此則前文婿使人弔益信婿家之互文而註疏皆貿貿也　王氏錫曰如何不淑四字是弔辭襍記諸侯使人弔鄰國之喪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士喪禮君弔士喪亦云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　錢氏杲曰蕩伯姬無弔喪事即僖公

時亦不見有夫人姜氏薨之文見於春秋但僖夫人是聲姜則萬一來弔必稱姜氏耳　汪氏熷曰據經文父喪母喪則所云父母死者非父母併亡也或父或母所喪者止一親耳向使喪一親而即改嫁娶則此一人之身男親二改女親二改其爲四改可知矣脫不幸而刑嫁別取皆有父母則自茲以往將五改六改以至於七八未可知也悲哉男終身不得娶女終身不得嫁矣昔魏文靖講學蕭山有謂趙苞不孝以死守渤海而殺其母爲可憾者文靖曰若如所言則朝廷取人凡有父母者俱用不得矣蔡伯喈父云

難道是没親的孩兒方許求試至今相傳以爲佳話今婚姻又然則父母一倫儼與君臣夫婦屹然成不兩存之勢勢必父母罔極而後可以全大倫完大節欲求聖教之不亡得乎　李氏庚星曰北人稱没亡皆云不在此疏欲以没亡及以事去家者兼言不在亦非是世無毋氏得以事去家者且後文以不在之故使伯父致命此非偶然去家抑又可知而經遭不幸註者疏者皆瞶瞶若此眞不可解　柴氏世堂曰明言父母不在故伯父母致命則此必父母俱不在者俱不在有兩次此一不在則致命絕婚下文是也

然前此一不在何以不即致命而納幣吉日得佚之此一不在之後則所云父母死而即致命即絕昏經文原不然也解經須讀經且須讀經之閒隙處所謂經有本文有前後文眞窮經之法學者審之　凌氏紹頤曰伯父即世父世母即伯母見于夏喪服傳及爾雅　毛奇齡曰婿已葬一節此有喪之家覆止吉日之禮也既有吉日而忽遭大喪則男家待娶女家待嫁必當有以覆止之命覆止之辭也但据曾子原問女之父母死則當是女家致命而此云婿已葬者以男女一體此承如婿之父母死前文來也不得嗣

為兄弟者正止吉之文謂不得娶也嗣者繼也兄弟者婚姻也說見前言不得繼此吉日成婚姻也女氏許諾而不敢嫁聽止也不敢嫁不敢執吉日以來嫁也此止吉之禮故曰禮也但據上文父喪母喪則必有一存者當云父喪母致命母喪父致命而此直云伯氏致命者則又承父母不在前文來也蓋婚有兩家每家有兩喪必交互言之而其義始備古經省文如是耳若其必已葬而始致命者以初喪不宜議吉禮乃既葬而即致命者以吉日早定止之又不可大過期也註疏竟忘有吉日三字他皆不解而獨於已葬

致命謂婚不可曠不可失嘉會之時將毋此致命後女即可他婚乎故不曠乎抑尙俟之免喪之後乎如俟免喪之後則此雖致命仍廢婚嫁未可謂嘉會不失時也且不嫁者非不改嫁也古凡言嫁娶謂嫁此夫娶此婦也並無嫁取上可妄加一字者大學學養子而后嫁只嫁此夫易卦勿用取女亦只取此婦今經文於嫁娶上並無别字而無端添此此方急正之不暇乃先日坐客朱贊皇堅執别嫁之說謂非别嫁則何以云不敢嫁大意以為此夫此婦卽不應有不敢語也不知既欲講禮亦當略讀禮文士昏禮凡男

女致辭皆以行不行為敢不敢如納采曰敢納采納徵曰敢納徵請名曰敢請女為誰字其中敢辭不敢辭敢請不敢請敢從不敢從矢口有之禮文固如是也况敢者果也果敢聲轉而義通大凡有成議而不能決者皆謂之不果今此之不嫁正是嫁期不果耳此與檀弓弗果殺弗果用弗果班禮文又同本經亦不能理會其柰之何　不得嗣為兄弟春秋公羊傳以結婚姻為兄弟前證誌明乃客執别嫁之說次日又投札謂爾雅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則嗣為兄弟當婿之伯父

言以其為姻兄弟之黨且此時將致命也其致命女氏令女别嫁若云某之子有父母之喪某不得嗣為姻兄弟之黨矣使某致命于報云某有父母之喪而我不得嗣為兄弟於文𩔗通且此一詞非止伯父致命也父在父致命母在母致命皆此一詞若兄弟自稱則萬一母致命當與誰嗣為兄弟請思之　爾雅釋親並不及婿婦之伯叔父以原無秩稱也其云婚姻兄弟者如云父黨是宗族母黨與妻黨是兄弟謂其黨祇儕等親耳若此兄弟有實指則宗族指誰況妻黨以伯叔父為兄弟則母黨將必以舅父為中外

屬釋親亂矣　越數月客復貽札云公羊以結婚姻爲兄弟此卽爾雅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之說蓋婿之父與婦之父結爲婚姻非夫婦男女爲婚姻也子云婚姻兄弟自是男女之稱其以婿婦父爲婚姻者謂男女家耳向以兄弟指伯父今又堅指婿婦父蔓固樹生如舌弊何因註其札尾云詩云宴爾新婚如兄如弟卽夫婦也又云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卽男女也向使婚姻兄弟必婿父婦父則新昏何以得如兩父而展如之人懷婿父婦父何爲爾雅一書不必槩羣經兄弟二字又不必限父兄兄弟謂同父

之子及羣從也若如兄如弟則指夫婦矣宜兄宜弟則又指君臣矣乃單讀論語者必曰兄弟是晉衞其可通乎且子亦聞禮之男女夫婦爲婚姻者耶昏禮婿見時詞云某以得爲外婚姻鄭氏謂女氏稱姻男氏稱婚婚姻者男女之稱也故賈公彥云婚姻有二義男曰婚女曰姻謂男以昏時親迎而女因而歸之又女氏稱婚男氏稱姻謂女以昏時來歸而男因而配之則不特婚姻是男女卽壻家稱姻女家稱婚亦未嘗如爾雅有定稱矣若謂春秋婚姻亦當稱兩父如爾雅說則春秋所記杳蕩伯姬取婦文也蕩氏此

時無婿父矣有女婦而無婿父有婚而無姻恐公羊謬說亦不如是　羅氏肇楨曰士昏禮宗子無父則母命之親皆沒則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皆是無父母而他人命之者此云伯氏亦隅舉之詞　毛奇齡曰婿免喪一節此又無喪之家請尋吉日之禮也昏禮請期是男家事此時男家喪畢可卽吉矣然喪有餘哀不敢遽請而前有吉日則又無兩請之事至於女家不請期則禮文有之夫人而知之也向使未有吉則聽其自然照常行事何容擬議而無如先有吉日且先已止過則此時變禮反須女

家覆請重理前說而男家反故以餘哀未已弗敢卽娶然後女家徐嫁之此尋吉一禮直變禮之大費經營而將以定之爲恆禮者故又曰禮也請者請前期也猶春秋之尋盟也婿弗取弗卽取也猶昏禮醴賓之不從謂不卽從也而后嫁之嫁此所請之婿也猶論語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反此歌卽和此歌今請此婿則卽嫁此婿故曰而后和無兩歌則嫁無兩婿前后辭義如是也或曰請婿弗娶請婿二字連讀謂女家請婿勿急娶曲體其餘哀之情而然後行嫁於義亦通　女之父母死則正曾子原問詞但以男女一

體故祇作此覲語以明之鄭注疑是別嫁不敢措一字而孔疏則不疏正文祇從女之父母死節微逗別娶兩字以該全意此雖艮心發見陰挂其口然而經既不通禮又不識侮聖言壞禮教三綱五倫從此歊敗以致後儒無忌誣春秋非孔子之書斥國風爲漢儒所作攻尚書廢周禮誰爲作俑以致有此嘗恨公羊論氏族誤作王父之字爲氏一語致誣春秋仲嬰齊事謂嬰齊以兄子家爲父父仲遂爲祖至今吳中大家多有顛倒其倫類且行文立論援據謬說爲定禮者此解經大禍不可不察今是經繆解明季歸熙

甫曾引之以議婚禮而近代學者又復曉曉則亦吾黨說經一大關鍵豈細故與　姚氏炳曰曾子此問全在有吉日三字蓋爲已定婚姻之期而遭大變言之不得嗣爲兄弟者非謂終不得嗣謂不能如吉日之約也女氏許諾者許改吉日也不敢嫁者不敢以所約之吉日來嫁也既免喪而使人請者更請吉日也而后嫁之者仍擇吉日而來嫁也此言更請吉日與尋吉稍異然尋吉者謂女家無請期理耳若但請男家定期亦似無礙國風迨其謂之女家之言也　張氏于康曰禮者先王承天道以治人情必本於天殽於地別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一切以禮範

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豈有昏禮至納幣請期六禮備具但一遭父母之喪而頓至屏棄此是何說夫六經未亡百禮俱在必欲据孔疏一語而廢六經毀百禮無如之何然天道人情不可昧也議禮者盍慎諸　又曰論語云父沒觀其行況昏禮最重父命內則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何則重父命也乃以父母所聘之婦不止口命且擇有吉日又不止命之已也而父死而遂背之其謂之何　洪氏潮曰內則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連下兩嫁字即此一嫁未嘗云二十三年而改嫁也且儀

禮請期之詞原有唯是三族之不虞故使某請吉日則在請吉時亦預慮有遭喪停止之事豈有改革一大變而不早爲戒及祇以三族微風之則萬萬無此事而不必戒亦從可知也奈何有不顧本經且不顧他經如此疏者　毛氏遠宗曰下文廟見章謂舅姑借亡而新婦見之於廟名爲廟見据此則此廟見者當必是再娶之婦何則以父母死時應改嫁也乃以改娶之婦自稱來婦比之祖孫不相見而稱來孫一似以不見舅姑爲得罪者然且苟未及三月或不經

竆見而死卽不主不附不合墓兆則祇一女子而先聘不祥後娶又不利有父母之家慮其絕昏而舅姑偕亡者又復陰遭貶斥一如子夏所云嫁不及舅姑爲大不幸者是婚姻一道成陷穽矣吾謂聖賢論禮必不出此　毛奇齡曰天子諸侯多有先王先公死後娶婦之事若父死可改嫁則先王先公斷不當爲子聘婦而天子諸侯必當自聘而自娶何則以天子諸侯皆無父者也乃春秋於紀履繻來迎女則公羊謂紀父納幣而母娶之非君自取故不稱使與宋使公孫壽來納幣自行聘娶不同若魯宣於元年卽位

卽有公子遂如齊逆女之文則既不稱使而又以先公所聘不必納幣而遽爲喪取此正父死不敢娶之鑿鑿可證者也然猶曰此天子諸侯禮耳若鄭氏所云宋蕩伯姬事則以魯女曾許嫁蕩大夫之子及大夫死而其母蕩伯姬自來娶婦是大夫士禮亦未嘗謂父死可改娶也是以楚公子圍親迎於鄭有曰圍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夫莊者莊王圍之祖共者共王圍之父也父已廟中而依然告迎何曾敢娶此亦大夫士禮之可證者況周禮媒氏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前儒註本有云判妻謂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

也入子謂嫁而攜其子入丈夫之家者是古人再嫁唯出妻有之家語所云蒸梨不熟使之再嫁是也然猶必書之以其爲非常之事當記異也倘父母死而卽須改嫁則時時有之此常事不必書矣且未有此一大禮而周制媒氏不另列一條者也又況男女不使失時周制男女及期不嫁娶則奔者不禁今既及期而又以父母之喪延及三年則失時極矣此時夫不娶則又誰爲之娶者將聽其自婚也抑亦仍待他氏之六禮畢而后再請期再告娶也此不唯周制無此抑亦事理之大謬不然者也倪魯玉曰主邪說者必不能引一舊文援

一已事爲證則何必矣　又況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士昏禮有惠貺室某之詞又有女爲誰女之請則勢無此家知名彼家又知名之理況六禮問名卽三月命名之名也及其納徵則又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是女一許嫁而前既通名後又稱字何則以女子一身至此始有定也若又許嫁則將又通名乎又稱字乎又醴之乎大亂之道也　王氏錫曰昏禮有辭許二字謂一辭而卽許也此婿故爲弗取而旋卽取之亦辭許之義禮之尚文每如此　王氏洪曰而后嫁之之者此也卽婿也若別嫁則之指誰學而時

習之習此學也擇善而固執之執此善也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則來此遠人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郎相此桓公未有上文是婿弗娶而下文之字指他人者若然是別嫁他也　毛奇齡曰客札又云請婿弗娶請婿字連辭頗未順予註札尾云此說另一意說見前原不必執但辭則無不順者古昏禮詞多有之如使某請納采使某請吉日使某將請承命類大抵禮有請詞其所請之事多出在請字下若以請字絕句則必於請字上先出其事如昏禮詞先人之禮敢固以請類今女之父母使人請於請字上未有

出也所請何事故吾斷以為請尋吉日謂吉日在前請始有著必如注疏則於請字作句亦不通者若謂句讀須有一定則漢文使晁錯受尚書屬讀禮無有也正唯禮無屬讀而孔疏於曾子問首章誤屬襄衰以為句大需刊正豈可漫不攷文而臆斷如是

姚氏際恒曰此章之義人皆知其乖舛不復贅其曲解者皆非

姜氏兆錫曰吉日謂婚期也弔其父喪則亦稱父名弔之母喪則亦稱母名弔之或父母俱歿則稱伯父伯母名弔之者皆稱其宜也某之子之某伯父名姪

猶子故亦稱子也嗣繼也言繼此不得為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不稱夫婦者未成昏嫌也使某致命之某使者名也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而使之別嫁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及婿禫後女父母請婿成昏必俟婿然弗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也婿亦如之者謂女之伯父亦如前致命而諸禮皆同也按本條既葬之後各致命不得嗣為兄弟而終不敢嫁若取及既免喪而終請皆禮也其終不如請而別嫁別娶則何也世蓋親喪嫁娶而視亡親如草芥者茲乃有終喪別嫁別娶而同人道於

牛馬者豈禮也哉此宜非孔子之言也蓋此意當於周禮媒氏職得之也本條首稱納幣有吉日則固可謂昏姻以時矣其有故而失時則變也周禮媒氏仲春令會男女且察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此禮制也而其間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罪之所謂故謂喪荒之故也則有故而不用令者可原矣此亦禮意也故二者同謂之禮男喪女不敢嫁則女喪男亦不敢娶故曰婿亦如之女不敢嫁者婿自不他娶婿不敢娶者女亦自不他嫁則免喪後人使人請必無不如請者其言婿弗娶而后嫁之女弗嫁而后娶之者蓋言

非婿弗之取則必弗嫁而非女弗之嫁則亦必弗取耳味而後二字正明不敢嫁不敢娶之意也而以詞害意可乎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女不嫁以待婿婿免喪而別娶已非人情婿不娶以待女女免喪而別嫁尤害義傷教此註家之誤也其禮與辭乃爲有吉日而設不得嗣爲兄弟者謂不繼嗣前所擇日而成昏禮也

任氏啟運曰此但以使使致命與使人請對女氏許諾與婿弗娶對而弗敢嫁與而后嫁之對文法整耳並無別嫁字何得誣禮乎不言再請女恐事之違一

請即諾之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迎去聲後放此縞古老反

徐氏師曾曰婿父母死女改服以奔喪雖未成婦而婦之分已定也女父母死女改服而反不可奪喪而成昏也皆以教孝也女居婿家若今童婦皆除喪而後成昏

邱氏濬曰女已在塗聞喪尙反今乃有停喪嫁娶或因送葬舁歸者此何忍哉

朱氏軾曰深衣縞總始死服也親迎在塗雖未成婚已不爲女而爲婦矣故改服趨喪斬衰三年既除而後成昏若冢婦無姑則執奠拜賓行主婦禮女父母死亦服深衣縞總而奔喪齊衰不杖期除喪而歸婿俟於堂不復親迎

姜氏兆錫曰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更也布深衣白布爲深衣也縞總生素絹爲之而束髮也婦人未成服之服蓋如此女反不言改服者省文也舊註曰女子在室爲父三年父卒爲母亦如之已嫁則期今既在塗非在室矣蓋亦止用奔喪之禮而服期其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愚按舊注殆非

也下章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廟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女未廟見且未成婦況在塗乎婿於女不杖不菲不次則又不以婦服服之也夫嫁女之所以降其父母族屬之本服者以其受服於舅氏而義無兩重也其父母族屬亦各爲之降其所服者以有代而受之者也今以女死不遷祖不祔姑及婿未成服之義推之則在塗之女未受重於舅氏者不得降其本服而其在喪以致免喪則又必各以禮請而後可嗣爲兄弟也此關於名義者

至重以大而舊注殆失之汰矣故不敢以不辨
任氏啟運曰女子既嫁從夫爲父母期不二天也既嫁而出爲父母三年義絕於夫則復隆於親也在塗而反則爲父母期夫行女從義屬於夫則不得復隆於親也或女篤於親者既葬女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請終三年婿之父母許則三年可也不許則期而釋服越十有五月而歸

如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

禮也又何反於初

黃氏乾行曰親迎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與舅姑與廟孰重且除喪不復昏禮將苟合已乎終廢見舅姑與廟之禮乎
姚氏炳曰此將昏遭喪而不復昏者夫昏禮甚重親迎甫在塗則是舅姑尚未謁夫婦尚未成也乃以齊衰大功之喪而改服即位以哭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矣今既已除喪可反初矣而仍不反初是終不有舅姑也是究未成夫婦也物不可以苟合其必有說以處此　汪氏熷曰迎婦在塗而婿家忽有齊衰大功之喪則當時改服趨喪即位而哭其不及昏可知矣然不言終昏與否且不言何時可昏而乃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一似廢昏至除喪而猶不得遽復者然且曰何反於初是昏亦大禮將毋以輕喪而廢之可乎　毛氏奇齡答曰除喪不復昏禮豈有以期功小喪而婚姻大事從此絕者其所云不復謂不復昏禮非不復也昏禮者昏中之禮如所云同牢盥饋醴享諸節鄭氏以飲食之道目之一如冠禮之有冠醮無冠醴斯之謂禮故吾謂此必當昏且必已久昏決不待除喪之後始議昏事一則以昏禮知之昏禮

者昏之禮也一則以復昏禮知之復者再也復昏禮則必前此已行昏而今且再行其禮非初昏也特不知行昏在位哭後又幾時耳據前文將冠遭喪而廢冠有內喪外喪之別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今章冠禮之文而予闡明之若內喪則既葬而昏何也亦以是定其時此非予杜撰也熊氏原有昏禮約上內喪是門以內者門內有喪則復廟殯廟凶禮方行勢不能以親迎告至封羊朝廟諸吉禮溷亂其間則必待三月既葬然後成昏而不成禮故曰內喪則廢謂不即昏雖昏亦不成禮是廢也若外喪則位哭之

後竟改服成昏特不成禮耳故曰外喪則竟行不顧謂祗爲位哭更不至喪家至成服而始服喪是不顧也此則說禮之不悖經傳者也　胡氏紹勳曰昏禮大節槩不可減今欲成從殺禮則不知於告至謁廟諸節何去何取可明指否　毛奇齡答曰諸節亦何可去取祗從鄭氏飲食之道推之則省諸儀物如謁廟則第承筐而不封羊合巹則第同席而不同牢婦見盥饋則第醴婦而不享婦但以冠之醮而不醴彼此比觀卽得之然此亦經文非杜撰也　陸氏邦烈曰婦初嫁服是褖衣展衣等既而改之服深衣矣及

成服後則又有本等喪服若約冠禮而比類之則冠時遭喪雖不廢冠然必以喪冠作三加之物此雖行昏勢難復以展褖諸衣仍改喪服或者卽以喪衣行昏一如冠之不成禮者此與除喪不改冠一問正相對見得毋所云不反初者此其初耶　毛奇齡答曰是又不然冠禮非昏禮所埒其所云比觀者以廢不廢耳若以禮核之冠輕於喪而期功之喪則又輕於昏故疏引禮運謂三年之喪與初有昏者期年不使而王制於齊衰大功則祗三月不從政夫使與從政而謂改服而入官也昏禮期年始入官而齊衰大功

則甫至三月卽脫服而從政所謂昏禮又重於齊衰以下是也夫昏禮衣冠必是盛服庶人而昏可服士衣士而昏可服大夫衣名爲下達又名爲攝盛謂可以加等之衣攝盛事也乃以三月從政不終喪而卽脫之衰而欲改此下達攝盛未服官而尊於服官之服不亦悖乎　邵氏國麟曰吉凶禮不並行然變凶卽吉亦各有節如此內喪廢昏必三月既葬然後成配此與喪大記齊衰不杖期及大功布衰九月皆三月可御於內亦正相合第曾子此問必以除喪爲斷者按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娶妻小功之末可以

嫁子娶婦唯已服小功則卒哭娶婦不過三月餘皆與除喪相去不遠得毋曾子此問或於此時方議配耶　毛奇齡答曰不然除喪方議配則不得云復昏且不得云復之禮何則以未配不暇議禮也且夫子亦不得云不反於初但議配而猶不許豈眞絕昏乎又且與冠禮改冠不合冠禮是已冠而改爲之非初冠也若云功末之期與除喪不遠然究未除喪也乎時行禮猶得於喪中冠娶而以既娶入門者反俟除喪而議配不無太過況娶婦入門雖久異處其得以三月既葬爲昏限者据鄭氏說禮娶夕卽配若買復

異義則必三月後始行配禮是古原有娶婦入門三月異處之說因得以彷彿行事若過此不及太曠乎

姚氏際恆曰以齊衰大功之喪而廢昏禮見舅姑宗廟之禮亦乖舛諸儒多駮不復贅

朱氏軾曰合巹衰麻哭踊而婿與婦盛服成昏苟有人心奚忍出改服即位天理人情之正也至除喪不復昏禮所謂禮者注云同牢饋享相飲食之道非廟見及見舅姑之禮也古者廟見於三月之後若除喪而昏昏之日即廟見無待三月況婦入門雖未成昏無不見舅姑之禮即舅可不見奩有期年三月之久

婦姑隔絕不相見者乎既相見矣能不一拜再拜乎意既殯喪事稍暇以深衣見舅姑除喪合巹不事陳設贄拜注言飲食之道正謂陳設贄拜之儀非謂同牢之禮盡可廢也

姜氏兆錫曰喪謂婿家之喪也男改親迎之服而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改嫁服而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然後各即位而哭不言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者齊功服輕女不反歸也除喪通謂婿之父母喪及其齊功之喪也反猶覆也謂復為昏禮如初也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況輕者豈可反於初乎蓋除喪但如凡人從御復寢而已亦不復行昏禮也然不祭亦止謂四時之常祭耳若禘祫大祭則過時猶追矣

方氏苞曰熊氏謂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非也齊衰之輕者亦伯叔父兄弟姑姊妹也大功九月不御內之期同於齊衰而忍以初喪成昏禮乎女宜入居內次男則赴喪家三月後成婚一同於舊爲夫婦者若女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在途可不反禮與婿有喪同

任氏啟運曰黃叔暘云親迎未至猶未成婚也舅姑

與廟猶未見也齊功之喪親廟與舅姑輕重除喪不復昏禮將苟合乎終廢舅姑與廟之見乎愚謂黃說非也禮正齊衰祖父母也父所服三年者也旁齊衰世父母也大功從父昆弟也皆父所服齊衰期者也爲有父方笄纚哭踊而子可以嘉禮見者乎向宮臣妾之喪葬而后祭祭且不行尚何廟見之有乎且所謂不復者入室不復行同牢禮見舅姑不行饋食禮舅姑亦不行享婦禮也非苟合終不見舅姑也先子云親迎未至父在而母死則廢昏禮哭月帷堂坐不俠牀除服三年心喪坐父命之婿執幣見明日夙興

見於舅遂奠菜於姑見諸尊長廟見如常禮母在而父死則廢三年喪畢既時祭卜吉告於禰廟入告於母母諸之婿執幣見媵御衽席如昏禮夙興見於姑從廟祭如常禮齊衰祖父母以上父喪畢父命禮亦如之同居諸父以下喪畢父命禮亦如之不同居父未變服昏禮畢乃哭可也小功以下昏禮畢乃哭可也改服深衣見舅姑拜相弔哭改服成踊如喪禮不同宫昏畢往如奔喪禮皆俟喪畢從於廟祭於禮其庶乎朱子曰趨喪之後男居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開元禮婿除喪服束帶相見不復行初昏禮大功之喪既殯卒哭婿入東帶相見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三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問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女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萬氏斯大曰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行祭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而言擇日而祭於禰即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鄭氏注昏禮三月祭行爲助祭而不指爲廟見孔氏又因昏禮無見祖廟正文遂於此條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可以不見乎按下文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可見廟見非指祭禰何則祔必以昭穆孫婦則必祔祖姑皇姑也生時未廟見故死不遷不祔昏禮記三月然後祭行者乃行祭於高祖諸廟而以婦見與此記三月廟見之文相發此謂士也若夫大夫有始祖廟者則并見始祖廟也其或支子之小宗止有禰廟若祖廟或未有廟者則已見於已所得祭之廟而餘廟則統於宗子以見之也三月而見者歲

有四時之祭率三月一舉婦之廟見必依於時祭然婦入而遇時祭或一月而遇或二月三月而遇遠不過三月舉遠以包近故曰三月非必定於三月也廟見必依於時祭者時祭必有主婦薦豆且亞獻有諸婦助所娶而爲冢婦也舅存則從姑舅沒則姑老而婦卽爲主婦所娶而爲衆婦也亦必從姑若宗婦故必於時祭之先擇日行之而後可以與於祭其不卽於時祭見者祭禮煩廟見禮簡且祝辭難兼故於祭禰言擇日明不與時祭同日也廟見之禮若何卽儀禮三月奠菜之禮通之可也廟見亦擇日祭禰亦於

三月互見也廟見亦成婦義祭禰亦稱來婦亦互見也

胡氏紹安曰鄭注謂三月廟見是舅姑沒者以舅姑在廟故也然何以知非見禰廟耶　毛氏奇齡答曰廟見是死舅姑之禮名婦至之日舅姑爲主人以賓主禮見不以舅姑禮見也至質明而後脩進見之禮以成婦義名曰婦見若舅姑偕沒則伯叔氏爲主人已成昏矣至三月而可行祭然後脩進見之禮而見死舅姑於廟名曰廟見是婦見廟見兩名相通以爲昏禮之大節是以婿不親迎至昏後而見外舅外姑亦倣此見以爲名謂之婿見是昏禮有三見名他無有也若是祖廟則婦至告廟婦入謁廟倘三月而舅姑沒者則隨夫祭廟何見之有　紹安又曰然則擇日而祭於禰是另行祭禮抑卽此見禮　毛氏奇齡答曰是另行祭禮然亦見卽是此見禮而孔氏誤疏合兩爲一遂致難解按婦見禮獻舅以棗栗獻姑以腶脩而舅姑答婦而醴之此一事也旣而歸行盥饋禮或是當日或是明日婦以特豚合獻舅姑而舅姑又答婦而饗之此又一事也然總之成婦見禮也今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奠菜者謂以笄菜卽

一筐菜也先獻舅後獻姑倣初喪稽顙之拜扱地奠菜考周制婦人肅拜但膝地而身不少詘以手肅之而此則孤地而置顙其閒此猶之婦見之行笄獻禮而情極慘者然固是廟見初事也乃擇日而祭於禰夫然後行盥饋之禮作廟見終事而婦義於以成焉故曰成婦義也今儀禮本不備之書闕此一事而鄭注不錯謂必祭成婦義也者猶之舅姑在時行盥饋特豚於室此明作分解而孔疏謂祭於禰者卽指奠菜爲言只此一事而禮文昧矣殊不知此加祭字與奠菜奠字正奠祭之別雖此非大祭不過特豚魚腊

諸物與盥饋等然明有祭字而以一奠菜涵之可乎
紹安又曰廟見一大禮如此嚴毅宋儒不知何故改
作三月廟見致時俗不學公然以新婦廟見書之儀
帖不祥孰甚予鄉學者或偶一戒之而人終不信唯
毛尚書家以阻興獻太后廟見世宗惡之不許其家
行謁廟禮然今亦仍行如故夫欲改此禮則竟行杜
撰可見矣乃又襲見此字而以月作日似改似訛果
何意與　毛氏奇齡答曰此予所以有昏禮辨正之
作也然此禮行之頗久自宋司馬光好言禮而程氏
以杜撰出之至徽宗作政和禮堂堂以廟見一禮襍

入其中而元明至今遂不能正相傳嘉靖朝興獻太
后入宮璁萼以爲宜行廟見而尚書毛澄力爭不得
有太常丞葉淸者取儀禮密奏以爲壽安邵太后在
宮豈可以行亡姑之禮以取不瑞世宗驚悔乃止是
苟明其說人未有不廢然者惜俗學之不諒也　姚
氏之駰曰徐伯魯云三月廟見爲有舅姑者言古人
娶婦次日見舅姑三月見祖廟祝辭稱某氏來婦是
也擇日而祭於禰以舅没主入禰廟則於三月擇日
祭見以成婦供養盥饋之義此則何如　毛氏奇齡
答曰此皆無學之人附會庸俗以爲說者據云古人

娶婦次日見舅姑是已乃曰三月見祖廟則出自何
書春秋哀姜以次日朝廟魯史譏之謂非本日也豈
有三月始謁廟者宋儒禮極杜撰猶不敢遲至三月
必改三月爲三日而徐君敢昌言三月已怪極矣乃
問其三月所出則又以祝辭稱某氏來婦爲證夫某
氏來婦本儀禮士昏禮文明云舅姑既没則婦入三
月乃奠菜而祝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
皇姑某氏今乃曰見祖廟詞曰有舅姑是本文倘未
見而欲反舊義何不知量也魯思眞學人若此者吾
願魯思勿觀也　姚氏之駰曰廟見奠菜與擇日祭

禰原是兩節孔疏强合作一節而勢又難合於是祖
宋說者仍以見祖禰祭分作兩事而紛紛起矣今有
襲徐說而又小變者謂昏禮雖云舅姑既没婦入三
月乃奠菜然言奠菜不明言廟見則奠菜或是代獻
笄饋豚之事故明著舅姑既没四字非廟見也若廟
見則婦初入門既見舅姑斷無不見祖廟者鄭公子
先配後祖鍼子譏之豈見祖可忽乎若此者何以正
之（廟見作見祖前答胡問極明魯思不見前答故又及也）　毛氏奇齡答曰昏
禮奠菜不明言廟見然不明稱來婦乎來婦者言來
爲子婦列祖不得而當之且廟見文曰稱來婦也奠

桒文曰三月奠菜祝稱來婦則奠菜即廟見也來婦可據也然且廟見曰三月奠菜亦曰三月雖甚魯鈍亦必於此通一隙矣若曰新婦必見祖則誰云不見祖者特非三月耳據引鄭公子先配後祖而鍼子譏之則鄭忽迎婦於陳而陳使鍼子來送此當日事也乃引之以證三月試問此先配後祖是三月後乎抑非乎

姚氏際恒曰三月而廟見四句孔氏曰舅姑既没昏夕同牢禮畢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故昏禮云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昏禮奠菜之後更

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蓋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按孔此說本是但本文四句似乎重複尚有所未詳故後儒多疑為兩事不知士昏禮舅姑没則三月廟見是廟見祭禰下云女未廟見亦同其必云擇日而祭禰者蓋謂時至三月又須卜日也如此則本文不為之重複可免紛紛之有疑議矣

朱氏軾曰三月廟見則祖禰俱見矣又擇日奠菜於禰舅姑云存者見訖以特豚盥饋婦主養故曰成婦謂如是而後婦之道完備也士昏禮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即廟見也朱子經傳通解敘此記於舅姑既没之前以三月廟見後若舅姑没者則又奠菜於禰文義最明鄭孔以祭行為吉祭以廟見奠菜為一事則是舅姑存者竟無廟見之禮矣何其謬也在左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先配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夫曰後祖則是廟見非徒見禰矣且必先祖而後配則是婦至未同牢而先廟見矣或云祖謂告而後親迎非廟見也

陸氏奎勳曰孔子謂孤子當室者其禮宜然故下文

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若舅姑存者則明日婦執棗栗服脩見於舅姑矣郊特牲乃云昏禮不用樂是以變禮為常禮也而後世皆沿其訛余於詩學及春秋義存錄皆詳辨之

姜氏兆錫曰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傷感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婦人謂嫁曰歸故稱來婦舅姑存厥明婦見舅姑没則三月見於廟而祝詞告曰某氏來為婦也擇日而祭謂三月之內擇吉廟見以祭非廟見後更擇祭也成婦義者成婦禮盥饋之義

方氏苞曰舅姑以婦見於祖廟則祝辭稱來婦蓋舅姑稱之無舅姑則三月後夫婦擇日而祭於禰然後徧見於祖廟庾氏云若舅姑偏存則厥明盥饋如常不復廟見非也存者致養而不禮於亡者可乎若舅没姑存則春秋時享子婦宜存之即姑没舅存鉶籩豆籩亦舍婦無供也如時祭當廟見之期則先擇日廟見而後共祀事如廟見期遠則宜供具而使室老或佐食攝薦焉以俟廟見蓋未有不廟見而遂承祀焉者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

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見賢遍切菲扶味切

姚氏際恒曰此釋上義然亦疑其過歸葬女氏之黨尤過雖曰成婦爲大此未成婦但共牢合卺妻道已成生而迎之死而歸之可乎

朱氏軾曰不遷於祖不祔於姑是也夫旣爲服期矣猶以未爲婦而歸葬何也古人族葬以昭穆合葬則未爲婦以中殤之位葬之則又不可故歸葬焉然與其歸也毋寧以中殤之位葬必曰未成婦而出其尸忍矣且何以處婦之無所歸者

姜氏兆錫曰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不祔主而列於姑次也壻服齊衰期而不杖且不著草屨不居喪次而女則歸葬於女氏之黨凡以未廟見則未成婦故也

李氏光坡曰歸葬於女氏之黨仍其女家之王母夫家不祀之也詳見襍記上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注中甚矣鄭子之密也

方氏苞曰未婚而女死尙爲之齊衰旣葬而後除則未廟見齊衰以終喪可知也

任氏啓運曰古者族葬之法以左右爲昭穆葬必以

昭穆與祔廟之法同生未廟見則死不得祔廟故亦不得祔葬而歸葬於女氏之黨也今族葬之法不行則夫卜地葬之其可孔氏曰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以非在家且壻服齊衰非無主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徐氏師曾曰齊衰而弔義之重也旣葬而除情之輕也

姚氏際恒曰夫死亦如之鄭氏補斬衰亦是但本文與注皆不言除服後若何夫男除服後自應再取矣

女既斬衰而弔於夫家可歸而再適乎後世雖有未嫁夫死終身不適人者甚至有往殉於夫家者然此等節烈至行人所難爲之事聖人亦祇任人自爲初不以是立教也今記文必云夫死亦如之鄭又爲之實其事曰女服斬衰則其從若何此處當酌

朱氏軾曰婦人不出疆而弔人今婿死而弔也與哉婦哭其夫也既服其服而哭之矣是未亡人也既葬可輒除乎除而嫁可謂貞乎在塗爲婦在室爲女雖有吉日尚未爲婚姻也女死壻弔不失爲厚夫死女弔則古禮之迂而無當者矣

姜氏兆錫曰亦如之者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其服不同而節同也注曰既葬而除未有期與三年之恩故也

李氏光坡曰此禮可謂仁至雖有義夫貞女有本服以寄其哀有數月以盡其禮則知循禮之爲是且曰既葬除之蓋未恩深而禮有終則自知輕死之爲過情矣

方氏苞曰女宜斬衰而不弔期而後除泣而無聲

任氏啟運曰昏禮納徵始定夫婦之約則未納徵不弔無服可也既納徵則婿齊衰而弔反而除之可也既請期則彌親矣故既葬而除然其弔也亦必父命之乃親往其服也亦必於女家之外次若在女家則一聽於父可耳朱氏軾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況於女子斬衰親弔此古禮之迂而無當者按此鄭氏互推之而知其然本文不言斬不言親也坊記言親迎女之父母承子以授婿儀禮言親迎父親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嗣則未親迎不特未親受之女之父母并未受父親迎之命也且女三月未廟見猶曰未成婦烏有甫請期而男親哭女女親哭男若成婦者乎則必使人弔而稱父也然明備於女未嫁

而守節者斥爲專以身許人則不然男未取女女未嫁總聽命於父耳前之納徵而受請期而諾非父命乎則改許他族亦父有二命女固守初命不從後命耳不得目之爲專也大約聖人制禮爲可通也爲可久也男可再取女無再嫁非寬於男刻於女男取以奉父母承宗嗣必不可缺女則從一而終耳故唯父所命者禮之通固守初命者女之貞微箕侯於周服夷齊抗節西山亦各行其志也故論理當放乎考禮須參互觀男女有吉日而死尚相爲齊則知無使人請而男別取女別嫁之理既嫁未廟見猶曰未成婦則

知無死父命而親相弔哭成服之理亦無昏禮不復
初爲不見舅姑不廟見終身不成婦之禮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
姜氏兆錫曰上猶尊也嘗禘郊社其尊之無二上猶
天之日土之王也此以明廟無二主之意而喪之無
二孤不待言矣
任氏啟運曰禮唯適長主喪諸子不拜賓不送賓今
世衆子皆拜非禮也且四三孤也唯天子諸侯繼世
稱孤春秋大夫繼世稱孤僭也非禮也今世非繼世

而稱孤尤非禮也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
二主自桓公始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明二主二孤之由也亟數也禮
師行載遷主以示尊奉今不用遷主而作僞主又藏
於廟是二主也
方氏苞曰木主而曰僞何也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作
虞主以疏几筵及練易栗主以依先祖孝子之精誠
結聚於是則亡者之靈爽亦憑焉祀於廟而藏於祏
多歷年所而更作一主非僞而何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
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
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
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毛氏奇齡曰春秋靈公無適魯之事且哀二年經書
衛侯元卒即靈公也至三年而後書季孫斯卒即季
桓子也然則靈公之死在季桓子前矣或曰季桓子
之喪不必桓喪或是桓子爲喪主耳若然則是時死
者當是季平子考季平之死在定公年此時哀公未
立也且桓子既主喪安得康子復爲主稽顙就位據

云二孤謂哀公與康子也若桓子爲主不三孤乎
姚氏際恒曰鄭氏以康子拜稽顙爲非當哭踊其說
未然豈有客弔而主人不拜稽顙者況鄰國之君乎
當云哀公不當哭康子當哭踊庶可　按衛靈公以
魯哀公二年先季桓子卒不應有此事鄭氏改爲衛
出公並無稽
陸氏奎勳曰哀公與康子後孔子而卒此條皆稱其
謚當屬門人記錄之書
姜氏兆錫曰公爲主者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
故哀公主之也禮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

面哭拜稽顙令哀公既爲主拜賓康子但哭踊而已乃拜稽顙於位而有司不能辨正是二孤矣豈非過乎言過而不言始者康子爲孔子同時故也蠡公先桓子卒注謂當爲出公葢誤矣

方氏苞曰注未明有司宜辨者何事唐宋諸儒皆謂哀公爲主禮也且既拜賓季孫不宜更拜誤矣古者國君雖有親弔士大夫之禮然不過始至升階而哭既斂當心而馮奠設要節而踊未聞有拜禮也弔與燕饗義異燕拜禮臣拜稽首而君答焉可也弔則戶柩偃然於堂而受君之拜死者之心安乎衛侯之弔

即固辭不獲命有司宜陳君臨臣喪之禮有哭踊而無拜俾公與衛侯立於室上而季孫拜於階下季孫雖橫亦無以奪之也衛侯屈體於鄰國之權臣哀公不能自强而下同於季氏之孤天澤易位乃人紀莫大之變當時有司畏季氏而不敢正後儒轉以公之答拜爲禮眞不可解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姜氏兆錫曰遷廟主謂毀廟之主也君行則師從言巡守而師征且其中矣金路謂之齊車上章言軍立爲主之非此又言軍用七廟主之非也

方氏苞曰遷廟之主無時祭故可載以行巡守而載主於齊車舍於諸侯之祖廟皆所以止邪於未形起敎於微渺也

齊氏召南曰按小宗伯職若大師則率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引此經主車即遷主齊車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王拱辰校
鄒寶德校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問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萬氏斯大曰祫祭卽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之祫也合祭于大祖之廟故曰祫祭于祖廟謂別有祫祭

者非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按莊子載孔子與老聃問對之語史老莊傳云姓李名耳謚聃然則皆非與此皆欲爲記文蓋護而爲此語耳並可恨

姜氏兆錫曰此申上文之意也羣廟之主通謂天子七廟之三昭三穆諸侯五廟之二昭二穆也上文取主止言天子之七廟此迎主止言諸侯之四廟互文耳主皆藏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爲凶事而集也此無主一也主皆從其君者不敢棄先祖以去也此無主二也迎主以入廟且出入必蹕者以合食爲大禮也此無主三也無主唯三者爲然則師行不得以未遷之主明矣老聃孔子問禮者故引其言而申結之

方氏苞曰此非周公典禮蓋周衰國滅而君奔者有此記者因及之若爲天子所放流則宗祊不患無主卽以丙難出奔國中亦當改立君不應取主以行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以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

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朱氏申曰貴命以祖禰之命爲貴也奉祖禰之命爲主見齊桓之作僞主非也天子出謂巡守諸侯出則見天子與諸侯相見也載幣帛所以代遷主

黃氏震曰主命者主在廟而受其命以行不以主行也

姜氏兆錫曰旣以幣玉告于在廟之主則奉此幣玉猶奉主之命也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告廟埋藏而乃出于廟亦不敢褻之意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

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敎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將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吳氏澄曰慈母有二其一有服者大夫士之子無母父使庶母之無子者以爲子儀禮喪服傳齊衰三年章所稱慈母如母亦齊衰三年也若小功章云爲庶母慈己者但名爲庶母慈己不名慈母者矣其一無

服者國君子生擇諸母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內則及此條孔子所稱者是也後世不審或執喪慈母如母之文而施于君命所使敎子之慈母則失矣故子游疑其禮而孔子特明君所使敎子者而告之也

顧氏炎武曰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于父妾父卒爲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慈母後則未可信也

毛氏奇齡曰春秋襄三十一年魯襄卒立齊媯之子稠爲君是爲昭公時昭公十九歲左傳稱一十九年而有童心者即史記世家亦然及立十一年而其母齊歸之薨始見于經所云夫人歸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齊歸皆是也是昭公喪母時已三十歲而謂少喪其母可乎

姚氏際恆曰按儀禮喪服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又小功章云君之子爲庶慈己者鄭氏引此二條以爲彼皆言大夫以下此子游與夫子問答皆言國君故無服不知天子諸侯絕期于庶母緦庶母慈己者

小功固無服矣若慈母既謂如母則父在期父卒三年國君亦絕乎則如父之義云何也即曰不必如是之重服而昭公之欲喪亦非全不合禮者有司何至謂之逆禮亂法也可見此章之義與儀禮原自不同鄭氏爲之牽引證合反使兩處之義皆不能明亦何必然也郝仲輿以其難通解慈母爲外人婦則又武斷矣鄭氏曰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又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于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按鄭謂非昭公亦是又不强實以何公尤是而孔氏据僞撰家語以爲孝公殊無謂此篇所言春秋之事

類多無稽如上章衞靈公弔季康子既非靈公亦非孝公此章既非昭公亦非孝公何必自爲紛擾乎大抵此章之説因昭公娶同姓爲不知禮故附會其不知禮之事如此耳

陸氏奎勳曰按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記言乃漢儒之誤家語改孝公亦未有徵

姜氏兆錫曰如上臨川吳氏説又山陰陸氏曰男子外有保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如此愚按慈母所以差爲二等者以其分而言一則國君之子一則大夫之子崇與卑異也以其

恩而言一則使教其子一則命撫爲子淺與深又異也故其服制不同良善也禮慈母無服而昭公託練冠燕居之説以服之其違禮明矣况復喪慈母如母乎此又引以申上文之意也　鄭註曰天子練冠以燕居蓋爲謂庶子王爲其生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其母齊歸是不少且母喪無戚容又安能不忍于慈母乎其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疏曰天子爲其母練冠經無明文鄭云蓋者疑辭乃異代之制也考家語孝公有慈母良是孝誤爲昭耳愚按父母之喪自天子下達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此所謂諸侯絶旁

期也况于君使教子之慈母乎若庶子生母之服則有不可一例言者禮子爲母齊衰三年父在則期此母爲父降無貴賤一也妾之子士以下其子爲其母如母大夫則父在爲其母服大功父卒亦三年諸侯以上則父在爲其母無服父卒爲之大功此庶爲嫡降貴與賤異也今本章所稱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初不言其生母鄭注疑其如此疏以其無明文而指爲異代之制似得矣然考儀禮喪服記文云公子爲其父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註曰諸侯之

妾子厭于父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則此練冠之制蓋公子于生母爲國君所厭之權服非言國君自爲其生母更非言天子爲其生母也又攷儀禮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私其服親也有死于宫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然則諸侯之妾子父卒爲其母大功而其或爲父後則唯服緦也以此推之則庶子王乃天子之庶子爲父後者而其于禮亦當用緦之思正服衰絰以服

之又豈有用五服以外父在厭抑而練冠縓緣之權制者哉夫親喪下達庶子之生母君在既厭于君比君卒又以餘尊厭而僅爲之大功其或爲君之後者又以喪者不祭而不敢服僅得緦死于宮中三月不舉祭者之例以伸其緦則其情之爲禮抑者固已多矣而謂庶子王反逆禮而斬爲之緦乎傳言母以子貴以父妾而尊爲夫人此公羊氏之說亂嫡妾之分禮之所不與也若注疏之臆詞而不爲之考辨是又滋禮之惑也然則公羊之所引者果何指也考記中凡引家語入記者多截去首尾如此條家語所載本

云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則公固不免託于古以文其過矣疏既知以家語孝公辨注昭公之疑而獨不以家語喪慈母辨爲其生母之惑何哉

李氏光坡曰此慈母乃內則擇于諸母使爲子師爲慈母爲保母之慈母上注所云三年之慈母則是父特命使爲母子者與此異也喪服傳自明

方氏苞曰左傳載魯昭公失禮事多季氏誣辭公于慈母尚不忍而齊歸之喪三易衰如故衰時公又非甚少誣可知矣蓋緣民不知君而唯季氏是德故信其誣辭久而不能辨也

任氏啟運曰鄭注練冠以居庶子王爲其母孔疏母當以子貴以適小君在故壓屈此大繆也禮子爲齊衰三年父在爲母期此母爲父厭貴賤一也士以下妾子爲其母如母大夫父在爲其母大功父卒三年諸侯以上父在無服卒乃大功此妾爲嫡厭加以尊降貴賤異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乃諸侯妾子爲君所厭之降服鄭所謂無服非國君立而爲生母之服也非庶子王而爲其生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曰

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庶子王亦當用緦之正服而不得以君在尊厭之服服之明矣公羊傳母以子貴若成風敬嬴皆禮所不與也而鄭孔以意附會爲一禮外禮何居唐武氏始請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不命大功明洪武怒懿文不爲庶母服詔生母慈母皆斬衰三年適子爲庶母期以一時之溺愛亂千古之大經講禮者所當亟正也

齊氏召南曰南史儒林傳梁武敕旨禮議皇子慈母之服司馬筠引此經及注云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可知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小功不可云

行按梁武謂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使妾養之慈母撫隆至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于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母也故

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不辨三年心慈混爲釋解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見賢遍切幾居豈切大音泰

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大夫擊門士擊柝

范氏甯曰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諸侯伐鼓于朝自責也

朱氏軾曰火日食喪廢禮宜也雨何以廢當羣侯肆覲五瑞畢集衮衣繡裳之章垂紳搢笏之度雨霑服而失容烏乎成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服飾儀容之所關鉅矣與其失也何如廢霑服失容釋所以雨而廢禮之故也各以其方色與其兵色謂衣色諸侯各以其所居之方別其衣與兵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兵未聞也隱義之說甚繫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差爲近理

姜氏兆錫曰旅衆也方色注謂旗服之屬東方青南

方赤之類兵謂兵器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日食陰陽爭故正五行方色以厭勝之火則救之而已

方氏苞曰如非朝覲之期諸侯不皆在則方色不備雖從救止常服不以方色與兵也

齊氏召南曰日食預先可推而知古人得于其日行朝會者以占術或未審故不爲預廢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徐氏師曾曰五事之廢無可疑矣獨日食之變可以預推何不更日而至中廢乎是可疑也

陳氏澔曰夫人兩君之小君案諸侯以朝會來此國則彼國夫人卒誰主訃者以本國小君爲是

何氏瑾栗曰六字是五字之誤此與上章四廢祗增天子崩一事何爲六也注疏釋文俱闕

姚氏際恆曰此等問禮之事有之未嘗用無之未嘗闕

姜氏兆錫曰前太廟王朝之太廟此太廟本國之太廟也后夫人王后及諸侯夫人也此上二節言王侯

朝聘遭變之禮也

任氏啟運曰古歷法疏故有遇日食者今則可早推而豫避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氏康成曰接祭而已不迎尸也孔疏迎尸有二祭初迎尸于奧行灌禮灌畢迎牲戶外行朝踐禮及合亨迎尸入奧行饋熟禮此指陳饋熟也若郊社五祀無朝踐則納亨亦祭初也

馬氏晞孟曰大廟神之位也神有不安于道虧矣故旅見與當祭皆廢而帥諸侯以救火古者宗廟火三日哭所以謝神也日者陽之位陽有不明君道虧矣古者日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也祭吉事也朝盛事也天子廢朝亦廢祭然以旅見較祭則祭重故雨霑服失容可以不旅見而不可以不祭旅見可以易日而祭不可以易日也

黃氏震曰接祭接續行事遇變而遽不暇舒徐也

張氏曰接祭使人接之以終事

萬氏斯大曰當祭而日食可承上章謂是嘗禘郊社

五祀之祭至大廟火止宜言是郊社五祀之祭不可及嘗禘蓋嘗禘行于太廟如當嘗禘而大廟火則救火不暇安能接祭乎

姚氏炳曰孔疏謂接捷也速也謂速而祭之按接捷古字通春秋左穀鄭伯捷公羊作接漢書西域傳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註捷接同魏武記註集鈔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卽捷要皆可證者鄭注解接祭爲不迎尸此似贅語祭以牲爲主觀郊特牲有迎牲用牲升首毛血祭肺肝心取膟膋諸文又必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此非倉猝可辦者故謂牲已殺則速

祭未殺則廢祭尸之迎否勿論也今欲以迎尸之説解殺牲文則在前在後兩無可定豈其然乎

毛氏奇齡曰接捷引據最確但不迎尸正是解捷祭之法未嘗與殺牲有礙義也亦唯此時已殺牲一如所云升首瘞血祭肺肝取膋等煩重難速故以不迎尸速之若牲猶未殺則此祭遂廢何言不迎尸乎蓋不迎尸則方能捷祭一切出入登降酌獻醻饗諸節概可減省斟酌故殺牲前後謂郊社五祀迎尸在殺牲後者則竟止不迎即禘嘗宗廟迎尸在殺牲前者亦迎不再迎如薦熟不出堂饋食不入室等此正説

禮之極細者何云贅乎

姚氏際恒曰此與曲禮皆云天子五祀鄭氏必主祭法七祀而云爾中言之執禮解禮之謬也　又曰鄭氏曰接祭而已疏曰接捷也不迎尸也非是郊特牲云旣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本在殺牲前今以接祭爲不迎尸下文云如牲至未殺則是殺牲在迎尸前矣孔氏曰迎尸有二一祭初迎尸于奧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行朝踐禮是一然後退而合亯更迎尸入坐于奧行饋熟禮是二愚按鄭謂不迎尸者自謂祭初若退復迎尸入奧祭已將畢又何必言乎明是曲説陳可大因謂接祭爲概無迎尸于奧及迎尸入坐等禮尤誤矣　又曰日食與火不同日食雖當救然亦不必廢祭也至于火其在太廟固無論矣卽在羣廟又豈可晏然而祭乎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言王祭遭變之禮也五祀月令中霤門行戶竈是也說見王制簠簋旣陳猶言當祭也天子崩謂暴崩也當祭承上文言嘗禘郊社五祀之祭也接之言連捷速之義日食大廟火較王后崩爲輕故牲殺之後遇變不廢惟務在速畢無繁縟節文耳舊謂其祭無迎尸入坐等禮是也然日食固

皆速祭而不廢若太廟火其郊社五祀速祭不廢可也大廟中方當禘祫而火豈有復祭之理徐氏經解云大廟火救火遷主爲急祭固當廢也以此而推子固約言以答之耳

李氏光坡曰五祀或勾芒等五官或戶竈五者而祭法又言七祀其五與月令同唯多司命泰厲耳則司命在神祀中耳而荀子曰郊則并百王于上而祭之則泰厲存焉是周唯有五祀而七祀或儒者廣記異代非可武斷也

任氏啟運曰祭必窮日之力卽疾必亦歷三四時曰

食廟火不能待時也疑張氏得之若祭宗廟則太廟火亦廢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飯扶晚反下同酳音引又任覲反

黃氏乾行曰天子崩君薨凶變之至大臣子服斬衰三年者也社稷五祀特吉禮之輕者耳今舍其至大而行其至輕殯但殺禮葬卽漸加何與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五祀不祭矣

姚氏際恆曰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

越紼而行事前儒已有疑之者今云天子崩既殯卽祭五祀但殺其禮何耶疏引鄭氏謂天地社稷去殯處遠則踰越此紼而往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爲越紼如其說則王制當云喪三年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矣甚矣執禮解禮之謬也

姜氏兆錫曰既殯而祭謂自薨至殯不祭五祀直待殯後乃祭也不言嘗禘郊社者三年之喪嘗禘不行而天地社稷則既殯之後未葬之前又自越紼行事無殺禮故也

任氏啟運曰天子唯祭天地越紼行事程子謂猶在殯宮無由致齊縱天地之祭不可廢只消冢宰攝耳今按此章言五祀祭不言嘗禘郊社則葬以前嘗禘不行可知蓋天子九月而卒哭卒哭以前羣主皆聚太廟不祭可知郊之祭國人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豈有天子未卒哭而郊者程子冢宰攝之之說本周禮宗伯王不與祭則攝位但冢宰宗伯爲王斬衰后齊衰恐未葬亦不可脫衰易祭服也蓋三年不祭是天子正法卒哭後主各歸其廟而冢宰宗伯亦同功衰于是特祀于主于親主之祭嘗烝于廟宗伯攝之祝畢獻而已既練然後成祭猶不行旅酬不撤大祥無

無算爵天地之祭冢宰攝行亦無嘏酬諸禮五祀之祭大夫攝之耳呂氏云祭而誠至則忘哀誠不至不如不祭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其論甚確然正唯其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此祭之所以不可廢也

齊氏召南曰是周制五祀之明文何必執祭法爲準乎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黃氏震曰奉帥天子亦如天子之殺禮

陳氏澔曰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葬後而祭社稷五祀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

姜氏兆錫曰此言侯祭遭變之禮也俎豆既陳猶上言簠簋既陳互文也君即諸侯亦謂暴薨也比及也帥循也不言嘗禘郊及五祀者侯禮無郊祀大嘗禘但有社稷而已且言社稷則五祀從同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

皇氏侃曰從母雖于已小功于父則無服亦不廢祭

熊氏安生曰從母雖于父無服在已則小功亦廢

姚氏際恆曰凡以上此等問答皆類瑣細迂僻鮮可見諸日用苟逆料未然之事以言禮天下事何可盡耶

方氏苞曰緦不祭觀此條義乃明蓋必同宮然後廢祭也知然者以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諸侯之大夫服夫人期天王七月皆廢祭則外喪齊衰謂世父母叔父母兄弟不同宮者可知以同宮爲斷則祭之廢者寡矣襍記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況緦服乎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亦謂母妻之族或有故而與已同居者非然則既曰外喪自齊衰以下行而復立此文亦贅甚矣門內大功廢祭者大夫之大功皆期之降也

任氏啓運曰公羊傳大夫祭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夫人之喪尸事畢而往則廢亦非不終其事也又按從

母小功亦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吳氏澄曰練一期之後同羣而立得衆而行恐與人相與而忘已之哀情也此且不可而況忘已親之哀而弔哭以哀人之親乎

陳氏澔曰曾子既聞此言而檀弓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哭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與

姚氏際恆曰此說與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不合似檀弓是

朱氏軾曰虛謂弔哭非有實情徒爲虛文而已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于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盧氏植曰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

張氏曰私喪親喪也殷祭謂宗廟之盛祭

徐氏師曾曰必君服除而後行宗廟之殷祭則不復除喪之祭可知

姜氏兆錫曰因親喪而問君喪也殷祭謂祥祭也言

君服在身雖遭親喪不敢成服也始尚不成服矣況終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時過不除唯待君服既除之後然後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也蓋義以斷恩而不復除親之服其禮如此

方氏苞曰注不得追祭唯適子爲庶人庶子仕則然若並仕則追祭二祥庶子以與無適庶子亦得自追二祥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不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弗除也患其過于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彭氏廉夫曰孔子語以過時弗除之變禮曾子隆于孝遂欲致其終身之憂故孔子又語以此禮之不可過若先所謂過時不除者乃厭于君尊不然則不可也君子加厚于親皆欲弗除患其過制焉耳

張氏曰過時不舉如除喪不改冠昏不反初小功不稅時祭不補之類皆是乃禮制之本然也

郝氏敬曰吉祭過時則不祭況喪服豈可過時所以除也

姚氏際恆曰鄭孔釋殷祭爲大小二祥釋過時不祭爲時祭按謂過時弗舉禮也統凡禮言之然則二祥

過時何以獨舉不可通矣徐氏集註用張氏之說曰殷祭宗廟之盛祭必君服除而后行宗之殷祭謂不復行除喪之祭也徐伯魯曰鄭注君服除而後行二祥祭則與下節相戾然亦自知其不通故以適子追祭支子不追祭爲言愚以經无明文故不敢從曾子因孔子殷祭之言以不復有祥禫之祭故又問如此孔子答以先王制禮各以其時若已過時則不追舉今此弗除父母之喪者非弗能弗除也恐其踰禮制而不敢也再言過時不祭爲禮以明弗除之爲不可也此說得記文之意矣然愚以爲記文之義非也雖曰祥禫過時其祭自不可不行否則父母之喪終身不除矣曾子

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此駁旨是故曰記文之義非也記文之義非而鄭注之義則又是矣

姜氏兆錫曰舉之言行祭謂時祭也言先王制禮有節過時不復追行禮也今不追除服非緣不能而弗除也患踰制也且如春秋祭或以事廢至夏則惟行夏祭不復追舉春祭矣時祭之不追行如此若親喪之行殷祭而不追除服又何疑哉　按親喪有殯之成服有祥之除服此禮也若有君喪而遭親喪則其時但舉親親之殯禮而不成服有親喪而遭君喪則其後但補親喪之祥祭而不除服此權也故親喪既

葬而遭君喪者其後遞補小祥大祥之祭既練而遭君喪者其後但補大祥之祭而皆不復行除服之禮此所以曾子問而孔子答之如此也所以然者除喪因祭而不舉也祭不爲除喪設也此喪服小記之義也故祭與除服爲二禮而此則祭而不除耳或乃誤以祥祭除喪爲一禮謂君服除而追祭唯嫡子之爲大夫士者行之若庶子爲大夫士則嫡子主行喪禮他日雖除君服而不追祭是終身不除親喪矣此曾子所以復問也夫合祭除爲一初非禮之本義且嫡子主祭則庶子從祭是卽祭矣何不祭之有以不明祭除分合之禮遂失經義而并過時不祭之義亦曲而難通也其失豈淺鮮哉學者幸并體之

任氏啟運曰本文無庶子字且下過時亦不見爲四時之祭故不從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五

浙江書局刊

金承誥校
許碩儒校
王家賢校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文王世子

內凡五節第一節論文王爲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自凡學世子以下爲第二節論在上教下釋奠養老及三王教世子事自庶子之正于公族以下爲第三節明庶子正理公族燕飲及刑罰之事自天子視學以下爲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老并諸侯養老于國之事末一節更明古者尋常世子之法

姚氏際恆曰按此篇之首文王之爲世子一章文王謂武王曰一章成王幼一章及仲尼曰昔者周公一章皆係妄夫竄入自餘之文凡爲四義教世子及士之法後附世子之記四此原文也一庶子正公族之禮二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三後附世子之記四此原文也其所以竄入者何蓋當新莽之世讖緯繁興波及經傳諂諛之徒造爲周公踐祚本篇及踐天子之位諸說明堂位邪說有作往聖受誣此記中凡有竄入所由來也其于是篇欲言周公踐阼然意以爲宜先言文武而後及于公方爲聯貫于是首言文王次言武王其言文王則以此篇本言世子事乃取後附世子

記依倣其文以文王砌入復將其文增益見文王之爲聖不同于尋常世子事事有加焉其爲實避雷同之故也以是冠于篇首而命其篇名曰文王世子其言武王則第從文王爲世子帶入謂武王亦然復謂文王有疾武王不寢迨愈而寢寢而夢遂生出武王夢與九齡一事然後及于周公踐阼焉盡作僞之人之大旨如此也不知是篇本與文王無涉其首曰凡學世子乃言教世子之法非言世子所自行事後附世子記始言所自行宜如此耳今首言文王之爲世子便失本篇之意又與後世子記多不合豈有出一人之手而前後自爲牴牾如此者其竄入自灼然易明不然依其前後之文直兒童而已矣曾是古人而有此乎或者曰文王爲世子之孝行後世流傳已久今以爲僞作豈文王不當若是耶不知非也自古無不大孝之聖人如舜與文王周公孔子應無不同然其孝有傳有不傳者則以所處之地異也舜以父母之頑嚚而其孝益著此固人子之所不忍言而亦其所不得辭者也若文王之父王季因心則友其爲慈父可知縱使文王盡孝亦無所流傳于簡策而爲後世所稱述然千載之下無不共信其孝者則以其爲

第一〇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7版反外

聖人也聖人五倫咸盡固不特孝之一端而其所以爲孝者又不特此區區問視之節以是而言文王亦淺哉其測之矣雖然此于文王固無損可不必辨辨之者以其言周公踐阼之謬妄也而自不得不併及之以見其僞首章既僞則下二章之僞亦何俟辨之而後見哉

陸氏奎勳曰有大學之教庶子之官政養老之禮而以文王世子名篇何也按河間獻王所上禮書凡一百三十一篇后倉最明其業著有曲臺禮記大戴刪存八十五篇而其文猶簡小戴存四十六篇而其文

頗繁然余觀此記有文王爲世子教世子周公踐阼諸篇題則知小戴于併刪之中仍有標別之法而今本從鄭氏所註非復小戴之舊矣大戴中有保傅篇純用賈誼篇中刪改頗覺謹嚴篇末世子之記小戴改定文武朝寢之法而篇目仍稱文王世子者豈以文帝孝于薄后侍疾親嘗湯藥不交睫不解衣者三年廷臣以爲高世之行而聖亦假此以見尊崇之意與

李氏光坡曰自篇首至武王九十三而終言武王之爲世子也成王幼節言周公教成王世子之道道者何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終篇反覆推明不出于此自凡學世子言教世子之時與地自凡三王教世子至君之謂也言教世子之道自仲尼曰至世子之道也申上周公教成王而推極言之自庶子之正于公族至不翦其類攷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王世子王子以及國子皆造焉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于太子皆與世子相關故詳明之自天子視學至念終始典于學申上立學養老之義而引兌命以見始爲世子終爲天子所以學事所以命眾必篤于學而學者學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末引

記曰必三王教世子禮而因以見文武至情有加所以爲人倫之至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劉氏彝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則五十以前猶爲世子自成童至知命克盡其性以事親故其以篤誠爲本

者他聖所同以備物爲實者雖舜有弗逮也夜不遑寐故雞鳴而至以其達旦懷憂故知其安而喜形于色有不安節則心有所懼而色形其憂急侍其親并履不能正蓋聖人盡其性以事其親無所入而不爲極也

徐氏師曾曰聖人之行過人而得中也復初以上問安之禮食上以下視膳之禮

何氏兆清曰視常視皆有加矣

黃氏敵蒙曰日三分雞鳴以下雖是申三朝之禮若只作申說不過釋禮文耳非聖人之孝也中備三朝

之目而貫以惟日不足之心方爲得旨兩亦如之皆指朝服之敬問安之誠說要見文王孝根天性純是孩提愛敬之眞念故時時與親相慕而見之惟日不足下憂疾視膳皆純心所發不是有意做作此之謂眞孝

萬氏斯大曰在字當如字解後同

顧氏炎武曰此不獨見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勤也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晏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甯三日晏起自訟其愆古人以身行道者如此

陸氏奎勳曰食上必在句絕視寒煖之節即內則所云問衣燠寒也連上而解在爲察誤矣

姜氏兆錫曰此言進見之禮事疾之心奉食之禮也

方氏苞曰玉藻夕祭牢內則夕膳所進亦朝牲膚體但已徹之俎實則不可再用耳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帥率同說讀脫養去聲飯音反有二之有讀作又閒去聲讀

劉氏彝曰聖人所行莫非盡其性也盡其性以事其親又何加焉

陳氏澔曰數之修短稟氣于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

徐氏師曾曰不說冠帶視不滿容一飯再飯視不能飽

顧氏炎武曰此中庸之行也

姚氏際恆曰按作僞者欲言周公事故此處先言文王覆後世子記附會其事又欲避忌雷同每事增加之以見文王爲聖人不同于尋常世子以此欺世人而鄭孔不達情理果受其欺且爲之曲解爲其曲解處凡三今並論之鄭氏于世子記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曰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孔氏曰文王爲世子是聖人之法不可以爲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按禮一而已聖人此禮常人亦此禮何有聖人常人之分且他禮皆不分聖常何獨于世子

禮而分之乎人皆可爲堯舜自當以聖人爲法取法聖人尚有僅得乎常人者況取法常人將併不得爲常人矣凡經書之言皆所以垂世立教今旣謂文王所爲非禮之制若是則常人固不能行而聖人又不待教不知存此章于簡策何爲乎孔氏曰凡常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今文王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按朝夕見父母之禮聖人不過立此法以詔人子耳苟使無事雖終日不離親側可也使有事卽偶闕一二時亦無不可也今必增一時便爲聖人豈屬當論曲解一也鄭氏于世子記色憂不滿容曰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按旣云色憂不滿容則其行止自不能如常可知何必又申行不能正履一句今乃爲之强分等級曲解二也鄭氏于世子記嘗饌曰又不及文王一飯再飯按禮親死後人子飲食始爲之限若親疾之時原未有限制此等處亦聽人子自盡曲禮云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世子記云亦不能飽此可以見大意矣今必以一飯再飯便爲聖人竊恐聖人無此印板法推其說親旣沒將終不飯乎曲解三也觀鄭孔之曲解益明文本之僞矣　又曰問人何夢妄一武不解字妄二預

知年數妄三以年與人妄四父爲子算壽妄五子受不辭妄六嗚呼齊諧志怪不意乃見于世之所爲經者而況又爲冷淡之齊諧闒茸之志怪也耶

汪氏琬曰按鄭金縢注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武王崩時年十歲使果如小戴禮與鄭氏之說則成王之生也武王年八十四矣文王壽考幾及百歲及其將歿而尚未見有適孫抑何武王得子之晚如此也左氏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四國者皆成王之弟又何武王八十四以前艱于育子而八十四以後精力益以衰耗乃得子之易且多如此也倘成王爲邑

姜所生則武王既耄而邑姜猶可以生子意者其非武王元妃乎武王之世視漢世相去遠矣中間簡册磨滅且經暴秦之火學者雖闕其所不知未爲失也而漢儒妄說云云斯亦惑矣又使果如鄭說武王八十二而喪文王八十四而生成王是時方居文王之喪如之何其遂生成王也豈邑姜娠身在文王未沒以前耶又豈武王急于有子雖犯非禮而不知忌耶又豈喪禮爲周公所定而武王時未之有耶竊謂其年率皆漢儒附會敢于誣聖人而不自知其妄者也然則成王幼周公攝政非與曰此載諸金縢大誥者

何可非也唯武王之夢及所謂九十三者決不當取以爲據又家禮冠頌孔子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孔安國傳亦云而史記魯世家則謂成王在襁褓中似又不能十歲者其說頗多異同是故學者之道求學之可知者而得其要足矣其他不可知者則亦姑闕以俟焉夫亦善于尙論古人者矣　又按鄭說文王既沒成王始生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如此則是武王在位十年爾然周書泰誓有惟十有三年之語金縢又有既克商二年之說孔安國謂十三年者乃合文王受命九年數之宋儒詆其非是以爲文王不宜改元而改元武王宜改元而反冒先君之年頗屬无理故蔡氏刪爲之說曰此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但周書不言武王崩于何年皇甫謐謂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後六年庚寅崩孔穎達則謂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二說頗不同要之武王決非在位十年者又書序以十三年爲十一年史記仍之邵子經世亦然恐非是

陸氏奎勳曰此條當刪文王未嘗稱王而武王曰君王其終撫諸是可信乎且夢帝與九齡而文王曰吾與爾三語亦不倫皆傳者之謬妄也

姜氏兆錫曰帥循也不云不敢有不及而云不敢有加者聖人之行但患過不患不及也此總承上文之詞下文特以事疾明之以起夢錫之本末也病間猶言瘳也病時覺疾在身無所間隙故謂病瘳爲間也文王問何夢者病已後武王乃得安寢故問以發之謂年爲齡者齡字從齒故言年齡又言年齒齒是人壽之數也然數之脩短稟氣于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

李氏光坡曰金縢求代之請與與齡皆非常理學者

何信彼而斥此也若以壽得于有生之初不可減益則中庸必得其壽之言何稱乎蓋大德非性生而成則必得斷非有生而定也理有明見者有不可測者未有精義闕之可也

周氏發曰一飯再飯徐氏師曾曰視不能飽較鄭氏欲知氣力箴藥所勝之說簡明

方氏苞曰九齡夢錫先儒皆識其妄而未知誰實爲之以王莽事及當日作僞亂經語證之蓋亦劉歆所增竄也蓋莽稱宰衡受九錫居攝踐阼南面朝羣臣稱假皇帝皆託于周公唯卽眞于公無可託故特起

符命而興昌亭長首言夢天公使者告以攝皇帝當爲眞哀章繼稱漢高帝降金策書傳位于莽故歆增竄此記以示周之興文武嘗見此異徵以爲莽事之證驗其稱武王養疾亦爲莽而設也莽侍王鳳疾亦不解衣帶連月其孤貧時以孝母著聞則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必莽之設行（莽革漢命亦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故增竄此記以見莽天性合道凡事皆與古聖同符以義裁之武王必無是也父母有疾當時已之饑飽而飯每減焉或偶輟一飯亦順其自然必以父母之一飯再飯爲進是僞也設旬月不入勺飲子亦如之可乎

齊氏召南曰不敢有加其不敢有減可知又曰此是作記之人追述故云君王猶之言王季言文王言武王皆記之述敘也鄭註言是受命之後大誤文王終身小心服事何嘗一日稱王雅頌所稱受命皆追敘之文也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漢儒之陋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方氏愨曰成王主也故于阼曰涖周公特相之而已

故于阼曰踐

劉氏彝曰伯禽行世子事父之禮于周公以觀化成王其撻伯禽用以爲成王之愧恥也

陳氏澔曰見伯禽所行乃文王爲諸侯世子之禮非王世子之禮

姚氏際恆曰謂周公踐阼罔誣先聖人盡知之不辨作僞者主言周公踐阼第云成王幼示之以爲君臣之道耳乃必言示成王世子之道何與蓋欲與本篇言世子相關會又所以接上之言文武爲世子事也不知武王既崩何必更教成王以世子之道成王已

爲君何不教成王以爲君之道而教以世子之道乎迂鑿無理之甚矣終以成王無父何由教以世子之道于是扯伯禽來曰抗世子之法于伯禽而伯禽無辜代人受撻則又極寃枉總之爲齊東野人之語也

朱氏軾曰抗世子法于伯禽註謂舉世子法以教伯禽使成王見之而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若然是周公恐成王之拒教而不親加之訓也不則欲成君之德而已不居誨君之名也責難陳善者人臣之分況負扆踐阼之大臣而避誨君之名何以爲後世臣子訓乎彼太甲顛覆典刑伊尹且訓之放之成王之失

德不如太甲何至拒周公之教果教之而拒卽曰撻伯禽庸有濟乎假無伯禽周公將不善成王乎竊意周公踐阼而治無暇朝夕納誨乃使伯禽與成王居曰抗世子法以導之舉抗也任也法受于周公而抗于伯禽故成王有過周公撻之謂其不能輔君有負厥任也而所以感悟成王者亦卽在是矣大抵師保疑丞之訓迪不如左右朝夕之觀摩爲易入彼瞽矇之諷誦誦詩亦猶伯禽之抗世子法也

陸氏奎勳曰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依記言文王九十七乃終是武王已八十三矣鄭註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是成王之生武王年已八十有四左傳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又叔虞爲成王小弱弟何武王艱于繼嗣至八十四後而反多子耶鄭注固不足信金仁山前編据大紀竹書謂武王壬辰生在帝乙之二十三祀崩于己酉享年止五十四而文王則生于祖甲之二十八祀爲庚寅歲歷壬辰而生武王是時年已六十三左傳武王母弟八人皆太姒所生也何太姒始則少子而晚若是多男耶前編亦不足信夫羣言淆亂衷諸經而要諸聖存其信而闕其疑無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是文王之年幾百齡可信也孔子曰武王末受命特可信爲暮年伐商而已大誥云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君奭云小子同未在位特可信其爲年少卽位而已王莽攝位自比周公漢儒遂多無位之說周公亦猶行古之道也戴聖議禮之儒而存武王夢齡之說標周公踐阼之言豈所云立言不朽者哉

姜氏兆錫曰涖臨也不能臨阼書曰小子同未在位是也相助也輔也抗舉也劉氏曰成王幼弱雖已涖阼爲天子矣而未能涖阼故周公以冢宰攝政輔王踐阼而治又以其幼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故

舉世子之法以教伯禽俾王有所視效或王愆于法則撻伯禽以警而示之凡此所示之道卽文王之所爲世子者法而王所宜效法也此章歷引文武周公以明世子之法也

周氏發曰文王謂武王曰一節乃後人因金縢之事而附會之者刪之

方氏苞曰去不能涖阼踐阼而治八字辭意始相承仍之則義悖而辭意亦梗蓋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爲成王不逮事武王非爲其不能踐阼也且公于伯禽亦何待踐阼而後抗法其爲歆所竄無疑　又

曰末綴文王之爲世子也義無所處故先儒以爲衍然非衍也蓋歆于世子之謂也下綴周公踐阼以示古有周公踐阼之禮故于此卽綴此句于一獻無介語可也下綴教世子以示三語乃記禮者各標其名目使人疑古記所傳或有同異蓋故亂其緒以掩飾其所增竄正公孫祿所謂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任氏啟運曰言踐者見本非其位特以出治爲世子之處然不知爲子爲臣子道所以事人之道又何以爲君爲父爲長而得治人之道哉故使伯禽與王游處伯禽于子臣幼之道偶有所失卽嚴撻之使成王知身之有過亦當如此常若武王上下于庭陟降于家而不敢肆是成王爲世子之法卽于伯禽舉之也

齊氏召南曰此文此節及下節教世子注並云題上事當是古人竹簡紀事題識之名下文周公踐阼同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並音效學禮之學如字）

盧氏植曰春學干夏學戈秋學羽冬學籥

程氏迥曰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傳象箾南籥杜

預釋左云南籥當爲文樂劉炫釋詩云當如周南未敢正指爲二南也夫周備六代之樂韶夏濩武並列何獨取夷樂以配文王之象舞且四夷獨取其一與箾之舞象籥之奏南明是文王之詩矣

張氏曰南二南也以鼓節之曰鼓南

徐氏師曾曰干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之教者爲皆大師詔之因陽用事教以聲也秋冬不特教羽籥也又學禮讀書因陰用事教以事也樂于瞽宗樂之祖也禮亦在焉禮樂一道也書在上庠書始唐虞也

黃氏啟蒙曰發舒收斂者天時節候有不同而人之

精神意氣亦因以異施敎以時者正乘人之精神意氣而陶鑄之則其理易入而成就亦有機此亦時雨之化也春夏干戈秋冬羽籥此舞之以時也必有其地而又各有其官然春夏不但習干戈也而春誦夏弦焉秋冬不但羽籥也而且秋學禮冬讀書焉此業之以時也必有其官而又各有其地庶乎用志不紛而夾輔有人矣

姚氏際恒曰此節之義鄭孔執周禮以解者其謬有三此言小樂正下節言大樂正鄭執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因以大樂正當大司樂小樂正當樂師不知

周禮官名悉不足据孔又謂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亦無稽謬一　此言籥師籥師丞孔執周禮有籥師無籥師丞因謂籥師丞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謬二　南謂象箾南籥鄭執周禮旄人舞夷樂謂南爲南夷樂而胥以鼓節之按旄人止言夷樂無南名亦無胥以鼓節之之文唯緯書有四方夷樂之說及明堂位有南蠻之樂之說其于周禮亦不相涉牽引尤無謂且教世子不以雅樂而以夷樂可乎又四夷何以唯一謬三　又曰王制云春秋教以學禮冬夏教以學書此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禮言不同此在一節且然況他篇乎陳用之謂此主教世王制主教造士未然

陸氏奎勳曰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既非世子學士所急又非大胥所掌而鄭氏牽合焉復引鼓鐘詩以雅以南爲證愚謂此象箾南籥之南也鄭氏不信左傳而喜鈎命決之緯書所以注禮箋詩彼此均失

姜氏兆錫曰此章承上文推言教世子之屬之法也

齊氏召南曰太師即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者注不言以可知也誦謂樂歌即太師職教

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也弦謂以絲播詩即以六律爲之音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

黃氏啟蒙曰威儀容節謂祭有灌獻之儀節養老乞言有法德納言之儀節合語有旅酬言說之儀節皆小樂正詔之

朱氏軾曰合語者燕飲和樂合歡笑語也

姜氏兆錫曰乞言謂養老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于此老人也合語謂祭與養老及鄉飲射鄉燕射大射之時皆以先王之法合會而相告語也凡此皆有

第一〇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版反內

儀節故小學正亦于小學敎之
任氏啟運曰祭至旅酬皆言說先王之禮以相告謂之合語其未合語時皆得進求訓戒亦曰乞言不止養老有之也
大學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吳氏澄曰言大學正授數又言大司成論說者蓋授數猶未離乎業論說始可言成也
徐氏師曾曰上言祭此不言祭樂舞原爲祭設也
黃氏啟蒙曰命字與學字對威儀容節皆載在篇章

而篇章有數故曰數皆大學正授之比前進一步謂大樂正不但學之命之而篇章之數亦授之也舞干戚是樂語說乞言是禮義理在禮樂中才能是習禮樂養成者義理得于心而有淺深才能見于事而有優劣論說以考之則知所勸勉而德成矣
萬氏斯大曰先王立學造士其敎非一端其居非一處蓋學其通名而瞽宗上庠東序卽一學中之別名也其官則大司成爲之長主論說大樂正次之主授敎其屬有小樂正敎干及詔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大胥贊之大師主詔絃誦執禮主詔禮典書主詔書因其人因其時而敎行焉三代盛時所以無不成之材也
陸氏奎勳曰鄭註篇數非也當依石林葉氏訓爲度數授干戚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則有升降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注以師氏爲大司成亦非觀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皆保傅之屬以時論說在于東序也
姜氏兆錫曰大樂正周禮謂之大司樂戚亦舞器語說卽合說之語說命猶辭也謂乞言之辭命數者篇章之說也大司成周禮無其官王氏謂卽師保傅爲

之後文謂樂正師業父師司成是也陸氏謂凡有道者使敎焉他日祀爲樂祖者也二說大同小異皆可通上文小樂正之屬學舞詔禮各于東序矣而此文屬之大樂正大師成者蓋大樂正先授以篇章之數而小樂正之屬乃敎詔之于是大司成乃于東序而論說以課其成也此以上歷言敎者授業課功之職也
齊氏召南曰大胥注只云學之合舞其進退使應節奏不云合六舞節奏也疏以合舞卽合樂樂師所敎小舞之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耳然大胥下

文云以大樂之會正舞位則所云六舞卽六代之樂若雲門咸池等是也

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董氏應暘曰此尋常侍坐時故曰凡非專論說時也終則負牆便人之間列事未盡不問默而識之靜以審之

黃氏啟蒙曰世子學士侍坐于大司成而必盡請問之儀首句分侍坐非論說故曰凡下文皆以問言作三件平看遠近二句便已之間也終則句恐防人之

問也列事句便師之間也皆世子與學士侍坐時請問致敬如此

姚氏際恆曰大司成總司成均之官鄭氏謂卽周禮師氏新安王氏謂卽周禮大司樂皆執周禮解此謬遠近間三席鄭氏曰間猶容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按鄭解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妄欲附會此處大司成爲講問之客說見曲禮故于此處遠近間三席亦附會爲函丈也不知曲禮自云若非飲食之客此自云大司成兩處所指之人絕不相類妄得妄合爲一 又間去聲隔也謂國子于大司成尊卑分嚴凡遠近間隔三席之地不敢相逼但可以問而止耳鄭欲附會函丈則以間爲如字謂猶容也按函爲容間豈爲容乎其曰猶容辭遁可見矣又謂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此蓋以一丈破而爲三之數尤迂鑿可笑不知當時制席之人何故欲以三席合一丈之數而定其制爲三尺三寸三分乎其必預知後人欲合曲禮函丈之說故然耶噫

姜氏兆錫曰間謂其中間所容也一讀去聲猶隔也

齊氏召南曰大司成卽師氏按經無明文鄭以意測知之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六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文王世子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黄氏啟蒙曰有以地言者有以學業言者殊不知地與業前春夏學干戈三節已說有丁此時補出教之時先行釋奠之禮來教弦誦之時雖分春夏而教之官統是一大師學干戈之官雖分小樂正及樂師而教之時無分春夏故統言官而名曰春官見春官者三官之總名故經文不言夏官非遺之也上句不必

補夏官下句不必兼羽籥

姜氏兆錫曰夏不釋奠未詳方氏曰言三時而不及夏者弦誦一師也春誦夏弦皆大師詔之秋學禮則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則典書者詔之故春一釋奠秋與冬各釋一奠也官通謂教詩書禮樂之官也或曰春下疑脫夏字或又曰官字恐即夏字之譌也按方說亦自有理或說較平正也釋置也其禮但奠置所薦之物而無祭禮迎尸食飲之節蓋主于行禮而已非報功故也先師謂先代明習此事者若後世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之屬也

任氏啟運曰先師周禮所云死爲樂祖祭于瞽宗是也若漢以下詩有齊鄭韓春秋有左公穀凡得列于學官者各一其師矣

齊氏召南曰此即大胥所云春入學舍采合舞亦即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者是也其奠祇及先師不及先聖者周禮賈疏云學子始入學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此註言設薦饌酌奠而已正言釋奠禮輕也下文言釋奠于先聖先師以始立學也下疏自明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董氏應暘曰先聖是作者先師是述者必用幣加禮也

黄氏啟蒙曰始立學是諸侯始封天子命之教而立學者用二必字皆爲異于常事也蓋教化一國全自此始諸侯不得不加意隆重以自致其尊道之心而默喻學者以敬道此正是端教之本乃爲心教處

姚氏際恆曰作此篇者不知何時人其所云先聖先師亦不知何指鄭氏謂先聖若周公孔子魯國祀之先師若禮高堂生等按周以前未聞有舉人而在下位若孔子者安得舉孔子作證自漢高祖始以大牢

祀孔子後世乃祀孔子于學則此所言者豈漢後禮耶不然也其所謂先聖者殆指前代有天下之聖人與若先師者古人凡詩書禮樂以及百工技藝皆有之所謂一家之師志不忘初也以爲若禮高堂生等義亦不備

姜氏兆錫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時教常事故唯釋奠于先師也事卽謂釋奠之事始立學奠必用幣而時教奠不用幣亦重立學也

周氏發曰王制言一道德以同俗先聖先師者道德

所從出也三代之時五帝三王卽先聖先師周既立四代之學則各學中祭其代之聖人周宜劉氏彝云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學以禹謨爲先聖殷學以湯爲先聖東膠以文王爲先聖之說未爲無見至謂取當時左右四聖者爲先聖則未必泰誓曰作之君作之師則君卽師也文王世子或言先師或言先聖先師或言先師先聖蓋舉一可以概兩而師與聖亦未嘗區別也三代以後以孔子爲先聖先師蓋道德自孔子而一也

任氏啟運曰先師先聖古無定位劉彝謂虞庠以舜爲先聖東序禹爲先師瞽宗湯爲先聖東膠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成德者爲先師自晉至隋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唐初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房元齡議仍如舊蓋先聖尊而先師卑也至明以至聖先師尊孔子而先聖先師合矣然尊孔子爲先聖宜也若程朱亦無愧焉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姜氏兆錫曰合謂合樂也惟國有凶喪之故則否若非國故則釋奠豈有不合樂乎此以上歷言教者學者崇師欽聖之禮也

任氏啟運曰鄭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亦其教之所及也若本國舊有其人如唐虞有夔龍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否矣陳謂合謂合樂凡釋奠必合樂若有凶喪之事則否吉凶異道故也二說未詳孰是

齊氏召南曰合一說卽合樂有國故則否謂國有凶荒之故但釋奠而不合樂以下文證之鄭注爲順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陳氏澔曰常事合樂不養老惟大合樂人君視學則行養老

黃氏啟蒙曰大合樂與上必有合不同卽月令季春之合樂也凡大事合樂之時乃天子視學之日故因而遂行養老之禮還歸養老上見天子以孝治天下之意教世子學士也

姚氏際恆曰釋奠必有合爲合樂有國故則否爲歲凶後儒皆如此解不用鄭說不復綴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引儀禮鄉飮酒鄉射明日息司正之文解遂字爲用附合其明日皆無理

姜氏兆錫曰言大合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常事合樂則不養老以見敬老之爲重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

吳氏澄曰鄉學之秀士已升于司徒爲選士者于天子視學飮酒之時得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酬又升于太學爲俊士者則謂之成均之士曲藝雖已進等然猶在郊學未得與國學者齒是遠之于成均并未及與升于司徒者得取爵于上尊也

黃氏乾行曰于此見先王立賢無方而不備于人曲成不遺而又明著其等此人才所以盛也

郝氏敬曰成均俊士司馬所論者郊人乃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安得取爵于上尊

黃氏啟蒙曰先王論士于郊之鄉學錄其賢收其才如士有德行者進而用之其次長于政事而德未必備者舉之以任衆職其次長于言語而事未必優者揚以備使命是德事言均賢才也進舉揚均取斂也又有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何以待之皆誓之使退而習其業以待考之于再也及夫再語之時其人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善者乃于同列之中拔而升進之以所能高下爲次序而別之然但目之曰郊人以

其爲小道而遠之耳若天子飮酒于成均郊人雖賤亦得取堂上之尊以相酬勸焉所以榮之也是知遠之者激勸之也取尊成均又使覩天子禮樂以陶鎔之令恍然悟道于藝而成有用之才也夫賢才與藝兼取而無遺矣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按此取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之說然王制不又云大學在郊乎吳幼淸謂卽王制不率教者自鄉移之郊夫既爲不率教者何有待于教矣今不詳教之之方而但曰必取賢斂才云云語亦未協大抵禮

言不同執禮解禮俱無是處耳　又曰謂之郊人至末重申語于郊之義蓋謂成均天子之學成均之士皆得取爵于上尊今以其初在郊故謂之郊人爲其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遠字貫下

陸氏奎勳曰舊說皆未嘗究謂侯國之太學在郊雖曲藝之士而能勉爲賢才亦得升于天子太學也遠之于成均遠字疑進字之訛上尊者瓦甒在堂盛酒五斗

姜氏兆錫曰語辨論也郊郊學也斂亦取也曲藝一曲之藝若醫卜之屬進拔也以用也其同等中有可

進者進之而其同進者則以其序序之也謂之者目之也成均董氏謂五帝太學之名上尊堂上酒尊也及猶得也言凡辨論于郊學者必舉賢才爲重而其間道德爲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此三事者取士之正也其或無三者之可取而有曲藝欲試者皆戒之使習以待再論而考論之必舉說三事而有一可善者乃拔之同等之中次爲偕進之序故其人雖止目爲郊人而遠之而于學宮則亦得取爵于上尊相旅勸以爲榮焉此則又其取士之廣也此以上特言興教者養老尊賢之等也本節多闕文疑義當舊註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絕始依之然文義不甚安或疑遠字爲達字之譌當是人字均字爲句絕則義協矣按句理恐或然也

周氏發曰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者言教學之意將取賢才以貢于上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者誓告也言以此教者告于學人使各就所長以成其業也德即鄉三物六德事即六行言則善言德行者曲藝即六藝以待又語者俟其業之成而辨論之也三而一有焉者于鄉三物之中各擅一長也乃進其等以其序者德行爲先事次之

言次之藝又次之謂之郊人由郊升也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者遠字疑達字之譌爵官也達于成均將取而官之于上以尊之也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受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歐陽氏修曰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

陳氏暘曰釋菜小以食爲主釋奠大以飲爲主

黄氏震曰諸經多言舍采采即幣也說者謂用幣禮重釋菜禮輕恐無一時輕重並行與先行重禮方行輕禮之理陳氏以女贄爲比男女異贄何爲同以菜

乎事師之禮至微猶以束脩爲贄不能備禮也豈國家立學而不能備禮乎詩言蘋蘩蕰藻乃婦人助祭之末非君子祭禮之正此恐漢人詔誤以采爲菜爾

徐氏師曾曰告器將用其事本經故禮之行于神者既簡則行于人者不得不簡也

黃氏啟蒙曰立學之初制造禮樂之器既成而塗釁畢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其成然後釋菜以告其將用夫釋菜之禮爲輕故不合樂則不舞亦不授學士以干戚羽籥之樂也釋菜畢而退儐禮其于東序唯一獻無酬無傳命之介無合語之禮蓋事神既簡則

待賓亦不必隆故曰可也此以上雖不專言世子之事然以敎世子爲主故以敎世子總之

姚氏際恆曰不舞孔氏曰大胥云春舍菜合舞似釋菜爲舞者彼謂春欲合舞之時先行釋菜之禮不謂釋菜之時則合舞也按周禮本不足據況今執其不合者以强通之益謬矣東序即國學之東廡鄭氏据王制虞庠在西郊東序在東郊此爲虞庠之西郊而乃退儐于東郊甚迂無介語可也孔氏謂無介無語非也胡邦衡謂無介但語可也是如此乃與上合語之禮詔之于東序合朱仲晦曰語即前經合語之等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尙嚴也按合語者祭畢旅酬之時言說先王禮法合相告語也若釋菜時本無可語烏得云禮尙嚴乎可也文法對上一獻無介而言非對釋菜時而言此又祖胡氏說而誤者也

姜氏兆錫曰器謂干戚羽籥之屬儐謂賓禮也退儐于東序未詳舊謂東序夏太學名諸侯有公德亦兼立異代之學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此蓋釋菜在虞庠而退儐于此也一說即學中之東序非必自爲一學蓋行禮于學而退儐于其學之東序也詳見始之養也節言立學之初始成禮樂之器

塗釁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成而繼又釋菜以告用也其禮以簡質爲敬既不用舞自不授舞器禮畢而退禮其賓亦惟行一獻之禮無儐介無合語可也此申釋奠先師之意也

李氏先坡曰無介者不立介以輔賓也語可也爲句古者于旅也語今一獻之後即語皆禮之殺也

周氏發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承上文及行事必以幣然後釋菜者弟子始入學也　又曰釋奠者釋幣釋菜之總名釋幣則奠幣如聘禮釋幣于禰釋菜則奠菜如昏禮釋菜于禰

方氏苞曰此篇首言文王之爲世子武王帥而行之繼言成王幼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文武履常而盡其道周公遭變而最其宜皆可以法後王立人極者若夫敎世子之法崇禮樂擇師保興齒讓則三代之所同也古今無異敎上下無異學故列序學世子以及學士之通禮而釋奠之禮次之始立學之禮又次之釋奠而合樂養老又次之語于郊而取賢斂才又次之始立學而器未備禮未成者又次之學既立禮既成敎既備而後天子視學焉又次之庶子之官爲世子領國子及其倅王舉則從以觀禮而聽事者也而其敎尤詳于公族皆所以輔成王世子之德也故以是終焉篇末世子之記則古所傳世子之疏節而述禮者因以附焉耳

任氏啟運曰熊安謂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又謂釋奠有六四時四也此始立學五也王制師六也釋菜又有三春入學合舞一也此興器二也學皮弁祭菜三也釋幣惟此一耳陳澔曰釋菜小以食爲主釋奠大以飲爲主歐陽修謂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愚按祭則有尸有牲有幣有樂釋奠無尸釋幣并無樂釋菜並無幣也春之釋采習舞秋之釋采習樂采卽幣也爲習告與此初習異朱子釋菜儀用脯果豆用筍韭史氏佰据樂師書加籩豋用硎羹則視古之釋菜有加矣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爲釋菜而奠幣未確

凡三王敎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黃氏乾行曰樂雖脩內然心和者身以和禮雖脩外然身敬者身亦敬蓋禮之和卽爲樂樂之節卽爲禮也此一節敎以正道

史氏駉孫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故有分者禮樂之定體交錯發形者敎養之妙用

黃氏啟蒙曰先王以世子爲天下之本所以敎之者法律刑名一切屏去而必專以禮樂焉蓋樂由中出消融其邪慝之蘊所以脩內也禮自外作陶成其恭肅之儀所以脩外也禮雖脩外然自外達內而嚴敬有以制其心樂雖脩內然自內達外而和順有以充其體此謂交錯于中也由是英華宣洩而動罔不敬用無不和不亦發形于外乎至此則禮樂之敎成矣吾見心與理浹自有流通活潑之趣而悅懌其不容

已以言實德則恂慄而恭敬以言氣象則和粹而温文和中有敬敬中有和交錯發形成德之事也禮樂之妙如此此三王必以之教世子也

姜氏兆錫曰修内以和心志脩外以飾威儀似乎内自内外自外也而禮自外以達内樂自内而達外二者交錯于中而發形于外則合内外之道矣此所以其成也懌而既有恭敬之實又有温雅之象也謂之懌者與論語不亦説乎之説相似蓋脩習既熟而中心悦懌其進自不能已此禮樂交相培養之驗也

此以上從陳注之意也今考孔疏云内外有樂而心

悦貌和故其成也懌内外有禮而貌恭心敬故其成也恭敬而温文其説將五字分疏與陳注全別學者參之

周氏發曰教世子三字在凡三王教世子之上乃題下事而鄭氏以爲題上事石梁王氏言與下文周公踐阼四字皆衍文是也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熊氏安生曰大傅審愼其道行之于身以示法此身教也少傅奉以觀其德行詳審言之使通曉此言教也

郝氏敬曰此保傅即周官三公三孤周禮惟大司徒之屬有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而周官云惟其人不惟其官此云不必備惟其人可補周官之缺先儒謂保

傅爲兼官無專職非也

黄氏啟蒙曰先王以世子今日爲子臣他日爲君父人倫之道無一非其所當知者故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爲子以事父爲臣以事君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行之于身以示法于世子身教也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詳審喻之言喻也惟示之故曰在前唯奉而觀大傅故曰在後則行步罔非正人矣入則有保以衛之于靜出則有師以防之于動而居處又罔非正人矣于是世子于父子君臣之教無不曉喻而忠孝之德無不成就也夫出則有

師師何爲者敎之以事父事君之事而喻之以忠孝之德者也入則有保保何爲者愼世子之身于父子君臣之間以輔之使立翼之使行而歸之忠孝之道者也先王得人備官所以世子之德成如此故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有太傅太保太師設爲三公然非備數也惟其人而已古記如此蓋言建官惟賢釋其能者而使之也

姚氏際恆曰四輔自謂師保疑丞三公乃司徒司馬司空非太師太傅太保也自僞書周官襲前人之說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說詳本篇後人信之所以于此

所言四輔皆疑而不能解書以若爲師保疑丞則三公旣缺其一而下文又不當云及三公矣吳幼淸謂四輔爲疑丞輔弼削去師保增出輔弼殊妄且以輔又爲輔尤不協觀此則三公非師傅師保明甚而僞書之不合于古者于此益可見矣

朱氏軾曰太傅擬而言議而動事事求合乎當然之則故曰審少傅之審喻言之愼且悉也

姜氏兆錫曰養者涵育薰陶之意審詳審也示昭示也喻曉喻也大傅養以身少傅養以言也保謂太保少保養以事也師謂太師少師亦養以言也師保不言養省文也審喻喻諸之喻猶敎也敎喻之喻謂世子喻其敎也事卽事父事君之事之屬也德卽忠孝之德之屬身謂世子之身也天下無身外之道故敎以事而喻諸德天下無事外之德故謹其身以歸諸道四輔舊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三公保傅師也四輔與三公不必全備唯可稱職者乃設之六句皆記文也不言傅輔弼約詞也語書也此記者釋詞

方氏曰禮樂者敎之之道也苟非敎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其人以養之也陳氏曰師敎之以事而喻諸德師氏敎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愼其身以輔

翼之而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愚謂道無不貫而父子君臣之屬其大也自父子君臣之屬以達于百爲萬事之備皆禮以修其外樂以脩其內至禮樂交錯于中而發形于外則德成矣

方氏苞曰古書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丞者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其子置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故歆增竄此記或謂莊

子有舜問于丞語疑古或有此官不知莊子皆寓言與湯之問棘等耳果虞夏商周之舊典胡他書更無及此者先儒謂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此缺相字下文又有周公踐阼皆記者之失不知此歆之微意也記之本文乃成王幼周公相歆竄入不能涖阼踐阼而治二語欲并削相字則辭意不安故仍之

全氏祖望答全藻問曰方侍郎望谿云古人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丞者王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其子置師疑傅承阿輔保拂拂即弼之官而劉歆竄入文王世子以見其爲

二帝三王之舊制胡他書更無及此者然否　答曰以三代之前並無四輔之官其說是也若以爲劉歆所竄入則未然蓋侍郎不讀穆書頗類程子即如史漢侍郎但愛觀其文章而于考據則弗及也四輔之名見于尚書之洛誥而益稷篇之四鄰史記作四輔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而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言四輔之官之始也賈太傅新書引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

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誠立而惛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博聞而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按其文稍與大傳不符而大略則同漢書谷永公車之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杜業傳謂王音曰周召分陜並爲弼疑是皆賈傳之言也孔叢子曰疑承輔弼謂之四近是豈皆劉歆之所竄與故不可以王莽所常用者而竟以之畀歆

也然而秦漢以上則固無此官也若謂周召望佚常爲之則何以不見于尚書之周官草廬因不得已而爲之辭以爲三公是周制四輔是唐虞以來之制則又何以不見于二典乃援四鄰之文即指爲四輔以爲古制誰其信之又援周官師保之名合之疑承而芟去輔弼以爲周制又誰其信之故侍郎以爲絕無此官者是也特不可以爲劉歆竄入也愚嘗謂爲此說者蓋在周秦之間文獻譌失好事者所造作故伏勝賈誼皆記之再考甘石星經有云天極星旁三星爲三公後句四星爲四輔斯則出于伏賈之前者然

則其爲七國侍人之說固無疑也至于漢唐經師又原不盡同羣經之說是以洛誥四輔孔安國以爲四維之輔而正義以爲周公事無不統以一人爲四輔唯安國孝經注天子爭臣七人以三公四輔當之而邢氏正義巳非之然則文王世子之不足信古人巳早言之特侍郎竟以他書更無及此則反失之矣

齊氏召南曰鄭注周禮師氏保氏職卽引此經是鄭以師氏保氏當此經之師保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敎尊敎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熊氏安生曰世子之名爲君子者曰有和敬倫理之德也德旣成則皇極建于上而臣下化之見世子之君道必本于敎以成德也

吳氏澄曰上旣引古記之言此又引君子之言以足前義二德字一字衍受敎者之德成則敎者有功而道尊也

陳氏澔曰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敎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故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官正而國治世子爲君之謂也

彭氏廝夫曰天子設四輔及三公以求助如此則敎世子何獨不然

朱氏翼曰人君之學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不學繫後日之治亂可不愼哉

黃氏啟蒙曰先王以禮樂人倫敎世子者何也蓋以世子之得名爲君子曰有和敬忠孝之德也是德成于身而皇極建極其則敎道尊嚴而臣下化之而官無不正正其官以理事治民而國無不治斯固爲君之謂也此以知君子之君道本于敎以成德而敎可緩乎

陸氏奎勳曰德字疑屬衍文

姜氏兆錫曰君子曰德言世子無愧于君子而後謂之有德也德成則敎尊官正而國無不正此世子他日爲君之謂也所係如此而謂敎可緩乎此以上又特申敎世子之重且大也

方氏苞曰數語本在語使能也下今移置于此蓋承上文能爲父能爲君能使人而言養成世子之德所以如是其重者以此日之德成則他日之敎尊而官正國治然後可以爲人君德成而敎尊則可以爲人君而又可以爲人父衆官正而國治則能使人之效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劉氏彝曰以世子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于伯禽以教成王則曲矣蓋人臣殺身爲國猶尙爲之況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其君之德乎宜乎周公優爲之

朱氏軾曰君成德則功高名顯故曰廣大其身優爲者爲之易易也

姜氏兆錫曰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家語言周公相

成王攝政而治此闕相字而下文又衍周公踐阼四字皆記者之失

方氏苞曰先儒謂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而此鈌相字下有周公踐阼皆記者之失不知此鈌之微意也記之本文乃成王幼周公相歆竄入不能涖阼踐而治二語欲并削相字則辭意不安故仍之然恐解者謂相成王踐阼而治故覆出此文以見踐阼而治者乃周公而下文又特綴周公踐阼以見當時卽有此名目也其特稱仲尼見不獨事爲周公之事而美其事者復有仲尼之言卽莽下書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春秋[illegible]隱公不言卽位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之意也迂其身以善其君亦善爲莽解也周官師氏保氏教王世子于虎門凡國子弟及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軍則從伯禽乃諸侯世子本當抗世子法以教之以親屬爲國子在學在朝本朝夕王所王甚幼而無過爲師傅者法當督責左右親近衛翼之人以警王心卽伯禽之捷禮亦宜然無所謂迂其身也莽自居攝踐阼以至稱假皇帝皆曰將以隆就孺子此歆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歟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吳氏澄曰此引夫子之言以證上文所記之事　又曰按此篇周公教成王可謂曲盡但稽之事實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流言殷人謀畔其時周公卽出居東伯禽亦就封而征徐戎其後周公三年而歸卽相成王東征安得有伯禽同學之事或武王在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同學令觀伯禽所學而效之記者誤傳

爲武王崩後事乎

朱氏申曰知事父之道則知爲父之道知事君之道則知爲君之道知爲下之道則知爲上之道未有不能爲人臣子以事人而能爲君父以使人者也前言道此言義者道以理言義以事言

朱氏軾曰雖天子必有尊親如舊注是必爲世子而後教以爲人臣子之道爲天子者五倫可不備也有是理乎愚意以爲世子則無爲謂周公以成王幼而爲君前此尙未嘗習爲世子法也

姜氏兆錫曰事人使人謂事長使幼也武王崩成王

無父雖年幼未知君道若復教之爲世子則無爲子之處矣故抗法于伯禽以警敎王也君與世子以親則父以尊則君世子能知其義而盡親親尊尊之道然後他日可以保有天下不然則其本撥矣

方氏苞曰以文義求之宜曰武王崩成王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與不能涖阼何與其稱此至再至三不過爲周公踐阼證耳君之于世子也數語亦無謂且辭意蒙混與莽傳內制詔書疏相似疑亦竄入

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陳氏澔曰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有天下之大不然則他日之爲子者不克負荷矣可不愼乎

姜氏兆錫曰君于世子以親則父以君則尊世子能知其義而盡親親尊尊之道然後他日可以保有天下不然則其本撥矣然則養之可不愼乎

李氏光坡曰君之于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故世子之事君有父之親則知爲人子有君之尊則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父爲人君而保有天下矣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于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眞氏德秀曰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于公侯

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先後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而以親親尊尊長長之道爲天下倡有不翕然觀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旣廢又無師保之教齒讓之禮世子生而狃于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考而行之者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徐氏師曾曰著者知之明父子長幼親屬易知君臣以義合故獨言著業謂詩書之屬司業卽前所謂樂正授數也父師司成卽前師保所以成世子之德者也元良卽道德之謂以貞卽國治之謂也

何氏兆清曰世子於君亦稱臣然異于義合者故曰

君在斯謂之臣

黃氏啟蒙曰通節只齒讓二字子臣之節卽齒讓也卽學之卽教以齒讓也道德卽能齒讓也國治卽衆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齒讓之化成也自父在以下總言齒讓于學乃爲子臣幼之當然故先王必以是教世子也引語業屬知成屬行一有二句言行知各造其極元大良善也世子一人之善大而萬國臣民皆歸于正也

姚氏際恆曰說詳篇名下及成王幼章此章又假仲尼之言以誣周公踐阼也其云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云云皆一派矯飾之辭所以斡旋成王無父之故也又云以爲世子則無爲也尤畢露其遁辭矣

又曰劉氏云此言周公踐阼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之說其後馴致新莽居攝篡漢之禍實此語基之按劉氏謂記文在新莽之前故爲此說不知此正新莽時之言也若非諂附新莽何爲無故而罔誣先聖此可斷之以理者也禮記爲戴聖所刪其人在成帝前後卽其刪後至後漢馬融尙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諸篇自鄭氏作註禮記始爲定本傳之至今矣然則以前爲人所妄竄者何可悉詰耶

周公踐阼

陸氏奎勳曰與前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皆篇目之標于後者今宜刪去劉氏謂鈌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其後馴致新莽居攝篡漢之禍按大戴禮有武王踐阼一篇小戴偶然效之烏知立言不慎其流弊乃至于此

姜氏兆錫曰說見上文教世子條劉氏曰此四字說者以下文更端故著此以結上文然因闕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之位之說其後馴致新莽居攝篡漢實此基之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七

浙江書局刊
金承誥校
許碩儒校
王家賢校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文王世子

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子愛之子作慈

熊氏安生曰敎之孝慈愛以明父子之義敎之弟睦友以明長幼之序

黃氏啟蒙曰公族卽諸侯卿大夫士之子言教世子而繼之以公族行法自貴者始也子愛是孝之推睦友是弟之推教以孝與子愛明父子也教以弟與睦友明長幼也教世子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教正公族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人道大經原不出此故其教亦不過以人道明人倫也

姚氏際恆曰庶子與燕義及燕禮之庶子名同而實異彼職甚卑在士之後此以爲正公族之官故不同

鄭氏曰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于公族者

按周禮庶子職襲此庶子而爲諸子取庶諸音近鄭引以釋此謬又曰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按周禮司士職卽襲此鄭引以釋此亦謬

姜氏兆錫曰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夏官司馬之屬正政同謂爲政于公族也蓋周禮庶子掌國子之倅公卿大夫士之子通謂之國子而適長貳其父謂之倅故名也此總言庶子治公族之政也

周氏發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以下是公族禮似儀禮諸禮篇文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是公以下是公族義似禮記諸義篇文

齊氏召南曰此語鄭無明文賈疏曰諸庶俱訓爲衆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卿大夫之適子適子衆故言諸或言庶諸庶通名也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北面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徐氏師曾曰自此至哭之凡九節而此一節則言朝禮也內朝異姓之臣不與故唯以昭穆爲序外朝同異姓之臣皆在故唯以官之高下爲序

黃氏啟蒙曰其朝于公句通管兩節上節使之知一體之誼聯其心也次節使之知官守之嚴抑其志也

姜氏兆錫曰內朝謂路寢也言公族朝見于公若內朝則立于西方而面東以次而南雖臣有貴者一以昭穆長幼爲次父兄雖賤必居上也此言其治公族於內朝之禮也外朝謂路門外之治朝也若公族于此朝見與異姓之臣襍列則以官之高卑爲次不序年齒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主朝見之位爲猶治也此言司士掌治外朝之禮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黃氏啟蒙曰公族助祭于宗廟之中時異姓咸在故以位爲主則如外朝而爲之等差焉其駿奔太廟則以事爲主一聽之宗人而爲之分授焉位如外朝者何以其爵也爵以定位故以貴賤爲前後宗人授事

者以其官也官以治事故以職掌爲大小也

萬氏斯大曰宗廟君之宗廟也上嗣公族之適長子也此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公族助祭者有此登餕獻受爵之禮唯上嗣得與重嫡也其禮亡無可攷舊說引特牲禮爲據特牲士禮也豈可語于天子諸侯之祭乎愚於特牲禮嗣舉奠及祭畢宗人遣舉奠食餕甚以爲疑求其說而未安斷不敢以其近似而据爲此節之解也按祭統云尸謖君及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具陳于堂下百官餕是則餕有登堂不登堂之異矣又曰尸飲五君

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有獻則有受是獻與受爵只是一事特未知上嗣之于此二禮如何耳

姜氏兆錫曰此因言宗人治公族于宗廟之禮也宗人詳見儀禮其職掌凡宗廟之禮百官之職事故名也以爵者爵各有等卑不踰尊也以官者官各有職使供其事也登升也食尸餘曰餕上嗣即嫡長也按特牲饋食之序先時祝酌爵奠于鉶南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然後宗子使嗣子飲鉶南之奠爵于是尸執奠爵嗣子進受飲之拜荅各

以禮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爵洗酌獻尸尸拜而受嗣子荅拜所謂獻也至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乃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而餕則此三者受爵在先獻次之餕最在後今豈以重在餕故逆言之與 陳註曰此皆士禮大夫避君故少牢禮嗣子不舉奠也愚按內朝親親外朝貴貴宗廟則二者並隆以爵爲官貴貴也以上嗣親親也

任氏啟運曰中庸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而此言以爵以官者蓋東階之下合衆行則以北爲上而序昭穆就一行中則以西爲上而序爵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姜氏兆錫曰此申言庶子治公族於內朝之禮也貴雖三命而其位不敢居父兄無爵者之上所謂臣有貴者以齒也 疏曰若非內朝其餘聚會則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凡燕會皆別席獨坐在賓之東矣此節應承第二節臣有貴以齒之下以第二節文承庶子之下其主之可知故第二節不言而在此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于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萬氏斯大曰公族之于天子諸侯以親則父兄子弟也以分則君臣也喪服臣爲君服斬衰三年衰三升有半此不分同異姓親疏族屬皆然而其位次序列則依其本服之精麤如君之諸父兄子弟齊衰其本服也是爲麤者親而在前精者疏而在後陳可大謂臣爲君服斬衰衰雖制同而升數多寡各依本親若是則本親大功者服八升九升布之斬衰本親在小功者服十一升十二升布之斬衰矣抑何不可攻之喪服乎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其治公族之喪之禮也大事謂

喪也臣爲君皆服斬衰而其升數多寡各依本親故
庶子序其位次使衰麤者在前精者在後也其公族
相爲服者庶子以此爲序而次主人之下蓋喪服以
親族爲先而又以喪主爲重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
食世降一等

董氏應暘曰族人爲賓則以客禮待之嫌于不親故
以異姓爲賓公爲主人則與異姓抗禮又嫌于不尊
故以膳宰爲主人公與族人不在賓主之列

徐氏師曾曰此一節言燕禮也

黃氏啟蒙曰公與族人燕食之禮亦庶子掌其事也
庶子使異姓一人爲賓示不以賓禮外其族也膳宰
一人爲主示不與君抗禮也公與族人不在賓主之
列復不拘上下之分故與父兄齒示親親之恩也族
食世降一等又有親親之殺也

姚氏際恆曰世降一等孔氏曰假令本是齊衰一年
四會食大功則三會食小功則再會食緦麻則一會
食郝仲輿曰品物隆殺會遇疏密視世次親疏如從
兄弟比兄弟降一等之類似郝說爲該且不鑿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其治公與族燕之禮也族人雖
遠其初一人也豈可以賓客外之乎故以異姓一人
爲賓使膳宰爲主與之酬酢而君則自與父兄列位
以序齒也蓋不忍遽與族爲賓主者以厚宗親而亦
不致自與異姓爲賓主者以全國體且又以見此燕
本爲宗族而非以爲異姓凡此皆仁之至而義之盡
也族食猶族燕也族燕爲禮燕族食爲常食世降一
等疏謂一年中齊衰四會食大功三會食小功再會
食緦麻一會食是也

其在軍則守于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
無事者守于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
諸孫守下宮下室禰乃里切音禰陳讀祧大音泰

陳氏澔曰禰當作祧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
也案鄭說在外親也殊有意義而陳說爲確公宮總言公之宗廟宮室也
大廟大祖之廟諸父公之伯父叔父也宮以廟言室
以居言總之皆公宮也貴宮尊廟貴室路寢下宮親
廟下室燕寢也

徐氏師曾曰此一節言在軍及君出朝覲會同之事

吳氏澄曰諸侯之廟始祖稱大廟羣公稱宮則此貴
宮乃謂羣公四親之廟若親廟外別有廟如魯仲子
之宮則稱下宮也大廟貴宮下宮共爲都宮室宮中

之室也鄭以貴宮貴室總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則貴宮室混爲一下宮室分爲二又親廟貶稱下宮而但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巳而卑祖禰也方氏以貴宮貴室爲昭廟下宮下室爲穆廟昭穆等耳可分貴下乎陸氏以大廟若周公貴宮貴室若魯公下宮下室若羣公廟似巳然魯公廟僭放文王世室他國無之也又四親廟可貶爲下乎胡氏以貴宮下宮人所居貴室下室皆寢廟亦未是

姚氏際恒曰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此句

雖總下文然但總諸父諸子二句不總正室守大廟句也孔氏以正室爲公卿大夫之適子非也此自指嗣君以其承重爲祭主故守太廟若公卿大夫之適子則何與矣下章言君臣之道其爲嗣君尤可見貴宮貴室下宮下室鄭氏以貴宮貴室爲路寢以下宮爲親廟以下室爲燕寢殊屬參差陸農師謂貴宮貴室若魯公之廟下宮下室若羣公之廟此以宮室皆爲廟也方性夫亦主宮室皆爲廟言曰貴宮貴室爲昭廟下宮下室爲穆廟父爲昭故諸父諸兄守昭廟子爲穆故諸子諸孫守穆廟然孫非穆何以亦守穆廟則說不去故益无取胡邦衡謂貴宮下宮皆人所居之宮貴室下室皆親廟此以宮爲居以室爲廟也陳可大謂宮以廟言室以居言此以宮爲廟以室爲居也按古人言人所居與廟或曰宮或曰室本無定論故致紛紛之解然觀下章單以貴室下室與大廟並言則室或是指廟如胡氏所云耳

姜氏兆錫曰禮君出軍載祧主于齊車庶子守之此因言公在軍而庶子所身守之職也出疆之政凡朝覲會同之屬皆是此又言公出疆而庶子令公族爲守之禮也公族之無事者謂其不隨行者也公族總下文正室及諸父諸兄諸子諸孫而言公宮總下文

宗廟宮室而言也正室謂公族卿大夫士之適于諸父謂其旁尊諸子諸孫謂卿大夫士之庶孽也大廟謂大祖之廟貴宮貴室謂祖廟及路寢下宮下室謂親廟及燕寢正室守太廟者將爲祭主故也以其當室故謂之正室以其當門故小宗伯謂之門子

任氏啟運曰禰陳謂當讀祧鄭謂遷主言禰在外親也愚謂軍必載主示有所稟廟無虛主故但載祧主以行無祧則以幣告載幣而出謂之主命然史記言武王伐紂載文王主則或有載禰者此或舉親以爲例也守者庶子官率公族從行者衞其主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冠取相爲之爲並去聲免音問賵音俸賻音附承含並去聲

徐氏師曾曰此一節言冠昏喪禮亦庶子治之大祖之廟雖不毀而子孫之出于太祖者亦以五世親盡爲斷

吳氏澄曰士喪禮含賻賵贈四者各有其禮贈謂贈以幣帛在將葬時

姚氏際恆曰承襚衣也衣承于身珠玉含于口

姜氏兆錫曰此下數節又推言治公族凡吉凶之禮

之政也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爲太祖之廟雖至五世親盡當毀不毀而其廟百世不遷此下高曾祖禰之四廟至五世以外親盡則遞遷而毀矣若太祖卽爲五世之高祖而其廟原未當毀則其孫不論貴賤其冠昏喪祭必赴告于君以尙在五世親盡未盡故也有司卽庶子也正舊謂正禮也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親盡而爲袒免六世以往而弔通其窮也當弔免而不弔免是爲廢禮故罰之而其賵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之類總謂之贈則亦隨其親疏各以正禮治之也

李氏光坡曰既夕禮賵賻之後別有贈之一事此仍疏說之誤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纖鄭讀殲剸之兗反告依注讀鞫讞巘硯孽三音宥音又辟音闢爲去聲　朱子曰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于異姓之廟五字

劉氏智曰諸侯于兄弟弔服加衰絰此無服但素服不加衰絰

朱子曰刑于甸師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也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于京師犯法極寡故立此法今散于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葉氏時曰甸師掌供粢盛子孫所不忘也今也罪不可免而刑之甸師是猶得罪於祖宗而祖宗罪之也

黃氏震曰三宥不對公又使人追而對以無及君出于衷之不忍而如此可也若立爲此法示欲宥之而

不能是虛文相欺不可也且臣有罪而君必赦君有命而臣不受于理皆未安或後人傳古昔所聞有如此耳

徐氏師曾曰此一節言刑也曰宥之赦之而喪之哭之皆義中之仁不服而哭于異姓之廟又仁中之義

姚氏際恆曰磬罄同盡也謂盡命于甸人鄭氏曰縣縊殺之蓋附會縣磬之說謂縣之如磬然鑿甚告如字鄭氏謂讀鞠亦非　又曰張氏曰公曰宥之下脫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十字朱仲晦曰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於異姓之廟五字按

公曰宥之一宥也公又曰宥之二宥之也及三宥三宥也何嘗脫居外不聽樂五字于異姓之廟五字下章固有之然下章所釋與前文多不同古人文正以變化見長亦何嘗脫　又曰王者奉天以行賞罰雖公族不可容以私有司又不可違王命而專殺則王三宥而追之曰必赦有司對曰無及是上下交爲欺詐矣烏乎可

姜氏兆錫曰懸縊以殺謂之磬左傳室如縣磬皇氏謂如懸樂器之磬是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纖刺也剸割也讀書用法曰鞠漢書謂之鞠獄大辟不于市朝而於甸野及凡刑罪墨劓刵之屬當刺割者皆于此鞠讀刑書以刑之凡以爲之隱也宮刑所謂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也獄成謂訊問得實也議刑曰讞素服不舉變服饌也無服謂不爲弔服凡居外不聽樂及賻賵之類仍如其親疏之倫但不服弔服以往弔耳蓋爲位于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也禮天子諸侯絕旁親故知無服是不爲弔服

任氏啟運曰愚聞之前輩方苞曰親親之道當自上始而禮言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似宗族之親非所施於上者讀此始知其說也蓋禮有實有文不飲

酒不食肉不內寢喪之實也衰麻之服喪之文也文可降而實不可降公族以罪誅者且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況無罪者乎則其所絕所降止衰麻之文耳其實如期三不食大功再不食小功緦一不食期無席大功無牀三月不御于內皆未之有異也嗚呼豈不仁哉又諸侯止降服一等天子亦弔服加麻非全不服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

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
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于公禰
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
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陳氏澔曰服之輕重本于族之親疏天屬不可奪也
親施于上者宜有降殺之等孝愛施于死者宜有深
遠之思君臣之道以輕重言讓道以貴賤言
方氏苞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皆與異姓一體有罪
則體百姓雖親不以犯有司亦此義也　又曰繼世
之君臣諸父昆弟以承祖之正體也公族之適子猶

守大廟而其父兄不敢先焉況君之繼序者乎此所
謂君臣之道著也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
吳氏澄曰以刑殺其親非美事故離而言之
周氏發曰庶子之官治二句文義似結通段然古人
行文錯綜變化雖結語不必定在末段
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
宮刑不翦其類也
姚氏際恆曰數節本釋前文而多與前文參差于此
正見古文之妙解者必欲其前後字字相符恐古人
無此印板文字耳
姜氏兆錫曰以上覆解前文正公族以下各條也且
述庶子之職以明待公族之道與世子法相爲表裏
其在外朝宗廟雖司士宗人治之蓋亦庶子總攝之
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姜氏兆錫曰大昕日初明時也凡物以初爲大末爲
小故初明謂之大昕鼓擊鼓也徵召也將視學學中

先以此警眾也有司謂司教之官興舉也秩節猶言
常禮謂釋奠也反復也之往謂往也疏謂釋奠事畢
復命天子乃又之養老之處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
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
養也
蔡氏邕曰三老三人明天地人之道五更五人明五
倫之理以善道更迭而陳且使人更善改過也
杜氏預曰三老八十以上上中下三等
萬氏斯大曰按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

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詳味此章
乃是以燕禮養老而其升降獻酬與其席次當如鄉
注準鄉飲酒禮推之何則燕禮膳宰爲獻主此則天
子親獻燕禮大夫爲賓賓唯一人此有三老五更羣
老故鄭謂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其言旣
是發咏謂醴珍旣具天子遂迎老更入門此時樂工
奏樂故云發咏入門之後揖讓升拜至拜洗拜送爵
三老受爵卒飲而樂止三老酢于天子樂又作天子
卒爵樂又止郊特牲謂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卒
爵而樂闋即此也然燕禮賓至庭乃奏肆夏賓受爵

樂止與郊特牲所言不同者燕禮是君燕其臣郊特
牲是賓主相燕故禮稍異養老事大天子親獻宜從
賓主相燕之禮而五更羣老之獻亦必皆有樂退謂
天子獻三老三老酢天子天子酬三老畢三老乃降
立西階下當序東面一如鄉飲酒主賓獻酬畢賓降
立之儀而五更羣老之獻一如鄉飲酒之介與衆賓
其降立之儀亦同蓋自省醴以至獻酢天子必躬親
之所謂脩之以孝養也祭禮及樂記所謂食三老五
更于太學是以食禮養老也說見樂記
姚氏際恆曰東序說見前三老五更始見於此五更
解者謂更事之更或謂更當爲叟皆非蓋取年之最
高者三人爲三老次高者五人爲五更此五人將來
更迭爲三老故曰五更
陸氏奎勳曰三老五更下復云羣老之位可見老更
各擇一人爲之蔡邕以更字爲叟又以三老爲三人
五更爲五人不可從長樂陳氏引禮運云三公在朝
三老在學爲難愚謂古來三公亦不求備也漢建初
中拜伏恭爲三老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甚合古禮
陳氏不應妄肆譏評
姜氏兆錫曰適亦往也先老先世之爲老更者也視

學在虞庠而養老在東序故將適養老而先釋奠以
禮之也老更所養之老也註曰三老及五更各一人
羣老無定數蔡邕曰更當爲叟三老三人五更五人
二說不同然皆年老更事致仕者故名也饌謂饌處
也退修之者謂酌獻也設席位畢天子親至其處省
視醴酒及凡珍羞之具乃作樂發歌延其入即賓位
而退酌醴以獻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　按孔疏始
之養也緊承卒事反命句始字與卒字相應蓋卒事
乃始更之養老之處也而其訓始字乃又訓爲始立
學以謂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也彼此何

矛盾耶且本章專言養老而養老禮行于學故以視學先之今若訓爲始立學則上下脈不相蒙卽前列視學節又何謂耶況其訓爲始立學而釋奠于先老者爲立學而然非徒爲養老而然也爲立學而然則前章云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初不言釋奠于先老若爲養老而然則養老之必釋奠于先老猶敎士之必釋奠于先師皆禮之常也而乃牽始字爲始立學而反失上下承接之義可乎又按周立四代之學虞庠夏序殷學皆周之小學也其辟雍或謂之成均此其大學也如注疏之說謂視學在虞庠而養

老在東序是二者皆小學耳而考應氏則謂此學之東序非必自爲一學也祭義樂記皆謂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則天子所視卽太學而所適卽其東序明矣視學養老無兩地亦無兩期而其始與卒之相承接又明也始立學之說胡爲哉

任氏啟運曰愚謂義以蔡爲當數則鄭以敬也其羣老之席位當有司設之臯謂此始立學故養老于東序若尋常養老則于東膠疑未然按養老全經已亡此其義也皇甫侃曰養老有四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國事而養其祖父二也致仕之老三也庶人之老四也熊安曰養老每年有七四時四也春入學釋菜五也秋頒樂合聲六也季春大合樂七也孔氏曰或言冬夏不養老則五或言春合舞秋合聲卽養老之事則三或曰春養老夏養致仕秋養庶老冬養死事愚謂冬夏無不養老之理其春秋不再養則宜如孔氏所述耳此天子親養于成均故祀先聖于西學養老于東序若非親養則在四郊之學老更于東序致仕于東膠庶老于虞庠死事之老于瞽宗也又鄭謂此初立學禮隆愚謂天子親養故禮隆耳非親養則宜視此而殺又老更致仕稍隆而庶老死事更隆

也孔謂非始立學不祀先老疑爲當然也

齊氏召南曰以東漢禮證之則三老五更各一人鄭注是也

反登歌淸廟旣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黃氏震蒙曰今所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此德音之致相合而無間是言語之昭示卽登歌之感動所謂語以成之也禮之大者謂其禮關于倫理切于身心其他儀節文物皆不及也

姜氏兆錫曰反反席也淸廟頌之篇首語所謂合語

也老更受獻時立于西堦下之東而天子既退而酳醴以獻矣今皆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詩以樂之歌畢至旅酬時因共合語以成天子養老乞言之禮也德音詩咏文王之德音也其所語說皆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乎清廟詩中德音之極致故爲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嚴氏粲曰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皆曰升歌以管奏者而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

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室上堂下之樂

黃氏啟蒙曰神者人心之虛靈良知也德者心所得之理良能也有者固有之謂達神興德不對達神是通徹其本來清明之氣而因以興其仁義禮智之德性也君臣之位本定貴賤之等本別向以情篤高年愛深奉養位等有時而略今禮畢復序位次天子升自東階南面老更羣老降自西堦北面是正君臣之位也三老在前五更次之羣老又次之是正貴賤之等也上下統君臣貴賤言義行卽位與等之皆正也

萬氏斯大曰正君臣之位是言席次當效鄉飲酒禮燕禮大射儀諸禮始明鄉飲酒主人席阼堦上西面燕大射儀公席亦在阼階上西面今養老略同鄉飲酒禮則天子主席當在阼階上西面與燕禮大射宰夫爲主人公席于阼乃是君位今天子踐阼行事雖主位實君位也三老之席如鄉飲酒之賓當在戸牖間南向與燕禮大射之賓席同五更之席如飲酒之介當在西堦上東面與燕禮大射樂工之席略同羣老之席當如飲酒之衆賓在賓席之西與燕禮大射儀小卿及大夫之席略同燕與大射之賓工及小卿大夫之席乃是臣位今老更雖居賓介之位實則臣

位也故曰正君臣之位天下居君位是貴老更居臣位是賤老居賓位是貴更居介位是賤故曰貴賤之等等位既正而上下之義行矣

朱氏軾曰登歌清廟而語語者講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德音之盛相協可見養老之禮爲至大故曰成之成之者成就天子養老之美也下管象而舞大武大武武王之樂也發揚蹈厲之盛足以感動人心天子大合衆士以事養老使聞武樂而興起于德達有神者謂樂之達士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正君臣

之位三句另爲一條楊鳳閣說義謂向畧君臣貴賤之分而養老矣今合語之後天子南面老更北面而君臣之義正焉天子升自阼堦老更降自西階而貴賤之等秩焉夫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正義之所在也玆皆有以正之是昔形之播告而今施之踐履故曰上下之義行矣此說較舊註爲穩

陸氏奎勳曰下管象卽左傳所云象箾文王之舞也孔疏因象舞而訛爲象武又因象武而訛爲武王之樂陳祥道禮書云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雖

未必然然而辨矣

姜氏兆錫曰下管象舞大武者堂下以管奏文王象舞之曲而于庭中舞武王大武之舞也周頌維清詩乃象舞之樂歌武詩則大武之樂歌眾謂諸學士也凡此歌舞之盛大會學士以行養老之事固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而其中綴兆行列之閒君臣有位貴賤有等上下之義亦無不行矣則先王又豈徒于禮之大者苟託之說語而已哉　陳注曰鄭氏以象爲武王伐紂之樂而疏因以爲管中奏象武之曲庭中舞大舞之舞其意葢以清廟與管象若皆爲文王不應分上下故以下管象爲武王也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今考按嚴氏之說甚明禮書曰維清奏象言文王之典季札見舞象而歎曰美哉猶有憾則象爲文王之詩而鄭氏以爲武王誤矣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王氏曰幼字衍文

黃氏啟蒙曰告樂闋是養老之禮畢也天子於樂闋之時而反國養老之令行焉則發自東序者終於畿內鄉遂之地而恩澤之旁通無遠不及故曰終之以仁也

姜氏兆錫曰闋終也此時畿內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使其反國冬行養老之禮是仁愛終皆徧及也馮氏曰石梁于此塗去幼字今按疏存養幼者之義而鄭註無文疑是譌竄也

李氏光坡曰郊特牲春享孤子秋食耆老熊氏云享

孤子亦享耆老食耆老亦食孤子則此經幼字存之何害石梁王氏亦末矣哉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注作說同悅

孔氏穎達曰此覆說上義一舉養老之事以示天下而眾皆知在上之道德備具者其備具者卽慮之以大而下是也慮之以大是慎其始終之以仁是慎其終

吳氏澄曰記事道古人養老之事也慮謂圖謀之養老而教孝弟于其始徵召學士使知之者廣博是不狹小也故曰慮之以大老者君所法先聖先師又老者所法愛其道則敬其人將養老而釋奠于先聖先師敬所本也故曰愛之以敬適養老之所首祀先老繼設席位二者之禮最先故曰行之以禮具味以致愛躬省以致敬發詠以悅耳獻醴以悅口如人子之養親故曰脩之以孝養堂上堂下之樂相繼作使人知君臣父子之貴賤眾著于上下之義故曰紀之以義養老禮終又命諸侯羣吏各養老幼于其國以廣仁恩故曰終之以仁引兌命者所記自學世子學士及養老皆學中之禮也

朱氏軾曰記述也繼述先代養老之禮也自儀節言之謂之禮自飲食言之謂之孝養秩然不紊者義也油然以洽者仁也敬卽義愛卽仁其道則敎孝敎弟天下之至大也大曰慮養老以敎孝弟爲天下人心風俗計也敬曰愛愛爲敬本敬以行愛也禮曰行習其文也養曰脩整潔備具也義曰紀謹其條理節文也仁曰終自始至終無非恩意之浹洽也文正分承上文各節似可不必

陸氏奎勳曰記事與舉事有別記則記錄舉則舉行記事且泛言之慮之以大正謂養老乃禮事之大者所當籌慮也敬禮孝義仁五者可以言德大不可以云德觀下文一舉事而眾知其德之備又云舉大事必慎其終始其義自見集說依鄭注以孝弟爲大道吳草廬以鼓徵爲慮大陸蒴隱以釋奠先聖先師爲明大道之所本皆屬牽合

姜氏兆錫曰記事猶下章世子之記之意陳注謂四代皆養老後王養老亦記序前代之事也慮猶謀也人道莫大于孝弟故謀慮而推行之也敬以心言禮

以事言以敬而上總指各條之意以禮而下則分指各條之文也喻曉也引兌命者引養老禮行於學而備終始之義故借以結之也此以上申言人君養老之禮也

周氏發曰天子視學至念終始典于學亦似義文乃釋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與秩節即祭先師先聖以序而祭如秩于山川之秩葉氏夢得曰典禮言秩典樂言節恐非　始之養也言此乃養老之始事鄭氏云又之養老之處胡氏銓云之往也皆非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其義等于視膳故曰修之以孝養養老

之禮以乞言而成故曰既歌而語以成之又曰禮之大者合德音之致其言可見諸行非謂與清廟之詩相合　大合衆以事衆即上衆至之衆事即上祭及釋奠養老之事達有神言祭及釋奠與有德言養老也此數語總上文養老幼于東序句義賅備幼字非衍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朱氏軾曰不安節節常也謂飲食起居不能如常也不滿容容貌不充美也

姜氏兆錫曰文王朝王季日三此朝夕而已文王行不能正履此色憂而已蓋又因以見文王武王之為至聖而異於常人也

周氏發曰篇首文王之為世子一節乃記世子實事篇末世子之記曰一節乃仿文王之為世子以著明世子之禮孔氏謂文王之為世子是聖人之法故又記尋常世子之禮玩末節文字與首節文略同未見聖人常人之別記禮者豈敢以常人待後之世子哉

其說不可從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朱氏軾曰問所膳問所食何物多何物寡也羞即所食之物膳多者宜多進寡者宜寡進問所膳即知所進之宜多宜寡也知之則以命宰膳之人使知所進饌必敬視謹疾也平時上食必察至疾時尤加謹焉

嘗饌善善多也饌多則疾漸愈故于心喜而能食姜氏兆錫曰養疾者衣齊時所衣之元端服蓋敬齋而親養也善猶多也此章又推言世子之法以結篇首之意也

方氏苞曰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沓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劉歆之徒實爲之而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涖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

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涖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强而附之增竄之迹隱然可尋莽將卽眞天公使者見夢于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故僞附此記以示年齒命于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顯悖于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僞亂故祿亦疾焉余于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刪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又曰莽之亂政皆託于周官而僭端逆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于今者爲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何徵也蓋自武帝置博士弟子易詩書春秋儀禮列于學官各有師承而世守焉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唯戴記後出未顯而周官則莽與歆始發之故恣爲僞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閒見周官之

書而傳戴氏之學者能辨此記所增竄及明堂之非眞故特徵天下有逸書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于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異同其曲自蓋者可謂曰備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略爲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据以別其眞僞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疑蓋書可僞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

焉其爲歆所增竄僞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
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
分竄于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爲歆所僞亂者轉
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
哉蓋若天所屬焉俊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
敢避也　又曰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
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
假王涖政也次毛詩以毛詩後出未顯俾衆疑其引
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于毛公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爲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于諸官也並及爾

雅襍家使衆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託
雖有稱引而于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
或襍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並論其誣枉未有若周
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武王夢帝與九
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爲其父
兄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
爲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
士所心非也莽爲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不
主其喪則襍記之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
去一間耳而古者子爲大夫于父母之服即有變況

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爲大夫父母之爲士者尙不
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爲體而可私屈爲母
喪主乎歆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姦凡所增竄
辭氣頗與周官戴記爲近故歷世以來羣儒雖察其
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
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余攷自
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爲妖爲孽亦未有如歆之
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姦言當時即交訕焉而歆蠹
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七百餘年而莫
敢芟薙則歆之罪其更浮于莽也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八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運

朱子曰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

陳氏澔曰疑子游門人所記篇首大同小康說則非夫子之言

黃氏震曰篇首意匠微似老子然通篇混混爲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論治謂聖人耐以天下爲家中國爲一人論人謂天地之心又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論禮謂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皆千古名言

姚氏舜牧曰其大旨要在蓮禮則能挽小康爲大同承天道以治人情乃君之大柄然治必有本故貴立身于無過之地其下教以守正教以作則教以修義之柄禮之序明于順乃能守危總責成君身見治人必先自愼也

黃氏乾行曰運謂氣運氣運在人則爲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爲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爲符應禮樂陰陽相爲表裏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

芮氏城曰以運會言則自唐虞而三代大同而小康其衰也爲杞宋爲幽厲爲幽國疵國僭君脅君汙隆升降皆時會爲之也以運行言則自分天地轉陰陽變四時播五行垂而爲日星竅而爲山川明有制度幽有鬼神變化流行皆大一爲之也一篇前後義兼兩端

黃氏叔陽曰天人相爲符應先法陰陽而作禮樂終以禮樂而贊陰陽按如此則運會不齊雖有不齊而王者自能挽之矣

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禹湯文武周公之世爲小康者有老氏意而語又引以實之且謂禮爲忠信之薄皆非儒者之語所謂孔子語記者之辭也

姚氏際恆曰此周秦間子書老莊之徒所撰禮運乃其書中之篇名也後儒寡識第以篇名言禮故採之後來二氏多竊其旨而號爲吾儒者亦與焉詳篇內誠恐惑世亂道之書也

陸氏奎勳曰舊謂子游之徒記錄孔子語余觀首章以五帝爲大同三王爲小康蓋緣漢初崇尚黃老故

戴氏搢五予之大旨而附會爲聖言不可信也夏時坤乾魯之郊禘非禮此二條出自孔子其餘醇駁互見若藏身之固家國天下之肥大一四靈之類非本戰國諸子即用秦漢雜書研經者當別白觀之

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觀皆去聲下與如字喟去媿反

朱氏申曰言雖不及見帝王之盛而有志焉孔子有帝王之德而不得其位故但有志而已

黃氏乾行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雖聖人不能不與時推移若欲回情文兼備之風反大古無爲之治亦非人情但人亾政息故不能不惓惓于魯耳

徐氏師曾曰英謂三代賢臣

黃氏啟蒙曰魯也分注中嘆魯二句總是傷今思古之意大道句以君言三代句以臣言某未之逮兼上二句有志只指三代之英未逮有志謂氣化出于天不可强必人事出于人或可挽回也正是答所以嘆之之意此數句不可說在嘆魯之外

姚氏際恆曰一起便類南華家法　又曰鄭氏謂蜡亦祭宗廟孔氏引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以証不知月令自雜秦法若郊特牲八蜡則未嘗言祭宗廟也孔氏又曰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鄭註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今以下云出游于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按孔謂宗廟在雉門外左者据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也然則孔子焉知非出自公社耶何必以此牽合而自違鄭注郊特牲之說哉

姜氏兆錫曰蜡禮詳見郊特牲篇觀象魏也門兩旁

縣國典于上以示人故謂之兩觀而子與魯蜡祭之賓故祭畢遊其上而感嘆也嘆魯見第四章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大道之行謂五帝之上三代之英謂三代之時方氏曰以其無名无迹故以道稱之以其代興代廢故以代稱之禮至三代其文極矣故以英言之行對隱而言英則對質而言也夫子言我今雖未及見此而有志于其所爲也此亦夢見周公之意故因問而發之

齊氏召南曰本蜡民也而謂之蜡息民之祭必在蜡之後故相連而蒙其稱也詩檜風疏云大蜡祭與息

民巽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同月相次故連言之耳　又曰宋儒解志作立志之志孔子自言有志于行道文義似順鄭則以古記解志字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矜讀鰥 分音問

朱氏申曰不獨親其親孝其親以及人之親也不獨子其子慈其子以及人之子也使老有所終以將化而欲善其終也壯有所用以方剛而欲致其用也幼有所長以向少而欲趨于長也天之窮民與廢民發政施仁宜有以養之謀閉而不興以力不必爲己而同乎無知盜竊亂賊而不作以貨不必藏于已而同于無欲也

黃氏啟蒙曰大道之行何人如在上之人不以天下私其子唯選賢能而與之則公而不私矣所講而敦行者誠信所修而結好者和睦則信而不僞和而不爭矣由是天下之人亦無復私吝無復詐僞無復乖爭親吾親以及人之親而孝廣焉子吾子以及人之子而慈達焉使老有所終而生死無憾也壯有所用而才藝見庸也幼有所長而養育必至也至于矜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而不至于無告男則各有職分女則得歸其家貨惡其捐棄于地者貯財也然貯之正以資天下之用而不必私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者任勞也然勞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必專于爲己風俗之厚如此是故姦邪之謀閉塞不興竊盜亂賊之事絕滅不作莫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此之謂公

道大同之世也此吾之所以不能忘情也

姜氏兆錫曰天下爲公言不以天下私其子孫如堯授舜舜授禹是也所選者賢所與者能德才備也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爲者和睦內外合也是以親其親以及人親子其子以及人子使老若壯若幼者矜寡孤獨廢疾者各得其所男則各修士農工商之職女則得歸良善之家貨惡其棄于地也然但得貯貨以資用足矣不必擅而藏於已也力惡其不出于身也然但得竭力以成事足矣不必專以當于己也夫如是故姦邪之謀閉塞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滅不起

而外戶可以不閉矣豈非大同之世乎一說外戶者戶設于外而向於內也

李氏光坡曰勿論堯舜氣象三代視之有大同小康之別即當身自驗所見故老遺俗渾樸摯心即有此等大同意思以視後生流習便別且句句實理休養漸摩可以馴致非荒忽不可幾者宋元儒隨聲爲老氏意眞不解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

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知音智埶音世亦作勢去起呂反　案故謀用是作十字當在貨力爲己下大人世及上此錯簡耳

張子曰大道之行由禮義行者也禮義爲紀行禮義者也紀對綱而細規規然詳于小不見其大也若夫大道之行禮義沛然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陸氏佃曰與賢與子其義一也不足爲時之厚薄然後世一不與子則爭亂隨之是亦天也雖以爲時之厚薄可也

黃氏啟蒙曰今大道既隱上下風俗已不如隆古矣使不有禮義以紀之何所維持以伺古風故禮必有義也用禮以品節義以裁制以是爲紀使之有條而不亂焉以禮義紀人倫則以正君臣而仁忠以親父子而慈孝以睦兄弟而友恭以和夫婦而義聽以禮義紀政事則以設制度而立綱陳紀以立田里而體國經野以勇知爲賢以爲已爲功是禮義于彝倫何可一息無則知禮義之所關爲甚大也禮義以爲紀雖不能謀閉不興然而規爲制作俱關世教則謀因

禮義而作何可無謀大道爲隱既不能盜竊亂賊不作則誅鋤懲艾之法自所必嚴兵由肅禮義而起何可無兵然其任非可易勝也必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乃堪此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夫禮以爲治也謹之寔何如義爲人心之裁制謹禮以明其義則制度一定而義自昭忠信禮之質謹禮以考其信則禮文既定而信自成過者人所不免謹禮以著其過則越禮犯分者無所容矣愛者仁之施謹禮以爲仁之法則而推恩有序矣讓者禮之實謹禮以講說乎讓使尊卑當可而不至踰節矣凡此五事皆所以示

民爲常法使民由于禮義之中服于仁讓之化而得
以寡過於身也此六君子謹禮之意皆以禮義爲紀
者蓋處小康之世而無不盡之人心當大道之隱而
復冀大道之行夫子之有志者正欲如此彼謂道隱
而後有禮禮設而後召亂幾何不爲漆園河上者藉
口也

姚氏際恒曰以老莊解此文者鄭氏于兵由此起下
曰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于是謂小康下曰大
道之人以禮于忠信爲薄陳用之曰莊子述伯成子
高對禹之辭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

子賞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大同小康之
辨也觀鄭陳之解不煩更駁矣又莊子呼堯舜禹湯
文武曰此六子者此文呼禹湯文武成周曰此六君
子者筆法亦相類　又曰觀分別大同小康之旨全
是以堯舜傳賢禹湯傳子爲分別戰國異端之徒本
有至于禹而德衰不傳賢而傳子之說孟子之門人
述以爲問非孟子力闢之無以解當時之惑不意後
人猶以此等文采入禮記豈目未睹孔孟之書者耶
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吾儒之道
也此文曰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是謂大同此墨子
之道也

朱氏軾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郅隆之治
無過於此大同之說創自老莊漢儒撫入禮經惑矣

姜氏兆錫曰家語無禮義以爲紀至兵由此起十句
今味文義禮義以爲紀以下七句當在謹于禮者也
之下記者蓋緣上文以爲二字文勢相類而錯簡也
此殆非小誤宜正之天下爲家言以天下爲私物而
傳之子孫也大人統指王侯也父子相傳爲世兄弟
相傳爲及以賢以功者以勇知爲賢而以爲己爲功
也紀綱紀也著明考成也義質而禮行故曰以著信

先而禮後故曰以考刑猶法也講猶習也常謂常法
指著義以下五事而言勢猶位也不由此五者則勢
位且去而天下以爲殃民也小康謂不如大同之世
家語亦無此句　陳氏曰此亦大上之世貴德其次
務施報往來之意故言大道爲公之世不規規于禮
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然其說大約出於老莊之
見非先聖格言也愚按篇首本有語病又緣禮義以
爲紀七句上下錯簡末後增小康一句其病滋多宜
王氏陳氏辨之嚴也學者以家語參定其文而愼論
之可矣又按篇中數番問答其上下文脉雖相承而

意緒各出今畧依孔氏分爲段落此上三節爲第一
段蓋首答子游之問以遡帝王之治而歸于禮也
李氏光坡曰至此爲一段言風俗之不古若也　又
曰至此爲一段惟各親其親子其子故宜正之篤之
睦之和之唯貨爲已故宜設其制度立其田里唯力
爲已故宜賢其知勇功其爲已爲已能修其本分者
故以爲功也跡云緣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爲此
以下諸事之紀是也　又曰此承次段言禮義爲紀
惟三王能盡其道也著明也考成也刑則也刑仁以
仁爲則也五者之序畧如敬信節愛義近于敬信卽

信也著有過節也刑仁講讓愛也示民有常所謂如
四時如金石者此三王之所以爲三王也後世或名
至實否不然或始勤而終怠化安能久道民安能成
俗哉
方氏苞曰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謂有國有家者
而不由禮必致傾覆也衆以爲殃謂齊民而不由禮
必致殃咎也舊說與上下辭意不相承接
任氏啓運曰按家語原文知記者刪改求高而得謬
細推疏意又知本文有錯簡故正之至大同小康之
說王石梁嘗爲近于老莊但孔子謂韶盡善武未盡

善孟子謂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聖人分上不同則治
化亦異但總是天理上事與私心詐力迥殊後人非
湯武者純度以後世私心議湯武者又不識聖人分
上增級均之無當耳　又曰篇中言禮極其盛矣而
要不外承天道以治人情之一言蓋在天爲天之道
陰陽鬼神四時五行皆天道也其在于人則爲天命
之性率其天命之性則性善而情亦善焉所謂發而
中節原不遠于未發之中也然人氣質所賦鮮有不
偏而物感之交遂附于情自以汨其性而天道之本
然者失矣聖人本天道以治人之情非與情爲矯而

與情爲安情得而性自得矣此聖人修道之教所爲
繼天而立極也極之大順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三
代之英而大道之行矣通篇文勢前後呼吸是謂大
順纔與是謂大同相應家語原文可据也記者不解
忽竄入是謂小康一句致前後全不相應故愚謂刪
此四字卽得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于
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

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吳氏澄曰言制禮者必根本于天效放於地徧取法於一切鬼神而達爲人所通行之禮也
徐氏師曾曰天秩有禮禮以承之者禮之體人情易縱禮以治之者禮之用夫禮以下又詳言之禮無過不及之差是本天之節文有上下之等是效地之高卑有變通之妙是列鬼神之變化三者理也所謂承天之道也達于喪祭以篤父子達于射御以和長幼達于冠昏以明男女達于朝聘以正君臣八者事也所謂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二而一也

黃氏啟蒙曰本于天者天垂象聖人則天以立極五典五禮本于天秩天敍也殽于地者卑高陳而貴賤位也列于鬼神者因其屈伸往來之理而布列其報本反始之情也是天地鬼神皆自然之理而爲天道曰本曰殽曰列皆所以承天也王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人情之所不能免者禮則達于其中而有條不紊所以治人之情者此也故聖人以此禮爲教而示天下知所服行正所謂承天治人也天下國家可得而治而人情無不治矣
姚氏際恒曰前文輕禮則根柢下老莊此文重禮又特貌似聖人言耳全不計其矛盾也此篇皆一人之作不知者見其有是有否以爲參襍誤矣後倣此
姜氏兆錫曰家語先王下有所字無故夫以下三十八字較得之殽效也列序也本于天者因天道之盈虛而爲之節殽于地者順地勢之高下而爲之等列于鬼神者參造化之屈伸而爲之用喪祭以下八事析言禮制之目也此節爲第二段子游即禮發問而約言禮之始終本末以答之也
李氏光坡曰本于天三句註解至矣蓋殽于地下文曰列地利曰極百貨從無法下高下之意而列于鬼

神下文自天地之後次祖廟山川五祀不別言鬼神則三者即是亦無取屈伸往來之意然而下屈伸之義亦未嘗不包含也
方氏苞曰故失之者死云云古人威儀言動毫不在於禮而觀者決其有死亡之釁後世人猖狂偷惰無毫末之在于禮而未見所爲禍變者以其身心原未嘗習於禮也然悖禮之甚亦未有不招殃致凶者列於鬼神即下命降于社云云之義注甚確不可易也故聖人以禮示之而幽厲以後諸侯大夫僭通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正矣然究其源則由天子壞法亂紀

而後諸侯僭于天子諸侯君臣爲謔而後大夫逼于
諸侯其致亂之由因不能示之以禮則撥亂之道亦
唯禮可以已之要緒前後乃一篇之樞紐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
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
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顧氏元常曰上文言三代謹禮故此從夏殷言之下
言古今禮之大意至我觀周道以後乃歎魯之本旨
也

黃氏啟蒙曰極言欲盡前代之禮而盡言之也夫子
只舉夏商而言謂二代之禮且不能盡況其他乎其
看得夫子隱然有從周之意見可盡言者唯當代之
禮也得夏時坤乾處但言得其書耳不可露出義等
二字以是觀之是指書與易言觀觀其義與等也義
與等即所謂禮也坤乾謂之義者健順之理奇偶之
象寓焉夏時謂之等者歲月日時甲乙先後寓焉
姚氏際恆曰夏殷之禮孔子既歎不足徵若又贅此
二語于下則是足徵也文義且不通況其誣妄乎夏
時取孔子行夏之時爲說坤乾取孔子乘殷之輅爲
說地地載物故以爲首悉荒謬不足辨後儒以大戴
記之夏小正實夏時以周禮之歸藏實坤乾總同一
無稽也
陸氏奎勳曰夏時非今所傳夏小正觀小正之命名
必更有大者可知坤乾即是歸藏蓋取坤以藏之之
意周禮三易掌于大卜秦人又不焚易卜之書而漢
儒竟無宣通其義者吾故曰射御醫卜不與士齒是
漢制之失也
姜氏兆錫曰自此至禮之大成也七節家語禮運篇
並無而錯見于家語問禮篇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
證也夏時夏書名舊謂即小正坤乾商書名舊謂即

歸藏也孔子言我欲觀夏殷之道故適二國而求
之乃皆無可徵驗僅于杞得夏時于宋得坤乾吾以
此觀其義理等列而已二代治天下之道豈可悉聞
乎論語曰文獻不足故也義亦相倣蓋以示禮文散
失之慨而下文僅舉其義以約之也　石梁王氏曰
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恐漢儒依倣爲之如其說則
小正坤乾何足証禮大槩此段倣魯論爲之近儒有
反引以解魯論者謬甚中庸亦無是說也
李氏光坡曰注疏是矣蓋曰夏時者以夏紀時備載

一代損益盛衰如春秋然至秦漢時此書又失故注曰其存者有小正非即以小正盡夏時也坤乾者以陰陽紀事如洪範然亦非盡于歸藏也然夫子旣見其一代損益盛衰之故而猶歎不足者亦足見今周禮雖存但冢宰之治邦國之六典治都鄙之八則先儒云當別有篇卷今僅有其目而無其書如此之類故曰不足耳非全無也

方氏苞曰孔子不言之意蓋謂夏殷禮旣無徵周禮雖存而諸侯放恣大夫僭橫亦不過如坤乾夏時僅留其書冊吾雖學周禮亦不過以觀二書者觀之而

已因推原上古中古皆本仁敬誠孝制喪祭之禮以正天下國家至周而大備聖人創制如此其艱難而今已掃地無遺是以不能不痛惜于幽厲之傷周道也

齊氏召南曰鄭解徵字誤宋儒以證字解之是 又曰按鄭注解甚活夏小正亦夏時之一種坤乾亦歸藏之屬也原未嘗指定又按周禮大卜注云歸藏者萬物莫不歸于其中又引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易歸藏黃帝易鄭不明云歸藏是殷易也賈疏引鄭志答趙商曰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鄭此註則斷以爲殷易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捭音蘖汙音蛙抔音陪

彭氏廉夫曰蕢與蒯同桴鼓槌也以蒯杖爲槌而擊土鼓

徐氏師曾曰此下六節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而此以養生言之也聖人制作有鼎飪以爲食尊罍以爲飲聲樂以爲節其節如此然其始燔黍捭豚而已汙尊抔飲而已蕢桴土鼓而已簡陋如此而其眞實無僞可交于神明況于人乎後聖得其意而制禮

以飾之此禮之所以始於飲食也

黃氏啟蒙曰飲食人之大欲故制禮之初緣人情之大欲爲經世之大防而始于飲食焉何者上古鼎飪未具而燔捭以爲食壘爵未設汙尊以爲飲革木未備而蕢土以爲侑食如此其簡陋推其心之眞實無僞則一念之誠亦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幽且不違而況于人乎是上古無禮之文而有禮之意後聖得禮之意而飾之以文禮豈私意以爲强世之具耶

陸氏奎勳曰蕢桴謂束草爲鼓椎鄭註讀蕢爲由非也

姜氏兆錫曰燔燒也捭擘也釋黍米擘豚肉加燒石之上而燔之古未有金甑故也汙尊掘地為汙坎以盛水也抔飲以手掬而飲也蕢桴按字書以草為鼓椎也土鼓以土為鼓象也蓋上古世風樸素人心誠慤雖如此亦可致敬鬼神而不為簡也

李氏光坡曰疏解至矣此言禮之初至禮之成或原或委夫子非鑿空搆造必有所本而文承夏殷之後我觀周道之前非得二書而何夫子語取有徵如曾子問必稱聞諸老聃是也不然幾何不為臆說而無明証乎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徐氏師曾曰飯含也腥生也生米未有醒氣苴包也孰熟肉此以送死言之見後世送死之禮非後聖以私意制之皆從古初人心自有之哀戚耳

朱氏軾曰體魄二句當在天望地藏句上此禮之初也後世死者北首從地藏之意生者南鄉從天望之義

姜氏兆錫曰及者以喪禮對祭禮而言也皋發語辭聲某死者名也呼之者欲令體魄復合卽楚詞所謂招魂也如是不生乃行喪禮也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取生稻米為含飯也苴孰者用中古火化之利裹熟肉為遣奠也故始死望天而招之以知氣則升而上也既則葬地而藏之以體魄則降而下也死則首北向向幽而歸根生則首南向向明而相見凡此皆從古初之遺制而非後世所能易也

方氏苞曰飯腥苴孰恐係上古之禮於周無考舊說以生米為含非也生米不得為腥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

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橧音曾　茹音汝

方氏慤曰人稟陰陽而生則陽故順陽而居冬陽燠于下故居營窟夏陽燠于上故居橧巢

陳氏澔曰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并食之也

徐氏師曾曰鳥曰羽獸曰皮

黃氏啟蒙曰昔上世未有宮室而巢窟是居未有火化而血毛是食未有麻絲而羽皮是衣此非智未及也時使然也

姜氏兆錫曰營治也治土為窟于高阜也橧聚也聚

薪爲巢于深林也茹猶食也蓋未有火化故去血毛不能盡而并食之與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戸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范範通亨烹同酪音洛治平聲）

吳氏澄曰營窟土處以避寒橧巢木處以避暑飢則食鳥獸之肉寒則衣羽皮此太樸陋不可從也乃言中古可從之禮修火之利總下三事范金合土一也烹炮燔炙二也治麻絲三也以養生三句結上文

董氏應暘曰宮室代上古之巢窟烹炙代上古之血毛麻絲代上古之羽皮皆修火之利

黃氏啟蒙曰燧人氏作而後麗木爲火修之以利民用爲型範以鑄金石合瓷土以爲陶于是有臺榭之類而代巢窟有燔炙之類而代血毛有布帛之類而代羽皮則養生送死祭祀皆無所憾矣故今世之居處衣服皆從聖人之初制而能易之乎

姜氏兆錫曰首獨言修火之利者從其急而約言之也范字當從竹韻注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皆鑄器之式也范金者造形範以冶冶也合土者合坏墼以作陶也裹燒曰炮加于火上曰燔貫于鑊曰烹貫而置之火曰炙酪醋也朔亦初也

陳氏曰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始謂之朔也從猶遵也蓋承上以起下之詞

李氏光坡曰養生承宮室節送死承及其死也節以事鬼神上帝承始諸飲食節朔亦初也書火利既修則生得其情死盡其常郊格而廟享矣然原其始則此三者古初本有其意後聖從其初意而修之耳夫一則曰從初再則曰從朔皆言禮本于情理之極何嘗以爲忠信之薄如老氏乎諸儒過矣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戸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醆側眼反粢依注爲齊才細反醍音體嘏音古或作假古雅反祜音戸）

吳氏澄曰此祭之初事君臣父子指尸與君也兄弟同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夫婦君與夫人各有其禮各有其事各有其位故云正篤睦齊及有所也

黃氏啟蒙曰此二節承上既有宮室亨燔醴酪布帛可事鬼神上帝因備言其祭所陳設以降上神及其先祖且言其祭極倫理之詳足以承天之祜又言其

初祭時若是其嘉魂魄也足以合冥漠既退時又若是其祝嘏也足以稱大祥此其制兼古今之精義極質文之美乃爲禮之大成也夫禮之始諸飲食可致敬于鬼神必至是而後爲備故歷歷言之

姚氏際恆曰醴醆粢醍澄酒鄭氏强執周禮酒正泛齊醴齊盎齊醍齊沈齊之五齊以配合之不知周禮本襲此等字義以爲五齊之名不得復引爲証也且此是四周禮五此無泛齊字義周禮無元酒皆不合而以周禮五之四配合此四之三尤謬

姜氏兆錫曰此下二節承上而遞言之也太古無酒

用水行禮而已後王重古以色尊爲元酒祭則設于室內而近北也醴卽周禮醴齊醴猶體也粢漸生汁于中而外存體也一云酒漸成而汁與滓若一體也醆周禮謂之盎齊醆與盎皆充溢之意謂汁充于中而外溢也一云盎猶翁也酒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二者後世所爲故設在室之稍南近戶也粢醍卽周禮醍齊成而紅赤色也又冠以粢者過此則滓沈而不可見矣又次之故列于堂澄酒周禮謂之沈齊此則酒既成而粢滓已沈也又在堂之下矣按周禮五齊此獨不言泛齊未詳或曰玄酒卽周禮之泛齊始

爲而浮滓泛泛然猶水色也若水不得名酒且又自有明水矣澄卽周禮之沈齊酒卽周禮之事酒昔酒清酒此蓋歷言五齊三酒所陳之位非有闕也祝爲主告神之詞嘏爲尸致福於主之詞說見曾子問上神謂天神也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是正君臣父北面以事之明子事父之道也是篤父子睦兄弟者獻長兄弟及衆兄弟無不徧之類齊上下者獻神與登餕各有序之類夫婦有所者君在阼夫人在房咸以禮之類如此則神格鬼享豈不承上天之福祐乎聖人所謂祭則受福者此也

李氏光坡曰節首故字承事鬼神上帝而言蓋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養生送死之道該之矣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黃氏啟蒙曰鬼神之冥漠不可見望其來而歆享全在聚已之精神以契合之然而非物不足以表其誠也故如是而作其祝號矣如是而祭元酒薦血毛腥其俎三者皆法上古之禮也又孰殽之是陳越席布冪之必備澣帛之爲衣醴醆之爲薦君與夫人交獻

七者又法中古之禮也凡此皆所以嘉其魂魄也嘉魂魄者蓋死者之魂魄既分唯是祭其盡物君親與夫人交獻之際儼然若事生者然則既分之魂魄其若復屬而與我相嘉會乎是所謂嘉事死者之魂魄也是所謂葬合神明于冥漠之中也

姜氏兆錫曰作祝號者周禮大祝掌六祝以事鬼神元一順祝二年祝三吉祝四化祝五瑞祝六筴祝也又辨六號以享右祭祀一神號二鬼號三祇號四牲號五齍號六幣號也此總言之也祭元酒者祭必設元酒不用以獻此未迎尸以前室中陰厭之禮也薦

血毛者始殺牲取血毛并肝膋以告神于室此尸在堂時制祭之禮也腥俎者解牲用俎盛牲體獻尸於堂此朝踐時獻腥之禮所謂豚解而腥之也孰殺者解腥骨體爛諸湯迎尸獻于室此朝踐時爛祭之禮所謂體解而熟之也與猶授也越席蒲席也郊特牲所謂蒲越稾鞂之尚也冪覆也禮器所謂犧尊疏布冪也澣謂練也染也祭統所謂以其純服也獻醴醆者朝踐時當用醆醴饋食時乃用醍澄也薦燔炙者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炙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肉從也交獻者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至九獻皆交相成也凡此皆以嘉善于冥漠中之魂魄而葬合之是之謂合漠也

齊氏召南曰按司尊彝注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于是以璋瓚酌亞祼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賈疏云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祼後王乃出迎牲按內宰注云王既灌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祼出迎牲后乃後祼其實以此注爲主也据此則后從灌二獻也當在王乃出迎牲之下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

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吳氏澄曰此言祭之末事自初至中末祭禮大備故曰大

徐氏師曾曰奉上世之禮物而不及後世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不及上世則無本故文質備而大成此以上言禮之得者以申謹禮之意禮莫重于祭故特言之其所言多宗廟之祭而越席疏布則非廟祭之物以降上神亦不專先祖之靈蓋亦錯舉而互見之要其爲禮之意亦一也

黃氏啟蒙曰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鉶

羹祝以孝告而儆若有以交於神嘏以慈告而恍然有以致其福於以傳當世之儀文斯爲祭之極善乎斯其禮之大成也

姚氏際恆曰祭禮不過五禮之一端不得謂禮之大成

姜氏兆錫曰退而合亨者向之肉湯爓而已今乃烹向之俎惟載右體今左體等亦合以烹也體其犬豕牛羊者別各牲體骨之貴賤以供尸賓之屬之俎也實簠簋籩豆鉶羹者簠內圓而外方盛稻粱之器簋外圓而內方盛黍稷之器竹曰籩木曰豆盛脯醢之

器鉶如鼎而小和菜羹之器也於是祝告尸以孝敬祖宗之道嘏告主以慈愛子孫之道而幽明上下祥善通貫是之謂大祥而非徒泛然感通已也由合莫至大祥而禮乃成矣舊注腥其俎以上是法上古之禮孰其殽以下是法中古之禮退而合烹以下是行當代之禮者非越席疏布祭天用之以前固兼言以降上神故及之也此上七節爲第三段言假復閒而孔子歷告以禮之自初而盛之意也

齊氏召南曰按薦孰一節前後序次疊見當云薦孰是正祭正祭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如明水之尊以

報陰也祝更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以報陽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九終

浙江書局重刊

郭學欒校

孫祖燕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運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契息力反

王氏應麟曰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也若以王制爲當用則如泮宮閟宮春秋不書矣

郝氏敬曰魯頌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故春秋書郊自僖公始使魯郊由伯禽則僖以前豈無一牛之傷而獨于僖後數數書之耶則魯郊斷非周公之舊夫子所以歎之

姚氏際恆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奚適矣此依左傳孫湫謂魯秉周禮及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爲說然不明言魯秉周禮之故而第以周與魯較恐當時之魯未必遂愈于周其言殊有礙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與上舍魯奚適之旨不冡且孔子必不謂魯郊禘爲非禮此因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之說兩章附會爲說也謂周公其衰尤謬孔子歎吾衰而不夢見周公豈及嘆周公之衰乎杞宋郊禹契其事亦屬無稽孔子既稱杞宋文獻無徵安得又以郊天配祖之典鑿鑿而言之乎即以杞言史稱殷時禹後封已絶至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其國甚微則殷周之世必無得郊之禮可知孔氏又謂祭法夏郊鯀殷郊冥今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此說尤武斷不知出何典記然祭法郊鯀郊冥本之國語此云禹契與之異亦足見其非確矣

姜氏兆錫曰家語節首有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十三字而孔子因答之如此節末又有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同此禮也二十四字文義較完宜從之　成康之後周道日微至幽厲而大壞獨魯周公之國可以一變至道則舍魯何往哉然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之功德將反因之不著矣杞宋之郊禹契乃世守天子之事以事其祖也而成王乃以周公有勳勞而賜之與二王後同也此豈所以表周公之道哉　程子曰周公雖聖人臣也凡周公之功皆人臣所當爲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皆非矣石梁王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可祭社稷杞宋之郊是禮之所許魯有郊是背周公之禮與杞宋不同也

齊氏召南曰注非也當以下文杞宋例之魯以侯國當祭社稷而已非王者之後而郊祀天地非僭歟周公制禮以垂則千古而其子孫自亂之謂之何哉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陳氏澔曰祝于始嘏于終禮之成也中間禮節一遵常古內盡于己而外順于道矣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

黃氏震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各有分守今乃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于是是謂大假此章本歎非禮先儒誤也

陸氏奎勳曰鄭注大夫之訓同謬今說据嘉樂詩假與嘉通亦非觀下文是謂幽國是謂僭君皆指失禮者而言則此謂假借大與郎如字讀可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因歷言失禮之弊也羣禮祝於始嘏于終舉始終而言也常古謂古之常禮假家語作嘉猶上章大祥之意承上言天地社稷之祭君臣之分凜然曾敢易而僭之哉惟行當然之理則有自然之福矣

方氏苞曰天子諸侯各有當祀所謂常古也常古不易乃得大嘏下所列皆易其常古以生禍亂者故以是起之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陸氏奎勳曰藏于宗祝巫史必有不可示人者金華應氏曰非若隋之矯舉必為漢之秘祝其說是也

姜氏兆錫曰周禮大宗伯掌治祀享祭之大禮衰世瀆亂古禮惟聽之宗祝巫史而已是幽昏之國無以

昭典禮也　家語節首有今使二字藏上有徒字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君臣為謔所謂幽厲傷之也

方氏苞曰禮者聖人所以正天下國家而莫重于祭君人者明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身體力行之然後仁義有所推事物反其本今乃視為具文及時臨事唯視宗祝巫史執其禮薦其辭若臣昏暗至此則萬事皆冥行矣是以謂之幽國也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陸氏奎勳曰醆斝及尸君愚謂大夫而祖諸侯若三家立魯桓之廟是也孔疏夏醆殷斝之說甚謬

姜氏兆錫曰醆夏爵名斝殷爵名惟杞宋二王之後君得以其爵獻尸而尸亦以其爵酢君其餘唯用時王之器而已今用此以及尸君則僭矣

方氏苞曰杞宋尸象前王他國尸象國君故曰尸君

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顧氏臨曰冕有五絺冕元冕卿大夫得服之皮弁通用其飾不同

黄氏乾行曰臣而脅君其罪易見君而見脅蓋無不善之積乎記者深罪君之見脅與春秋君出奔書名同義

姚氏舜牧曰脅君臣脅其君也

姜氏兆錫曰冕祭服弁朝服也以朝廟之尊服國家之武衛而大夫之家僭之非脅其君而何哉

方氏苞曰孤絺冕大夫元冕禮也而不得藏于家何也冕弁皆助祭于君之服也周官司服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其文繫孤卿大夫士之後則大夫士之上服皆臨事而官授之其家不得私製所以大為之防也內司服嬪婦令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為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弁師職凡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服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凡諸侯朝覲歸國天子必賜車服則亦不得自為但可藏于國耳大夫而藏于家是自為且私用之也必料君之不能詰而後敢擅藏私用非脅君而何周公制禮以冕服優卿大夫而臨事授于有司不得私為以軍事任卿大夫而兵具藏于卒伍不得私作聖人之法所以萬世而無弊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陳氏澔曰大夫樂有判縣不得如三桓舞八佾

姜氏兆錫曰禮大夫之家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其祭器唯公孤以上得備大夫無田祿者不設

有田祿者設而不備又周禮大夫有判縣而儀禮少牢饋食無樂或君賜乃有之今反是則無等而亂矣

方氏苞曰大夫祭器不假記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又問大夫之富曰祭器衣服不假周禮大夫有判縣之樂豈皆王朝大夫之事而在侯國大夫則為非禮耶春秋傳晏子曰惟卿為大夫言侯國之卿降于王朝一等得大夫之禮大夫則當用士禮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于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陳氏澔曰昏喪不使所以體人情也而喪尤重于昏今乃不居喪于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己之家矣卿大夫于君爲臣僕又其臣也今卿大夫乃與僕雜居齊列是忘己之身在君之朝矣

吳氏澄曰先言臣僕之不同稱以見臣僕齊齒之非禮先言昏喪之不使以見衰裳入朝之非禮

黃氏乾行曰無吉凶之辨無貴賤之分是皆君無節制使然罪在君也

姜氏兆錫曰臣者對君之稱僕者從主之名非齊列也人臣有重喪或新昏期年君不之使何入朝之有

故今乃不喪于家而以衰裳赴朝又與臣僕雜居齊列是蔑禮而君與臣共此國也

方氏苞曰古者士大夫旣卒哭而服公事自不能不入朝故脫齊衰存弁絰此禮以權制者也當孔子時齊晉雖有強臣然陳氏包藏禍心而方假仁義以收民望自不敢顯悖禮之外節晉則知悼子在殯杜蕢諫平公鼓鐘諸臣亦必無衰裳入朝之事惟魯君如寄生臣民久而安焉史記稱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則三桓不肯以臨魯君之朝而易己之衰裳明矣總言衰裳期功皆不脫也說者于篇首即曰孔子之歎蓋歎魯也春秋時大夫之強逼列國亦有之而未若魯之甚晉之韓趙家有藏甲而未若三桓盡奪君之土地人民而公室轉無兵也歌雍詩舞八佾則所藏者豈獨大夫之冕弁哉陪臣執國命則豈獨與公士雜居齊齒哉孔子惟汎舉其未至已甚者而隱痛愈深矣然究其源則由君用郊禘不能以禮示下故末流至于此極耳

任氏啟運曰權檀弓蟜固語是當時且不敢以齊衰入卿大夫之家何況公朝蓋此節是言君之輕其臣正以自輕所謂諸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徐氏師曾曰制度不止此舉其大而其餘可知

姜氏兆錫曰子孫通謂支子孫也天子之子世其天下其餘子弟有功德者封國爲侯亦分以畿內之采地諸侯之子世國其餘命爲大夫有功德者賜之國中之采地大夫之子世家其餘亦養以采地之祿言此以見王制之慎而反是爲無等也

方氏苞曰此畿內大夫有勳勞者賜世邑加周召分子見于春秋者金滕王與大夫盡弁與此篇所舉皆

該公卿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姜氏兆錫曰舍止也廟尊于朝故天子入舍其祖廟然必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循其禮籍以入而後法紀不忒不然是以其尊慢人之宗廟而自居於敗亂矣

方氏苞曰舍其祖廟而奉禮籍以入則荒樂匪僻之事無因至矣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姚氏際恆曰此數節文義多有可疑祝嘏莫敢易其

常古亦非禮之要何爲大假鄭氏曰假亦大也祝嘏辭說自是宗祝巫史職掌之事藏于宗祝巫史何得便謂幽國孔氏于宗祝巫史下添之家二字士亦有祭器安得大夫無之世無以假爲禮之事則安得可以不假爲非禮乎不獨與王制大夫祭器不假牴牾已也三年之喪何以期卽可使新有昏者何以期不可使新有昏之說本莊子曰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也愚謂此篇爲老莊之徒所撰復何疑乎與家僕雜居齊齒亦有不可盡抲者公叔文子與家臣僎同升諸公孔子賢之矣謂天子諸侯大夫有田國采以處子孫爲制度尤未允夫不以嘉謀善政遺子孫爲制度而但以有田祿家國卽爲制度其可訓乎子孫賢能守之不賢其何以守也天子言田亦不可解

姜氏兆錫曰問疾弔喪接以禮也非此則褻禮之禍恆必由之如陳靈公之類是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顧氏臨曰別嫌明微則不爲僭君脅君儐鬼神則祝嘏不敢易其常古考制度若有田有國有采別仁義若適諸侯諸臣不爲亂謔之類

姜氏兆錫曰別嫌明微猶曲禮決嫌疑之意也接賓以禮曰儐接鬼神亦然制度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不陷于失也仁主于愛義主於斷別而用之必得其中也此總承上各條而結言禮之綱紀如此以見其爲政所以治君所以安之本也

李氏光坡曰自幽國至爲謔有涉于嫌疑者以禮別之有微而難辨者以禮章之于以儐禮鬼神則無郊神非禮祝嘏易常之患以考正制度則無幽國僭君之等以別仁義則愛所當愛斷所當斷而有各當其禮之用五者皆政之所在而君所係以安危者禮以

別明貨考則政治而君安矣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徐氏師曾曰自天子有田至此四節言禮之得失係國之存亾而歸重于君也
姜氏兆錫曰又承治政安君而反復言之也政不正謂無禮也倍明背竊暗竊也肅峻急也敝敗壞也由禮失故法亂而由法亂禮益蕩也士者民之首也不事以業言弗歸以心言蓋一不正而君臣士民之患

如此非疵病之國而何
方氏苞曰刑以正俗而肅刑之世俗未有不敝者以德教無閾民不能服而藏惡於其心也俗敝則民抏敝以巧法而上不得不多方以禦之故法無常民避法不暇何暇從事于禮禮雖列猶無列也故曰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殽戶教反

吳氏澄曰當作本于天殽于地以降命命降于郊之謂本天降于社之謂殽地爲政降下教命必原本于天效法于地取法于中鬼神因郊祭而降教命是法天也因社祭而降教命是法地也降于祭祖廟之時是取法親親尊尊之仁義降于祭山川之時是取法山川之材可以興功作事降于祭五祀之時是取法戶竈中霤門行之各有制度也教命各降于祭禮而有所取法是故皆出于禮聖人使君行此政是所以藏蔽其身之固也
姚氏際恆曰謂政爲藏身是老子其政悶悶其民醇

醇光而不耀諸說之旨鄭氏曰藏謂光輝于外而形體不見蓋得之此是老子柔退家法
姜氏兆錫曰藏猶安也決言君之安身以政正以見治政安身之必以禮此正言禮以治政安君之寔也本猶根也殽猶法也降下也本于天以命于下所謂天之經也社卽地也指其神曰社指其形曰地法於地以命于下所謂地之義也或言本天或言殽地者變文與仁義所謂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也興作非材用不成故降于山川制度自宮室而始故降于五祀第二章本天殽地言禮而此言政者法無常而禮無

列政得其中而禮在是矣政與禮豈二物哉故下因言禮序民治之意以申之　註曰藏謂輝光于外而形體不見也正義曰但見其政不見其身政本盛而君身靜也

李氏光坡曰郊特牲所云春禘秋嘗春享孤子秋食耆老祭統所云于禘發爵賜服于嘗發秋政如此之類凡自祖廟出者皆仁義之政也五祀如月令春時祀戶則有春時應行制度故五祀言制度自殺以降命而下所謂法有常而禮有列者

方氏苞曰此周末諸儒目擊亂政之君而假聖言以

警之也蓋亂國之君以政乃身之所主命唯心之所欲而縱恣以自適不知國亂位危雖欲藏其身而無所也聖人之政皆所以達天心故殽以降命必臨之以天地鬼神示非身之私也舍此則命爲亂命而政必以之敗矣所謂命降于是者非獨因祭而出命也如山川之禁令豈必因祭而發哉凡命之涉于社事者皆法地以盡地利也凡命之發於祖廟者如爵命征討之類皆所以昭仁而率義也凡命之施于山川者皆所以與民財作民事也至一切制度皆順四時以分布而首時必祀其方之帝並中央之帝爲五祀

所謂降于五祀之謂制度也五祀見於經傳者不一而知此爲五行之帝者祀門行戶竈無命之可降也

故聖人參于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朱氏申曰參于天地以本天降命而殺于地也並于鬼神以降于祖廟山川五祀也

陳氏澔曰此承上章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比擬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已故處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之此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之此民之所以治也

朱氏軾曰存者天地鬼神之體裕于不已是也樂者天地鬼神之用流而不息是也禮以天地鬼神之體爲體故敬而有序以天地鬼神之用爲用故和而易從處與玩卽參並意

陸氏奎勳曰存者在也卽止於其所意然此種句法與上文藏身之固皆近于書

李氏光坡曰上節言政之出于天地鬼神其法有常此則正言聖人治政之道也參之並之無他亦曰知其情而已詳見下文天序天秩其所存也惇之庸之

處其所存也此禮之所以序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民之所以治也自此以至終篇皆此意也

方氏苞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所治之政可參于天地以贊化育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所治之政可並于鬼神以效禨祥下文處其所存玩其所樂卽治政之根源參于天地並于鬼神之實事也物必有則其所存者節之文之各就其本然之則處其所存也是乃禮之所以序也玩與易大傳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義畧同謂思索而體驗之也觀周官于民治凡利于民者皆曲盡而無遺乃

知聖人玩其所樂之是

任氏啟運曰按文義與易繫傳所居而安四句相似或分禮樂耶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無過之地也

熊氏安生曰天生四時地生百物父生師教四者各不能相兼唯君正身修德則兼用之而禮序民治矣此見君必正身立於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以爲治政之本也

吳氏澄曰耕種收穫之時天所生也穀粟桑麻之財地所生也人類繁衍父之所生修其孝弟忠信師之所教人君因天所生之時以授人因地所生之財以聚人因父所生師所教以爲己之民其用時用財用民一出于正

陳氏澔曰以正用之謂人君正身修德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裁成其道輔相其宜以左右民使之養生送死無憾然後設爲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則有以富之教之而治道得矣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身立于無過之地而後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徐氏師曾曰天不能兼乎地父不能兼乎師唯聖人之身克正故能用天之道因地之利養之爲父教之爲師用時四者以自立于無過之地也苟不正身則四者皆廢惡能若是之無過哉

姚氏際恒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是老子小國寡民甘食美服安居樂俗之旨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是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之旨又易繫辭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此似襲其文法上二句語義費解下二句玩字亦不恊

姜氏兆錫曰並猶合也承上言聖人所以建天地質
鬼神者凡以治政而已處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以制禮禮之所以序也玩天
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以制
樂民之所以治也故四時本于天百貨產于地人育
體于父而成德于師此四者惟在人君正身修德議
禮制度則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而天地親師一以貫
之矣所謂乾稱父坤稱母而大君者父母之宗子也
人君所以立于無過之地者端必由此彼不能禮以
治政而身不安矣如正人何哉此上十四節爲第四

段極言失禮之敝而因明禮爲治政安身之善物也
方氏苞曰敬授人時聖人以正用天時也咸則三壤
聖人以正用地財也蕃其生安其性以正成父之恩
也勅五典崇四術以正建師之極也
齊氏召南曰按疏非是經意言君當自正其身立於
無過之地故能裁成輔相富而教之鄭注自明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
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
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
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
生
吳氏澄曰所明謂人所視效明人謂視效人所養謂
食于人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于人君
者立身無過則德可爲師而人視效之若猶視效于
人則身猶有過不足以爲人師矣以一人而享萬方
之奉者君也若君養人則以寡養衆而贍給不足矣
以萬人而受一人之役者君也若君事人則以上事
下而失君位之尊矣百姓取則于君之德以自治者
也出貢賦以供養君君撫臨之而得自安竭膂力以
服事君君任使之而得自顯者也此禮既達于下爲

下皆知盡其分故危難之世皆思盡節以委命安平
之世亦思盡忠而以竊食爲恥也
徐氏師曾曰君爲所則固矣然有善當從有諫當聽
亦未嘗不則人也君爲所養固已然已欲當節民勞
當恤亦未嘗不養人也君爲人事固已然大賢當友
亦未嘗不事人也
陳氏澔曰三明字皆讀爲則君爲臣民所則效非則
效人者也
姚氏際恒曰非明人者也是老子非以明民將以愚
之及莊子朝三暮四之旨孔子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以使民由爲主與此義

殊別則君則字鄭氏謂明字是觀下養君事君一例應
上可見後儒因其說之未允黃氏以鄭謂則爲明爲
非陳可大据則字反以上三明字爲俱誤皆失之明
字鄭氏釋爲尊或釋爲視或釋爲明辨觀法或釋爲
指人之失此又皆因其說之未允而曲爲辭也謂君
非養人民當養君是敵人主汰侈之心也孟子曰勞心者治人
治人者食于人此不言勞心義別謂君非事人民當事君是敵人主
驕蹇之心也孟子引子思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謂禮達分
定人當愛死患生是敵人主殘虐之心也愛生惡死人心所同
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此言生人羞惡之良君子省察之功非是言君上于民禮達
分定之謂也悉不可爲訓此是老子忍刻家法

朱氏軾曰財成輔相者聖人之以禮用天地厚生正
德者聖人之以禮用人民由是參贊位育民物雍熙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各尊君親上而三才皆爲我
用矣
姜氏兆錫曰明陳註讀爲則蓋字之譌也今推下文
則君二字當從之有過謂不能立于無過之地承上
言人君正身修德則爲臣民所則效而奉養服事亦
因之豈有則人養人事人而謂之爲君者乎唯百姓
則君以自治其身養君以自安其分事君以自顯其

禮故禮教通達名分不踰而人皆循禮以守死也此
以見禮爲安君之本也
李氏光坡曰君所則數句猶孟子所謂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于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之意
正所謂鞭迫人君當立于無過之地則足以治政而
安身明開明也言所以開明人非所以開明於人也
下則君以自治蓋既開明自然取法于君理自相通
以一字而易三字無爲也
方氏苞曰君能自昭明德則人皆觀而諭焉故曰所
明也若己昏而欲人之明則有諸己而非諸人無諸

己而求諸人已實有過故曰明人則有過也百姓則
君以自治正以君乃所賴以明者耳陳氏澔謂宜改
明爲則于文義可通而按以事理則悖蓋君當爲人
所則尤當則人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前世誼主
皆以虛中受諫而寡過未聞以則人致過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
貪
陳氏澔曰言用人之長當去其所短
姚氏際恆曰用人之智去其詐此是老子權術家法
所謂翕張者也仁何以近貪說不去朱仲晦竭力爲

之斡旋未見其可也

姜氏兆錫曰又承上言君極既正衆材胥用故智謀者去其欺詐剛勇者去其猛暴慈愛者去其貪戀各不以一眚掩而棄之此蓋用人惟器御下以禮之意而安君在其中矣朱子曰仁止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也故用其仁常棄其貪也

李氏光坡曰此推言人君立于無過以至用人則棄短取長故人得以自治自安自顯也

方氏苞曰知仁勇之成德自無詐怒貪之病而中人

之性不能無累于氣質惟禮可釋回增美質故知者知有禮則知詐之累于知而明可進于誠勇者知有禮則知怒之累乎勇而氣可配乎道仁者知有禮則知貪之累于仁而仁且兼乎義鄭注無悖于禮而于三其字不可通陳氏澔詁去爲棄謂但用其長不責其短則受詐怒貪之禍深而知仁勇之效淺久且盡失其故行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姜氏兆錫曰死社稷宗廟者君有社稷大夫有宗廟也變讀爲辨猶正也一說其死有分辨也此亦承上

禮達分定愛死患生之意也

李氏光坡曰大旨推言居上之死義以見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也自君者所明至此皆安君之事

方氏苞曰大夫死國事常也若死己之宗廟則必族有亂人爲君所討如晉郤氏或同列相戕如胥臧祁氏羊舌氏皆事之變也

齊氏召南曰此疏歧詳玩文義則注作用人說是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後能爲之

耐能同辟婢亦反

徐氏師曾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爲一家若家人父子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爲一人若腹心手足然此豈私意臆度所能爲哉盡天下中國之離合繫乎人情故必先知其情

姚氏際恆曰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此吾儒之旨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此老子之旨而流爲墨子之兼愛也宋儒裝大冐頭作西銘全本此

李氏光坡曰自此以至終篇推本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所以可志而逮之理也又曰此情自天地鬼神得者辟于其義是處其所存也明于其義利達于其

患是玩其所樂也下文推詳言之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惡烏路反下同長去舍並上聲）

孔氏頴達曰此申釋上文十義從親者爲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七情不定故云治十義是事故云修信是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修

熊氏安生曰禮節三千三百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

朱氏申曰情惡其亂故言治義恐其壞故言修

姚氏際恆曰中庸喜怒哀樂四者人情之大端亦該之矣今曰七情遺中庸之樂而增懼愛惡欲似不成文理若必如此說則古人一字本有一義凡悅好忻憂悲傷等字亦何莫非情乎故知七情之說非確（佛氏愛欲爲五欲根塵等說同此）且情之出于正者爲善流于邪者爲惡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今槩謂七情非善須聖人治以禮謬也

姜氏兆錫曰承上言愛惡生死之機以禮而決故聖人在宥天下非以私意而爲之也必知其情而開闢其義以使由之又明達其利與患而使知所趨辟焉然後能使之爲一家爲一人也蓋七情弗學而能而十義以禮而立有禮則以義約情而人利由此生非禮則以情滅義而人患由此起而謂天下有舍禮而可治者哉　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心愛那物欲則有意于必得便要拿將來

方氏苞曰春秋左傳齊晏嬰對景公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義更周密晏子所陳壻姑慈而和婦順而婉以景公溺于私愛不能正家釀兄弟

相狀之禍則婦姑間必盡失其道矣此記長惠幼順以君人者修十義以明民則兄弟而外族姻鄉黨中長幼之教不可闕也晏子欲其君正家以正國故自君臣父子始此記言人君以禮正天下國家欲民之率義必自君臣之行義始故以父子兄弟始而以君仁臣忠終皆古人立言之法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朱氏申曰心有所欲然後有喜愛心有所惡然後有

怒哀懼欲惡得其正則美失其正則惡

湯氏三才曰身有禮乃能以禮觀人

董氏應暘曰窮之者不唯知其欲惡必知其欲惡之善惡窮其情乃能知其情知其情乃能治其情

姚氏際恆曰又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佛氏愛憎二境同此此欲惡二端蓋凡有生之所不能無固非不善但當勿爲其非禮者可也今謂美惡在中不見于色藏而不可測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謂以禮窮人心亦難通大抵欲合禮運篇名故强增禮字非其本旨也其言鈎深察隱以逆爲治非聖王順人情感人心之教勢必

流于捐飲食絕男女以斷除其欲學無生度苦厄以解脫其惡而後已吁此釋氏虛無寂滅之學預見于此者也其中言十義又以儒言夾雜之而掩其跡其譸張如此　又曰謂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于理亦未協孟子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此美惡皆可見也又曰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發之可見者也

姜氏兆錫曰人心雖有七情而欲惡其總也欲所可欲惡所可惡則爲美欲所不可欲惡所不可惡則爲惡中心藏之人莫能測而亦豈遂見于色而可測乎哉一一窮而察之則禮而已矣七情中正十義純備者合于禮者也否則七情乖僻十義傷缺者戾于禮者也不知禮則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而無以察其美惡于動作威儀之間矣方氏曰禮器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此上五節爲第五段承前段以明治政安君之驗而極言一於禮而無患也

李氏光坡曰自始諸飲食以至於修火之利自夫婦有所以至於上神元祖其關于夏時坤乾二書者括

之以飲食男女所謂天道在此人情在此而得失死生之理大矣若此至被色而生皆詳知情之事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終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運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鄭氏康成曰言人兼此氣性二者（孔疏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氣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性）

陳氏澔曰天地鬼神五行皆陰陽也德指實理言交指變合言會妙合而凝也形生神發皆其秀而最靈者故曰五行之秀氣

徐氏師曾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此天地之實理而爲生人之本也理一而已動而爲陽陽變交陰靜而生陰陰合交陽此實理之流行而爲生人之機也由是二氣凝聚陰靈爲鬼聚而成魄陽靈爲神聚而成魂此實理之凝成而人道于是乎生矣形生而四肢百骸无有偏塞五行之質之秀也神發而聰明睿知無有駁雜五行之氣之秀也此實理之全具而人之所以靈于物也

董氏應暘曰天地之德人得是理以成性下三句人得是氣以成形而理即具焉陰陽之交體未成時鬼神之會形已成者五行之秀形生而神發矣形生是陰神發是陽

姚氏際恆曰此本體倣易繫辭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及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爲說展轉附益更流異端後來二氏之徒多竊其旨如宋道士陳摶之太極圖宋儒之圖說是也其一圖分黑白者也陰陽也一圖土居中水金居右火木居左五行也以畫鉤連下一圖者朱仲晦曰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无間也下二圖者成男成女也萬物化生也朱又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則所謂人道者于是乎在矣　太極圖竊其旨也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即此天地之德之說也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此陰陽之交之說也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即此五行之說也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生即此鬼神之會之說也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行既生矣神發智矣即此五行之秀氣之說也是圖說竊其旨也至若西銘曰聖其合德亦即此人者天地之德之說也曰賢其秀也亦即此五行之秀

氣之說也大抵禮運爲道家的脉魏伯陽見後陳搏以道家而闡發之宋儒以儒家而陰托之惑世滋甚乃有無識之士謂禮運眞聖賢之遺言漢儒所不能道蓋以其言之有合于宋儒也不知宋儒正從此出耳

朱氏軾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德卽理也此理不獨人有人之所異于物者其受氣獨淸故耳陰陽氣也五行分陰陽亦各具一陰陽鬼神者二氣之屈伸以二氣言陰鬼也陽神也以一氣言氣之至爲神其返爲鬼祭義所言體魂魄氣就人身上鬼神說此經則止言屈伸之氣耳

姜氏兆錫曰天地之德以實理而言卽通書所謂無極之眞也陰陽鬼神五行皆氣也語其氣之本然謂之陰陽語其氣之成能謂之鬼神語其氣之成質謂之五行卽所謂二五之精也由是交感會聚則所謂眞精妙合而得其秀而最靈者于是乎在矣此人之所以爲人而天地之性莫貴于是也蓋人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爲形此天命之本體而中和位育之所由以具者故承前段推本言之而以下各段皆發端于此石梁王氏嘗稱此語爲最粹其亦有旨于斯與

方氏苞曰健順之性秉于繼善之初所謂天地之德也然必陰陽交感而後萬物化生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謂鬼神之會具五性之全而能通故知爲五行秀氣之所疑而超然異於羣生也

李氏光坡曰此推本情之得于天地鬼神也天地之德以性言陰陽之交以精言鬼神之會以神言五行之秀氣以氣言也言神氣在精後者所謂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竅若弔反播彼佐反

吳氏澄曰天有日月星辰日明於晝而生月星明乎夜而麗辰皆縣象于天以照地之形于下也地有水火土石山者土石之起而藏火川者土石之陷而行水皆開竅于地以通天之氣於上月有盈闕非如日星之一定故別言之布五行之十干于四時之十二支則爲六十其全數也三十者六十之中半中半則和和則生月卽日星山川以顯陰陽月之盈闕卽鬼神之屈伸也

姚氏舜牧曰五行生數自一至五合之得十五故盈闕皆以三五爲期

湯氏道衡曰盈者闕之始闕者盈之始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必三五者播五行于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陸農師曰垂陽也竅陰也播陰陽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陰陽冲氣也五行是矣三然後有中五然後有中和中之所生也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言陰陽中而爲五行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和而十有二月生焉月以盈闕爲節故皆以三五按陸氏於記文三五之說推其本于老子較鄭爲確矣今更詳之記文之三五蓋謂播

五行於四時天三生木而播于春地二生火而播于夏一五也地四生金而播于秋天一生水而播于冬一五也天五生土而播于四時之間一五也三五成十五之數也此四時之所以定也所播者既和而十有二月生焉以一月言之月之盈闕一如其數此十二月之所以定也故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寔則其所謂三者本老子道生三之說也所謂五者本老子三生萬物冲氣以爲和之說也所以曰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易惟言陰陽生萬物此云三生萬物蓋以有三斯有中冲氣卽中有中斯育五行乃中和之妙用也不言四五者既從省文又藏五行于三之中而不露也其本老子蓋如此　又東漢魏伯陽作參同契本此三五爲說參同契古本原有二圖見道藏今世行本爲人刪去其圖卽宋儒所傳之陳摶太極圖蓋陳摶竊之者其分黑白爲陰陽者乃水火匡廓圖也水火卽坎離也朱仲晦曰參同以坎離爲藥餘者爲火候土中水金右火木左以畫鈎連下一圖者乃三五至精圖也三五者子水數一午火數二是爲三戊己土數五是爲五與此又微不同　又唐清涼國師華嚴疏序解曰天地未分謂之一氣天地始分卽有五運形質已具謂之

太極轉變五氣遂成五會其說亦本此圖說五氣與此同唐圭峰禪師圓覺疏講易四德曰惟此四故是五行故其以五行列四時之先亦本此故曰二氏之徒多竊其旨也

李氏光坡曰日月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月星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如雷風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聽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矣五行播

于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于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爲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

朱氏軾曰天秉陽垂日星以照于下地秉陰竅山川以通於上陰陽交會而五行播乎其中爲春夏秋冬四時春時寅卯辰用事爲木夏時巳午未用事爲火秋時申酉戌用事爲金冬時亥子丑用事爲水而土

寄生于四季自寅迄丑十二辰爲十二月月各三十日而歲功成焉向非陰陽協而五行調何以十二辰各順其序而劃然爲三旬之十二月故曰和而后月生也生成也月即十二月之月也一辰三旬謂之月者何月月也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六五而周天故三十日爲一月而所以三五盈闕者月以陰配日之陽而受明于日日行疾十二時而周天故十二時謂之日日之十干陰陽各五十二支陰陽各六而五又爲陽數六又爲陰數五與六比合周遍則二氣均故月得日之明而晦朔一周故曰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也

陸氏奎勳曰既言春夏秋冬則十二月合朔次舍與夫六十干支無不該括故下文徑云和而后月生也

姜氏兆錫曰垂日星在天成象也竅于山川在地成形也播宣和順也五行質具于地氣行于天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宣其用而四時以成四時和順日行循軌而月之生明生魄各以其期矣故望盈晦死而無朓朒之差也此及下節又承上文通言天地五行萬物散殊之理以見人道相爲終始之本也

方氏苞曰山下出泉風雲皆出于山故曰竅于山川

任氏啟運曰三五明成而明生又三五魄成而明生故皆曰月生蓋天地之數河圖之中以十環五而洛書縱橫斜列四圍皆得于五也

李氏光坡曰上言人得四者之全此則貫而一之推明理氣交會生人生物之全體大用以見人得秀最靈之實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竭義作揭其列五還音旋下同

許氏愼曰竭負舉也

吳氏澄曰五行之動句總包下四者動運轉而不一

定也

陳氏澔曰已往者爲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爲將來者所本

徐氏師曾曰春木王夏火來竭之秋金王冬水來竭之此盛而彼衰是迭相竭也此五行各循其序動靜不同時生成不同方天地陰陽之分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春木之王乃夏火之本夏火之王乃秋金之本是還相爲本也此五行互爲其根動靜無二機生成無二理天地陰陽之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

姜氏兆錫曰動運竭終本始也言五行運於四時如冬竭而春來則春爲夏本春竭而夏來則夏又爲秋本已往者爲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爲方來者所本是五行四時十二月之屬迭相動而旋相爲本也

任氏啟運曰竭鄭曰負戴之意愚謂亦終禪之意蓋由前而觀則火所負戴而生我者木自後而觀則木禪火而木之氣亦終竭矣土生于火金生于土水生于金木生于水皆然所謂逝者如斯夫終則有始天行也

齊氏召南曰按水屬知土屬信自屬不易漢儒言五行紛紛繆葛

李氏光坡曰鄭于太叔曰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聲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杜氏佑曰還宮之法先以本管爲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若黃鍾大呂大蔟之均爲宮皆用正律夾鍾之均爲宮四正聲一子聲黃鍾爲羽正聲長用子聲林鍾爲角子聲短仍用正聲姑洗之均爲宮四正聲一子聲大呂爲羽用子聲仲呂之均爲宮正聲三子聲二大黃鍾爲徵大蔟爲羽用子聲蕤賓

之均爲宮正聲三子聲二大呂爲徵夾鍾爲羽用子聲林鍾之均爲宮正聲三子聲二大蔟爲徵姑洗爲羽用子聲夷則之均爲宮正聲二子聲三夾鍾爲徵仲呂爲羽黃鍾爲角用子聲南呂之均爲宮正聲二子聲三姑洗爲徵蕤賓爲羽大呂爲角用子聲無射之均爲宮正聲一子聲四仲呂爲徵黃鍾爲商林鍾爲羽大蔟爲角俱用子聲應鍾之均爲宮正聲一子聲四蕤賓爲徵大呂爲商夷則爲羽夾鍾爲角俱用子聲凡子聲如正聲之半

蔡氏元定曰黃鍾九寸皆用九數九絲爲毫九毫爲

第一〇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返叉内

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黄鍾林鍾大蔟得全寸南宫姑洗得全分應鍾蕤賓得全釐大吕夷則得全毫夾鍾無射得全絲至仲吕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終於十二也十二律各自爲宫以生五聲二變其黄鍾林鍾大蔟南吕姑洗應鍾六律則五音具足蕤賓至仲吕六律則取黄鍾至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其聲視正聲稍高以非正律故不爲宫五音宫與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至角與徵羽與宫相去乃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

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宫之間近宫收一聲比宫稍高謂之變宫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宫十二在羽聲後宫聲變徵十二在角聲後徵聲前共八十四聲若黄鍾宫起至夾鍾羽並用黄鍾起調黄鍾畢調餘十一律旋宫是爲六十調

毛氏奇齡曰正生清由低而高林鍾夷則南吕無射應鍾接七正環而至于高如宫調四上尺工六而繼以佪仕尺仜也清生正由高而低蕤賓仲吕姑洗夾鍾大蔟接五清環而至于低如上四而下有六工尺三聲也推之七調皆然

姜氏兆錫曰五聲宫商角徵羽也陽聲謂之六律陰聲謂之六吕黄鍾子大蔟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爲陽大吕丑夾應鍾亥南吕酉林鍾未仲吕巳夾鍾卯爲陰律法也吕助也皆候氣管名總言之皆爲律月令十二月皆稱律是也聲律之數以上下損益而成下生三分損一上生三分益一如黄鍾長九寸爲宫其下三分損一生林鍾長六寸爲徵林鍾長六寸爲徵其上三分益一生大蔟長八寸爲商餘放此宫者君主之義十二宫更迭爲主五聲皆然如黄鍾爲宫則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蔟爲商下生南

吕爲羽上生姑洗爲角若林鍾爲徵則上生大蔟爲徵下生南吕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餘並放此是五聲六律十二管之屬還相爲宫也

陸氏奎勳曰旋宫之法自虞迄殷正用六律其法必簡然不可考而知自漢迄晉有推爲六十律甚而衍至三百六十律有衍爲八十四聲者甚而精至一千八聲者其說雖存難于施用按周禮大司樂之文乃奏黄鍾歌大吕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吕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饗先祖

此六吕所以稱六同亦稱六間也即國語伶州鳩所謂紀之以六然而第名六樂與旋宮之義無至之云圜鍾爲宮黄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邱奏之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吕爲羽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黄鐘爲宮大吕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於宗廟之中奏之此以天地人爲三宮即伶州鳩所云紀之以三唐張文收宗劉幾陽傑等皆指此爲還宮之法而其寔非也余謂周禮所謂圜鍾爲宮黄鍾爲角者大指十二編鍾而言以是爲金聲之用耳若竹音則下文自有孤竹絲

竹陰竹之管今禮運明云十二管還相爲宮而舊註援引蓋先已解錯周禮也然則旋宮之法如何曰難言之矣蔡氏律吕新書細玩之亦有未安今西河毛氏樂録謂聲止于九宮商角徵羽及宮清商清角清徵清是也而羽無清音調止于七黄鍾大吕大蔟夾鍾姑洗仲吕㽔賓是也七調即七律而林鍾後五律不立調其五音加二變之音不依蔡氏新書以宮變宮商角徵變羽爲序假如黄鍾爲宮則大吕爲變宮不用大蔟爲商夾鍾爲角姑洗爲徵中吕爲變徵不用㽔賓爲羽林鍾爲宮清夷則爲變宮清不用南吕爲商清無射爲角清應鍾爲徵清而又遇黄鍾爲本調宮聲不用其次大吕爲宮則大蔟爲變宮不用夾鍾爲商姑洗爲角中吕爲徵㽔賓爲變徵不用林鍾爲羽夷則爲宮清大吕爲本調宮聲不用三則大蔟爲宮四則夾鍾爲宮五則姑洗爲宮六則中吕爲宮七則㽔賓爲宮而黄鍾已旋爲羽音至中吕爲徵清而七調已畢其林鍾以下不復立調者蓋自黄鍾至㽔賓而七聲已盡今欲以林鍾爲宮而林鍾之位猶黄鍾也所謂隔八相生者此也黄鍾可再則亦云黄鍾清而已且遞推之曰變宮清商清角清徵清而

已所謂制樂之法以聲以調聲雖有九而止于五聲調雖有十二而止于七調此皆自然元音天地之定數也毛氏又謂三分損益上生下生之法可以截管不可以調樂則愚未之敢信蓋以爲律管長至九寸而不推及于一尺七寸七分一釐四毫七絲此其所以不可調樂也

任氏啟運曰舊説宮商角徵羽五音尊卑之次宮徵商羽角五聲相生之次黄鍾子大吕丑大蔟寅夾鍾卯姑洗辰仲吕巳㽔賓午林鍾未夷則申南吕酉無射戌應鍾亥十二管順序之次黄鍾一林鍾二大蔟

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中呂十二十二管相生之次如第一黃鍾宮則林鍾徵大蔟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鍾變宮甤賓變徵第二林鍾宮則大蔟徵南呂商姑洗羽應鍾角甤賓變宮大呂變徵第三大蔟宮以下遞以次還十二律各旋五聲則六十律各加二變則六十四調按聲變羽下能生變宮之理則毛氏次變宮于正宮下變徵于正徵下得之且黃鍾爲陽律之首不待仲呂之生大呂爲陰呂之首不待甤賓之生毛氏謂黃鍾至尊周律得五清大呂得四清大蔟夾鍾得三清姑洗得一清然皆能補救以全其清仲呂周六律甤賓周五律皆無清林鍾下五律祇清聲耳故調止于七則舊所云六十律六十四調皆虛談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

陳氏澔曰還相爲質如春三月以酸爲質夏三月以苦爲質而六和皆相爲用也

姜氏兆錫曰酸苦辛鹹甘也加滑爲六和十二食十二月所食也質亦本也如春三月以酸爲本質夏三月以苦爲本質之類而六和皆因以相調是五味六和十二食之屬旋相爲質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陳氏澔曰還相爲質如月令春衣青夏衣朱各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間雜也

吳氏澄曰五色爲六章之十二衣所負戴則每衣各有青赤黃白黑還相爲十二衣之質而色之數亦各有六十

姚氏際恒曰以六和六章取配六律以十二食十二衣取配十二月十二管悉不經之說　月令四時中央衣食各別已屬不經況謂十二月有十二衣十二食乎莊子有正味正色之語此云還相爲質質即正義亦同莊子

李氏光坡曰五行氣之本也聲于氣最精味次之蓋聲臭皆有氣無形也色則章矣故先五行次聲次味次色也

朱氏軾曰竭揭也揭而在上也註訓負戴者凡轉運物負戴則在人上郎下文本主意如子丑項甲乙木又項壬癸水是也五聲五味五色先儒所論不一未知孰是姑從文正解五行爲句四時十二月謂四時之十二月也五行運于四時之十二月中迭爲本而用事也五聲以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

水遞轉于六律六吕之十二管中皆白爲宫而眾音以次相生皆無定宫亦無定是還相爲宫也五味酸屬木苦屬火甘屬土辛屬金鹹屬水五味施于六和之十二食中或酸或鹹迭相爲主而以他味輔之也五色青屬木赤屬火黄屬土白屬金黑屬水五色運于六章之十二衣中爲繡爲績或主青或主赤而以他色輔之也五行迭運相爲終始此天地生生不息之理也

姜氏兆錫曰五色青黄赤白黑也并天玄爲六章十二衣亦謂十二月所衣也如春以青爲畫繪之質地

夏以赤爲畫繪之質地而六章皆因以相間是五色六章十二衣之屬亦旋相爲質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朱子語類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如天道福善禍淫善者人皆欲福之惡者人皆欲禍之　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故人爲天地之心

吳氏澄曰五行之性在兩間不可見人得以生而爲仁義禮知信然後其端可見

徐氏師曾曰此結上文言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爲仁義禮知之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人之性即天地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官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是人之形即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於此見天地生物獨厚于人人爲至貴獨靈于物所當盡性踐形節欲以無負天地生養之意可也

湯氏三才曰前言德會交氣湖人所稟受造化是活的人是造化做就的此言心端則天地五行做不來的都要人做轉覺天地五行是定的人是活的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也按西銘曰

天地之塞吾其體即此五行之端之說也蓋以五行爲五氣又以鄭謂此爲氣之效故用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曰天地之帥吾其性即此天地之心之說也蓋以鄭謂此爲性之效故用孟子氣之帥也帥字其借吾儒以飾其異說者如此西銘如此宜乎正蒙以禮運爲禮之達也與　又曰此只說得人生成形賦性甘食悅色上半截事其下半截踐形盡性以及動心忍性之功全然遺卻所以爲異端之學看他下節又說入膚廓大話去便知

朱氏軾曰人之所以爲人者得天地之心以爲性又

受五行之氣以爲形形具而口能食耳能聽目能視而後乃生于天地之間也然惟受氣有形不免奪于外物而失其本來之性聖人制爲禮以節性防淫使口不奪於味耳目不奪於聲色而後能復其性而無失天地之心下節聖人作則是也又按化生萬物莫非五行惟人得其秀故曰端端始也謂第一等靈秀之氣也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文而言人道之本然也天地之心以理言卽所謂天地之德也五行之端以氣言卽陰陽之交以下也　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如天

道福善禍淫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如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按朱子說錯舉二條引而不盡大約爲人以天地之心爲心也蓋天地之德者所性之全體而心乃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則所謂性與德者豈二物哉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天地生人畀以形氣而不能使長育致其相生相養之道者聖人也賦以性命而不能使順達牖以可知可行之道者聖人也人能致中則天地位猶心安而體舒也人作慝亂常則三辰爲之失次川岳爲之不寧猶心病而形變也揆諸裁成輔相之實事驗以感應流通之實理則人爲天地之心昭昭然矣人有五常可以見五行之理有五臟可以驗五行之氣故曰五行之端育此以見人能明於天性而知自貴于物也

李氏光坡曰言心則萬物不過天地之四支百體耳言端則萬物不過五行之支流餘裔耳此明人全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也有味物有聲物有色物且食味而不能兼五味能聲而不能別五聲能色而不能被五色惟人也食五味別五聲被五色與生俱生是全

得天地之氣以爲形也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此欲食男女所以爲大欲而不可無以正之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柄本又作枋兵命反　量去聲　畜許又反下同

吳氏澄曰上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此言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于天地陰陽五行也

陳氏澔曰日星爲紀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所以紀時而作事

尹氏再泰曰每日星遷一度故曰日星器如易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之意

徐氏師曾曰徒如徒侶之相依上二者作則之要下皆事之則也九者備則體徵應之矣

朱氏軾曰天地爲本五句皆言禮義蓋此禮也義也精微本諸天地健順合乎陽陰權衡不紊者四時之運條理畢具者日星之布酌劑咸宜準諸月變化無方準諸鬼神終始不易準諸五行如是以爲禮義使人日由其中而耳目有所防心志日以歛久之而從風欲動雍熙有象休徵協應鳳皇儀而百獸舞唐虞

三代之盛也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董氏師讓曰萬物生息於天地之間以天地爲本則萬物雖多而無所逃爲善陽之類爲惡陰之類以陰陽爲端則物情大槩可見

朱氏軾曰舉備也物可舉謂萬物之理皆備也事有守謂所司無曠職如山川五祀之各事其事也事可復有始有終如五行之迭運不窮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承上文以明聖人立極之道而因反復言之也守作制也則法也聖人制爲禮法也以爲本者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德乃萬物所從出推本於此則物可舉以行也以爲端者爲陽剛陰柔陽舒陰肅之象乃萬物所見端求端于此則情可推而見也以爲柄者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之屬執此爲權則大綱舉而事可勸以行也列從也以爲紀者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推此爲紀則細目

張而事可列而示也量爲程量之義如月令明堂太廟左个右个之類皆有程限不踰以爲量則功跡以通有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相依之義凡上文郊社宗廟山川五祀之屬皆與政事相依以爲徒則事安以固有如據守然也質猶本質之義如洪範曲直從革炎上潤下稼穡之屬皆爲事物所本以爲質則事繼以增有如往復然也以爲器者備禮義以成務如備器物以適用奉以不墜則事行有可考驗也以爲田者人情治而德成如田事治而養厚閑之不失則生人得所歸宿也以爲畜者四靈爲萬物之長本非

可豢養而致擾之者而今狎至如家畜者然則其長至其族蕃而萬物無不咸若可知矣而謂民生有不順其飮食作息之情者哉凡此十條天地以下七者歷推法象之本禮義人情二者切指道敎之實四靈一者則極明功化之神也奧室奧也由猶自也　張子曰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别耳事天治人與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石梁王氏曰四靈以爲畜衍至此無意味陳註曰其長至則其屬皆至有可用之以充庖厨者矣愚按聖人在上語其心雖安百姓猶病然其化非至

於萬物各得其所不以爲足也四靈爲畜即虞書所謂疇若予鳥獸草木上下而飮食有由即所謂耕田而食鑿井而飮帝力何有于我者豈若王氏陳氏之見乎且其以長至族繁爲可供食徒因下文不淰不獝不狘爲之詞耳而人情不失句將何以解其失亦不待辨矣

方氏苞曰朱軾曰物可舉謂萬物之理皆備也貪欲無藝無限極矣功有限極則人樂趨而事不匱矣冠婚喪祭朝聘會盟師田學校無事不以鬼神臨之所以使人敬愼鄭重守之而不敢過越也注義與四時爲柄同非也蓋四時之政令皆以五行之理爲質幹而依之以生故百物息執之應天時順逆之徵其事一一可復也周於禮義而後爲成人一行虧則如器之敗闕而不可掩矣故曰行事有考也生民之初人情蒙塞所知者情欲利害而已聖人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然後天地萬物之理五常百行之義莫不函精于方寸中猶奧區之毓百物也人以爲奧者有聖人之敎然後知其爲奧而自墾治也

李氏光坡曰此推明聖人參于天地並于鬼神以治

政之詳也以天地爲本者順帝則奉無私舉者不遺一物也以陰陽爲端者仁義時措溫肅以一聖人之類灼然明信故可睹也此二者聖人內心之事也四時爲柄日星爲紀月以爲量呂氏月令其事類蘇業也功之有就者鬼神以爲徒即前章殽地以下諸事降命有常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者即下用水火金木必時今歲周而來歲始故可復也考成也凡言事者皆修十義講信修睦之事也人以爲奧者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辟害性則人皆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室之有奧也由用也飮食有由善哉禮始于飮食

其效至于飲食有由蓋四靈出世則鳥獸魚鼈咸若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可無憾成效之極何以加茲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獝陸云爲又作獝家語獝作獩狘作獩　鮪音偉淰音審獝況必切狘許月切）

陳氏澔曰鮪魚之大者龜能前知人有所決以知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

姚氏際恒曰此亦依倣易文言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爲說然

彼亦祗言與合此言爲本爲端爲柄爲紀爲量爲徒更執滯難通矣禮義以爲器亦是視禮義爲在外之物非由內出與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之說同以天地爲本以下復釋上文又全屬空衍無義味皆所謂廣廓大話也麟鳳龍何從而畜更迂誕

姜氏兆錫曰魚獨言鮪者舉大爲例也驚散曰淰驚飛曰獝驚走曰狘三靈馴擾則其類皆從故不驚也龜能前知尤聖人所寶故特明之此上六節爲第六段推言天人始終之道以見聖人制禮作則之本末

也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一終

浙江書局重刊

郭學樂校

孫祖燕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運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瘞於例反繒如字

吳氏澄曰此節禮達于上下節禮達于下

朱氏軾曰此與下節一意制度即祭祀之制度國有禮謂此祭祀之禮達于下也官有御事有職即下節三公三老在朝在學之意禮有序謂禮行于天下也舊註專重蓍龜文正公謂此爲達於上下節爲達于下俱未得解

姜氏兆錫曰此下三節爲第七段承上聖人作則之意而指祭禮以明其實也列陳瘞埋繒幣也祭法瘞埋于泰折是也或曰繒之言贈埋幣以贈神也宣揚也蓋先王重祭故定期于蓍龜而陳禮文設制度如此是以國得其禮官得其治事得其職禮得其序也

方氏曰秉蓍龜以決禮之疑列祭祀以致禮之敬瘞繒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以通禮之情設制度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建國必設官設官以治事治事以行禮故其文如此愚按設制度以上指祭禮而言以下猶治國如視諸掌之意皆自國有禮而遞推之也

李氏光坡曰此申人情不失之意祭有升禋有瘞埋止言瘞繒疑有脫禮設制度謂五禮制度有當設造宜加諸卜者故國有禮如卜立君卜大封之等官有御則卜間龜華氏共契之等其方卜也觀事之大小則命龜貞龜各有其職其旣卜也則君占體大夫占色之等各有其序也聖語周密驟而言四靈爲疑其怳象也故舉四物以明之言龜使人情不失爲疑其過譽也故舉先王以信之傳所謂辭煩而不殺者正

也朱子謂聖言盛水不漏者此也石梁王氏好作狂悖且云何所無龜夫周官爾雅龜有六屬十等彼稱所在皆龜是指何龜乎謬矣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陳氏澔曰郊社五者皆使禮教之四達宗祝三公三老無非明禮教以淑天下而君居巫史瞽侑之中此

心無爲守其至正則人君之自以禮自防示教於天下也

郝氏敬曰禮不止祭而神道設教則易達然而主之者君心也

邱氏葵曰在朝稱公在鄉稱老柯氏曰致仕之公孤六卿則三老也

姚氏際恒曰宗廟委之宗祝朝廷委之三公學校委之三老前巫後史禱祠紛若卜筮瞽侑尊信鬼神王居于中其心無爲以守至正晝出一清淨黃老面目來吁王道豈如是乎孔子言舜無爲而治非言心無

爲也老莊之學只是心無爲後來釋氏又將此心看成空空洞洞本來無一物驅入涅槃中去謂之形滅神存則更幽渺矣又太極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卽此中正改爲主靜而增以仁義

朱氏軾曰天位乎上而覆物本至尊也郊以尊之使人知王者猶稱臣于天而后天之尊定而人達於尊卑之禮矣地出財其利民無窮也社之祭也所以明地之有利於人而不可不報斯人達乎施報之禮矣孝者仁之本祖廟之祭所以示民爲仁之本而使達于親疏之禮也儐賓也禮莫嚴于賓主然皆主有求于賓山川之材可供興作故沈埋望祀以賓禮其鬼神使人達於興作之禮也莫非制度而飲食居處出入往來爲百事之本故祭五祀使人達于制度之禮也禮達于下而百官効職庶績咸熙王者端拱垂裳而天下治矣中心者心至虛至明無偏無倚也存之內者中持之外者正正卽中也無爲猶論語贊舜夫何爲中心守正恭已正南面也

陸氏奎勳曰侑爲四輔集說本諸鄭註然四輔豈合序瞽下當依嚴陵方氏作侑食之官

姜氏兆錫曰定猶正也天位易言天位乎上是也列

猶表也地利孝經言因地之利是也本謂推本乎此也本仁者仁之實在乎事親也儐賓之也言天子上祀皇天而天位正矣下祀后土而地利著矣中祀祖先而仁教達矣而且祭山川而儐禮乎鬼神祭五祀而推隆乎事物凡皆使禮教四達以盡人道也而王於此廟有宗祀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巫主弔臨而居前史書言動而居後卜筮瞽侑四者或審災祥或辨聲樂或贊威儀而居左右王居其中此心何爲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此又因言人君以禮自防而示教於天下之實亦上文國有禮以下之意也

陳註曰天子致尊天之禮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謂之定天位石梁王氏曰祭祀方用巫有事方問卜筮謂在左右非也愚按祀社言列地利而祀帝則言定天位者天尊也地親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天但見其凝然靜正于上而已惟天位定故百神受職猶地利列故百貨可極以下節推之可見如陳註定天位之說雖託于事君如事天之義然謂先王緣是設禮則是一團作用而聖人繼天立極之本意或幾于息矣是非特文義之病而已學者可不愼哉皆在左右蓋亦不離左右之意不必泥也

方氏苞曰堯命羲和曰敬授人時又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蓋四民之術業百官之職事皆順四時以興作故凡有法度必降命于四郊五帝之祀以凡事皆本于天時也

李氏光坡曰斯言要矣二帝三王之所以異于後世者達與不達而已蓋制禮非難達而行之使下信其有常之爲難使下信之已難而人君躬行于上使下則以自治事以自顯之尤難此先王之患也又曰山澤通氣往來屈伸之最著故以鬼神言之其實郊社諸祀皆是儐鬼神也事及時當行之事也上文因祭無常而推其有事故先殺以降命而後及聖人之治政此則詳聖人本情作則之事而後及其達禮于下以示民有常也宗祝在廟八句則又申明人君立于無過之地以爲達禮之本猶大程子所云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德義又云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之意也心無爲以守至正者猶伊川程子云人生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心無非辟之干所謂無爲也可以涵養氣質而薫陶德性所謂守至正也非謂冥目端坐如釋子入定然也

故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陳氏澔曰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百貨可極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正法則謂貴賤各有制度無敢僭踰聖王精禋感格其效如此

吳氏澄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禮也定天位列地利儐鬼神本仁本事義也行其禮而不知其義者有之未有知其義而不能行其禮者也祖廟句下當脫禮

行於山川而報功德焉句

徐氏師曾曰以其事而言報德酬功因其當然之禮而爲之修飾凡衆之動得其宜矣以其文而言謹始慎終合其自然之序而爲之府藏無一往不在其中也　又曰自秉蓍龜至此因列于鬼神而申言之

黃氏乾行曰上言先王達於下此乃言禮達而天下從之

姚氏際恆曰上云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此云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郊社並爲國之大典如其說則爲貨利而已矣謬甚鄭氏釋貨爲金玉之屬本是孔氏

以其義之未允增入五穀不知食貨有別洪範八政分食與貨爲二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因推其功效之所本也極盡服行正定也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而無咎徵也貨極謂百昌茂萬寶成而無遺利也孝慈服而天下之父子定正法則而天下之上下辨聖王精禋感格其效如此豈有他哉故由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屬義之修明者精而禮之藏蓄者裕也　舊解參用徐說藏字讀才浪反謂禮之府藏也但此與義修不相足而自字亦無著且亦非上文相承之意也按末二句申上

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之意禮達其用也無爲守正其本也此數者之效自君心守正而義明禮備致然也義必有宜故言修義修卽禮也禮必有體故言藏禮藏卽義也此聖王體用一原之道學者詳之

方氏苞曰惟祀五行之常而布時政故法則可正若門行戶竈其祀甚卑不應于此正法則也

李氏光坡曰聖人作則則政治矣此言天人和同則君安矣以盡上文治政君安之義

是故夫禮必本于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大音泰

吳氏澄曰官于天天字該大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五者而言

徐氏師曾曰天指天地以下四者而言大一則四者之源也三才未判萬物未生一而已矣而禮之原實在此自大一分之上者爲天下者爲地高卑定矣其轉也靜者爲陰動者爲陽慘舒異矣其變爲四時有錯行之運其列爲鬼神有生成之功大一之妙如此聖人窮神知化默識心通由是制禮而降之謂之命令貴賤上下法天地之高卑吉凶刑賞法陰陽之舒慘歲月久近法四時之變報本反始法鬼神之列何

莫非本于大一者哉

姚氏際恆曰大一本莊子大一形虛及主之以大一又荀子以歸大一呂覽强爲之名謂之大一又太一星名丹元子作太乙又易名太一乾鑿度有太乙下九宮法又作數名有君基太乙五福太乙諸名皆道家及讖數之學也分而爲天地卽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之說列而爲鬼神卽老子神得一以靈之說官于天亦本莊子

朱氏軾曰大一卽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其降于人曰命命者性也命之者天也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通節俱言大一下節方言先王本此爲禮以敎人

姜氏兆錫曰此下三節爲第八段又承上總其始終而言以見聖作之達天地而順人情也大一猶言太極極大曰太未分曰一蓋太極函三爲一之理也官猶職也若言分定故也分爲天地則有高卑貴賤之形轉爲陰陽則有動靜剛柔之象變爲四時則有生長斂藏之機列爲鬼神則有幽明始終之義凡聖人制禮本此以下其命分者是皆職于天而所性而具者也　石梁王氏曰其官于天也一句結上文愚按家語云其官於天也協于分義其居於人也曰養以二語括兩節大意詞要而不煩當以家語爲正

方氏苞曰天以健順之理降于人而爲命人秉之而爲性以爲形氣之主宰是卽其受于天之職分故曰官于天凡人紀之不能修五事之失其則皆自淆于物而曠其官獲罪于天者也

李氏光坡曰大一卽太極也無加曰極無對曰一天地者其廣大也陰陽者吉凶異道也四時者變而從宜也鬼神者郊社廟祀也崇卑曰分生曰轉因時曰變昭著不揜者曰列熊氏云分轉變列皆本于大一可見先王之禮降下于人而謂之命令使人遵守者

乃主宰于天也豈私意爲之乎此禮之體也

夫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于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徐氏師曾曰行之以貨財爲資筋力爲用辭讓爲實飲食爲具四者禮之緯也冠以責成人昏以著代喪以送終祭以追遠射以觀德御以執役朝以相見聘以通問八者禮之經也

任氏翔曰藏身所以安身居人所以安民

姚氏際恒曰上云禮必本于大一分而爲天地此又云禮必本于天動而之地皆空泛不實游移無定之語所謂强納以禮者也

朱氏軾曰禮行而萬物各得其宜猶陰陽變化之效能於天地也故曰協于分藝居者居于心也義理也天下止此當然不易之禮率而行之而家國天下無不各得是卽人心之大一也

陸氏奎勳曰据王氏說家語亦作養不必從鄭氏改義

姜氏兆錫曰此亦前本于天殽于地各條之意也動

而之地卽殽地也列而之事卽本事也變而從時卽四時以爲柄也分卽月以爲量也藝卽功有藝也居人卽在人也養爲義者言禮制之作皆人事當然之義也養如字讀者言禮以養人之德也歷推禮之爲禮如此而其在人也必養之以義其行之也必以貨財之用筋力之勞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以周徹于冠昏以下八者之中則養之既久義精仁熟而凡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理一以貫之矣家語變而從時以上其行之以下各十八字並無

方氏苞曰天命混然萬理皆備而不見其形聖人本天以治政使民震動恪恭以從事者莫大于通山澤之氣辨種植之宜卽上文所稱列地利也故曰動而之地由是四民之術業以次而分布百官之職事以次而領上下內外之典禮以次而詳卽上文所謂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故曰列而之事也而因革損益必隨時以通其變故其事既列之後又必變而從時焉隨時而變損益無常註謂卽四時以爲柄未安

李氏光坡曰此言人之用禮也夫天專言之則道本于天者根于天理也禮卑如地履踐宜謹細故曰動

而之地也列而之事者吉則列陽之事凶則列陰之事也變而從時如朝覲因時而舉祀享烝嘗隨時而行者分藝分限嘗業也地利者社之分藝仁義者祖廟之分藝殽以降命卽協于分藝也居人曰養治之使生養遂也冠昏八者禮之宜然而行之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强辭讓之節飲食之品皆非有養不可所謂物畜然後有禮也上文聖人以天地爲本至五行爲質此文承之反覆申明以起禮爲人之大端以見禮義爲器之至急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壞音怪喪去聲

吳氏澄曰人身膚革外肌次之筋次之骸最內以肌會膚以筋束骸四者之聚爲身有禮義則凡講說皆信實之言凡修爲皆睦婣之行形體皆莊重堅固而不怠惰放肆也其於人倫則生事葬祭孝敬追慕亦惟此禮義爲大端緒也人情之動有愛惡哀樂喜懼之情以禮義治之則發皆中節無所乖戾所謂順也情極其順則不違天所與我之性而上達于天道矣

三言所以先敬身中明倫終盡性至命三者皆禮義之功惟聖人能知禮之不可不爲而不已于爲也壞亂之國喪敗之家亡身之人惟不知禮而去之故至此　又曰順人情三字爲此條之體要自此至終篇皆演順字之義

徐氏師曾曰上大端猶言根本節目之大者下大端則其中之事也此言禮義關人之成敗講信修睦以待人固會束以正己二者必以禮義否則僞妄不誠安肆日偷矣明則養生送死幽則祭祀鬼神二者亦以禮義否則生死不安鬼神不享矣達天道而惇庸之順人情而節文之二者亦以禮義否則昧天道拂人情矣所謂人之大端如此唯聖人聰明睿知能知其爲端而不可已故待人正己事幽明通天人各得其宜而致藏身之固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之故耳

姚氏際恒曰祇緣見禮在外故以爲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已

姜氏兆錫曰肌膚筋骸初非不固然無禮義則惰慢之意傾側之容有不自知其然者故必以此固之也竇穴也背禮義則窒而逆由禮義則達而順亦若竇

然聖人所以知禮之不可已者凡以物我幽明上下皆禮爲之綱紀也故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耳豈有他哉

故禮之于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黃氏乾行曰人品不同大約有此四等不已于禮者聖人也厚于禮者君子也薄于禮者小人也去禮者下愚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五節爲第九段又禮者順人情而言以見學禮者當循序致精以達于順也蘖麴也人以禮成德如酒以蘖成味厚于禮爲君子薄于禮爲

小人亦如酒之有醇醨也

方氏苞曰禮本于天性附於人倫雖小人不能盡去也惟薄而已若盡去之則亂國敗家亡身之人也

李氏光坡曰此二節明禮義以爲器也

任氏啟運曰人之會束本無不固而習于怠肆自不覺筋弛而骨縱故曰君子莊敬日强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吳氏澄曰凡日用常行如曲禮少儀內則使之習行

持守防檢其情則情不煩熾猶以耒耜開墾其田使不荒既習行其事又必敷陳其義使明于當然者之所以然則通曉理趣而善端强長猶開墾之後種以嘉禾漸漸生長萌芽也已通曉其義又必博考前言往行審問愼思分辨是非不惑于非義之義猶苗生之後耨去其草而獨存其苗也禮耕義種學耨其事非一而本在一心及其久也理之萬殊聚于一而心德渾全矣是之謂仁然由利仁欲造安仁之域非用力所可到惟當涵養以俟其自化惟樂以養人性情變人氣質有不自知其至于安者

陳氏澔曰講學以耨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所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本仁以聚約而會之于至一之理所以造萬殊一本之妙本仁聚之利仁之事播樂安之安仁之事禮耕義種入德之功學之始條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學之終條理也講學居中以貫通前後自始至終於仁義禮樂無不講及其成也則禮義之功著于前仁義之效著于後

姚氏際恆曰前云禮也者君之大柄此又云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可見皆是游移無定之言又前云以四時爲柄

朱氏軾曰田之所重莫如種匪種何耕匪種何耨聚者聚此也安者安此也以喻人情則必有根本之義以爲之本而後深造自得漸至于渾全純熟之域然非防外無以植內非閑邪無以存誠則修理講學又治心之先資也

姜氏兆錫曰劉氏曰修者講明之也柄猶操也人能不失乎義之操持禮之秩序則其情發皆中節而可以治人情矣故聖王務之也禮者人情之防範故治人以爲先務如治田之必先耕以耒耜也義者人情之裁制隨事制宜而措之如其隨土宜而種嘉穀也

然或物欲蔽之而私意萌焉則如草之害苗矣故必講學明理以去其非如耨之去草養苗也而有必本乎仁者蓋博而求之不一之善既見一本之萬殊而約而會于至一之理乃造萬殊之一本此則萬理會而心德全如穀之熟而穫也然或猶利仁而未能安也又必咏歌舞蹈以陶養其德性消融其渣滓夫乃和順于道德而造乎從容之域矣此則如食而饜飫也故承上修禮義以治人情者而推言之陳註曰此五者聖王修道之教始終條理如此而講學居中以貫前後蓋禮耕義種入德之功學之始條理也仁聚

樂安成德之效學之終條理也自始至終其于仁義禮樂學無不講至其漸而成也則禮義之功著于先而仁樂之效見于後焉

方氏苞曰耕則有彊畔行列禮立則物有所紀以禮開人心之蒙塞猶耕以墾土而發其膏脈也義者節文之根柢修禮而不陳其義則失其本而禮之爲虛矣禮義皆本于仁講學而辨之明然後知所謂禮者皆吾本心所不忍越所謂義者皆吾本心所不忍悖則有以觀禮義之會通而心之德日以凝固矣

任氏起運曰此言治人之情陳說牽配俱未當也蓋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便是學耨有睢麟之義便是本仁象勺之舞飲射之歌使之咏歌以養性情舞蹈以養血脈便是樂安

李氏光坡曰其治目之詳則上文之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之事也修舉其節文使人習而守之則情不動熾猶以耒耜耕田使不蕪穢也開陳其義使人心知正路由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如降之嘉種而非根莠也設爲庠學以教之與之講去其非而趨是猶農之耨以去草存苗也人人具此生理漸之摩之使淪肌浹髓各復其性如五穀之生意

充足故曰本仁以聚之詠歌舞蹈使食味別聲被色之倫蕩滌其欲惡之邪心而涵泳于太和是播樂以安之也凡此數句文承治人情之後當求其意義之合而陳氏所引劉氏解虛張影說不顧其承似失之也自此至民無凶飢妖孽之疾皆人情以爲田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陳氏澔曰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于義而當爲者雖先王未之有此禮可酌于義而創爲之

姚氏際恒曰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此云
禮也者義之實也則是禮以爲質義以行之矣與孔
子說正相反且云禮爲義之實則義爲禮之文乎禮
器云義理禮之文也辨見本篇又孟子以禮爲義之
節文而此以禮爲義之實與孟子說亦相反此皆告
子義外之旨故與聖賢之說乖反如此協諸義而協
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此又與上所言之
旨違既是禮爲義之實義爲禮之文何得又謂禮協
諸義而協未有者可以義起乎此正合義以爲質禮
以行之之說矣惟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所以禮協諸

義而協未有者可以義起也其自相乖反又如此
方氏慤曰義虛縣而無所麗著于事物而禮生焉故
曰禮也者義之實也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于藝講于仁得之者强
陳氏澔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于外者以義
爲分限之宜心之發于內者以義爲品節之制協合
其事理之宜也講于仁商度其愛心之親疏厚薄而
協合于行事大小輕重之宜一以義爲之裁制焉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强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吳氏澄曰譬之木然各有枝節爲義其一根本爲仁
故曰仁者義之本順乎天理畧無違逆中節之和也
由全體之中發而爲中節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大用
之和順也故仁爲順之體天爵之尊衆善之長故得
仁者尊
陳氏澔曰上文言禮者義之實此言仁者義之本實
以散體言本以全體言猶之木焉從根至枝葉皆生
意此全體之仁從一本至千枝萬葉先後大小各有
其宜各有其序其宜者義其各有序則散體之禮也
姜氏兆錫曰實者定制也協合也義協而禮起所謂

三王不相襲禮也藝以事言分分限也仁以心言節
節制也强者强立而不反也尊者所謂天之尊爵也
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其合于義而合者雖未
有此禮可以義而創爲也此言禮與義之相表裏也
事見于外其分以義而宜心發于內其節以義爲制
故得義以協合而講求之則强立也此言義與藝與
仁之相表裏也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心之制爲義心
之和爲順故義以爲本順卽其禮而得之爲能長人
也此言仁與義之相表裏而又以見順之有由來也
陳註曰禮爲義之實以散體言仁爲義之本以全

體言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猶之木焉從根本至枝葉皆此生意此全體之仁也自一本至千枝萬葉先後大小遞有次第此散體之禮也凡此一枝一葉隨時榮悴各得其宜則義也

李氏光坡曰義以節仁耳仁則義之本也生理周流順之體也得之于己是天爵之貴何尊如之因上文禮義仁所以治人情之始中終而推本言之若講學不過使之知斯而弗去播樂不過使之樂斯而暢茂條達耳非有加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于義猶耕而

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弗肥也

吳氏澄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爲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合之以仁謂合聚衆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爲二也成于樂而安于仁則與仁爲一矣仁者體之全于內順者用之達于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內腹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于順而後爲禮義治情之極功也

陳氏澔曰此反覆以申前意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

缺如此

姚氏際恒曰禮義學仁樂順六者不相交粘禮樂一例仁義一例今曰從禮爲義從義爲學從學爲仁從仁爲順可通乎又學是總名可括禮樂仁義不得間于其中順字尤無意義悉欠達

姜氏兆錫曰此反覆以申上文而因以達于順者推之也前言仁爲順之體則一舉仁而體信達順之本具是矣此合以仁安以樂之後而又謂不達于順猶食而弗肥者蓋以上藴諸內而以下驗乎外故其言如此詳見下文

方氏苞曰以治教言之文武勤周永清大定而未遑制作使天下斟酌飽滿以飭厥性猶穫而弗食也周公制禮作樂師保萬民而未至于成康刑措之時猶未能萬事順叙百嘉暢遂猶食而弗肥也以學修言之則知止誠意而戒懼慎獨以體認之猶穫而食戒懼慎獨以至于心廣體胖猶食而肥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

順

劉氏彝曰至此則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外內之道故謂之大順大順則無爲而治矣

陳氏澔曰播樂安之以前皆成已之功大學明明德之事達之于順以後方是成物之功大學新民之事

徐氏師曾曰故聖王至此六節又因治情而申言之

姜氏兆錫曰德以爲車守之固也樂爲御動之和也禮相與朝聘以時也法相序靖其爾位也信相考言忠信行篤敬也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肥者充盛之意以身爲譬而遞及于家國天下至此乃聖

學合內外之道修齊治平之驗而大順成矣

方氏苞曰小臣以廉自守足矣大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廉不足以盡之德裕于身乃可載物故以爲車有聲教而德之流行以遠故以爲御

李氏光坡曰至此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義修矣講信修睦人利普矣爭奪相殺人害去矣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嗚呼盛哉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熊氏安生曰此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通有連有動又皆明禮順則並得其宜

劉氏彝曰生者不失其養死者不失其禮亡者不失其祀化起于一家而周徧乎四海有條而莫之紊也不曰大積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哉深而通言教之洽而至於化深以盡其性通以正其情也茂而有間言德茂乎躬而用之有尊卑之差親疏之間也連而不相及人人各盡其性上下各異其儀也動而不相害作于禮者必歸于義也

吳氏澄曰養生送死事鬼神人道之始終備矣若以其禮不悖於道是之謂常常則順反常則非順故大順者人道之常

方氏苞曰並行而不繆與動而不相害語近而異義並行而不繆者如曾子問君與父同時而喪未殯既殯不敢歸于家與反君所各有高節而不相戾也動而不相害如庶子壓於父爲母無服然居處飲食猶三年則無害于仁達諸侯適大夫不反服達大夫適諸侯不反服而無害于義于禮之常經雖有變動而不相害也茂而有間與連而不相及語近而異義茂

而有間如祭禮獻酬交錯可謂密矣然事以遞代而成各有間可暫息速而不相及如前喪遇後喪其服之變除包特祭之前後事雖連而不相及也

李氏光坡曰大積總至而積叠也死屈結不通也細行條分縷析之行也幽深者勢易隔而行之通達茂密者勢易雜而剖之分明此所以大積而不苑也連而不相及故並行而不繆也動而不相害故細行尙不失也此皆大臣不倍小臣不竊法有常而禮有列士事其事之所致也夫政不正則君位危故明于順然後能守危也因于大順之後追結以明之

故明于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徐氏師曾曰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宜儉者不可豐宜隆者不可殺凡此禮制之順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驕縱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也

姜氏兆錫曰自故事大積而不苑至終篇三節爲第十段皆發明六順之實以極其效也凡事大積則必苑滯並行則必謬舛細行則必失差深窅則道之難通茂密則入之無間兩物連接則相干及萬物爭動則相忠害此所以難順而至于危也承上文言道至大順而天下各得其理如此然後守危而無所於患故下文遂指其實而明之不同者等應辨也不豐者節應殺也不減者文應隆也持循者節其肆縱合危者平其散亂也

方氏苞曰禮有豐有殺是禮之不同也然非豐也非殺也惟其稱爾禮達而分定則當其常可以持循而不至于驕盈當其變可以合危而自固以分義上謂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正合危之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熊氏安生曰天不愛道百神受職也地不愛寶百貨可極也人不愛情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也三才協應諸瑞駢臻豈無故而然修禮以爲人情防範達義使民宜之體信自治其情反身而誠達順卽達天下之情而家國天下無不肥也

吳氏澄曰上順之至舉一世而言此所以順本于禮
義治人情之君師而言
姚氏際恆曰此純乎讖緯之言据鄭註器謂銀甕丹
甑出援神契据孔疏山出器車出禮緯斗威儀河出
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出中候握河紀堯時河圖
龍銜亦文綠色註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 及鳳皇巢阿閣鳥獸
之卵胎皆可俯而闚本莊子至德之世烏鵲之巢可
攀援而窺
姜氏兆錫曰順讀順而達之弗敝謂不以徙而困敝
也水必時如獺祭魚然後入澤梁及春獻鼈蜃秋獻

龜魚之類火必時如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及春取榆
柳夏取棗杏之類金如礦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及季
秋審五庫之類量之類木如季冬斬陽木仲夏斬陰
木之類飲食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之類必當
者男女必因其年爵位必稱其德必順者民力不奪
其時以天災曰水旱以民困曰凶飢昆蟲謂螽螣蝥
蠈妖孽謂怪變惑溺疾猶患也承上歷言其達于順
者至此故能感召太和災沴不生而遂備有下文之
驗道卽道並行而不相悖之道寶卽萬寶告成之寶
情卽民莫敢不用情之情膏露謂露凝如膏醴泉謂

泉甘如醴器車未詳舊說器如銀甕丹甑之類及張
掖柳谷之石有八卦黃玦之象是也車如山車垂鉤
之屬自有輪轅之象是也馬圖伏羲時龍馬負圖是
也麟鳳龜龍如麟游于囿鳳巢于閣神龜負書於洛
之類卵胎可俯而闚猶莊子至德之世鳥雀之巢可
攀援而窺也修禮達義者修禮以治而達之天下無
不宜也體信達順者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
也功至此極此非順之實而何哉故推此以結全篇
之意而其爲大同之象不得以小康名也亦可見矣
君子修已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
道朱子曰信是實理順自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
致和實體此道于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
無所不通也愚按此段第二節爲聖治之實政猶上
段第二節爲聖學之實功也蓋上段之末推言身與
家國天下之無不順者自治人而言此段之首歷言
凡事之無不順者自治事而言而第二節不同不豐
不殺之屬乃事之所以治合男女須爵位必爲此者
是亦聖人矣讀者詳之書所謂府修事和與三德爲
大夫六德爲諸侯者而其下之所驗則亦所謂被四

表格上下而地平天成之極軌也學者不由實學以推實政則體信達順之道不著卽其驗亦且流于禎符典引而讖緯之學起矣嗚呼可不慎哉

任氏啟運曰修禮達順緊承上章達義體信直應首章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蓋信非他卽所謂仁者義之本順之體也不仁則禮無其實矣

李氏光坡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之等禮之不得同也謂之僭謂之脅之等是應少不可求多也天子有田諸侯有國大夫有采之等是應少不可求多也聖王所以順者廣此順于天下也山者不使居川

不使渚者居中原亦不必其同也用水火金木以資人之飲食必時合男女必當年頒爵位必當德曰時曰當亦不豐也不殺也夫由飲食男女稽之人情本之天道聖人作則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其成效極致不過使飲食男女各當其分各得其欲各去其惡而已切近精實二帝行此大公無我神而化之是謂大同三王謹此禮義爲紀不惑不忘謂之小康皆可志而逮也老氏緯書何嘗有一言近似若漢儒能爲此者是亦聖人矣讀者詳之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浙江書局重刊

郭學樂校

孫祖燕校

張景雲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器

陳氏澔曰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

芮氏城曰器易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之器

姚氏際恒曰篇名禮器鄭氏謂其記禮使人成器徐伯魯謂明禮樂之不可無猶器用之不可闕並非陳可大謂行禮者明用器之制近是然有未盡也作此篇者乃當時之儒而雜老氏之教者故見

禮爲後起不過器而已於是言多少大小高下文質之不同而取以名篇爾　又曰此篇固有踳駁處然較禮運猶勝又多取郊特牲之文爲說尙不失典刑未可全棄列中帖知其取郊特牲者觀篇中文辭格制自可了然後儒第見禮器敘于郊特牲之前遂謂禮器在前郊特牲在後失之矣

陸氏奎勳曰此篇作于戰國非禮運所能比疑何由知之篇中每發一論必標君子曰以別于孔子之言蓋即古史體裁也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孟子嘗援引之亦是一証

姜氏兆錫曰此承前篇以禮義以爲器之意而推言之陳注謂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器用之制是也篇中大旨只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二句盡之凡時順體宜稱之屬皆文之委曲處而其中忠信誠敬之屬則本之主宰處此所爲明器用而成德器也其文煩而不殺各章不盡相屬蓋記者抄撮爲篇與　張子曰禮器則藏諸身禮運則用無不利禮運語其達禮器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任氏啟運曰先儒以禮運爲形上之道禮器爲形下之器非也芮說近之今由其文釋其義先以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並提中間廣說禮文似屬制度邊多然從禮文說入人心人心歸結非忠信之人禮不虛道其意實重本之上且樂其發者外愼其獨者內覧義尤精何讀者習其傳而不察耶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陳氏澔曰以禮爲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
姚氏際恒曰筠竹節也竹節均故曰筠謂竹箭無心而其勁在節松柏無節而其堅在心二者大端可見所以能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在人有禮亦如竹箭之有筠松柏之有心也人既有禮則外諧內無怨物懷仁鬼神饗德亦如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則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鄭氏以筠爲竹之青皮又因下有外內字遂以竹箭貼外諧以松柏貼內無怨使前後文義雜亂不明諸解皆從之何與
姜氏兆錫曰言禮以爲治身之器故行無不備而其

德美盛釋回以下極贊備盛之妙也箭竹之小者筠其青皮也言禮之爲用能消人心志之邪益人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故其在人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于外又如松柏之有心足以貞固于內二者交相培養而歷久不變也故君子有禮則疏遠者無不諧和親近者無所怨恨而極其驗即物歸其仁而神歆其德蓋德之備盛者如此
朱氏軾曰美質忠信也學禮則僞去而誠日進措之身施之世無在不得釋回增美言其內譬之則松柏

之貞也措正施行言其外譬之則竹箭之文也文故宜物而無乖貞故孚物而無怨
方氏苞曰措則正禮之體也施則行禮之用也正如易大傳靜而正之正言不用時其理自具於事物之中　又曰以竹與均成字似當爲竹節謂其長短略均也竹有節所以約束而能固禮亦君子之所以約束也鄭注竹之青皮故先儒相承以爲致飾于外與下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義不相應
李氏光坡曰禮器即前篇禮義以爲器也內可誠心外可誠身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大備則德盛矣

又曰此言禮之可爲器也其在人也言禮之在人也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堅忍于外如竹箭之有筠也箭篠也筠竹外青皮有恭敬辭讓之體貞固于內如松柏之有心也如此則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亦猶松竹二者居于天下比衆物最得氣之本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端本也貫經也柯枝也　又曰此猶夫子告顏子以天下歸仁仲弓邦家無怨之意　又曰承上言君子有禮如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者原于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熊氏曰本者何忠信是也實理貫徹而後制

爲節文也文者何義理是也隨所節文皆得理合宜而後斐然成章也使無本則眞意不立無文則鄙俚難行

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

萬氏斯大曰按義理爲文此意最精本固爲內文亦非外禮以義爲質安得爲外謂之文者亦就忠信對言耳有忠信之實心以爲主而裁度吾心必合義理之安而後行之行之得其條理卽謂之文由內心有義理之裁制斯外自得其條理故曰義理禮之文也

無文不行禮以義起也

姚氏際恒曰禮具于四德非吾心以外物所謂辭讓之心是也若忠信則是此心誠實無妄之謂又別一義非可以忠信與禮並言也況謂忠信爲禮之本乎祇緣老氏崇尙虛無樸素見得此禮只是玉帛紛華故深嫉之以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云忠信禮之本也忠信旣爲禮之本則禮爲忠信之薄矣儒言而老義似是而實非學者讀之不覺也至云義理禮之文也尤悖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是禮所以行義而義理皆吾心之物何得謂禮之文乎且忠信亦無非義理也忠信卽理其所以宜忠宜信處卽義又不得將義理與忠信對言也孔子曰信以成之則信亦所以成義而忠信又不得較義理爲文本也老子以仁義爲後起故見得義理甚粗且好質惡文欲盡去其文而自守其率易儉嗇故其學大抵以義理爲禮之文以義理爲禮之文則此外別無所謂禮之文是之謂無體之禮將一切揖讓周旋恭敬交際必欲盡滅而後已噫如此言禮實同毀禮于吾儒有毫釐千里之別烏可以弗辨哉

姜氏兆錫曰此又承上文而明備盛之寔也無忠信則禮不可立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無義理則禮亦不可行所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必內外交相培養則文因于本而不爲史本達于文而不爲野矣彼所以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豈獨竹箭與松柏爲然哉

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

禮
徐氏師曾曰以天所不生地所不養之物而行禮則逆天時反地財君子不以爲禮而鬼神亦不饗之矣如魚鼈水物也而居山者用之鹿豕山物也而居澤者用之此則地所不養而用之者非所謂致于地財矣故君子謂之不知禮鬼神豈肯饗之乎言地財則天與人物可知

姚氏際恒曰人官有能頂上人心言官司也如所謂心之官舊解謂爵位之官非是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鹿豕爲禮如此言禮甚粗然第謂貧賤之

民力難致遠物不以爲貴則可耳即如下士庶人祭用特豚及夏有魚麥之薦使其居山將不用魚居澤將不用豕乎非通論矣

陸氏奎勳曰謂人之五官各有所能可以行禮集說謂助祭之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固失之偏嚴陵方氏引胥臣八疾爲說則是人官之所不能矣愈不可從

姜氏兆錫曰上章言禮有本有文內外合體用具矣此則禮之文而所以行之之節也蓋無過不及之謂禮故必仰觀俯察以得其自然之理而後贊幽理明以適其當然之宜則天地神人事物一以貫之而禮行矣天時有生承合於天時而言謂四時所生取之當合其時也地理有宜承設于地財而言謂五土所宜用之無違其產也人官有能承合于人心而言謂相禮執事之官各隨能而任也物曲有利承理萬物而言謂纖微委曲之物各因利而道也天不生則非時也地不養則非宜也君子不以爲禮不合之意鬼神不享不順之事前四句不言順鬼神後四句不言理萬物者省文也山之魚鼈澤之鹿豕蓋即地而天可知矣

方氏苞曰人官有能也人之五官各有所能如目能視耳能聽之類

李氏光坡曰理萬物者條理萬物使各當于用人官有能如離婁之明此目官之能也師曠之聰此耳官之能也之類物曲有利所謂理萬物者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姚氏際恒曰此與王制制國用必于歲之杪及用地小大視年豐凶諸說同義然此亦是制耳而謂禮之

大經大倫得無過與

姜氏兆錫曰定猶建也數稅入之數也舉以爲經如王制祭用數之仂是也倫之言類自其常而言也王侯以下地之等不一故禮之類不同如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之類是也厚薄謂類之中之厚薄自其變而言也與猶視也年有豐凶則禮有除殺如雜記凶年則乘駑馬祭以下牲之類是也殺減也匡恐也衆不恐懼禮俗用成此制禮有節之驗而天地神人所以交得也

方氏苞曰數舊說數爲地物所出多少以與地廣狹

義凌蓋隆殺之禮數也如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之類其數之所以有此倫次者不獨尊卑之等亦以地有廣狹而定數之中用時復有厚薄則與年上下與年文上下之字疑衍

李氏光坡曰此所舉定國之數謂天之所生地之所有人之所能物之所利以爲行禮經常之法也熊氏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有倫類不同地廣禮備地狹禮殺此因地利也年豐禮厚年凶禮薄此順天時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姚氏際恒曰羔豚大牢總言天子諸侯之祭言羔豚以見小言大牢以見大耳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之意而序此以起各章也方氏曰時者天之道也順者人之倫也體者形之辨也義者事之宜也稱者物之平也陳氏曰時在天順體

宜稱在人故時爲大而其下次之愚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聖人因事物而爲之則蓋皆以道爲衡而非以意爲之者也學者知五者之次又知其非截然彼此之相懸也則得矣堯舜湯武其禪代雖不同然皆應天順人而已則凡聖王受命定禮其因革損益豈有不因時以行者哉詩大雅有聲之篇言文王受命建都初非違時而急成其謀也惟追先世以來之孝思而繼之耳引此以明因時之意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乃自然之倫序而禮以倫安是所謂順也鬼神謂凡小祭祀之類數者有本然之形體

而禮與體待也喪祭之用謂凡殯葬祭奠之屬賓客之交謂凡接際享贈之屬言二者有當然之義理而禮由義起是所謂宜也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大牢而祭謂大祭祀也諸侯守國以龜占祥吉凶故珍之以爲寶其分國各班圭璧爲信故重之以爲瑞臺門王侯門築土爲臺也見下章言禮不以豐約而變其儀不于上下而失其等凡皆稱也

方氏苞曰天地之祭報本反始不忘其所自生故曰倫社稷山川之事因其體之輕重而隆殺爲故曰體於宗廟之外別言鬼神蓋謂五祀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九皇六十四氏之屬　又曰疏謂士特牲大夫少牢此用羔豚乃王制所云大夫士無田則薦者　又曰無地則無臣助祭而云百官喻衆也俱不可通牲禮之隆殺視祀之大小天子獻羔開冰乃謂士大夫有田者卽不用羔豚可乎且如五祀井竈之類豈能備其牲俎記云百官皆足正謂王公之羣小祀耳

李氏光坡曰時爲大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上焉者雖善無徵下焉者雖善不尊皆非時也承上文制禮得節遂言帝王代興制禮先後之義　又曰鬼神凡羣小祀及秩在祀典者皆是體猶負荷與爲一體之

意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有箇相關處此體之謂也故曰神不歆非類以非其體也若以輕重隆殺爲解此自在下文義與稱中不在此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姚氏際恒曰豆數鄭氏執儀禮周禮解之惟聘禮八豆爲上大夫及公食大夫六豆爲下大夫與此合其餘悉否周禮掌客公之豆四十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子男之豆二十有四與此皆不合周禮大抵極尙繁侈如膳夫王之食品致爲不經此饔餼之數亦自應不合也鄭以此所言爲堂上之數如公十六加東西夾各十二爲四十侯十二加東西夾各十爲三十二子男十二加東西夾各六爲二十四按東西夾者聘有西夾六豆及東方亦如之之文鄭因取而附會之以禮記之少湊合周禮之多謂禮器所言者堂上也周禮所餘者夾室也不知禮器周禮皆

直言豆數禮器未嘗獨舉堂上周禮未嘗分別堂上與夾室禮器與周禮不相謀禮器周禮與儀禮又不相謀也孔氏亦謂鄭以意量之蓋已不能爲之辨矣且據其意應以周禮子男合此上大夫而周禮子男除夾室各六則爲十二又不合上大夫八矣然何不云子男堂上八如是旣可與侯伯不同說見下又可合上大夫八而其不能云子男堂上八者則以儀禮夾室各六止於二十又不合周禮二十四故也然何不云子男堂上八夾室各八如是乃可合周禮二十四而其不能云子男夾室各八者則又以儀禮止言夾

室六不合儀禮故也所以於此竟不言之辭窮昭然可見若然徒虛舉周禮子男何爲可笑乎又其謂周禮侯伯十二子男亦十二全無降殺亦未允總之謬漏百出也介副也字與个通檀弓下國君七个大夫五个與此同天子之席五重周禮司几筵天子席惟三重疏引熊氏謂天子祫祭席五重禘則宜四重時祭三重此亦曲說天子葬時五重鄭引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禮一重天子則五重或謂棺四重與椁而五此亦一說

朱氏軾曰翣似扇所以障車障柩喪大記所謂黼黻翣畫翣是也五重三重再重皆謂棺喪大記所謂大棺屬椑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歷明稱之字義也廟制詳見祭法諸公謂上公諸侯謂侯伯子男也二十有六者朔食之豆數十有六十有二者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八與六者王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也介副也牢太牢也周禮諸侯朝天子其牢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諸侯之大夫爲君使各降其君二等今言諸侯七大夫五各舉中以言也五重祫祭時之席數

三重相朝時之席數再重亦爲君使之席數五重則六席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也重者下棺後所設抗木與茵之數茵如今褥子絮相似以承藉於下抗木以抗載于上各橫三縮二爲一重餘重倣此翣見檀弓下文五者皆以明貴多之例也

方氏苞曰天子水兕革推如合甲爲二重杝棺一梓棺二故五重

李氏光坡曰下棺之後先有加折于壙上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乃加抗席三覆之乃加抗木橫三縮二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

五重疏謂抗木之上乃加抗席似少失故本儀禮原文正之

任氏啟運曰天子祫祭五重禘祭四重時祭及朝覲饗食封國命諸侯皆三重諸侯祭祀相朝皆再重孔謂諸侯相朝三重祭祀二重愚謂非也天子禘豈輕于祫諸侯相朝豈重于祭哉陳據之謂此五重以祫祭三重以相朝尤謬蓋此特舉多寡以明分非專指事也葬五重抗與茵也茵以淺色緇布爲之實茅秀及香草于中以藉棺下縮者二上横者三爲一重如置棺加椁椁上加折折上加席席上加抗木下横者二上横者三爲一重如是者五則五重也

齊氏召南曰按司几筵五席之名曰莞藻次蒲熊其葦萑席不數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徐氏師曾曰圭璋琢圭璋也長八寸圭以享王璋以享后二王之後所用雖曰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不上堂是獨用也陳可大以圭璋爲朝王后之玉不知諸侯朝用命圭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非圭璋也琥璜玉之卑者爵酒器也子男享諸侯用琥璜必待送酧爵之時獻繡若黼而將之不特達也鬼神異于人不假多重以爲温煖故單席黄叔暘乃謂此王席非鬼神而引周禮以證之然周禮王席三重祀先王酢席亦如之則非單席明矣

萬氏斯大曰大路祭天所乘之木路也殷周皆然先儒信周官謂周祭天乘玉路玉路就多而文飾則是以所賤事天已豈其然乎大戴禮朝事篇曰天子樊纓十有再就上公九就侯伯七就子男五就要知周常時所乘未嘗不以多爲貴文爲貴而此獨貴乎少與素者尊祭天之車也郊特牲言周郊而曰乘素車素車即大路乎愚于周官巾車詳辨之矣

姚氏際恒曰此節之文可疑者二一則食數也儀禮特牲祭尸九飯少牢祭尸十一飯應以多爲貴豈反貴少乎論語魯有三飯四飯之樂官則諸侯亦非止于再矣陳用之謂正飯貴多加飯貴少恐臆說徐伯魯謂此皆公庭禮會之食私食則否若然公少而私多益失理矣一則鬼神之祭單席也顧命四席皆曰

數重卽重席也今以單席爲貴何與至若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後世諸侯僭用者亦不得舉以爲禮洛誥秬鬯二卣君賜之王制云諸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是也　又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鄭注郊特牲謂禮器七字誤于義或然蓋此篇多取郊特牲爲說如此節云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此郊特牲文則此處亦取之可知但鄭執周禮巾車五路如玉路繁纓十有二就之類是以多爲貴與此不合因謂此爲殷祭天之車則妄矣按顧命四輅

路同大輅綴輅先輅次輅此周之輅也而郊特牲大路先路次路有其三第少綴路耳豈得遂謂殷制乎大抵顧命四路執周禮五路解者並誤茲不詳

陸氏奎勳曰家農師云繁露如字言其文之繁也周禮巾車云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樊纓以此士喪禮云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余謂就者匝也鄭氏以繁爲馬腹帶于義可通且第云一就則其文不得爲繁矣又此大路者乃殷之木路非周之玉路也　又曰此非周制周祭鬼神稾秸而已

姜氏兆錫曰介以佐賓天子無爲賓之義故無也特獨也犢小牛也食餐也食力謂自食其力之人也祭天惟一牛諸侯膳天子亦一牛敬君如敬天也主君于相朝之諸侯但酌鬱鬯獻賓不薦籩豆若行聘之大夫則酌以酒又薦以脯醢是臣較多也天子每一餐輟卽告飽諸侯再餐告飽大夫士三餐告飽皆待勸侑更餐若自食其力如農工商賈之屬則無食數飽而後止是庶人較多也食力無數以上見位愈尊德愈盛其飽以德而不以味之意也繁鄭讀爲鞶者謂馬腹之鞶帶與其膺前之纓節也陸讀如字者繁之言盛巾車玉路樊纓十有二就是也就匝也七爲

五者郊特牲次路五就是也殷尚質其祭天之大輅木質無飾故其繁纓雖皆以五色絲屬爲之一匝而已若其下供雜用之次路則繁纓五匝是次路較多也圭璋制見考工記諸侯朝王以圭朝后以璋周禮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與馬皆不升堂惟圭璋升堂所謂圭璋特達也若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則以幣將送爵而又以琥璜將幣是次玉較多也祭單席者不以席多爲貴之義旅陳注謂衆也諸侯視朝大夫每人各一揖士雖衆言羣然一揖而已亦不以人多爲貴之義也以下六者皆以貴少之例也

陳氏曰周禮祀先王之度一如朝覲享射之數祀天則槀鞂而已與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又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乃王朝之禮此則侯邦之禮耳陸氏曰周禮牛人凡祭共其享牛求牛事神曰享牛降神曰求牛此特牲專言享牛耳

方氏苞曰鬼神之祭單席據周官司几筵席下尙有筵記所傳或異或不計下筵也

任氏啟運曰按本篇所述多周禮子車獨殷禮豈當覩子乘殷輅之說與

齊氏召南曰按巾車作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琥璜形製疏未言大宗伯注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姚氏際恒曰孔氏曰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是卑者舉角按特牲又云酌尸以角旅酧以觶然此未可單舉一邊而言之矣五獻鄭氏執周禮大行人子男享禮五獻以此爲子男之享禮亦未然據義例爲貴者皆指天子諸侯諸侯以下漸不爲實矣則此亦指諸侯可知也

姜氏兆錫曰爵觶角散皆飲酒器也爵容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按王侯之祭儀禮亡據祭統卿大夫獻以瑤爵玉爵士獻以散爵又據士特牲饋食之禮主人獻尸用角其祭畢佐食獻尸用散又據大夫少牢饋食及士特牲饋食之禮尸入舉奠觶主人受尸酢受角飲此皆尊貴者小卑賤者大也五獻謂子男之享禮凡獻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五獻

也缶壺瓦甒皆盛酒尊也瓦甒容五斗壺容石缶又大于壺缶在門外壺在門內壺皆以飲諸臣瓦甒在堂上則以享子男也凡二者皆以明貴小之例也

齊氏召南曰按鬯人職專用散注謂漆尊器也無飾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姜氏兆錫曰九尺以下皆謂堂上堂下相去之數考工記堂崇三尺乃殷制也凡此皆以明貴高之例也

陸氏奎勳曰非周制周之上公堂階九尺天子當以十二爲節

方氏苞曰壼門築壼于門外也疑今官府大門外左右築土正方四面甃之卽其遺制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
姚氏際恒曰廢禁無足故曰廢棜禁有足鄭氏以棜禁爲無足非　又曰此云大夫士棜禁玉藻云大夫用棜士用禁亦相合何也承酒尊皆謂之禁大夫之禁足稍低形制似棜故謂之棜實無大分別故此言大夫兼士也鄭氏曰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謬按儀禮鄉飲酒有斯禁斯禁卽禁此言士禮而鄭強執周

禮鄉大夫職以解鄉飲酒禮故以斯禁爲大夫所用特于此處明之不知玉藻云大夫用杅士用禁今云大夫用斯禁士用杅禁則全與玉藻違矣此云大夫士杅禁本以大夫爲主兼士而言今云士用杅禁則別去所主而反卑屬所兼矣鄭武斷一經而必多方以爲之地以誤及他經類如此餘見玉藻
朱氏軾曰杅亦禁也以其無足故謂之杅亦謂斯禁士禁大夫棜天子諸侯去之貴下也
姜氏兆錫曰壇封土爲之杅與禁皆承酒尊之器木爲之杅一名斯禁見鄉飲酒禮其制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制長廣畫飾並同杅通局足高三寸刻足爲褰帷形社稷諸祀封土爲壇郊祀則掃地而不壇大夫士用杅禁王侯則去禁而不用此二者明貴下之義也
任氏啟運曰無足曰廢當是天子諸侯之禁無足大夫士之禁足高三寸耳若舟則高一尺豐八寸乃以高爲貴矣且豐以承罰爵非承尊也張自烈謂禁無足杅有足尤非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萬氏斯大曰此周冕服之制龍袞績于衣黼黻綉于裳天子至尊故取衣之龍以名諸侯大夫卑故取裳之黼黻以名衣尊而裳卑也又諸侯有國主斷國事黼之言斷也大夫輔國主辨國是黻之言辨也冕以朱綠爲藻亦周制先儒疑爲前代之制非也餘見周官司服條
姚氏際恒曰天子龍袞以下孔氏執周禮上公亦袞又侯伯鷩子男毳孤卿飾絺大夫玄士爵弁元衣纁裳而以此爲夏殷禮天子之冕朱綠藻鄭氏執周禮

天子五采藻而以此爲似夏殷禮皆非也方性夫曰藻以五采特曰朱綠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雜帶君朱綠同義注疏必以爲前代而非周甚不必也按此雖屬調和之說然義亦自通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孔氏執周禮旒數隨命數而以此爲夏殷禮亦非也嘗嘆鄭孔于王制之不合周禮者皆以爲夏殷禮今于禮器亦然孔子于夏殷禮已無徵而周末秦漢之人反能徵之噫愚亦甚矣

姜氏兆錫曰龍衮之屬皆祭服龍之狀衮然謂之龍衮畫于衣者也白與黑相雜謂之黼狀如斧黑與青謂之黻狀如兩已相背皆刺于裳者也玄衣纁裳無

畫刺但見本質而已冕祭服之冠也前略俛故謂之冕其上用采絲組貫玉爲旒故謂之藻按周制天子衮冕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玉以朱白蒼元黃爲次自下而上上公衮冕九旒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五玉孤絺冕三旒三玉卿大夫玄冕一旒一玉士爵弁無旒詳見朱子考辨今天子以下之藻止用朱綠而諸侯以下之服制旒數皆頗未合蓋省文與諸侯黼大夫黻謂五等諸侯冕之裳皆黻兼有黼而卿大夫元冕之裳止有黻而無黼也諸侯九謂公出封加一命爲上公也上大夫七謂卿出封加一命爲侯伯也下大夫五謂大夫出封加一命至子男也此二者皆明貴文之例也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琢字又作篆大轉反大羹之大音泰和胡卧反越音活犧鄭素何反今如字鼏莫歷反樿章善反杓市約反

陳氏澔曰大羹大古之羹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義杓沃盥之具

姚氏際恒曰鄭氏以琢爲篆之誤以犧爲娑皆謬而即孔氏亦不從之

陸氏奎勳曰鄭注畫尊作鳳羽婆娑然因讀爲莎孔疏刻尊爲犧牛之形按齊子尾送女器及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塚獲二尊以銅鑄犧牛形鑿背爲尊則犧自當如字讀慈湖楊氏云楚俗以牛之大者爲莎讀沙蓋楚音也注疏均未之考

姜氏兆錫曰至敬謂敬之至極如祭天席用稾鞂器用陶匏之類是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如與賓客折旋揖讓之儀不施于宗族是無容也大圭天子所搢無鐫刻之文大羹太古之羹無鹽梅之和大路素繁纓一就其路止以蒲越爲席犧尊刻爲牛形其尊

亦止以粗布爲冪杓爲沃盥之具其器亦止以白文之樿木爲之而已以下七者皆以明貴素之例也

任氏啟運曰杓就尊酌酒以入爵者孔曰祭天尊爵用木不用玉也陳讀杓爲沃盥之具恐非

齊氏召南曰桓二年大路越席疏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杜以玉輅爲大路經傳言大輅者多矣尚書大路孔安國以爲玉服虔云大路木路犧尊按王肅云義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與鄭說異詩閟宮疏引王肅云大和中魯郡于地中

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之爲象形也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又南史劉杳曰晉時齊景公冢得二尊亦爲牛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禮器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陳氏澔曰禮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爲善

姜氏兆錫曰省察也不同不豐不殺說見禮運此章歷舉以申上章稱字之意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任氏啟運曰承上禮之稱而詳言之蓋時未易言而

能稱則歸於順合于體協于宜而時亦在其中矣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姜氏兆錫曰詡徧也發謂發于外也備物致享心見于物所謂外心也所以然以其德之發揚昭著溥徧萬物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此非備物無以昭德豈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制禮之君子樂其發于外以伸報答也

方氏苞曰天子諸侯居得爲之位操可致之勢德之發揚可以周徧萬物其理之所成者大則用物宜博

故以多爲貴也
李氏光坡曰以多爲貴者皆是設儀辨等備物盡文之事以其用心于物故曰外也發揚其德所理者大普徧萬物則及物者博自天子至大夫士德厚者備禮德薄者降殺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樂其發者德之厚薄其發也不揜故也此君子或施德者或觀德者皆是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

朱氏軾曰外心者道之費內心者道之隱在聖人則致中致和之分也樂和也愼敬也
姜氏兆錫曰產生也散齊致齊祭神如在是內心也所以然者以其德之發生萬彙精密網緼纎備物不能稱德唯誠敬乃爲極致而已如此則又安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制禮之君子愼其獨於內以交神明也
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內心不止于少凡下小素亦內心也外心不止于多凡上大文皆外心也徐氏曰此指以多爲貴者謂季秋大享明堂之禮也以少爲貴者謂冬至郊祀圜丘之禮也愚按外心而樂其發乃前無文不行之事內心而愼其獨即前無本不立之意也外心亦本諸心而其文則見內心亦行以文而其文則隱故其辭如此夫天下豈有離本與文而二之者哉徐氏之說蓋因舊註之義而約指之其實當如方氏爲通結上文之辭也
方氏苞曰以德致其盛感格較之以物產致報更爲精微故祭天儀物最略也
李氏光坡曰以少爲貴者皆是事敬上盡誠致樸之事以其用心于內故曰內也天地生物王公育民其生生之德綿密周致無所于雜而精不見其迹而微

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矣則天下有何物而可以稱其德而報之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愼其獨也行其意也此君子或制禮者或行禮者皆是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陳氏澔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
姚氏際恒曰上數節大意言禮之有稱因歷舉多少大小高下文質諸器之不同兩兩相對爲言但取行文章法好看其實只在器數上見禮與聖人禮云禮云之旨正相刺謬吁此其所以爲禮器與

朱氏軾曰尊節愼也
姜氏兆錫曰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也尊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爲貴樂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爲美少不可多多不可寡或稱內或稱外也此章又卽多少二條以申稱字之義而首章所爲忠信禮之本者已具其中矣
李氏光坡曰自禮以有以多爲貴者至此推說高下大小文素得禮合宜所當然之事與其所以然之故以盡義理爲文之意而忠信爲所隱然自見于言中矣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大音泰匹士王本作匹熊本作正攘如羊五）
班氏固曰民與妻偶曰匹夫
庾氏蔚曰士與大夫爲介曰匹士
陳氏澔曰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
姜氏兆錫曰此亦承上章稱禮之意而言也君子謂有位者匹士猶匹夫也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陳氏澔曰上言不豐不殺此舉管晏之事以明之管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者也
姚氏際恒曰按山節藻梲論語本指臧文仲今指管仲雜記亦同然則臧文仲亦有所效法耶抑後之記者之附會也
姜氏兆錫曰簋盛黍稷之器大夫不宜鏤刻以爲飾紘繫冕之組天子朱諸侯靑大夫士緇而已山節刻山于柱頭之斗拱藻梲畫藻于梁上之短柱濫放也此明其豐而不稱猶攘之意也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此并豚兩肩亦不揜豆言極小也隘陋也此明其儉而不稱亦非禮之正也

任氏啟運曰承上章而推其義擧多少而大小高卑文質皆在其中矣
齊氏召南曰按九嬪注玉齍玉敦受黍稷器賈疏云禮器言管仲鏤簋注言天子飾以玉此直云玉敦則簋亦飾以玉按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指服佩言與此文言飾簋無涉不知何以引之蓋當作共玉敦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姜氏兆錫曰君子亦指在位而言也禮以正人是之

謂紀紀散衆亂卽前篇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理之意此不稱之流弊也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姚氏際恒曰我戰則克二句本郊特牲結春田之語蓋田以習戰因取其獲以供祭祀故有此二句今列于此頗不協故知禮器引郊特牲也孔氏曰祗應云祭受福連言戰者以二句相連故引之然上亦何嘗專言祭乎又此二句在郊特牲結田獵之義猶可今作孔子之言並非矣聖人不應如此自詡且戰豈能必克孔子臨事而懼之說謂何祭先豈爲邀福下文

祭祀不祈之說又謂何

陸氏奎勳曰孔子未嘗與戰而云然蓋謂用我言而戰則有必克之理如告子路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姜氏兆錫曰受福詳見祭統記者稱孔子之言而釋其得行禮之道聖人大中至正不濫不隘之準卽此可見矣故以結稱禮之意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姚氏際恒曰祭祀不祈謂祭先也若祈年祈穀則可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按左傳云博碩肥腯祭統云苟可薦者莫不咸在郊特牲云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則此二句未免義隣儉嗇矣

朱氏軾曰此總言禮之貴稱以見不可不愼祭自得福非以祈福也應事不可不豫非以蚤爲快也當葆大而葆大非樂于葆大也冠昏必先祭非善其事而祭也牲有時而肥品有時而多非求肥而美多也

陸氏奎勳曰謂孤冠畢而祭禰孤子成昏三月而廟見之類其心戚然不以爲善也集說不爲之善而更設他祭其義反晦

姜氏兆錫曰祈求也祭有常禮不以私福爲祈周禮大祝掌六祈小祝亦祈福祥惟有故則行之也齊人謂快爲麾祭有常時不欲先時爲快春嘗禘秋嘗之屬祭則觀其敬而時也葆猶褒也凡器幣之屬有定制不以葆大爲樂而致汰侈也嘉事謂嘉禮凡冠昏之類皆有常儀非以嘉事爲善而妄有干與也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之類用各有宜不至于肥大也品品物也如周禮籩人醢人之類薦各有數不美夫多品也蓋祈則非順體宜之意麾蚤則非時之意樂葆大以下則皆非稱之意也

李氏光坡曰注言至矣恐人因祭則受福之言必誤爲福可以祭求者故以此正之不應蚤五者皆是有祈而然故君子不爲也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浙江書局刊

金承樸校

郭學棨校

吳鴻望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器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奧爲爨字之誤或作竈按論語王孫賈論奧竈則奧竈有別奈何以奧爲爨或爲竈乎

姜氏兆錫曰臧文仲名辰魯大夫夏父姓弗綦名當時之禮官也奧爲爨者下文祭老婦之禮卑不于奧于爨而已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庶兄僖公其後文公二年祫祭大廟弗綦爲宗伯移閔公于僖公之下臣居君上是爲逆而不順又周禮以燔柴祀日月星辰而當時謂爨神是火神燔柴祭之又豈而不稱也孔子見當時以文仲爲知禮而不能正其失故引以譏之禮祭竈有二其一專祀而禮尊月令夏祭竈先設主祭于竈陘然後迎尸祭于奧祭用特牲略于祭宗廟之儀其一旁祀而禮卑凡宗廟祭祀尸食畢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而其神爲先炊所謂老婦之祭也此惟盛食于盆盛酒于瓶以祭之而

已二者皆無燔柴之文也舉此蓋以明祀竈之失而逆祀又可知矣此章約引以明時順體宜稱之意也

李氏光坡曰見非禮祭祀而不敢據義以正之者皆有畏禍福之心故也故引夫子譏文仲二事以明不當祈之意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曲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

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是常行的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陳氏澔曰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體之全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者其微是不當也

姚氏際恒曰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言儀也此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似放其語然亦失之夫經禮者五品之人倫盡之矣安得有三百乎自有此說而後之解中庸者又據此以禮儀爲經禮威儀爲曲禮誤之誤也然此經禮曲禮亦不過謂禮之大小有如此耳初未嘗指一書而言之也鄭氏則以周禮爲經禮朱仲晦則以儀禮爲經禮夫作禮器者大抵周秦間人其時周禮未出安得預指之至于儀禮其書本名爲儀正是曲禮之類乃反以爲經禮何耶且必欲各竅臆見求一書以實之古今陋學洵有同揆矣

又曰其致一也謂雖有三百三千之多要其極致則一而已矣鄭氏以一爲誠陳可大以一爲敬皆謬鄭陳以下文有誠敬字故云然不知記文每段爲義

初何嘗聯合乎

姜氏兆錫曰體謂四體已當猶稱也先王經制如人之備而成也而設施不當則纖條感施而已與不備無不備也損其大益其小揜其顯著其微即不當之弊致一正言其所以當也疏曰有大謂大及多爲貴有小謂小及少爲貴有顯謂高及文爲貴有微謂下及素爲貴也大且顯即有美而文也小且微即有竭情盡慎致其敬也其致一即誠也入室不由戶亦體備不當之意　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曲禮如其中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方氏苞曰微者不可大益以人情言隱晦之義也如父在爲毋不杖堂上不杖及庶子無服之類止可隱致其痛若張大如聲音容貌之間則非禮矣

李氏光坡曰上文言禮之爲器詳矣此乃推言其大備之蘊也設之當非他亦曰稱而已其致一者要歸于當也

齊氏召南曰鄭解以誠朱僃解以敬敬則所以存誠也故曲禮曰毋不敬

君子之于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有

文而誠若

朱氏軾曰誠者禮之本內心外心俱率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矯也

姜氏兆錫曰誠之言實所謂致一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爲貴是內心之實以多者大者高者文者爲貴是外心之實致一如是此所以體備而當也

方氏苞曰美而文而不誠若則非所以爲禮矣

君子之于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撕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姜氏兆錫曰此歷言體備而當之事即誠之致一也者爲之也直而行謂直情徑行行所當行而無委折也曲而殺謂委曲降殺禮雖當行而有所壓降也等猶平也謂按其經而平行之如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也順猶敘也謂順其敘而討治之如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也撕猶芟也撕而播謂芟取貴者之物以播于賤者如登俎及羣臣而賤者亦均惠也推而進謂推進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子孫爲賓而用王禮也放而文謂觀象效法而極其文如王者之

服物采章也放而不至謂雖觀象效法而文不盡如公侯以下之減于王也摭猶拾也順而摭謂卑者之于尊者拾取一節而不爲嫌如君休梁卿大夫不得同而士反得休梁也此九者首二句以常變對言又二句以上下對言又二句以至次對言末一句以無嫌者對有嫌者言舊注各引一事爲例但首條頗非本義且與第二條不類故商之學者由九者推之而神明變化之極在是矣謂非誠以致一而能備以當如是哉此章申明時順體宜稱之實所謂忠信禮之本而禮非此不立者也學者體之

李氏光坡曰直而行之三者皆君父之大所謂竭情盡
愼內心之誠也順而討三者則設儀施惠及下之等
故次之放而文之三者則服食之差故又次之此六者
皆美而文外心之誠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靑夏造殷因
王氏肅曰舜尚靑湯尚白
姜氏兆錫曰此章疑有脫誤素靑舊謂白黑也言禮
爲共由惟殷尚白夏尚黑之類或異耳實則前創後
因而無異也朱子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
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

及之閒而已
李氏光坡曰言三代之禮爲民所由者本無二也其
由質而文如素之加爲靑蓋造者從質因者趨文物
理之自然也
李氏光坡曰夏造殷因者言或素或靑夏創造于前
殷因而損益之耳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
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侑音又鄭云或作囿陸云或作宥武鄭讀無醵其庶反又其約反與音餘
孔氏穎達曰據特牲少牢詔侑皆祝詔人有方自確
據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
下士十六人凡祝皆詔侑不定一人
姚氏際恒曰立尸坐尸說見郊特牲舉斚角下武鄭
氏謂無字聲之誤郝仲輿曰武步也方謂行禮進退
之方尸不動而詔侑行禮皆祝與佐食輩行之二說
未詳孰是
朱氏軾曰祭祀用尸本古禮之迂而無當者至于六
尸旅酬幾于一堂打諢成何禮體況比獻尸于醵飲
又何儗非其倫也此漢儒杜譔必非周公之制曾子
之論也

陸氏奎勳曰可證毀廟無升食然謂六尸自爲旅酬
此記禮者之誤夫尸以象神豈有祖孫父子糾紛瀆
亂者曾子曰周禮猶醵明其必無此禮也
姜氏兆錫曰按首四句當在下文二句殷坐尸之後
武注讀無者音之訛也　此以下即三代之尸禮爲
例亦尚白尚黑之意也方常也周禮坐尸如殷其既
坐之後祝官當詔以威儀侑以飲食而祝官無常人
但廟中可詔侑者皆得詔侑之其禮亦如殷也其道
一者禮同本於道同也夏禮尸立以卒祭當飲食則
暫坐殷則尸雖無事亦坐矣周禮祫祭羣廟之祖皆

毀于大祖之廟大祖尸尊不與子孫酬酢而毀廟主又無尸故惟六尸自爲昭穆行酬酢之禮也酢醻飲錢共飲之名曾子因言周禮其猶醵禮之均平與以見事神者之以情也凡此明禮之小變亦前章時爲大之意

方氏苞曰其禮亦然亦猶素之加爲青也至周不惟坐尸且詔侑無方禮加于夏殷矣然其致愛致愨之道則一也　又曰時祭必祫何也古之祭禮繁重自國君以上祭之明日繹而儐尸若每廟皆祭則人力窮百政廢矣以六尸旅酬知每獻七廟之尸必同時

而畢獻也既是則三獻五獻且日不暇給況九獻十有二獻乎以旅酬者六尸知世室文武二尸亦以尊不與旅也如獻至于七尸又徧酬六尸則力不支時不逮矣上大夫儐尸卽于祭之明日諸侯以上則以明日正爲廟過于三則獻酬禮殷必不能同日而畢事耳雖分二日其侑食之儀酬酢之節必大減于士大夫惜邦國禮亡無可徵信耳適士二廟大夫三廟亦宜有尸自相酬之禮而不見于經何也上六尸四尸之相酬已見于邦國禮則如大夫士不覆舉亦如謂侯入王在國在塗之禮已見于春朝夏宗則覲禮惟具郊勞以後之儀節耳至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賓長以下之禮宜與卿大夫別　又曰疏謂飲錢飲酒必非忘懷之酌故飲必平偏不得偏頗餅鄙意陋恐非曾子之意也葢士大夫相飲必立賓介備鼎俎具獻酬庶人工商則財不給禮難成故稽事既終以國法合錢共飲正猶五廟七廟之尸欲依次各發爵以酧賓則時不給禮難成故變而通之爲尸自相酧之禮葢非此不足以洽歡心成禮節故曰猶醵葢推究聖人緣情制禮所以不得不然也七尸備獻六尸旅酬之後疑惟具尸酢王后賓長三節及嗣舉奠而

無暇及眾侑賓長眾賓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必于祭之次夕故祝侑賓長眾賓兄弟之旅酬則于繹而儐尸舉之亦如上大夫儐尸則旅酬之節與特牲禮異耳兄弟燕于宗而未得與賓相酬則儐尸必與旅也

齊氏召南曰天子七廟除稷尸是六尸也疏以文武解非是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姚氏際恒曰按郊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爓孰鄭氏

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此善斡旋記文處然謂三獻爲祭社稷五祀一獻爲祭羣小祀葢比儗周禮司服絺冕玄冕由子男五獻以下差之則無謂耳郊特牲以此爲不饗味而貴氣臭此云禮近人情非其至未免過于作意便成語病禮豈有不出于人情者而曰近之非其至乎

姜氏兆錫曰凡禮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獨舉四祭明之者重祭也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宗廟也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一獻謂祭羣小祀社稷五祀酒皆三獻餘皆一獻故名也腥生肉也爓沉肉于湯色畧變也血腥爓孰四者郊與大享三獻皆設之此各言之據先設者爲主也郊則先設血後設腥爓孰其去人情最遠大享血與腥同薦而腥設于前去人情稍近社稷五祀去人情較近血腥與爓同薦而爓又先設于前矣惟羣小祀用孰無血腥爓三者于人情最爲褻近以神卑則禮輕也凡同薦當先者設在前當後者設在後此首明大祭之禮之致其情也

李氏光坡曰輕率迫切無耐久積愼之意此人情也故禮有近此者必非其至如郊與大饗三獻正祭之時並有血腥爓孰然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至

大享血腥同時俱薦此郊禮爲慤而歷矣三獻血腥與爓一時同薦一獻唯有薦孰無血腥爓漸次簡略近于人情矣自此至可述而多學正言君子行禮耐久積愼之以致其情以反禮始以申上文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之意

齊氏召南曰按大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賈疏亦云禮運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者皆是薦饌始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蹙本又作蹴字子六反又音促頖或作泮音判鄭云或作郊宮惡音呼惡池即滹沱泰或作太相息亮反溫紆運反

盧氏植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

黄氏震曰慤謂太質蹙謂太遽

徐氏師曾曰相見始于介至廟始于辭讓祭始于先

牲始于禁是即所謂由始云者非如舊說由始于古
後世守而行之也
萬氏斯大曰頖宮魯學宮古人立學必有先聖先師魯立頖宮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說見郊特牲而先有事告后稷也季秋大饗明堂亦先有事以告文王
姜氏兆錫曰作如作聰明之作承上文言先王制禮之致其情如此豈過意而作爲之哉蓋禮有由始不以苟簡爲安而一以誠敬爲貴也七介者舉其中而言也說見貴多節已太也又承上文推言兩君相見

必有介以通賓主否則太愿慤而無文其初入大門凡二辭三讓乃至廟中否則太迫蹙而無文容此明會禮之致其情也頖宮以下諸侯學名魯郊祀以后稷配先于此告后稷乃郊也惡池并州之小川配林林名二者亦河與泰山之從祀繫者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凡此皆積漸爲之不敢迫蹙愼之至也此又明祭禮之致其情也擯相也詔告也樂謂樂工無目者相步謂扶持也温猶藉也如玉之有承藉然言擯詔者是承藉賓主相步者是承藉樂工也此又明凡相禮者之致其情也按自此章以下皆明

時順體宜稱之意而誠敬之氣本皆見于言表學者各以意得之可也
方氏苞曰君子非作爲是禮以强致人情始從之蓋有所由始皆出于人情之自然也如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至似乎繁曲然其始由于賓主相接不可以未同而言不可以徑前不讓乃人情之自然耳
又曰謂有事于頖宮蓋告后稷似未安天子有事于圜丘不聞先告后稷魯有閟宮即告后稷亦不宜于頖宮蓋非常之禮必先擇士于頖宮以習儀配林惡池亦于禮輕者習儀而後舉重故曰愼之至也

李氏光坡曰有由始者即下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之意始卽初也禮有擯詔跬步必愼如樂工之有相然愠藉之極也學者以子入太廟每事問及縣子輕子游之汰並而觀之則撙節自謹而愠藉之義當自省之矣
齊氏召南曰此言七介者舉中言之也按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舉其中以該上下也又曰據魯事之僭天子之制惟學未僭辟雍故仍稱頖宮耳疏非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

樂醴酒之用元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槀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姚氏舜牧曰學禮而失其主雖多亦奚以爲

朱氏軾曰按方氏以朝事爲祭祀朝踐之事于不忘其初意較切

姜氏兆錫曰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于反而自思禮制之初聖所作也貴于修而弗墜故曰不忘其初也凶事如擗踊哭泣之類朝事謂養老尊賢之屬不待相以詔之者以其發于心之本然必須樂以樂之者

亦以愜于心之同然也此二者謂反之事也鸞鈴也刀環有鈴聲和如鸞割肉用以節郊特牲所謂聲和而後斷也莞蒲席也簟竹席也槀鞂穀稈也言醴酒美矣而祀禮乃尚元酒之淡割刀利矣而廟祀乃貴鸞刀之和下莞上簟安矣而郊祀乃設槀鞂之質此三者謂修古之事也按二節舊分釋如此實則反本中有修古意修古中亦有反本意非截然而爲二物也讀者不以辭害意也有主主于反本脩古也以此求之則本立用行可稱述而學之不厭矣

方氏苞曰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舊說哭泣擗踊不待詔告非也杜蕢之毋死宮中無相君子以爲沾孝子沉痛昏迷啼哭擗踊拜興出入必待詔告然後能赴禮節記所謂凶事不詔即春秋傳所謂君三年不呼其門也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順而達其哀樂之性乃所謂反本脩古不忘其初

李氏光坡曰反本則愛脩古則敬愛敬之心纏綿不忘則竭情盡慎自不容已所謂始也

齊氏召南曰此但對明水而言則五齊三酒通名爲醴酒也疏太拘

任氏翔曰反本在自驗其心脩古貴心知其意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五

續禮記集記卷四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郊特牲

陸氏德明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王氏曰此篇乃記祭事而雜昏冠兩段

黄氏乾行曰冠昏兩段宜歸之冠義昏義

姚氏際恒曰此篇立義多醇正而文氣亦古禮器多本此內詳篇則作者之時代亦約略可知矣篇中述冠昏之義兩章記後有冠義昏義兩篇說者謂此兩章本于後兩篇今誤在此不知後兩篇皆掇

拾此兩章而爲之其所增者義多踳駁絕不相類明者當自知之

陸氏奎勳曰郊特牲如毛詩例以首數字爲標題本無意義孔氏方氏皆强説也言春禘卜郊八蜡援引甚雜大夫無冠禮士無諡即以檀弓爲據諸侯有冠禮以大戴公冠篇爲據而昏禮不用樂泥曾子問而失其實近人皆謂白虎通有傳書石渠五經異同于今無考不知戴記中如郊特牲一篇即爾時諸侯儒所論次也

姜氏兆錫曰此篇多明祭享之禮而雜出冠昏各條名郊特牲者葢以篇首二字名篇也

李氏光坡曰此篇雖多記祭祀事中如旅幣庭燎覲禮之類亦博異聞不專于祭雖以類相從亦各自成一節非如禮器上下文意一貫則冠昏二段廣記及之非關大義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劉氏彝曰鄭氏引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又引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皆正

經而謂天爲有六則誤矣萬物資始于乾元資生于坤元聖人受命于天資于萬物以養兆民不敢忘乎其所自也卽圜丘以祀昊天上帝者報本也兆于四郊以祀五帝者迎時氣也報本所以神天之道迎氣所以神天之時欲神而報之莫知其神之所在故望其昊昊然則圜丘報本之義生焉望其五方之色則兆于四郊之禮作焉亦猶宗廟一祖也而六饗行焉故天雖曰神地雖曰祇亦强名而神之者也何以知其然哉按大司樂職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若夫地祇則

與四望山川各異其樂天神至尊一樂而已明其神之不二也又大裘而冕圜丘五兆不異此服示其同也聖人之意其在茲乎

程子曰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

朱子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謂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非也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　又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于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嚴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

馬氏端臨曰祀天莫大于郊祀祖莫大于配天四代之郊見于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注而鄭見祭法序禘于郊之上於是意禘之兩祀者亦天故盡以爲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郊祀襲秦制而雜以方士之說于是以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郊祀二禮凡祀天神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于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于取讖諱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說還固志之其謬亦非始于康成也

萬氏斯大曰郊祭天用特牛配以后稷亦特牛故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社稷主祭畿內土穀之穀神祭法所謂王社也配以句龍后稷皆用太牢召誥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止太牢者祭率土地祇無稷無配故說見下文

姚氏際恒曰孔氏謂此以郊祭名篇先儒說郊其義

有二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王氏難鄭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此鄭王二家之大旨也愚按鄭說皆本周禮及緯書周禮如司服上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之類是也緯書如紫微宮爲天帝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之類是也故鄭謂冬至祀于圜丘者天皇大帝也夏至祀于南郊者感生帝也五時迎氣者五天帝也感生帝別于四帝是有六天後儒因謂凡祭之數圜丘與郊二五時迎氣

五通爲七九月大饗八雩祭九是有九祭也嗚呼天何如是之多祭何如是之數耶自古惟冬至祀天于南郊下日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是也周禮圜丘之名葢不可信此外惟孟春祈穀亦名郊止此二郊而已（說詳下郊之用辛也下）至于經傳或稱帝或稱上帝者皆天也若周禮稱天曰昊天上帝曰天神曰大神緯書稱天曰天皇大帝曰紫微大帝曰北極耀曰魄寶皆不經之說也五帝之名詩書無之始見于月令爲太皥炎帝少皥顓頊黃帝後儒以周禮爲五天帝因謂月令爲五人帝馬賈王之徒則以周禮同月令皆爲人

帝不主天帝之說夫月令迎四時于四郊亦止言迎時不言迎帝自周禮有兆五帝于四郊之文而鄭氏遂附會以爲迎帝焉以及周禮言祀五帝等諸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緯書靈威仰赤熛怒諸名亦皆不經之說也凡此皆不辨可知其妄矣第鄭謂六天郊丘異祭王謂一天郊丘同祭即無論有識者亦知是王而非鄭然而當日王之難鄭終不足以盡折其非而後世之儒又多持依違兩可之見者何也則皆以周禮一書誤之也鄭倚周禮爲經得以陰用其緯書之邪說當西漢之末讖緯盛行周禮亦顯于其際

安知周禮之五帝非即如緯書所云乎則周禮殺何而不同于緯書也而王主月令五人帝之說按之周禮自爲不合乃不能明言周禮之僞而其云郊丘同祭仍惑于周禮爲說此非王之難鄭終不足以盡折其非者乎歷視宋儒所說如劉執中謂鄭天有六爲誤又謂周禮五帝爲正經唐與政謂肅謂迎氣明堂皆祭人帝若是則周禮禋祀五帝皆非祭天可也陳用之謂肅合郊丘而一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果以月令五人帝爲五帝則前此豈無司四時者乎此皆執周禮以伸

王者陸農師謂合鄭王而以理折之天固有六而祭寔無異此祖述鄭說而以示爲鄭王調停者其識尤陋此非後世之儒多持依違兩可之見者乎故曰皆周禮一書誤之也禮器郊特牲各自爲書輯記者偶萃爲一處又適敘禮器于郊特牲之前耳其實作禮器者在郊特牲之後何以見之禮器分別大小多少等義皆摭拾諸禮文爲之其云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及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皆取郊特牲之文而小變之者鄭氏于此節曰此以小爲貴也孔氏曰郊特牲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小爲

貴之事鄭氏又於大路繁纓節曰此因上說以少爲貴者嗟乎禮記四十九篇果爲一人之作乎其在前者果其人之前作在後者果其人之後作乎甚可嗤也此節本文明言貴誠並無貴小之意大路繁纓節是說尊卑之制亦並無貴少之意今悉外本文而遠承前篇立說亦可謂固哉爲禮矣

陸氏奎勳曰鄭氏六天之說甚謬而諸儒曲爲之解緣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有兆五帝于四郊之文予謂兆五帝于四郊卽大田詩所云方祭而月令四時迎氣于郊主

以人帝者是也豈于昊天上帝之外又有五帝乎未可以星經緯書爲據王肅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予謂周禮冬至郊祀后稷以配天九月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二者爲常禮若籍田本祭社也而月令誤以爲祈穀于上帝大雩本爲旱而設月令誤以爲常禮王氏未能詳考所以爲鄭學者又羣起而譏之陳祥道禮書謂月令五人帝乃伏羲神農之屬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豈無司四時者乎予謂禮至周乃詳備然已有不足信者陳氏乃欲求諸飮血茹毛之世此何說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釋祭享之義猶上篇之意也禮以少爲貴故貴特犢而賤大牢以未有牝牡之感故也陳註曰按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蔡氏以爲兼祭天地非也牛二帝牛稷牛也社于新邑祭地也朱子云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

齊氏召南曰楊信齊云注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注疏謂郊祭感生帝不如孫奭正月郊謂祈穀經有明証也上帝卽上天故程子以社明堂冬國五夏大雩四者俱爲祭天不可易矣

又曰以文王配五天帝以武王配五人帝此亦曲說孝經只言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及武王也

又曰稷是穀神若如此疏解則與社無異矣　又曰楊信齊云大司樂祭地示注云地示所祭于北郊及社稷牧人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方澤之祭此外則有社祭亦祭地也鄭既知之矣又云地神有二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于北郊何也有崑崙又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折一事以爲二事此則惑于緯書而牽合聖經以久亡也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繁步干反爓亦作膶夕廉反灌本又作祼多嘆反腶丁嘆反

陳氏澔曰諸侯來朝以客禮待之是爲賓也享畢天子以鬱鬯灌之諸侯相朝亦然

姚氏際恒曰說見上鄭氏以禮器次路七就七字爲誤不知禮器取此也而其或小變之或字誤均未可知餘詳禮器郊血四句及諸侯爲賓二句皆言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其文亦錯落渾古禮器以郊血四句言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以諸侯爲賓二句言禮之以少爲貴則禮器之取此明矣孫文融曰腶修非氣臭但不極味言尚此則此外皆饗其臭耳此論甚細鄭氏釋爲亦不享味諸家皆混承之非是

姜氏兆錫曰臭亦氣也餘並見前篇諸侯爲賓者謂諸侯來朝而天子以賓禮待之也灌周禮作祼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皆天子使宗伯以瓚酌鬱鬯祼賓而賓以酢王諸侯相朝亦如之此明貴氣臭之義也大饗謂天子享諸侯也脯加薑桂曰腶脩享時雖設大牢之盛饌而必先設腶脩于筵前故曰尚腶脩此又以明不享味之意也

方氏苞曰郊血大饗腥疏謂祭天七獻有尸而後有獻獻者生人飲食之道也天地至質大灌且不用不敢以神道求之也乃設尸而以生人飲食之道獻焉可乎其禮始宜薦璧以禮神次用樂以降神次薦血以告幽全次寔柴以達馨香齊尊陳而不酌黍稷與牲同燔祀天之正禮至此而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皆祭稷之事也祀天之犢已燔又安得有腥肆爓孰之薦乎頴達博極羣書必偶見郊禮中有言七獻者遂誤以爲獻天而不知其謂獻稷也蓋宗廟

之中稷爲大祖自宜用天子之禮備十有二獻而天終古不變后稷之靈陟降郊壇在帝左右則依然唐虞之侯伯也故獻止于七不敢以在廟之私禮尊之或疑生民之詩曰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似祀天亦具豆登不知經文詞意渾成而其中事義之節次則井然可辨載謀載惟卜日卜牲之始事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出宮道祭之節也載燔載烈祀天實柴之節也登豆升香祀稷饋獻之節也然事天事稷之禮文雖異而自始至終致誠致慤之內心所以對越在天者則無間于帝與稷故以稷之馨饗而知

上帝亦居歆耳先儒又謂郊壇祀天則燔柴明堂享帝則獻薦亦非也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凡天神皆燔柴無獻薦之禮而況上帝乎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必有爲之主宰者故易大傳謂帝出乎震由是四郊迎氣及中央土有五帝之稱而以上古五德之君配焉而上帝實非有二也日月星辰風雨佐天成化必有推行是者人所受之中物所稟之命必有秉持是者是卽妙方物之神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名也故無人可以相

配而享五帝于四郊惟典司五行之臣得從祀焉周官大宗伯職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止于寔柴槱燎則無獻薦昭昭然矣何獨于明堂之上帝而以爲宜有獻薦乎或又疑惟郊壇可燔柴明堂與宮廟等則宜獻薦亦非也宗廟之祭肝膋黍稷可燔于堂上則牲體雖大獨不可燔于庭中乎祀昊天上帝惟曰禋祀謂致精意以合莫雖升香不足道也而乃薦以俎籩獻以盞斝其褻卑不已甚乎周頌曰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陳牲寔燔而無獻薦之明徵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則薦俎備獻而祝告饗之徵也卽以本記證之曰郊血大饗腥正謂郊則薦血之後卽以牲寔燔無由有豚解之腥惟宗廟大饗乃具薦腥以下之禮節耳豈惟祀天按祭法瘞埋于泰折則祭地亦無獻薦也周官大宗伯以沈埋祭山林川澤則地祇亦無獻薦也所異于日月星辰者其先古守土之君配享而立尸則宜有獻薦耳社稷則封土築壇本人之所設其肇祀卽主報社與勾龍五祀之神則或爲五行之官或爲始造門霤井竈之人本人鬼之祭宜同宗廟之禮此古籍闕而可以義推者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

尊以就卑也

徐氏師曾曰君不殺席而如常受之非敬客之義也降尊就卑席在彼不失使臣之體而在我得盡爲主之心所謂曲而殺者也豈若兩君相敵可以直行者哉

姚氏際恒曰陳用之謂周禮天子之席不過三重諸侯之席止于二重則國君之席三重者是殷之制如其說則殷禮反文于周禮耶三獻之介大夫也君專席而酢則大夫亦應是專席禮器謂大夫之席再重今所謂小變之者孔氏曲解以爲大夫席雖再重今

爲介降一席祇合專席孔氏之禮也

姜氏兆錫曰此大饗謂諸侯相朝而主君饗之也酢受酢也三獻之介謂介于君之上大夫禮合三獻故謂之三獻之介也專之言單也諸侯之席合三重大夫之席合再重以介于君降一等而專席而君亦以專席受之也蓋兩君體敵則主客各設三重故君三重席而受酢若其介于君之大夫止合專席則君于三重之席亦徹去兩重以受酢是降國君之尊就大夫之卑以禮之也舊謂三獻之介爲介于聘卿之大夫以文義味之甚非夫節首總言大饗故享君以及

君之介與聘卿之介無與且如言聘卿之介又豈有舍聘卿而止言其介之禮哉

任氏啟運曰設席之時大夫亦再重大夫就席自徹之而君不辭者彼自爲卿讓卿亦不辭者又嫌于爲主也燕禮賓酢主人不酢君此于君有酢者異國之臣不同本國也

齊氏召南曰大享有三祫祭先王一也享五帝于明堂一也此文以享諸侯爲大享惟周禮大司樂云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注曰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肆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肆夏與此文大饗止同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享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皇氏侃曰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也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禘當爲禴之誤王制曰春禴夏禘按鄭据周禮以王制爲夏殷禮而又改此文以合王制可謂紊亂禮文之甚矣禮言從來不同祭義亦

曰春禘秋嘗豈皆誤耶按商頌顧予烝嘗魯頌秋而載嘗皆有樂又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而此謂無樂者意欲以陰陽分有樂無樂因以有樂無樂分禘嘗耳欲伸已說未免有湊合之弊凡祭未有無樂者或以儀禮二篇言卿大夫之祭皆無樂不知儀禮不言樂耳非無樂也

朱氏軾曰凡飲以下推明陰陽之義饗食禘嘗其義無二而有用樂不用樂之分者以飲食別陰陽而凡聲皆陽故也止言飲食者禘嘗祀祖考祖考之氣即天地陰陽之氣顯而易見不待言也又按禘當作禴

夏殷禮也禴礿也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不具宗廟
之祭主於灌獻而已秋則百物主于饋食故曰嘗是
禘嘗亦飲食也孤子死事者之子孫
陸氏奎勳曰此漢人臆造之說觀楚茨詩以往烝嘗
鐘鼓送尸樂具入奏則不得云周禮觀那詩置我鞉
鼓依我磬聲顧予烝嘗又不得云殷禮其改夏禘爲
春禘自謂可正王制之失而發論又訛甚哉談禮于
秦火之後不啻醉而相扶矣
姜氏兆錫曰此條多脫文疑義據注饗卽春享孤子
也禴訛爲禘謂春祭宗廟也食卽秋食耆老也嘗謂

秋祭宗廟也孤子謂死事者之子孫也其義一者春
禴主灌獻而饗孤子亦主酒秋嘗主饋食而食耆老
亦主飯也伏氏曰周禮大宗伯之職春以祠夏以禴
秋以嘗冬以烝司尊彝職云此周四時之祭名也考
之王制則春曰禴夏曰禘祭統亦如之其與周禮春
夏之制葢反矣考之郊特牲則曰春禘秋嘗祭義亦
如之又與王制祭統春夏之制反矣鄭注以王制祭
統之春禴夏禘爲夏殷之祭初無明文可據至于郊
特牲之春禘鄭注禘當爲禴意以王制祭統既言春
禴則此不當言春禘故以爲禴之誤然則祭義又言

春禘豈有二篇之文皆誤又皆並誤爲禘哉此不通
之論也竊嘗求之大宗伯諸職所言春祠夏禴者周
禮也王制祭統所言春禴夏禘者葢殷禮也郊特牲
祭義所言春禘秋嘗者葢夏禮也何以言之郊特牲
言禘有樂而嘗無樂而商頌那篇嘗亦有樂記曰殷
人尙聲又曰樂陽氣也殷人求諸陽則殷祭皆用樂
明矣是春禘有樂秋嘗無樂爲夏禮非殷禮也春禘
秋嘗爲夏禮則春禴夏禘自爲殷禮矣趙氏曰禘非
時祭之名此文皆漢儒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
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
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說書不相符

會理可見也鄭氏不達其義故王制春曰禴夏曰禘
則云此夏殷禮也郊特牲春禘而秋嘗則註曰禘當
爲禴字之訛也祭義與郊特牲同遂不音皆以意揣
之耳且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外祭則郊
社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其文如此何得誤以禴禘爲
夏殷之禮而又改禘嘗爲禴嘗以曲爲遷就之哉愚
按趙氏最爲有見如定爲各代之制則伏氏爲得之
若注臆爲之詞且輕變音讀于經學恐有所傷宜愼
之耳

方氏苞曰荆南馮氏曰楚茨之詩曰以往烝嘗又曰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又曰樂具入奏則嘗無樂無稽
之言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義也
姚氏際恒曰按有司徹言陳六豆鄉飲酒義言六十
者三豆八十者五豆則此奇偶之說恐未盡然諸家
曲解之非是
姜氏兆錫曰鼎俎實皆天產故自一鼎至九鼎數皆
奇俎亦如之籩豆實皆地產故自六豆至二十六豆

數皆偶籩亦如之籩實菱芡之屬豆實芹蒲之屬皆
水品籩實棗栗之屬豆實菁韭之屬皆土品旦明猶
言神明以詩曰明曰旦之義推之可見陰陽以象數
言交神明以品物言　陳注曰鼎自一至九皆奇其
十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七其十二鼎者陪鼎三則
正鼎亦九也籩豆偶詳見儀禮圖及周官掌客并前
禮器篇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
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
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易以豉反闋苦穴反匏步交反
劉氏彝曰入門而縣興乃奏肆夏之樂所以示天子
同樂易之德降接于羣臣以將其敬也然則爲賓者
乃其臣也此文王所以致多士而作周也卒爵而樂
闋孔子屢嘆之者謂君能降禮下交于臣以竭其歡
心臣能盡忠以答于上以成其亨泰位天地育萬物
由其禮樂行而陰陽順也
姚氏際恒曰孔氏曰饗禮已亡今約大射及燕禮解
之按大射禮主人納賓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
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入庭奏肆夏此云賓

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享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
饗則大門是廟門愚按謂燕則入寢門饗則入廟門
又謂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不知此之入門入寢門
乎入廟門乎何混而不分也陳用之曰哀公問言入
門而金作則不止肆夏言升歌則止于清廟言下管
則止于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于肆夏言升歌則不
止于清廟言匏竹則不止于象招陳說其不同又如
此然陳又分哀公問爲饗禮此兼燕禮亦臆說記文
無分別燕饗之義大抵本之襄四年左傳云金奏肆
夏之三及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諸說其謂入門

而奏肆夏與家語入門而金作未始不同卽左傳所
謂金奏肆夏也此等處正不必以牽綴强解爲能事
耳
朱氏軾曰入大門謂樂自此始也曰屢嘆則始終該
之矣樂闋云者猶言關雎之亂也此二句當在貴人
聲也之下
姜氏兆錫曰燕禮之大門寢門也享禮之大門廟門
也肆夏周禮九夏之一易和易敬嚴敬也卒爵而樂
闋謂主獻賓而樂作賓卒爵而樂止賓酢主而又樂
作主卒爵而樂又止也嘆歎美也奠置也發揚也謂

奠置酬爵樂工升堂而歌以發揚主賓之德也匏竹
在下所謂下管也樂以陽舒禮以陰斂一闔一闢而
乾坤之理備矣故萬事得宜也
方氏苞曰入門而樂作變易以示敬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
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
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姚氏際恒曰孔氏謂往德北本爲任德按當以任德
爲是又禮器言尊德義亦相近則非往德益可知
姜氏兆錫曰旅陳也無方無定方也謂地產各有宜

貢期亦各有節而不可以一定限之也前言金次此
言鐘次者鐘金聲也鐘以發人情之和故居而參之
也往之言進猶尊之意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
始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歷言失禮之事也庭中設燎以照
謂之庭燎大戴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
十今諸侯皆供百燎始自桓公也諸侯大射禮公升
卽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亦奏之今大夫僭奏始自
晉大夫趙武也

任氏啟運曰鄭謂九夏頌之族類樂崩從之而亡是
也呂叔玉因時邁有肆于時夏句欲以當肆夏並以
執競思文當繁遏渠今讀其詩與尸出入何與而昊
天其子諸侯可通用乎餘八夏以何詩當之耶葢樂
有金奏笙奏笙奏聲小金奏聲宏有不歌而但奏器
者有歌詩而卽以調合之者若今七調然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徐氏師曾曰舊說謂設庭寔以爲私覿非禮愚謂從

君私覿卽非禮不必庭實與君無別而後謂爲非禮
也
姚氏際恒曰據文義首言國君朝覲于鄰國大夫從君而行私覿非禮也其大夫執圭專使而聘所以申信也亦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然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哉爲人臣者無外交示不敢貳君也自注疏解此文因鄉黨孔子執圭私覿故于大夫執圭而使二句補聘宜私覿之義于不敢私覿二句又遥救上朝覲之大夫不宜私覿之義甚爲迂折全失本文兩所以直下語氣按古者相見必以禮故朝覲聘

使皆有私覿之禮記者必以私字爲不可訓故言此不知言私者所以別于公耳人臣固不可有外交私覿不得遂爲外交也記文本屬過而曲解之則又非記文意矣
姜氏兆錫曰禮大夫執君命圭而使必行私覿之禮以申巳之信若從君朝覲則不敢私覿乃以致其敬于君也而今陳庭實爲私覿何可爲此于諸侯之庭乎夫人臣有外交是有貳心于他君也而敢乎非禮甚矣
方氏苞曰此因私覿之非禮而推廣言之古之大夫

束脩之問不出境人臣擅國苟求交于外是自貳于其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姚氏際恒曰殺乃降殺之殺注疏作殺戮之殺非孔氏曰按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強盛被殺此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按上云由齊桓公始由趙文子始皆統天下而言非言魯國何獨此言魯國乎辭遏可知然三桓不見有饗君事不知記文何據而云

姜氏兆錫曰三桓者魯三家桓公之後也臣不可抗君而大夫具饗禮以召君是爲非禮大夫禮不可殺若強橫亂國不得已而殺之則斷以大義可也由成季以莊公之命酖殺叔牙後慶父賊子般又弑閔公于是又殺慶父是皆義也言此者以明非君之過而其臣實取之矣疏曰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強盛被殺此稱始自三桓者據魯而言也
方氏苞曰入春秋之初有以公子爭國而爲亂者矣未有大夫以強橫脅其君以基禍如三桓者故曰自

三桓始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姜氏兆錫曰無客禮故莫敢爲主尊無二上之義也況適其臣升自主階其臣且不敢以此室爲私有矣況敢爲主而待君爲客乎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而侯氏執玉入不下堂而見諸侯惟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而以車出迎也夷王武王八世孫名燮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六

浙江書局刊

金承楧校
郭學樂校
吳鴻望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郊特牲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于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縣同懸錫于章反坫丁念反繡或作綃音消黼音甫

朱子曰諸侯不得祖天子然左氏鄭祖厲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條礙法事故公廟設于私家

陳氏澔曰舊讀繡爲綃今如字繡黼者繡刺爲黼文也丹朱染繒爲赤色也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冕服是絲衣則中衣用絹素皮弁服朝服元端是麻衣則中衣用布也

萬氏斯大曰說者據左傳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公謂以周公故得祀其所出之祖故立文王廟非也又有謂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得郊禘故立文王廟亦非也左傳雖言周廟不明言是文王

廟而魯之郊禘始于僖公其謂成王賜之者後人假
托之辭也魯安得有文王廟左傳所云周廟葢卽頖
宮也魯立頖宮之學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後
人見后稷文王爲周天子之祖而魯得祀之于學遂
謂爲周廟是則魯之祀后稷文王于頖宮者以之爲
先聖先師而非以爲祖也謂之周廟已非其義謂之
文王廟不幾于祖天子乎使魯果天子祖而立文王
廟此記何以不明言之也或曰諱之也夫記禮之文
與春秋不書內惡異何爲諱之乎曰子何以知頖宮
之祀后稷文王曰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

有事于頖宮先有事者告后稷也周公之言曰文王
我師也然則魯學以后稷爲先聖以文王爲先師何
疑哉

姚氏際恒曰白牡大路皆指周言鄭氏謂殷天子禮
葢因明堂位殷白牡及大路殷路也而云不知魯頌
白牡騂剛顧命大輅在賓階面周何嘗不用白牡大
路乎明堂位之言決不可信且亦未聞殷諸侯有僭
禮者鄭氏之言何其不審量而出乎繡黼謂衣領上
刺繡爲黼形釋器所謂黼領是也綃卽尚書黼黻絺
繡之繡鄭氏改繡爲綃非孔氏曰五色備曰繡白與

黑曰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按白與黑曰黼
五色備曰繡此考工記云對舉則其義如是分言則
繡爲黼形何以不可共爲一物之有諸侯五句文亦
主三桓而言以其祖桓公而以桓廟設于私家也故
言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先以諸侯不敢祖天子作起
故于大夫下有說而于諸侯下無說也于諸侯無說
者魯有文王廟自周公時已有之矣然據正義諸侯
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此二語凜如冰霜烈
日不獨大夫祖諸侯之非而諸侯祖天子其非自同
不得以魯有周廟鄭祖厲王遂謂大勳懿戚所宜有

也孔氏于大夫不敢祖諸侯引左傳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以爲之說左傳乃春秋時制不可援以
說禮也

陸氏奎勳曰繡黼謂繡黼于襮也丹朱中衣謂以丹
朱爲中衣之飾鄭注皆譌

姜氏兆錫曰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軒
縣則三面而已殷祭尚白牡其後作賓于周則用之
若諸侯則用時王之牲耳又玉磬爲天子之樂書言
鳴球是也諸侯止當擊石朱干舞器以金飾其背謂
之錫冕舞者所服非天子不得朱干飾錫而冕服以

舞若其乘則亦合用時王之制不得乘殷之大路故皆爲僭禮也兩旁築土爲臺諸侯臺上加屋而門當其中是爲臺門旅道也樹屏也天子諸侯立屏當所行之道以蔽內外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是爲旅樹坫在兩楹之閒兩君相會獻酬畢則反爵于其上是爲反坫諸侯朝祭服之中繡黼爲領赤綃爲緣是爲繡黼丹朱中衣而大夫用之故皆爲僭也繡舊讀爲綃石梁王氏曰當讀如字故天子微至而天下之禮亂錯簡當在由三桓始也之下言天下以勢利相尙不奪不饜而禮以是亂葢結上八條之總詞也方氏曰

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貴相覿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富相賂以利則子不足以馭幸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三者爲先三者失天下之禮亂矣魯三家始立桓公廟陳注云諸侯不祖天子而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祖諸侯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舊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得立文王廟也公孫不得祖諸侯而公子得祖其先君故公子爲大夫而受采得立宗廟也王之母弟或不得出封爲諸侯而食采畿內亦得立祖王廟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祭祀之禮此也方氏曰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不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不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

方氏苞曰相賂以利其所欲得非貨財也春秋時五伯者主齊盟凡先會者爵卑而先歃載書先列或世子與會而先于國君皆以利爲誘　又曰三家歌雍季氏舞八佾皆由始立桓公之廟遂自謂可用諸侯之禮故末流驟致此極其端必開自僖公之德季友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可不懼哉疏引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謂公子得祖先君公子爲

大夫得立宗廟于其采地非也左傳見亂世之事前儒以爲典禮而祀之耳戰國時薛文欲立先君之廟猶必因閒以請于其君則出于特賜而非有定制可知矣陳氏集說引周官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之廟而謂王子母弟得立祖王廟于采地益非也周官無此文乃注誤耳王子公卿大夫士皆賜禽不必有祖王之廟公卿王子弟致福于王亦非以王之賜禽鄭注周官紕繆多如此不足據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乃虛言世系所自出亦未可爲立廟之徵

任氏啟運曰孔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得祀其

所自出故魯立文王廟公子爲大夫得立宗廟于采
地故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王子毋弟無功德不得封
食采畿內亦得立祖王廟愚謂皆非也天子之子以
上德封不以上德祖天子且害無功德不封亦于采
地立祖王廟是無人不祖天子矣明堂位言以禘禮
祀周公于太廟不言祀文王左傳吳子卒臨于文王
廟蓋魯爲諸姬之大宗昏喪必告而王姬歸齊季姜
歸周多使魯主之故立文王廟以爲統宗之地所謂
宗別子之所自出非以爲祖故有告而無祭也若以
爲祖則大祖當祀文王而周公不得稱太廟祫禘當

于文王廟不在周公廟矣若季孫雖爲三家之宗而君
在焉昏喪皆告于君君之嫁娶亦不使季主不得援
魯立文王廟爲例而立桓公廟且以爲祖而祭之也
邑有先君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故成康
大事告廟必至豐晉遷絳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
沃故傳言曲沃君之宗非王子公子各得立廟於其
邑也又周禮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祭祀凡祭祀
歸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祀既祭反命于國並無掌
祖王廟之文蓋所祭者乃卿大夫之祖臣祭亦歸福
于公曰膳禱祀亦及先臣若所云百辟卿士之有功

于民者或其地有山川又因國之無主後者非祖王
也儒者說經欲以明理而曲爲非禮緣飾可乎
齊氏召南曰此經似卽指魯之僭其不斥言魯者爲
本國諱也白牡魯頌有明文朱干舞大武則子家子
以譏昭公疏似非　又曰宋祖帝乙先代之後自無
可疑鄭祖厲王此卽僭禮之始疏謂有大功德云云
非也謂諸侯有大功德卽可立天子廟此從魯人僭
祀文王故托爲此說非禮之正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孔氏穎達曰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

子孫又無功德所以存之者猶尙尊其往昔之賢但
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不可盡行故所
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
姚氏際恒曰此節之義向有兩說一云二王之前更
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据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
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也一云二王之
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爲三恪存三恪者不過于三以
通三正此据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之語也崔氏曰
郊特牲云存二代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二王之
後來助祭又公羊說云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

上皆無詔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非下同夏殷爲三恪也此主前一說也唐天寶議曰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据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据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武王所封偶契二王之後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政必由舊因取通已爲三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不得錄其後故亦存之因謂之三恪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是也是知無五

代也此主後一說也今列之于上以備參考然此等之禮亦第可行于周而不能通其說于周以後何也如秦亦一代漢興將與周並封之乎是則所謂天子存二代之後者亦非百世通行之禮矣又按崔氏之說與記文之義相合徐伯魯本之故曰存夏殷二王之後而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通典之說與記文相違郝仲輿本之故云凡古神明後先王皆欲存之今謂尊賢不過二代何居

朱氏軾曰凡受命爲天子必封前二代之後使得自行其禮樂正朔以爲本朝法故曰尊賢也二代之前豈不可尊然世遠不能盡法周封虞後商封唐後封之而已不存其禮樂正朔也

姜氏兆錫曰此下四章雜釋典制也二代夏殷也雖國滅猶尊其賢也不過二代葢約詞春秋左氏云周封夏殷之後以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徐氏師曾曰不爲臣仁也然不繼世義也

彭氏曰德非象賢固不足繼而其國繼統有人則其祖宗之祀亦不絕矣其出也苟非有甚惡則其國于易世之後亦可復返其子孫而收恤之或其子孫果

賢雖不反其國家而異國亦可隨才而錄用之使其本國果無後則興滅繼絕之仁爲方伯者自當任其責矣

萬氏斯大曰按喪服傳寄公爲所寓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葢不臣者主之所以厚賓服之者賓之所以報主各盡其道而已

姜氏兆錫曰諸侯失位而寄他國謂之寓公其國不敢以爲臣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不繼世也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鄉許亮反下同辟音避

余氏心純曰天秩天敘天命天討一皆奉承天道之德威而不失是謂答陽之義守典奉禮受命行法無非將順大君之德威而不失是謂答君之義故答不專是向也

姚氏際恒曰君之南向答陽之義所謂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是也非爲答臣之故若臣之北面則爲答君故也又非答陰之義語似對而義實異大夫爲諸侯之臣于其君不使稽首所以尊諸侯也諸侯之爲天子之臣于其臣必用答拜所以尊天子也然則實似大夫尊家臣諸侯尊大夫矣恐致後如魯之政逮于大夫與三桓子孫微則奈何故有制禮本善而積久不能無獘者此類是也記文曰非尊家臣此一語殊有關繫

姜氏兆錫曰答猶對也諸侯于天子稽首大夫于諸侯亦然惟家臣于大夫則否非尊重其臣也蓋大夫稽首于君而家臣又稽首于大夫則似一國兩君矣故避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

姜氏兆錫曰弗親者使人往獻而不自往也不面拜者入告卽拜而不面于君也親見君而拜則煩君答拜矣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禓音傷

徐氏師曾曰室神先祖五祀之神

陸氏奎勳曰古本禓作儺最是石林葉氏謂儺以禦陰禓以抗陽于義猶通鄭注以禓爲強鬼名誕甚

姜氏兆錫曰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卽此也舊說禓強鬼名也儺以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朝服立于廟之阼使神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以安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姜氏兆錫曰言射者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又能合射之容節乎蓋歎美其德而勉人也不敢以不能辭而惟以疾辭者以生而設弧于門左已有射道故也亦勉人之詞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姚氏際恒曰家語云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與此文合

陸氏奎勳曰此譏魯救日之失禮也一日卽朔日諸侯伐鼓于社已屬僭禮于朔用之失更甚矣季桓子

將祭齊三日而一日鍾鼓之音不絕故夫子云然此
由王氏臆造耳
姜氏兆錫曰此下各章多明祀禮而此首指其失禮
之事也用之謂用之以祭也齊者不聽樂恐致慮散
也今三日閒乃二日擊鼓何居乎蓋有爲而怪之之
辭
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朝市之于西方失
之矣繹音亦祊百彭反
成氏伯璵曰繹者言絡繹相連續殷曰肜言融融不
絕夏曰復胙復追昨日之祭繹祭本爲賓尸也賓尸

在堂上告神則入室是門外之西堂孝子求神非一
處也正祭之日祝告至室又延尸于堂又繹之于廟
門之外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不知其所享
也注正祭之日又設饌于門側階詩曰祝祭于祊此
門旁也恐非門內之西堂
陳氏祥道曰禮有正祭之祊求諸遠者也祊于西尊
其右也詩曰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而繼之
以祝祭于祊此正祭之祊也禮言設祭于堂爲祊乎
外家語言繹祭于祊此繹祭之祊也正祭之祊于門
內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祊爲門外蓋祊其位

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以祊爲門外蓋祊其
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祭之祊
不謂之繹繹之名特施于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
于卿大夫鄭氏以卿大夫賓尸在堂故謂祊于門外
之西室繹又于其堂孔氏穎達申之云求神在室接
尸在堂于義或然
姚氏際恒曰鄭氏諸解多混祊繹爲一又以祊爲祭
于門外且以爲繹祭于門外皆誤凡祭從無在廟門
外者楚茨詩曰祝祭于祊毛傳曰祊門內也釋宮曰
閍謂之門李巡曰閍廟門名孫炎曰祊謂廟門也

其謂之門謂之廟門者皆指門內非門外也假如言
堂言室自謂堂內室內非堂外室外可知本篇後云
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
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蓋室與堂庭在內爲
近廟門在外爲遠故曰求諸遠也祭統曰詔祝于室
而出于祊蓋本此求諸遠之文以遠爲出謂由室出
也禮器曰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
亦本此求諸遠之文以遠爲外謂堂之外也今本文
謂祊之于東方爲失則祊宜在廟門內之西方也此
傳言祊之義也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穀梁曰繹

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祭義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爾雅曰繹又祭也絲衣詩序曰繹賓尸也今本文謂繹之于庫門爲失則繹應在廟門內在庫門內是廟門外也下云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則庫門在廟門外可知又家語衛莊公變宗廟易市朝高子問孔子孔子答之如此云此經傳言繹之義也總而論之祊與繹名不同也祊是求索于門之義繹是繹思無已之義義不同也祊是今日之祭繹爲明日又祭時不同也繹不可在庫門內祊不可在東方地不同也則祊與繹其不可混也明矣鄭氏于楚茨詩曰祊

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博求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又以祊爲門外矣于楚茨詩曰與祭同日既以祊爲祭之日矣于禮器爲祊乎外曰祊祭明日之繹祭也又以祊爲祭之明日矣于此章曰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與下文索祭祝于祊曰謂之祊者以于繹祭名也則又混祊于繹矣于此章曰繹又于其堂神位于西也孔氏曰繹祭之禮當于廟門外之西堂則併以繹爲門外矣凡如是之錯亂無定不一其說者何也蓋由誤泥祭統出于祊與禮器爲祊于外之文而認祊爲門外也然又見言祊之文本在門內于是以門內之祊屬之正祭而門外之祊則屬之于繹焉故不難混祊于繹既以祊屬之于繹又不難以祊爲祭之明日既以祊爲門外又不難併以繹爲門外其相因致誤如此孔氏曰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之西室方謂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此循鄭之誤其解禮有若兒戲而陳氏禮書嚴氏詩緝悉本之嗚呼鄭氏釋禮不憚一人而先後異詞一事而彼此異義故禮文因鄭氏之注而紊亂寔甚矣陸農師及近世朱汝礪亦皆駁鄭祊繹相混之非然未嘗爲之考訂祊繹之正義與鄭所以致

誤之由及凡祭從無在廟門外者則人終未能曉然故詳辨之如此

姜氏兆錫曰繹者祭之明日接尸又祭也祊者祭而求神也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繹之接尸當于廟門外西室祊之求神當于廟門內西室朝市當于市內近東故三者皆爲失禮按家語曲禮公西赤篇此爲衛莊公反國變宗廟易市朝而發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

陰明也大音泰褎息浪反薄本又作亳步各反牖音酉

傅氏咸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藉而報也國以人爲本又以穀爲命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爲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

楊氏復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言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說爲長　又曰按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于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

陳氏澔曰薄書作亳薄社于周爲喪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示有存亡也

姚氏際恒曰按社是祭地名與郊祭天爲對立社祭地因名社猶于郊祭天因名郊也記文此節及下節是言社天子適四方以下是言郊其文亦兩兩相對如郊曰大報天而主日也社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郊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社曰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郊曰郊所以明天道也社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郊曰用辛社曰用甲郊曰大報本反始也社曰所以報本反始也則社爲祭地明矣至所謂社稷者稷統五穀而言以其首種先成也稷從土生故稷附于社土以生稷故祭社亦兼祈報農事也荀子曰社祭社稷祭稷然祭社必及稷祭稷必及社故有言社而該稷者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馬融曰言社則稷在其中是也其于祈穀農事有單言社者詩甫田曰以社以方雲漢曰方社不莫是也有兼言社稷者載芟詩序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詩序秋報社稷是也是故王者有天下必立社此社卽記文所謂大社也此外惟亡國之社卽記文所謂喪國之社及薄社也立亡國之社所以寓鑒戒之意而侯國亦社之侯

國以本朝之社謂之周社見左傳其亳社春秋書亳社災左傳陽貨盟亳社此魯之亳社也左傳鳴于亳社此宋之亳社也又左傳閒于兩社杜注謂周社亳社是也是王者祗有大社及亡國之社別無他社明矣自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其云大社國社是已云王社侯社則杜撰之名他經傳無見也因而自漢以後類皆二社亡國社不立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其于王社或謂建于大社之西或謂建于藉田或謂在

庫門內之右皆莫能定其處陳用之又謂王社侯社爲國中之土示無預農事不置稷大社國社農之祈穀在焉皆有稷凡此者皆祭法之言誤之也至于周禮大司樂夏日至祭澤中之方丘不言社而言地非也而方丘之名亦無稽又昭二十九年左傳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爲五祀之一稷爲田正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周棄亦爲稷國語亦云農能植百穀周棄繼之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祭法本之）亦皆不經未敢信而鄭氏謂社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是謂地神其祭配以句龍后稷賈馬王之徒謂社祭

句龍稷祭后稷是謂人鬼紛紛各主神鬼以相爭難皆一掃而空之可也若郊則惟天子得祭而社則自天子至庶民皆得祭之所以然者尊父親母之義也大夫不得別立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謂大夫以下成羣是也置社立社之名亦杜撰說者謂大夫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庶民則二十五家爲一社（見杜注）後世里社卽其遺意也下云惟爲社事單出里左傳云書社千社清邱之社月令云仲春命民社此皆言民社也下云惟社邱乘供粢盛此言大夫社也凡郊社之義郊特牲爲近古故予以

是爲主而詳注其說焉此云日用甲而召誥用戊則不同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祭地之禮也墉者社稷之環也社不屋惟立之壇壝環以墉而已必南鄉祭之者地秉陰社乃陰氣之主故設其主使面于北墉而君于北墉之下南鄉而祭以對答之義日之始者甲爲十干之始也餘見月令仲春命民社薄書作亳商邑名周立其社而以爲名也商于周爲喪國而必立其社者示戒之意也白虎通謂王侯必有誡社是也屋其上則陽氣不入牖于北則陰氣可通

齊氏召南曰以社爲祭地固無可疑元儒黃澤曰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豈有可辱可責之理則社非祭地明矣黃氏能疑于古人所不及疑

又曰月令擇元日命民社疏曰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惟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邱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乘時証反共音恭粢音資盛音成）

楊氏信齋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曰侯社所祭者一國之地而已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子之地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

馬氏端臨曰鄭于天子之祀皆分爲二是有二天二地究經文祭地惟有方澤乃以爲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于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禮經所不載也

徐氏師曾曰凡祭有分限唯社無所不通故家皆以

中霤爲主是卿大夫得祭也國以社爲主是天子諸侯得祭也土者物生之本始故禮無不至報本反始故心無不齊是庶人亦得祭也然此特論其通乎上下云爾至于稱名之異品物之殊則亦未嘗無別也

萬氏斯大曰此天子于夏日至祭率土地示于北郊之社也即大折即方邱無稷說詳質疑

姚氏際恒曰唯爲社事單出里此言民社也鄭氏執周禮都鄙公卿大夫之采地謂往祭社于都鄙非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此言天子諸侯社也爲祭社田獵也唯社邱乘共粢盛此言大夫社也疏引皇氏謂大夫以下無籍田故以邱乘之民共之是也

朱氏軾曰社之立所以親地而神之也唯神之故祭而報焉地載萬物五句言所以神地道之故兼言天者謂載物與垂象同功也天垂法主于教教父道也故尊而不親地取財主于養養母道也故親而不尊尊敬也親愛也敬故不敢祭唯天子爲民祭之愛故庶民皆得祭焉

姜氏兆錫曰神神之也地載物生財道同于天故祭社所以神地之道而親之也美報謂美善其報也中霤亦土神上古穴居故有中霤之名而後世因之也

家國猶言內外也家主祭土神于中霤國主祭土神于社皆示不忘本之意也或訓家爲卿大夫國爲玉侯者非二十五家爲里單盡也田獵也乘猶甸也井牧之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車一乘故名甸爲乘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言唯爲祭社之事一里中每家一人盡出供事唯爲祭社而獵則國中皆行無留家者唯祭社之粢盛則使邱乘共供之蓋以報本反始故也報者酬以禮反者追以心

方氏苞曰朱軾曰尊天故臣民不敢祭惟天子爲民祭之親地故庶民皆得祭也　又曰不唯王社大社

侯社國社之粢盛宜取諸藉田卽卿大夫之置社亦宜取諸圭田邱乘供粢盛盡州黨縣鄙之社事使民咸出其力而有司爲之主蓋示以報本反始之義而震動恪恭于農事也

齊氏召南曰社與郊對則社是祭地經文明言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言尊天而親地則王肅輩謂社是祭句龍者非也但郊社對言必是圜邱方澤爲祭天地之大禮耳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

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卒祖忽反鹽依注作豔

徐氏師曾曰此因社言之者其義有三人心繫于社稷一也兵衆聚于社二也君親誓于社三也有國者安得不謹兵戎重祭祀以安人心而衛社稷哉此先王制禮之深意也

姚氏際恒曰此因言社而及田獵之事蓋以凡田者必誓于社以習軍旅故也下以祭則受福句汎言田獵獲禽以祭之事非單指祭社也周禮大司馬仲春蒐田祭社卽襲此文爲說而易季春爲仲春其云祭社卽附會以祭則受福之文也鄭氏執周禮解此文亦以此爲田以祭社旣已自謬又見周禮祭社是仲春心疑此云季春爲誤于是又執司爟季春出火而民用火遂謂記者誤以季春出火爲親誓社如是則其田以祭社者自在仲春而非季春矣不知司爟季春出火亦卽襲此文也況豳詩田事本行于季月周禮之仲春豈可爲據乃謂作記人爲誤嗚呼周禮出西漢之末曾是周秦閒人而誤讀之乎旣取周禮仲春之事以此季春爲誤又取周禮季春之事以此季春爲誤令作記之人直無處開口矣

朱氏軾曰出火焚蒿萊也旣焚乃田簡車賦去其敝也歷卒伍整其列也誓社誓于社也習變習其變之節也驅禽流動紛紜所以示之利使其歆豔以御其用命否也不用命者必懲故其志畏服不貪其得不使犯命貪得也人非不豔利苟非服其志未有不貪得者限之以軍命所以服其志而止其貪也

姜氏兆錫曰火大心火星也建辰之月出見東方其時乃焚除草萊以蒐也簡閱賦兵歷數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誓社謂誓衆于社也變動也觀猶察也以左右坐起之節而觀其熟習變動以練之也此講武

之法也流亦動也逐禽流動而黠以利也犯命謂貪
競也利雖可歆而獲皆有制故又察其貪競與否以
過服之也此獲牲以禮也以戰則克本講武以法而
言祭則受福本獲牲以禮而言疏曰祭社旣在仲春
焚田當在其月記者誤愚按周禮大司馬曰仲春教
振旅火弊獻禽當如疏說爲正但月令又稱仲春毋
焚山林不可解凡月令禮制多與周禮不合也
方氏苞曰流示之禽而鹽諸利鹽當作驗音近而誤
也
任氏啟運曰社有與郊對舉者北郊方澤以主社而

名社周禮大宗伯以冬至日致天神夏至日祭地示
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
祀地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
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
和之琴瑟于圜丘奏之而天神降靈鼓靈鼗孫竹之
管空桑之琴瑟于方澤奏之而地示出此禋祀之禮
禮之最重者也禮言昊天上帝不言皇地示省文耳
社有與稷並稱者庫門右社稷周禮大司徒設社稷
之壝令社稷之責夏官小子掌珥于社稷春官司服
祭社稷則絺冕秋官士師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此

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也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皆非
祭天春祈社稷秋報社稷及宜于社皆祭一國之地
而言大地自胡氏有社無北郊之說而昧昧矣是篇
言郊多屬圜丘而日用辛日用甲春出火多主祈穀
蓋天尊故祭多舉其重地親故祭多舉其近也而胡
氏之誤遂由此起矣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七

浙江書局刊
金承楧校
郭學欒校
吳鴻望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郊特牲

天子適四方先柴

徐氏師曾曰周制天子十二年一巡守適四方諸侯之國至於方岳有覲諸侯觀民風考正朔一王制明賞罰諸事然初至皆未行特先燔柴以告至於天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祭天之禮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騂息營反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祀于明堂此議方正

陳氏澔曰郊祀一節先儒之論有子月寅月之異今以朱說爲定

徐氏師曾曰既曰圜丘曰泰壇矣而又謂之郊者以兆在南郊故因其地而爲名也牲用騂者周尚赤也

姚氏際恆曰天子適四方先柴諸本多別爲一節郝氏本合之皆作郊祀之禮謂此爲在外告天之禮以下爲每歲祭天之禮從之孔氏謂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按此文本謂王者郊祭在子月冬至之日故云迎長日之至此自爲不易之典周禮大司樂冬日至祭天于圜丘卽襲此爲說而易郊以爲圜丘鄭見周禮與此不合故以彼爲子月祭天于圜丘之事此爲寅月郊天之事郊自郊圜丘自圜丘也不知經傳從來言郊祀郊社其事祇行于郊所謂于郊故謂之郊者別無有圜丘之名圜丘周禮杜撰之說也王子雍以爲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猶不能出周禮之範圍耳鄭既用易緯之說以此爲建寅之月而于迎長日之至句無以通之則曰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按長日之至謂前此日已極短自冬至而日長復至焉月令以夏至爲長至至作極解此至作到解又不同此第以日之長短論也若云建卯晝夜分而日長則以日與夜較而分長短矣其一味欺世不顧有識者勘破如此且以寅月而卽迎卯月之日抑何豫事乃爾又可發哂也天報天而主日天體爲陽日又陽氣也長日至又陽氣始生也故曰主日猶上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蓋天地雖分祀而祭天之時地亦從祀則主日亦宜配以月耳周希聖謂大報天當以昊天爲主此言主日誤郝仲輿謂以日主天則是日尊而帝反卑此皆泥其辭而不能通者然則社祭土而主陰氣何不亦駁之云主陰氣誤陰氣尊而土反卑乎若鄭謂天之神日爲尊此本周禮天神爲說殊謬周郝之說又誤于鄭耳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南方爲陽人君南郊行郊禮答陽之義猶上云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氏曰日太陽之精也蒙上主日之義解又誤

姜氏兆錫曰至猶來也冬至日短極而漸長故其祭爲迎長日之至郊以祭天而主于迎日者方氏謂天尊無爲可祀以其道而不可主以其事故以日爲主也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惟人本于祖故冬至祭天于郊而以稷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愚按此下九節並見家語而家語本末爲詳天秉陽日者眾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也天地之性謂其本然之性陶匏之器皆物性之本然也

方氏苞曰祀天之禮見于經傳者甚略然周禮大司樂奏圜丘之樂則天神皆降記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是凡天神皆從祀于圜邱而莫尊于日故曰大報天而主日也特邦國禮亾屏攝次主之位度不可攷耳其牲禮則並統于祀天之騂犢養牲必二帝牛之外惟稷牛而已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蓋分而特祀之則牲幣各殊而從祀于圜丘則一統于帝牛之燔燎也齊氏召南曰何不云冬至圜丘之祭鄭注曲甚日至冬至極短從此漸長是即所以迎長日之至也中春未暑而暑漸至故曰迎暑及中秋未寒而寒漸至故曰迎寒必謂卯月日長以寅月迎之此拘泥之過也惟王肅用董劉之說直截明快此經意郊何以用辛由周始郊時冬至日遇辛其後凡冬至後辛日則郊天也經文甚明而鄭謂是魯禮自生荆棘矣又按圜丘即郊名號異耳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孔氏穎達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　又曰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鄭以祭法

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鄭旣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鄭又施之于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子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卽圜丘圜丘卽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壇則圜丘也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于

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 案孔疏所載本非指此記注說言因係此記疏語故附存之

楊氏復曰鄭氏必以迎長日爲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之長日又以周之始郊爲魯郊者蓋鄭氏欲分圜丘與郊爲兩事周旣以冬至禘圜丘則冬至不得復有郊故用易緯之說以周郊用建寅之月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者非周之始郊乃魯郊夫此章本文明言周之始郊今乃以周爲魯豈不繆哉

陳氏澔曰郊之用辛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是後用冬至後辛日也

徐氏師曾曰郊用日至不用辛日其用辛也蓋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日偶遇辛日後人因之遂用至後辛日不知其非禮也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按鄭謂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此說非者此董仲舒劉向之說也不知其說正是

何則日以至卽上長日之至同指冬至之郊言鄭執周禮圜丘之說以郊與圜丘異故以上節爲寅月之郊曲解長字謂迎卯月長日而此云日以至併無長字則其爲日至更無以辨矣于是不得已以爲子月之冬至焉然又意此爲子月不仍混于周禮之子月乎于是以爲非子月之圜丘而子月之郊焉然又意王者從無子月祭圜丘又子月郊者于是以爲魯無子月之圜丘而有子月之郊焉然又意本文明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安得以爲魯事乎于是駁記文曰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焉

嗚呼其作偽亦良拙而其用心亦良苦矣則皆誤信周禮之過也諸儒自王子雍而下亦多知鄭解上節爲寅月之郊之非及解此節爲魯郊之非然終不知周禮之圜丘不足据故其言多格格不達又不得鄭之隱意亦不能盡發其紕繆而使人信也孟子曰我知言蓋以此哉董仲舒劉向解冬至不誤而解辛字爲陽氣辛用事亦非也鄭非其言冬至故亦不用其解辛字之説而別以爲人君當齊戒自新尤非也夫凡祭獨不當齊戒自新乎王子雍用董劉之説又曰始者對建寅祈穀之郊爲始張子厚曰自冬至之日

以樂降神爲郊之始而未祀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陸農師曰郊之用絶句言郊之用者辛也今周之始郊日以至已上諸解亦皆迂折且失語氣陳可大曰問郊之用辛者何謂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之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此解于上下文意貫通呼應了然嘗謂解經以後出而勝者此也第謂自後用冬至後辛日猶欠分明冬至後三辛皆可用但必卜之故春秋書卜郊穀梁傳有上辛中辛下辛之説也下云卜郊亦是也徐氏集註既用陳解又謂記文以用辛爲非禮記文無非之之意王者之郊惟冬至爲最大此正郊也外此則孟春祈穀亦名郊此郊之小者猶之夏大雩之類耳冬至之郊以郊特牲此文爲正孟春之郊則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及左傳孟獻子曰祀郊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是也然此孟獻子言郊月令不言郊也王子雍雖分冬至建寅爲二郊以排鄭説然王者實惟一郊而已其正郊與非正郊王有所未達耳

姜氏兆錫曰郊之用辛也以周家始郊而冬至適遇辛日自後乃用冬至月之辛日也

方氏苞曰此祈穀之郊也故有卜日之禮春秋所書魯卜郊亦

祈穀之郊若冬至祀天于南郊則大司樂有明文又冢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則圜丘不卜日明矣

李氏光坡曰詩皇王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魯郊牲用騂與周郊牲從玉色異矣穀梁言郊期云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是魯郊日用辛與周禮言冬日至于地之圜丘異矣成王褒周公殊以殷禮如牲用白牡是也故魯君乘大路亦用殷車與周王玉輅以祀異矣魯雖侯爵得晝衣如上公故魯公祓袞與周王大裘異矣郊特牲所

言明是魯郊而又稱王乃東魯儒生不見王府典籍意以周郊如魯遂以魯事記周禮如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乃是殷制可見矣蓋古者王朝典法不可輕見孔子若非孟僖子資以車財適周亦無由得禮學之真戰國策士每言闚周室則可案圖籍以爭天下可見其難也作記者見周用冬日至魯郊用辛不得其謂故以意合之曰郊之用辛乃始郊辛日適值日至鄭知其誤故分魯郊周郊又分寅月子月又分圜丘南郊今載王氏迎長日之至爲子月郊卽圜丘以補鄭闕而載鄭注言此記之誤以定周魯之郊庶得其

意若徒呼鄭某斥祖緯外强中乾得無徃遺之禽而反爲誣乎

齊氏召南曰王肅用董劉之說直截明快此經意郊何以用辛由周始郊時冬至日遇辛其後凡冬至後辛日則郊天也經文甚明而鄭謂是魯禮自生荊棘矣圜丘卽郊名號異耳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

孔氏穎達曰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又云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

程子曰春秋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更不吉便用下辛不當更卜春秋乃三卜四卜五卜至于不郊非禮也

陳氏澔曰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郊則非卜日矣下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爲卜牲與

姚氏際恆曰卜郊卜子月三辛也陳可大引曲禮大饗不問卜之語謂大饗不宜卜按禮言不同不必執

此例彼況大饗有數義曲禮未嘗專謂郊祭之大饗也又謂卜旣用冬至則有定日此泥前解用冬至後辛日之說不知春秋卜三辛非定用冬至後辛日也春秋卜安知春秋以前不亦卜矣必始于魯乎又謂但云卜郊則非卜日不知春秋云卜郊卽卜日也又謂下文言帝牛不吉或爲卜牲不知春秋原分卜郊卜牛此文是卜郊下文帝牛不吉是卜牛也百官百姓之分未詳鄭氏以百姓爲王之親方性夫以爲諸侯陳可大以爲族姓之臣郝仲輿以爲勳業世家皆臆測無定說

陸氏奎勳曰按周禮郊天必於冬日至若用辛即分上中下而有待于卜此雜魯郊而言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即禮運所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也

姜氏兆錫曰告于祖廟而始卜故云受命作龜即卜師所云揚火作龜者也於祖廟爲尊祖于禰宮爲親考　陳註曰郊有定日曲禮大享不問卜是也此卜郊或爲卜牲即下文所稱帝牛不吉之屬與愚按上文言郊之用辛則卜乃卜辛之日非凡卜日比也又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下文戒百官

百姓之屬即其事也此其爲卜祭日而非卜祭牲益明矣且大享之禮享帝於明堂祫祖于太廟與享賓于祖廟是也而以此斷爲郊不問卜失之矣澤謂澤宮也姓謂族姓言百者明多也其日卜竟選士于擇宮有司將以祭事戒命衆執事而君先親臨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于是有司獻戒命于庫門之內以戒官僚而又于太廟之內以戒族姓也

李氏光坡曰疏曰或曰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張融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旣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張据周官冢宰分明定解則此卜實兼日與牲尸不但牲也陳註未是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萬氏斯大曰郊即泰壇圜丘此文言周郊事最詳車旂冕服一以此文爲正

姚氏際恆曰記文前後言郊社之禮皆指王者非指諸侯甚明鄭氏以其云被衮不合周禮王祀昊天上

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以其云象天不合其所謂冕衣裳九章無日月星辰故曰此魯禮也後儒依阿其說皇氏曰魯用王禮故稱王孔氏曰作記者旣以魯禮而云周郊遂以魯侯而稱王俱屬不通之論鄭氏又以素車爲殷路謂周公之郊用殷禮不知魯旣僭用郊何爲不用本朝禮而用殷禮乎孔氏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周公旣用殷之白牡故知用殷禮也夫詩言白牡騂剛不過取其色之紅白斑然以爲文章爾謂祀周公魯公分殷周禮尤可笑至若方性夫周希聖亦皆目記文爲前代禮凡此皆

執周禮以誤解禮記者也陳用之曰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服龍袞袞所以襲大裘也若是則周禮何以遺言袞記文何以遺言裘乎陸農師云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大常郊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有兩旂兩車也乘玉路建大常卽道之車也取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卽事之車也取之以赴壇尤迂繆可笑文曰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旂有升降之龍蓋無三辰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之所常建若然則周禮交龍之旂反爲小旂非王者所用乎凡此皆執周禮以牽合禮記者也皆無是處

姜氏兆錫曰祭報報日時之早晚及牲事之簡具也不哭以謹諱也不敢凶服以趨吉也氾埽洒而後埽以去塵也反道謂剗土反之新者在上以除垢也鄉爲田燭謂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以照路也五者皆歲爲常不待上令民自聽從此蓋言其日將祭之時也象天象卷龍升降于天也家語云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周官云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是也素車殷大輅也旂冕有旒皆取垂下之義以上文皮弁服本文袞冕推之此蓋言其日正祭之時也其在道至泰壇儀文詳見家語

任氏啟運曰周禮祀天大裘而冕鄭謂服大裘不服袞家語旣至泰壇王脫裘服袞王肅主家語陳塤謂內大裘外襲袞愚謂陳近之蓋裘上有裼裼外加襲襲上加禮衣玉藻以襲爲充美言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是明言大裘之襲矣況表裘不入公門豈有祭天而表裘者鄭謂言冕不言服豈是止用其冕不用其服按享先王以下皆言冕不言服豈有凡祭皆不服者賈疏附會鄭注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皆大裘按祭天時極寒故言司服于此當供大裘豈有夏至而服大裘者自賈氏一言而夏至祭地幾廢矣

鄭氏堅執大裘之說于此不可通則曰此王魯公也魯有王禮故稱王不更悖乎陸佃謂周禮乘玉路建太常是卽道之車此素車大旂是卽事之車近周世璉謂祭天有兩車兩旂或有兩服其說可通但未見其必然耳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滌音迪別彼列反

徐氏師曾曰天神遠而尊人鬼近而親故事之不同

陸氏奎勳曰亦公羊家說魯郊牛之口傷者與周之

典故無涉
姜氏兆錫曰祭上帝謂之帝牛祭后稷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滌之所爲猶用也蓋二牛皆在滌若卜郊牛不吉或有死傷卽用稷牛以郊而別選稷牛所以然者帝牛非在滌三月不可稷乃人鬼其牛但其足用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錢公輔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有聖人之德者配焉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眞氏德秀曰郊而曰天所以尊之祀唯以誠故壇而不屋配以祖亦以尊祖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祀必備禮故屋而不壇配以父亦以親父也
黃氏叔暘曰物非天不生人非祖不生祖與天合其功同也功同則報之亦同此稷之所以配天也由是觀之則郊之祭不惟報物之本而人之本亦報矣不惟反物之始而人之始亦反矣乃報本反始之大者

非若常祭不能兼也
姚氏際恆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言所以配上帝也天卽上帝記文之言爲是
朱氏軾曰天祖俱本也故祭而以祖配之所以報本而反乎物所自始身所自始也
陸氏奎勳曰以祖配天自有虞氏郊嚳歷代遵之若以祖配地吾未之前聞也漢魏及南北朝祀地北郊往往以皇后配則尤褻瀆而悖于禮矣且古有祭社之禮無祭地之禮漢匡衡始稱北郊蓋亦泥周禮有

夏日至祀地于澤中之方丘之文而不知周公制禮實未嘗行此祀典也
姜氏兆錫曰郊以配天也亦稱配上帝者互文也朱子曰周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郊祀后稷以配天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卽是天郤分祭何也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內以神祀之故謂之帝也
任氏啟運曰我將篇宗祀文王以配帝而曰天右之文右享之孔子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未嘗別明堂稱帝不稱天也又嚴父之說亦就周公

論之耳若謂成形于父必以父配則宜以厲配乎以幽配恐天不享矣且對幽厲而歌文右享于名何謂若易其名而歌儀式刑幽厲之典不悖理耶蓋周人始生唯后稷于氣始爲宜受命則文王故于物成爲合朱子亦云則以有功者配恐不當執形于父之說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仕詐反　耆巨夷反）

方氏慤曰合而言之則曰大蜡分而言之則曰八蜡曰大蜡八者則知自八者之外皆其小也昔之所用

者物之形今之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乃可饗焉蓋正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以離矣十二月物之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而合之因其聚而聚之以索饗不亦宜乎

黄氏乾行曰蜡之爲名求索之義也所以謂之索者蓋歲十二月合聚萬物乃物成之時也夫成物之功神實相之則報功之典不可或缺況有功于農爲民所天如八神者乎

徐氏師曾曰八神以下經文爲正鄭云去百種而昆虫方氏亦去百種而貓虎爲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于末皆非也歲十二月當依周氏謂夏正建丑之月

姚氏際恒曰大蜡八鄭氏以爲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防六水庸七昆虫八方性夫去昆虫而分貓虎張子厚去昆虫而增百種說者多以張說爲是伊耆氏鄭氏以爲古天子號陳用之以爲古官名孔氏以爲神農陳可大以爲堯十二月鄭氏以爲建亥周希聖以爲建丑皇氏以爲三代各以十二月爲蜡皆未詳孰是也

陸氏奎勳曰孔疏以昆虫之害苗者終八之數甚謬

當分貓虎爲二蓋大蜡之稱非以其特重而以其周徧也周禮伊耆氏掌國之祭祀共其杖咸爲蜡始者謂是官掌之也指堯與神農者皆非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蜡息之禮也鄭注曰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也張子曰昆虫害苗不當祭百穀之種凡八也按下文張說得之但百種當謂祭百種之神耳伊耆氏堯也索求也十二月謂夏正也合聚猶閉藏也其月萬物歸根復命聖人報其神之有功者故索享之周禮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是也

方氏苞曰八蜡貓爲一無昆虫昆虫祝其毋作而虎已非祀典所及也詩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且祝以滔滅可知無祀之之義張子知昆虫不當祭而以百種爲蜡之一亦未安祭百種以報嗇設陳百種以祭先嗇耳鄭注甚明又曰萬物當作萬民下所列八者皆主嗇事與萬物之神無與也蓋蜡之祭乃合聚萬民以一日之澤慰其終歲之勤而主報先嗇以重其事則樂而不荒曰索饗者因先索司嗇而及司農因農而及郵表畷以及坊與水庸之爲田利貓虎之能除田害者皆報焉則有關于嗇事者求索殆盡矣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是也種之勇反下之種同郵亦作尤有周反畷丁劣反貓又作猫爲于僞反坊音房

陳氏澔曰主者言爲八神之主也百種之神也

徐氏師曾曰据此則八神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可以無疑而紛紛之說不攻自破矣學者不信經而信注亦獨何哉

萬氏斯大曰八蜡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蓋司嗇卽先嗇不可分爲二貓虎二物不可合一經文自明諸說未了爲主先嗇而祭司嗇謂八蜡以先始嗇之人爲主而司嗇卽始嗇之神故以爲首報嗇二字蒙上司嗇百種二者而言言祭二者皆所以報先嗇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

姚氏際恒曰鄭氏以先嗇爲神農以司嗇爲后稷陸農師以先嗇爲田祖司嗇爲田畯謂若稷則自于秋報之矣陸說似優水庸鄭氏以爲溝陸農師謂水絕句庸事也爲句陸說似未然

姜氏兆錫曰先嗇謂神農主如前主日之主章司嗇謂古后稷官也百種方氏謂百穀之種也陳注謂百穀之種之神也蓋嗇功成卽以百種祭其神而報之與祭魚祭獸之意略同也馬氏曰先嗇者其知足以創物立法于其先司嗇則因其成法謹司之而已故祭以先嗇爲主而配以司嗇也農爲古之田畯有功于民者也郵者郵亭之舍表標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舍而出畯居以督耕故並享之也享禽獸謂主禽獸之神迎貓虎卽其神也田鼠田豕皆能害稼貓虎食之有功故迎其神祭之眉山蘇氏謂迎貓

則爲貓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近于倡優所爲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坊堤也以蓄水亦以障水水庸謂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也

方氏苞曰凡祭粢盛有定品惟先嗇司嗇則百種皆陳以報其功

日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壑火谷反榛側巾反殺所界反

陳氏祥道曰蜡祭之服王元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

帶榛杖其牲體磔攘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古者蜡則飲于樂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旣蜡而休民息巳也

馬氏晞孟曰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于其幽民有以致力于其明神有功則報之民有力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徐氏師曾曰按陳壽翁云蜡之服王元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方氏曰皮弁素服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助祭者之服二說不同愚謂元冕總言王服以祭羣小祀不特蜡也子男及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皮弁則天子至士所共用蜡祭通乎上下則天子服皮弁以祭亦未可知故疑方說爲長

萬氏斯大曰京山郝氏皮弁素服天子諸侯蜡祭之服黃衣黃冠民閒蜡祭之服此說是也先儒謂蜡用皮弁素服臘用黃衣黃冠玩此記上下文俱詳言蜡事並不及臘柰何意爲牽合乎按周以亥月爲臘月故宮之奇有虞不臘之言謂不及臘月非謂不及臘

祭也秦則臘月卽名臘祭而所祭者及先祖五祀與此篇所言蜡祭不同說見月令臘先祖五祀條　雜記子貢觀蜡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卽息田夫也

姚氏際恆曰徐伯魯曰土反四句祝辭也方氏言其時事如此是也或泥毋字以爲祈禱之辭不知禮有報有祈本不相通方報而卽祈非禮也愚按此正是泥處方報之時亦自可祈觀甫田之詩秋田祭方社報田祖而云祈甘雨求倉箱蓋可證矣　雜記云大夫弁而祭今謂王皮弁素服已屬過況葛帶榛杖儼

然喪服乎記文似迂陳用之謂執事者之服未見其必然也黃衣黃冠而祭鄭氏謂旣蜡臘先祖五祀此臘說又與下息田夫一句又不相貫野夫黃冠草服豈王者同于野夫乎方性夫謂助祭者之服亦未見其必然也記文此等處不必强解

姜氏兆錫曰祝辭宅之言居謂故居也反宅則土無崩起歸壑則水無汎濫昆虫螟蝗之屬澤藪澤也毋作則不害于穀苗歸澤則不萌于穀土以本文推之昆虫草木乃祭坊庸之祝辭非祭昆虫之謂當從張說爲正此以上言蜡祭之名義也皮弁素服以下言

蜡祭者之儀制也言物之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而殺于喪禮也用葛者麻之殺用榛者竹之殺殺于喪則祭之盡報其功則仁之至黃衣黃冠而祭此旣蜡而臘先祖五祀也疏曰對言之爲蜡與臘總言之俱名蜡也月令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與此十二月異時者秦制耳自其事謂之田夫自其居謂之野夫冬則無田事而居矣草服象草色黃也祭者之儀制若草野之夫然　陳氏曰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

方氏苞曰中原多墳壤若甚雨驟至川漲暴作則沙土隨流而瀉田多破壞故祝以土反其宅曰反其宅者古法一畮三畎廣尺深尺起其土以爲隴苗生葉乃潰其土反之故處而隴漸平也　又曰土反其宅四語乃八蜡祝辭之總疏以土爲坊以水爲庸似誤

任氏啟運曰周禮祭蜡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息老物是臘亦名蜡蓋彼統言之此析言之也陳祥道曰天子且以黃衣野服與野老周旋俎豆間其浹洽之意爲何如哉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八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郊特牲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姚氏際恆曰大羅氏一段似不涉蜡祭之事天子樹瓜華又不接詔告之事且文義多未詳不必强解

陸氏奎勳曰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今譌羅爲鹿譌襦爲女其義難通天子樹瓜華作羅氏詔告之辭亦誤

姜氏兆錫曰諸侯鳥獸之貢屬大羅氏掌之草笠亦草野之服故貢使服以獻歲功也此下又因蜡息而推之也註曰鹿者田獵所獲女者亾國所俘客謂貢使也言客將返羅氏以二者致之詔使告其君而戒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也周氏曰周官羅氏蜡則作羅襦羅者鹿所獲襦者女所服故致此以戒之非以鹿與女致也愚按二說不同周氏稍安樹藝也瓜華周官果蓏之屬天子所樹唯此者蓋取供時用而已非可收斂久藏之種類也若可斂藏而樹之是與民爭利矣舊說此亦令使者歸戒其君之詞也

方氏苞曰周官羅氏蜡則作羅襦蓋鹿則與羅並致女則但以襦致而申好田好女之戒也舊說亡國之俘女未安滅國而俘其女又致于眾以爲戒王政不宜有此　又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自爲一節舊說亦令使者歸戒其君之事誤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移以豉反既蜡而收絕句）

彭氏汝礪曰案蜡說不同天子大蜡八疑通四方及

四維言之此言四方舉正位耳犬槩蜡祭之禮先嗇爲主司嗇從祀凡水土之神與夫善制禽獸草木昆止者悉迎祭又享及農夫與掌田之官掌禽獸草木之官大羅氏者掌禽獸之官也樹瓜華者掌草木之官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一方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謂缺此一方之蜡禮也

余氏心純曰民息已民自息也不興功君子之息民也

徐氏師曾曰此章皆言蜡祭自黃衣而上言報本之事因神之相其功于幽也自黃衣而下言息農之事

因民之致其力于明幽明皆得此蜡祭之所以爲善也

姚氏際恒曰移寬縱意與玉藻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移字同鄭氏以此移字爲羨以玉藻移字爲靡迤皆未然

姜氏兆錫曰此節結言之也記志也不通者塞也皇氏謂爲蜡以記成功若其國不成則不爲蜡也移者寬動之義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夫子所謂一日之澤是也收猶斂也既蜡收斂積聚民皆休息矣乃欲興起事功得乎　陳氏曰

八蜡不通猶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之意也

方氏苞曰移民者鼓之舞之使民樂事勸功而不能自已也　又曰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以此知十有二月蜡乃夏正也蓋至酉月則公私土功皆畢可報諸神息民以爲一日之樂一切功役皆不與矣若蜡用亥月則過此以往正索綯乘屋公旬三日之期也其誤蓋由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不知是乃秦國之法呂氏之書可執以決先王之典禮乎疏所据惟既蜡而收然記謂山林川澤蔬材木材凡蓄之物無不備收非謂農收也若農收則唯稻之再熟者至十月而收耳

齊氏召南曰鄭引此文以證大宗伯而誤曰祀四方賈疏云作祀誤也按大宗伯以䟽辜祭四方百物即指蜡祭故鄭以蜡解之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樂之義也

姜氏兆錫曰耆悅也謂質而無味不能悅口也武大武之舞也威嚴之地非以爲安禮法之器非利其便

凡此皆交神明之義明與凡所安樂者異也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菹爭居反　醢音海

孔氏穎達曰周禮天子朝事之籩麷蕡白黑土產也鮑魚則水產也但籩之所盛陸產甚多

姚氏際恒曰此言天子之恆豆加豆也鄭氏執周禮醢人之說與此不同遂以此屬諸侯謬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推釋祭禮之義也恆豆常進之豆

加豆加進之豆也按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薦腥時
薦朝事之豆八薦熟時薦饋食之豆八酳尸時薦加
豆八羞豆二舊註以恆豆爲薦腥薦熟時之豆而以
加豆爲酳尸時之豆此也但此所稱豆實水陸與醢
人所掌不盡合蓋約舉之詞或爲異代之制也加豆
陸產亦謂菹也非食味之道與櫝弓用明器之義畧
相類餘見上下
李氏光坡曰周禮醢人鄭註云全物若牒爲菹肉荣
通稱天子恆豆加豆水陸雜錯與此文異卽儀禮聘
禮公食大夫禮八豆亦與此文不同恐記者以多言

之舉其大都耳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尙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
美疏布之尙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
尙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
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
交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後宜
美氏兆錫曰未有酒醴先有元酒明水未有黼黻文
繡先有疏布是本始也明之者以神明事之也雕鏤
也幾者漆飾之幾限也宜猶稱也餘並見前　孔疏
曰元酒明水之尙明水在五齊之上元酒在三酒之
上也疏布之尙冪人云疏布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
布冪是也陳氏曰禮之初有明水而已明水而後有
元酒又有五齊又有三酒則事神備矣明水者陰鑒
取于月之水元酒者黑黍和于水之酒也愚按諸說
皆以元酒明水爲二物而唐氏以謂周禮有明水而
無元酒司爟掌以爟取明水于月以供祭大司寇凡
祭奉其明水火皆不言元酒又玉藻凡尊必尙元酒
亦不言明水明水元酒非二物也然如唐說則此文
何必並稱元酒明水且其說又以加于齊謂之明水
加于酒水謂之元酒以文之則更曲矣據陳氏所稱

元酒元酒蓋泛齊也禮運歷言五齊三酒之位其文
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元酒卽
泛齊可知也其下醴卽醴齊醆卽盎齊粢醍下醍齊
澄卽沈齊酒則卽三酒也泛齊所以謂之元酒所粢
泛然于上未成爲酒猶水之色與泛此文言酒醴之
美亦自醴始明泛齊爲本不與乎美之數也肉汁未
致爲大羹粢酒未成爲元酒但未致未成而已要不
離乎羹酒之意故謂之元酒大羹也若執水而謂之
酒將亦可執水而謂之羹耶且明水自謂之水不名
酒而周禮鬯鬯及五齊三酒對文則異名散文通謂

之酒故鬱鬯曰鬱鬯之酒五齊曰齊酒歷考經傳惟
儀禮記元酒爲水亦不言即明水也而顧妄疑明水
元酒爲一物也何哉
任氏啟運曰天子諸侯廟祭禮亡前後最難通曉今
畧參諸書條其次序先一月十日得吉先十日戒尸
遂齊先三日卜尸卜吉宿尸申戒與祭者先一日省
牲視滌祭之日宗伯省牲鑊后視豆籩立賓佐迎尸
樂作尸入遂祼衆尸以次祼祼用圭瓚鬱鬯尸祭之
啐之奠之一獻也后祼用璋瓚亞獻也王出迎牲祝
延尸于堂后薦朝事之豆籩牲入至于庭以幣告王

親射牲執鸞刀毛牛尚耳祝以血毛入告于室王北
面事尸祝取膟膋一燔燎入詔神于室出墮于主前
王洗肝于鬱鬯燔之爲制祭祝升首于室出又薦血
王割牲薦腥再分之薦肆爓之薦爓王以玉爵酌著
尊泛齊獻尸三獻也后酌醴齊獻尸四獻也以上爲
朝踐退而合亨薦熟行饋食禮陳鼎俎黍稷王北面
事尸于堂祝索祭于祊大合樂祝獻幣告于室延主
人與王入室事主爲陰厭祝酌斝奠于鉶南出合尸
如食閒祝合黍稷再燔燎迎尸入爲挼祭尸舉奠斝
王拜妥尸后薦饋食之豆籩王以玉爵酌壺尊盎齊

獻尸五獻也后酌醍齊獻尸六獻也尸十五飯訖王
以玉爵因朝踐之尊酳尸七獻也王挼祭尸嘏王王
獻二王後及上公策命臣有功者后以瑤爵因饋食
之尊酳尸八獻也后薦加豆籩賓以瑤爵酌壺尊盎
齊獻尸九獻也后又薦羞豆籩王獻賓正禮畢矣由
是長兄弟衆賓之長衆兄弟加爵三嗣子舉奠共十
三獻獻助祭諸侯遣歸國告利成尸出徹二簋黍于
室爲陽厭六簋黍于堂爲餕明日繹祭若時祭止九
獻無加爵其交致爵獻祝佐食旅酬皆于繹祭行之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鼎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

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
孔氏穎達曰聘禮醯在碑東醢在碑西鄭云醯穀陽
也醢肉陰也爲醯體輕清肉有形質與此異也
陳氏澔曰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
徐氏師曾曰周禮司尊彝掌六彝之位黃彝居末四
時所用之次也此言上尊祭時陳列之器也
姚氏際恆曰鼎俎奇二句重出黃目爲上尊明堂位
云周以黃目蓋天子禮也鄭氏執周禮司尊彝列黃
彝于六彝之四遂謂周所造于諸侯爲上其用意用
辭可恨如此

陸氏奎勳曰家農師以黃目爲龜目鬱甚沈存中筆談云予游關中得古銅黃彝其刻畫大體似繆篆文又如欄盾所畫迴波曲水之文中間有二目如大彈丸突起煌煌然所謂黃目也

姜氏兆錫曰黃目周禮名黃彝以黃金鏤其外爲目因名也鬱氣謂鬱鬯芬芳之氣中謂中央之色也餘見前

任氏啟運曰鼎俎之數何休云天子上公皆九愚疑天子備物當十二以則天數鄭云九者牛一羊一豕一魚一乾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愚按天子

尙有馬牲犬牲與雞皆正鼎則十二特與奇數不合耳或尙有豢豭者與諸侯七牛羊豕腸胃膚魚腊大夫五羊豕膚魚腊其腸胃從羊士三豕魚腊俎各當其鼎又有陪鼎三膷牛羹臐羊羹膮豕羹是鼎奇而俎亦奇也周禮朝事之籩八麷熬麥蕡熬麻子稻白稻黑黍形鹽膴生魚鮑魚鱐乾魚饋食之籩八棗乾棗栗桃乾桃梅諸榛栗加籩八菱芡脯脩各二羞籩二糗餌粉餈朝事之豆八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八葵菹蠃醢脾析䗪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八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二

酏食糝食天子之豆二十六上公十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是籩豆皆偶也恆豆饋食所薦加豆酳尸所加水產陸產與周禮不同鄭謂彼天子禮此諸侯禮相變也陸產者陽配以陰水產者陰配以陽亦相濟之義

祭天掃地而祭焉于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尙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姜氏兆錫曰鹽煎鍊而成故曰煎鹽視醬醢則人功少矣故曰天產也鸞鈴之刀聲和而後斷故其義可

貴餘亦見前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冠義之冠古亂反下始冠冠而冠子冠禮皆同齊側皆反又緌耳隹反敝婢世反

陳氏澔曰緇布冠不用笄用頍以圍髮際而結于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緌也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位尊盛飾故也然亦後世之爲耳

徐氏師曾曰用之者不忘古也敝之者時制也

石粱王氏曰冠一段當附冠義

姚氏際恆曰玉藻言緇布冠繢緌則此言無緌者殆

冠屬大古與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冠帛爲之易其緇布冠爲元冠以見君其居常必仍服緇布冠徹乃棄之其此與士冠禮合

姜氏兆錫曰此章釋冠禮之義也緇布冠古齊時之冠其冠緇布爲之不用笄但用頍以圍髮際而結于項中因綴之以固冠故無垂下之緌而後世加之以緌則異矣此冠初冠暫用之示不忘古也冠畢則易服元冠而此冠徹棄之可已玉藻緇布冠繢緌諸侯位尊故盡飾也然亦後世之爲耳

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

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適丁歷反醮子妙反朱子曰北本無適子字加有成也有彌尊字于冠而上有已字敬其名作成人之道也蓋傳寫之誤也案南本皇侃本北本無生本

陳氏澔曰酌而無酬酢曰醮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若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于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醮于客位按此乃誤解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之文也士冠禮本謂國俗不同有此兩義皆可行之非以醮用酒爲夏殷禮也諸解皆仍之非

姜氏兆錫曰此條詳見冠義喻猶曉也使之充廣志意而德稱其服也敬其名故字之所謂成人之道也

夏殷醮用酒每一加一醮周用醴三加總一醮

方氏苞曰疏據儀禮前載三加後總一醮又曰若不醴則醮用酒其禮每加一醮故謂後乃夏殷之禮也但孔子曰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孔子所述周禮也似周禮醮與醴並用未詳何故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委貌一條謂三加始加之冠周弁一條謂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謂弟二所加之冠按此因士冠禮始冠爲緇布冠再冠爲皮弁三冠

爲爵弁故爲此說諸家皆漫不加察而仍之今試其解之誤有六白虎通曰夏冠飾最大毋追言其追大也商飾微大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周飾最小委貌委曲有貌也則三冠之制既別安得同謂之緇布冠乎一也前文云大古冠布則二代之冠非布可知二也賈公彥曰庶人雖服委貌而儉者服緇布

陳用之曰論語云羔裘元冠不以弔左傳劉定公謂趙孟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曰端委以隨宰人藝端衣委貌士以爲朝

服私朝服之天子至士亦以為齊服故劉定公晉侯董安
于皆得以服之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士冠禮
緇布冠有纓無笄則委貌與緇布異矣觀上二說則
二冠不同三也論語云端章甫儒行云孔子冠章甫
之冠則非緇布冠可知四也以周弁為爵弁似可然
其餘則非弁也五也其所配第一條言始加第二條
言三加第三條言再加參錯不順六也
姜氏兆錫曰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但三代名不
同而制亦異也委貌一名元冠舊說委安也言以安
正容貌也章明也言以表明大夫也毋發語辭追猶

推也以其形名之此三者因儀禮始加之緇布冠而
明之也弁冔收亦三代爵弁之異名舊說弁名出于
槃槃大也冔名出于憮憮覆也收則斂髮名之此三
者因儀禮三加之爵弁而明之也家語夏收下有一
也二字蓋名異而制同也皮弁以白鹿皮為弁也衣
用十五升白布以素為之裳而辟積其要中蓋三代
之冠服名制皆同也此因儀禮再加之皮弁而明之
也家語又素積作素裰
方氏苞曰委貌章甫毋追始加緇布之冠也弁冔收
再加布弁也皮弁素積三加之爵弁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
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陳氏澔曰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所謂無
生而貴者也
徐氏師曾曰古者天子諸侯與大夫皆用士禮故儀
禮無天子諸侯大夫冠禮非遺也　又曰謂元子世
子不當用士禮引玉藻公符左傳冠頌以補之不知
玉藻公符左傳所云皆後世之失成王冠頌如誠有
之意者周公欲脩德故因仍夏末之禮而使祝雍作
頌以勗之耳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遺乎案家語郯隱公既即位將

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于孔子孔子答大戴取為公冠篇或作公符誤　又曰天子崩
太子未冠則冕而踐阼不行冠禮故家語孔子曰古
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
事者何冠之有又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所
謂因喪而冠也
姜氏兆錫曰言其始冠皆以士之禮行之也大夫無
冠禮而有昏禮蓋亦謂繼娶者與古大夫無冠禮則
諸侯以上亦如之其有冠禮則夏之末世所為耳
方氏苞曰喪服記大夫而有兄殤其兄若為大夫則
不降服此二條乃莽歆增竄多端以證其尊同不降

之說不足援據

任氏啟運曰成王年十三而冠晉襄公即位年十二而冠則有天子諸侯冠禮若大戴所云公冠四加賓賓三獻及自為主降自阼階左傳所云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是也王太子王子冠天子為主其禮親諸侯諸侯未冠即位年可以冠則冠而朝于王未可以冠則朝于王而即王所賜冕服以為冠鄭云大夫有德行年未二十亦得命為大夫則因賜而冠有冠醮無冠醴非諸侯而以適自為主亦降自西階其節文之詳蓋有異焉而不可攷矣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成氏伯輿曰天子諸侯之元子死而無謚謂以士禮葬故無謚也恭太子戾太子後世亂法也

徐氏師曾曰古者生無大夫之爵死不得為謚以其德未成而無可述也

姚氏際恆曰合上無大夫節為一節解此節文者註疏悉誤宋明諸家亦多未協今以愚意解之曰此釋有士冠禮無大夫冠禮之義謂從來無大夫冠禮第有昏禮有昏禮未詳或云備再娶何也五十始爵為大夫冠禮行在二十時何大夫冠禮之有微特大夫無冠禮即諸侯亦無冠禮蓋夏以前天子諸侯皆傳賢故諸侯不必皆繼世其初亦行士禮無諸侯冠禮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以正論微特諸侯之世子即天子之元子亦士也亦宜行士冠禮蓋必有是德乃能任是位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而況諸侯乎而況大夫乎誠以夏之末造為諸侯者因其祖父德隆子孫得以繼世而立謂之象賢遂有未冠而父沒者所以有諸侯冠禮耳言諸侯則天子可知若大夫則擇賢如故官

爵其人不得繼世因其德之殺也所以無大夫冠禮也辟如謚典謚及無爵者此今之失禮也若古周初則生無爵死亦無謚言此以況今世有諸侯冠禮之失古者諸侯與大夫皆無冠禮也以上言冠義記後冠義蓋拾此之餘也此可摘出以為冠義一篇

姜氏兆錫曰貴雖天子之適長亦待士之冠禮況諸侯之子乎天下無生而貴者立侯繼世以能法先世之德而已豈虛貴哉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為降殺而乃不問其德位死必有謚則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為爵死則有謚周雖爵及命士

死亦無謚此皆古制也
方氏苞曰殷道或生或及雖天子亦然則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必擇其能象先人之賢者而立之不專與子也微子之命曰惟稽古崇德象賢微子以支庶承商統故首發此義以明建國以賢乃古之道可與此記相證以官爵人官字疑有誤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姚氏際恆曰此合論諸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之義
姜氏兆錫曰禮必有義禮尊則以義可尊耳玉帛俎豆之類各有厚薄多寡之數人皆可見也而義之精者不學則不知也祝史能知之乎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故義不可不知也此總結冠義以下也
李氏光坡曰此因章首冠義二字而推明之蓋儀禮所列其數也此所言其義也下文言昏亦是義也故疏云記人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九

浙江書局刊

瑞清校
孫祖燕校
許頌偁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郊特牲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石梁王氏曰昏一段當附昏義

姜氏兆錫曰此章釋昏禮之義也附託也託于遠嫌也厚重也重其有別也幣誠辭腆告示之以正直誠信者唯信乃能盡事人之道而有爲婦之德也

鄭氏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方氏苞曰附比附也以遠相附唯夫婦爲然　又曰告以直信者欲其以信事人也蓋婦德莫重于信終身不改信之至也集說失之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迎魚敬反　先來見反）

徐氏師曾曰親迎以明義則關乎天地君臣之大此義之所當重也

姜氏兆錫曰先謂倡道之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摯音至亦作贄）

陳氏澔曰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

姜氏兆錫曰執摯奠雁也敬章別者行敬以明其有別也

李氏光坡曰此數語至要以古言之衞靈晉獻烝報無別雖急子申生之賢父子能有親乎不親則顛倒錯亂能有義乎不義則殺適立庶能有禮乎衞爲狄

滅男女遺民止七百餘人晉三世亂國幾亡萬物能安乎且見士庶之家有犯及者不唯不安而已天威人禍幾無易種不可不講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出乎大門而先知字絕句　又悉徧反　知音智）

陳氏澔曰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

也大門女家之門也
姚氏際恆曰夫也者夫也下夫字當音扶扶持之義扶持云者能以其知帥人者也
姜氏兆錫曰親御婦車而授之綏則親比之禮見于外而親愛之心生于內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既有敬以明別又有親以明愛則肅肅雍雍身脩家齊而國與天下從之矣大王愛厥妃而王政行文王求淑女而王化溥先王之致成天下以是故也舊註親之也者二句爲親彼以使之親也味敬而親之四字文義郤非大門女家之大門也先者壻車在前而女車

隨之也夫也者丈夫也丈夫以才智帥人而婦人三從之義因以起矣
方氏苞曰哀公問篇全見家語而文小異家語親迎者敬之至也記誤作親之也者親之也觀此篇承以敬而親之從知當作親之也者敬之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姜氏兆錫曰服玄冕致齊戒是事鬼神而通陰陽之道也今昏禮將以主社稷承先祖故亦以此致其敬也言社稷者舉重而言牢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爲尊卑之等而夫婦之禮共牢者明同也同尊卑者情從爵齒者義義與情準此所以同也
方氏苞曰男女配匹乃陰陽之始交家國之興衰于是乎兆先祖社稷之靈實式憑之故曰鬼神陰陽也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姜氏兆錫曰尙禮然謂古所尙之禮然也然共牢之禮三王所作而器皆用古者重始也盥潔饋食也食

餕餘是私以恩就主階是授以室
齊氏召南曰按厥明婦盥饋有脫誤以釋文證之是言別本厥明下無婦盥饋三字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姚氏際恆曰昏禮不用樂一段與曾子問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之義同幽陰之義以孝子思嗣親則思入于幽陰所以不用樂若用樂則氣象陽矣故曰幽陰之義也鄭氏謂欲使婦深思其義非也徐伯魯謂思嗣親于幽陰而感傷亦非嗣親豈是嗣于

幽陰耶人之序卽嗣親義天地合以下至此言昏義
記後昏義蓋拾此之餘也此可摘出以爲昏義一篇
陸氏奎勳曰程子云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
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据曾子問中孔子
有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禮家遂指爲昏禮之常
試觀下文思嗣親也及三月廟見云云則孔子爲孤
子娶婦而言乃禮之變者耳其誤與前食嘗無樂略
同皆不合于殷周之禮以愚論之樂必賜于天子周
禮大夫有判縣之樂士有特縣之樂惟賜之乃得用
之故士昏禮無作樂之文然昏之明日舅姑共饗婦

以一獻之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則言
禮而樂亦該矣今必以士禮上律天子諸侯按士冠
禮亦不言樂第于冠畢醴子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
儷皮而左傳襄九年晉侯宴公河上曰可以冠矣季
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
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
禮也則諸侯之冠用樂不得以士冠禮爲据而況于
大昏乎而況天子迎后乎士相見禮亦無作樂之文
不得謂兩君相見不用樂也卿大夫少牢饋食禮亦
無一語及樂可竟云祭禮不用樂乎且天子諸侯婚

禮雖缺而房中之樂顯載燕禮何獨于大昏而遏密
八音三百篇中如鵲巢何彼穠矣桃夭車舝皆屬新
昏詩有詩則必有樂唯禮家誤云昏禮無樂故采蘋
本美將嫁之女而以爲大夫妻能奉祭祀鴛鴦本天
子昏禮所歌而以爲諸侯美天子則禮失而誤并及
于葩經東晉升平元年太常王彪之定議迎皇后大
駕不應鼓吹自是以降五等之尊者禮當用樂輒闃
寂無聲士庶人之家分所當禁而反鼓吹喧闐笙歌
徹夜豈非乖違之甚者與
姜氏兆錫曰不樂者全昏時幽陰之義不賀者慎人

道承代之序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
孔氏穎達曰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
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故云司樂
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先奏六樂以致
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用樂也故
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
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熊氏
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爲致神始以煙爲歆
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地以樂爲致神始以埋爲歆

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以腥爲陳饌始于義未安

姚氏際恒曰記文凡分別虞夏殷周之所尚亦以意爲行文如此不必深泥如謂有虞之祭尚氣而不尚聲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非尚聲乎孔氏謂記文爲四時常祭虞書爲大祫祭此曲說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推歷代祭之所尚而因明其求神之愼也尚用氣以用氣爲尚也初以血認神于室次

薦腥爓于堂皆未熟而用氣此虞氏尚氣之實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

陳氏澔曰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之祭必先作樂然後出而迎牲于廟門之外

姚氏際恒曰此謂殷人尚聲者因那詩奏鼓簡管之文而云下謂周人尚臭者因生民詩香升居歆之文而云

姜氏兆錫曰牲未殺故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者宜播之意也往廟迎牲之先必先作樂三終號呼而詔告所謂先求諸陽也此殷祭尚聲之實也

方氏苞曰商頌那三闋之一也其二或在所逸七篇內或用先代之樂周官大司樂祀先祖先妣皆舞先代之樂是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灌用鬯臭絕句虞以鬯字絕句焫如悅反羶依注爲馨薌音香

盧氏植曰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爲

鬯也

陳氏澔曰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也

姚氏際恒曰陳用之曰言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祭義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祭義郊特牲之文雖異其事一也鄭以祭義所言爲朝事之焫蕭以郊特牲所言爲饋食之焫蕭非矣愚按陳說是已然第駁鄭之非尚未詳鄭之所以非也祭止有一朝事焫蕭即祭義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是也若饋食

則別無焫蕭之禮鄭見此文焫蕭在既奠之後疑非朝事焫蕭而祭義之朝事焫蕭反無所屬乃以漢禮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制肝于鬱鬯而燔之謂之朝事焫蕭其註禮器天子制祭篇詳本及下文詔祝于室坐尸于堂亦皆云然以實祭義之說則此處饋食焫蕭之說自堅矣其武斷欺世如此故祭義孔疏曰一祭之中再度焫蕭朝踐燔膟膋之時亦有蕭也此孔之曲徇鄭失也又鄭曰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据其說明是脂爲羶黍稷爲薌矣乃又以羶爲馨何耶吳幼清曰鬱合鬯臭蕭合黍稷臭當作臭字絕句鄭以臭字屬下句者非按臭字絕句乃釋文也臭字屬下句乃庾氏非鄭氏也吳皆失考

姜氏兆錫曰灌者灌地以降神也鬯酒名也鬱鬱金香草也其法釀秬黍爲酒擣鬱金和而合之香氣條暢陰達于淵泉故未迎牲之先酌以灌地又以圭璋爲瓚柄而用玉氣則陰氣無不致也此所謂先求諸陰也蕭香蒿也羶血膋也薌卽黍稷也其法用香蒿及血膋黍稷合而焫之氣臭羶薌陽達于墻屋故奠尸禮畢將延尸薦孰然後行之是乃次求諸陽也此周祭尙臭之實也四臭字皆皆絕句石梁王氏從釋文謂鬯灌降地此臭之陰蕭焫上達此氣之陽則連下句爲義亦通

方氏苞曰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羶當如字牲之脂膋羶也黍稷薌也與蕭同焫合羶薌也

任氏啟運曰灌有二王初灌后亞灌燎亦有二朝踐用蕭合膟膋饋食又加黍稷使知牲殺及粢盛

齊氏召南曰石梁王氏曰四臭字本皆絕句然細別之鬯灌之地此臭之陰者也蕭焫上達此臭之陽者也釋文讀可從

凡祭愼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朱子語類安卿問魂氣歸于天與橫渠反原之說何以別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烟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寃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叔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于死卽消散

姜氏兆錫曰凡祭總上文而推其意也言殷周不言虞者省文也

齊氏召南曰凡祭愼諸此應屬上節

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

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
乎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
陳氏祥道曰神主自在室祭迎尸入于室祼後迎牲
至庭告殺尸出于室坐戸西南面臨之祝乃取肝膋
燎于爐入詔神主于室以行制祭之禮于是升首于
室薦腥于尸前更延尸坐于室薦孰于主乃妥尸而
祭之祭後祝又求神于廟門內明日繹祭畧同
陳氏澔曰詔祝于室謂天子諸侯之祭朝事時祝取
牲之膟膋燎于爐炭而入告神于室也坐尸于堂者
灌鬯後尸坐戸西南面也用牲于庭謂殺牲升首于

室升牲首也祭以薦孰爲正正祭時祝官以祝辭告
于神主也祊有二一正祭時求於廟門內一明日繹
祭祭于廟門外也
姚氏際恆曰禮器血毛詔于室卽本此詔祝于室也
羹定詔于堂卽本此坐尸于堂也納牲詔于庭卽本
此用牲于庭也于彼于此禮器指堂與祊言以堂該
室庭此指堂室庭言而別以祊祭作惝怳之辭其文
古其義賾則此爲勝矣故知禮器本此也詔祝于室
坐尸于堂鄭氏謂朝事時是也但謂洗肝于鬱鬯主
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此以漢禮解禮器制祭之

文又以解制祭者解此文欲附會朝事饋食有兩脟
蕭之說詳上隨農師不知其出于漢禮求其說而不得
乃以爲殷禮
姜氏兆錫曰此又卽其求之之地以明之也室謂室
之神主或言室或言主互文也詔告也堂謂戸西南
也用謂殺也直之言正祭以薦熟爲正謂之直祭也
祊廟門也詩祝祭于祊是也按禮書神主自在室祭
時迎尸入于室祼後迎牲至庭告殺尸出于室坐戸
西南面臨之祝乃取肝膋燎于爐入詔神主于室以
行制祭之禮于是升首于室薦腥于尸前更延尸坐

于室薦熟于主乃妥尸而祭之最後祝又求神于廟
門內明日繹祭畧同據此則詔祝于室其祭當在坐
尸于堂用牲于庭之後今先言詔祝于室者重主也
凡此豈好勞哉不知神在于彼乎在于此乎或諸遠
于人乎祭于祊庶幾曰求之于遠與極言其求之愼
也
祊之爲言倞也肵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
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
姚氏際恆曰倞鄭氏謂索方性夫謂强俱非郝仲輿
謂掠尤非陳可大謂遠近之愚謂當是遠大之意尸

陳也謂象神而陳鄭氏謂宜爲主不宜爲陳亦非祊之爲言倞也至饗之也此是訓嘏長也至陳也此是詁

朱氏軾曰註以富爲嘏詞未是富饒也盛也品物富饒禮儀富盛主人以富致祭祖考祖考自報之以饒盛之福故曰富也者福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承上章而雜釋祭禮之義也祊之爲倞承上求諸遠而言也肵之爲敬尸有肵俎以敬尸也富之爲福自嘏辭釋之也首之爲直升首而祭與神坐相直也相之爲饗相侑尸欲其享之也嘏之

爲長爲大嘏欲其長久且廣大也尸之爲陳陳其裳衣神所憑依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姚氏際恆曰左傳觀射父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又曰祀以一純此似本之爲說既曰告全貴純則一牲而肺肝心皆祭無去此取彼可知故曰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月令以三者分配夏秋季夏近鑿鄭氏依明堂位不經之言分配夏殷周亦不可從也按祭義云薦黍稷羞肺肝首心又特牲饋食云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又云賓長以肝從又云肵俎心舌少牢饋食亦同則凡祭于三者皆用之自可知又牲有五藏此言肺肝心者取其皆在上爲氣主脾腎在下不爲氣言故不言也肺尤在上故特牲少牢皆首舉之此文下亦云黍稷加肺唯言肺也不然依分時代牲藏有五而代止三若一併來更不知作何分配豈不可笑乎記文但云齊未云五齊鄭氏曰五齊加明水此襲執周禮解禮記也又曰則三酒加元酒也周禮無元酒此併誤解周禮矣

朱氏軾曰牲生也盛氣猶言生氣謂新殺也物之生以肺肝心爲主三者一有壞損則死矣故曰氣主也

姜氏兆錫曰殺牲時先以毛血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幽也毛在外是告全也純者表裏皆善也物以血氣生而血由氣滋氣盡則血枯矣故血祭以表氣盛也氣主者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三者皆氣所含也明水周禮司烜以陰鑑取于月之水也自日月而生故水火皆謂之明祭黍稷加肺者尸隋祭時之祭祭五齊加明水者正祭時之祭升首以上見前蓋形魄歸地屬陰故肺金與明水以陰物而報陰靈魂氣歸天

屬陽故燔燎與升首以陽物而報陽靈也
方氏苞曰血祭盛氣也者牲方殺即薦血用其氣之方盛也
任氏啟運曰孔謂此燔燎在饋熟時愚謂升首恐是朝踐時
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涗始銳反又作說絜音潔
陳氏澔曰凡涗新之也專主涗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
姚氏際恆曰此釋上祭齊加明水之義明水涗齊即

祭齊加明水也觀此云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則周禮司烜所謂以鑒取明水于月者其妄可知矣
朱氏軾曰水取乎明齊取乎涗皆所以新之謂之明者以主人之潔誠藉此著見可知齊之涗亦以表潔也
姜氏兆錫曰五齊加明水者司烜所謂其明水也明水涗齊盛者司烜所謂取明水以共明齍也新猶潔也著即明也皆貴新潔之意而又分釋之者以見其自我新而明之也

方氏苞曰由主人句言主人明潔之心即著見于此水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姚氏際恆曰肉袒服之盡也孔氏曰言心雖內服外貌不盡今肉袒是服之竭盡孔意謂拜稽首外貌猶不盡以肉袒爲盡陳可大誤解其旨謂拜稽首言服順之誠在內今肉袒則內外皆服矣分拜稽首爲內肉袒爲外豈可通
姜氏兆錫曰服猶順也敬至而再拜以致服矣稽首

而服始盡蓋誠立于內禮達于外甚言其不盡也
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孔氏穎達曰熊氏云諸侯大夫事祖禰之時亦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事則同于外稱故下曲禮云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者略也
姚氏際恆曰稱曾孫某謂國家也鄭氏謂諸侯祀五廟也于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皇氏又補大夫三廟亦得稱曾孫皆非按曲禮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

某外事曰曾孫某此言謂國家正與外事之說同又庾氏謂士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此一說也陸農師曰相主婦也故曰盡其嘉而無所與讓也是之謂夫婦親之讓賓客之事也嘉夫婦之事也此一說也郝仲輿曰凡稱辭皆相禮者稱之稱孝稱曾不謙讓者主人自致子孫之敬盡禮儀之善相與其致盡不與其讓也此一說也按庾說謂不告尸以讓似牽强陸說謂相爲主婦尤鑿郝說謂相稱孝稱曾不謙讓稱曾豈得謂之不

謙讓愚意謂相是相祭祀之禮者祭祀雖用相然主人有時自致其敬盡其嘉而不復讓相之詔告也下腥肆三句亦皆貼主人說其義庶上下聯貫云

姜氏兆錫曰祭主于孝士祭稱孝孫孝子是義起于祭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與禰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故稱曾孫某是義起於國家也詔侑尸曰相相但詔侑而不詔尸以讓者以主人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故尸無讓也

方氏苞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使顧名思義必盡其實然後臨尸而不怍也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致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姚氏際恆曰古者尸無事則立固是周人稱夏殷之禮然禮器遂謂夏立尸殷坐尸周坐尸必鑿分三代爲說而殷周又同此禮器之附會也

朱氏軾曰古者立尸今坐尸慮尸之不自安也故拜而妥之尸神象也尊之故妥安其坐必祝詔之者祝所以道達主人及神之辭令也

姜氏兆錫曰斝角皆爵名詔告妥安也神象尸也命

謂嘏主人之命也夏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則坐故尸始舉斝角祝告主拜以安坐而其凡以主辭告神以神辭嘏主其祝之行禮類如將命然也

陸氏奎勳曰先儒謂在饋食時案天子諸侯祭自祀始尸服袞冕而入奏以肆夏席于室王以圭瓚酌鬱齊以祼凡后以璋瓚酌鬱齊以亞祼既祼獻豕王卽以肝洗于鬱齊燔之宰祭于王前於時尸既卽席祝乃詔之安坐王以玉角酌元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乃所云舉斝角詔妥尸也家農師辨之甚詳今說徒以少牢特牲禮爲据不知

卿大夫無朝踐饋食禮故亦尸在酳尸前以下例上

譚禮之誤往往如此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姚氏際恆曰按周禮司尊彝曰鬱齊獻酌卽襲此汁獻涚于醆酒也曰醴齊縮酌卽襲此酌縮用茅也曰盎齊涚酌卽襲此醆酒涚于清也又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又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觀司尊彝之文竝用二齊而又增鬱齊其襲記文處弊竇顯然故其言

率彿彷規模初無實義也鄭氏不悟反執周禮以解則惑之甚矣見虎賁貌類中郞似亦不誤乃直以虎賁爲中郞且舍中郞而從虎賁其可乎試詳其說記曰縮酌竝非醴齊也鄭則以周禮醴齊縮酌謂泲醴齊以明酌又謂五齊醴尤濁欺世不已甚乎孔氏曰不言泛齊與醴齊同又曰其實泛酒亦濁可見終不能爲之掩護矣鄭又欲以明酌配事酒但以三酒之中事酒爲渴本文既曰明酌不便以配事酒因而但曰事酒之上其辭遁又可見記曰醆酒竝非盎齊也鄭則以周禮盎齊爲醆酒記言醆酒涚于清以醆酒

之濁也今鄭以清配清酒謂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亦謬也然終以清酒與盎齊不甚膠粘又曰盎齊必和之以清酒者久味相得若是則混清酒于昔酒并誤解周禮矣記曰汁獻涚于醆酒周禮本襲之以爲鬱齊獻酌鄭何以獨不合之爲說蓋有所不能也何也司尊彝分鬱齊醴齊盎齊爲三今旣以醆酒爲盎齊若以汁獻涚于醆酒合于鬱齊獻酌不又以鬱齊爲盎齊乎故不能也于是謂獻讀爲莎有意與周禮鬱齊異爾然旣謂事酒泲醴齊清酒泲盎齊何不并謂昔酒泲汁獻如是則使三酒整齊亦奚不可

蓋又有所不能也何也旣謂清酒泲盎齊如其說則汁獻涚于醆酒當是盎齊泲汁獻豈復得曰昔酒泲汁獻乎故又不能也于是爲之說曰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嗟乎鄭爲此狡獪伎倆而底裏終畢露若此復何益哉記謂舊澤之酒當時自必有說今不可考周禮襲此以爲昔酒鄭反以昔酒解舊澤之酒亦皆謬也或曰子之駁鄭披膚見髓得毋傷于刻乎曰欲明記文不得復顧註矣曰然則記文宜如何解曰記爲注疏塵封久矣今爲辨明則記文之眞面目悉出任人尋繹皆可自得何必復爲之訓詁乎

朱氏軾曰涚攪和使清也涚則可不縮縮則無事涚
矣然涚之清必不如縮故變曰明酌也注疏解不如
方氏王氏論較順獻讀如字尤當
陸氏奎勳曰汁鬱金汁也涚于醆酒和以盎齊也周
禮司尊彝鬱齊獻酌獻當如字讀不必依鄭注摩莎
涚汁而讀爲莎
姜氏兆錫曰縮涚也謂醴齊濁必以茅覆藉而涚之
也明酌注謂事酒也周禮酒正爲三酒一事酒二昔
酒三清酒而事酒爲事而作其色清明故欲涚醴齊
先用此和而新之而後用茅涚之也醆酒盎齊也涚

所謂新之也清即清酒其酒冬釀夏成以盎齊差清
用此和而涚之故不用茅也汁獻鬱鬯也秬鬯中有
鬱金之汁故名又和以盎齊摩娑而涚之出其香汁
也然當時此法已廢故言此涚醴齊以明酌涚醆酒
以清酒涚汁獻以醆酒者猶今涚明清酒醆酒于舊
醳之酒也舊陳也醳謂醳酒也涚醴齊盎齊用事酒
清酒而涚汁獻獨用醆酒者疏謂五齊卑故涚用三
酒秬鬯尊故涚用五齊也按注疏語如是考司尊彝
掌凡尊彝之酌一曰鬱齊獻酌蓋謂祼用鬱齊酌以
獻之而已次曰醴齊縮酌謂朝踐用醴齊縮以茅而

後酌次曰盎齊涚酌謂饋獻用盎齊涚以清酒而後
酌又次曰凡酒修酌修作滌謂諸臣之酢用凡酒則
滌治而後酌也據此涚齊酒唯盎齊而醴齊但言縮
酌鬱鬯但言酌獻皆不言所涚何也豈周禮約其緊
而記文備其詳與學者互參之可也
方氏苞曰縮酌用茅者所以明潔此酒也縮而去其
滓則明潔矣酒久故乃則以新作者爲清不知何考
又曰涚欲其清也當以濁者涚于清者不當以清
者涚于濁者註疏辭意俱晦蓋酒陳久則愈清故以
舊醳之酒明清與醆酒耳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姚氏際恆曰由用也辟除也用以攘除災禍也
陸氏奎勳曰鄭注改辟爲弭不如依字讀作辟除解
若月令國儺磔攘之類
姜氏兆錫曰此章類言祭之例而因指言齊之意以
實之也祈猶求也如周禮祈福祥求永貞及祈年祈
穀之類報猶答也如詩以社以方之類由用也謂用
以消弭也如周禮弭災兵遠辠疾之類方氏曰由辟
若月令磔攘用桃弧棘矢辟去不祥之類是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馬氏端臨曰虞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尙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禮禴神嘗烝亦因虞夏之制其祭尙聲郊特牲云臭味未成云云是也其祭貴肝用日出周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以禘爲殷祭名其祭尙臭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鬱合鬯云云是也其祭貴肺用朝及闇

陳氏澔曰見其所祭精誠之感也

姜氏兆錫曰玄謂元衣元冠也承上文言祭之爲道雖自各有所屬而志初無所紛故其齊服用元乃以致其陰幽之思而已猶曲禮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及書恭默思道之意也

齊氏召南曰按埋當作禋卽大宗伯禋而注謂之禋言烟周人尙臭烟氣之臭聞者也　又曰祊有二種按注言此句是繹祭之祊此疏則以楚茨證之卽指本日之祊疏是也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

浙江書局刊

瑞　清校
孫祖燕校
許頎儁校